

朱文公易說目錄

朱文公易說提要

卷一 河圖洛書先天圖附 太極

卷二 兩儀陰陽奇耦附 四象 八卦方位 六十四卦 乾坤

卷三 上經乾至同人

卷四 上經大有至離

卷五 下經咸至鼎

卷六 下經震至未濟

卷七 彖上傳 彖下傳

卷八 象上傳 象下傳

卷九 繫辭上傳

卷十 繫辭上傳

卷十一 繫辭上傳

卷十二 繫辭上傳

卷十三 繫辭下傳

卷十四 繫辭下傳

一

二

二四

四六

七六

一〇二

一二一

一三九

一七一

一九二

二一〇

二三六

二五一

二七五

二九〇

卷十五 文言傳

三〇三

卷十六 文言傳

三二一

卷十七 說卦傳 序卦傳 雜卦傳 正訛

三五三

卷十八 作易 讀易

三七二

卷十九 古易啓蒙 濂洛諸說

三八五

卷二十 注疏歐蘇近世及參同契

四〇五

卷二十一 卜筮

四一四

卷二十二 揲法卜法 著卜考誤 諸家卜筮

四二八

卷二十三 雜問答 論程氏易傳

四五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文公易說卷二

詳校官左都御史李經
通政使司副使苗瞻蒙賞勳

覆校官中書左都光祿
校對官學正王常清
膳部監生王滿河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一

朱文公易說

易類

提要

臣等謹案朱文公易說二十二卷宋朱鑑編

案朱子世系朱子三子長曰塾塾三子長曰

鑑則朱子嫡長孫也鑑字子明以歷補迪功

郎官至湖廣總領朱子注易之書為目有五

曰易傳十一卷曰易本義十二卷曰易學啟

欽定四庫全書

朱文公易說

蒙三卷曰古易音訓二卷曰著卦考悞一卷

皆有成帙其朋友論難與及門之辨說則散

見語錄中鑑彙而并之以成是編昔鄭元箋

注諸經其孫魏侍中小同復哀其門人問答

之詞為鄭志十一卷鑑之編輯緒言亦猶此

例也考朱子初作易傳用王弼本後作易本

義始用呂祖謙本易傳家志著錄今已散佚

當理宗以後朱子之學大行將語彙編無不

奉為球望不應于成巨帙反至無傳殆以未
定之說自削其稿故不復流布與鑑是書全
採語錄之文以補本義之闕其中或門人記
述未必盡合師說或偶然問答未必勒為確
論安知無如易傳之類為朱子所欲刊除者
然收拾放佚以備考證亦可云能世其家學
矣乾隆四十二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劉世明臣陸費輝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臣陸費輝

欽定四庫全書

大公易說卷一

宋 朱鑑 撰

河圖洛書 先天圖附

世傳一至九數者為河圖一至十數者為洛書考之於
古正是反而置之予於啓蒙辨之詳矣讀大戴禮書
又得一證甚明當篇有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之語
而鄭氏注云法龜文也然則漢人固以此九數者為
洛書矣閻皇甘君叔懷欲刻二圖山中覽者未必深
考又當大啓爭端聊書以論之慶元丁巳上元節日
遊翁書

欽定四庫全書

大公易說

考河圖洛書後

先生謂甘叔懷曰曾看河圖洛書數否無事時好看且
得自家心流轉得動

輔廣錄

河圖既無四隅則比之洛書固亦為闕矣注中三句本
唐書歷志一行之說二始者一二也一奇故為剛二
耦故為柔二中者五六也五者十目六者十二辰也
二終者十與九也間餘之法以十九歲為一章故其

言如此然一章之數似有附會當時姑借其說以明十數之為河圖耳

谷應德明

論雖以四十五為河圖五十五者為洛書然序論之文多先書而後圖蓋必以五十五數為體而後四十五者之變可得而推入況易傳明有五十有五之文而洪範又有九位之數耶

各程大昌

河圖洛書其竊以大傳之文詳之河圖洛書蓋皆聖人所取以為八卦者而九疇亦并出焉今以其象觀之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

則虛其中者所以為易也實其中者所以為洪範也其所以為易者已見于前段矣所以為洪範則河圖九疇之象洛書五行之數有不可誣者恐不待以其說出於緯書而略之也

與郭冲晦

林夔孫問前日承先生說云老陽少陰老陰少陽即除了本月一二三四便是九八七六之數今觀啓蒙陽進陰退之說也是如此答曰他進退亦是自然如此不是人去強教他進退但是以十言之則大故分曉

這物事好則問云看河圖上此數便牽走了曰天地只是不會說情聖人出來說若天地自會說想見更說得好如河圖洛書便是天地畫出底

或問河圖自五之外如何一便成六七八九十答曰皆從五過則一對五而成六二對五而成七三對五而成八四對五而成九到末梢五又撞着个五五便成十又曰河圖是常數洛書是變數

舒高錄

問溫公河圖洛書之說答云溫公以河圖洛書為怪妄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

未是若說果無此夫子何以說河不出閭尚書云云此理蓋有之溫公又以繁辭為非聖人之書亦緣圖書之說故也

呂煥錄

問或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而大衍之數五十何也錄竊謂天地之所以為數不過五而已五者數之祖也蓋參天兩地三陽而二陰三三各陰陽錯而數之所以為數五也是故三其三三其二而為老陽老陰之數兩其三一其二而為少陰之數兩其二一其三而

答董錄

為少陽之數皆五數也河圖自天一至地十積數凡五十有五而其五十者皆因五而後得故五虛中若無所為而實通五十之所以為五十也一得五而成六二得五而成七三得五而成八四得五而成九五得五而成十無此定數則五十者何自來耶洛書自五行至九五福積數凡四十有五而其四十者亦皆因五而後得故五亦虛中若無所為而實乃四十之所以為四十也一六共宗而為太陽之位數二七為少陽之位數四九同道而為太陰之位數三八成友而為位數不得此五數何以成此四十耶即是觀之河圖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象數鉤深圖

四

洛書皆五居中而為數宗祖大衍之數五十者即此五數衍而乘之各極其十則合為五十也是故五數散布於外為五十而為河圖之數散布於外為四十而為洛書之數衍而極之為五十而為大衍之數皆自此五數始耳是以於五行為土於五常為信水火木金不得土不能各成一氣仁義禮智不實有之亦不能各為一德此所以為數之宗而揲著之法必衍而極於五十以見於用也不知是否答云此說甚是

問河圖之數不過一奇一耦相錯而已故太陽之位即太陰之數太陰之位即太陽之數少陰之位即少陽之數少陽之位即少陰之數見其迭陰迭陽陽相錯所以為生成也天五地十居中者地十亦天五之成數蓋一二三四已合六七八九者以五乘之故也蓋數不過五也洛書之因一二三四以對九八七六其數亦不過十蓋太陽占第一位已含太陽之數少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象數鉤深圖

五

陰占第二位已含少陰之數少陽占第三位已含少陽之數太陰占第四位已含太陰之數雖其陰陽各自為數然五數居中太陽得五而成六少陰得五而成七少陽得五而成八太陰得五而成九則與河圖一陰一陽相錯而為生成之數者亦無以異也不知可如此看否啓蒙言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三同謂一三五二異謂河圖之二在洛書則為九河圖之四在洛書則為七也蓋一三五陽也二四陰也陽不

可易而陰可易陽全陰半陰常從陽也然七九特成數之陽所以成二四生數之陰則雖陽而實陰雖易而實未嘗易也不知是否否云所論甚當河圖相錯之說尤佳

同上

二始者一為陽始二為陰始二中者五六二終者九十五便是十干所起六便是十二律所生圖者星也圖者河圖之數言無那四角底其形便圓

爻圖錄

河圖中宮天五乘地十而得七八九六因五得數積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說

奇五耦而為五十有五

爻圖錄

昆侖大無外旁薄下深廣陰陽無停機寒暑互來往皇犧古神聖妙契一俯仰不待窺馬圖人文已宣朗渾然一理貫昭晰非象罔珍重無極翁為我重指掌

與成

詩

一二三四九八七六最妙一藏九二藏八三藏七四藏

六

序德明錄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者一理之判始生一奇一耦而為

一畫者二也兩儀生四象者兩儀之上各生一奇一耦而為二畫者四也四象生八卦者四象之上各生一奇一耦而為三畫者八也爻之所以有奇有耦卦之所以三畫而成者以此而已是皆自然流出不假

安排聖人又已分明說破亦不待更着言語別立議論而後明也此乃易學綱領開卷第一義然古今未見有識之者至康節先生始傳先天之學而得其說且以此為伏羲之易也說卦天地定位一章先天圖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說

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序皆本於此若自八卦之上又放此而生之至于六畫則八卦相重而成六十四卦矣六十四卦之上又放此而生之至十二畫則六十四卦相重而成四千九十六卦矣焦贛易林是也

各處大中

陳淳問先天圖有自然之象數伏羲當初亦知其然否先生曰直圖據見在底畫較自然圖圖作兩段來拗曲恁地轉來底是奇恁地轉去底是耦有些造作不

甚依他元初底伏羲當初只是大極下而有個陰陽便知得一生二二又生四四又生八他地推上去做成這物事不覺成來如此齊整

林學履問先天圖陽在陰中陽逆行陰在陽中陰逆行陽在陽中陰在陰中皆順行何謂也先生曰圖左一邊屬陽右一邊屬陰左自震一陽離兌二陽乾三陽為陽在陽中順行右自巽一陰坎艮二陰坤三陰為陰在陰中順行坤无陽艮坎一陽巽二陽為陽在陰中逆行乾无陰兌離一陰震二陰為陰在陽中逆行

欽定四庫全書

又公易說

又問先天圖心法也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也先生曰其中間白處便是太極三十二陰三十二陽便是兩儀十六陰十六陽底便是四象八陰八陽底便是八卦

又問圖雖無文終日言之不離乎是何也曰一日有一日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歲有一歲之運大而天地之始終小而人物之生死遠而古今之世變皆不

外乎此只是一箇盈虛消息之理本是箇小底變成大底到那大處人變成小底如納甲法乾納甲坤納乙艮納丙兌納丁震納庚巽納辛離納壬坎納癸亦是這箇又如火珠林若占一屯卦則初九是庚子六二是庚寅六三是庚辰六四是戊午九五是戊申上六是戊戌亦是此又如道家以坎離為真水火為六卦之主而六卦為坎離之用自月初三為震上弦為兌望日為乾望後為巽下弦為艮晦為坤亦不外此

欽定四庫全書

又公易說

又曰乾之一爻屬戊坤之一爻屬己留戊就己方成坎離蓋乾坤是大父母坎離是小父母又曰楊至曰正義謂易者變化之總號代換之殊稱乃陰陽二氣生生不息之理竊見此數語亦說得好先生曰喜以為易字有二義有變易有交易先天圖一邊本是陽一邊本是陰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便是陽往交易陰陰往交易陽兩邊各相對其實非此往彼來只其象如此然聖人當初亦不恁地思量只是

畫一箇陰畫一箇陽每箇使生而箇就一箇陽上又生一箇陽一箇陰就一箇陰上又生一箇陰一箇陽只管恁地去自一為二二為四四為八八為十六十六為三十二三十二為六十四既成箇物事便自然如此森整皆是天地本然之妙元如此但略假聖人手畫出來如乾一索而得震再索而得坎三索而得艮坤一索而得巽再索而得離三索而得兌初間畫卦時也不是恁地只是畫成八箇卦後便見有此象

欽定四庫全書

耳黃義剛錄

先天圖八卦為一節不論月氣先後李開祖錄

天一生水三生木木陽東北也次而北又次而東此陽之生也地二生火四生金金陰西南也次而南又次而西此陰之生也劉砥錄

包揚問康節以數推物如何曰此知康節之下者耳今覆射者亦能之康節之學本於明理明道所謂觀天地之變化然後顯然其順浩然其歸乃康節所到處

康節之學得於先天蓋是專心致志看得事物熟了自然前知又云康節看物事便成四箇渠只是怕處其盛且如看花方其蓓蕾向盛也半開漸盛正開大盛則衰矣人之勢焰者必衰強壯者必死是其理如此康節一見則便能知之先天圖有一月之象自復而震屬初三日月之生也至兌屬初八日月之上弦也乾月之望也巽月之始虧也至艮屬二十三日月之下弦也坤則其晦日也萬人傑錄

欽定四庫全書

先天圖一日有一箇恁地道理一月有一箇恁地道理

以至合元會運世十二萬九千六百歲亦只是這箇道理且以月言之自坤而震月之始生初三日也至兌則月之上弦初八日也至乾則月之望十五日也至巽則月之始虧十八日也至艮則月之下弦二十三日也至坤則月之晦三十日也輔廣錄

問昨日先生說程子謂其體則謂之易體猶形體也乃形而下者易中只說箇陰陽交易而已然先生又言

有言曰在人言之則其體謂之心又是如何曰心只

是箇動靜感應而已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者是

也看那幾箇字便見得因言易是互相博易之義觀

先天圖便可見東邊一畫陰使對西邊一畫陽蓋東

一邊本皆是陽西一邊本皆是陰東邊陰畫皆是自

西邊來西邊陽畫都是自東邊來始在西是東邊五

畫陽過復在東是西邊五畫陰過互相博易而成易

之變雖多般然此是第一變廣云程子所謂易中只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上

說反復往來上下者莫便是指此言之否曰看得來

程子之意又別邵子所謂易程子多理會他底不得

蓋他只據理而說都不曾去問他

同上

池陽士人何巨源以書問邵子詩有曰須探月窟方知

物未躡天根豈識人又先生贊邵子有曰手探月窟

足躡天根莫只是說陰陽否先生答之云先天圖自

復至乾陽也自姤至坤陰也陽主人陰主物手探足

躡亦無甚意義但姤在上復在下故言手探下故

言足躡

先天圖今所寫者是以一歲之運言之若大而古今十

三萬五千六百年亦只是這圈子小而一日一時亦

只是這圈子都從復上推起來

李方子錄

問先天圖陰陽自兩邊生若將坤為太極與太極圖不

同如何曰他自據他意思說即不曾契勘濂溪底若

論他太極中間虛者便是他亦自說圖從中起今不

合被橫圖在中間塞却待取出放外它兩邊生者即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上

是陰根陽陽根陰這箇有對從中出即無對

陳大翁錄

前書所論先天太極二圖久無好況不暇奉報先天乃

伏羲本圖非康節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

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却是濂

溪自作發明易中大概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局格

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

太極之精而約蓋合下規模不同而太極終在先天

範圍之內又不若彼之自然不假思慮安排也若以

數言之則先天之數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

以為八卦太極之數亦自一而二剛自二而四剛自四而八剛

柔遂加其一中以為五行而遂下及於萬物蓋物

理本同而象數亦無二致但推得有大小詳略耳近

日講論及修改文字頗多當候相見而言之荅黃幹

如先天之說亦是太極散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

而一卦一爻莫不具一太極同上

問邵康節男子吟先生曰康節詩乃是說他先天圖中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說

高

數之所從起處天根月窟指復姤二卦而言楊道夫

示喻人物之說未知康節之意果如何但如來喻以陰

陽分之似亦有理大抵先天圖自復至乾為陽自姤

至坤為陰陰陽所主既有淑慝之分則人物所稟亦

不能無純駁之辨也手探足躡出於一時之謬說無

足深論當時但以姤在上而復在下故以手足言之

耳各何也

問近略考卦變以彖辭考之說卦變者凡十九卦蓋言

成卦之由凡彖辭不取成卦之由則不言所變之爻

程子專以乾坤言變卦然只是上下兩體皆變者可

通若只一體變者則不通兩體變者凡七卦隨蠱賁

咸恒漸渙是也一體變者兩卦訟无妄是也七卦中

取剛來下柔剛上柔下之類者可通至一體變者則

以來為白外來故說得有礙大凡卦變須觀兩體上

下為變方知其所以成之卦先生口便是此處說

得有礙且程傳賁卦所云豈有乾坤重而為泰又自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說

上

泰而變為賁之理若其說果然則所謂乾坤變而為

六子八卦重而為六十四皆由乾坤而變者其說不

得而通矣蓋有則俱有自一畫而二二而四四而八

而八卦成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

四而重卦備故有八卦則有六十四矣此康節所謂

先天者也若震一索而得男以下乃是已有此卦了

就此卦生出此義皆所謂先天之學今所謂卦變者

亦是有卦之後聖人見得有此象故發於彖辭安得

謂之乾坤重而為是卦則更不可變而為他卦耶若
論先天一卦亦無既盡之後乾一兌二離三震四至
坤居末又安有乾坤變而為六子之理凡今易中所
言皆是後天之易片以此見得康節先生後天之說
最為有功

董錄

先天圖如何移出方圖在下先生云是熹挑出

湯泳錄

先天之說昨已報商伯矣來喻亦推得行然皆未能究
其緼須先將六十四卦作一橫圖則震巽復姤正在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圖說

中間先自震復而却行以至於乾乃自姤姤而順行
以至於坤便成圓圖而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昏
旦皆有次第此作圖之大指也又左方百九十二爻
本皆陽右方百九十二爻本皆陰乃以對望交相博
易而成此圖若不從中起以向兩端而但從頭至尾
則此等類皆不可通矣試用此意推之當自見得也

谷集水卿

太極

看易須是看他卦爻未畫以前是怎樣樣却就這上見
得他許多卦爻象數是自然如此不是杜撰也且詩
則因風俗世變而作書則因帝王政事而作易初未
有物又是懸空說出當其未有卦畫則渾然一太極
在人則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旦發出來則陰陽
吉凶事都在裏面人須是就至靜虛中見得這道理
周遍通曉方好若先靠定一事說則滯泥不通了此
所謂潔靜精微易教也

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圖說

看易須是看它未畫卦爻以前是怎樣樣却就這裏
看他許多卦爻象數非是杜撰都是自然如此未畫
之前在易只是渾然一理在人只是湛然一心都未
有一物在便是寂然不動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忽
然在這至虛至靜之中有箇象方發出許多象數吉
凶道理來所以靈所以說潔靜精微之謂易易只是
箇潔靜精微若是如今人說得恁地拖泥帶水有甚
理會處

元問錄

答吳斗南

未有文字已有此書謂有此理則可謂有此書則不可

昔我抱水炭從君識乾坤始知太極蘊要妙難名論謂
有寧有跡謂無復何存惟應酬處特達見本根萬
化自此流千聖同茲源曠然遠莫禦惕若初不煩云
何學力微未勝物欲昏消始欲達已被黃流吞豈
知一寸膠救此千丈渾勉哉共無數此語期相敦

南軒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

卷一

是淵問太極兩儀五行先生曰兩儀即陰陽陰陽是氣
五行是質立天之道曰陰與陽是氣立地之道曰柔
與剛是質又如人魂是氣體魄是質淵又云太極生
兩儀兩儀生四象此如母生子子在母外之義若二
氣五行却是子在母內先生曰是如此陰陽五行萬
物各有一太極又云太極動而生陽只是如一長物
不免就中間截斷說起其實動之前未嘗無靜靜之
前又未嘗無動如織之者善也亦是就此說起譬之

俗語謂自今日為頭已前更不受理意思

或問太極一陰陽先生曰一陰陽道也陰陽器也

成錄

趙師夏謂心為太極林學蒙謂心具太極師夏舉以為
問先生曰這般處極細難說看來心有動靜其體則
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

葉賀孫錄

天下之理無獨必有對至足之蹈之曰真箇是未有無
對者看得如此時果是說得好笑然亦有無對者一
陰一陽相對者也太極却無對五行中土亦無對然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

卷一

太極却是與陰陽二物相對五行中四物與一土對
四物有方土無方四物皆資土故也湖南學者云善
無對不知惡乃善之對惡者反乎善者也

吳大錄

楊至問通書水陰根陽火陽根陰與五行陰陽陰陽太
極為一截四時運行萬物終始與混分關分其無窮
分為一截混分是利貞誠之復關分是元亨誠之通
注下自五而一自五而萬之說則是太極常在貞上
恐未穩先生曰便是猶有此等硬說處

李方子錄

易言太極生兩儀一生二也所以大衍之數虛一周子

言太極動而生陰靜而生陽則一在二中然要其實

一雖生二依舊只在二中但易摘出說耳

劉砥錄

楊道夫問竊謂夫子之道如太極天下之事如物之有

萬物雖有萬而所謂太極者則一太極雖一而所謂

物之萬者未嘗虧也至於曾子以忠恕形容一貫之

妙亦如今人以性命言太極也不知是否曰太極便

是一到得生兩儀時這太極便在兩儀中生四象時

這太極便在四象中生八卦時這太極便在八卦中

楊道夫錄

太極中全是具一箇善若三百八十四爻中有善有惡

皆陰陽變化以後方有

葉賀孫錄

程大昌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先生答云熹恐此道

字即易之太極一乃陽數之奇二乃陰數之耦三乃

奇耦之積其曰二生三者猶所謂二與一為三也若

直以一為太極則不容復言道生一矣詳其大勢與

列子易變而為一之語正同所謂一者皆形變之始

耳不得為非數之一也

荅程大昌

太極之義正謂理之極致耳有是理即有是物無先後

次序之可言故曰易有太極則是太極乃在陰陽之

中而非在陰陽之外也今以大中訓之又以乾坤未

判大衍未分之時論之恐未安也形而上者謂之道

形而下者謂之器今論太極而曰其物謂之神又以

天地未分元氣合而為一者言之亦恐未安也有是

理即有是氣氣則無不兩者故易曰太極生兩儀而

老子乃謂道先生一而後一乃生二則其察理亦不

精矣老莊之言之失大抵類此恐不足以引以為證也

荅程迥

熹前書所謂太極不在陰陽之外者正與朱教所謂不

倚於陰陽而生陰陽者合但熹以形而上下者其實

初不相雜故曰在陰陽之中吾大以形而上下者其

名不可相雜故曰不在陰陽之外雖所自而言不同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文公易說

五

而初未嘗有異也但如今日所引舊說則太極乃在天地未分之前而無所與於今日之為陰陽此恐於前所謂不倚於陰陽而生陰陽有自相矛盾處更望詳考見教

答程迥

太極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為唯程子為能受之程子之秘而不示疑亦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道聽塗說其弊必有甚焉

近年已覺頗有此弊矣

觀其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說

卷一

荅張閌中書云書雖未出未嘗不傳第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錄中論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其微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知天即近以明遠於學者之用為尤切非若此書詳於天而略於人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耳韓子曰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其周子程子之謂乎豈尚所謂微意者如此不識高明以為如何

答張

太極圖无極而太極上一圈即是太極但挑出在上

錄

湯沐

太極一圖便是一畫只是撇開引長一畫

同上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四象八卦皆有形狀至於太極有何形狀故周子曰无極而太極正謂无此形狀而有此道理耳

吳大錄

周子太極之書如易六十四卦一一有定理毫髮不差自首至尾只不出陰陽二端而已始處是生生之初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說

卷一

終處是已定之理始有處說生已定處說死死則不

復變動矣

徐高錄

周先生太極通書便只是袞這幾句易之為義也只是如此只是陰陽交錯千變萬化皆從此出故曰易有太極這一箇便生兩箇兩箇便生四箇四箇便生八箇八箇便生十六箇十六箇便生三十二箇三十二箇便生六十四箇故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聖人所以說出時只是使人不迷於利害之塗耳

林愛孫

或問太極圖下二圈固是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是各有

一太極也如曰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方始萬物化生

易中却云有天地然後有萬物有萬物然後有男女

是如何先生曰太極所說乃生物之初陰陽之精自

凝結成兩箇後來方漸漸生去萬物皆然如牛羊草

木皆牝牡一為陽一為陰萬物有生之初亦各自有

兩箇故曰二五之精妙合而凝陰陽二氣更無停息

如金木水火土是五行分了又三屬陽二屬陰然而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

五

各又有一陰一陽如甲便是木之陽乙便是木之陰

丙便是火之陽丁便是火之陰只這箇陰陽更無休

息形質屬陰其氣屬陽金銀坑有金銀礦便是陰

其光氣為陽

問太極圖自一而二自二而五即推至於萬物易則自

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而十六自十六而

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然後萬物之理備西銘

則止言陰陽洪範則止言五行或略或詳皆不同何

也先生曰理一也人所見有詳略耳然道理亦未始

不相值也

論橫渠正蒙說道體處如太和太虛虛空云者止是說

氣說聚散處其流乃是箇大輪迴蓋其思慮攷索所

至非性分自然之知若語道理惟是周子說无極而

太極最好如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

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亦說得有

理由氣化有道之名如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然使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

五

明道形容此理必不如此說伊川所謂橫渠之言誠

有過者乃在正蒙以清虛一大為萬物之原有未安

等語概可見矣

來書反復其於無極太極之辨詳矣然以素觀之伏羲

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

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替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

无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

哉若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則知不言者

不為少而言之者不為多矣何至若此之紛紛哉今
既不然而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為摩言之折
衷又況於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非一二而已乎既
蒙不鄙而教之喜亦不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之
太極者何也即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
而緼於三者之內者也聖人之意正以其究竟至極
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
加此云耳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屋
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為中者蓋
以此物之極常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宇而訓之以中
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轉
將來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
向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
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為可訓中也
至於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
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

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一也通書理性命章其首
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
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求之則章內之言固已
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為太極而所
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為
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為太極也且曰中焉
止矣而又下屬於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
成何等大字義理乎今來喻乃指其中者為太極而
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
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
不顧旁人是非不計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
敢說底道理今後之學者曉然見得太極之妙不屬
有無不落方體若於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真得千
聖以來不傳之秘非但架屋下之屋疊牀上之牀而
已也今必以為未然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人言
之意者三也至於大傳既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

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真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器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為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為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以為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是直以太極為有形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為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況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為太極矣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熹前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為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為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為當時若不如是兩下說破則讀者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易學

五

有即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即以為真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大然分明只恐知道者厭其渾洩之過甚不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為未穩而難曉也請以景書上下大意詳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為加損者哉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耶此尤非所望於高明者今夏因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彼俗儒膠固隨語生解不足深怪老兄平日自視為如何而亦為此言邪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邪周子之所謂無是果虛空斷滅都無生物之理邪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六也老子復歸於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乎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盡乎人言之意者七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

易學

五

也高明之學超出方外固未易以世間言語論量意見測度今且以愚見執方論之則重使世俗觀笑既而思之若遂不言則恐學者終無所取正較是二者寧可見笑於今人不可得罪於後世是以終不獲已而竟陳之不識老兄以為如何

答陸九淵

來書云直以陰陽為形器

止

道器之分哉答曰若以陰

陽為形而上者則形而下者復是何物更請見教若

喜愚見與其所聞則曰凡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所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四

三

以為是器之理者則道也如是則來書所謂始終晦

明奇耦之屬皆陰陽所為之器獨其所以為是器之

理如目之明耳之聰父之慈子之孝乃為道耳如此

分別似差明白不知尊意以為如何此一條亦極分

明切望略加思索便見愚言不為無理而其餘亦可

以類推矣

同上

六月一日林黃中來相訪問曰向時附去易解其間恐

有未是處幸見諭于應之曰大凡解經但令綱領是

當即一句一義之間雖有小失亦無甚害侍郎所著

却是大綱領處有可疑者林問如何是大綱領處可

疑子曰繫辭所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

四象生八卦此是聖人作易綱領次第惟邵康節見

得分明今侍郎乃以六畫之卦為太極中含二體為

兩儀又取二互體通為四象又顛倒看二體及互體

通為八卦若論太極則一畫亦未曾有何處便有六

畫底卦來如此恐倒說了兼若如此即是太極包兩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四

三

儀兩儀包四象四象包八卦與聖人所謂生者意思

不同矣林曰惟其包之是以能生之包之與生實一

義爾子曰包如人之懷子子在母中生如人之生子

子在母外恐不同也林曰公言太極一畫亦無即是

無極矣聖人明言易有太極而公言易無太極何耶

子曰太極乃兩儀四象八卦之理不可謂無但未有

形象之可言爾故自此而生一陰一陽乃為兩儀而

四象八卦又是從此生皆有自然次第不由人力安

排然自孔子以來亦無一人見得至邵康節然後明其說極有條理意趣可玩恐未可忽更詳之林云著此書正欲攻康節爾予笑語之曰康節未易攻俟卽且更子細若此論不改恐終為有識者所笑也林純然曰正要人笑

北林東排易

太極中正仁義之說若謂四者皆有動靜則周子於此便列四者之目為剩語矣但熟玩四字指意自有動靜其於道理極是分明蓋此四字便是元亨利貞四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一

字仁元中亨

義利正貞

元亨一過一復豈得為動靜乎近日深

玩此理覺得一語嘿一起居無非太極之妙正不須

以分別為嫌也

答張敬夫

夫易變易也兼指一動一靜已發未發而言之也太極者性情之妙也乃一動一靜未發已發之理也故曰易有太極言即其動靜闡闢而皆有是理也若以易字專指已發為言是又以心為已發之說也此固未當程先生言之明矣不審真意以為如何

答吳興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一

動靜之蘊蓋得之矣來喻以不易變易為未發已發恐未安試以此說推之非惟見得易字意義分明而求仁用力要處亦可得矣

答吳鑑

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能覺者而無所知所覺之事此於易卦為純坤不為無陽之象若論復卦則須以有所知覺者當之不得合為一說矣故康節亦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至微至妙處須虛心靜慮方始見得若懷一點偏主彊說意思即方寸之中先自擾

擾矣何緣能察得彼之同異耶

各呂祖

所云未發不可比純坤而當為太極此却不是小失不敢隨例放過且試奉扣若以未發為太極則已發為无極耶若謂純坤不得為未發則宜以何卦為未發耶竊恐更宜靜坐放教心胃虛明淨潔却將太極圖及十二卦畫安排頓故令有去着方可下語此張子所謂渥去舊見以來新意者也如決不以為然則熹不免為失言者不若權行倚閣之為愈不能如此紛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擊強聒徒費心力有損而無益也

同上

以未發為太極只此句便不是所以下文一向差却未發者太極之靜已發者太極之動也須如此看得方無偏滯而兩儀四象八卦十二卦之說皆不相礙矣

同上

問太極動而生陽云云先生答云此段尤多可疑請且就通書太極體認今此數項歷落分明未要添入復卦震咸性情等說夾雜得都不明不濟事也震咸尤

無干涉性情之義亦非是須各自看乃佳

同上

問動而生陽元未有物且是如此動盪所謂化育流行也靜而生陰陰主凝然後萬物各正性命問繼之者善之時此所謂性善至成之者性然後氣質各異方說得善惡先生曰此既謂之性則終是未可分善惡

原德明錄

問陰陽若以推行言之不過一氣之運而已所謂一動

一靜互為其根也以闔闢言之則有兩物所謂分陰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分陽兩儀立焉也既曰陰陽又曰柔剛者陰陽以氣

言剛柔則有形質矣此猶四象之有老少亦如以子午卯酉分言陰陽也不知是否答曰闔闢與動靜無異易中以對待言者自多不必引此也

答黃勉

陰陽有箇流行底有箇定位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便是流行底寒暑往來是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便是定位底天地上下四方是也易有兩義一是變易便是流行底一是交易便是對待底如魂魄以二氣言

之陽是魂陰是魄以一氣言之則伸者為魂屈者為

魄

黃義剛錄

太極中正仁義之說玩之甚熟此書條暢洞達絕無可疑只以乾元亨利貞五字括之亦自可盡大抵只要識得上下主賓之辨耳

各何錫

問太極圖何以不言禮智而言中正莫是此圖本為發明易道故但言中正是否曰亦不知是如何但中正

二字較有力

李開祖錄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說

太極傳言中正仁義中仁言用正義言體義便有裁制

一定之體

吳必大錄

或問太極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之說答曰中正仁義本無先後此四字配金木水火而言中有禮底道理正有智底道理如乾之元亨利貞元即仁亨即中利即義貞即正皆是此理至於主靜一辭蓋是以正與義為體中與仁為用聖人只是主靜自有動底道理譬如人說話必須是先沉默然後可以說話蓋沉默

中便有箇言語底意思

周張說問

問太極圖中言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何也先生曰中正仁義分屬動靜而聖人則主於靜蓋正所以能中義所以能仁克己復禮義也故能仁易言利貞者性情也元亨是發用處必至於利貞乃見乾之實體萬物到秋冬收斂成實方見得它本質故曰性情此亦主靜之說也

范錄錄

太極圖言大哉易乎只以陰陽剛柔仁義及言原始反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說

終故知死生之說而止人之生死亦只是陰陽二氣

屈伸往來耳

吳必大錄

黃幹問向者先生說周子康節說太極只說三箇易中是說三箇曰也即是這箇但周子與康節和陰陽家說易中便擡起說周子言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如言太極動是陽動極而靜靜便是陰動時便是陽之太極靜時便是陰之太極蓋太極即在陰陽裏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則先從實理處說若論其生則

俱生太極依舊在陰陽裏但言其次序須有這實理

方始有陰陽也其理則一雖然自見在事物而觀之

即陰陽函太極推原其本則太極生陰陽

劉砥錄

陰陽五行康節說得法密濂溪說得理透聞見錄載伊

川語云惟見周茂叔論此張欽夫不以為然看得來

是有這箇說話

蕭佐錄

驥問邵先生說無極之前無極如何說前先生曰邵子

就圖上說循環之意自姤至坤是陰含陽自復至乾

欽定四庫全書

太極圖說

卷二

是陽分陰復坤之間乃無極自坤反姤是無極之前

楊道夫錄

康節云天向一中分造化人從心上起經綸多少平易

實見得者自別又問一中分造化曰本是一箇而消

息盈虛便生陰陽事物皆德地有消便有息有

盈便有虛有箇面便有箇背道夫曰這便是自然非

人力之所能為者曰這便是生而儀之理

同上

熹看了康節易了都看別人底不得他說那大極生而

儀而儀生四象又都無甚玄妙只是從來更無人識

楊子太玄一玄三方九州二十七部八十一家亦只

是這箇他却識只是他以三為數皆無用了他也只

是見得一箇麓底道理後來便都無人識老氏道生

一一生二二生三亦剩說了一箇道便如太極生陽

陽生陰至二生三又更都無道理後來五峯又說一

箇云云便是太極函三為一意思

朱質孫錄

問先生說太極有是性則有陰陽五行云云此說性是

欽定四庫全書

太極圖說

卷二

如何曰想只是熹舊時說耳近思量又不然此性字

為稟於天者言之若太極只當說理自是移易不得

易言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則謂之善至於成之

者方謂之性此謂天所賦於人物人物所受於天者

徐高錄

或求先生揀近思錄先生拔數板云也揀不得久之乃

曰無極而太極不是說有箇物事光輝輝地在那裏

只是說這理當初皆無一物只是有此理而已既有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集

此理便有此氣既有此氣便分陰陽以此生許多物
 事惟其理有許多故物亦有許多以小而言之則此
 下有無非是天地之事以大而言之則君臣父子夫
 婦朋友無非是天地之事只是這一箇道理所以君
 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而今看他說這物事這機關
 一下撥轉後卒乍欄他不住聖人所以一日二日萬
 幾兢兢業業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只是大化他地流
 行隨得是便好隨得不是便過他不住存心養性所
 以事天也天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所以
 昨日說西銘都相穿透所以太極圖說五行一陰陽
 也陰陽二太極也二氣交感所以化生萬物這便是
 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只是說得有詳
 略有急緩只是這一箇物事所以萬物到秋冬時各
 自收斂閉藏忽然一下春來各自發越條暢這只是
 一氣一箇消一箇息只如人相似方其熟時便是靜
 及其語時便是動那箇滿山青黃碧綠無非是這太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集

極所以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
 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是那_一陰一陽之謂道
 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周先生太極通書只
 是說這許多句繼之者善是動處成之者性是靜處
 繼之者善是流行出來成之者性則各自成箇物事
 繼善便是元亨成性便是利貞及至成之者性各自
 成箇物事恰似造化都無可做了及至春來又流行
 出來又是繼之者善譬如木穀一般到秋斂冬藏千
 條萬穗自各成一箇物事了及至春又各自發生出
 以至人物以至禽獸皆是如此且如人方其在胞胎
 中受父母之氣則是繼之者善及其生出又自成一
 箇物事則是成之者性也既成其性又自繼善只是
 這一箇物事今年已生了明年又生出一副當物事
 來又繼之者善又成之者性只是這一箇物事將
 去所以仁者見之謂之仁只是見那發生處智者見
 之謂之智只是見那成性處到得百姓日用而不知

則不知這物事矣所以易只是箇陰陽交錯千變萬化故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業聖人所以說出來時只是使人不迷乎利害之途

黃義剛錄

甘節問天道流行發育萬物人物之生莫不得其所以生者以為一身之主是此性隨所生處便在否先生應曰一物各具一太極

張華崖曰陽是人有罪而未書案于尚變得陰是已書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二

案于更變不得此人曾見希夷來言亦似太極圖

梁文叔云太極兼動靜而言先生曰不是兼動靜太極

有動靜也

林恪錄

問太極者本然之妙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如何先生曰太極理也動靜氣也氣行則理亦行二者嘗相依而未嘗相離也太極猶人動靜猶馬馬所以載人人所以乘馬馬之一出一入人亦與之一出一入蓋一動一靜而太極之妙未嘗不在焉此所謂所乘之機無

極二五所以妙合而凝也

董錄

太極非是別為一物即陰陽而在陰陽即五行而在五行即萬物而在萬物只是一箇理而已因其極至故

名曰太極

輔廣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二

文公易說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二

宋 朱鑑 撰

兩儀 陰陽奇耦附

兩儀者兩箇儀象也非是指天地之形而言伏羲初畫

陰陽指言此二畫為陰陽之象故曰兩儀也

劉砥錄

天地是乾坤皮殼乾坤是天地性情其實則是一箇道

理

李方子錄

乾坤是性情天地是皮殼其實是一箇道理陰陽自一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氣言之只是一箇物若做兩箇物看則如日月如男

女又是兩箇物事

林學蒙錄

問橫渠謂鬼神者往來屈伸之意故天曰神地曰示人

曰鬼示字之義如何曰說文示字以有所示為義故

視字從示天之氣生而不息故曰神地之氣顯然示

人故曰示向嘗見三舍時舉子易義中有云一而大

謂之天二而小謂之地二而小即示字也恐是字說

又曰天曰神地曰示者蓋其氣未嘗或息也人鬼則

其氣有所歸矣

正蒙中地純陰天浮陽一段說日月五星甚密

李開祖

易字義只是陰陽

同上

易不離陰陽千變萬化只是這兩箇

易只消道陰陽二字括盡

易者陰陽錯綜交換代易之謂

楊興言語略

大抵易只是一箇陰陽奇耦而已此外更有何物

同上

龜山過黃亭詹季魯家季魯問易龜山取一張紙畫箇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圈用墨塗其半云這便是易此說最好只是一陰一

陽做出許多般樣乾坤毀則無以見易只是陰陽

卦畫沒幾箇卦畫憑甚寫出那陰陽造化何處更得

易來乾坤易之門不是乾坤外別有易易便是乾坤

乾坤便是易似兩扇門相似一扇開便一扇閉只是

一箇陰陽做底

黃顯子錄

盈天地之間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二氣之終始盛衰而

已陽生於北長於東而盛於南陰始於南中於西而

終於北故陽常居左而以生育長養為功其類則為剛為明為公為義而凡君子之道屬焉陰常居右而以夷傷慘殺為事其類則為柔為暗為私為利而凡小人之道屬焉聖人作易畫卦繫辭於其進退消長之際所以示人者深矣

傳世字序

天地之化包括無外運行無窮然其所以為實不越乎一陰一陽兩端而已其動靜屈伸往來闔開升降浮沉之性雖未嘗一日不相反而然亦不可以一日而相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五

無也聖人作易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其所以為說者亦若是焉耳矣然及其推之人事而擬諸形容則常以陽為君子而引其扶持惟恐其不盛陰為小人而排擯抑黜惟恐其不衰何哉蓋陽之德剛陰之德柔剛者常公而柔者常私剛者常明而柔者常闇剛者未嘗不正而柔者未嘗不邪剛者未嘗不大而柔者未嘗不小公明正大之人用於世則天下蒙其福私暗邪僻之人得其志則天下受其禍此理之

必然也且非獨於易之說為然蓋凡自古聖賢之言雖出於傳記者亦未有不奸剛而惡柔者若夫子所謂剛毅近仁而又嘗深以未見剛者為歎及乎或人之對則又直以有慾病根也之不得為剛蓋專以是為君子之德也

金華潘公文集序

莊周曰易以道陰陽不可謂他無見蓋易自四象八卦重而為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只是說箇陰陽下至脩養方技等家亦只是用此二字而已魏伯陽參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四

同契恐希夷之學有此自其源流

吳允大錄

或問中庸十二章說道之費隱如是其大且妙後面却只歸在造端乎夫婦上此中庸之道所以異於老佛之謂道也先生曰須更看所謂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處聖人之道彌滿充塞無少空缺若於此有一毫之差便於道體有虧欠也若佛則只說道通無不在無適而非道政使於禮儀有差錯處亦不妨故他於此都理會不得莊子却理會得又不肯去做

如天下篇首一段皆是說孔子恰似快刀利劍斫將去更無些子窒礙又且句句有著落如所謂易以道

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可然說得好雖然如此又却不肯做然其才亦儘高正所謂智者過之

補廣錄

立卦生爻事有因兩儀四象已前陳須知三絕韋編者

不是尋行數墨人潛心雖出重爻後著眼何妨未盡

前識得兩儀根太極此時方好絕韋編

問近見先生易詩云立卦生爻事有因兩儀四象已前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陳因字之義如何先生言卦爻因儀象而生立也即

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意又問生爻指言重卦

否曰然

天地間只有箇奇耦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迭推去都

走不得而楊子却添兩作三謂之天地人事事要分

做三截又且有氣而無朔有日星而無月恐不是道

理

先生曰讀書只就一直道理看剖析自分曉不必去偏

曲處看易有箇陰陽詩有箇邪正書有箇治亂卦是

一直路還可見別無岐崎

徐寓錄

伏羲畫卦只就陰陽以下孔子入就陰陽上發出太極

康節又道須信畫前元有易濂溪太極圖又有許多

詳備問氣化形化男女之生在氣化否答曰凝結成

箇男女因甚得如此都是陰陽無物不是陰陽又問

天地未判時下面許多都已否答曰事物雖未有

其理則具

徐寓錄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或說一是乾初畫嘉謂那時只是陰陽未有乾坤安得

乾坤初間只是一畫者二到有三畫方成乾卦

方其有陽那裏知道有陰有乾卦那裏知道有坤卦天

地間只是一箇氣自今年冬至到明年冬至是他此

氣周匝起來折做兩截時前而底便是陽後面底便

是陰又折做四截也如此便是四時天地間只有六

層陽氣到地面上時地下便冷了只是這六位陽長

到那第六位時極了無去處上面只是漸次消了些

箇時下面便生了些箇那便是陰這只是箇嘔吸嘔是陽吸是陰喚做一氣固是如此然看它日月男女牝牡處方見得無一物無陰陽如至微之物也有箇背面若說流行處却只是一氣蕭佐錄

陰陽是氣五行是質有這質所以做得物事出來五行雖是質他又五行之氣做這物事方得然却是陰陽二氣截做這五箇不是陰陽外別有五行如十干

甲乙甲便是陽乙便是陰舒高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七

一故神兩故化兩者陰陽消長進退也兩者所以推行之於一所以為兩

一不立則兩不可得而見兩不可見則一之道息矣

橫渠此語極精非一則陰陽消長無自而見非陰陽

消長則一亦不可得而見矣王象

陰以陽為質陽以陰為質水內明而外暗火內暗而外

明橫渠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正此意也坎離陽道大錄

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一三陽也二

四陰也各林振

陰少於陽氣理數皆如此用半所以不同黃闕子錄

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也如子者父之陰臣者君之陰

問自一陰一陽見一陰一陽又各生一陰一陽之象以

圖言之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節節推去固容易

見就天地間着實處如何驗得先生曰一物上自各

有陰陽如人之男女陰陽已具逐人身上又各有這

血是陰而氣則是陽如晝夜之間晝陽夜陰也而晝

陽自午後又屬陰夜陰子後又屬陽此便是陰陽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八

生陰陽之象

陰下交生陽陽上交生陰陰交陽剛交柔是博易之易

這多變是變易之易所謂易者只此便是那箇是易

之體這箇是易之用那是未有這卦底這是有這卦

了底那箇喚做體是這易從那生這喚做用揲著取

卦便是用處

水質陰而性本陽火質陽而性本陰水外暗而內明以

其根於陽也火外明而內暗以其根於陰也周子太

極圖陽動之中有黑底陰靜之中有白底是也橫渠

曰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政此意也

坎離○劉砥錄

火中虛暗則離中之陰也水中虛明則坎中之陽也

楊道

大錄

陰陽做一箇看亦得做兩箇看亦得做兩箇看是分陰

分陽兩儀立焉做一箇看只是一箇消長

陳文蔚錄

問康節云陽一而陰二所以君子少而小人多此語是

否曰也說得來自是它那物事好底少而惡底多其

欽定四庫全書

太公易說

理只一般

光嗣錄

楊簡說陽文一畫者在已陰文一畫者應物底是先生

曰正是倒說了應物底却是陽

湯水錄

諸公且試看天地之間別有甚事只是陰與陽兩箇字

看是甚麼物事都離不得只就身上體看纔開眼不

是陰便是陽密拶拶在這裏都不着得別物事不是

仁便是義不是剛便是柔只自家要做向前便是陽

纔收退便是陰意思纔動便是陽纔靜便是陰未消

別看只是一動一靜便是陰陽伏羲只因此畫卦以

示人若就一陰一陽又不足以該衆理於是錯總為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初只是許多卦爻後來聖

人又繫許多辭在下如它書則元有這事方說出這

箇道理易則未曾有此事先假託都說在這裏如書

便有箇堯舜有箇禹湯文武周公出來做許多事今

易則元未曾有聖人豫先說出待人占考大事小事

無一能外於此聖人大抵多是垂戒又云雖是一陰

欽定四庫全書

太公易說

一陽易中之辭大抵陽吉而陰凶間亦有陽凶而陰

吉者何故蓋有當為有不當為若當為而不為不當

為而為之雖陽亦凶又云聖人因卦爻以垂戒多是

利於正未有不正而利者如云夕惕若厲无咎若占

得這爻必是朝兢夕惕戒謹恐懼可以无咎若自家

不曾如此便自有咎又云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若占

得這爻須是將自身已體看是直是方是大去做某

事必得其利若自家未是直不曾方不曾大則无所

往而得其利此是本爻辭如此到孔子又自添說了如云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本來只是卜筮聖人為之辭以曉人便說許多道理在上今學易非必待遇事而占方有所戒只平居玩味看他所說道理於自家所處地位合是如何故云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孔子所謂學易正是平日常常學之想見聖人之所謂讀異乎人之所謂讀想見習中洞然於易之理无纖毫蔽處故云可以无大過又

欽定四庫全書

易公易說

十二

曰聖人繫許多辭包盡天下之理止緣萬事不離乎陰陽故因陰陽中而推說萬事之理今要占考雖小事都有如占得不利有攸往便是不可出路利涉大川便是可以乘舟此類不一

問乾卦文言聖人所以重疊四截說在此見聖人學易只管體出許多意思又恐人曉不得故說以示教曰大意只管怕人曉不得故重疊說在這裏大抵多一般如云陽在下也又云下也

問聖人所以因陰陽說出許多道理而所說之理皆不離乎陰陽者蓋緣所以為陰陽者元本於實然之理答曰陰陽是氣纔有此理便有此氣纔有此氣便有此理天下萬事萬物何者不出於此理何者不出於陰陽

問此程先生所以說道天下無性外之物答曰如云天地間只是箇感應又如云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葉味道錄

欽定四庫全書

易公易說

十三

鄭文振問五十以學易先生曰也只就卦爻上占考其理合如何其他書則一事是一理惟是易却說得闊如已有底事說在裏未有底事也說在裏又曰易須錯總看天下甚麼事無一不出於此如善惡是非得失以至於屈伸消長盛衰看是甚事都出於此伏羲以前不知如何占考至伏羲將陰陽兩箇畫卦以示人使人於此占考吉凶禍福一畫為陽二畫為陰一畫為奇二畫為耦遂為八卦又錯總為六十四卦凡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別說

三

三百八十四爻文王又為之彖象以釋其義無非陰陽消長盛衰屈伸之理聖人之所學者學此而已把乾卦一卦看如乾元亨利貞人要做事若占得乾卦就是純陽元者大也亨者通也其為事必大通然而雖說大亨若所為之事不合正道則亦不得其亨故雖云大亨而又利於正卦內六爻都是如此如說潛龍勿用是自家未當出作之時須是韜晦方始无咎若於此而不能潛晦必須有咎又如上九云亢龍有悔若占得此爻必須以亢滿為戒如這般處最是易之大義易之為書大抵於盛滿時致戒蓋陽氣正長必有消退之漸自是理勢如此又云當極盛之時便須慮其亢如當亮之時須交付與窮若不尋得箇舜便交付與他則免之後天下事未可知又云康節所見得透看他說話多以盛滿為戒如云只喜成微醺不喜成酩酊又云康節多於消長之交看又云許多道理本無不可知之數惟是康節體得熟只管體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別說

三

來體去到得然後看是甚麼事理無不洞見朱賀孫錄甘節問如何謂之性答曰天命之謂性又問天之所命者果何物也答曰仁義禮智信又問周先生作太極圖何為列五者於陰陽之下答曰五常是理陰陽是氣有理而無氣則理無所立有氣而後理方有所立故五行次陰陽又問如此則是有七答曰義知屬陰仁禮屬陽朱大槐圖列金木水火土於陰陽之下非列仁義禮智信於陰陽之下也以氣言之曰陰陽五行以理言之曰健順五常之性此間似欠分別○甘節錄看遺書中善惡皆天理及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不可以濁者不謂之水等語及易傳陽無可盡之理一節即此義可推矣更以事實考之只如鴟梟蝮蝎惡草毒藥還可道不是天地陰陽之氣所生否朱甘節前書示及易傳二義陰陽交和恐非是指君子小人而言君子之於小人固不當過為忿戾然無交和之理韓富當時事力蓋不足以勝二姦非固欲與之和也元祐誠有過甚處然當時事勢恐不如此亦不免禍

要當有以開悟人主之心乃絕後患耳東漢誅宦官
事前輩多論之大略皆如來喻然嘗細考其事恐禍
根不除終無可安之理後人據紙上語指點前人甚
易為力不知事到手頭實要處斷毫髮之間便有成
敗不是容易事若使陳寶只誅得首惡一二人後來
未必不取王允五王之禍也

答潘景愈

陰文稱六與程傳之說大不同這只就四象看便見得

分曉陰陽一段只說通例此兩物相無不得且如天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晴幾日後無雨便不得十二箇月六月是陰六月是

陽一日中陽是晝陰是夜

四象

先生曰四象是老陽老陰少陽少陰老陽是九老陰是

六少陽是七少陰是八先生以指畫在卓子上曰皆

湊成十數當時說得甚明今偶失記當求先生見印

成易圖看先生云見今雕版未了

邵浩錄

兩儀四象之說閩中前輩嘗有為此說者意亦竊謂然

初未敢自信也今得來示斯判然矣但謂兩儀為乾

坤之初爻謂四象為乾坤初二相錯而成則恐立言

有未瑩者蓋方其為兩儀則未有四象也方其為四

象則未有八卦也安得先有乾坤之名初二之辨哉

妄意兩儀只可謂之陰陽四象乃可各加以太少之

別而其序亦當以太陽☰少陽☲少陰☴太陰☷為

次蓋所謂遞升而倍之者不得越☳與☵而先為☶

也此序既定又遞升而倍之適得乾一兌二離三震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序也與邵氏先天圖合此

乃伏羲始畫八卦自然次序非人私智所能安排學

易者不可不知也

答程迥

兩儀四象恐須如先天之序乃為自然之數而始乾終

坤理勢亦無不可若必欲初☰次☷乃是以意安排

而非自然之序又二象之上各生兩爻即須以乾兌

艮坤為次復無所據更乞詳考見教

答程迥

蔣明之問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

卦先生曰易有太極便有箇陰陽出來陰陽便是兩儀儀匹也兩儀生四象便是一箇陰又生出一箇陽
 二是一象也一箇陽又生一箇陰二是一象也一箇陰又生一箇陽三是一象也此謂四象生八卦是這四箇象生四陰時便成坎震坤兌四卦生四箇陽時便成巽離艮乾四卦

鍾家編次

如以兩儀言則太極是太極兩儀是用以四象言則兩儀是太極四象是用以八卦言則四象又是太極八卦又是用

卦又是用

四象不必說陽向上更合一畫為九方成老陽到兌便推不去了兌下一畫却是八卦不是四象

陽上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生四象便是陰陽各兩畫了陰交剛陽交柔便是陰陽又各生兩畫了就乾兩畫邊看乾兌是老陽離震是少陰就坤兩畫邊看坤艮是老陰坎巽是少陽又各添一畫則八卦全了

老陰老陽交而生艮兌少陰少陽交而生震巽離坎不交各得本畫離坎之交易第二畫在生四象時交了老陽過去交陰老陰過來交陽便是兌艮第三畫少陰少陽交便生震巽上第三畫所以知其如此時它這位次相挨旁兼上謂聖人不分別陰陽老少卜更取動爻之後卦故分別老少若如此則卦遂無動占者何用觀變而玩占

老陰老陽所以變者無他到極處了無處去便只得變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易說

卷二

九上更去不得了只得變回來做八六下便是五數了六去不得所以却去做七陰陽是陽中之陰陽剛柔是陰中之剛柔剛柔以質言是有箇物了見得剛底柔底陰陽以氣言因一二三四便見得六七八九在裏面而老陽占了第一位便含箇九少陰占第二位便含箇八少陽占第三位便含箇七老陰占第四位便含箇六數不過十惟此義先儒所未曾發先儒但只說得進退而已

舒高錄

五四為奇各是一箇四也九八為耦各是兩箇四也因一二三四便見六七八九在裏面老陽占了第一位便含箇九少陰占了第二位便含箇八少陽老陰亦如此數不過十惟此一義先儒未曾發先儒但只說得他中間進退而已

黃賜子錄

老陰老陽為乾坤然而皆變少陰少陽亦皆為乾坤然而皆不變

老陰老陽不專在乾坤上亦有少陰少陽如乾坤六爻皆動底是老六爻皆不動底是少六卦上亦有老陰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易

老陽

陰陽老少以少者為主如震是少陽却奇一耦二

問通書師一章先生解以善惡配四象如何曰凡物具

兩端如這扇便有面有背自一人之心言之則有善

有惡在其中便是兩物周于止說到五行住其理亦

只消如此說自多說不得包括萬有舉歸於此庫節

却推到八卦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太陽太陰各有一

陰一陽少陽少陰亦有一陰一陽是分為八卦也又問前輩說易以老陰老陽為乾坤又分六子以此為八卦不知是否先生曰六子之說不然

徐寓錄

義剛言理與數其本也只是先生曰氣便是數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數物物皆然如水數六雪片也六出這又不是去做將出來它自是恁地如那龜聖人所以獨取他來用時也是這箇物事分外靈嘗有朋友將龜殼來看背上中心有五條文出去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易

成八外面又成二十四皆是自然恁地這又未為巧最是七八九六與一二三四極巧一是太陽餘得箇九在後而二是少陰後而便是八三是少陽後而便是七四是太陰後面便是六無如此恰好這皆是造化自然如此都過它不住

蔡沉問太玄如何曰聖人說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甚簡易今太玄說得却支離太玄如它立八十一首却是分陰陽中間一首半

是陰半是陽若看了易後去看那玄不成箇物事又問或云易是陰陽不用五曰它說天一地二天三地四時便也是五了又言楊雄也是學焦延壽推卦氣曰焦延壽易也不成物事又問關子明二十七象如何曰熹嘗說二十七象最亂道若是關子明有見識必不做這箇若是它做時便是無見識今人說焦延壽卦氣不好是取太玄不知太玄却是學他也

黃義剛錄

一便生二二便生四老子却說二生三便是不理會得

欽定四庫全書

蕭佐錄

易二

三

如太元經就三數起便不是易中只有陰陽奇耦便有四象如春為少陽夏為老陽秋為少陰冬為太陰楊子雲見一二四都被聖人說了却杜撰就三上起數是淵問溫公最喜太元先生曰溫公全無見處若作太元何似作歷老蘇嘗非太元之數亦說得是又問與邵康節如何先生曰楊子雲何故望康節康節見得高又超然自得

立之問楊子與韓文公優劣如何先生曰各自有長處

韓文公見得大意已分明但不曾去子細理會如原道之類不易得也楊子雲為人深沉會去思索如陰陽消長之妙他且是去推求然而如太元之類亦是拙底工夫道理不是如此蓋天地間只有箇奇耦奇是陽耦是陰春是少陽夏是太陽秋是少陰冬是太陰自二而四自四而八只恁推去都走不得而楊子却添兩作三謂之天地人事要分作三截又且有

欽定四庫全書

易二

三

氣而無朔有日星而無月恐不是道理

潘時舉錄

易中七八九六之數向來只從揲著處推起雖亦脗合然終覺曲折太多不甚簡易疑非所以得數之原近因間看四象次第偶得其說極為徑捷不審亦嘗於此推尋否亦幸語及

谷泰元完

八卦方位

如易卦伏羲文王當初只就陰陽以下說孔子又就陰陽上發出太極來康節又須信畫前元有易濂溪

做太極圖又許多詳備

伏羲自是伏羲卦序文王周公自是文王周公卦序

周答

熹嘗問蔡李通康節之數伏羲也曾理會否曰伏羲須

理會過熹以為不然伏羲只是據他見得一箇道理

恁地便畫出幾畫他也那裏知得疊出來恁地巧此

伏羲所以為聖若他也恁地逐一推排便不是伏羲

天然意思史記曰伏羲至淳厚作易八卦那裏巧推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排

問伏羲畫八卦見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不

識何以見之先生曰今凡物皆有一陰一陽且如人

之一身有氣有血便是一陰一陽凡物皆然又如晝

夜晝屬陽午已後為陰夜屬陰子以後為陽此類可

見此即一陰一陽有各生一陰一陽之象也

皆合此

嘗謂伏羲畫八卦只此數畫該盡天下萬物之理陽在

下為震震動也在上為艮艮止也陽在下自動在上

自止歐公却說繫辭不是孔子作所謂書不盡言言

不盡意者非蓋他不曾看立象以盡意一句惟其言

不盡意故立象以盡之學者於言上會得者淺於象

上會得者深

補廣錄

問八卦之位如何答云康節說伏羲八卦乾位本在南

坤位本在北文王重易時更定此位其說甚長大概

近於附會穿鑿故不曾深留意然說卦所說卦位竟

亦不能使人曉然且當闕之不必彊通也

卷王通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者伏羲畫卦之法也說卦天地定

位至坤以藏之以前伏羲所畫八卦之位也帝出乎

震以下文王即伏羲已成之卦而推其義類之詞也

如卦變圖剛來柔進之類亦是就卦已成後用意推

說以此為自彼卦而來耳非真先有彼卦而後方有

此卦也古注說賁卦自泰卦而來先儒非之以為乾

坤合而為泰豈有泰復變為賁之理殊不知若論伏

義畫卦則六十四卦一時俱了雖乾坤亦無能生諸

卦之理若如文王孔子之說則縱橫曲直反覆相生無所不可要在看得活絡無所拘泥則無不通耳

八卦文義最好玩味

錢本之錄

乾坤六爻圖位鄙意亦有未曉處更乞誨示

各程通

問伏羲始畫八卦其六十四者是文王後來重之耶抑伏羲已自畫了耶看先天圖則有八卦便有六十四疑伏羲已有髣髴之畫矣如何先生曰周禮言三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便見不是文王所畫又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

五

問然則六十四卦名是伏羲元有抑文王所立先生曰此不可攷潘子善問據十三卦所言恐伏羲時已有先生曰十三卦所謂蓋取諸離蓋取諸益者言結繩而為網罟有離之象非觀離而始有此也

並錄

文王八卦有些似京房卦氣不取卦畫只取卦名京房卦氣以復中孚屯為次陽氣之始也中孚陽實在內而未發也屯始發而艱難也只取名義文王八卦配四方四時離南坎北震東兌西卦畫不可移換

黃頤子錄

易上經始乾坤而終坎離下經始艮兌震巽而終坎離

楊至云上經及對九十八卦下經及對亦九十八卦

先生曰林黃中筭上下經陰陽道相等某筭某誠然

沈存中欲以節氣定晦朔不知交節之時在亥此日

當如何分太元紀日而不紀月無望望晦朔

蔡元定問先生言帝終始萬物文王言艮終始萬物是

差了一位是文王自寅起先生自子起曰也不是自

子是漸漸生來

其同上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

五

所示易卦次叙此未深究不敢輕為之說但本圖自初

爻而陰陽判

左三十二卦共一陰

次爻又一變而又

交兌與艮文而八卦小成矣其上因而重之而成六

十四卦

此此序其明其所以為易者皆以陰陽注來相易而得者非專謂震巽四互相易而得也

此理在天地間無時不然而觀衍察著往來莫非

運用過不待考諸象圖而後明也然古人制卦之妙

顯發乾坤造化之機有如此者是

乾於文王八卦之位位在西於十二卦之位位在南坤

於文王八卦之位位在南於十二卦之位位在西故

今圖子列文王八卦於內十二卦於外見彼此位置迥然不同雖有善辯者不能合而一之也然十二卦之說可曉而八卦之說難明可曉者當推難明者當闕案圖以觀則可見矣

論十二卦則陽始於子而終於巳陰始於午而終於亥論四時之氣則陽始於寅而終於未陰始於申而終於丑此二說者雖若小差而所爭不過二位蓋子位一陽雖生而未出乎地至寅位泰卦則三陽之生方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五

出地上而溫厚之氣從此始焉已位乾卦六陽雖極而溫厚之氣未終故午位一陰雖生而未害於陽必至未位遯卦而後溫厚之氣始盡也其午位陰已生而嚴凝之氣及申方始亥位六陰雖極而嚴凝之氣至丑方盡義亦放此蓋地中之氣難見而地上之氣易識故周人以建子為正雖得天統而孔子之論為邦乃以夏時為正蓋取其陰陽始終之著明也案圖以推其說可見

來喻謂坤之上六陽氣已生

其位在亥

乾之上九陰氣已生

其位在巳以剝上九碩果不食十月為陽月之義推之則剝卦上九之陽方盡而變為純坤之時坤卦下爻已

有陽氣生於其中矣但一日之內一晝之中方長得三十分之一必積之一月然後始滿一晝而為復方

是一陽之生耳夫之一陰為乾為姤義亦同此

此說而未詳蓋故為推之如此

蓋論其始生之微固已可名於陰陽

然便以此為陰陽之限則其方盛者未替而所占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

五

奮卦內六分之五方生者甚微而所占未及卦內六分之一所以未可截自此處而分陰陽也此乃十二卦中之一義與復姤之說理本不殊但數變之後方說得到此不可掩先混說亂了正意耳

各表編

來喻又謂冬春為陽夏秋為陰以文王八卦論之則自西北之乾以至東方之震皆父與三男之位也自東南之巽以至西方之兌皆母與三女之位也故坤蹇解卦之象辭皆以東北為陽方西南為陰方然則謂

冬春為陽夏秋為陰亦是一說但說卦又以乾為西北則陰有不盡乎西以巽為東南則陽有不盡乎東又與三卦象辭小不同此亦以未嘗之說推之而說卦之大意與象辭相為表裏亦可以見此闕但此自是一說與他說如十二卦之類各不相通爾同上

康節只說六卦乾坤坎離外震巽含艮兌又說八卦乾

坤坎離大過頤中孚小過其餘反對者二十八卦人

傑錄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說

三

易之精微在那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萬物變化皆從這裏流出緊要處在那復始邊復是陽氣發動之初因舉康節詩冬至之半六十四卦流布一歲之中離坎巽震做那二十四氣每卦當六日四分乾卦不在四正此以文王八卦言也須將伏羲畫底卦做一樣看文王卦做一樣看文王周公說底象象做一樣看孔子說底做一樣看王輔嗣伊川說底各做一樣看方得伏羲是未有卦時畫出

來文王是就那見成底卦邊說畫前有易真圖是恁地這箇卦是畫不迭底那許多都在這裏了不是畫了一畫又旋思量一畫才一畫時畫畫都具

文王八卦坎艮震在東北離乾兌在西南所以分陰方陽方

文王八卦不可曉處多如離南坎北離坎却不應在南北且做水火居南北兌也不屬金如今只是見他底慣了一似合當恁地相似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說

三

一卦互換是兩卦伏兩卦是四卦反看又是兩卦又伏兩卦共成八卦卦有兩樣生有從兩儀四象加倍生來底有卦中互換自生一卦底互換成卦不過換兩爻這般變卦伊川破之及到那剛來而得中却推不行大率是就義理上看不過如剛自外來而得中分剛上而文柔等處看其餘多在占處用也賁變節之象這雖無緊要然後面有數處象辭不如此看無來處解不得

乾巽一邊為上震隨坤為下

伏羲八卦

康節天地定位否泰反類詩八句是說方圖中兩交股

底且如西北角乾東南角坤是天地定位便對東北

角泰西南角否次乾是先天坤是艮便對次否之咸

次泰之損後四卦亦如是共十六卦

是淵錄

康節乾南坤北離東坎西之說言人立時全見前面全

不見後面東西只見一半便自它這箇意思

同上

六十四卦

欽定四庫全書

易二

字

問所以名卦之例非一端有兼取二義二象者有專取

二義者有專取二象者有兼取二象與人情者有專

取人情者有兼取二象與陰陽之位者有取文畫兼

二象者有取變卦者有取文畫之形與二義者有不

可曉者答云且逐卦玩索當見各有意味不須如此

安排貪多涉淺勞心費力不濟得事

答林學蒙

問六十四卦重於伏羲果否答云此不可考或謂耒耜

市井已取重卦之象則疑伏羲已重卦或者又謂此

十三卦皆云蓋取則亦疑詞未必因見此卦而制此

物也今無所考只說得到此以上當且闕之但既有

八卦則六十四卦已在其中不可不知耳

同上

問先生說伏羲畫卦皆是自然不曾用些子心思智慮

只是借伏羲手畫出耳唯其出於自然故以之占筮

則靈驗否先生曰然自太極生兩儀只管畫去到得

後來更畫不迭正如磨麵相似四下都恁地自然撒

出來

輔廣錄

欽定四庫全書

易二

字

易六十四卦無非言吉凶禍福書四十八篇無非言災

祥成敗詩之雅頌極陳福祿壽考之盛以欲動其君

而告戒之者尤不為少

與張敬夫別紙

須是以身體之且如六十四卦須做六十四人身上看

三百八十四爻又做三百八十四人身上小底事看

易之所說皆是假設不必是有恁地事假設如此則

如此假設如彼則如彼設有這般事來人處這般地

位便當恁地應

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讀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讀孟子未言梁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先讀繫辭

唐德明錄

問乾坤坎離中孚小過大過損八卦番覆不成兩卦是
如何曰先是番轉底巽震只是番轉底艮六十四卦
就此八卦中又只有四正卦乾坤坎離是也中孚又
是大底離小過又是大底坎是雙夾底坎大過是厚
畫底坎損是一箇大畫底離

呂師錄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說

一卦又各生六十四卦則本卦為內卦所生之卦為外

卦是箇十二爻底卦

是淵錄

乾坤

吾聞包犧氏爻初闢乾坤乾行配天德坤布協地大仰
觀玄渾周一息萬里奔俯察方儀靜閑然千古存悟
彼立象意契此入德門勤行當不息敬守思彌敦
所喻盡見濂落甚慰所望但西銘之疑則恐未然橫渠
之意直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之間隨大隨小此理

未嘗不同耳其言則固為學者而設若大賢以上又
豈須說耶伊川嘗言若是聖人則乾坤二卦亦不消
得正謂此也

答姜大中

問程氏云詩有二南猶易有乾坤莫只是以功化淺深
言之曰不然大蔚又問莫是王者諸侯之分不同曰
今只看大序中說便可見大序云闢睢麟趾之化王
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鸞虞之德諸侯之風先王
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只看那化字與德字及所以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說

敬字便見二南猶乾坤也

陳大蔚錄

問易之乾皆聖人事坤皆賢人事否先生曰怕也德地
斷殺說不得如乾初九似說聖人矣六二學賢問辨
則又不然上九文言說賢人在下位則又指五為賢
矣看來聖人不德地死殺說只隨事逐義說道理而
已

乾坤六爻不相似某嘗說聖人做這物事不是將箇印
版子脫出來一箇得一樣他各自隨他道理若箇箇

一樣便是楊子雲書了故說道易難看蓋緣後世諸儒都將這易做發明天地造化之理易本不如是蓋易之作本專為教人用做卜筮然而它取象如那隨之時義遯之時義這般底倒是後來添底初做卦爻時本不如此只是因那卦爻中有這箇道理故說出來說出來時本不為要發明這道理只是說道理在卦爻中時有這象人若占得這爻時便當因這象了看他下面占底且如坤六二云直方大坤卦中唯這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

卷二

一文最純粹蓋五雖尊位却是陽爻破了體了四重陰而不中三又不正惟此爻得中正所以就這說箇直方大此是說坤卦之本體然而本意却是教人知道這爻有這箇德不待習學而不利人得這箇時若能直能方能大則亦不習无不利却不是要發明坤道伊川有這箇病從頭到尾皆然乾吉在元首坤利在永貞這只說二用變卦乾吉在元首言卦之本體元是六龍今變為明頭而雖變渾身

却只是龍只一似無頭底龍相似坤利在永貞不知有何關係于這坤却不得見它元亨只得它永貞坤之本卦固自有元亨變卦却无

是剛鍊下句

二卦有二中二陰正二陽正言乾之無中正者蓋云不得兼言中正二五同是中如四上是陽不得為正蓋卦中以陰居陽以陽居陰是位不當陰陽各居本位乃是正當到那正中中正又不可曉

伊川云卦爻有相應看來不相應者多且如乾卦如其說時除了二與五之外初何嘗應四三何嘗應初六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

卷二

坤卦更都不見相應此似不通

未有乾行而坤止此說是且如乾施物坤不應則不能生物既會生物便是動若不是他使後如何配乾只是使得來順

乾主義坤使主利占得這卦使主利這事不是坤道主利萬物乃是此卦占得時主有利

資乾以始便資坤以生不爭得霎時間坤之所生即乾

之所始者

乾從知處說坤從守處說

乾坤只是卦名乾只是箇健坤只是箇順純是陽所以健純是陰所以順至健者惟天至順者惟地所以後來取象乾便為天坤便為地

看來大人只是這大人無不同處伊川之病在那二五相見處卦畫如何會有相見之理只見人占得違又利於見大人萬物觀之觀便是見字且如學駁問辨

欽定四庫全書

易說

卷二

說箇君德前一處也說君德蓋說道雖非君位而有君德下面說許多大人者言所以為大人者如此今說二五相見却揆不着它這語脉且如先迷後得主利西南得朋東北喪朋只是說先時不好後來却好西南便合着東北便合不着豈是說卦爻只是說占

底同上

乾坤陰陽以位相對言固只一般然以分而言乾尊坤卑陽尊而陰卑不可並也以一家言之父母固皆尊

然母終不可以並乎父所謂尊無二上也

沈憫錄

乾卦連致知格物誠意正心都說了坤卦只是說箇持守柔順貞固而已坤卦是箇無頭物事事都不能為首只是循規蹈矩依而行之乾父坤母意亦可見乾卦如創業之君坤卦如守成之君乾如蕭何坤如曹參如云先迷後得先迷者无首也後獲迷於先而獲於後也乾則不言所利坤則利牝馬之貞每每不同所以康節云乾无十坤无一乾至九止奇數也坤

欽定四庫全書

易說

卷二

耦數也或云乾無十者有坤以承之坤無一者有乾以首之曰然

同上

問乾一畫坤兩畫如何先生曰觀乾一而實與坤二而虛之說可見乾只是一箇物事充實徧滿天之包內坤便有開闔乾氣上來時坤便開從而邊去如兩扇門相似正如扇之運風飈之蒸飯扇飈坤風與蒸乾之氣也

萬人傑錄

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

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
說者謂夏小正與歸藏然聖人讀此二書必是大有
發明處歸藏之書無傳然就使今人得二書讀之豈
能有聖人意思也同上

趙善舉說易云乾主剛坤主柔剛柔使自偏了某云若
如此則聖人作易須得用那偏底在頭上則甚既是
乾坤皆是偏底道理聖人必須別作一箇中卦始得
今二卦經傳又却都不說那偏底意思是如何剛天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二

德也如生長處便是剛消退處便是柔如萬物自一
陽生後生長將去便是剛長極而消退便是柔以天
地之氣言之則剛是陽柔是陰以君子小人之則
君子是剛小人是柔以理言之則有合當用剛時合
當用柔時

輔廣錄

物物有乾坤之象雖至微至隱纖毫之物亦無有無者
子細推之皆可見

沈周錄

乾坤用為陰陽乾後面一半是陽中之陰坤前而一半

是陰中之陽

黃顯子錄

乾道奮發而有為坤道靜重而有守

蕭佐錄

長孺問乾健坤順如何得有過不及答曰乾坤者一氣
運於無心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有心以為之主
故無過不及之失所以聖人能贊天地之化育天地
之功有待於聖人

問乾坤天地之性情性是性情是情何故兼言之曰乾
健也動靜皆健坤順也動靜皆順靜是性動是情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二

嘉嘗謂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知生而知死矣
盡親親長長貴貴尊尊之道則能事人而能事鬼矣
只如此看意味自長戒慎隱微又別是一事不必牽
合作一串也

答呂祖儉

盡愛親敬長貴貴尊尊之道則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
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死可得而推
矣

各原德明

問伊川曰仁是性也仁便是性否曰仁性也仁人心也

皆如所謂乾卦相似卦便有乾坤之類性與心便有仁義禮智却不是把性與心便作仁看

問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學者之分也有諸

己之信屬焉云答云此說大概得之但乾坤皆以

性情為言不當分無形有形只可論自然與用力之

異耳王通語

問如乾初九潛龍是象勿用是占辭坤六五黃裳是象

元吉是占辭甚分明至若坤初六履霜堅冰至六二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二

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六三含章可貞或從王事无成

有終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皆是象象而占意已

見於象中此又別是一例如何先生曰象占例不一

有占意只見於象中者亦自可見如乾初九坤六四

此至分明易見者如直方大惟直方故能大所謂敬

義立而德不孤六二有直方大之象占者有此德而

得此爻則不習而无不利矣言不待學習而无不利

也故謂直方大為象不習无不利為占辭亦可然直

方故能大故不習无不利象既如此占者亦不離此

意矣六三陰居陽位本是陰帶些陽故為含章之象

又貞以守則為陰象矣或從王事者以居下卦之上

不終含藏故有或時出從王事之象无成有終者不

居其成而能有終也在人臣用之則為不居其成而

能有終之象在占者用之則為始進无成而能有終

也此亦占意已見於象中者六四重陰不中故有括

囊之象无咎无譽亦是象中已見占意因問程易云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二

六四近君而不得於君為上下間隔之時與重陰不

中二說如何先生曰只是重陰不中故當謹密如此

黃有開問乾之九二是聖人之德坤之六二是賢人之

德如何先生曰只謂九二是見成底不待修為如庸

言之信庸行之謹善世不伐德博而化此即聖人之

德也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須是敬以直內義

以方外如此方能德不孤方即是大矣此是自直與

方以至於大修為之序如此是賢人之德也嘗謂乾

之一卦皆聖人之德非是自初九以至上九漸漸做來蓋聖人自有見成之德所居之位有不同爾德無淺深而位有高下故然昔者聖人作易以為占筮故設卦假乾以象聖人之德如勿用无咎利見大人有悔皆是占辭若人占遇初九則是潛龍之時此則當勿用如見龍在田之時則宜見大人所謂大人即聖人也

乾九二是聖人之學可欲之善屬焉可欲之善是自然之道理未曾犯手處故曰聖人之學坤六二是賢人之學有諸已之信屬焉使須執持保守依文案本做故曰賢人之學忠信進德脩辭立誠乾道也是流行發用朴實頭使做將去是健之義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坤道也使只簡靜循守是順之義大率乾是做坤是守乾如活龍相似氣焰猛烈故九五便言飛龍在天文言解得活潑潑地到坤便說得善了只說黃裳元吉文言亦只說黃中適理正位居體而已凡看易字

記陰陽兩字看乾坤牢記健順二字便永不失錯

大錄

問本義乾用九爻辭如何便是坤先迷後得東北喪朋之意曰此只是无首所以言利牝馬之貞无牝馬

大錄



大易說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大公易說卷三

宋 朱鑑 撰

上經



乾下乾
乾上乾

問以乾字為伏羲之文元亨利貞為文王之文固是不知履虎尾同人于野亨之類又如何曰此恐是少了字或是就上字立辭皆不可攷有羅田宰吳仁傑云恐都剝了字如乾坤之類皆剝了問曰若乾坤則猶

欽定四庫全書

大公易說

可言七象之類若無卦名不知其為何卦曰他說卦畫便是名了恐只是欠了字底是

楊道大錄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燾
通政使司副使臣吳瞻淇

覆校官中書臣施光翰

校對官學正臣當 循

滕錄監生臣 清 河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文公易說卷三

問乾者天之性情曰性情是天愛德地健地愛德地順問天專言則道也曰如云天命之謂性便是說道如云天之蒼蒼便是說形體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是說帝便似以物給付與人便有主宰之意又曰天道艸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此是說形體

林愛孫

問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健而无息之謂乾乾

何以合性情言之曰性情二者常相參在此情便是性之發非性何以有情健而無息非性何以能如此問以主宰謂之帝孰為主宰曰自有主宰蓋天是箇至剛至陽之物自然如此運轉不息所以如此必有為之主宰者這樣處要人自見得非言語所能到也因舉莊子孰主孰張是孰維綱是一段而曰它也見得這道理

先問錄

昔蔣問程傳乾者天之性情先生云乾健也健體為性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健之用是情

人傑問利貞者性情也先生云是對元亨言之性情猶情性是說本體

為人傑錄

問黃先之易說因曰伊川好意思固不盡在解經上然就解經上亦自有極好意思如說乾字使云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

黃質錄

蔣擴問以性情言之謂之乾先生云是他天一箇性情如此火之性情則是箇熱水之性情則是箇寒天之性情則是一箇健健故不息惟健乃能不息其理是自然如此使天有一時息則地須落下去人都墜死緣他轉運周流無一時息故苟得這地在中間今只於地信得他是斷然不息

蒙齋錄

刪遺書之未精探易傳之未至在當日楊尹諸先達猶

未敢輕言之今日安敢議此邪只如所示屯卦之說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深所未晚若欲以此湊補易傳七分之心恐合不著

也且如元亨利貞四字文王本意在乾坤者只與諸

卦一般是大亨而利於正耳至孔子作彖傳文言始

以乾坤為四德而諸卦自如其僖二聖人之意非有

不同蓋各是發明一理耳今學者且當虛心玩味各

隨本文之意而體會之其不同處自不相妨不可遽

以己意橫作主張

各題序錄

乾元亨利貞與屯等他卦元亨利貞本一般元亨是大

亨利貞言利於貞耳人只見夫子於乾坤文言解作

四德他卦只云大亨以正使須要於乾坤四德說教

大於他卦畢竟未皆占辭也

與名大錄

易中只言利貞未嘗言不利貞亦未嘗言利不貞

同上

問乾元亨利貞注云見陽之性健而其成形之大者為

天故三奇之卦名之曰乾而擬之於天也

未見取象之意其成形之大者為天及擬之於天二

句恐當於大象言之下文天之象皆不易一句亦然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

四

坤卦放此曰纔設此卦時便有此象了故於此豫言

之又後面卦辭中亦有象象說者故不得不豫言也

楊通夫錄

正字不能盡貞之義須用重正固說其義方全正字也

有固字意思但不分明終是欠闕正如孟子所謂知

斯二者弗去是也知斯是正意弗去是固意

易言貞字程子謂正字盡他未得有貞固之意或問又

有所謂不可貞者如何曰也是這意思只是不可以

為正而固守之

並同上

所論易大概得之但時事人位等字說得太早今只可

且作卦爻看看得通透了到推說處方說得平居無

事處時應事之法是第二節事也如乾之初九只是

陽氣潛藏之象未可發用之占且若便着箇不易乎

世不成乎名隱而未見行而未成底人坐在裏而便

死殺了非所謂潔靜精微者若會得卦爻本意却不

妨當此時居此位作此人也頃年嘗因人問易應之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

五

曰公曾看靈樞課否易之模樣便只是如此也後有

人問豈以其不足告而云爾邪此錯認了話頭也試

思之

各林學堂

問伊川易傳如乾卦引外事以證之當初若遂卦引得

這般事來證大故好看曰便是當時不曾計會得爻

之曰經解說潔靜精微易之教也不知是誰做伊川

却不以為然据某有此語自說得好蓋易之書誠然

是潔靜精微它那句語都是隱隱空說在這裏都不犯

手而今如伊川說得都犯手勢引舜來做乾卦乾又那裏有箇舜來當初聖人作易又何嘗說乾是舜他只是懸空說在這裏都被人說得來事多失了他那潔靜精微之意易只是說箇象是如此何嘗有實事如春秋便向句是實事如言公即位便真箇有箇公即位如言子弑父臣弑君便真箇是有此事易何嘗如此不過只是因畫以明象因象以推數因這象數便推箇吉凶以示人而已都無後來許多勞攘說話

欽定四庫全書

沈闕錄

問程易以乾之初九為舜側微時九二為舜佃漁時九三為堯德升聞時九四為歷試時何以見得如此先生曰此是推說文象之意非本指也讀易若遵得本指後便儘說去儘有道理可言敢問本指曰易本因卜筮而有象因象而有占占辭中便有道理如筮得乾之初九初陽在下未可施用其象為潛龍其占曰勿用凡遇乾而得此文者當觀此象而玩其占隱晦

而勿用可也它皆放此此易之本指也蓋潛龍則勿用此便是道理故聖人為彖辭象辭文言即即推去無限道理此程易所以推說得無窮然非易本義也先通得易本指後道理儘無窮推說不妨若便以所推說者去解易則失易之本指矣

多精力如何強得

是問錄

或問乾卦是聖人之事坤卦是學者之事如何先生云

欽定四庫全書

也末見得初九九二是聖人之德至九三九四却說

學者進德修業事如何都把做聖人之事

或言乾之六爻其位雖不同而其為德則一也曰熹未

要人看易這箇都難說如乾卦他爻皆可作自家身

上說惟九二九五要作自家說不得兩箇利見大人

向來人都說不通九二有甚麼形影如何教見大人

熹看來易本卜筮之書占得九二便可見大人大人

不必說人君

葉賀孫錄

體無剛柔位有貴賤因他這貴賤之位隨緊慢說有那

難處有那易處九三處一卦之盡所以說得如此九

二位正中使不恁地

是淵錄

易如一箇鏡相似看甚物來都照得如潛龍只有箇潛

龍象自天子至於庶人看甚人都使得孔子說作龍

德而隱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便是就事上指殺說自

然會看底孔子說也活不會看底雖文王周公說底

也死了又曰須知得它是假託說是包含說假託是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不惹着事物包含是說箇影象在裏無所不包

取象各不同有就自己身上取底自己當不得這卦象

却就那人身上取如潛龍勿用是就占者身上言到

那見龍自家便當不得須把做在上之大人九五飛

龍便是人君大人却是在下之大人

是淵錄

六爻不必限定是說人君且云潛龍勿用若是庶人得

之自當不用人君得之也當退避見龍在田若是衆

人得亦可用事利見大人如今人所謂宜見貴人之

類易不是限定這物伊川亦自說一爻當一事則三

百八十四爻只當得三百八十四事說得自好不知

如何到它解却恁地說

同上

其它爻象占者當之惟九二見龍人當不得所以只當

把爻做主占者做客大人即是見龍又如九三不說

龍亦不可曉若說龍時這亦是龍之在那亢旱處它

所以說君子乾乾夕惕只此意

同上

利見大人與程傳說不同不是卦爻自相利見乃是占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者利去見大人也須看自家占底是何人方說得那

所利見之大人

同上

九二不當說正要說也說得行不若除了

同上

問程易於九二利見大人爻云利見大德之君矣又云

君亦利見大德之臣以成其功天下亦利見大德之

人以被其澤於九五利見大人爻云利見在下大德

之人矣又言天下固利見大德之君兩爻互言如此

不審的何所指先生曰此當以所占之人之德觀之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說

若己是有九二之德占得此九二爻則為利見九五
大德之君若常人無九二之德者占得之則為只利
見此九二之大人耳己為九五之君而有九五之德
占得此九五爻則為利見九二大德之人若九二之
人占得之則為利見此九五大德之人各隨所占之
人以爻與占者相為主賓也太祖一日問於王昭素
曰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常人何可占得此卦昭
素曰何害若臣等占得則陛下是飛龍在天臣等利
見大人是利見陛下也此說得最好銖曰如此看來
易多是假借虛設故用不窮人人皆用得也先生曰
此所謂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積實待虛存體應用所
以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萬事無不可該無不周適
此易之用所以不窮也

並錄

問九三不言象何也先生曰九三陽剛不中居下之上
有強力勞苦之象不可言龍故特指言乾乾惕若而
已言有乾乾惕厲之象也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說

竇問君子終日乾乾是法天否曰才說法天使添着一
件事君子只是終日乾乾天之行健不息往往亦只
如此如言存箇天理不須問如何存他只是去了人
欲天理自然存如顏子問仁夫子告以非禮勿視聽
言動除却此四者更有何物須是仁

唐德明錄

祖道因論易傳舉乾九三君子終日乾乾是君子進德
不懈不敢須臾寧否曰程子云在下之人君德已著
此語亦是拘了記得皆嘗有人問程子胡安定以九
四一爻為太子者程子笑之曰如此三百八十四爻
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了此說極是及到程子解
易却又拘了要知此是通上下而言在君有君之用
臣有臣之用父有父之用子有子之用以至事物莫
不皆然若如程子之說則千百年間只有箇舜禹用
得也大抵九三此爻才剛而位危故須着乾乾夕惕
若厲方可无咎若九二則以剛居中位易處了故凡
剛而處危健之地皆當乾乾夕惕若厲則无咎也

程

問乾九三伊川云雖言聖人事苟不設戒何以為教竊意因時而惕雖聖人亦常有此心曰易之為書廣大悉備人皆可得而用初無聖凡之別伊川有一段云君有君之用臣有臣之用云云說得極好及到遂卦解釋又却分作聖人之卦賢人之卦又有分甚守令之卦者且古時何嘗有守令皆不可曉以烹觀之無問聖人與凡庶但當着此爻使用兢兢惕惕

欽定四庫全書

易三

卷三

乾之九三以過剛不中而處危地當終日乾乾夕惕若則雖危无咎矣聖人正意只是如此若旁通之則所謂對越在天等說皆可通大抵易之卦爻上自天子下至庶人皆有用處若謂乾之九三君德已著為危疑之地則只做得舜禹事使萬人傑錄

問侯氏曰君子終日乾乾至无咎者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也君子終日對越上帝尚何戒謹恐懼之有以聖人之誠則無待乎此也恐未安乾乾夕惕為戒謹恐

懼其說雖可旁通然乾乾夕惕乾九三之事也九三居下之上君德已著聖人之心自是如此中庸言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乃學者之事比而同之則少差矣且其說既已如此又曰君子對越上帝尚何戒謹恐懼以聖人之誠則無待乎此其說自相背馳殆不可曉荅云侯氏說固多踈闊然以乾乾夕惕為聖人之事戒謹恐懼為學者之事亦恐未然大抵戒懼惕厲之心則一而成德初學所至自不同耳萬人傑錄

欽定四庫全書

易三

卷三

通書曰乾乾不息者德愈室欲遵善改過不息是也

錄

先生曰君子終日乾乾矣至夕猶檢點而惕然恐懼蓋

凡所以如此者皆所以進德修業耳董休錄

厲无咎是一句他後面有此例如頗復厲无咎是也

先生說易吉无咎云吉是遂其意无咎是上不至於吉

下不至於凶平平恰好了又合道理處呂輝錄

厲多是這陽爻說

爻辨錄

或曰胡安定將乾九四為儲君不知可以如此說否先生曰人之看易不可恁地易只是古人卜筮之書如五雖主君位而言然亦有不可專主君位言者天下事有那一箇道理自然是有若只將乾九四為儲位說則古人之未立太子者不成是虛却此一爻如一爻只主一事則易之三百八十四爻乃止三百八十四件事邪

金去偽錄

或雖在淵淵是通處淵雖下於田田却是箇平地淵則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易說

通上下一躍即飛上天

吳必大錄

淵與天不爭多淵是那空虛無實底之物雖是那不着

地了兩脚跳上去底意思

是淵錄

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文言分明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

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他

分明是以聖人為龍以作言飛以萬物覩解利見大

人只是言天下利見夫大德之君也今人却別做一

說恐非聖人本意

陽道大錄

占者當不得見龍飛龍則占者為客利去見那大人大人即九二九五之德見龍飛龍是也若潛龍君子則占者自當之矣

是淵錄

問龜山說乾卦九五飛龍在天取飛字為義以天位言

之不可階而升以聖學言之非力行而至曰此亦未

盡乾卦自是聖人之天德只時與位有隱顯漸次耳

廣西明錄

先生說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是占得飛龍卦便利見大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易說

德之人

呂輝錄

子耕問乾上九只言亢坤上六却言戰何也曰乾無對

待只有乾而已故不言坤坤則不可無乾陰體不足

常虧欠若無乾便沒上截大抵陰陽二物本別無陰

只陽盡處便是陰

吳必大錄

見羣龍无首王弼伊川皆解不成他是不見得那用九

用六之說

是淵錄

羣龍无首便是利牝馬者為不利壯而却利牝如西南

得朋東止喪朋皆是無頭底

同上

貞悔即占用二之謂貞是在裏而做主宰底悔是做出

了末後關珊底貞是頭邊

同上

用九不用七且如得純乾卦皆七數這却不是變底它

未當得九未在這裏面所以只占上面象辭用九

蓋是說變

同上

問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答云如是見得天之健處

答鄉問通思錄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象說

卷三

乾之為卦上下純乾天之動也人欲不與焉潛只得潛

見合常見三則過矣君子尤當致謹四則德盛仁熟

磨不磷涅不緇不可以常情測進退去就時不可失

皆可以進吾德修吾業也先儒多以舜自居深山之

中及其為天子之事明之其弊恐必至於王氏謂九

三之知九五之位可至而至之得非以利而言乎

乾卦皆聖人之德六爻乃其所處之位也如以舜明之

深得其象舜亦知非堯之位可至而往至之也熟讀

程傳可見不須別立說若專以進德為言則九五上

九兩爻又如何解

答許升

坤上坤下

問十月是坤卦陽已盡乎答曰陰陽皆不盡至此則微

微一線過因而復發耳

余大雅錄

問或問中坤卦純陰不為無陽之說如何曰雖是十月

為坤十一月為復然自小雪後其下面一畫便有三十

十分之一分陽生至冬至方足得一爻成耳故十月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象說

卷三

謂之陽月蓋嫌於无陽也自始至坤亦然曰然則陽

畢竟有盡時矣曰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其間不容

息也

輔廣錄

問剝變為坤坤純陰也復未生而謂之陽無可盡之理

何邪曰方剝變坤之時乃立冬交小雪雖是純陰然

陽已微生於下矣自此生長積一月之日滿三十

分遂成一畫是為復此至日也陰亦然此陰陽之所

為無間斷也

劉砥錄

坤只說持守一邊事如乾九三言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便連致知持守都統了坤從首至尾背去了一箇頭如後得主而有常或從王事无成皆是無頭或問曰此是聖賢之分不同處否曰是問剝一陽盡而為坤如何程子云陽未嘗盡也先生云剝之一陽未盡不曾生纔盡於上這些子便生於下

了 典有開錄

問坤為十月陽氣剝於上必生於下則此十月陽氣已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六

生但微而未成體是十一月陽之體方真否先生曰然又云凡物變有漸不惟月變而時亦有變但人不覺耳十一月不能頓成一陽之體須是十月生起一卦六畫一畫分作三十分九月已剝了從十月初一便從下畫生起一日生二分三十日遂成一畫

坤卦利牝馬之貞不可將利字自作一句後云主利却

當如此絕句

此七人錄

利牝馬之貞本無四德底意象中方有之象中說四德

自不分曉前數說元亨處却說得分明後面幾句無理會牝馬地類行地无疆便是那柔順利貞君子攸行本連下面緣它趁押韻後故說在此這般底難十分理會先迷後得東北西南大概是陰為陽一半就前後言沒了前一截就四方言沒了東北一截陽却是全體安貞之吉它這分段只到這裏若更妄作以求全時便凶了在人也當如此伊川說東北喪朋處但不知這處添得許多否此是用王輔嗣說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九

牝馬之貞伊川只為泥那四德所以如此說不通

問牝馬取其柔順健行之象坤順而言健何也先生曰守得這柔順亦堅確故有健象柔順而不堅確則不足以配乾矣又問柔順利貞君子攸行如何先生曰柔順利貞坤之德也君子而能柔順堅正則其所行雖先迷而後得雖東北喪朋反之西南則得朋而有慶蓋陽大陰小陽得兼陰陰不得兼陽坤德常只得乾之半故常減於乾之半也

如第九所不利坤只利牝馬之貞皆是口董錄

卦

利北馬之貞言利於柔順之正而不利於剛健之正利是箇虛字西南得朋固是好了東北喪朋亦自不妨為有慶坤比乾都是折一半用底

問西南得朋東北喪朋答云占得坤卦則從西南方則

得其朋從東北方則失其朋西南陰方東北陽方坤

卦比乾卦減半

呂坤錄

陰體柔躁只為他柔所以躁剛便不躁躁是那欲動而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說

不得動之意剛則使動矣柔躁不能自守所以說安

貞吉

是問錄

問履霜堅冰至先生曰陰陽者造化之本所不能無但

有淑慝之分蓋陽淑而陰慝陽好而陰不好也猶有

晝必有夜有暑必有寒有春夏必有秋冬人有少必

有老其消長有常人亦不能損益也但聖人參天地

贊化育於此必有道故觀履霜堅冰至之象必有謹

微之意所以扶陽而抑陰也

黃休錄

陰陽皆自微至著不是陰便積着陽便合下具足此處

亦不說這箇意履霜堅冰只是說那微時便須着慎

來所以說蓋言慎也由辨之不早辨李先祖云不早

辨它直到得郎當了却方辨到地激成事來此說最

好

是問錄

陰陽有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如乾元資始坤元

資生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造化周流須是並用如

履霜堅冰至則一陰之生便如一賊這道理在人如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說

何看直看是一般道理橫看是一般道理所以謂之

易

楊適夫錄

直方大是它陰爻居陰位無如此之純粹爻辭云直方

大者言占者直方大則不冒无不利却不是說坤德

直方大也且如元亨利貞象裏面說底且隨他說做

一箇事後而說底四事又儘隨它說去如某之說爻

無許多勞攘

是問錄

問坤六二爻傳曰由直方而大竊意六是坤之本體安

得由直方而後大邪先生曰直方大是坤有此三德
若就人事上說則是敬義立而德不孤豈非由直方
而後大邪

書時樂錄

問坤之六二之動直方先生云方是一定不變之意坤
受天之氣而生物故其直止是一定

呂輝錄

爻淵問坤六二直方大先生云易不是聖人須要說出
六爻如此只是為占得此卦合當如此不如此不足
以合此卦

震益卿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三

看書不可將自己見硬參入去須是除了自己所見看
他冊子上古人意思如何程先生解直方大乃引孟
子雖是程先生言畢竟迫切

甘卿錄

劉礪問坤卦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曰坤是純陰卦諸爻
皆不中正五雖中亦以陰居陽惟六二居中得正為
坤之最盛者故以象言之則有是三德之德而不習
无不利占者得之有是德則吉易自有一箇本意直
從中間過都不着兩邊須要認得這些小分曉方始

橫三豎四說得今人不曾識得他本意便要橫三豎

四說都無歸着文蔚曰易本意只是為占筮便如此
易當來只是為占筮而作文言象象却是說做義理

上去觀乾坤二卦便可見孔子曰聖人設卦觀象繫
辭焉而明吉凶若不是占筮如何說明吉凶且如需

九三需于泥致寇至以其逼近坎險有致寇之象曰
需于泥災在外也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孔子雖說

推明義理這般所在又變例推明占筮之意需于泥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三

災在外占得此象雖若不吉然能敬慎則不敗又能
堅忍以需待處之得其道所以不凶或失其剛健之
德又無堅忍之志則不能不敗矣文蔚曰常愛先生
易本義云伏羲不過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只是一
陰一陽便分吉凶了只管就上加去成八卦以至六
十四卦無非是驗這兩端消息先生曰易不離陰陽
千變萬化只是這兩箇莊子云易以道陰陽他亦自
看得好

陳大猷錄

晁澗問直方大曰伊川說聖人發明坤爻之義這箇不
是德地聖人作易只是說這箇道理合德地人依得
這箇時使不習无不利是就來占底人身上說

問坤之道直方大六二純正能得此以為德否先生云
不可說坤有是道而後六二得之以為德坤是何物
六二是何物畢竟則是一箇坤這一爻中正便見得
直方大如此

劉礪問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學者須用習然後
欽定四庫全書

大公易說

五

主於不習先生曰不是如此某之說易所以與程先
生不同便是如此聖人作易只是說卦爻中有此象
而已如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自是他這一爻
中有此象人若占得便應此事有此用也未說到學
者習與不習在

王德修說浩然之氣大剛直是氣之體段實養處是必
有事焉以下答曰孟子浩然之氣要處只在集義是
浩然之氣生處大剛與直伊川須要說是三箇何也

大雅云欲配直方大三德答曰坤直方自是要欲以
直內義以方外大自是敬義立而德不孤孔子說或
三或五豈有定例

余大雅錄

程子曰乾聖人之分也可欲之善屬焉坤賁人之分也
有諸已之信屬焉一箇是自然一箇是做工夫積習
而至又曰善信美大聖神是六等人可欲之謂善是
說資稟好可欲是別人以為可欲有諸已之謂信是
說學又曰直方大直方然後大積習而至然後能不

欽定四庫全書

大公易說

五

習无不利

李開祖錄

伊川說應多不通且如六三便夾些陽了陰則渾是不
發底如六三之爻有陽所以言含章若無陽何由有
章含章為是有陽半動半靜之爻若六四則渾是柔
了所以括囊

晁澗錄

坤六四爻不止言大臣事在位者便當去未仕者便當
隱必大因問比干事曰此又別是一義雖凶无咎

大錄

七

問六四括囊注云六四重陰不中故其象占如此重陰

不中何以見其有括囊之象曰陰而又陰其結塞不

開則為括囊矣又問占者必當括囊則无咎何也曰

當天地閉賢人隱之時若非括囊則有咎矣

楊道大錄

問坤二五皆中爻二是就盡得地道上說五是就著見

於文章事業上說否先生云不可說盡地道地便是

坤道也二在下方是就工夫處說文言云不疑其所

行是也五得尊位則是就地成就說所以云美在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美之至也

問坤六五黃裳元吉伊川解作聖人示戒並舉女媧氏

武后之事今考本文無此象這又是象外立教之意

否先生云不曉這意看來伊川要立議論教人向別

處說不可硬配在易上說此爻何曾有這義都是硬

入這意所以說得緊了因舉云邵溥謂伊川因宣仁

垂簾事有怨母后之意故爻義特有為他發後生也

是因此遂妄測度前輩也

黃裳元吉不過是在上之人能以柔順之道黃中色裳

是下體之服能似這箇別無不吉

是剛錄

六五黃裳元吉這是那居中處下之道乾之九五自是

剛健底道理坤之六五自是柔順底道理各隨他陰

陽自有一箇道理其為九六不同所以在那五處亦

不同這箇五之柔順從那六裏來

同上

時舉問坤上六陰極盛而與陽戰爻中乃不言凶且乾

之上九猶言有悔此却不言何邪曰戰而至於俱傷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其血玄黃不言而凶可知矣

潘時舉錄

黃裳問龍戰于野曰乾無對只是一箇物事至陰則有

對待大抵陰常盼於陽

為人傑錄

用六永貞以大終也陽為大陰為小大過小過之類皆

是以陰陽而言坤六爻皆陰其始本小到此陰皆變

為陽矣所謂以大終也言始小而終大

䷁

震下也

也利建侯此占恐與乾卦利見大人同例亦是占者與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爻相為賓主也曰然但此亦大概如此到得占時又看如何若是自卜為君者得之則所謂利建侯者乃在己也若是大臣占立君者得之則所謂侯者乃君也此又看其所遇如何緣易本不是箇綳定底文字所以曰不可為典要問占者固如此恐作易者須有定論曰也只是看一時聞見得箇意思如何耳

大陽道

問初九利建侯注云占者如是則利建以為侯此爻之占與卦辭異未知其指盤桓難進者處陰之下欲進

不能即將所居得正不肯輕進邪曰卦辭通論一卦

所謂侯者乃屬他人即爻之初九也爻辭專言一爻

所謂侯者乃其自己故不同也

同上

問屯初九以陽在下而居動體上應六四陰柔險陷之爻固為磐桓之象然六二屯如遭如乘馬班如亦似有磐桓意先生曰磐桓只是欲進而難進貌若六二則有險難矣蓋乘初九之剛下為陽逼故為所難而遭回不進又問匪寇婚媾程傳謂設匪逼於寇難則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往求於婚媾此說如何先生曰某借二十許歲時讀至此便疑此語有病只是別無它說可據只得且隨心說然每不滿後來方見得不然蓋此四字文義不應必如此費力解也六二乘初九之剛下為陽所逼然非為寇也乃來求己為婚媾耳此婚媾與已皆正指六四也又問六四求婚媾此婚媾疑指初九之陽婚媾是陰何陽亦可言先生曰婚媾通指陰陽但程傳謂六二往求初九之婚媾恐未然也又問十年乃

字十年只是指數窮理極而言邪先生曰易中此等

取象不可曉如說十年三年七日八月等處皆必有

所指但今不可穿鑿姑闕之可也

黃休復

問六三即鹿无虞先生曰虞只是虞人六三陰柔在下而居陽位陰不安於陰則貪求陽欲乘陰即妄行故不中不正又上無正應妄行取困所以為即鹿无虞陷入林中之象沙隨盛稱唐人郭京易好近寄得來說鹿當作麓象辭當作即麓无虞何以從禽也問郭

據何書先生曰渠云曾得王輔嗣親手與韓康伯注
底易本鹿作麓以從禽上有何字然難考據恐是亂
說同上

如伊川易辭也失契助說屯其膏云又非恬然不為若
唐之僖昭也這兩人全不同一人是要做事一人是
不要做與小黃門唱果食度日呼田令孜為阿父不
知東漢時若一向盡引得忠賢布列在內不知如何
只那都無主可立天下大勢如人衰老之極百病交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說

作略有些變動便成大病

葉賀孫錄

問屯需二卦皆陰陽未和洽成雨之象而大象不同何
也先生曰需是緩意在他無所用力只得飲食宴樂
屯是物之始生象草初出地之狀其初破地面而出
不無齟齬故當為經綸其義所以不同也

屯是陰陽未通之時蹇是流行至中有蹇滯困則窮矣

葉賀孫錄



坎下蒙
艮上

蒙學者之事始之事也艮成德之事終之事也

又問無友不如己者先生云這是我去求勝己者為友
若不如我者他又來求我這便是童蒙求我匪我求
童蒙也前輩說這一句多是被不如己者不與為友
底意思礙却便說差了其實本不相背

潘時舉錄

卦辭有平易底有難曉底利用刑人用說桎梏粗說時
如今人打棒也須與他脫了那枷方可一向枷他不
得若一枷他便是以往吝這只是說治蒙者當寬慢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說

蓋法當如此

卦中說剛中處最好看剛故能包蒙不剛則方且為物
所蒙安能包蒙剛而不中亦不能包蒙如上九過剛
而不中所以為擊蒙六三說勿用取女者大率陰文
又不中不正合是那一概無主宰底女人金夫不
解做剛夫此一卦紫要是九二一文為主所以治蒙
者只在兩箇陽文而上九過剛故只在此九二為主
而二與五應亦助得那五之治蒙大抵蒙卦除了初

統說治蒙底道理其餘三四五皆是蒙者所以唯

九二一文為治蒙之主

問不有躬无攸利不立已後雖問好事猶為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挽已已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曰下面是伊川解易上句後二句又是覆解此意在乎以立已為先應事為後而今人平日講究所以治國平天下之理而自家身已全未曾理會得若能理會

自家身已雖與外事若茫然不相接然明德在這裏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了新民只現成推將去

葉賀孫錄

問學蒙不利為寇如本義只是就自身克治上說是如何先生云事之大小都然治身也恁地若治人做得太甚亦反成為寇占得此文凡事不可過當如伊川作用兵之說亦是但只做得一事用不如且就淺處說去却事上有用若使說深了則一事用得別事用不得○不利為寇寇只是要去害它故戒之如此

是淵錄

三三 乾下需

福州以禮學齊名者三人王伯照任希純劉昭信熹識任劉二公任搭乾不曉事問東蒼西不可曉劉說極子細有來歷可聽熹嘗問以易說其解亦有好處如云見險而止為需見險而不止為訟需松下卦訟能通其變為隨不能通其變為蠱之類想有成書近來解易者多引之

沈綱錄

又曰這道理無他只怕人等待事到面前便理會便去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做無有不得者只怕等待所以說需者事之下也又

曰需者事之賊也若是等待終誤事去又曰事事要理會便是人說一句話也要思量他怎生如此說作

一篇沒緊要文字也須思量他怎生如此做

同上

斷而不疑鬼神避之需者事之賊也

李方子錄

福州韓闕云能安其分則為需不能安其分則為訟能

通其變則為隨不能通其變則為蠱此是說卦對熊只是此數卦對得好其他底又不然

是淵錄

後世策士之言只說出奇應變聖人不倦地合當需時

便需同上

王弼說初上無位如言乾之上九貴而无位需之不常

位然乾之上九不是如此需之不常却有可疑二四

上是陰位不得言不當同上

需主事乎主心需其事而心能信實則光亨以位乎天

位而中正故所為如此利涉大川而能需則往必有

功利涉大川亦承上文有亨光亨貞吉同上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易說

卷三

問需卦大指先生曰需者寧耐之意以剛遇險時即如

此只當寧耐以待之且如涉川者多以不能寧耐致

覆溺之禍故需卦首言利涉大川銖問乾陽上進之

物前遇坎險乾下不可遽進以陷於險故為需先生

曰遇此時即當隨遠隨近寧耐以待之直至需于泥

已甚即當美然能敬慎亦不至敗至於九五需得好

只是又難得這般時即當此時只要安以待之耳至

上六居險之極又有三陽並進六不當位又處陰柔

亦只得敬以待之則吉又問不當位如何先生曰凡

初上二爻皆無位二士三卿大夫上六之不當位如

父老不任家事而退閑僧家之有西堂之類黃錄錄

利涉大川利涉是乾也大川是坎也往有功是乾有功

也或記云以乾去涉

需卦六四出自穴上六入于穴程傳謂穴物之所安也

本義謂穴者陰陽陷之所二說不同某竊以為謂之

為陰陽陷之所正得坎體之象未知是否先生曰穴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易說

卷三

是陷處喚做所安處不得分明有箇坎陷也一句柔

得正了需而不進故能出於坎陷四又是坎體之下

有出底道理到那上六則索性陷了是淵錄

問需于酒食貞吉曰需只是待當此之時別無作為只

有箇待底道理又須是正方吉

䷄

乾下訟

銖問訟卦大指因言大凡卦辭取義不一如訟有孚窒

惕中吉蓋取九二中實坎為加憂之象中實為有孚

坎陷為室坎

為加憂為惕九二居下卦之中故終凶蓋取二九終
 曰有信而見室能體而得中也

極於訟之象利見大人蓋取九五剛健中正居尊之
 象不利涉大川又取以剛乘險以實履陷之象此取
 義不一也然亦有不如此取者此特其一例也先
 生曰卦辭如此辭極齊整蓋所取諸文義皆與文中
 本辭協亦有雖取文義而與文本辭不同者此為不
 齊整處也又問卦變之義先生曰此訟卦變自遯而
 來為剛來居二此是卦變中二爻變者蓋四陽二陰
 自遯來者十四卦訟即初變之卦剛來居二柔進居
 三故曰剛來而得中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象說

卷三

又問細讀本義所釋卦辭若看得分明則象辭之義亦
 自明只須略提破此是卦義此是卦象卦體卦變不
 必更下注脚矣先生曰熹當初作此文時正欲如
 此蓋象辭本是釋經之卦辭若看卦辭分明則象辭
 亦可見但後來要重整頓過未及不知而今所解能
 如此本意否又問觀訟一卦之體只是訟不可成初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象說

卷三

只不永所事九二不克訟六三守舊居正非能訟者
 九四不克訟而能復就正理渝變心志安處於正九
 五聽訟元吉上九雖有繫帶之錫而不免終朝之褫
 首尾皆是不可訟之意故彖曰終凶訟不可成此句
 豈即本義所指卦體邪先生曰然因問易最難點如
 訟九四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六三食
 舊德貞貞厲終吉先生曰厲自是一句終吉又
 是一句易辭只是元排此幾句在此伊川作變其不
 安者為安貞作一句讀恐不甚自然又曰如訟上剛
 下險是屬上句險而健訟是屬下句

黃錄

身亦若此

沈綱

不利涉大川是上面三畫陽載不起壓了這般重
 問訟卦不永所事小有言終吉象曰先生曰此文
 是陰柔之人也不會十分與人訟那人也無十分傷
 犯底事但只略去訟之才辨得明使止所以曰終吉

也 呂輝錄

九二正應在五五亦陽故為室塞之象

見則錄

三百戶必須有此象今不可考王輔嗣說得意忘象是要忘了這象伊川又說假象是只要假借此象今有得不解得他地全無那象只是不可知只得且從理上說乾為馬却說龍坤為牛却說馬離為龜却說牛做得箇例來括它方得見說已做了例又却不曾得

見 同上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三

或問訟六三或從王事无成本義謂必无成功似與象辭從上吉也之意不協又與坤六三文言亦不協竊意本義是直作占辭解如此未知是否答云易中經傳不同如此處多且兼存之然經意是本傳辭是第二節話也 同上

復即命渝言復就命而變其不順之命

同上

訟元吉便似乾之利見大人有占无象者爻便是象訟

元吉九五便是 同上

䷆ 坎下師

問脉衣易是偽書其論師卦地中有水師容民畜衆之象此一義也若水行地中隨勢曲折如師行而隨地之利亦一義也答曰易有精有蘊如師貞丈人吉此聖人之精畫前之易不可易之妙理至於容民畜衆等處因卦以發皆其蘊也既謂之蘊則包含衆義有甚窮盡儘推去儘有也 余大雅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九

吉无咎謂如一件事自家做出來好方得无罪咎若做得不好雖是好事也則有咎无咎吉謂如一件事元是合做底自家做出來入好如所謂戰則克祭則受福戰而臨事懼好謀成祭而恭敬齋肅便是无咎克與受福便是吉如何師之道既已正了又用丈人率之如此則是都做得是便是吉了更有甚咎 見則錄

在師中吉言以剛中之德在師中所以吉 同上

問易文取義如師之五長子帥師乃是本文有此象又却說弟子與尸何也曰此假設之辭也言若弟子與

尸則山矣問此例恐與家人喘喘而繼以婦子嘻
同日熊

前輩也曾說易之取象似詩之比興如此却是虛說恐
不然如田有禽須是此文有此象但今不可考數則
只是大衍之數五十與天數五地數五兩段大衍之
數是說著天地之數是說造化生生不窮之理除此
外都是後來人推說出來底

問師或與尸伊川說訓為衆主如何先生曰從來有與
欽定四庫全書

戶血力之說何必又牽引說自小時未曾識訓詁
只讀白本時使疑如此說後來從鄉先生學皆作衆
主說不以為然今看來只是兵敗與尸而歸之義

錄

先生說師卦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舊時說只作論功行
賞之時不可及小人今思量看理去不得他既一例
有功如何不及他得看來開國承家一句是公共得
底未分別君子小人在小人勿用則是勿更用他與

之謀議計畫爾漢光武能用此義自定天下之後一
例論功行封其所以用之在左右者則鄧禹耿弇賈
復數人他不與焉因問云古人論功行封真箇只裂
土與之守非如後世虛帶爵邑也若使小人參其間
則誠有弊病先生云勢不容不封他得但聖人別有
以處之未見得如何如舜封象則使吏治其國則若
是小人亦自有以處之也先生云此義方思量得如
此未曾改入本義且記得

欽定四庫全書

開國承家為是坤有土之象然屯之利建侯却都無坤

止有震此又不可曉

䷁ 坤上比

李兄問比卦大抵占得之多是人君為人所比之象先

生云也不必拘若三家村中推一箇人作頭首也是

為人所比也須自審自家才德可為之否所以原筮

元永貞也

林學蒙錄

問忠信為周阿黨為此如何先生曰忠信為周只緣左

傳說周爰咨詢指作忠信後人遂將來妄解最無道理且如易比卦言比吉也比輔也原筮元永貞无咎則比都是好大抵比於君子則為善比於小人則為惡須看聖人說處末意如何據此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只是公私

徐寓錄

又云周比二字於易中所言又以比字為美如九五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之義皆美也

黃有開說

筮字說做占決亦不妨然亦不必說定不是龜筮之筮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後夫只是說後來者古人亦曾說先夫當之矣有喚作夫婦之夫底

吳淵錄

問不寧方來後夫凶曰別人自相比了已既後於眾人却強要去比他豈不為人所惡是取凶也後夫猶言後人春秋傳有云先夫當之矣亦是占中一義

吳大錄

後夫凶言九五既為衆陰所歸若後面更添一箇陽來則必凶古人如袁紹劉瓛劉繇劉備之事可見兩雄不並棲之義

吳淵錄

終來有他說將來似顯比便有那周遍底意思

問比之匪人先生應曰初應四四外比於賢為比得其人二應五五為顯比之君亦為比得其人惟九三應上上為比之无首為比之匪人也

黃時舉錄

易比之九五云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邑人不誠聖人之於人來者不拒去者不追如何一一要意周旋纔恁地便滯於一偏況天理自不如此

葉賀孫錄

伊川解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所謂來者捨之去者不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追與失前禽而殺不去者所譬頗不相類如何先生曰田獵之禮置罝以為門刈草以為長圍田獵者自門驅而入禽獸向我而出者皆免惟驅而入者皆獲故以前禽比去者不追獲者比來則取之大意如此無緣得一一相似伊川解此句不足疑但邑人不誠吉一句似可疑恐易之文義不如此

張洽錄

邑人不誠如有聞无聲言其自不消相告戒又如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相似

吳淵錄

䷀ 乾下 小畜

小畜言以巽之柔順而畜三陽畜他不住大畜則以艮畜乾畜得有力所以喚作大畜小畜亨是說陽緣陰畜他不住故陽得自身橫渠言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凡言亨皆是說陽到得說陰處便分曉說道小人吉亨字便是下面剛中而志行乃亨

小畜但能畜得九三一文而已九三是近它底那兩

文自牽連上來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三

問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先生云此是以巽畜乾巽順乾健畜他不得故不能雨凡雨者是陰氣盛凝結得密方濕潤下降為雨且如飯甑蓋得密了氣鬱不通四畔方有濕汗今乾上進一陰止他不得所以彖中云尚往也是指乾欲上進之象到上九則以卦之始終言畜極則散遂為既雨既處陰德盛滿如此所以有君子征凶之戒又問云嘗聞人說此卦作巽體順是小人以柔順畜君子以虛禮卑辭相拘係其畜止人

術甚小而無大謀大作故曰小畜不知如何先生云易不可專就人上說且就陰陽上看分明巽畜乾陰畜陽故謂之小若配之人事則為小人畜君子也得為臣畜君也得為因小小事畜止也得不可泥定事說

問小畜初九復自道何其咎吉此文與四相應正為四所畜者乃云復自道何邪先生曰易有亦不必泥文義看者如此文只平看自好復自道便吉復不自道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三

便凶自無可疑者矣又問風行天上小畜象義如何曰天在山中為大畜山是堅剛之物故能力畜其三陽風是柔軟之物止能小畜之而已

當時舉錄

復自道之復與復卦之復不同復卦言已前不見了這陽如今復在此復自道是復它本位從那道路上去如无往不復之復

文公易說

先生說與說幅夫妻反目因云被它畜止不得進必與有爭自家必要進時如何須是能正室時方得

呂氏

孚有在陽爻有在陰爻伊川謂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

是淵錄

問小畜卦以一陰而畜五陽而九五乃云富以其鄰是與六四之陰並力而畜下三陽不知九五何故反助陰邪先生曰九五上九皆為陰所畜又是同巽之體故反助之也又曰上九爻辭殊不可斷若人占得此爻則吉凶未可知然易占法有活法聖人因事教人如有是德而得是爻則為吉无是德而得是爻則不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說

卷三

應須如此看乃活如輿說輿夫妻反目一爻可謂不

好然能以剛自守則雖得此爻而凶不應矣

黃錄錄

問小畜九五富以其鄰本義云巽體三爻同力畜乾鄰之象也據程傳則曰以一陰畜五陽巽竊謂以統體言之固是以一陰畜五陽然就九五而言則下與四比上與上連為鄰之象謂巽三爻同力畜乾却見得自上畜下之意分明未知是如此否更以泰卦不富以其鄰對之即可見其文意

富以其鄰與上合志是說上面巽體同力畜乾鄰如東

家取箇西家取箇上下兩畫也此言五居尊位使動那上下底學如如手把學住之象既雨既處言便做畜得住了做得雨後這氣畢竟透出散了德積是說陰德婦人雖正亦危月才滿便虧君子到此亦行不得這是那陰陽皆不利底象

是淵錄

小畜上九疑是太甲伊尹之事當之注云陰既盛而亢陽則君子亦不可以有行恐當云君子於此宜靜而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說

卷三

不宜動故征則凶也方與上意不相害曰作伊周之事說亦得作易本意只說陰畜陽到極處問既如此則何故又曰君子征凶曰便是易本意只言陰畜陽若以事言之則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固如此如武后之於高宗亦然問武后事恐不可謂之既雨曰他也自和問恐不可謂之婦貞曰易中之意只言婦雖貞猶厲而況於不貞乎蓋易文本是雨下說在那裏不可執定着

楊龜九錄

小畜雖是陰畜陽到極處和而為雨畢竟陰制陽不順

所以云雖正亦厲

劉砥錄

䷈ 兌下履

兌上履

問履卦以兌遇乾和說以躡剛強之後所以有履虎尾而不傷之象但彖言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正指九五而言而九五爻辭乃曰夫履貞厲有危象焉何也先生曰夫決也九五以剛中正履帝位而下又以和說應之故其所行果決自為無所疑礙所以雖正亦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厲蓋曰雖使得正亦危道也為戒深矣

童林錄

履卦上乾下兌以陰躡陽是隨後躡它如踏它腳迹相

似所以云履虎尾是隨後履它尾故於卦之三四爻

發虎尾義便是陰去躡它陽背脊後處伊川云履藉

說得生受

劉砥錄

履三四爻正是躡它虎尾處陽是進底物事四又上躡

五亦為虎尾之象

同上

履虎尾言履危而不見傷之象便是後履前之意隨着

他後去

是淵錄

伊川這一卦說那大象如素履履道坦坦處却說得好

履道坦坦即路也

同上

武人為于大君必有此象但六三陰柔不見得有武人之象

夫履是做得快雖合履底也有危厲

是淵錄

夫履貞厲東坡所謂憂治世危明主也

視履考祥居履之終視其所履而考其祥做得周備底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則大吉若只是半截時無由考得其祥後面半截却

不好未可知旋是那團旋來却到那起頭處

是淵錄

䷊ 乾下泰

坤上泰

先生曰易最難看須識聖人作易之意且如泰之初九

拔茅茹以其彙征吉謂其引賢類進也却不正說引

賢類進而云拔茅茹何邪如此之類須要思董某之

落蒙自說得分曉且試去看因云某少時看文字時

凡見有說得合道理底須旁搜遠取必要看得它透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

五

今之學者多不如是。如何時舉退有啓蒙晚侍生時舉曰。向者看程易。只就注解上生議論。却不曾靠得易看。所以不見聖人作易之本意。今日看啓蒙方見得聖人一部易。皆是假借虛設之辭。蓋緣天下之理。若正說出。便只作得一件用。唯以象言。則當卜筮之時。看是某事都來應得。如泰之初九。若正作引賢類進說。則便只作得引賢類進用。唯以拔茅茹之象言之。則其他事類皆可應也。啓蒙啓蒙篇云。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便見得易只是虛設之辭。看事如何應耳。未知如此看得否。先生頷之。

滿時舉錄

泰初九云。占者陽剛。則其征吉矣。當云。占者陽剛而得其類。則征吉矣。以其彙亦占辭曰。以其彙屬上爻。嘗見郭璞易林亦如此做句。便是那時人已自恁地讀了。蓋拔茅茹者。物象也。以其彙者人也。

楊龜大錄

問好學論似多頭項。曰。伊川文字都如此多頭項。不恁

纏去其實。只是一意。如易傳包荒。使用馮河不遐遺。使朋亡。意只如此。他成四項起了。纏說此論。須做一意纏看。

蘇念成集錄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

五

問泰卦无平不陂。无往不復。與城復于隍。因言否泰相乘如此。聖人因以垂戒。先生曰。此亦事勢之必然。治久必亂。亂久必治。天下無久而不變之理。子善遂言天下治亂。皆生於人心。治久則人心放肆。故亂因此生。亂極即人心恐懼。故治由此起。先生曰。固是生於人心。然復其運者。必有變化。持守之道可也。如明星開元之治。自是好了。若但能把捉。不至如天寶之放肆。則後來亦不應如此狼狽。殊因言觀聖人立象繫辭。當好時。便須有戒懼收斂底意。當不好時。便須有艱難守正底意。徹首徹尾。不過敬而已。卦中無全好者。亦無全不好者。大率敬即好。不敬即不好。先生頷之。

董錄

泰卦勿恤。其孚只作一句讀。孚只是信。此言勿恤後來

信與不信

黃義剛錄

于食有福如食舊德之食東坡赤壁賦吾與子所共食之食

劉砥錄

帝乙歸妹今人只做道理譬諭推說看來須是帝乙嫁

妹時占得此支

是淵錄

自邑告命是倒了邑是私邑却倒來命令自家雖始做

得正人君到此也則羞否

同上

且如城復于隍須有這箇城底象隍底象邑底象城隍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三

邑皆土地在坤爻中自有此象

同上

方泰之時只得自治其邑程先生說民心離散自其親

近者而告命之雖正否然此時只得如此却未至於

△劉砥錄

☷ 坤下 否

乾上

問否之匪人三字說者多牽強本義云與泰相反曰匪

人言非人道也程易却云天地不交而萬物不生故

無人道如何先生曰說者云此三字行蓋與比之匪

人語同而字異遂錯誤於此今強解不通也又問初

六拔茅茹以其彙貞吉亨蓋三陰在下各以類進然

惡未形故戒其能正則變為君子矣程易作君子在

下說云當否之時君子在下以正自守如何先生曰

程氏亦作君子之象說晝覺得牽強不是此意又問

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三陰已過而陽得亨則否過

中而將濟之時與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復相類

先生曰泰九三時已有小人便是可畏如此故艱貞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三

則无咎否下三爻君子尚畏他至九四即不畏之矣

故有有命疇離祉之象占又問九五其亡其亡繫于

苞桑如何先生曰有戒懼危亡之心則便有苞桑繫

固之象蓋能戒懼危亡則如繫于苞桑堅固不拔矣

如此說則象占乃有收殺非是其亡其亡而又繫于

苞桑也

重錄錄

否之匪人言沒了這人道

文公易說

拔茅茹貞吉亨這是吉凶未判時若能於此改變時小

人便做君子君子小人只是箇正不正初六是那小人欲為惡而未發露之時到六二包承則已是打破面了然尚自承順那君子未肯十分做小人在到六三便全做小人了所以包許多羞恥大凡小人做了

同上

罪惡心下也自不穩當此便是包羞之說

又曰龜山以包承小人為一句言否之世當包承那小人如此却不成句龜山之意蓋欲解說他從蔡京文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三

子有天命而无咎大抵易為君子謀且如否內三爻是小人得志時然不大段會做得事初則如此二又如此三雖做得些箇也不濟事到四則聖人便說他那君子得時否漸次反泰底道理五之苞桑繫辭中說得條暢盡之矣上九之傾否到這裏便傾了否做

泰 同上

問栢渠先生說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蓋自太極一判而來便已如此了曰論其極是如此然小人亦具

此理只是他自反悖了君子治之不過即其固有者

以正之而已易中亦有時而為小人謀如包承小人

吉大人否亨言小人當否之時能包承君子則吉但

此雖為小人謀乃所以為君子謀也

輔廣錄

又曰包羞是有意傷害善而未能之意他六二尚自包承

到六三已是要害君子然做事不得所以包許多羞

恥

是淵錄

否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這裏是吉凶未判須是有命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三

方得无咎如須得一箇幸會方能轉禍為福否本是陰長之卦九五休否上九傾否又自大故好蓋陰之與陽自是不可相無者今以四時寒暑而論若是無陰陽亦做事不成但以善惡及君子小人而論聖人直是要消盡了惡去盡了小人蓋亦抑陰進陽之義熹於坤卦曾略發此意今有一樣人議論謂君子小人相對小人不可大故去他若要盡去他則反激其禍且如舜湯舉皋陶伊尹不仁者遠所謂去小人非

必盡滅其類只是君子道盛小人自化雖有些小無狀處亦不敢發出來豈必勦滅之乎

陳文蔚錄

否九四雖是陽爻猶未離乎否體只是它陽不可以有為然須有命方做得又曰有命是有箇機會方可以做占者便須有箇築着恰好時節方做得事成方无

劉砥錄

否九四有命无咎疇離祉這裏是吉凶未判須是有命

方得无咎故須得一箇幸會方能轉禍為福又曰否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本是陰長之卦如九五休否上九傾否又自大故好

蓋陰陽自是不可相無今以四時而論若無陰陽亦做事不成但以善惡及君子小人而論則聖人直是要消盡了惡去盡了小人方得蓋亦抑陰助陽之意

某於坤略發此義矣

先生曰否之九五若無那大人也休那否不得大率自

泰入否易自否入泰難

呂頤錄

九五以陽剛得位可以休息天下之否然須常存危亡

方有苞桑之固不知聖人於否泰只管說包字如何

須是象上如何取其義今晚它不得只得說堅固嘗

見林謙之與張欽夫講易林以為有象欽夫云看孔

子說公用射隼於高墉之上只是以道理解了便是

无出乎象遂著書說此看來不如此蓋當時都識象

却有未曉得道理處故聖人不說象却就上發出道

理初不是懸空說出道理凡天下之物須是就實事

說方有着落又曰聖人分明是見有這象方就上而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說出來今只是曉它底不得未說得也未要緊不可

說道它无此象呂大臨以酬爵不舉解不盡人之歡

酬爵不舉實是事如此不盡人之歡便是就上說出

這話來

劉砥錄

䷋ 同人

說下 乾上

同人于野亨利涉大川是兩象一義利見君子貞是一

象

是則錄

易雖抑陰然有時把陰為主如同人是也然此一陰雖

是一卦之主入却柔弱做主不得

同上

二五本相同却為三四隔了它以中直也言其理直而

不得伸所以先號咷

同上

問同人卦六二與九五柔剛中正上下相應可謂盡善

却有同人于宗吝與先號咷之象如何先生曰以其
太好兩者時位相應意趣相合只知款密却無至公
大同之心未免係於私故有吝觀二人同心其利斷
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固是他好處然於好處猶有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三

失以其係於私暱而不能同也大凡悔者自凶而之

吉吝者自吉而趨凶又問伏戎于莽升其高陵如何

先生曰只是伏于高陵之草莽中三歲不敢出與九

四乘其墉皆為剛盛而高三欲同於二而懼九五之

見收故升高伏戎欲敵之而五陽方剛不可奪故三

歲不興而象曰不能行也四欲同於二而為三所隔

故乘墉攻之而以居柔遂自反而弗克也程傳謂升

高陵有升高顧望之意此說雖巧恐非本意程傳說

得通天下之志處極好云文明則能燭理故明大同

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此說甚善大

凡說書只就眼前說出底便好崎嶇尋出底便不好

問大師克相遇本義無說何也先生曰舊說只用大

師克勝之方得相遇或云大師之克見二陽之強則

非也錄曰二五本自同心而為三四所隔故先號咷

先謂理直也大師克而後相遇則後笑矣蓋亦義理

之同物終不得而聞之故相遇也先生領之又問同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三

人于郊先生曰郊是荒寂無人之所言不能如同人

于野曠遠無私荒僻無與同蓋居外無應莫與同者

亦可以无悔也

董錄

問同人三四皆有爭奪之義何也曰只是爭六二一文

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六二與九五相應三以

剛居剛則便迷而不反四以剛居柔便有反側底道

理初上則在事外不相干涉所以無爭

吳必大錄

問同人于郊先生曰同人于野是廣大無我之意同人

于邛是無可與同之人取義不同自不相悖

時樂缺

欽定四庫全書

宋 朱鑑 撰

上經

䷀ 乾下大有

如孟子道性善只如此說亦甚明白慈實不費心力而

易傳大有卦遺書第二十二篇標問孔五論性章論此又極

分明是皆天下之公理非一家所得而私者願虛心

平氣勿以好高為意毋以先入為主而熟察其事理

之實於日用之間則其得失從違不難見矣蓋謂天

命為不圓於物可也以為不圓於善則不知天之所

以為天矣謂惡不可以言性可也以為善不足以言

性則不知善之所自來矣

答胡宏

問大有初九无交害匪咎艱則无咎曰此文本最吉不

解有咎然須說艱則无咎蓋易之書大抵教人戒謹

恐懼無有以為易而處之者雖至易之事亦必以艱

難處之然後无咎也

沈惺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三

文公易說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三

問大有卦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先生曰上九以陽

剛居上而能下從六五者蓋陽從陰也大有唯六五

一陰而上下五陽應之上九能下從六五則為履信

思順而尚賢蓋五之交孚信也而上能履之謙退不

居思順也志從於五尚賢也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

助者信所以有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象若無繫辭

此數句此爻遂無收殺以此見聖人讀易見爻辭有

不分明處則於繫辭傳說破如此類是也又問遏惡

揚善順天命先生曰天命有善而無惡當大有

時遏止其惡顯揚其善反之於身莫不皆然非止用

人用人乃其一事耳又問公用亨于天子亨只當作

享字看與王用亨於西山同先生曰公用亨于天子

已有左氏所引可證如隨之王用亨于西山亦必是

祭享之事無疑又問匪其彭只當依程傳作盛貌先

生曰程說為優王弼作下比九三分權之臣蓋以彭

為旁言專心承五常匪其旁

因說王剡公上韓說公故云時當大有更懷下

比之嫌用此
事蓋機公也

䷇ 艮下謙
坤上謙

謙便能亨又為君子終之象

夏淵錄

鳴謙在六二又言貞者言謙而有聞須得其正則吉蓋

六二以陰處陰所以戒它要貞謙而不貞則近於邪

佞上六之鳴却不同處謙之極而有聞則失謙本意

蓋謙本不要人知況在人之上而有聞乎此所以志

未得

同上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三

問不自私已故無伐善知同於人故无施勞恐是互舉

先生曰它先是作勞事之勞說所以有那知同於人

一句晝後來作功勞之勞皆只是不自矜之意无伐

善是不矜已能无施勞是不矜已功楊至之云无施

勞但作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意思解也好先生曰易

有勞而不伐與勞謙君子有終皆是以勞為功

揚謙言發揚其謙蓋四是陰位又在上卦之下九三之

上所以更當發揚其謙不違則言不違法則

夏淵錄

富以其鄰言以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不富以其鄰言

不待富厚之力而能用其鄰

同上

問謙卦謙是不與人爭如何六五上六二爻皆言利用

侵伐利用行師象曰利用侵伐征不服也若以其不

服而征則非所以為謙矣先生曰老子言大國以下

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言抗兵相

加哀者勝矣孫子曰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

敵不及拒大抵謙自是用兵之道只退處一步耳所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四

以利用侵伐也蓋自初六積到六五上六謙亦極矣

自宜人人服之尚更不服則非人矣故利用侵伐也

如必也臨事而懼皆是此意

叔重因問程易說利用侵伐蓋以六五柔順謙卑然君

道又當有剛武意故有利用侵伐之象然上九亦言

利用行師如何先生曰便是此等有不通處

䷎ 坤下 震上 豫

建侯行師順動之大者立箇國君非舉動而何

是淵錄

事豫吾內事未至而先知其理之謂豫

叔重問豫卦初六與九四為應九四由豫大有得本亦

自好但初六恃有強援不勝其豫至於自鳴所以凶

否先生曰九四自好自是初六自不好怎奈他何又

問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先生謂象其聲者

謂雷取其義者為和崇德謂著其德作樂所以發揚

其德也

看時舉錄

介于石言兩石相摩擊而出火之意言介然之頃不待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五

終日而便見得此道理

是淵錄

吁豫悔言觀着六四之豫便當速悔遲時便有悔豫是

句

同上

問六三云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下溺之義未曉曰此

如人趨時附勢以得富貴而自以為樂陷溺而不自

知者也

楊道夫錄

由豫猶言由頤

是淵錄

豫四以震體之陽為陰主如大臣轉天下之危為安上

無為而下俟樂故曰豫此等處孔子分明說順以動
豫理甚分明安得舍之而自為說邪大病只是着力
安排不曾虛心玩味耳 荅林學堂



震下隨

問隨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官是主字之義是
一卦之主首變得正便吉不正便凶曰是如此又曰
這必是變了只是要出門交有功却是變 劉砥錄
官有渝隨之初主有變動然尚未深 夏淵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小子丈夫程說是 同上

王用亨于西山言誠意通神明神亦隨之如況於鬼神
乎之意 同上



艮下蠱

蠱為蠱言器中盛那蟲教它自相併便是那積蓄到
那壞爛底意思一似漢唐之衰弄得來到那極弊大
壞時所以言元亨蓋極弊則將復故言元亨其而止
蠱却不是其而止能治蠱其而止所以為蠱趙德莊

說下面人只務巽上面人又懶惰不肯向前上面一

向剛下面一向柔到塌了這便是蠱底道理 夏淵錄

先甲後甲言先甲之前三日乃辛也是時前段事已過

中了是那欲壞之時便當圖後事之端略撐拄則箇

雖終歸於弊且得支吾幾時 同上

問蠱初九幹父之蠱程傳云初居內而在下故取子幹

父蠱之象本義云蠱者前人已壞之事故諸爻皆以

子幹父蠱為言柄竊謂若如此說惟初爻為可通若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它爻則說不行矣本義之說則諸爻皆可通也先生

曰是 潘柏錄

幹母之蠱伊川說得是 同上

不事王侯無位之地如何出得來便幹箇甚麼 同上

問蠱傳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與量能度分安於不

求知者何以別曰知止足是能做底量能度分是不

能做底 陳淳錄



乾下臨

問臨卦臨字不特是上臨下之謂凡進而迫近者皆謂之臨先生云然是此二陽自下而進上則知凡相迫

近者皆為臨也 林學蒙錄

問臨卦至于八月有兩說前說自復一陽之月至遯二陰之月陰長陽遯之時後說自泰至觀觀二陽在上四陰在下與臨相反亦陰長陽消之時二說孰長先生曰前說是周正八月後說是夏正八月恐文王作卦時只周正紀之不可知也又問二爻皆云咸臨二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陽偏臨四陰故有咸臨之象程易作咸為感亦是但覺得牽強些此等處皆曉未得如至臨與敦臨亦相似難分別今只得如此說此易所以未易講解也 董錄

錄

問臨初九以剛居正九二以剛居中六四六五以柔順臨下故有相感應之道所以謂之咸臨否曰是又問六四以陰居正柔順臨下又有正應臨之極善故謂之至臨曰至臨无咎未是極好只是與初相臨得切

至故謂之至上九敦臨自至積累至極處有敦薦之

義艮上九亦謂之敦艮復上六爻不好了所以只於五爻謂之敦復居臨之時二陽得時上進陰不敢與之爭而志與之應所謂在內者非謂正應只是卦內與二陽應也又曰此便是好卦不獨說道理自是好讀所謂卦有小大辭有險易此便是大底卦 劉砥錄

䷁

坤下觀
其上觀

問觀卦陰盛而不言凶咎何也先生曰此卦取義不同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蓋陰雖盛而於九五之君乃當正位故只取為觀於下之義而不取陰盛之象也 潘時舉錄

劉砥問觀盥而不薦伊川以為灌鬯之初誠敬猶存至薦羞之後精意懈怠本義以為致其潔清而不輕自用其義不同曰盥只是浣手不是灌鬯伊川承先儒之誤若云薦羞之後誠意懈怠則先王祭祀只是灌鬯之初猶有誠意及薦羞之後皆不成禮矣問若爾則是聖人在上視聽言動皆當為天下法而不敢輕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集

亦猶祭祀之時致其潔清而不敢輕用否曰然問有孚顙若先生以為孚信在中而尊嚴故下觀而化之伊川以為天下之人孚信顙然而仰之恐須是孚信尊嚴方得下觀而化曰然又問觀觀之義曰自上示下曰觀解自下觀上曰觀解故卦名之觀解而六爻之觀皆平聲問觀我生觀其生之別曰我者彼我對待之言是以彼觀此觀其生是以此自觀六三之觀我生進退者事君則觀其言聽計從治民則觀其政教可行膏澤可下可以見自家所施之當否而為進退九五之觀我生如觀風俗之嫩惡臣民之從違可以見自家所施之善惡上九之觀其生則是就自家視聽言動應事接物處自觀九五上九君子无咎蓋於君子有剛陽之德故无咎小人無此德自當不得此文如初六童觀小人之道也君子則各小人自是如此故无咎此二爻君子小人正相對說沈倘錄

仁父問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集注有兩意曰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集

這其實也只說既灌而往不足觀若不王不禘而今自着恁地說將來其實這一句只說灌以後不足觀又云觀盥而不薦有孚顙若下觀而化也這盥自與灌不同灌自是以鉅甕之酒灌地以降神這盥只是洗手凡祭祀數數盥手一拜則掌拊地便又著洗伊川云人君正其表儀以為下民之觀當莊嚴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某看觀卦意思不是如此觀義自說聖人至德出治天下自然而化更不待用力而下莫不觀感而化故取義於盥意謂積誠信之至但是盥滌而不待乎薦享有孚已自顙若故曰下觀而化也蔡季通因云盥而不薦有孚顙若言其理也下觀而化述其德也葉賀孫錄

問觀卦有孚顙若承上文盥而不薦蓋致其潔清而輕輕自用則孚信在中而顙然可仰一說下之人信而仰之二說孰長先生曰從後說則合得象辭下觀而化之義或曰前說似好先生曰當以象辭定又問六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說

三

三觀我生進退是不觀九五而觀已所行通塞以為進退否先生曰看來合是觀九五大率觀卦二陽在上四陰仰之九五為主六三觀我生進退者觀九五如何而為進退也初六六二以去五之遠於觀者近所觀不明不大六四却見得親切故有觀光利用之象六三處二四之間固當觀九五以為進退也子善遂問如此則我字乃是指九五而言易中亦有此例如頤之初九曰含爾靈龜觀我朵頤是也先生曰此我乃是假外而言耳又問觀卦四陰長而二陽消正八月之卦而名卦繫辭不取此義何也先生曰只為九五中正以觀示天下事都別了以此見易不可執一看所謂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也此說我字與本義說不同當考○荃錄錄鹽而薦先生曰這猶譬喻相似蓋無這事且如祭祀纔鹽便必薦那有不薦底但取其清潔之義耳呂輝錄鹽非灌之義鹽本謂薦是欲蓄其誠意以觀示民使民觀感而化之義有孚顒若便是那下觀而化却不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說

三

是說人君身上事聖人以神道設教是聖人不犯手做底即是鹽而不薦之義順而巽中正以觀天下謂以此觀示之也觀我是自觀如視履考祥底語勢觀其亦是自觀却從別人說易中其字不說別人只是自家如乘其墮之類是洞錄問觀鹽而不薦是取未薦之時誠意渾全而未散否先生云祭祀無不薦者此是假設來說薦是用事了鹽是未用事之初云不薦者言常持得這誠敬如在之意常在若薦則是用出用出則纔畢便過了無復有初意矣又問觀六爻一爻勝似一爻豈所據之位愈高則所見愈大邪先生云上二爻意思自別下四爻是以所據之位愈近則所見愈親底意思觀六三傳但以為未至失道而求不失道耳非直以為不失道也荅方士錄其生謂言行事為之見於外者既有所省便是未得安

然無事 答呂光祖



震上 噬嗑

噬膚滅鼻膚腹拖泥處滅浸沒也謂因噬膚而沒其

鼻於器中也噬乾肺得金矢判公已嘗引周禮鈞金

之說噬膚滅鼻之說與本義不同○沈憫錄

問噬嗑得金矢不知古人獄要鈞金束矢之意如何先

生云這不見得想是詞訟時便令他納此教他無切

要底事不敢來又問云如此則不問曲直一例出此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說

則實有冤枉者亦懼而不敢訴矣先生云這箇須是

大切要底事古人如平常事又別有所在如判石之論

問噬嗑卦九四利艱貞六五貞厲皆有艱難正固危懼

之意故皆為戒占者之辭先生曰亦是爻中元自有

此道理大抵總是治人彼必為敵不是易事故雖時

位卦德得用刑之宜亦須以艱難正固處之至於六

三噬腊肉遇毒則是所噬者堅韌難噬六三以陰柔

不中正而遇此所遇毒而小吝然此亦是合當治者

但難治耳治之雖小吝終无咎也 董錄



震上 賁

賁六四白馬翰如言此爻無所賁飾其馬亦白也言無

飾之象如此 林學蒙錄

問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曰當賁飾華盛之時而

安于丘園樸陋之事其道雖可吝而終則有吉也問

六五之吉何以有喜曰終吉所以有喜又問白賁无

咎曰賁飾之事太盛則有咎所以處太盛之終則歸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說

于白賁勢當然也 沈憫錄

問伊川解賁于丘園指上九而言看來似好蓋賁三陰

皆受賁於陽不應此爻獨異而作敦本務實說也先

生云如何丘園便能賁人束帛戔戔他解作裁剪之

象尤艱曲說不去這八字只平白在這裏若如他說

則曲折多意思遠舊說指上九作高尚隱于丘園之

賢而用束帛之禮聘召之若不用舊說則此說又近

他將丘園作上九之象束帛戔戔作裁剪紛裂之象

則與象意大故相遠也

林學榮錄

問賁于丘園東帛菟兔各終吉曰上兩句只是當來卦辭非主事而言看如何用皆有這箇道理或曰賁于丘園安定作教本說答云某意正要如此說或以菟兔為盛多之貌曰非也菟兔者淺小之義凡淺字篆字皆從兔問淺小是儉之義否曰然所以下文各終吉各雖不好然終却吉

金去偽錄

賁卦伊川此卦傳大有牽強處東帛解作剪裁恐無此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四

理且如今將東帛之說示人教人解此人決不思量從剪裁上去

黃義剛錄

賁于丘園東帛菟兔是箇務農尚儉底意菟兔是狡小不足之義以字義考之從水為淺從貝為賤所謂東帛菟兔者六五居尊位却如此崇本尚儉便是本處如漢之文帝是也雖是各却終吉蓋在賁卦有反本之義故到上便白賁和東帛便沒了

吳必大錄

問賁卦六五賁于丘園是柔中居尊教本尚實故有賁

于丘園之象然陰性吝嗇故有東帛菟兔之象菟兔小貌人而如此雖可羞吝然禮奢寧儉故得終吉此與程傳指丘園為上九者如何先生曰舊說多作以東帛聘在外之賢但若如此說則與各終吉文義不協今程傳所指亦然蓋菟兔自是淺小之意如從水從兔則為淺從人從兔則為倭從貝從兔則為賤皆淺小意程傳作剪裁已是迂回又說丘園更覺牽強如本義所說却似與各終吉文義稍協又問白賁无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四

咎上得志也何謂得志先生曰居卦之上在事之外不假文飾而有自然之文便自優游自得也錄曰如本義說六五上九兩爻却是實極反本之意先生曰六五已有反本之漸故曰丘園又曰東帛菟兔至上九白賁則反本而復於無飾矣蓋皆實極之象也

錄

賁于丘園是箇務實底東帛菟兔是實得不甚大所以

說各兩句是兩意

是淵錄

白賁无咎据剛上文柔是不當說自然而卦之取象不
恣地拘各自說一義 同上

䷁ 坤下剝
艮上剝

為嫌於无陽也自觀至剝三十日剝方盡自剝至坤三
十日方成坤三十日陽漸長至冬至方是一陽第二
陽方從此生去陰剝每日剝三十分之一一月方剝
得盡陽長每日長三十分之一一月方長成一陽陰
剝時一日十二刻亦每刻中漸漸剝至一日方剝得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四

三十分之一一陽長之漸亦如此長黃幹舉冬至子之
半先生曰正是及子之半方成一陽子之半後第二
陽方生陽無可盡之理這箇纔剝盡陽當下便生不
曾斷續伊川說這處未分曉似欠兩句在中間方說
得陰剝陽生不相離處虞復之云恰似月弦望便見
得陰陽生逐旋如此陰不會一上剝陽不會一上長
也 徐高錄

楊至問十月何以為陽月先生因反詰諸生令思之云

程先生於易傳中雖發其端然終說得不透徹諸生
以所見答皆不合復請問其旨先生云剝盡為坤復
則一陽生也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是自坤卦
中積來且一月三十日以復之一陽分作三十分從
小雪後便一日生一分上面越得一分下面便生一
分到十一月半一陽始成也以此便見得天地無休
息處 潘時舉錄

賀孫問伊川所說剝卦曰公說關要處未甚分明他上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四

綿消下便生且如復卦是一陽有三十分他便從三
十日頭逐分累起到得交十一月冬至他一文已成
消時也如此只伊川說欠得幾句說漸漸消漸長之意
黃幹問冬至子之半如何是一陽方生賀孫云冬至
子之半是已生成一陽不是一陽方生先生曰冬至
方是結算那一陽冬至以後又漸生成二陽過一月
却成臨卦坤卦之初陽已生矣 葉賀孫錄

問十月為陽不應一月無陽恐陽是生於此月但未成

體耳曰九月陰極則陽已下生謂如六陽成六段而一段又分作三十小段從十月積起至冬至即成一次矣不成一陽是陡頓生亦須從分毫積起且天運流行本無一息間斷豈解一月無陽且如木之黃落黃落時萌芽已生了不特如此木之冬青者必先生萌芽而後舊葉方落若論變時天地無時無變如楊嚴經第二卷首段所載非惟一歲有變月亦有之非惟月有變日亦有之非惟日有變時亦有之但人不

欽定四庫全書

大公易說
卷四

知耳此說亦是

黃義剛錄

先生論易謂聖人作易本為欲定天下之志斷天下之疑而已不是要因此說道理也如人占得這爻便要能知得這爻之象是吉是凶吉便為之凶便不為然如此理却自在其中矣如剝之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與小人剝廬其象如此謂一陽在上如碩大之果人不及食而獨留於其上如君子在上而小人皆載於下則是君子之得與也然小人雖載君子而乃欲

自下而剝之則是自剝其廬耳蓋唯君子乃能履盛小人小人必賴君子以保其身今小人欲剝君子則君子亡而小人亦无所容其身如自剝其廬也且看自古小人欲害君子則害得盡後國破家亡其小人曾有存活得者否故聖人象曰君子得與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若人占得此爻則為君子之所為者必吉而為小人之所為者必凶矣其象如此而理在其中却不是因欲說道理而後說爻象也

欽定四庫全書

大公易說
卷四

舉錄

問剝之上九碩果不食先生因曰小人剝廬一句舊見二十家叔說棟字廬如周禮泰無廬之廬音蘆蓋戟柄也謂小人自剝削其戟削其戟柄僅留其鐵而已果何所用如此說方見得小象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一句意亦自好又問變化二字舊見本義云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夜來聽得說此二字乃謂化是漸化變是頓變似少不同先生曰如此等字自是難說

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固是如此然易中又曰化而裁之謂之變則化又是漸蓋化如正月一日漸漸化至三十日至二月一日則是正月變為二月矣然既變則又化是化長而變短此等字須當通看乃好

董錄

碩果不食只不食便有復生之意不必云推廣而言也

荅方士錄

或問剝卦上九云碩果不食伊川謂陽無可盡之理變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三

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變於上則生於下乃剝復相因之理畢竟須經由坤坤卦純陰無陽如此陽有斷滅也何以能生於復曰凡陰陽之生一爻當一月須是滿三十日方滿得那腔子做得一畫成今坤卦非是無陽始生甚微未滿那腔子做一畫未成非是坤卦純陰便無陽也然此亦不是甚深奧事但伊川當時解不曾分明道與人故令人做一件大事

看陳文蔚錄

小人則虛是說陰到這裏時把他這些陽都剝了此是自剝其虛舍無安身已處衆小人托一君子為庇覆若更剝了是自剝其虛舍便不成剝了

是剝錄

剝上九一畫分為三十分一日剝一分至九月盡方盡然剝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息至十月初一日便生一分積三十分而成一畫但其始未著耳至十一月則此畫已成此所謂陽未嘗盡也道夫問陰亦然今以大乾始推之亦可見矣但所謂聖人不言者何如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三

曰前日劉履之說蔡季通以為不然熹以分明是如此但聖人所以不言者這便是一箇參贊裁成之道蓋抑陰而進陽長善而消惡周君子而退小人這便可見此理自是德地雖堯舜之世豈無小人但有聖人壓在上面不容他出而有為耳豈能使之無邪

之曰蔡季通嘗言陰不可以執陽滿池之不足以配天此固然之理也而伊川乃謂陰亦無聖人不言耳元定不敢以為然也○楊述夫錄

䷖

震下復坤上復

天以氣而依地之形地以形而附天之氣天包乎地地
 特天中之一物耳天以氣而運乎外故地擁在中間
 隨然不動使天之運有一息停則地便陷於下矣

大律

先生云看來天地中間此氣升降上下當分為六層十
 一月冬至自下面第一層生起直到第六層上至天
 為四月陽氣纔生足便消下面陰氣便生只是這一
 氣升降循環不已往來乎六層之中也或問月令中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三

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此又似天地之氣相交合否先
 生曰只是這一氣陽極則陽消而陰生陰極則陰消
 而陽生天氣下降便是冬至復卦之時陽氣在下面
 生起故云下降或曰如此則陰是消於上而陽生於
 下都不見得天氣下降先生曰也須一轉則陽氣在
 下故從下生也今以天運言之則一月日自轉一匝
 然又有那大轉底時候蓋天本是一箇大底物須大
 着心胃看不可拘一不通也

昔者聖人作易以擬陰陽之變於陽之消於上而息於
 下也為卦曰復復反也言陽之既往而來反也夫大
 德敦化而川流不窮豈假夫既消之氣以為方息之
 資也哉亦見其絕於彼而生於此而因以著其往來
 之象爾唯人亦然太和保合善端無窮所謂復者非
 曰追夫已放之心而還之錄夫已棄之善而屬之也
 亦曰不肆焉以騁於外則本心全體即此而存固然
 之善自有所不能已耳嗚呼聖人於復之卦所以贊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三

其可以見天地之心而又以為德之本者其不以此
 與

復齋記

朱光徧炎宇微陰眇重淵寒威閉九野陽德昭窮農文
 明昧謹獨昏迷有開先幾微諒難忽善端本綿綿掩
 身事齋戒及此防未然閑閑息商旅絕彼柔道牽

詩

出入無時是此心豈知難夫易追尋請看屏上初又旨
 便識名齋用意深

復齋偶題

萬物職其生不窮孰其尸之造化為工陰閤陽開一

靜一動於穆无疆全體妙用奚獨於斯潛陽壯陰而

曰昭哉此天地心益翕無餘斯開之始生意翕然具

此全美其在于人曰性之仁斂藏方寸包括無垠有

茁其萌有惻其隱予以充之四海其準曰惟茲今眇

綿之間是用齋戒掩身閉關仰止義圖稽經協傳敢

贊一辭以詒無倦

復卦贊

伊川與濂溪說得這復字亦差不同用之云濂溪說復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五

字就歸處說伊川就動處說所以不同曰然濂溪就

坤上說就回來處說如云利貞者誠之復誠心復其

不善之動而已矣皆是就歸來處說伊川却正就動

處說如元亨利貞濂溪就利貞上說復字伊川就元

字頭說復字以周易卦爻之義推之則伊川之說為

正然濂溪伊川之說道理只一般非有所異只是所

指地頭不同以復卦言之下面一爻正是動如何說

靜得雷在地中復云云看來伊川說得較好王弼之

說與濂溪同

沈側錄

先生曰惡極而善常人之復靜極而動聖人之復然常

人亦有靜極而動時節聖人却無那惡極而善底復

呂輝錄

余宋傑問舊見蔡念成元忠說先生說復卦處靜極而

動聖人之復惡極而善常人之復是否曰固是但常

人也有靜極而動底時節聖人則不復有惡極而善

之復矣

沈側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五

劉砥問蘇李明問伊川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一條

曰此條記得極好只中間說謂之無物則不可然靜

中須有箇覺處此二句似反說無物字恐當作有物

字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只是戒慎乎其有不

觀恐懼乎其有不聞全未有一箇動綻大綱且約住

執持在這裏到慎獨處便是發了莫見乎隱莫顯乎

微雖未大段發出便已有一毫一分見了便就這處

分別從善去惡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

得雖是耳無聞目無見然須是常有箇主宰執持底在這裏始得不是一向放倒又不是一向空寂了問非禮勿視聽言動是此意否曰此亦是有意了便是已發只是敬而無失所以為中大綱且執持在這裏下面說復卦便是說靜中有動靜不是如瞌睡底靜中間常有箇主宰執持後又說艮卦又是說動中要靜復卦便是一箇大翻轉底艮卦艮卦便是兩箇翻轉底復卦便是五陰下一陽艮是二陰上一陽陽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四

是動底物事陰是靜底物事凡陽在下便是震動意思在中便是陷在二陰之中如人陷在窟裏相似在上則沒去處了只得止故曰艮其止陰是柔媚底物事在下則巽順陰柔不能自立須附於陽在中則是附麗之象在上則說蓋柔媚之物在上則歡悅也

孫錄

楊至問十月何以為陽月曰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是坤卦中積來一月三十日一日生一分到十一

月便一陽始成也以此見得天地無休息處

掩身事齊戒

月令夏至冬至君子皆齋戒處必掩身

及此防未然此二句

夏至

所以養陽氣也

絕彼柔道牽

繫千金枕是也

董誥錄

所以絕陰氣易始之初六

問陰何以比小人曰有時如此平看之則都好以類言之則有不好然亦只是皮不好骨子却好大抵發生都則是一箇陽氣只是有消長陽長一分下面陰生一分又不是討箇陰來即是陽消處便是陰故陽來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四

謂之復復者是本來物事陰來謂之始始是偶然相遇林受孫錄

問朋來无咎曰復卦一陽方生疑若未有朋也然陽有剛長之道自一陽始生而漸長以至于極則有朋來之道而无咎也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消長之道自然如此故曰天行處陰之極亂者復治往者復還凶者復吉危者復安天地自然之運也問六二休復之吉以下仁也曰初爻為仁人之體六二爻能下

謂附下於仁者學莫便於近乎仁既得仁者而親之
資其善以自益則力不勞而學美矣故曰休復吉上
六速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
于十年不克征這是箇極不好底又故其終如此凡
言十年三年五年七月八月三月者想是象數中自
有箇數如此故聖人取而言之至于十年不克征與
十年勿用則其凶甚矣 沈惺錄

徐元震問一陽來復至四陽方雷出地奮是六陽有一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四

半在地上一半在地下可以此測天地高下否曰此

有甚界限如地之下又有天在 吳必大錄

七日只取七義猶八月有凶只取八義 夏淵錄

如七日來復終不是已往之陽重新將來復生舊底已

自過了這裏自然生出來這一章意思最好甚宜玩

味 葉賀孫錄

問一陽復在人言之只是善端萌處否曰以善言之是
善端方萌處以惡言之昏迷中有悔悟向善意便是

復如睡到忽然醒覺處亦是復氣象又如人之沉滯
道不得行到極處忽少亨達雖未大行已有可行之
兆亦是復這道理千變萬化隨所在無不渾淪 復卦

問不遠復无祇悔祇字何訓曰書中祇字只有這祇字
使得來別看來只得解做至字又有訓多為祇者如
多見其不知量也多祇與只同 沈惺錄

中行獨復合內外之道以下未曉其說恐是筆誤不然
則為說太高爻之時義學之等級似皆未渾融契合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
徐子章

文公易說
卷四

一陽來復與雷在地中只是一義蓋陽生於閉藏之中
至微而未可有為之時也今曰不拘乎一則以二者
各為一義矣恐未安也 同上

䷗

震下无妄

无妄本是無望這是沒理會時節忽然如此得來面前
朱英所謂無望之福是也桑樹中箭柳樹汁出正猶
如此 夏淵錄

所論易傳无妄之說甚善但所謂雖無邪心而不合正

理者實該動靜而言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

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雖無邪心而只此

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

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有意之私然只

此亦是不合正理既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恐不

可專以莊敬持養此心既存為無邪心而必以免

紛擾敬不得行然後為有妄之邪心也所論近世識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五

心之弊則深中其失古人之學所貴於存心者蓋將

推此以窮天下之理今之所謂識心者乃欲恃此而

外天下之理是以古人知益崇而禮益卑今人則論

益高而其狂妄恣睢也愈甚得失亦可相衡而見矣

谷方直主

或說无妄卦曰卦中未便有許多道理聖人只是說有

許多文象如此占着此爻則有此象无妄是箇不指

望偶然底卦忽然而有福忽然而有禍如人方病忽

勿藥而愈是所謂无妄也據諸爻名義合作無望不

知孔子何故說歸无妄人之卜筮如決琰枉如此則

吉如此則凶琰枉又何嘗有許多道理如程子之說

說得道理儘好儘開闊只是不如此未有許多道理

在入曰无妄一卦雖云禍福之來也無常然自家所

守者不可不利於正不可以彼之無常而吾之所守

亦為之無常也故曰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若

所守匪正則有眚矣眚即災也問伊川言災自外來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五

眚自內作是是否曰看來只一般微有不同耳災是偶

然生於彼者眚是過誤致然書曰眚災肆赦春秋曰

肆大眚皆以其過誤而赦之也

沈開錄

因論易傳无妄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

也或以子路使門人為臣事為證先生曰如鬻拳兵

諫之類是也或云荆公亦然曰溫公忠厚故稱荆公

無姦邪只不曉事看來荆公亦有邪心夾雜他却將

周禮來賣弄有利底事便行之意欲富國強兵然後

行禮義不知未至富強人才風俗已先壞了向見何
一之有一小論稱荆公所以辦得盡行許多事緣李
大靖公為相日四方言利害者盡皆報罷積得許多
弊事所以激得荆公出來一齊要整頓過荆公此意
便是慶厯范文正公諸人要做事底規模然范文正
公等行得尊重其人才亦忠厚荆公所用之人一切
相反 同上

天之生物也一物與一无妄 余大雅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記

往字說得不同 夏淵錄

不耕穫一句伊川作三意說不耕而穫耕而不穫耕而
必穫看來只是也不耕也不穫只見成領會他物事

同上

問无妄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先生曰言不耕不穫不菑

不畬無所為於前無所冀於後未嘗略起私意以作
為唯因時順理而已程傳作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不
惟添了而字又文勢牽強恐不如此又問无妄之災

先生曰此卦六爻皆是无妄但六三地頭不正故有

无妄之災言无故而有災也如行人牽牛以去而居
人反遭捕詰之擾此正无妄之災之象又問九五陽
剛中正以居尊位无妄之至何為而有疾先生曰此
是不期而有此但聽其自爾久則自定所以勿藥有
喜而無疾也大抵无妄一卦固是无妄但亦有无故
非意之事故聖人因象示戒又問史記作無望謂无
所期望而有得疑有六二不耕穫不菑畬之意先生
曰此出史記春中君傳正說李園事正是說无巴鼻
而有一事正合无妄之災无妄之疾亦見得古人相
傳尚識得當時此意也 董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記

不耕穫不菑畬程子易傳爻辭恐未明白意竊謂無不
耕而穫不菑而畬之理只是不於耕而計穫之利如
程子所解象詞移之以解爻辭則可若云易傳爻象
之詞雖若相反而意實相近特辭有未足耳爻辭言
當循理象辭言不計利循則不計利計利非循理

也但攷之經文則傳與來說於文義之間皆若有可

疑者若曰不耕而穫則多却而字若曰不於耕而求

穫之利則又須增數字方通嘗謂此文乃自始至終

都不營為而偶然有得之意耕穫蓄畜率事之始終

而言也當无妄之世事益有如此者若以義言則聖

人之無為而治學者之不要人爵而人爵從之皆是

也大抵此文所謂无妄之福而六三所謂无妄之禍

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四

易傳言理甚備象數却欠在又云易傳亦有未安處如

无妄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只是說一箇無所作為之

意易傳却言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謂不首造其事殊

非正意

李開祖錄

耕菑固必因時而作然對獲畬而言則為首造矣易中

取象亦不可以文害辭辭害意若必字字拘泥則不

耕而望穫不菑而望畬亦豈有此理邪

谷何鶴下同

无妄災也說者似已得之不知所疑者何謂却望批誨

䷋

乾下大畜

問大畜卦先生曰九三一爻不為所畜而欲進與上九

合志同進俱為畜極而通之時故有良馬逐何天之

衢亨之象但上九已通達無礙只是滔滔去九三過

剛銳進故戒以艱貞閑習蓋初二兩爻皆為所畜獨

九三一爻自進耳潘時舉問九六為正應皆陰皆陽

則為無應獨畜卦不爾何也先生曰陽遇陰為陰所

畜九三與上九皆陽皆欲上進故但以同類相求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四

小畜亦然先生因言彖作本義欲將文王卦辭只大

網依文王本義略說至其所以然之故却於孔子彖

辭中發之且如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只是

占得大畜者為利正不家食而吉利於涉大川至於

剛上尚賢等處乃孔子發明各有所主爻象亦然如

此則不失文王本意又可見孔子之意但今未暇整

頓耳先生又曰大畜下三爻取其能自畜而不進上

三爻取其能畜彼而不使進然四能止六於初故為

力易五則陽已進而止之則難但以柔居尊傳其機會可制故亦吉但不能如四之元吉耳

兼錄錄

讀書須是先看一件了然後再看一件若是畜積處多忽然爆開來時自然所得者大易所謂何天之衢亨是也

萬人傑錄



震下
艮上 頤

凡卦中說龜底不是正得一箇離卦必是伏箇離卦如觀我朵頤是也兌為羊太壯卦無兌恐便是三四五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二

爻有箇兌象這說取象底是不可曉處也多如乾之六爻象皆說龍至說到乾却不為龍龍是變化不測之物乾須着用龍當之如夫征不復婦孕不育此卦是取離為大腹頤象本卦雖無離卦却是伏得這卦問伊川解頤作下三文養自體上三文養德義如何先生云看來下三文是資人以為養上三文是養人也六四六五雖是資初與上之養其養實是他居尊位藉人以養而又推以養人故此三文似都是養人之

事伊川說亦得但失之疎也

林學蒙錄

問頤卦先生曰頤卦最難看銖因問本義言觀頤謂觀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謂觀其所以養身之術與程傳以觀頤為所以養人之道求口實為所以自養之道如何先生沉吟良久曰程傳似勝蓋下體三文皆是自養上體三文皆是養人不能自求所養而求人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二

以養已則凶故下三文皆凶求於人以養其下雖不免於顛拂畢竟皆好故上三文皆吉又問虎視眈眈本義以為下而專也蓋顛其養以施於下必有下專之誠方能无咎程傳作欲立威嚴恐未必然先生曰頤卦難看正謂此等且虎視眈眈必有此象但今未曉耳銖曰音辨載馬氏云眈眈虎下視貌則當為下而專矣先生曰然又曰其欲逐逐如何先生曰求養於下以養人必當繼繼求之不厭乎數然後可以養人而不窮不然則所以養人者必無繼矣以四而賴養於初亦是顛倒但是求養以養人所以雖顛而吉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說

卷四

先生又曰六五居貞吉猶洪範用辭吉用作凶所以不可涉大川六五不能養人反賴上九之養是已拂其常矣故守常則吉而涉險阻則不可也黃幹因云頤之六爻只是顛拂二字求養於下則為顛求食於上則為拂六二比初而求上故顛頤當為句拂經于丘頤句征凶即其占辭也六三拂頤雖與上為正應然畢竟是求於上以養已所以有拂頤之象故雖正亦凶也六四顛頤固與初為正應然是賴初之養以

養人故雖顛亦吉六五拂經即是比于上所以有拂經之象然是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所以居正而吉但不能自養所以不可涉大川耳

董誥錄

頤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六五陰柔之才但守

正則吉故不可以涉患難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

欲逐逐此文不可曉

沈侗錄



異下
兌上大過

或問大過小過大過是陽過乎陰小過是陰過乎陽程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說

卷四

先生以為立非常之大事與不世之大功成絕俗之大德是聖人制事以天下之正理非有過於理也如聖賢道德功業大過於人堯舜之揖遜湯武之征伐皆由是道也道無不中無不常世人所不常見故謂之大過於常也

程先生所謂大過者非常之大者非有過於理也

小過是小

過於中者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蓋矯之小過而後能及於中也先生曰程先生說此此為事之大過即是事之平常便如說權即經之意都是多

說了蓋大過是事之大過小過是事之小過大過便如堯舜之揖遜湯武之征伐獨立不懼遜世无悶這都是常人做不得底事惟聖人大賢以上便做得故謂之大過是大過人底事小過便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事之小過得些子底常人皆能之若當大過時做大過底事當小過時做小過底事當過而過理也如此則豈可謂事之過不是事之過只是事之平常也大過之事聖人極是不得已處且如堯

舜之有朱均豈不欲多立賢輔以立其子然理到這裏做不得只得如此湯武之於桀紂豈不欲多方恐懼之使之悔過自省然理到這裏做不得只得放伐而後已是皆事之不得已處只着如此做故雖過乎事而不過乎理也

呂輝錄

問易大過小過先生與伊川之說不同曰然伊川此論正如以及經合道為非相似殊不知大過自有大過時節小過自有小過時節處大過之時則當為大過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說

卷三

之事處小過之時則當為小過之事如堯舜之禪授湯武之放伐此便是大過之事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此便是小過之事只是在事雖是過然適當其時便是合當如此做便是合義如堯舜之有朱均豈不能多擇賢輔而立其子且恁地平善過然道理去不得須是禪授方合義湯武豈不能出師以恐嚇桀紂且使其悔悟脩省然道理去不得必須放伐而後已此所以事雖過而皆合理也

沈憫錄

錄曰程易說大過以為大過者常事之大者耳非有過於理也聖人盡人道非過於理是此意否先生曰正是如此

董錄

問大過卦先生曰大過陽剛過盛不相對值之義故六爻中無全吉者除了初六是過於畏慎无咎外九二雖无不利然老夫得女妻畢竟是不相當所以象言過以相與也九四雖吉而又有他則吝九五所謂老婦者乃是指客爻而言老婦而得士夫但能无咎无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說

卷三

譽亦不為全吉至於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則是事雖凶而義則无咎也

同上

伊川易傳大過云道無不中無不常聖人有小過無大過看來亦不消如此說聖人既說有大過直是有此事雖云大過亦是常理始得因舉晉州蒲事云舊常不曉胡文定公意以問范伯達大他亦不曉後在都下見其孫伯達問之渠云此處有意思但是難說出如左氏分明有稱君無道之說厲公雖有罪但合當

廢之可也而樂書中行僊弒之則不是然畢竟厲公

有罪故難說後必有曉此意者

林賜錄

藉用白茅亦有過慎之意此是大過之初所以其過尚

小在

是測錄

䷋ 坎上坎

或問習坎八卦中獨坎加習字說者多矣未知義果如

何答云此等不必深求其說

或問習坎卦義傳云一始於中有生之最先者也故為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

四

水夫陽氣之生必始於下復卦之象是也今曰始於

中其義如何答云氣自下而上為始程說別是一義

各有所主不相妨然亦不可相雜

問橫渠謂博學於文只要得習坎心亨何也曰見得這

事理透了處斷了便無疑行之又果決便是習坎心

亨凡事皆如此且以看文字一節論之如到那一處

見這說又好見那說又是如此有礙如彼又不通便

是險阻處到這裏須討一路去方透便是習坎心亨

博學於文者只是要得習坎心亨不特看文義且如學

這一件物事未學時心裏不曉既學得了心裏便通

曉得這一事若這一事曉不得於這一事上心便黑

暗

沈側錄

坎即穴也

問坎卦六三來之坎坎先生曰經文中疊字如兢兢業

業之類是重字來之自是兩字各有所指謂下來亦

坎上往亦坎也

之往

進退皆險也又問六四舊讀樽酒

欽定四庫全書

卷四

四

簋貳為句用缶為句乃古注及程氏說晁以道本樽

酒簋貳用缶句本義從之其說如何先生曰既曰

樽酒簋貳又曰用缶亦不成文理貳蓋之也六四近

尊位而在險之時剛柔相濟故有但用薄禮蓋以誠

心進結自牖之象問牖非所由之正乃室中受明之

處豈險難之時不容由正以進邪先生曰非是不可

由正蓋事變不一勢有不容不自牖者終无咎者始

雖不甚好然於義理無害故終亦无咎无咎者善補

過之謂也又問上六係用徽纆二字釋文云三股曰

徽兩股曰纆皆索名是否曰據釋文如此

董錄錄

問用全納約自牖何如曰不由戶而自牖以言艱險之時不可直致也

李孝札錄

易最難看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包涵萬理無所不有其實是古者卜筮書不必只說理象數皆可說將去做道家醫家等說亦可初不曾滯於一偏最近看易見得聖人本無許多勞攘自是後世一向亂說妄意增

欽定四庫全書

易

卷四

減硬要作一說以強通其義所以聖人經旨愈見不明且如解易添虛字去迎過意來便得今人解易過去添他實字却是借他做己意說了又恐或者一說有以破之其勢不得不支離更為一說以護吝之說十說萬與易全不相干此書本是難看底物不可將小巧去說又不可將大話去說又云易難看不惟道理難尋其中或有用當時俗語亦有他事後人不知者且如樽酒簋食今人硬說作二簋其實無二簋之

寶陸德明自注斷人自不曾去看如所謂貳乃是周

禮大祭三二之二是副二之義此不是真穿鑿却有

古本若是強為一說無來歷全不是聖賢言語矣

虞錄

柳錄

又問其次致曲與易中納約自牖之意亦略相類納約自牖是因人之明而導之致曲是因己之明而推之是如此否先生曰正是如此

潘時舉錄

納約自牖雖有向明之意然非是路之正

夏淵錄

欽定四庫全書

易

卷四



離下離

離便是麗附着之意易中多說做麗也有兼說明處也有單說明處明是離之體麗是麗着底意思離字古人多用做離着說然而物相離去也只是這字當貴不離其身東坡說道剝箇不字便是這意古來自有這般兩用底字如亂字又喚做治

夏淵錄

離字不合單用

問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

無形離明何謂也答曰此說似難曉有作日光說有作目說看來只是氣聚則目得而見氣不聚則不得而見易所謂離為目是也

徐宗錄

叔重說離卦問火體陰而用陽是如何先生云此言三畫卦中陰而外陽者也坎象為陰水體陽而用陰蓋三畫卦中陽而外陰者也惟六二一爻柔麗乎中而得其正故元吉至六五雖是柔麗乎中而不得其正特借中孚而包正字耳又問日昃之離先生曰死生

欽定四庫全書

太公易說

卷八

常理也若不能安常以自樂則不免有嗟戚曰生之有死猶晝之必夜故君子當觀日昃之象以自處先生曰人固知常理如此只是臨時自不能安耳又問九四突如其來如先生曰九四以剛迫柔故有突如其來之象焚死棄言無所用也離為火故有焚如之象或曰突如其來如與焚如自當屬上句死如棄如自當做一句先生曰說時亦少通但文勢恐不如此耳

舉錄

六二中正六五中而不正今言麗乎正麗乎中正次第說六二分數多此卦唯這爻較好然亦未敢便恁地說只得且說未詳

本義今元未詳字○夏淵錄

焚死弃只是說九四陽爻突出來逼拶上文焚如是弗戢自焚之意弃是死而弃之之意

同上

六五介于兩陽之間憂懼如此然處得其中故不失其吉

同上

又問離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弃如曰九四有侵凌六五之象故曰突如其來如火之象則有自焚之義故曰焚如死如弃如言其焚死而弃也

別紙錄

或曰離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郭冲晦以為離六五乃文明盛德之君知天下之治莫大於得賢故憂如此如竟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已憂先生曰離六五陷於二剛之中故其憂如此只為孟子說得這兩句故人便取以為說恐不是如此於上下爻不相通

金去偽錄

有嘉折首是句
夏淵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四

文公易說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文公易說卷五
六五

詳校官左都御史李 經

通校官制使 莫瞻 莫瞻

校對官中書 臣 阮光祿

校對官學正 臣 常 倫

滕錄監生 臣 王元慎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五

下經



兌上 震下 咸

宋 朱鑑 撰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如卦變說方見得下落此等處當錄出看

朱錄

咸卦本義以為柔上剛下乃自旅來旅之六五上而為咸之上六旅之上九下而為咸之九五此謂柔上剛下與程傳不同先生問所以不同何也錄曰此易中自有卦變耳先生曰須知程子說有不通處必着

艮咸二卦皆就人身取義皆主靜如艮其趾能止其動便无咎艮其腓腓亦動物故止之不拯其隨是不能拯止其隨限而動也故其心不快限即腰所在咸其腓自是不合動咸其腓亦是欲隨股而動動則凶不動則吉

吳必大錄

否泰咸恒損益既濟未濟此八卦首尾皆是一義如咸皆是感動之義之類問咸內卦艮艮止也何以皆說

動曰艮雖是止然咸有交感之義都是要動所以都說動卦體雖是動然繞動便不吉動之所以不吉者以其內卦屬艮也

沈側錄

問咸之九四傳云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為感所感復有應所應復為感

云云

如何先生曰凡在天地之間無非感應之理造化與人事皆是感應且如雨暘雨不成只管雨便感得一箇暘出來暘不成只管暘雨

已是應處又感得雨來是所感復有應所應復為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 易說

二

寒暑晝夜無非此理至如人夜睡不成只管睡不起至曉頭着起來一日運動向晦亦須當息凡一死一生一出入一往一來一語一點皆是感應如中人之性半善半惡有善則有惡如古今天下有一盛必有一衰聖人在上兢兢業業必曰保治及到衰廢自是整頓不起然不成一向如此必有興起時節唐貞觀之治可謂甚盛矣至中間武后出來作壞一番自恣地嗒嗒低去至五代衰微極矣如國之紀綱國之

人材舉無一足恃一旦聖人勃興轉動一世天地為

之豁開仁宗皇帝時一時天下稱太平雖眼不曾見

已自分明是太平然當時災異亦數數有之至後來

之變亦是感應之常勢如此又問感應之理於學者

工夫有用處否曰此理無乎不在如何學者用不得

如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亦是這

道理研精義理於內所以致用於外利用安身於外

所以崇德於內橫渠此處說得更好精義入神事豫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 易說

三

吾內求利吾外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此幾

句甚親切正學者用功處

徐高錄

懂懂往來往來是感應合當底懂懂是私感應自是當

有只是不當私感應耳

吳淵錄

或說貞吉悔亡懂懂往來朋從爾思云一往一來皆感

應之常理也如懂懂焉則私矣此以私感彼以私應

所謂朋從爾思非有感必通之道也先生然之問往

來是心中懂懂然往來猶言往來于懷否曰非也下

文分明說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

往則寒來安得為心中之往來伊川說微倒了所以

致人疑

一往一來感應之常理也自然如此

又問是憧憧於往來之間

否曰亦非也這箇只是對那日往則月來底說那箇

是自然之往來此憧憧者是加私意不好底往來憧

憧只是加一箇忙迫底心不能順自然之理猶言助

長正心與計獲相似方往時又便要來方來時又便

要往只是一箇忙又曰方做去時是往往後面來底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集

四

是來如人耕種下種是往少間禾生是來問憧憧往

來如霸者以私心感人便要人應自然往來如王者

我感之也無心而感其應我也無心而應周徧公溥

無所私繫是如此否曰也是如此又問此以私而感

恐彼之應者非以私而應只是應之者有限量否曰

也是以私而應如自家以私惠及人少間被我之惠

者則以我為恩不被我之惠者則不以我為恩矣王

者之感如云王用三驅失前禽去者不以為恩獲者

不以為怨如此方是公正無私心又問天下何思何

慮人固不能無思慮只是不可加私心欲其如此否

曰也不曾教人不得思慮只是道理自然如此感應

之理本不消思慮空費思量空費計較空費安排都

是枉了無益於事只順其自然而已因問某人在位

當日之失便是如此不能公平其心翁受教施每廣

坐中見有是這邊人即加敬與語其他皆不顧以至

差遣之屬亦有所偏重此其所以收怨而召禍也曰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集

五

這事便是難說今只是以成敗論人不知當日事勢

有難處者若論大勢則九分九釐須還時節或其人

見識之淺深力量之廣狹病却在此若以此而論却

不是前輩有云牢籠之事吾不為也若必欲人人面

分上說一般語或慮其人不恰它日或為吾患遂委

曲牢籠此却是憧憧往來之心

沈側錄

此以心感彼以心應其效如此之速感應神速理固如

此但着一以字便有欲速之意所謂憧憧往來朋從

爾思者正病此也

谷江點

或問咸上六咸其輔頰舌竊意此爻宜有悔吝而不言悔吝何也答云吉山悔吝係乎邪正此但見其不足以感人之意耳未見有失故不得以悔吝言也

因說易感處伊川說得未備佳來自還他有自然之理惟正靜為主則吉而悔亡至於憧憧則私意為主而思慮之所及者朋從所不及者不從矣是以事未至則迎之事已過則將之全掉脫不下今人皆病於

欽定四庫全書

易經

卷六

無公平之心萬物之來少有私意雜焉則陷於所偏

重錢木之錄



集下
震上恒

恒非一定之謂故晝則必夜夜而復晝寒則必暑暑而復寒若一定則不能恒也其在人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今日道合便從明日不合則去又如孟子辭齊王之金而受薛宋之饋皆隨時變易故可以為常也

楊通夫錄

問易傳云恒非一定之謂一定則不能恒矣惟隨時變

易乃常道也竊謂有不一定而隨時變易者有一定

而不可變易者云云曰他政是論物理之終始變易

所以為恒而不窮處然所謂不易者亦須有變通乃

能不窮如君尊臣卑分固不易然上下不交也不得

父子固是親親然所謂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則又

有變焉惟其如此所以為恒論其體終是常然體之

常所以為用之變用之變所以為體之常

劉砥錄

欽定四庫全書

易經

卷七

叔重說恒卦初六浚恒貞凶恐是不安其常而深以常

理求人之象程氏所謂守常而不能度勢之意先生

云未見其有不妥之象只是欲深以常理求人耳

滿時

舉錄

問恒卦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德指六謂常其

柔順之德固貞矣然此婦人之道非夫子之義蓋婦

人從一而終以順為正夫子則制義者也若從婦道

則凶先生曰固是如此然須看得象占分明六五有

恒其德貞之象占者若婦人則吉夫子則凶大底看
易須是曉得象占分明所謂吉凶者非爻之能吉凶
爻有此象而占者視其德而有吉凶耳且如此爻不
是既為婦人又為夫子只是有恒其德貞之象而以
占者之德為吉凶耳又如恒卦恒固能亨而无咎然
必占者能久於其道方亨而无咎又如九三不恒其
德非是九三能不恒其德乃九三有此象耳占者遇
此雖正亦吝若占者能常其德則无羞吝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易說

八

乾上 遯

或問遯小利貞本義謂小人也索易中小字未有以為
小人者如小利有攸往與小貞吉之類皆大小之小
耳未知此義如何答云經文固無此例然以彖傳推
之則是指小人而言今當且依經而存傳耳
問遯卦小利貞以彖辭小利貞浸而長也之語觀之則
小當為陰柔小人也小往大來小言君子能遯則亨
小人則利於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而侵迫於陽也

此與程傳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
人之意未遽已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之意不同
先生曰若如程傳所言則於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
之下當云止而健陰進而長故小利貞今但言小利
貞浸而長也而不言陰進而長則小指陰小之小可
知況當遯去之時事勢已有不容正之者程說雖善
而有不通矣又問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者言不可有
所往但當晦處靜俟耳此意如何先生曰程傳作不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易說

九

可往謂不可去也言遯已後矣不可往往則危往既
危不若不往之為無灾害切以為不然遯而在後尾
也既已危矣豈可更不往乎若作占辭看尤分明先
生又言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此言象而占在
其中六二亦有此德也說活反九四君子吉小人否
方九反。
實錄
遯尾厲到這時節去不逃了所以危厲不可有所往只
得看它如何賢人君子有這般底多

夏淵錄

問遯九三畜臣妾吉傳曰係吝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得其心為吉也小人女子近之則不遯遠之則怨若專以私恩懷之未必不有悔吝而此爻以為吉何邪答云此爻不可大事但可畜臣妾耳御下而有以懷之未為失正但恐所以懷之者失其正耳



乾上 大壯

問大壯本好爻中取却不好賸本不好爻中取却好如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十

六五對九二處非其位九四對上九本非相應都成好爻不知何故曰大壯便是過了繞過便不好如賸卦之類却是易之取爻多為占者而言占法取變爻便是到此處變了所以困卦雖是不好然其間利用祭祀之屬却都好問此正與見羝龍无首占利永貞一殿曰然却是變了故如此

陽道大錄

先生云大壯利貞是利於正也所以大者以其正也既正且大則天地之情不過於正大

呂坤錄

此卦多說羊是兌之屬季通曰意圖是夾注底兌卦兩畫當一畫

是測本

問大壯卦先生曰此卦如九二貞吉只是自守而不進九四藩決不羸壯于大輿之輓却是可有進之象此卦爻之好者蓋以陽居陰不極其剛而前遇二陰有藩決之象所以為進非如九二前有三四二陽隔之不得進也又曰喪羊于易不若作疆場之易漢食貨志疆場之場正作易蓋後面有喪羊于易亦同此義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十

今本義所注只是從前所說如此只且仍舊耳上六取喻甚巧蓋壯終動極無可去處如羝羊之角掛于藩上不能退遂然艱則吉者畢竟有可進之理但必艱始吉耳

葉錄

問大壯上六羝羊觸藩不能退不能遂无攸利艱則吉傳以艱字為過艱困則失其壯而得柔弱之分故吉竊意不能退遂而无所利則是已艱困矣而又曰遇艱何也恐此艱字只作艱難其事而不敢求進不已

則吉如大畜九三利艱貞之艱說如何答云當如大畜之例

䷍ 離上 下 晉

問晉傳曰晉之盛而無德者無用有也然大有可謂盛矣而有卦德不知如何答曰元亨利貞本非四德但為大亨而利於正之占耳乾卦之彖傳文言乃借為四德在它卦尤不當以德論也

康侯似說寧侯相似用錫馬之用只是箇虛字說它得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易說

這箇物事

夏淵錄

晝日是那上卦離也晝日為之是此意

同上

問晉卦初六晉如摧如象也貞吉占辭先生曰問孚裕

无咎又是解上兩句恐貞吉說不明故又曉之又問

受茲介福于其王母王母指六五以為享先妣之吉

占何也先生曰恐是如此蓋周禮有享先妣之禮又

問衆允悔亡先生曰衆允象也悔亡占也又問晉其

角維用伐邑本義作伐其私邑程傳以為自治如何

先生曰便是程傳多不肯說實事皆以為取喻伐邑如墮甕墮邱之類是也大抵今人說易多是見易中有此一語便以為通體事當如此不知當其時節地頭其所占得者其象如何若果如今人所說則易之說有窮矣又如摧如愁如易中少有此字疑此爻必有此象但今不可曉耳

董錄

晉六三如何見得為衆所信處既不中正衆方不信雖

云信之亦安能悔亡曰當晉之時二陰皆欲上進三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易說

處地較近故二陰皆從之以進問如何得悔亡曰居

非其位本當有悔以其得衆故悔可亡

楊道大錄

晉六三衆允悔亡傳曰或曰不由中正而與衆同得為

善乎曰衆所允者必至當也竊謂世固有不義而得

衆如齊之陳氏魯之季氏者矣顧可以為善乎

問晉卦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无不利伊川以為六

以柔居尊位本當有悔以大明而下皆順附故其悔

亡下既同德順附當推誠委任盡衆人之才通天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

十

之志勿復自任其明恤其失得如此而往則吉而无不利此說是否曰便是伊川說得太深據此爻只是占者占得此爻則不必恤其失得而自亦无所不利耳如何說道人君既得同德之人而委任之不復恤其失得如此則蕩然無復是非而天下之事亂矣假使其所任之人或有作亂者亦將不恤之乎難以堯舜之聖臯叟益稷之賢猶云屢省乃成如何說既得同心同德之人而任之則在上者一切不管而任其所為豈有此理且彼所為既失矣為上者如何不恤得聖人無此等說話聖人所說卦爻只是略略說過以為人當着此爻則大勢已好雖有所失得亦不必慮而自无所不利也聖人說得甚淺伊川解得太深聖人所說短伊川解得長久之云失得勿恤只是自家自作教是莫管它得失如云人發解做官這箇却必不得只得盡其所當為者而已如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相似

沈闕錄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

十

失得勿恤此說失也不須問它得也不須問它自是好猶言勝負兵家之常云爾此卦六爻無如此爻吉先生看必大與廬陵問答卷子內晉卦伐邑之說曰晉上九貞吝不在克治正以其克治之難而言其合下有此吝耳貞吝之義諸義以云貞固守此則吝不應於此獨云於正道為吝也

吳必大錄

晉上九剛進之極以伐私邑安能吉而无咎曰以其剛故可伐邑若不剛則不能伐邑矣但易中言伐邑皆

是用之於小若伐國則其用大矣

如高宗伐鬼方三年之類

伐邑則不可用之於大可知維用以伐邑然亦必能

自危厲乃可以吉而无咎過剛而能危厲則不至於

過矣

楊龜大錄



明夷

明夷初二爻不取爻義曰初爻所傷地遠故雖傷而

尚能飛問初爻比二爻却似二爻傷得淺初爻傷得

深曰非也初尚能蜚但垂翼耳

寓問商有三仁集注言三子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微子之去欲存宗祀比干之死欲紓政行可見其至誠惻怛處不知箕子至誠惻怛何以見曰箕子比干都是一樣心箕子偶然不衝着紂之怒自不殺他然他見比干恁地死若更死諫無益於國徒使人君有殺諫臣之名就他處此最難微子去却易比干一向諫死又却索性箕子在半上落下最是難處被他監繫在那裏不免佯狂所以易中特說箕子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

十六

之明夷可見其難處故曰利艱貞晦其明也內難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他外雖狂心則定也

徐高幹

問明夷卦先生曰下三爻皆說明夷是明而見傷者六四爻說者却以為是姦邪之臣先蠱惑其君心而後肆行於外殊不知上六既非正應又不相比又況下三爻皆說明夷是好底何獨此爻却作不好說故某於此爻之義未詳但以意觀之六四居暗地尚淺猶可以得意

而遠去故雖入於幽隱之處猶能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也故小象曰獲心意也上六不明晦則是合下已是不明故初登于天可以照四國而不免後入于地則是始於傷人之明而終於自傷以墜其命矣呂原明以為唐明皇可以當之蓋言始明而終暗也

錄

錄

明夷明而見傷者乃君子也上六是指暗主

明夷未是說闇之主只是說明而被傷者乃君子也上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

十六

六方是說闇君子出門庭言君子去闇尚遠可以得其本心而遠去文王箕子大槩皆是晦其明然文王之外柔順是本分自然做底箕子晦其明又云艱是它那佯狂底意思便是艱難底氣象爻說貞而不言艱者蓋言箕子則艱可見不必更言之

見徐幹

家人

問家人卦乾剛也施於家則離兌離也

字說

則亂坤靜也施於家則廢震動也施於家則擾坎艮

非所取義惟明而順家之道也答云寧鑒得不好林

學家

先生因喫茶罷曰物之甘者喫過必酸苦者喫過却甘
茶本苦物喫過却甘問此理如何曰也是一箇道理
如始於憂勤終於逸樂理而後和蓋體本天下之至
嚴行之各得其分則至和又如家人嗃嗃悔厲吉婦
子嘻嘻終吝都是此理

王假有家言到這裏方只具得許多物事有妻有妾方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始成箇家

是淵錄

占法陽主貴陰主富

同上

問家人卦王假有家先生曰有家之有只是如夙夜浚
明有家意采有邦之有謂三德者則夙夜浚明於其
家有六德者則亮采於其邦有是虛字非如奄有四
方之有也

是淵錄

三

九上睽

睽皆言始異而終同之理

是淵錄

馬是行底物初間行不得後來却行得大率睽之諸爻
都如此多說先異而後同

是淵錄

明道言嘗與元豐大臣共政此事昨來已嘗論之然亦
有未盡今詳此事乃是聖賢之用義理之正非姑為
權譎苟以濟事於一時也蓋伊川氣象自與明道不
同而其變化人材亦有此意

見外書胡氏所記

易傳於睽之初爻亦有不絕小人之說足見此事自是正理當然

非權譎之私也然亦須有明道如此廣大規模和平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氣象而其誠心昭著足以感人然後有以盡其用耳

答呂伯恭論淵源錄

問睽見惡人其義何取曰以其當睽之時故須見惡人
乃能无咎

楊道夫錄

天合作而剝顯也蒙文天作夷而作而

是淵錄

宗如同人于宗之宗

同上

哉鬼一車等語所以差異者為心這般事是差異底事

所以却把世間差異底明之世間自有這般差異底

事同上

䷁ 艮上 塞

艮下坎上其卦為塞塞難也西南陰方平易之地東北

陽方險阻之處當塞之時利趨平易而不利走險阻

又利見大人以濟塞而守正則吉故策得此卦其占

如此以彖傳言之云易本義合如此 偶情漫記

問塞卦往塞來擊先生曰來往二字唯程傳言上進則

為往不進則為來說得極好今人或謂六四往塞來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九

連是來就三九三往塞來反是來就二上六往塞來

碩是來就五亦說得通但初六來擊則位居最下無

可來之地其說不得通矣故不若程傳好只是不往

為佳耳 不往者字而不進故不進則為來 諸父皆不言吉蓋未離乎

塞中也至上六往塞來碩吉即是塞極有濟之理既

是不往惟守於塞則必得見九五之大人與其濟塞

而有碩大之功矣 葉錄

塞利西南是說坤卦分曉但不知從何插入這坤卦來

此須是箇變例聖人到這裏看見得有箇做坤底道

理大率陽卦多自陰來陰卦多自陽來震是坤第一

書變坎是第二書變艮是第三書變易之取象不曾

確定了它 是測錄

塞無坤體只取坎中爻變如沈存中論五姓一般塞利

西南謂地也據卦體艮下坎上無坤而繇辭言地者

往往只取坎中爻變變則為坤矣沈存中論五姓自

上無之後人既如此呼喚即便有義可推 同上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九

問塞九五大塞朋來傳以其無剛陽之臣不足以濟塞

竊謂自古患君之不剛明耳未有有其君而無其臣

者也傳又以李固王允周顗王導為言竊意當時正

以無剛明之君故耳設使有之數子未必能有為也

更乞指教答云讀易當看卦畫時節不可以此論

問大塞朋來之義曰處九五尊位而居塞之中所以為

大塞所謂遭大投艱于朕身人君當此之時須厚

策用厚力乃可濟也或言塞與困相似君子致命遂

志與君子反身修德亦一般曰不然澤无水困是盡
乾燥處困之極事無可為者故只得致命遂志若山
下有水蹇則猶可進步如山下之泉曲折多艱阻然
猶可行故教以反身修德豈可與困為比只觀澤无
水困山下有水蹇兩句便全然不同

沈側錄



坎下
震上 解

先生舉解卦云无所往其來復吉程傳以為天下之已
解而安平無事則當修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先代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易說

卷五

明王之治夫禍亂既平正合脩治道求復三代之規
模却只便休了兩漢以來人主還有理會正心誠意
否須得人主如竇閭陋巷之士治心脩身講明義理
以此應天下之務用天下之才方見次第因言神廟
大有為之主勵精治道事事要理會過是時却有許
多人才若專用明道為大臣當大段有可觀明道天
資高又加以學誠意感格聲色不動而事至立斷當
時用人參差如此者亦是氣數外通

廖德明錄

六居三大率少有好底負且乘聖人這裏又見得有這
箇小人乘君子之器底象故又於此發出這箇道理

來是淵錄

問解卦九四解而拇朋至斯乎先生曰四與初皆不得
正四能解其拇者以四雖陰位而才則陽與初六陰
柔則為有間所以能解去其拇故得陽剛之朋類至
而相信矣

實錄錄

射隼于高墉聖人說易大槩是如此不似今人說底向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易說

卷五

來欽夫書與林艾軒云聖人治易却則倦地此却似
說得易了

見淵錄



兌下
艮上 損

易象自是一法如乾為龜則損益二卦皆說龜此類甚
多

沈側錄

益損二卦說龜一在二一在五是顛倒說去未濟與既
濟說鬼方亦然不知如何

呂律錄

陳瑱說損益先生曰勢自是如此有人主出來也只因

這箇勢自住不得到這裏方看做是如何惟是聖人

能順得這勢盡得這道理以下人不能識得損益之

宜便錯了壞了也自是立不得因只是因這箇損益

也是損益這箇

徐寓錄

問損卦三陽皆能益陰而二上二爻則弗損益之初則

曰酌損之何邪先生云這一爻難解只得用伊川說

又云易解得處少難解處多今且恁地說去那占時

又自別消詳有應處難豫為定說也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啟蒙

五

二益與益字不同可見其義亦不同

酌損之在損之初下猶可以斟酌也

夏淵錄

三人行損一人三陽損一一人行得其友一陽上去換

得一陰來

同上

三人行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伊川就六爻上說得

好

黃義剛錄

得臣无家猶言化家為國相似得臣有家其所得也小

矣无家則可見其大

夏淵錄

䷩ 益

震上 兌下

大抵損益二卦諸爻皆互換損好益却不好如損六五

却成益六二損上九好益上九却不好

元吉无咎吉凶是事咎是道理益有事則吉而理則過

差者是之謂吉而有咎

或益之十朋之龜

句 弗克違 黃顯子錄

王用享于帝吉是祭則受福底道理

益之用凶事猶書言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躬

舒島錄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啟蒙

中行與依見不得是指誰

利用遷國程昌寓守壽春敵人來占得此爻遷來鼎州

後平楊 上有功

䷩ 益

乾上 兌下

或說夬卦云聖人於陰消陽長之時猶欲人戒謹恐懼

其警戒之意深矣曰不用如此說自是無時不成謹

恐懼非是到這時方成懼不成說天下已平治可以

安意肆志只才有些放肆便弄得靡所不至

沈剛錄

又如今書所喻過分不止之說亦區區所諭如僕所見却是自家所以自處者未能盡絕私意之累而於所以開導聰明者未盡其力爾故夫以五陽之盛而比一陰猶欲決之故其繇曰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蓋雖危懼自修不極其武而揚庭孚號利有攸往初不顧後患而小却也

各陳亮

揚于庭孚號有厲若合開口處使雖有劔從自家頭上落也須着說但使功罪各當是非顯白於吾何嫌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五

大卦號字皆是作戶羔反惟孚號只作去聲讀看來亦

只當平聲

沈綱錄

壯于前趾與大壯初爻同此卦大率似大壯只爭一畫王子猷卜遇大之九二卜者告之曰必復有驚恐後有

兵權未幾果夜遇寇旋得洪帥

伊川改九三爻辭次序看來不必改

問大卦九三壯于頄先生曰君子之去小人不必悻悻然見于面日至於遇雨而為所濡濕雖為衆陽所熨

然志在決陰必能終去小人故亦可得无咎也蓋九三雖與上六為應而實以剛居剛有能決之象故壯于頄則有山而和柔以去之乃无咎如王允之於董卓溫嶠之於王敦是也

又曰彖云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令人以為陽不能無陰中國不能無夷狄君子不能無小人故小人不可盡去今觀剛長乃終之言則聖人豈不欲小人之盡去邪但所以決之者自有道耳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五

又問大卦辭言孚號九二言惕號上九言无號取象之義如何先生曰卦有兌體兌為口故多言號也又問以五陽決一陰君子威而小人衰之勢而卦辭則曰告自邑不利即戎初九壯于前趾則往不勝九二惕號則有戎勿恤壯于頄則凶牽羊則悔亡中行无咎豈去小人之道須先自治而嚴厲戒懼不可安肆邪先生曰觀上六一爻則小人勢窮無號有山之時而君子去之之道猶當如此嚴謹自做手脚蓋不可以

其勢衰而安意自肆也其為戒深矣

董錄

號取兌象

平

覓陸是兩物覓者馬齒覓陸者章陸一名商陸皆感陸

氣多之物藥中用商陸治水腫其子紅

覓是馬齒覓陸是章柳今用治水氣者其物難乾

中行无咎言人能剛決自勝其私合乎中行則无咎但

能補過而已未是極至處這是說那微茫間有些箇

意思斷未得釋氏所謂流注想荀子謂偷則自行便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五

是這意思照管不着便走將那裏去父雖無此意孔

子作象所以裨父辭之不足如自我致寇敬慎不敗

之類甚多中行无咎易中却不恁地看言人占得此

父者能中则无咎不然則有咎

䷀ 乾上 姤

巽下

問母自欺是誠意自慊是意誠否小人間居以下是形

容自欺之情狀心廣體胖是形容自慊之意否答曰

然後段各發明前說但此處是箇牢關今能致知知

至而意斯誠矣驗以日用間誠意十分為善矣便自

有一分不好底意思潛發以間於其間此意一發便

由斜徑以長這箇却是實前面善意却是虛矣如見

孺子入井救之是好意其間便有些要譽底意思以

雜之如薦好人是善意便有些要人德之意隨後生

來治惡人是好意便有些狠疾之意隨後來前面好

意都成虛了如姤卦上五爻皆陽下面只一陰生五

陽便立不住了

余大雅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五

不是說陰漸長為女壯乃是一陰遇五陽

大率姤是一箇女遇五陽是箇不正當底如人盡夫也

之事聖人去這裏又看見得那天地相遇底道理出

來

朱淵錄

金柅或以為止車物或以為絲裝不可曉

情廣錄

歐公章疏言地震山石崩入于海烹謂正是羸豕孚蹢

躅之義當極治時已自栽培得這般物事在這裏了

故直至如吟

楊適夫錄

又不知此卦如何有魚象或說離為鱉為蟹為蠃為蚌

為龜魚便在裏面了不知是不是

此條未詳

這幾卦多說那臂不可曉

夏淵錄

包无魚又去這裏見得箇君民底道理陽在上為君陰

在下為民

同上

有隕自天言能回造化則陽氣復自天而隕復生上來

都換了這時節

同上

坤下萃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五

陳光澤二子求字先生字萃曰仲亨云凡物積之厚則

施之也廣如水積得科子滿便流又字萃曰仲蔚云

君子豹變其文蔚也變其志若裏面變得是虎外面

便有豹之文

黃義剛錄

大率人之精神萃於已祖考之精神萃於廟

順天命說道理時髣髴如伊川說也去得只是文勢不

如此他是說豐萃之時若不用大牲則便是與以天

下儉其親相似也有此理這時節比不得那利用禴

之事他這象辭散漫說說了王假有廟又說利見大

人又說用大牲吉大率是聖人觀象節節地看見許

多道理看到這裏見有這箇象便說出一句來又

看見那箇象又說出那一箇理來然而觀象則今不

可得見是如何地觀矣

夏淵錄

孚乃利用禴說如伊川固好但若如此却是聖人說箇

影子却恐不恁地想只是說祭升卦同

同上

問萃卦九五萃有位以陽剛居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五

位安得又有匪孚先生曰此言有位而無德則雖萃

而不能使人信故人有不信當修其元永貞之德而

後悔亡也又曰王假有廟是祖考精神聚於廟又為

人必能聚己之精神然後可以至於廟而承祖考今

人擇日祀神多取神在日亦取聚意也

黃錄錄

坤上升

問升萃二卦多是言祭享萃因取聚義不知升何取義

先生曰人積其誠意以事鬼神有升而上通之義又

曰六五貞吉升階與萃有位匪孚元永貞悔亡皆謂有其位必當有其德若無其德則萃雖有位而人不信雖有升階之象而不足以升矣

萃錄

亨于岐山與亨于西山只是說祭山川想不到得如伊

川說

異端錄

張洽問王用亨于岐山云只是亨字古文無亨字所謂

亨亨只是通用又曰乾元亨利貞之元亨只一般

聖人借此四字論乾之德然本非四件事也

通時集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五

困

坎下兌上

困卦難理會不可曉易中有數卦如此緊離云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困是箇極不好底卦所以卦辭也做得如此難曉如蹇卦剝卦否卦睽卦皆是不好卦只是剝則分明是剝所以分曉只是困卦是箇進退不得窮極底卦所以難曉其大意亦可見又曰看易不當更去卦爻中尋求道理當如何處置這箇只是與人卜筮以決疑惑若道理當為固

是便為之若道理不當為自是不可做何用更占却

是有一樣事或吉或凶成兩歧道理處置不得所以

川占若是殺人放火此等事終不可為不成也去占

沈側錄

又如做官賊污邪僻由徑求進不成也去占

問賢困于株木如何先生云在困之下至困者也株木

不可坐賢在株木上其不安可知又問伊川將株木

作初之正應不能庇他說如何先生云恐說賢字不

去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五

問困于酒食本義作饜飮於所欲是如何先生云此是

困於好底事在困之時有困於好事者有困於不好

事者此爻是好爻當困時則為困於好事如感時花

濺淚恨別鳥驚心花鳥好娛戲底物這時却發人不

好底事思是因好物困也酒食饜飮亦是如此又問

云中有慶也是如何先生云他下面有許多好事

問困二五皆利用祭祀是如何先生云他得中正又似

取無應而心專一底意思

朱紱方來利用享祀先生曰以之事君則君應之以之

事神則神應之 呂輝錄

朱紱亦紱若如伊川說使書傳中說臣下皆是赤紱則

可詩中却有朱芾斯皇一句是說方叔於理又似不
通烹之精力只推得到這裏 是淵錄

祭祀享祀想只說箇祭祀無那自家活人却享他人祭
之說 同上

六三陽之陰上六陰之陰故將六三言之則上六為妻

欽定四庫全書

大公易說

卷五

䷧ 井

巽下坎上

井是那撥不動底物事所以改邑不改井 是淵錄

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汔至略作一句亦未繙井羸

其瓶是一句意至而止如綆未及井而瓶敗言功不
成也

程沙隨以井卦有井谷射鮒蝦蟆也遂說井有蝦蟆之

象木上有水井 ䷧ 上前兩足也五頭也四眼也三

與二身也初後兩足也其穿鑿一至於此真嘗謂之

曰審如此則此卦當為蝦蟆卦方可如何却謂之井

卦 補廣錄

鮒程沙隨以為蝸牛如今廢井中多有之 是淵錄

九三可用汲以上三句是象下兩句是占大槩是說理
決不是說汲井 同上

若非王明則無以收拾人才
收雖作去聲讀義只是收也

䷰ 革

離下兌上

欽定四庫全書

大公易說

卷五

鄭少梅解革卦以為風爐亦解得好初爻為爐底二爻

為爐眼三四五爻是爐腰處上爻是爐口

問革下三爻有謹重難改之意上三爻則革而善益事

有新故革者變故而為新也下三爻則故事也未變
之時必當謹審於其先上三爻則變而為新事矣故

漸漸好先生云然又云乾卦到九四爻謂乾道乃革

也是到這處方變了

問革二女志不相得與睽不同行有異否先生云意則

一但變顛而叶之耳

革未占有孚伊川於父中占字皆不把做卜筮尚其占說

問革與睽相類睽上天下澤則不相入此火在澤下有變革之理睽中女在前少女在後有相離之義而此以中女繼少女故曰革

䷥ 離上鼎

劉礪解鼎顛趾利出否无咎或曰據此爻是凡事須用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五

與他翻轉了却能致利先生曰不然只是偶然如此

此本是不好底爻却因禍致福所謂不幸中之幸蓋

鼎顛趾本是不好却因顛傾出鼎中惡穢之物所以

反得利而无咎非是故意欲翻轉鼎趾而求利也

解

沈

得妄以其子得妄是無緊要其重却在以其子處顛趾

利出否伊川說是得妄以其子无咎彼謂子為王公

在喪之稱者恐不然

是顛鍊

問鼎九三鼎耳革是如何先生云他與五不相應五是

鼎耳鼎無耳動不得革是換變之義他在上下之間

與五不相當是鼎耳變革了不可舉移雖有難膏而

不食此是陽爻陰陽終必和故有方雨之吉

形剝班固使來若作形渥却只是澆濕渾身

六五金鉉只為上已當玉鉉了却下取九二之應來當

金鉉蓋推排到這裏無去處了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五

文公易說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六

宋 朱鑑 撰

下經



震上震

震來虩虩是震之初震得來如此

言人常似那震來時虩虩地便能笑言啞啞到得震驚

百里也不喪亡也這箇相連做一串說下來

及訓錄

震未便說到誠敬處只是說臨大震懼而不失其常主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器之事未必象辭便有此意看來只是傳中方說

義

律

億喪貝有以億作億字解底

李燾問伊川先生言震驚百里不喪亡也臨大震懼能

安而不自失惟誠敬而已處震之道固當如此若出

於不測驚動莫不害事否先生曰若誠敬至自是不

驚驚則自是有間斷



震上震

吳必大問兼山所得於程門者云艮內外皆止是內止

天理外止人欲又如門限然在外者不得入在內者

不得出此意如何先生云何故恁地說因論艮其止

象云止其所便是辭艮其背蓋人之四肢皆能運轉

惟背不動止其所之義也程傳解作止於所不見恐

未安若是天下之事皆止其所已何與焉人亦何與

焉此所謂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又問莫是

舜有天下而不與之意否曰不相似如所謂百官萬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

其實無一事是也又云艮其背靜而止也行其庭動

而止也萬物皆止其所理而已不獲其身不見

其人也因論易云象象文言辭得易直是分曉精密

但學者虛心讀之使自可見如利見大人文言分明

辭聖人作而萬物觀之類是也又辭只是占得此卦

爻之辭看作何用謂如屯卦之利建侯屯自是卦畫

何嘗有建侯意思如晉文公占之使有用也又如王

用亨于岐山亨字合作享字是王者有事於山川之卦以屯推之皆可見矣萬人陳錄

郭子和傳其父學又兼象數其學已雋又被謝昌國拈撮得愈不是了又問郭以兼山學自名是其學只一良卦曰易之道一箇良卦可盡則不消更有六十三卦金去偽錄

問止非為也為不止矣何謂也曰止使不作為作為便不是止曰止是以心言否曰是薄舉易傳內欲不萌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

三

外物不接曰即是這止問良卦口宋淳錄

示喻良背之說周程先生意是如此尋常亦只此晚會於道理工夫無不是處但近讀見得蒙辭解云良其止止其所也正說此句之意則所謂良乃止也背乃當止之所也程先生於此句下亦作此說却不本上文卦辭之義蓋理自兩通但文王本意則只當依孔子所解為是不須更引不見之說以雜之也不審尊意以為如何答呂味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

四

也不見有人都只見是理徐富錄

伊川易傳良其背一段只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止於所不見无欲以亂其心不獲其身者蓋外既無非禮之視聽言動則內自不見其私已之欲矣外物不接便是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情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之意又曰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易中只是說良其止止其所今之四肢百骸皆能動作惟背不

問通書良其背背非見也云云答曰程子解良其背謂

止於其所不見即此說然看易意恐不是恁地如象

下止亦只是去止那上而止良其止此一句若不是

止字誤本是背字便是良其止句解那良其背一句

良其止乃是止於其所當止也亦似大學言若止於

仁臣止於敬之類程子解此下文解得甚好上面良

其背是止於其所當止之地也不獲其身行其庭不

見其人萬物皆各止其所了都純是理也不見有已

伊川易傳良其背一段只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

勿言非禮勿動則止於所不見无欲以亂其心不獲

其身者蓋外既無非禮之視聽言動則內自不見其

私已之欲矣外物不接便是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

樂慝禮不接心術情慢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之意

又曰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易中只是

說良其止止其所今之四肢百骸皆能動作惟背不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

溫公如此解
蔡文說不然

能動止於背是止得其當止之所明道答橫渠定性書舉其語是此意伊川說却不同又自是一說不知伊川解良其止止其所也又說得分曉却解良其背又自有異想是照顧不到周先生通書之說却與伊川同也或問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與良其背之說何如曰老氏之說非為自家不見可欲看他上文皆是使民人如此如虛其心亦是使他無思無欲實其腹亦是使他飽滿

孫錄

只是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今人又說得深少間便恐走作如釋老氏之說屏去外物也又因說止於所不見曰非禮之事物須是常去防閑它不成道我恁地了便一向去事物裏而家得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

川解良其背一段若別做一段看却好只是移放易上說便難通須費心力口舌方始為說得出又曰上下敵應不相與猶言各不相管只是各止其所又曰明道曰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說得最好便是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不見有物不見有我只見其所當止也如為人君止於仁不知下而道如何只是我當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不知上而道如何只是我當止於敬只認我所當止也以至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大事小事莫不皆然從伊川之說到不獲其身處便說不來至行其庭不見其人越難說只做止其所止更不費力

後事始學者還便可用否更告喻及也

川說作兩般恐非經之本旨然其言止欲於無見乃非禮勿視勿聽之義於學者亦不為無用更思之

仲思

良其背不見其身蓋是閑邪存其誠制之於外以安其
內奸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褻禮不接心術之意若
能如此做工夫亦自好外物不接不萌之際二字南
軒以為當去伯恭却說止於所不見是眼雖見而心
不見恐無此理但易本意却是說只見義理不見已
身也不知是疼不知是痛不知是利不知是害如舍
生取義殺身成仁一般行其庭不見其人是只見道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七

理不見那人也不知是張三不知是李四

黃闢子錄

舊聞先生言良其背是止字象中明言良其止止其所
也又言良其背一句是腦故象中言是以不獲其身
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四句只略相對同上

問伊川良其背傳看來所謂止者正謂應事接物之時
各得其所也今云止於所不見又云不交於物則是
無所見無所交方得其止而安若有所見有所交
時是全無可止之處矣曰這處無不見底意思周光

生也恁地說是它偶看這一處錯了相傳如此但有
孔子釋象之辭云良其止止其所也蓋此一句即是
說良其背人身皆動惟背不動這便是所當止處此
句伊川却說得好若移此句說它腦子便無許多勞

據林爽樓錄

行其庭不見其人一似不曾見人一般

同上

因說不獲其身曰如若止於仁臣止於忠但見得事之
當止不見此身之為利為害纔將此身預其間則道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八

理便壞了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者只為不
見此身方能如此

林學蒙錄

問良其背不獲其身是靜中之止行其庭不見其人是
動中之止伊川云內欲不萌外物不接如是而止乃
得其止似只說得靜中之止否先生云然此段分作
兩截却是良其背不獲其身為靜之止行其庭不見
其人為動之止總說則良其背是止之時常其所止
了所以止時自不獲其身行時自不見其人此三句

乃良其背之效驗所以蒙辭先說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却云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又問云止有兩義得所止之止是指義理之極行止之止則就人事所為而言先生曰然時止之止止字小得其所止之止止字大此段工夫全在良其背上多是人將行其庭對此句說便不是了行其庭則是輕說過緣良其背既盡得了則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 易說

九

李開祖問伊川易傳良其背之義曰此說似差了不可曉若據夫子說止其所也只是物各有所止之意伊川又却於解良其止止其所也又是說得分明恐上面是失檢點

鏡本之錄

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自後許多說話只是此二句意良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此是說廓然而大公

張洽問良其背處先生曰良其背不獲其身是只見箇

道理不見自家行其庭不見其人是只見箇道理不見箇人也

清時舉錄

良其背只是言止也人之四體皆能動惟背不動取止之義各止其所則廓然而大公

廖德明錄

問良其背不獲其身者止而止也所謂靜而止其所也行其庭不見其人者行而止也所謂動而止其所也蓋良之義止而已當止而止止也當行而行亦止也此所謂止其所也靜而止其所者是只見道理所當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 易說

十

止處不見已身之有利害禍福也動而止其所者是只見道理所當行處不見在人之有強弱貴賤也古人所以舍生取義殺身成仁者不獲其身者乃能不見其人未有顧已身之利害禍福不能不畏侮於人之強弱貴賤也故曰動靜各止其所而必以至夫靜者為本焉所以自源而祖流也程先生所謂止於所不見則無以亂其心而止乃安是又就做工夫上言猶所謂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惑亂不接心術之

意此蓋發明所以能止之義故其象傳有曰艮其背故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是以此能止也此恐言外之意未必易之本義不知如此看得否答云不獲其身不見其人推說甚善然亦不專在此日用精粗蓋無不然也程先生說自是其所見如夫子彖傳文言未必文王之本意也

谷董錄

楊至問止於所不見先生云蓋是閑邪存其誠制之於

外以安其內如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心術凡可欲者皆置在背後之意外物不接內欲不

萌之際敬夫謂當去之際二字伯恭說止於所不見

是眼雖見而心不見恐無此理艮其背不獲其身行

其庭不見其人但見義理之當止不見吾之身但見

義理之當為不知為張三李四

兼蓋卿錄

問通書艮其背背非見也曰只如非禮勿視姦聲亂色

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非是耳無所聞目無

所見程子解艮其背謂止於其所不見即是此說但

理

易意恐不如此卦象下止便是去止那上止象艮其止一句若非止誤本是背字便為此句解那艮其背句艮其止是止於所當止如大學君止於仁臣止於敬之類程子解此下却好不知上如何又恁地說人之四肢皆能動有止之象艮其背是止於其所當止之地也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萬物各止其所便都統是一理也不見有己也不見有人都只見是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問艮行其庭不見其人傳曰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

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

是而止乃得止之道夫人豈得不交於物而才然自

立於世哉意此所謂不交者謂非己之所當應則雖

在至近而猶不見也若非所當應亦感之而動則非

所以為止矣未知是否答云熟讀象傳之詞可見文

義艮其背乃止其所之意程傳恐非本文之旨

蕭佐問艮易傳云止於其所不見則無惑以亂其心又

云外物不接內慾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竊恐外物無有絕而不接之理若拘拘然務絕乎物而求以不亂其心是在我却無所守而外為物所動則奈何先生曰此一段亦有可疑外物豈能不接但當於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四者用力蕭佐編次

艮其背不獲其身只見道理所當止處不見自家已不見害不見利不見痛痒只見道理如古人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皆是見得道理合當恁地處置皆不見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

十一

是張三李四伊川說艮其背是止於所不見其意如說閑邪如所謂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如所謂姦聲亂色不留於聰明淫樂褻禮不接於心術此意亦自好但易之本意未必是如此劉孟容問老子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與易傳同否云老子之意是要得使人不見故溫公解此一段認得老子本意聖人之治虛其心是要得人無思無欲實其腹是要得人充飽弱其志是要得箇不爭強其骨是要得人作勞後

人解得過高了通書云背非見也亦似伊川說止非為也亦不是本意語錄中有云周茂叔謂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良卦下而注云言各止其所他這裏却看得止字好是淵錄

外物不接內慾不萌之際南軒以為之際二字當除去

今程傳已無之際字口同上

艮其背便不獲其身便不見其人行其庭對艮其背只是對得輕身是動物不道動都是安然而動斯安矣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

十四

不動自无妄同上

艮其背渾只見得道理合當如此入自家一分不得着一些私意不得不獲其身不干自家事這四句須是說艮其背了靜時不獲其身動時不見其人所以象辭傳中說是以不獲其身至无咎也周先生所以說定之以仁義忠信而主靜這依舊只是就艮其背邊說下來不是內不見已外不見人這兩卦各自是一箇物不相挨株同上

八純卦都不相與只是艮卦是止尤不相與內不見已
是內卦外不見人是外卦兩卦各自去

問艮六二不拯其隨程子謂二不得以拯三之不中則
勉而隨之不拯而惟隨也恐惟字未的當若不拯而
惟隨則如樂正子之於子敖冉求之於季氏也當只
言不拯其所隨故其心不快如孔孟之於時君諫不
行言不聽則去而已勉而隨之恐非時止之義答云
得之答潘時舉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十五

艮其限是截彼兩段去 是訓錄

熹嘗說賈誼固有才文章亦雄偉只是言語急迫失進
言之序看有甚事都一齊說了宜乎絳灌之徒不悅
而文帝諫諍未遑也且如一開破屋教自家修須有
先後緩急之序不成一齊拆下雖然並修看它會做
事底人便別如韓信鄒禹諸葛孔明輩無不有一定
之規模漸漸做將去所以所為皆卓然有成這樣人
方是有定力會做事如賈誼冒大終是鬧着事不得

有些子在心中盡要迸出來只管跳躑爆越不已如
來生駒相似制御它未下所以言語無序而不能有
所為也易曰艮其輔言有序悔亡聖人之意可見

錄

䷳

艮下漸

卦中有兩箇孕婦字不知如何取象不可曉 是訓錄
漸之九三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利禦寇令術家言宜婚
姻日不利出師征伐宜征伐日不利婚姻蓋其日有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十五

宜和合爭鬪之不同兵家多遵用之 沈訓錄

漸九三爻雖不好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却利禦寇令術
家擇日利婚姻底日不宜用兵利相戰底日不宜婚
嫁正是此意蓋用兵則要相殺相勝婚姻則要和合
故用不同也

䷵

艮下歸妹

歸妹未有不好只是說以動帶累它 是訓錄
月幾望是說陰盛 是訓錄



離下
震上 豐

豐亨王假之須是王假之了方且勿憂宜日中若未到這箇田地更憂甚底王亦未有可憂宜照天下是貼底閑句

問九四近陰闇之君所以豐其蔀日中見斗之象亦是它本身不中正所致故象云位不當也先生曰也是如此



艮下
離上 旅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易說

卷七

旅六五如伊川說一天亡之亡字正如秦無亡矢遺鏃之亡不是如伊川之說易中凡言終吉者皆是初不甚好又曰而今只如這小小文義亦無人去解拆得



艮下
巽上 巽

九二得中所以過於巽為善用史巫紛若吉看來是箇盡誠以祭祀之吉占

九三頻巽不比頻復復是好事所以頻復為无咎巽不是大故好底事九三別無伎倆只管今日巽了明日

巽自是可各

六四田獲三品伊川主張作巽於上下說得較牽強无初有終也仿佛是伊川說未善是無初更之而善是有終自貞吉悔亡以下都是這一箇意思一如坤卦先迷後得以下都只是一箇意思

九五先庚三日復庚三日不知是如何看來又似說此為卜是吉模樣燕之先甲三日是辛後甲三日是丁

此卦先庚三日亦是丁丁與辛皆古人祭祀之日但於日不見用處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易說

卷六

先庚後庚是說那後而變了底一截

九五品具上比於陰故有此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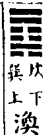
資斧有微齋斧說底這資斧在巽上說也自分曉然而旅中亦豈可無備禦底物事次第這便是



艮下
兌上 兌

川壅為澤坎為川兌為澤澤是水不流底却下一畫閉合時便成兌卦便是川壅為澤之象

兌巽卦爻辭皆不端的可以移上移下如剝卦之類皆確定移不得不知是如何兌商兌之類皆不甚親切為復是解書到末稍會變了看不仔細為復聖人別有意義但先儒解得亦皆如此無理會



坎下
巽上 渙

渙卦亦不可曉只以大意看則人之所當渙者莫甚於已私其次便渙散其它羣隊合以成大其次便雖渙散其號令與其居積以周於人其次便渙去患害但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上九

六四一爻未見其大好處今爻辭却說得恁地浩大皆不可曉此卦只是卜祭吉又更宜涉川王乃在中是指廟中言宜在廟祭祀伊川先生說得那道理多了它見得許多道理了不肯自做它說須要寄搭放在經上易不須說得深只是輕輕地說過

文公易說

介其机也只是九來做二人事上說時是來就那安處渙其羣言散小羣做大羣如將小物事幾把解來合

做一大把東坡說一文最好緣他會做文字理會得文勢故說得合

九二渙奔其机是以卦變言之自三來居二得中而不窮所以為安如机之安也九三是自二往居三未為得位以其上同於四所以為得位夬辭如此說得密若云上應九為上同恐如此跳過了不得此亦是依文解義說終是不見得三來居二之為安二之於三為得位是如何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下九

九三渙其躬志在外也是舍己從人意思渙其羣乃取老蘇之說是散了小小底羣隊併做一箇東坡所謂合小以謀大大以為一旦如我太祖之取蜀取江南皆是渙其羣渙有邱之義但不知六四爻如何當得此義

常觀解易祇惟是東坡會做文字了却揀着它語脉如渙其羣元吉諸家皆云渙散了却成羣都不成語句惟東坡說道渙散它小小羣聚合成一大羣如那天

下混一之際破散它那小羣成一大羣如此方成文理

是淵錄

渙是散底意思物事有當散底號令當散積聚當散羣隊當散

同上

散居積須是在它正位方可

老蘇云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夫羣者聖人之所欲

渙以混一天下者也此說雖程傳有所不及如程傳

之說各相明黨不能混一惟六四能渙小人之私羣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

三

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也老蘇天資高又善為

文章故此等說話皆能達其意大抵渙卦上三爻是

以渙濟渙也

楊道夫錄

渙汗其大號聖人當初就人身上說一汗字為象不為

無意蓋人君之號令當出乎人君之中心由中而外

由近而遠雖至幽至遠之處無不被而及之亦由人

身之汗出於中而決於四體也

楊道夫錄

渙汗其大號號令當教如汗之出於毛百竅中迸散出

來這箇物出不會反却不是說那號令不當反只是取其如汗之散出自有不及底意思

九五象王居无咎只是卻做四字句伊川泥其句所以說得王居无咎差了如上九象亦自卻了字則此可

疑

䷺

坎下節

節卦大抵以當位而通為善觀九五中正而通本義云坎為通豈水在中間必流而不止邪先生曰然又云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

三

觀這六爻上三爻在險中是處節者也故四在險初

而節則亨五在險中而節則日上在險中雖苦而亡

悔蓋節之時當然也下三爻在險外未至於節而預

知所以節之義初知通塞故无咎二可行而反節三

見險在前當節而又以陰居剛不中正而不能節所

以二爻凶而有咎不知是如此否先生云德地說也

說得然九二爻看來未甚不好而反云凶終是解不

疑

問君子之道貴乎得中節之過雖非中道然亦愈於不節者如何便會凶如九二不出門庭雖是失時亦未失為恬退守節者乃以凶何也先生沉思良久曰這處使局定不得若以占言之且是寫下少間自有進應處眼下皆未見得若以道理言之則有可為之時乃不出而為之這便是凶之道不是別更有凶又曰時乎時乎不再來如何可失

戶庭是初爻之象門庭是第二爻之象戶庭未出去在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三

門庭則已稍出矣就爻位上推戶庭主心門庭主事

爻詞錄

安即是安穩自在甘節是不辛苦喫力底意思甘便對

那苦甘節與禮之用和為貴相似不成人臣得甘節

吉時也要節天下大率人一身上一各有箇當節底

䷋

兄下
中孚

中孚與小過都是有飛鳥之象中孚是箇那飛鳥之

未出殼底子亦是那孚膜意思所以卦中都說鳴鶴

翰音之類翰音登天言不知變者蓋說一向恁麼去不知道去不得這兩卦十分鮮不得且依稀地說豚魚吉這卦中它須見得有箇豚魚之象今不可考占法則莫須是見豚魚則吉如鳥占之意象若十分理會着便須穿鑿

同上

唐臣問中孚傳曰中虛為中孚之象中實亦為孚象又曰中虛信之本中實信之質又曰中虛為誠之象中實為孚之象夫有本則有質有誠則有孚蓋即質生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三

於本而孚出於誠也似有終始似有先後然不可得指而名之以為終始先後也故分而言之則曰中實合而言之則曰中虛分謂二體兌與巽也合謂全體中孚是也二體以剛而得上下之中雖曰實矣及其成體則二柔在中而又生於虛焉蓋虛中未嘗無實而中實未嘗不虛也以虛為實之體而實為虛之用雖曰體曰用又不可歧而為二也大抵虛根於實實出於虛及其虛也實之理未嘗不在焉於其實也虛

之義未嘗不存焉但不可執其虛而忘其實忘其實則無質也無信也又不可泥其實而失其虛失其虛則無本也不誠也是猶陰根於陽陽根於陰靜無為動有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今天地之間一元之氣杳冥無迹豈非虛邪萬物生成各具形器豈非實邪然物雖成形豈能離於一元之氣一元之氣豈能捨於物而自用哉在今學者體天地之化盡形色之則中不可不虛亦不可不實存養在我則中心廣大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五

纖毫不留不失於信之本不忘於誠之象豈非虛邪應接於外則必矜細行克勤小物不失於信之質不忘於孚之象豈非實邪此亦伊川先生所謂由乎中以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之義也如是則體用一源内外交養豈不美哉某讀易傳而有此疑義渴望詳教德明答云中孚之義微與豈德明所能議嘗試考諸卦體二五皆陽而中實者中心純實而有信之義也就所主而言則中實為信之質就所感而言

則中虛為信之本又以澤風二象言之則水以虛而受風之入下以虛而受上之感皆所以為信也其體其實其虛一歸於信此易之所以變易而無不各極其道而中孚之義著矣朱說謂虛中未嘗無實實中未嘗無虛固善又謂虛根於實實根於虛又以一元之氣為虛萬物生成為實其言竊恐有病精義云冲漠无朕而萬象森然已具其曰萬象已具則雖冲漠无朕之際已不為虛矣况於一元之氣所既有者得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五

為虛乎此幾於老氏有生於無之論見關於正蒙之書者也又以存養於中應接於外為兩截恐失程子由乎中以應乎外之本意不審高明以為如何答云李君二說亦佳但太支蔓作病耳有本則有質有誠則有孚蓋質生於本而孚出於誠此四句自好似有始終以下則贅矣分合則是論卦體非為不可以先後指名而言也虛中未嘗無實以下亦似衍說與此義初不相干所云實出於虛此尤無理至謂執虛忘

實泥實失虛皆極有害大抵如今一念之間中無私主便謂之虛事皆不妥便謂之實不是兩件事也其說又以存養於中為虛應接於外為實亦誤矣子晦之言大抵近之但語有未親切處耳後段虛實之說亦類此子晦之言甚善但敬則內欲不萌外誘不入自其內欲不萌而言則曰虛自其外誘不入而言故曰實只是一時事不可作兩截看也 答唐德明

問中字外剛中柔至誠惻但之人也答云得無色厲內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集

卷五

荏之姦邪大抵此一類都不是此特其小失耳 答林學蒙

問中孚字字與信字恐亦有別先生云伊川云存於中

為孚見於事為信說得極好因舉字說字字從爪從

子如鳥抱子之象今之乳字也一邊從字蓋中所抱

者實有物也中間實有物所以人自信之

九二爻自不可曉看來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是兩箇

都要這物事所以鶴鳴子和是兩箇中心都愛所以

相應如此云云所謂潔靜精微之謂易自是懸空說

一箇物事在這裏初不惹着物事無嘗謂說易如水
上打毬子相似是這頭打來那頭又打去都惹不着
水方得而今見人說都打入水裏去了 呂輝錄
鶴鳴子和亦不可曉好爵爾靡亦不知是說甚底繫辭
中又說從別處去 是淵錄

中字小過兩卦鶻突不可曉小過尤甚如云弗過防之
則是不能過防之也四字只是一句至弗過過之與
弗過過之皆是兩字為絕句義更不可曉 呂輝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集

卷五

問中孚六三大義是如何曰所以說中孚小過皆不可

曉便是如此依文辭字看來只是不中不正所以歌

泣喜樂都無常也 呂輝錄

䷛ 震下 小過

小過是小事又過於小如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皆是過

於小過後一步自貶損底意思 同上

小過大率是過得不多如大過便說獨立不懼小過只

說這行幾用度都只是這般小事伊川說那禪讓征

伐也未說到這箇大槩都是那過低小底飛鳥遺音

雖不見得遺音是如何大槩且恁地說

是淵錄

小過是過於慈惠之類大過是剛嚴果毅底氣象

小過飛鳥遺音本義謂致飛鳥遺音之應如何先生云

看這象似有羽蟲之孽之意如賈誼鵬鳥之類是也

初六飛鳥以凶只是取其飛過高了不是取遺音之義

中孚有卵之象小過中間二畫是鳥腹上下四陰為

鳥翼之象鳥出乎卵此小過所以次中孚也

呂輝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三

九三爻解得便順九四上六二爻不可曉九四上六爻

文與三爻不同

三爻四祖五便當妣過祖而過妣是過陽而過陰然而

陰不可過則不能及六五却反回來六二上而

九四弗過遇之過遇猶言加意待之也上六弗過遇之

疑亦當作弗遇之與九三過防之文體正同

是淵錄

九四弗過遇之一句曉不待所以以下兩句都不識頭處

又曰此爻小象恐不得如伊川說以長字為上聲勿

用永貞便是不可長久勿用永貞是莫常恁地又曰

莫不一向要進

密雲不雨大槩做不得底意思

是淵錄

弋是俊壯底意却只弋得這般物事

同上

䷛

離下坎上既濟

未濟與既濟諸爻頭尾相似中間三四兩爻如損益模

樣顛倒了它曳輪濡尾在既濟為无咎在此卦則或

吝或自吉這便是不同了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三

易不是說殺底物事只可輕輕地說若是確定一爻吉

一爻凶便是揚子雲太元了易不恁地兩卦各自說

濡尾濡首不必拘說在此言首在彼言尾大槩既濟

是那日中衡晡時候盛了只是向衰去未濟是那五

更初時只是向明去聖人當初見這箇爻象有這箇

意思便說出這一爻來或是從陰陽上說或是從卦

位上說這箇說得散漫不恁地逼拶它它這箇說得

疏到它密時盛水不漏到它疏時疏得無理會若只

要就名義上求它便是今人說易了大失它易底本意它周公做這文辭只依稀地見這箇意便說這箇事出來大段散漫趙子欽尚自嫌其說得疏不知如今然有要退削了處譬如箇燈籠安四箇柱這柱已是礙了明若更剔去得豈不更是明亮所以說不可為典要可見得它散漫同上

既濟是已濟了大事都已亨過了只更小小底正在亨

通若能戒謹恐懼得常似令猶自得不然便一向不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六

好去了伊川之意亦是如此但要說做亨小所以不分曉又曰若將濟便是好今已濟便只是不好去了

林學蒙錄

問既濟上三爻皆漸漸不好蓋出明陰四有衣袂之象

曰有所疑也便是不美之端倪自此已露五穀牛則

大自過盛上需首則極而亂矣不知如何先生云然

時運到那時都過了康節所謂飲酒醕而開花離披

時節所以有這樣不好底意思出來

林學蒙錄

亨小當作小亨大率到那既濟了時便有不好去所以

說小亨如唐時正觀之盛便向那不好處差淵錄

初吉終亂便有不好在末後底意思同上

曳輪濡尾是只爭些子時候是欲到與未到之間不是

不欲濟是要濟而未敢輕濟如曹操臨敵意思安閑

如不欲戰老子所謂猶若冬涉川之象涉則畢竟涉

只是畏那寒了未敢便涉

高宗伐鬼方疑是高宗舊日占得此爻故聖人引之證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六

此爻之吉凶如此如箕子之明夷利貞帝乙歸妹皆

恐是如此又曰漢時去古未遠想見卜筮之書皆存

如漢文帝之占大橫庚庚都似傳上人說話又曰夏

啓以光想是夏啓曾占得此卦呂輝錄

問三年克之德也以言用兵是不待已之事以高宗之

賢三年而克鬼方亦不勝其德矣先生曰言不可輕

用也林學蒙錄

問九三爻以言紂雖貴為天子祭祀之盛而不若文王

薄祭却可以福祐蓋時之興衰自是如此曰揚子雲

云云十六日月雖缺未多更圓似生明之時必竟是漸缺去月初雖小於生魄時必是長底時節問占得此爻則如何曰這當看所值之時何如大意大底不得便宜

六四以柔居柔能慮慮預防蓋是心低小底人便能慮事柔善底人心不籠慮事細密剛果之人心麓不解如此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六

䷵ 坎下未濟

未濟看來只陽爻便好陰爻便不好但六五上九二爻不知是如何蓋五以得中故吉上九有可濟之才又當未濟之極可以濟矣亦云不吉更不可曉

呂輯錄

問未濟所以亨者謂之未濟便是有濟之理但尚遲遲

故謂之未濟而柔得中又自有亨之道曰然小狐汔

濟汔字訓幾與井卦同既曰幾便是未濟未出中不

獨是說九二爻通卦之體皆是未出乎坎險所以未

濟林學疏錄

取狐為象上象頭下象尾

爻淵錄

問居未濟之時未可以動作初六陰柔不能固守而輕進故有濡其尾之吝九二陽剛得中得正曳其輪而不進所以正吉曰看來也只如此大槩難曉某之解也且備禮依衆人解說又曰坎有輪象所以說輪大槩未濟之下卦皆是未可進用濡其尾曳輪皆是此意六三未離坎體使也不好到四五已出乎險方好六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六

又不好了又曰濡首分明是狐過溪而濡其首今象

却云飲酒濡首皆不可曉嘗有人著書以象象文言

為非聖人之書只是而今也着與孔子分疎

未濟九四與上九有子皆不可曉只得且依稀如此說

又曰損益二卦說龜一卦在二爻一卦在五爻是顛

倒此卦與既濟說伐鬼方亦顛倒不知是如何

問未濟上九以陽居未濟之極宜可以濟而反不善者

竊謂未濟則當寬靜以待九二九四以陽居陰皆能

靜守上九則極陽不中所以如此先生云也未見得
如此大抵時運既當未濟雖有陽剛之才亦無所用
况又不得位所以如此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六

七

文公易說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七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 煥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施光翰

校對官學正臣常 循

膳錄監生臣滿 河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七

彖上傳

宋 朱鑑 撰

卦下之辭為彖辭左氏以為繇辭何也曰此只是彖

辭精義分明是聖人原作魯可幾曰彖是總一卦之

辭也有別說底如彖辭却是專說天楊道夫錄

先生曰彖中彖辭最好玩味說得卦中情狀出

錄 李季札

欽定四庫全書

凡彖辭彖辭皆押韻董錄

卦體如內健外順內陰外陽之類卦德如乾健坤順之

類也

甘節復問贊易之贊曰稱述其事如大哉乾元之類是

贊

自大哉乾元至品物流形是言元亨之義大明終始至

以御天是說聖人體元亨之用耳四德之元專言之

則全體生生之理也故足以包四者偏言之則指萬

物發生之端而已故止於一事

大哉乾元是說天道流行各正性命是說人得這道理
做那性命處却不是正說性如天命之謂性孟子道
性善便是就人身上說性易之所言乃是說天人相
接處天地之心動方見聖人之心應事接物方見
子錄

問天地生物氣象如溫厚和粹即天地生物之仁否曰

這是從生處說來如所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

坤元萬物資生那元字便是生物之仁資始是得其

氣資生是成其形到得亨便是他彰著利便是結聚

貞便是收斂收斂既無形迹又須復生至如夜半子

時此物雖存猶未動在到寅卯便生已午便著酉

便結亥子丑便實及至寅又生它這箇只管運轉一

歲有一歲之運一月有一月之運一日有一日之運

一時有一時之運雖一息之微亦有四箇段子恁地

運轉但元則是始初未至於著如所謂休惕惻隱存

於人心自恁惻惻地未至大段發出楊道大錄

問乾元統天先生曰乾元只是天之性情不是兩箇物

事如人之精神豈可謂人自是人精神自是精神乎

呂輝錄

問乾元統天注作健者所以用形者也恐說得是否先

生云也是則是說得乾健不見得是乾元蓋云大哉

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則大意主在元字上

林學家錄

三舍人做乾元統天義說乾元處云如目之有視耳之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

有聽體之有氣心之有神云云如今也無這般時文

沈憫錄

乾者萬物之始對坤而言天地之道也元者萬物之始

對亨利貞而言四時之序也錯綜求之其義乃盡各

萬卿

周子以萬物資始為善各正性命為性此是就造化處

說今欲以物與无妄言之則此句屬性而以上句天

下雷行為善方始相對得過程子所云今人說性只

是說繼之者善此又是近下就人性分上說話各有當更請詳之只看本文都不得引外來一字方始見得

答呂祖倫

萬物資始與資之深資於事父以事君之資皆訓取字大明終始這一段說聖人之元亨六位六龍只與譬喻相似聖人之六位如隱顯進退行藏潛龍時便當隱去見龍時便是他出來如孔子為魯司寇時便是它大故顯了到那獲麟絕筆便是它元龍時這是在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七

之聖人然這卦大緊是說那聖人得位底若使聖人在下亦自有箇元亨利貞如首出庶物不必在上方如此如孔子出類拔萃便是首出庶物著書立言澤及後世便是萬國咸寧

是湖錄

乘字大緊只是譬諭御字龜山說做御車之御却恐傷於太巧這段是古人長連地說下去却不分曉伊川傳說得也不分曉語錄中有一段却分曉乃是楊遵道所錄云人大明天道之終始這處下箇人字是緊

切底字讀書須是看這般處

同上

因言大明終始有終而後有始有貞而後有元請問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言元亨矣此未言利貞却提起終始為說何也曰此終始說元亨所自來自大哉乾元至品物流形說天之元亨自大明終始至六龍御天說人之元亨自乾道變化至乃利貞說天之利貞自首出庶物萬國咸寧說人之利貞

黃顯子錄

大明終始是就人上說楊遵道語錄中言人能大明乾道之終始易傳却無人字某謂文字疑似處須下語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七

割教分曉同上

問聖人生而知之者也然未生於天地之間則始終之理雖具而大明之者誰乎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聖人出焉大明天道之終始便是卦之六位應時俱成更無漸次由是時乘六龍以御天而變化無窮焉天地設位理固守具聖人成能理乃大明具者天也明者人也先生批云抹處說得甚巧然極有病

答柯國材

問知是心之神明似與四端有不同先生曰此知字義

又大然孔子多說仁智如元亨利貞便是智四端

仁智最大無貞則元無起處無智則如何是仁易曰

大明終始有終便有始也智之所以為大者以其有

知也輔廣錄

先生曰前輩解經有只明大義務欲大指明而有不貼

文義強說者如程易發明道理大義極精只於易文

義多有強說不通處錄因問程易說大明終始處云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

大明天道之終始則見卦之六位各以時成不知是

說聖人明之邪抑說乾道明之邪先生曰此處說得

果是鶻突但遺書中有一段明說云人能明天道之

終始則見卦爻六位皆以時成見揚遵此語證之可

見大明者指人能明之因問乾道終始如何先生曰

乾道終始即四德也始則元終則貞蓋不終則無以

為始不貞則無以為元六爻之立由此而立耳以時

成者言各以其時而成潛見飛躍皆以時耳然皆四

德之流行也

初九九二之半即所謂元九二之半與九三即所謂亨九四與九五之半即所謂利九五之半與

上九即所謂貞

蓋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故見六

位各以時成乘此六爻之時以當天運而四德之所

以終而復始應變而不窮也董錄

又問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是說乾之元雲行雨

施品物流形是說乾之亨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

六龍以御天是說聖人之元亨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保合太和乃利貞是說乾之利貞有出庶物萬國咸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

寧是說聖人之利貞此本義之言但程易云首出庶

物是乾道首出庶物而萬彙亨萬國咸寧是君道尊臨

天位而四海從言王者體天之道則萬國咸寧如何

先生曰恁地說也得只恐牽強同上

大明終始傳意自明白其曰見曰當非人而何更看楊

遵道錄中一段則尤分明矣天人一理人之動乃天

之運也然以私意而動則人而不天矣惟其潛見飛

躍各得其時則是以人當天也然不言當天而言御

天以見遲速進退之在我爾

難云在我然心理合一初元二體但主心而言

爾○答方士謙

乾道變化似是再說元亨變化字且只大槩恁地說不比繫辭所說底子細各正性命它那元亨時雖正了然未成形質到這裏方成如那百穀堅實了方喚做正性命乾道是統說底四德是說它做出來底大率天地是那有形了重濁底乾坤是它性情其實乾道天德五換一般乾道又言得深些子天地是形而下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者只是這箇道理天地是箇皮殼是淵錄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是那一草一木各得其理變化是

箇混全底黃義剛錄

循環不已者乾道變化也合而成質者各正性命也磨

之樹木其根本猶大義散而生花結實一向發生去

是人物之萬殊兼賀孫錄

且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各正性命底便如乾道變化

底所以為起揚通夫錄

問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如昨日是夏今日立秋為

變到那全然天涼沒一些熱時是化否曰然又問這

箇化字却與變化者進退之象也不同如何曰這箇

別有些意思是言剛化為柔柔變為剛蓋變是自無

而有化是自有而無也呂輝錄

各正性命言其稟賦之初保合大和言於既得之後天

地萬物蓋莫不然不可作兩節說也同上

甘節問何謂各正性命曰各得其性命之正甘節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又云各正性命保合大和聖人於乾卦發此兩句最好

人之所以為人物之所以為物都是正箇性命保合

得箇和氣性命便是當初合下分付底保合便是有

箇皮殼包裹在裏如人以刀破其腹此箇物事便

却便死林愛孫錄

保合大和即是保合此生理也天地氤氲乃天地保合

此生物之理造化不息及其萬物化生之後則萬物

各自保合其生理不保合則無物矣呂輝錄

保合大和天地萬物皆然天地便是大底萬物萬物便

是小底天地

陳文蔚錄

問保合大和乃利貞先生云天之生物莫不各有箇軀殼如人之有體果實之有皮核有箇軀殼保合以全之能保合則真性常存生生不窮如一粒之殼外面有箇殼以裏之方其發一萌芽之始是物之元也及其抽枝長葉則是物之亨到得生實欲成未成之際此便是利及其既實而堅此便是貞矣蓋乾道變化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十

發生之始此是元也到各正性命小以遂其小大以遂其大則是亨矣能保合以全其大和之性則可利貞矣有開錄

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恐盡是聖人事伊川分作乾道君道如何先生曰乾道變化至乃利貞是天首出庶物萬國咸寧是聖人又曰首出庶物須是聰明睿智高出租物之上以君天下方得萬國咸寧禮記云聰明睿智足以有臨也須聰明睿智皆過於天下之人方

可臨得它

劉砥錄

乾之彖辭發明性命之理與詩

泰民維天之命書湯誓

中庸孟

子相表裏而大傳之言亦若符契蘇氏不知其說而欲以其所臆度者言之又畏人之指其失也故每為不可言不可見之說以先後之務為閃倖渙漾不可捕捉之形使讀者茫然雖欲攻之而無所措其辨殊不知性命之理甚明而其為說至簡今言之而先曰不可言既指之而又曰不可見足以眩夫未嘗學問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十一

之庸人耳由學者觀之豈不適所以為未嘗見未嘗知之驗哉然道衰學絕世頗惑之故為之辨以待後之君子而其它言死生鬼神之不合者亦并附焉

解易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蘇曰此論元也元之為德不可見也所可見者萬物資始而已天之德不可勝言也惟是為能統之愚謂四德之元猶四時之春五常之仁乃天地造化發育之端萬物之所從出故曰

萬物資始言取其始於是也存而察之心目之間體段昭然未嘗不可見也然惟知道者乃能識之是以蘇氏未之見耳不知病此顧以已之不見為當然而謂真無可見之理不亦惑之甚與

雲行雨施品物流形蘇曰此所以為身也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蘇曰此所以為利也愚謂此言聖人體元亨之用非言利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蘇曰此所以為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謂此兼言利貞而下句結之也

乃利貞蘇曰并言之也愚謂此結上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大和之文與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不相蒙蘇氏之說亦誤矣

蘇曰正直也方其變化各之於情無所不至反而循之各直其性以至於命此所以為貞也愚謂品物流形莫非乾道之變化而於其中物各正其性命以保合其大和焉此乾之所以為利且貞也此乃天地化育

之源不知更欲反之於何地而又何性之可直何命之可至乎若如其說則保合大和一句無所用矣

蘇曰古之君子患性之難見也故以可見者言性以可見者言性皆性之似也愚謂古之君子盡其心則知其性矣未嘗患其難見也其言性也亦未嘗不指而言之非但言其似而已也且夫性者又豈有一物似之而可取此以況彼邪然則蘇氏所見殆徒見其似者而未知夫性之未嘗有所似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蘇曰君子日修其善以消其不善不善者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小人日修其不善以消其善善者日消有不可得而消者焉夫不可得而消者堯舜不能加焉桀紂不能逃焉是則性之所在也又曰性之所在庶幾知之而性卒不可得而言也愚謂蘇氏此言最近於理前章所謂性之似殆謂是邪夫謂不善日消而有不可得而消者則疑若謂夫本然之至善矣謂善日消而有不可得而消者則疑若謂夫良心之

前漢矣以是為性之所在則似矣而蘇氏初不知性之所自來善之所從立則其意似不謂是也特假於浮屠非幻不滅得無所還者而為是說以幸其萬一之或中耳是將不察乎繼善成性之所由格亡反覆之所害而謂人與犬牛之性無以異也而可乎夫其所以重歎性之不可言蓋未嘗見所謂性者是以不得而言之也

蘇曰聖人以為猶有性者存乎吾心則是猶有是心也

欽定四庫全書

孟子

十四

有是心也偽之始也於是又推其至者而假之曰命令也君之命曰今天之令曰命性之至者非命也無以名之而寄之命耳愚謂蘇氏以性存於吾心則為偽之始是不知性之真也以性之至者非命而無名之是不知命之實也如此則是人生而無故有此大偽之本聖人又為之計度隱諱偽立名字以彌縫之此何理哉此蓋未嘗深考夫大傳詩書中庸孟子之說以明此章之義而溺於釋氏未有天地已有此

性之言欲語性於天地生物之前而患夫命者之無所寄於是為此說以處之使兩不相病焉耳使其誠知性命之說矣而欲語之於天地生物之前蓋必有道必不為是支離淫遁之辭也

蘇曰死生壽夭無非命者未嘗去我也而我未嘗覺知焉聖人之於性也至焉則亦不自覺知而已矣此所為命也又曰命之與性非有天地之辨也於其不自覺知則謂之命愚謂如蘇氏之說則命無所容命無

欽定四庫全書

孟子

十五

所容則聖人所謂至命者益無地以處之故為是說以自迷罔又以罔夫世之不知者而已豈有命在我而不自覺知而可謂之聖人哉蘇氏又引文言利貞性情之文傳會其說皆非經之本旨今不復辨

晉出庶物萬國咸寧蘇氏云云愚謂此言聖人體利貞之德也蘇氏說無病然其於章句有未盡其說者問坤象辭君子有攸往何也先生曰此是虛句意在下旬伊川只見象傳解押韻有柔順利貞君子攸行之

語遂解云君子所行柔順而利且貞恐非也蓋言君

子有所往先迷後得主利也問東北喪朋西南得朋

何也先生曰陰不比陽陰只理會得一半不似陽兼

得陰故無所不利陰半用故得於西南喪於東北先

迷後得亦然自王輔嗣以下皆不知此錯解了董錄

坤卦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慶既言終

有慶則有慶不在今矣為他是箇柔順底物東北陽

方非他所安之地如慢水中魚去急水中不得自是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上

喪朋喪朋於東北則必反於西南是終有慶也正如

先迷後得為他柔順故先迷柔順而不失乎健故後

得所以卦下言利牝馬之貞喪朋先迷便是牝有慶

後得便是馬將牝馬字分開却形容得意思文蔚曰

大抵柔順中正底人做越常過分底事不得只是循

常守分時又却自做得他底事曰是如此陳文蔚錄

彖詞乃卜筮詞釋彖則夫子推其理以釋之也以安貞

之吉應地无疆為卜筮之詞恐記之誤也答方士錄

問剛柔始交而難生曰龜山解云剛柔始交是震難生

是坎與必大錄

易中說到那陽處便扶助推移它到那陰處便抑遏蹙

絕他是淵錄

剛柔始交是震此是龜山說震一索而得男也同上

問屯彖辭曰剛柔始交而難生本義云始交謂震難生

謂坎程傳以雲雷之象為始交謂震始交於下坎始

交於中如何先生曰剛柔始交只指震言所謂震一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上

索而得男也此三句各有所指剛柔始交而難生是

以二體釋卦名義動乎險中大亨貞是以二體之德

釋卦辭雷雨之動滿盈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是

以二體之象釋卦辭只如此看甚明緣後來說者交

雜混了故覺語意重複董錄

問屯彖本義下有云自此以下釋元亨利貞皆用文王

本意何也先生曰文王本意說乾元亨利貞只是說

乾道大通而至正故筮得者具占當得大通而利於

正固至孔子方作四德言後人不知將謂文王作易
便作四德說即非也如屯卦所謂元亨利貞者以其
能動即可以亨而在險則宜守正故望得之者其占
為大亨而利於正初非謂德也故孔子釋此彖辭只
曰動乎險中大亨貞是用文王本意釋之也 同上

雷雨之動滿盈亦是那鬱塞底意思 是淵錄

天造草昧宜建侯而不寧孔子又是別發出一道理說

當此擾攘之時不可無君故須立君 劉砥錄

欽定四庫全書

易七

文

問屯象云利建侯而本義取初九陽居陰下為成卦之

主何也先生曰此彖辭一句蓋取初九一爻之義初

九一爻蓋成卦之主也一陽居二陰之下有以賢下

人之象有為民歸往之象 陰從陽也故宜立君故象曰以

貴下賤大得民也此意甚好固問程傳只言宜建侯

補助如何先生曰易只有三處言利建侯屯兩言之

豫一言之皆言立君左氏分明有立君之說衛公子

元邁屯則可見矣 但它又說名元是有元之義武問元者非之長曰公子元夢康叔謂

已曰元康叔名之可謂長矣云云又問彖傳言宜建侯而不寧豈以
有動而遇險之象邪先生曰聖人見有此象故又因
以為戒曰宜立君而又不寧謂安寧也 然此是押韻○董錄

宜建侯而不寧不可道建侯便了須更自以為不安寧

方可 是淵錄

伊川說蒙亨彖辭是指九二一爻說所以云剛中 同上

山下有險蒙之地也先生云山下已是窮極險處又遇

欽定四庫全書

易七

文

險前後不得故於此蒙昧也 云云蒙之意也此是心

下鵬突 呂輝錄

山下有險是卦象險而止是卦德蒙有二義險而止險

在內止在外自家這裏先自不安穩了外面更去不

得便是蒙昧之象若見險而能止則為塞却是險在

外自家這裏見得去不得所以不去故曰知矣哉嘗

說八卦著這幾箇字形容最好看如險止健順麗入

說動都包括得盡喚做卦之情 是淵錄

問蒙象辭言蒙亨以亨行時中也九二以可亨之道發

人之蒙而又得其時之中如下文所指之事皆以亨

行而當其可何以見其當其可先生曰下文所謂二

五以志相應而初筮則告之再三瀆則不告皆時中

也初筮告以剛中者亦指九三有剛中之德故能告

而有節夫能告而有節即所謂以剛而中也因問匪

我求童蒙童蒙求我我指二童蒙指五五柔暗而二

剛明五來求二二不求五也但占者若是九二之明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七

則為人求我而亨在心占者若是九五之暗則為我

求人而亨在我與乾九二九五利見大人之占同例

否先生曰某作如此說却僅勝近世人硬裝一件事

說得來窒礙費氣力但亦恐是如此耳因問初筮告

再三瀆瀆則不告若作占者說則如何先生曰人來

求我我則當視其可否而告之

蓋視其來求我發蒙者有初筮之誠則告

之再三瀆瀆則不告之也我求人則當致其精一以叩之

求我以發蒙則當盡初筮之誠而不可有再三之瀆也錄曰發此一例即所謂稽實

待虛先生曰然童錄

蒙以養正聖功也蓋言蒙昧之時先自養教正當到了

那開發時便有作聖之功若蒙昧之中已自不正它

日何由得會有聖功夏淵錄

如蒙艮二卦皆有靜止之體洪範五事聰曰聰聰作謀

謀屬金金有靜密意思人之為謀亦欲靜密貌曰恭

恭作肅肅屬水水有細潤意思人之舉動亦欲細潤

聖人所為聖人只是動靜不失其時時止則止時行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七

則行聖人這般所在直是則得好自家先德地浮躁

如何要發得中節做事便事事做不成說人則不曾

說得著實葉賀錄

以正中以中正也只一般只是要協韻夏淵錄

問訟象剛來而得中也先生曰大底上體是剛下體是

柔一剛下而變柔則為剛來今訟之上體是純剛安

得謂之剛來邪以某觀之訟卦本是遯卦變來遯之

六二為訟之六三其九三却下而為九二乃為訟卦

此類如柔來而文剛分剛上而文柔與夫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皆是如此等處須畫圖子便極好看更不待說若如先儒說則多牽強矣

沈時舉錄

先生曰師象辭亦是說得齊整處

董錄

伊川易傳比卦彖辭有云以聖人之公言之固至誠求天下之比以安民也以彼王之私言之不求下民之附則危亡至矣蓋且得他畏危亡之禍而求所以比附其民猶勝於全不顧者政此謂也

沈澗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三

密雲不雨尚往也蓋止是下氣上升所以未能雨必是上氣蔽蓋無發洩處方能有雨橫渠正蒙論風雷雲雨之說最分曉

錢木之錄

叔重問易履卦彖曰剛中正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正是指九五而言然九五爻辭則云夬履貞厲與象似相反何邪先生曰九五是以前居上下臨柔說之人故決然自為而無所疑不自知其過於剛矣

潘時舉錄

亦非鄙意之所安也夫道固無對者也然其中却著不得許多異端邪說直須一一剔撥出後方曉然尋得箇精明純粹底無對之道若和泥合水便只著箇無對包了竊恐此無對中却多藏得病痛也孟子言楊墨之道不熄孔子之道不著而大易於君子小人之際其較量勝負尤為詳密豈其未知無對之道邪蓋無對之中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陽消則陰長君子進則小人退循環無窮而初不害其為無對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

文公易說

三

如易之陰陽以天地自然之氣論之則不可相無以君子小人之象言之則聖人之意未嘗不欲天下之盡

為君子而無一小人也豈相病哉

谷王過

某看人也須是剛雖則是偏然較之柔不同易以陽剛為君子陰柔為小人若是柔弱不剛之質少間都不曾振奮只會困倒了

葉賀孫錄

語敬之曰這道理也只是如此看須是自家自奮迅做

去始得着公大病痛只在箇懣窮須是便改向勇猛

果決合做便做不要安排不要等待不要靠別人不

要靠書藉言語只是自家自檢點公曾看易易裏說

陽剛陰柔陰柔是極不好

同上

論陰陽各有一半聖人泰否只為陽說道理看來聖人

出來做須有一箇道理使得天下皆為君子世間人

多言君子小人常相半不可太去治之急迫之却為

害不然如舜湯舉伊尹皋陶不仁者遠自是小人皆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

高

不敢為非被君子夾持得皆革面做好人了

劉砥錄

乾行也言須是這般剛健之人方做得這般事若是柔

弱者如何會出去外面同人又去涉險

是淵錄

潛哲文明溫恭允塞細分是八字合而言之却只是四

事潛是明之發處哲則見於事也文是文章明是明

著易中多言文明允是就事上說塞是其中實處

明

錄

應乎天而時行程說以為應天時而行何如曰是以時

而行是有可行之時

劉砥錄

謙之為義不知天地人鬼何以皆好尚之蓋太極中本

無物若事業功勞又於我何有觀天地生萬物而不

言所利可見矣

葉賀孫錄

問謙象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

而福謙夫鬼神是造化之跡既言天地之道又言鬼

神何邪先生曰天道是就寒暑往來說地道是就地

形高下上說鬼神是就禍福上說各自主一事而言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

五

耳

潘時舉錄

變盈流謙揚子雲言山殺瘦澤增高此是說山上之土

為水漂流下來山便瘦澤便高

是淵錄

虧盈益謙是自然之理

鬼神言言言福是有些造化之柄

鬼神說害說福如言與鬼神合其吉凶到鬼神便說箇

吉凶字

並同上

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以尊而行謙則其道光以卑而

行謙則其德不可踰專對卑言伊川以謙對卑說非

是但聖人九卦又引此一句看來大綱說沈剛錄

建侯行師順動之大者立箇國君非舉動而何

刑罰不清民不服只為舉動不順了致得民不服便是

徒配了他亦不服夏淵錄

豫之時義言豫時底道理同上

伊川說說而動動而說不是不當說說而動凡卦皆從

內說出去蓋卦自內生動而說却是若說說而動却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七

是自家說他後動不成隨了我動後說此之謂隨同上

天下隨時處當從王肅說同上

動而說成隨巽而止成蠱甘節錄

剛上而柔下巽而止蠱此是言致蠱之由非治蠱之道

龜山之說非是又嘗見龜山在朝與陳幾叟書云有

一人赴召請教於龜山龜山曰不要拆壞人屋子守

是此意思吳必大說

上頭底只管剛下頭底只要柔又只巽順事事不向前

安得不蠱舊聞趙德莊如此說同上

先生說汪聖錫曾言某人別龜山往赴召龜山送之云

且緩下手莫去拆倒人屋子因龜山解蠱卦以巽而

止為治蠱之道所以有此說大凡看易須先看成卦

之義險而使則成訟巽而止則成蠱蠱艮上而巽下

艮剛居上巽柔居下上高亢而下不交下卑巽而不

能救此所以蠱壞也巽而止只是巽順便止了更無

所施為如何治蠱蠱元亨而天下治須是大善以亨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七

方能治蠱也廖德明錄

易要分內外卦看伊川却不甚理會如巽而止則成蠱

止而巽便不同蓋先止後巽却是有根株了方巽將

去故為漸吳必大錄

問蠱卦剛上柔下有蠱義剛在上而柔在下為卦體下

卑巽而上尚止所以為蠱此卦義又自卦變言之自

賁井既濟來皆剛上而柔下此卦變先生曰是龜山

說巽而止乃治蠱之道言當柔順而止不可堅正必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七

五

為此說非惟不成道理且非易象文義象曰巽而止
蠱猶順以動豫動而說隨皆言卦義其本義之說蓋
是趙德莊說趙云剛在上柔在天下下卑巽而上苟止
所以蠱壞此則文義甚協又問先甲辛也後甲丁也
辛有新意丁有丁寧意其說似出月令注先生曰然
但古人祭祀亦多用先庚先甲先庚丁也後庚癸也
如用丁亥辛亥之類又問有子考无咎與意承考之
考皆是指父在父在而得云考何曰古人多通言如
康誥大傷厥考心可見又問九三幹父之蠱小有悔
无大咎言小有悔則无大悔矣言无大咎則不免有
小咎矣但象曰終无咎則以九三雖過剛不中然在
巽體不為无順而得正故雖悔而无咎至六四則不
然以陰居柔不能有為寬裕以治蠱則蠱將日深而
不可治故往則見吝言自此以往則有吝也先生曰
此兩爻說得悔吝二字最分明九三有悔而无咎由
凶而趨吉也六四雖目下无事然却終吝由吉而趨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七

五

董錄

凶也元祐間劉莘老劉器之之徒必欲盡去小人却
是未免有悔至其它諸公欲且寬裕無事莫大段整
頓不知目前雖遮掩掩延得過後而憂吝却多可見
聖人之深戒又問上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占與戒
皆在其中如何先生曰有此象則其占當如此又戒
其必如此乃可也若得此象而不能從則有凶矣當
此時節若能斷然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不半上落下
或出或入則其志真可法則矣只為人不能如此也
又問巽而止蠱莫是遇事巽順以求其理之所止而後
為治蠱之道曰非也大底資質柔巽之人遇事便不
能做得無奮迅之意所以事遂至於蠱壞了蠱只是
事之壞了者錢水之錄
問蠱是壞亂之象雖亂極必治如何便會元亨曰亂極
必治天道循環自是如此如三國之後以至於隋亂
必有唐太宗者出又如五季必生太祖若不如使

无天道了所以象云盡元亨而天下治也

劉砥錄

盡元亨而天下治言盡之時如此必須是大善亨通而

後天下治

夏淵錄

剛浸而長以下三句解臨字大亨以正便是天之道也

解亨字亦是惟其如此所以如此須用說八月有凶

者蓋要反那二陽二陽在下四五皆以正應臨之上

無所臨却遠去臨二陽三近二陽也去臨它如小人

在上位却把甘言好語臨在下之君子至臨言其相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王

臨之切敦臨有敦厚之意同上

先生曰戊辰年某省試出剛中而應或云此句凡七出

某將彖辭暗地默數只有五箇其人堅執某又再誦

再數只與說記不得七出且隨某所記行文已而出

院檢本果五出耳又云只記得大象便畫得卦

董錄

觀天之神道只是自然運行底道理四時自然不惑聖

人神道亦是說它有教人自然觀感處

彖辭中剛柔分以下都掉了頤中有物只說利用獄又

亦各自取義不說噬頤中之物

夏淵錄

張洽問易中言剛柔分兩處一是噬嗑一是節此頗難

解先生曰據某所見只是一卦三陰三陽謂之剛柔

分曰易中三陰三陽卦多獨於此言之何也曰偶於

此言之其它卦別有義又問復卦剛反當作一句否

曰然此二字是解復亨下云動而以順行是解出入

无疾以下大抵彖辭解得易極分明子細尋索儘有

條理

潘時舉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王

賁柔來文剛伊川說乾坤變為六子非是卦不是遂一

卦畫了旋變去這語難說伊川說兩儀四象自不分

明卦不是旋取象了方畫顯是都畫了這卦方只就

已成底卦上面取象所以有剛柔來往上下

夏淵錄

賁卦天文也之上先儒多言脫剛柔交錯四字看來合

有四字

沈憫錄

天地之心動後方見聖人之心應事接物方見出八朋

來只做人說覺不勞攘

同上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

五

徐寓問復卦程子言先儒皆以靜為見天地之心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動處如何見得曰這處便見得陽氣發生其端已兆於此春了又冬冬了又春都從這裏發去事物間亦可見只是這裏見得較親切鄭兄舉王輔嗣說寂然至无乃見天地心曰他說无是胡說若靜處說无不知下面一畫作甚麼寓問動見天地之心固是不知在人可以主靜言之否曰不必如此看這處在天地則為陰陽在人則為善惡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不善處便是陰知處便是陽上五陰下一陽是當沈迷蔽固之時忽然一夕省覺便是陽動處齊宣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可謂極矣及其不忍殺赫即見善端之萌肯從這裏做去三王事業何患不到

徐寓錄

問遺書云復非天地心復則見天地心聖人未嘗復故未嘗見其心竊謂天地之心未嘗无但其靜時不可得而見於其動處乃見之聖人之心於感而遂通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七

五

時亦可得而見而曰未嘗見其心何也曰天地之心何時不有但有不可得而見者未動之時也所以周子言靜无而動有也聖人未嘗復者如顏子之不遠復則猶有復也聖人渾然天理具心體之全所謂堯舜性之也既其生知純全无欠缺不盡處何嘗有復故曰未嘗見其心上云見天地之心者以動靜言下云未嘗見聖人之心者以善惡言因曰陰陽有以動靜言者有以善惡言者如乾元資始坤元資生則獨陽不生獨陰不成造化周流須得陰陽並用如坤之初六履霜堅冰至則一陰之生便如一賊也此簡道理在人如何看直看是一般道理橫看又是一般道理所以謂之易也

劉砥錄

問聖人無復未嘗見其心天地之氣有消長進退故有

復聖人之心純乎天理故無復曰固是

林愛孫錄

問復其見天地之心蓋生理初未嘗息但到坤時藏伏在此至復乃見其動之端否曰不是如此這箇只是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五

就陰陽動靜闢闢消長處而言如一堆火自其初發以至漸漸發過消盡為灰其消之未盡處固天地之心也然那消盡底亦天地之心也但那箇不如那新生底鮮好故指那接頭再生者言之則可以見天地之心親切如云利貞者性情也一元之氣亨通發散品物流形天地之心盡發見在品物上但叢雜難看及到利貞時則萬物悉已收斂那時只有箇天地之心著見故云利貞者性情也正與復其見天地之心相似康節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心非不著見也但天地之心悉已布散叢雜无非此理呈露倒多了難見若會看者能於此觀之則所見无非天地之心矣惟是復時萬物皆未生只有一箇天地之心昭然著見在這裏所以易看也

沈側錄

問復見天地之心先生云天地所以運行不息者做箇甚事只是生物而已物生於春長於夏至秋萬物咸遂如收斂結實是漸欲離其本之時也及其成則物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五

之成實者各具生理所謂碩果不食是已夫具生理者固各繼其生而物之歸根復命猶自若也如說天地以生物為心斯可見矣又問既言心性則天命之謂性命字有心底意思否曰然流行運用是心為人正蒙可疑處以某觀之亦只是一時病如定性則欲其不累於外物論至靜則以識知為客感語聖人則以為因問而後有知是皆一病而已復見天地心之說某則以為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雖氣有闕闢物有盈虛而天地之心則亘古亘今未有毫釐之間斷也故陽極於外復生於內聖人以為此可以見天地之心焉蓋其復者氣也其所以復者則有自來矣向非天地之心生生不息則陽之極也一絕而不復續矣尚何以生於內而為闕闢之無窮乎此則所論動之端者乃一陽之所以動非徒指夫一陽之已動者而為言也夜氣固未可謂之天地心然正是氣之復處苟求其故則亦可以見天地之心矣

答張敬夫

復非天地心復則見天地心此語與所以陰陽者道之

意不同但以易傳觀之則可見矣蓋天地以生物為心而此卦之下一陽爻即天地所以生物之心也至於復之得名則以此陽之復生而已猶言臨泰大壯夬也豈得遂指此名以為天地之心乎但以其復而見此一陽之萌於下則是因其復而見天地之心耳天地以生物為心此句自無病昨與南軒論之近得報云亦已無疑矣大抵近世學者不肯以愛言仁故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

卷七

見先生君子以一陽生物論天地之心則必欲然不滿於其意復於言外生說推之使高而不知天地之所以為心者實不外此外此而言則必溺於虛論於靜而體用本末不相管矣聖人無復故未嘗見其心者蓋天地之氣所以有陽之復者以其有陰故也衆人之心所以有善之復者以其有惡故也若聖人之心則天理渾然初無間斷人孰得以窺其心之起滅邪若靜而復動則亦有之但不可以善惡而為言耳

愚意如此恐或未然更乞詳論

谷吳聖

問向來觀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易傳云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未觀其旨近思得之散質於先生遇謂天地之心生生不已太極一動二氣運行互為其根蓋未嘗或息非可以動靜言也其曰動之端云者指流行之體示之即生物之原者也遺書云天只是以生為道天地之心固在於生物然於生處觀之則偏於動而不知動之所以然非指其端無以見生生之理也在人則惻隱之心是也乍見孺子將入井必有怵惕惻隱此心不遠於此察之庶可見矣此心雖非心之本體然始發見在是故推此心則廓乎天地之間無所不愛人惟汨於私欲而不知復則是心泯然不見猶窮陰返蔽萬物歸根生生之理雖未嘗或息何自見之一陽微動生意油然而此復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在學者工夫則平日涵養潛默作止須要識得端倪則心體昭然可默識矣故川云善學者不若於已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

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

卷七

發之際觀之觀於已發藏其未發克不已一旦復之則造次顛沛皆見此心之妙始可以言仁矣答云所喻復見天地心之說甚善然此須通動靜陰陽善惡觀之見得各是一理而此意無所不通始盡其曲折耳學者工夫則只如易傳所說知其不善則速改以從善此是要約處若說須要識得端倪而心體可識則却是添却一事也鄙見如此或恐未然

合 答王子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

卷七

固無間斷而亦不容並行且如人方窮物欲豈可使謂其間天理元不間斷而且肆其欲哉要須窮欲之心滅息然後天理乃得萌耳程夫子所謂天地間雖無截然為陰為陽之理然其升降生殺之大分不可無也此語最為完備然陰陽動靜是造化之機不能相無者若善惡則有真妄之分人當克復以復此然後可耳

答王遇

周貴卿說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未遑先生曰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

卷七

這四箇物事流轉在這裏然常靠著靜底做本若無夜則晝不分曉無冬則春夏不長茂且如終日應接歸來歇霎時却出去則便分外精神如春夏生長若一向恁地去却有甚了期元氣也須解竭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黃義剛錄

陳淳舉伊川以動之端為天地之心先生曰動亦不是天地之心只是見天地之心如十月豈得是無天地之心天地之心流行則自若元亨利貞是萌芽初出時亦是長枝葉時利是成遂時貞是結實歸宿處下梢若無這歸宿處便也無這元了惟有這歸宿處元又從此起元了又貞貞了又元萬古只如此循環無窮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說已盡了十月萬物收斂寂無蹤跡到一陽動處生物之心始可見耳問復以動見天地之心而主靜觀復者又何謂答曰復固是動主靜是所以養其動動只是這靜所養底一陽動便是純坤月養來曰此是養之於未動之前否

答曰此不可分前後但今日所積底便為明日之動明日所積便為後日之動只管恁地去觀復是老子語儒家不說老子愛說動靜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謂萬物動作有歸根時吾只觀他復處

陳淳大錄

問一陽復於下是前日既退之陽已消盡而今別生否
答曰前日既退之陽已消盡此又是別生伊川謂陽無可盡之理剝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說得甚精且以卦配月則剝九月坤十月復十一月剝一陽

欽定四庫全書

又公易說

四十

尚有復一陽已生坤純陰陽氣闕了三十日安得謂之無盡曰恐是一月三十日雖到二十九日陽未盡否答曰只有一夜亦是盡安得謂之無盡當細考之這一陽不是剝地生來纔交立冬便萌芽下面有些氣象了上面剝一分下面便萌芽一分上面剝二分下面便萌芽二分積累到那復處方成箇一陽坤初六便是陽已萌芽

問南軒謂動中見靜方識此心如何是動中見靜曰動

中見靜便是程子所說民止之意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敬夫却要將這箇為見天地之心復見靜中見動他人又要動中見靜却倒說了

徐寓錄

問天地生物之心未嘗須臾停然當氣候肅殺草木搖落之時此心何以見曰天地此心常在只是人看不見故必到復而後始可見

欽夫極論復見天地心不可以夜氣為比熹則以為夜氣正是復處固不可便謂天地心然於此可以見天

欽定四庫全書

又公易說

四十一

地心矣易中之意亦初不謂復為天地心也

谷何錫

來教云天地之心不可測識惟於一陽來復乃見其生生不窮之意所以為仁也熹謂若果如此說則是一陽未復已前別有一截天地之心漠然無生物之意直到一陽之復見其生生不窮然後謂之仁也如此則體用非離首尾銜決成何道理

王弼之說便是如此所以見關於程

也子須知元亨利貞便是天地之心而元為之長故曰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便是有此乾元然後萬物資之

以始非因萬物資始然後得元之名也同上

道夫問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

生時元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

包犧曰康節此詩最好某於復卦本義亦載此詩蓋

立冬是十月初小雪是十月中大雪十一月初冬至

十一月中小寒十二月初大寒十二月中冬至子之

半天即十一月之半天也人言夜半子時冬至蓋夜半以

前一半已屬子時今推五行者多不之知然數每從

欽定四庫全書

又公易注

卷三

這處起略不差移此所以為天心然當是時一陽方

動萬物未生無聲臭氣味之可聞可見所謂元酒味

方淡大音聲正希也楊道大錄

問康節詩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是有善而無惡

有是而無非否先生曰如惻隱之心已前而未發者

是也輔廣錄

人傑問康節云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歟曉未

得看程先生易傳云動之端即天地之心分得康節

之意先生曰康節之說在貞元之間與濂溪太極圖

伊洛所傳小有不同周子說无極而太極則生陽生

陰皆有無極太極之妙比康節說得又活是小有不

同也萬人傑錄

天地之心未嘗無但靜則人不得而見耳楊道大錄

上云見天地之心以動靜言也下云未嘗見聖人之心

以善惡言也

又問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見

欽定四庫全書

又公易注

卷三

天地之心唯程先生言動之端乃天地之心竊謂十

月純坤不為無陽天地生物之心未嘗間息但未動

耳因動而生物之心始可見答曰十月陽氣收斂一

時闕閉得盡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嘗息但無端倪可

見惟一陽動則生意始發露出乃始可見端緒也言

動之頭緒於此處起於此起處方見得天地之心也

因問在人則喜怒哀樂未發時而所謂中節之體已

各完具但未發則寂然而已不可見也特因事感念

動而惻隱羞怒之端始覺因事發露出來非因動而漸有此也曰是董錄

問程子以動之端為天地之心動乃心之發處何故云天地之心曰此須就卦上看上坤下震坤是靜震是動十月純坤當貞之時萬物收斂寂無蹤跡到此一陽復生便是動然不直下動字却云動之端端又從此起雖動而物未生未到大動處凡發生萬物都從這裏起豈不是天地之心邵康節詩曰冬至子之半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四

大雪子之初氣天心無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冬至子之中氣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已陳淳錄樣可謂振古豪傑

道夫言向者先生教思量天地有心無心近思之切謂天地無心便是天地之心若使其有心必有思慮有營為天地曷嘗有思慮來然其所以四時行百物生者蓋以其合當如此便如此不待思惟此所以為天之道答曰如此則易所謂復其見天地之心正大而

天地之情可見又如何如公所說祇說得他無心處耳若果無心則須牛生出馬桃樹上發李花他又却自定程子曰以主宰謂之帝以性情謂之乾他這名義自定心便是他箇主宰處所以謂天地以生物為心中間欽夫以為某不合如此說某謂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為心一元之氣運轉流通略無停間只是生出許多萬物而已楊道大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四

天下之物至微至細者亦皆有只是有無知覺處耳且如一草一木向陽處便生向陰處便憔悴他有箇好惡在裏至大而天地生許多萬物運轉流通不停一息四時晝夜恰似有箇物事積踏恁他去天地自有箇無心之心復卦一陽生於下這便是生物之心又如所謂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天道福善禍淫這便自分明有箇人在裏主宰相似心是他本領情是他箇意思又問如何見天地之情答曰人正大便是見得天地之情正大天地只是正大未嘗有些子邪

處又曰且如今言樂性熱樂何嘗有性只是它所主
德地同上

問南軒先生答吳晦叔書云及復其道正言消長往來
乃是道也程子所謂聖人未嘗復故未嘗見其心蓋
有注則有復以天地言之陽氣之生所謂復也固不
可指此為天地心然於其復也可見天地心焉蓋所
以復者是也在人有失則有復復賢者之事也於其
復也亦可見其心焉道夫竊謂聖人之心天地之心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七

四

也天地之心可見則聖人之心亦可見况夫復之為
卦一陽復於積陰之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聖人雖
無復然是心之用因時而彰故堯之不虐舜之好生
禹之拯溺湯之救民於水火文王之視民如傷是皆
以天地之心為心者也故聖賢之所推尊學者之所
師慕亦以其心顯白而無暗晦之患耳而謂不可見
何哉先生曰不知程子當時說如何欽夫却恁說大
抵易之言陰陽有指君子小人而言有指天理人欲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七

四

而言有指動靜之機而言初不可以一偏而論如天
下皆君子而無小人皆天理而無人欲其善無以加
有若動不可以無靜靜不可以無動蓋造化不能以
獨成而或者見其相資而不可相無也遂以為天下
不可皆君子而無小人不能皆天理而無人欲此得
其一偏之論只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
此賢者之心因復而見者至若聖人則無此故其心
不可見然亦有因其動而見其心者正如公所謂堯
之不虐舜之好生皆是因其動而見其心者只當時
欽夫之語亦未分明同上

聖人無復故不見其心一語語學者曰聖人天地心
無時不見此是聖人因時易而言一陽來復於此見
天地之心尤切正是大黑暗中有一點明鄭可學錄
或問天地之帥吾其性先生解以乾健坤順為天地之
志天地安得有志先生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天地之
情可見安得謂天地無心情乎或曰福善禍淫天之

志否先生曰程先生說天地以生物為心最好此乃

是無心之心也

萬人傑錄

問復卦復其見天地之心天地之心雖靜未嘗不流行何為必於復乃見天地之心先生曰三陽之時萬物蕃新只見物之盛大天地之心却不可見惟是一陽初復萬物未生冷冷靜靜而一陽既動生物之心闐然而見雖在積陰之中自藏掩不得此所以必於復見天地之心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七

正布正謂此否先生曰正是此意不容別下注脚矣又問天心無改移謂何先生曰年年歲歲是如此月日日日是如此又問純坤之月可謂至靜然昨日之靜所以養成今日之動故一陽之復乃是純陰養得出來在人則主靜而復善端始復在天地之化則是終則是始貞則有元也先生曰固有此意但不是此卦大義大象所謂至日閉闕者正是於已動之後要以安靜養之蓋一陽初復陽氣甚微勞動他不得故

當安靜以養微陽如人善端初萌正欲靜以養之方

能盛大若如公說却是倒了

董錄

漢卿問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曰此在貞元之間才見孺子入井未做出惻隱之心時節因言康節之學不似濂溪二程康節愛說箇循環底道理不似濂溪二程說得活如无極而太極太極本无極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康節無此說

李方子錄

存養是靜工夫靜時是中以其無過不及無所偏倚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七

省察是動工夫動時是和才有思為便是動發而中節無所乖戾乃和也其靜時思慮未萌知覺不昧乃復所謂見天地之心靜中之動也其動時發皆中節止於其則乃艮之不獲其身不見其人物中之靜也窮理讀書皆是動中工夫

錢木之錄

无妄剛自外來說卦變動而健說卦德剛中而應說卦體大亨以正說元亨利貞白文王以來說做希望之望這事只得倚闌在這裏難為斷殺它

吳淵

伊川易傳似不是本意則自外來是所以做造无妄動

而健是有卦後說底同上

問无妄象云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既无邪心何以不合正理曰有人自是其心全无邪而却不合於正理如賢智者過之它其心豈曾有邪却不合正

理佛氏亦豈有邪心者林愛孫錄

易中言天之命也天之道也義只一般但取其成龍耳

不必強分析葉賀孫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七

因云古人意思精密如易中八字剛柔終始動靜往來只這七八字移換上下添助語是少精微有意味

見得象極分明同上

篤實便有輝光艮止便能篤實黃顯子錄

問大畜象曰能止健大正也傳曰能止乎健者非大正則安能據大畜天在山中之象則是能止其健於下也今曰止乎健者不知是止於健還是止其健邪伏乞批誨答云能止健言以艮之止止乾之健也傳意

亦是如此但其文勢似倒它亦多此類也

能止健都不說健而止見得是艮來止這乾是淵錄

頤頤是正則吉何以觀其正不正蓋觀頤是觀其養德

是正不正自求口實是觀其養身是正不正未說到

養人處觀其所養亦只是說君子之所養養浩然之

氣模樣同上

問頤觀其所養作所養之道觀其自養則所以養生之

術先生云所養之道如學聖賢之道則為正黃老巾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七

商則為非凡見於修身行義皆是也所養之術則飲

食起居者是也又問伊川把觀其所養作觀人之養

如何先生云這兩句是解養正則吉所養之道與養

生之術正則吉不正則不吉如何是觀人之養不曉

程說是如何又問大者正與正大不同上大字是指

陽下正大是說理先生云然而亦緣上而有大者正

字方說此林學蒙錄

自養則如爵祿下至於飲食之類是說自求口實是淵錄

水流不盈纔是說一坎滿便流出去一坎又滿又流出

去行險而不失其信則是說決定如此

同上

坎水只是平不解滿盈是滿出來

同上

彖下傳

天施地生男倡女隨此感彼應蓋不能以相無也非其

理之本同何以如此

答呂祖倫

正便能久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這箇只是說久

夏淵錄

物各有箇情有箇人在此決定是有那羞惡惻隱是非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三

辭遜之情性只是箇物事情却多般或起或滅然而

頭面却只一般長長恁地這便是觀其所恒而天地

萬物之情可見之義乃若其情只是去情上面看

同上

遜而亨也分明是說能遜便亨下面更說剛當位而應

與時行也是何如曰此所以遜而亨也陰更微為它

剛當位而應所以能知時而遜是能與時行不然便

是與時背

劉砥錄

易是虛設不可以實迹論若以卦象言之則順而麗乎

大明自不應有不善也

晉卦

商之三仁微子最易做比干亦只一向諫以至於死箕

子却為難處被它監繫在那裏只得陽狂所以易中

特說箕子之明夷可見其難處故曰利艱貞晦其明

也內難而能正其志他雖陽狂其心未定也

林學家錄

問家人彖辭不盡取象曰注中所以但取二五不及他

象者但因彖傳而言耳大抵彖傳取義最精象中所

取却恐有假合處

楊道夫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三

問家人有嚴君焉傳曰家人之道必有所尊嚴而君長

者謂父母也如此則嚴君作兩字說然自舊諸家只

作一字說未知如何答曰所尊嚴之君長也

天地解而雷雨作陰陽之氣閉結之極忽然迸散出微

這雷雨只管閉結了若不解散如何會有雷雨作小

畜所以不能成雷雨者畜不極也雷便只是如今一

箇爆杖

夏淵錄

易損上益下曰益損下益上曰損所以然者蓋邦本厚

則邦寧而君安乃所以為益也否則反是

沈憫錄

問益卦木道乃行曰不須改木字為益只木字亦得某

見一朋友說有八卦之金木水火土有五行之金木

水火土如乾為金易卦之金也兌之金五行之金也

巽為木是卦中取象震為木乃東方屬木五行之木

也五行取四維故也

金去為錄

問始卦先生曰始是不好底卦然天地相遇品物咸亨

剛遇中正天下大行却又甚好蓋天地相遇又非別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四

取一義剛遇中正只取九五或謂亦以九二言非也

董錄

問始之時義大矣哉本義云幾微之際聖人所謹與伊

川說不同何也答曰上面說天地相遇至天下大行

也正是好時節而不好之漸已生於微矣故當謹於

此林學蒙錄

問萃言王假有廟是卦中有萃聚之象故可以為聚祖

考之精神而享祭之吉占渙卦既散而不聚本象不

知何處有立廟之義恐是卦外立意謂渙散之時當

聚祖考之精神邪為是下卦是坎有幽陰之義因此

象而設立廟之義邪先生云坎固是有鬼神之義然

此卦未必是因此為義且作因渙散而立廟說大抵

這處都不見得

同上

不失其所乎這句自是說得好

是淵錄

革是更革之謂到這裏須盡番轉更變一番所謂上下

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小補之者謂扶衰救弊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四

逐些補緝如銅露家事相似若是更革則須徹底重

新鑄造一番非止補苴罅漏而已湯武順天應人便

如此孟子所說王政其效之速如此想見做出來好

看只是太羸少些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底意思或曰

不知他如何做曰須是從五畝之宅百畝之田雞豚

桑麻處做兩三春如此說想不過只是如此做

林學蒙錄

易言順乎天而應乎人後來人盡說應天順人非也

時止則止時行則行行固非止然行而不失其理乃所

止也

艮卦○
沈問錄

徐問前夜說動靜功用相救靜可救得動動如何救得靜曰須是明得此理無不盡直到萬理明徹之後此心湛然統一便能如此如靜也不是閉門獨坐塊然自守事物來都不應只此心靜在這裏虛明洞徹無一毫之累便從這裏應得去應得便徹便不難此便是安而後能慮事物之交須去處置他如這一事合當恁地做便截斷定此便是慮而後能得是靜慮

欽定四庫全書

又公易說

卷七

是動如艮其止止是靜所以止之便是動如君止於仁臣止於敬仁敬是靜所以思要止於仁敬便是動固是靜救動動救靜然其本又自此心湛然統一素無私始得心無私動靜便一齊當理心若有私便都差了動了又靜靜了又動動靜只管相生如循環之無端若要一於動靜不得如人之呼吸若一向呼吸又絕了須又常呼吸之所以為呼吸之所以為呼吸雙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

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一屈一伸一闔一闢一消一息一往一來其機不曾停大處有大闔闢大消息小處有小闔闢小消息此理更萬古而不息如目豈能教他不瞬亦豈能常瞬須有開定了又瞬瞬了又定只管恁地去消息闔闢之機至纖至微無物不有

欽定四庫全書

又公易說

卷七

艮卦是箇巖好底卦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又剛健萬實輝光日新其德皆艮之象也艮居外卦者八而皆吉惟蒙卦半吉半凶如賁之上九白賁无咎上得志也大畜上九何天之衢道大行也蠱上九不事王侯志可則也頤上九由頤厲吉大有慶也損上九弗損益之大得志也艮卦敦艮之吉以厚終也蒙卦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雖小不利然卦爻亦自好蓋上九以剛陽居上擊去蒙蔽只要恰好不可太過太過則於彼有傷而我亦失其所以擊蒙之道如人合卺十五棒若只決它十五棒則彼亦無辭而足以

禦寇若再加五棒則太過而反害人矣為寇者為人
之害也禦寇者止人之害也如人有疾病醫者用藥
對病則彼足以祛疾而我亦得為醫之道若藥不對
病則反害他人而我亦失為醫之道矣所以象曰利
用禦寇上下順也惟如此則上下兩順而無害也

沈

錄

先生說易豐卦明以動故豐以明心應事物非明則動
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七

王假之尚大也只是王者至此一箇極大底時節所尚

者皆大事

或問豐卦宜日中宜照天下人君之德如日之中乃能
盡照天下否曰易如此看不得只是如日之中則自
然照天下不可將作道理解它日中則月盈則食
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自是
如此物事到盛時必衰雖鬼神有所不能違也問此
卦後而諸爻不甚好曰是它式豐大了這物事盛極

去不得了必衰也人君於此之時常如秦盤水戰兢
自持方無傾側滿溢之患若才有纖毫驕矜自滿之
心即敗矣所以此處極難崇觀中羣臣創為豐亨豫
大之說當時某論某人曰當豐亨豫大之時而為困
陋就簡之說君臣上下動以此藉口於是安意肆志
無所不為而大禍起矣

沈

問龜山云消息盈虛天且不能暴為之去小人亦不可

驟如何曰只看時如何不可執天亦有迅雷烈風之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七

時

問豐彖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况於鬼神

乎程子曰鬼神者造化之迹今既言天地而復言鬼

神未知如何分答云天地舉全體而言鬼神指其功

用之迹似有人所為者

以謙卦象前推之尤明白

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况於鬼神乎天地是
舉其大體而言鬼神是舉其中運動變化者通上徹
下而言如雨風露雷草木之類皆是曰驟雨不終朝

得不亂

巽卦申命申字是叮嚀反復之意風無所不入如命令

之叮嚀告戒無所不至也故象之以

林學蒙錄

巽卦是於重巽上取義重巽所以為申命

見淵錄

問重巽以申命重字之義如何曰只是重卦

巽是重卦

故曰重巽八卦之象皆是如此問申字是兩番降命令否

曰非也只是丁寧反復說便是申命巽風也風之吹

物無處不入無物不鼓動詔令之入人淪肌浹髓亦

自不能久而況其小者乎又曰豐卦彖許多言語其

實則在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數

語上這盛得極常須謹保守得日中時候方得不然

便是僣仆傾壞了又曰這處去危亡只是一間耳須

是兢兢如奉盤水方得又曰須是謙抑貶損方可保

得又曰這便是康節所謂臨酌離披時候如何不憂

危謹畏宣政間有以奢侈為言者小人都云當豐亨

豫大之時須是恁地修養方得所以一向放肆如何

說若不剛中便是違道干譽

同上

剛來不窮是九三來做二柔得位而上同是六二上做

三此說有些不穩却為是六三不與做得位然而某

這箇例只是一爻互換轉移無那隔籬兩爻底

同上

問洪卦剛來而不窮窮是窮極來處乎中不至窮極否

先生云是居仁為中若在下則是窮矣

林學蒙錄

節說以行險伊川之說是也說則欲進而有險在前進

去不得故有止節之義又曰節便是阻節之意

天地節而四時成天地轉來到這裏相節了更沒去處

今年冬盡了明年又是春夏秋冬到這裏斷匝了更

如風之動物也

沈開錄

兌說若不是剛中便成邪媚下面許多道理都從這箇

剛中柔外來說以先民如利之而不庸順天應人革

卦就革命上說兌卦就說上說後人都做應天順人

說了到了順天應人是言順天理應人心胡致堂嘗

見中辨這箇也好

見淵錄

去不得這箇折做兩截兩截又折做四截便是春夏秋冬它是自然之節初無人使它聖人則因其自然之節而節之如修道之謂教天秋有禮之類皆是天地則和這箇都無只是自然如此聖人法天做這許多節指出來

夏淵錄

柔在內剛得中這箇是就全體看則中虛就二體看得中實它都見得有孚信之意故喚作中孚伊川此二句說得好它只遇着這般齊整底便恁地說去若遇着那不齊整底便說不去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小過小者過而亨也不知小者是指甚物事行過恭用過儉皆是宜下之意

呂輝錄

本濟是辭不續終也是首濟而尾濡不能濟不相接續去故曰不續終也狐尾大濡其尾則濟不得矣

林學蒙錄

文公易說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八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殿

通議臣副使臣吳曉漢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施光裕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騰錄監生臣清河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八

象上傳

宋 朱鑑 撰

易之有象其取之有所從其推之有所用非苟為寓言也然兩漢諸儒必欲究其所從則既滯泥而不通王弼以象直欲推其所用則又疎略而無據二者皆失之一偏而不能闕其所疑之過也且以一端論之乾之為馬坤之為牛說卦有明文矣馬之為健牛之為順在物有常理矣至於案文索卦若屯之有馬而無乾離之有牛而無坤乾之六龍則或疑於震坤之牝馬則常反為乾是皆有不可曉者是以漢儒求之說卦而不得則遂相與創為互體變卦五行納甲飛伏之法參互以求而卒其偶合其說雖詳然其不可通者終不可通其可通者又皆傳會穿鑿而非有自然之勢唯其一二之適然而無待於巧說者為若可信然上無所關於義理之本原下無所資於人事之訓戒則又何必苦心極力求於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二

此而欲必得之哉故王弼曰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為馬
又苟合順何必坤乃為牛而程子亦曰理無形也故假
象以顯義此其所以破先儒膠固支離之失而開後學
玩詞玩占之方則至矣然觀其意又似直以易之取象
無復有所自來但如詩之比興孟子之譬喻而已如此
則是說卦之作為無所與於易而近取諸身遠取諸物
者亦剩語矣故疑其說亦若有未盡者因竊論之以為
易之取象固必有所自來而其為說必已具於太卜之
欽定四庫全書

易

官顧今不可復考則姑闕之而直據詞中之象以求象
中之意使足以為訓戒而決吉凶如王氏程子與吾本
義之云者其亦可矣固不必深求其象之所自來然亦
不可直謂假設而遽欲忘之也 易象說

先生曰熹嘗作易象說大率以簡

先生云人看易若是靠定象去看便滋味長若只恁地

懸空看也沒甚意思 呂輝錄

易中取象似天地生物有生得極細巧底有生得龐拙

突兀底趙子欽云本義太略此譬如蠟籠添了一條
竹片便障却一路明盡微去了使它統體光明豈不
更好蓋是着不得詳說如此看來到取象處如何拘
得 易淵錄

易只是設箇卦象以明吉凶而已更無它說

問易之象似有三樣有本畫自有之象如奇畫象陽耦
畫象陰是也 六十四卦之文
又各是一象 有實取物之象如乾坤

六子以天地雷風之類象之是也有只是聖人以意

欽定四庫全書

易

自取那象來明是義者如白馬喻如載重一車之類
是也實取物之象決不可易聖人姑假是象以明義
者當初若別命一象亦通得不知是如此否先生云
聖人自取之象也不見得是如此而今且據因象看
義恁地說則成鑿了

先生云伊川只將一部易來作譬喻說了恐聖人亦不

肯只作一譬喻之書朱震又多用伏卦互體說陽便

及陰說陰便及陽就可為坤坤可為乾恐太走作近

來林黃中又撰出一般翻筋斗互體一卦可變作八

卦其說也是好笑據熹看得來聖人作易專為卜筮

後來儒者諱道是卜筮之書全不要惹它卜筮之意

所以費力今若要說易須是添一重卜筮意思自然

通透如乾初九潛龍兩字是初九之象勿用兩字即

是告占者之辭如云若卜得初九是潛龍之體只得

隱藏不可用孔子作小象又釋其所以為潛龍者以

其在下也諸又皆如此推看怕自分明又不須作設

欽定四庫全書

戒也

邵浩錄

伊川說象只似譬諭樣說看得來須有箇象如此只是

如今曉他不出

爻洞錄

以上底推不得只可從象下面說去王輔嗣伊川皆不

信象如今却不敗如此說道不及見這箇了且從象

以下說免得穿鑿

同上

它所以有象底意思不可見却只就它那象上推求道

理不可謂求象不得便喚做無為潛龍便須有那潛

龍之象

同上

易有象辭有占辭有象占相渾之辭

甘節錄

蔡文說江德功說易象如譬諭詩之比興同熹謂不然

往復數書辨此潛龍勿用陽在下也陽謂九下謂潛

陰疑於陽必戰謂其嫌於无陽也故稱龍馬易象說

得如此分明又易二體初四二五等又相應二五中

正不中正此是易中分明說了惟互體之說易中不

言今諸儒必附會為之說方曰頤中有物曰噬嗑此

欽定四庫全書

爻洞錄

豈非互體之驗曰頤中有一物在內非謂互體且別

無例蔡又謂人舉二四同功三五同功先生曰如此

舉證又疎又引某卦自泰來某卦自某來先生曰此

王輔嗣謂之

則

蔡曰王輔嗣說彖某却不是

黃嗣子錄

如易之詞乃是象占之詞若舍象占而曰有得於詞告

未見其有得也此皆過高之弊所以不免勞動心氣

若只虛心以玩本文自無勞心之害

各呂祖論

易中取象不如卦德上命字較親切如蒙險而止復剛

蔚錄

動而順行此皆親切如山下出泉地中有雷恐是後來又就那上而添出所以易中取象亦有難理會也

答王遇

或說易象云果行育德育德有山之象果行有水之象

振民育德則振民有風之象育德有山之象先生云

此說得好風雷益則遷善當如風之速改過當如雷

之決山下有澤損則懲忿有摧高之象窒慾有塞水

之象次第易之卦象都如此不曾一一推究又云遷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六

善工夫較輕如己之有善以為不足而又遷於至善

若夫改過者非有勇決不能貴乎其用力也

萬人傑錄

鄭東卿說易象亦有好處如說中孚有卵之象小過有

飛鳥之象孚字從爪從子有鳥抱子之象以卦言之

四陽居外二陰居內外實中虛有卵之象又言鼎象

鼎之形革象風爐這是他說得好處他却盡欲牽合

附會少間便疎脫今人學問且欲於正段處理會却

些小零碎底亦用得一向只是理會這箇便不是

陳文

鄭東卿少梅說亦有是者如鼎卦分明是鼎之象它說

革是爐之象亦恐有此理澤中有火革䷰上畫是

爐之口五四三是爐之腹二是爐之下初是爐之底

然亦偶然此兩卦如此耳

輔廣錄

乾卦有兩乾是兩天也昨日行一天也今行又一天也

其實一天而行健不已此所以為天行健也地平則

不見其順必其高下層層地去此所以見地勢之坤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七

順谷萬人傑錄

天之運轉不窮所以為行健

李季札錄

問鄧綢疑問中天行健一段先生批問他云如何見得

天之行健德明竊謂天以氣言之則一晝一夜周行

乎三百六十度以理言之則為於穆不已無間容息

豈不是至健先生曰他却不如說只管去自強不

息上討

廖德明錄

問天行健如何先生曰惟胡安定說得好因舉其說曰

天者乾之形乾者天之用天形蒼然南極入地下三

十六度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狀如倚杵其用則一

晝一夜行九十餘萬里人一呼一吸為一息一息之

間天行已八十餘里人一晝一夜有萬三千六百餘

息故天行九十餘萬里天之行健可知故君子法之

以自強不息因言天之氣運轉不息故開得地在中間餘未達先生曰如弄硯珠底只

息運轉不在故在空中不壓少有息則墜矣○董珠錄

天惟健故不息不可把不息做健使天有一頃之息則

地必陷人必跌死惟其不息故局得地在中間黃顯子錄

徐渙云天之行健一息不停而坤不能順動以應其行

則造化生生之功或幾乎息矣此語亦無病萬物資

乾以始而有氣資坤以生而有形氣至而生生即坤

元徐說亦通夏淵錄

天運不息君子以自強不息先生曰非是說天運不息

自家去趕逐也要學他如此不息只是常存得此心

則天理常行而周流不息矣又曰一日一時頃刻之

間其運未嘗息也呂輝錄

乾乾不息者體日往月來寒往暑來者用有體則有用

有用則有體不可分先後說沈憫錄

問見龍在田德施普也如日方升雖未中天而其光已

無所不被矣答曰九二君德已著至九五然後得其

位耳

悉民詩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詩傳中用東萊呂氏說

文蔚舉似及此先生曰記得他甚主張那柔字文蔚

曰他後面一章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此言仲山甫

之德剛柔不偏也而二章首舉仲山甫之德獨以柔

嘉維則蔽之恭高稱中伯恭恭終論其德亦曰柔惠

且直然則入德之方其可知矣曰如此則乾卦不用

得了人之資稟自有柔德勝者自有剛德勝者如本

朝范文正公富鄭公輩是以剛德勝如范忠宣范淳

夫趙清獻蘇子容輩是以柔德勝只是他柔却柔得

好今仲山甫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却是柔但其中自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

有骨子不是一向如此柔去便是人看文字要得言外之意若以仰山南柔嘉維則必要以此為入應之方則不可人之進德須用剛健不息

陳文蔚錄

地之勢常有順底道理且如這箇平地前面便有坡陀處突然起底也自順

夏淵錄

問坤言地勢猶乾言天行天行健猶言地勢順然大象乾不言乾而言健坤不言順而言坤說者雖多究竟如何先生曰此不必論只是當時下字時偶不同必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十

欲求說則鑿却反晦了當理會底鉢問地勢猶言高下相因之勢以其順且厚召先生曰高下相因只是順若厚又是一箇道理然惟其厚所以上下只管相因去只見得地順若是薄底物高下只管相因則傾陷了不能如此之無窮矣惟其高下相因無窮所以為至順也君子體之惟至厚為能載物天行甚健故君子法之以自強不息地勢至順故君子體之以厚

德載物董錄

用六承貞以大終也陽為大陰為小大過小過之類皆是以陰陽而言坤六爻皆陰其始本小到此陰皆變為陽矣所謂以大終也言始小而終大

陳文蔚錄

先生言龜山說只反身而誠便天地萬物之理在我胡文定却言物物致察宛轉歸己如見雷雲和經綸見山下出泉知果行之類惟伊川言不可只窮一理亦不能徧窮天下萬物之理兼謂須有先後緩急久之亦要窮盡如正蒙是盡窮萬物之理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十二

問物物致察與物物而格何別曰文定公所謂物物致察只求之於外如所謂察天行以自強察地勢以厚德只因其物之如是而求之耳初不知天如何而使地如何而順也

楊道夫錄

又問屯需二象皆陰陽未和洽成雨之象也然屯言君子以經綸而需乃言飲食宴樂何也曰需是緩意在他無所致力只得飲食宴樂屯是物之始生象草木初出地之狀其初出時欲破地面而出不無齟齬艱

難故當為經綸其義所以不同也 潘時舉錄

問山下出泉曰古人取象也只看大意略如此彷彿不能端的若要解到親切便都没去處了如天在山中山中豈有天如地中有山便已是平地了

果行育德又是別說一箇道理山下出泉却是箇果行底物事暫時被他礙住在這裏觀這意思却是說自家當恁地做工夫卦中如此者多

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也先生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

十三

曰上九一陽而衆陰隨之如人皆順從於我故能禦寇便如適來說孔子告陳恒之事須是得自家屋裏人從我方能去理會外頭人若自家屋裏人不從時如何去禦得寇便做不得所以象曰上下順也

需待也以飲食宴樂謂更無所為待之而已待之須有

至時學道者亦猶是也 萬人錄

坎體中多說酒食想須有此象但今不可考 是淵錄

問需九三象辭敬慎不敗本義以為發明占外之占何

也先生曰言象中本無此意占者不可無此意所謂

占外意也 董錄

天自向上去水自向下去所以為訟 是淵錄

作事謀始言觀此等象便當每事謀之於其始

王弼言有德司契是借這箇說言自家執這箇契在此人來合得我便與它自家先定了這是謀始司契底意思 是淵錄

食舊德從上吉也是自做不得若從隨人做方為得吉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

十三

之道

問師六五象曰長子帥師以中行也傳云長子謂九二

以中正之德合於上而受任以行夫以九居二中則是矣豈得為正先生曰此是錯了一字耳莫要泥也

潘時舉錄

伊川言建萬國以比民言民不可盡得而比故建諸侯使比民而天子所親者諸侯而已這便是它比天下之道 是淵錄

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言蓄它不住且只逐些

子發洩出來只以大畜比之便可見大畜如多識前

言往行以畜其德小畜只是做得這些箇文德如威

儀文辭之類同上

又問風行天上小畜象義如何曰天在山中大畜蓋山

是堅剛之物故能力畜其三陽風是柔治之物止能

小畜之而已耳滿時舉錄

志行也只是說進將去夏淵錄

欽定四庫全書卷八

小畜密雲不雨上往也先生云以陰畜陽三陽上往而

陰畜不住所以不雨如甑蒸飯漏氣則不成水無水

液下也至於上六既雨既處蓋一陰在上而畜住陽

也呂輝錄

財成是截做段子底輔相是佐助它底天地之化龍個

相續下來聖人便截作段子如氣化一年一周聖人

與它截做春夏秋冬四時夏淵錄

問裁成輔相字如何解曰裁成猶裁截成就之也輔相

者便只是於裁成處以補其不及而已問裁成何處

可見曰眼前皆可見且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聖人

便為制下許多禮數倫序只此便是裁成處至大至

小之事皆是固是萬物本有此道理若非聖人裁成

之亦不能得如此齊整此皆天地之所不能為而聖

人能之所以替天地之化育而功與天地參也沈側錄

問繼天立極曰天只生得許多人物與你許多道理然

天却自做不得所以必得聖人為之修道立教以教

欽定四庫全書卷八

化百姓所謂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是也蓋

天做不得底却須聖人為他做也同上

汪長孺說江西所說主靜看其語是要不消主這靜只

我這裏動也靜靜也靜先生云若如其言天自卷了

夏夏了秋秋了冬自然如此也不須要輔相裁成始

得紫微錄

問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若論

聖人裁成輔相之功當無時而不然何獨於泰卦言

之先生曰天地交泰萬物各遂其理聖人自此方能

致用若天地閉塞萬物不生時聖人亦無所施其巧

呂惲錄

問丈如何經天緯地答曰如織布絹經是直底緯是橫

底或問丈之大者莫如唐虞成周之文答曰裁成天

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此便是經天緯地之文問丈

只是發見於外者為文答曰處事有文理處是文

甘節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十六

問天地位萬物育是裁成輔相功用否曰是此就有位

者言之

問裁成輔相無時不當然何獨於泰時言之先生云泰

時則萬物各遂其理方始有裁成輔相處若否塞不

通一齊都無理會如何裁成輔相得

又問看否泰二卦見得泰無不否若是有手段底則是

稍遜得先生曰自古自治而入亂者易由亂而入治

者難治世稍不支梧便入亂去亂時須是大人体否

方做得

包承也是包得許多承順底意思

又說郊老社倉宜避去事舉易之否象曰君子以儉德

避難不可榮以祿

廖德明錄

類族辨物言類其族辨其物且如青底做一類白底做

一類恁地類了時同底自同異底自異

吳淵錄

問同人類族辨物如伊川說云各以其類族辨物之同

異也則是就類族上辨物否先生云類族是就人上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十七

說辨物是就物上說天下有不可以皆同之理故隨

他地頭去分別類族如分姓氏張姓同作一類李姓

同作一類辨物如牛類是一類馬類是一類就其異

處以致其同此其所以為同伊川之說不可曉

火在天上大有凡有物須是自家照見得方見有無若

不照見則有無不可知何名為有

見淵錄

蓋鄉間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竊以為天之所以

命我者此性之善也人惟蔽於非心邪念是以善端

之在人心日以湮微君子儻能遏止非心邪念於未萌則善端始自發揚而天之所以命我者始無所不順如此而為順天休命若何先生曰天道喜善而惡惡遏惡而揚善非順天休命而何吾友所說却似嫌他說得太要索小說了

張蓋卿錄

問謙卦衷多益寡看來謙雖是若放低去實是損高就低使教恰好不一向低去先生云大抵人多見得在己者高在人者卑謙則抑己之高而卑以下人便是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中也

臣伏見近年惟有主張近習一事實信罰必無所假借自餘百事多務舍容曲直是非兩無所問似聞聖意謂如此處置方得均平此誠堯舜之用心也然臣於此竊有疑焉若推其本則臣固已妄論於前只据平之一字而言則臣於易象稱物平施之言竊有感也蓋古之欲為平者必稱其物之大小高下而為其施之多寡厚薄然後乃得其平若不問其是非曲直而

待之如一則是善者當不得伸而惡者反幸而免以此為平是乃所以為大不平也故雖堯舜之治既舉元凱必放共兜此又易象所謂遏惡揚善順天休命者也蓋善者天理之本然惡者人欲之邪妄是以天之為道既福善禍淫又以賞罰之權寄之司牧使之有以補助其禍福之所不及然則為人君者可不謹執其柄而務有以奉承之哉伏惟陛下深留聖意

封事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衷多益寡便是謙稱物平施便是衷多益寡

是淵錄

劉礪問謙上六云鳴謙利用行師征邑國象曰志未得也如何曰為其志未得所以行師征邑國蓋以未盡信從故也礪又問謙之五上專說征伐何意曰坤為地為眾凡說國邑征伐處多是因坤聖人元不曾看意只是因有此象方說此事

陳文蔚錄

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先王作樂無處不用然用樂之大者尤在於薦上帝

配祖考也 沈闕錄

雷出地奮止是象其聲而已薦上帝配祖考大樂言之

翼淵錄

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先王作樂無處不用如燕饗飲食之時無不用樂此

特言具大者目

又問作樂崇德曰先王作樂其功德便自不可掩也 時滿

舉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問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如何先生曰當蠱之時必

有以振起聳動民之觀瞻而在己進德不已必須有

此二者則可以治蠱矣 董錄

問諸卦象皆順說獨雷電噬嗑倒說何邪曰先儒皆以

為倒寫二字二字相似疑是如此 沈闕錄

問雷電噬嗑與雷電豐似一同先生曰噬嗑明在上是

明得事理先立這法在此未有犯底人留待異時之

用故云明罰勅法豐威在上明在下是用這法時須

是明見下情曲折方得不然威動上必有過錯也故云折獄致刑此是伊川之意其說極好

問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本義云明庶

政是順之小者无折獄是明之大者此專是就象取

義伊川說此則又就賁飾上說不知二說可相備否

先生曰明庶政是就離上說无折獄是就艮上說離

明在內艮止在外則是事之小者可以用明折獄是

大事一折便了有止之義明在內不能及他故止而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不敢折也大凡就象中說則意味長若懸空說道理

雖說得去亦不甚親切也

山下有火賁 離下 內明外止雖內明是箇止殺底明所

以不敢用其明以折獄此與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

慎用刑而不留獄正相似而相反賁內明外止旅外

明內止 艮下 故其象不同如此個問苟明見其情罪

之是非亦何難於折獄曰是他自有箇象如此過着

此象底使用如此然獄亦自有十三八株便了底亦

有須待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時不蔽要囚周禮秋官亦有此數句便是有合如此者若獄未具而決之是所謂敢折獄也不留獄者謂因訊結證已畢而即決之也

洗冤錄

問上以厚下安宅安宅者安於禮義而不違否曰非也厚下者乃所以安宅如山附於地惟其地厚所以山安其居而不搖人君厚下以得民則位亦安而不搖猶所謂本固邦寧也

同上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三

時舉因云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闔商旅不行后不省方在學者分上說便是要在安靜涵養這些子善端耳先生曰若着實做工夫要知這說話也不用說若不會做工夫便一字也來這裏便不着此說

清時舉錄

問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闔人於迷途之復其善端之萌亦甚微故須莊敬持養然後能大不然復亡之矣曰然又曰古人所

以四十強而仕者前面許多年亦且養其善端若一下便出來與事物接了宜不壞事

朱賀孫錄

伊川嘗說如今人說力行是淺近事惟知為上知最為要緊中庸說知仁勇把知勇初頭說可見知是要緊賀孫問孟子四端何為以知為後曰孟子只循環說知本來是藏仁禮義惟是知恁地了方恁地是仁禮義都藏在知裏面如元亨利貞貞是知貞却藏元亨利意思在裏面如春夏秋冬冬是知却藏春生夏長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三

秋成意思在裏面且如冬伏藏都似不見到一陽初動這生意方從中出也未發露十二月也未盡發露只管養在這裏到春方發生到夏一齊都長到秋漸成漸藏到冬依舊都收藏了只是大明終始亦見得無終安得有始所以易言先王以至日閉闔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朱賀孫錄

先生舉易傳語惟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曰這般說話好簡當

陳文蔚錄

問无妄未富之義曰此句難曉既不耕穫不菑畬自是

未富雖是未富却利有攸往耳程傳凡解未字處多

費辭與必大錄

先生謂鄭光弼子直曰書雖是古人書今日讀之所以

當自家之德却不是欲這邊讀得些子便要般出做

那邊用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公今

却是讀得一書便做得許多文字馳騁跳踰心都不

在裏面如此讀書終不干自家事又曰義利之辨正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

王四

學者所當深知楊道夫錄

或云諺有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甚好曰此語前輩曾用

以解頤之象慎言語節飲食輔廣錄

一日侍食先生曰只易中節飲食三字人不曾行得陳文

爵錄

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不可咎也熹嘗說東漢諸人不
量淺深至於殺身亡家此是凶然而其心行直此是

不可咎也林慶孫錄

巽淵亞夫問坎不盈中未大也曰水之為物其在坎只

能平自不能動故曰不盈盈高之義中未大者平則

是得中不盈是未大也劉砥錄

明兩作猶言水洊至今日明來日又明若說兩明却是

兩箇日頭

明兩作離作起也如日然今日出了明日又出是之謂

兩作蓋只是這箇明兩番作非明兩乃兩作也猶云

水洊至習坎沈側錄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

王五

問明兩作離曰若做兩明則是又兩箇日不可也故曰

明兩作離只是一箇日相繼之義明兩作如坎卦水

洊至非明兩為作離也明字便作指字
而言。劉砥錄

象下傳

問咸卦君子以虛受人伊川注云以量而容之擇合而

受之以量莫是要看意容之否曰非也以量者乃是

隨我量之大小以容之便是不虛了又問貞吉悔亡

易傳云貞者虛中無我之謂本義云貞者正而固不

同何也曰熹尋常解經只要依訓詁說字如貞字作正而固字細玩索自有滋味若曉得正而固則虛中無我亦在裏面又問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莫是此感彼應憧憧是添一箇心否曰往來感是憧憧是一心方欲感他一心又欲他來應如正其義便欲謀其利明其道便欲計其功又如赤子入井之時此心方怵惕要去救他又欲它父母道我好這便是憧憧底意

沈側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咸艮皆以人心為象但艮卦又差一位 楊道夫錄

問遯卦遯字雖是逃隱大抵亦取遠去之意天上山下相去甚遠絕象之君子遠小人則君子如天小人如山相絕之義須如此方得所以六爻在上而漸速者愈善也先生云德地推亦好此六爻皆君子之事也問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伊川云云是否曰是君子之自治須是如雷在天上德地威嚴猛烈方得若半上落下不如此猛烈果決濟得甚事 沈側錄

或問大壯卦云云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伊川以為自勝者為強非君子之大壯不可能也又引中庸四說強哉矯以為證其義是如此否先生曰固是雷在天上是甚生威嚴人之克己能如雷在天上則威嚴果決以去其惡而必為於善若半上落下則不濟事何以為君子須是如雷在天上方能克去非

禮呂輝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君子用晦而明地象明日象晦只是不察察若晦而不

明則晦得沒理會了故外晦而內必明乃好

風自火出家人是火中有風如一堆火光此氣自薰蒸上出是也

或問風自火出如燈焰上氣出如何答曰固是此卦之大象指爐中火曰亦如此火氣上薰蒸也 余大雅錄

風自火出先生曰謂如一爐火必有氣衝上去便是風自火出然此只是言自內及外之意 呂輝錄

問睽卦大象君子以同而異先生曰此是取兩象合體

為同而其性各異在人則是和而不同之意蓋其趣則同而所以為同則異如伯夷柳下惠伊尹三子所趣不同而其歸則一彖辭言睽而同大衆言同而異在人則出處語默雖不同而同歸於理講論文字為說不同而同於求合義理立朝論事所見不同而同於忠君本義所謂二卦合體者言同也而性不同者言異也以同而異語意與用晦而明相似大凡讀易到精熟後顛倒說來皆合不然則是死說耳又問睽卦無正應而同德相應者何也先生曰無正應所以為睽當睽之時當合者既離其離者却合也董錄錄問睽君子以同而異作理一分殊看如何先生云理一分殊是理之自然如此這處又就人事之異同上說蓋君子有同處有異處如所謂周而不比羣而不黨是也大抵易中六十四象下句皆是就人事之近處說不必深去求他此處伊川說得甚好

如易中所謂又誰咎也自有三箇而其義有二如不節

之嗟與自我致寇言之則謂咎皆由已不可咎諸人如出門同人言之則謂人誰有咎之者矣以此見得古人立言有用字雖同而其義有異黃有開錄

問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云云先生曰伊川將來牽合說熹不曉看來人有遷善時節自有改過時節不成必是一件事熹看來只是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烈又曰聖人取象亦只是箇大約髣髴意思如此若着言語窮他便有說不去時如後面小象若更教孔子添幾句也添不去沈偶錄又如喜怒上做工夫固是然亦須事事照管不可專於喜怒如易損卦懲忿窒慾並卦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似此說話甚多聖人却去四面八頭說來須是逐一理會身上許多病痛都要防閑周明作錄懲忿如救火窒慾如防水余大雅錄

臣聞古之聖賢窮理盡性備道全德其所施為雖無不

以操存省察猶未嘗少有自足之心是其平居所以操存省察而致其慙忿窒慾遷善改過之功者固無一念之間斷及其身之所履有大變革則又必因是而有以大警動於其心焉所以謹初始而重自新也已而擬上封事

問慙忿窒慾慙怒易發難制故曰慙慾是戒於後慙之起則其微漸漸到熾處故曰窒慾謂塞於初古人說情實實是疎隙須是塞其疎隙曰慙也不專是戒於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三十

後若是怒時也須去慙治他始得慙者慙於今而戒於後耳窒亦非是真有箇孔穴去塞了但遏絕之使不行耳又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慙忿窒慾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觀山之象以窒忿觀澤之象以窒慙慙如汗澤然其中穢濁解汗澤人須當真塞了如風之迅速以遷善如雷之奮發以改過廣云觀山之象以慙忿是如何曰人怒時自是慙突兀起來故孫權曰令人氣湧如山

問何以窒慾伊川曰思此莫是言慾心一萌當思禮義以勝之否先生曰然

問通書乾損益動章前面慙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自修底事後面忽說動者何故曰所謂慙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於方動之時審之方無凶悔吝所以再說箇動沈綱錄

前日公說風雷益看公也無些子風意思也無些子雷

意思非賀孫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三十二

先生言某昨日思風雷益君子以遷善改過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猛祖道曰莫是才遷善便是改過否曰不然遷善字輕改過字重遷善如慘淡之物要使之白改過如黑之物要使之白用力自是不同遷善者但是見人做得一事強似我心有所未安即便遷之若改過須是大段勇猛始得又曰公所說蒙與巽二象却有意思如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慙忿窒慾心是降下山以塞其澤便是此象六十四卦象皆如

此曾祖道錄

問益卦遷善改過先生曰風是一箇急底物見人之善已將不及遷之如風之急雷是一箇勇決底物已有過便斷然改之如雷之勇決不容其些子遲緩又曰遷善字輕改過字重

中未光也事雖正而意潛有所係荀子云云佛氏云云流注不斷皆意不誠之本也

問夬象曰居德則忌傳曰則約也忌防也謂約立防禁欽定四庫全書

則無潰散某於此義不能無疑更乞批報答云未詳問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曰大凡物聚眾盛必有事故當豫為之備如人少處必無爭纔人多少間便自有爭所以當豫為之防也又澤木當在地中今却上於地上是水盛有潰裂奔突之憂故其取象如此 沈僴錄

問萃九五一爻似亦甚好而反云有位未光也是如何先生云見不得讀易似這樣且恁地解去若強說便

至鑿了

易象有之曰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蓋因其固然之理而無容私焉者順之謂也由是而之則其進德也孰禦許生名升與予學子察其得於內者蓋如是故因其名之義而敬字曰順之云紹興戊寅十月十二日新安朱熹仲晦父書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汪文嘗云曾考究得樹木之生日日滋長若一日不長則死矣學者之於學不可少懈須日日要進若一日不進便退便

昏近來學者纔相疎便都休了其弊蓋以此也 吳大錄

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木之生也無日不長一日不長則木死矣人之學也一日不可已一日而已則心必死矣 為人傑錄

問澤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曰澤无水困君子道窮之時但當委致其命以遂吾之志而已致命猶遂這命與他不復為我之有雖委致其命而志則有遂無

所回屈伊川解作推致其命雖說得通然論語中致命字都是委致之致事君能致其身與士見危致命見危授命皆是此意授亦致字之意言將這命授與之也

沈憫錄

因言近來稍信得命及孔子說君子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觀此一段則窮達當付之分定所當謀者惟道爾答曰此一段不專為有命蓋專為學者當謀道而設只說一句則似緩而不切故反覆推明以至憂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道不憂貧而止且君子之所急當先義語義則命在其中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此只說義若不恤義唯命是恃則命可以有得雖萬鍾有不辨禮義而受之矣義有可取如為養親於義合取而有不得則當歸之命爾如澤无水困則不可以有為只得致命遂志然後付之命可也

余大雅錄

困厄有重輕力量有小大若能一日十二辰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愧俯不忤如此而不幸填

溝壑喪殞命有不暇恤只得成就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

同上

致命猶言將這命送與他相似

及淵錄

問木上有水井之義曰如草木之生津潤皆上行露水直至樹末此即木上有水之義雖至小之物亦然如石菖蒲每晨葉尾皆潮水珠雖藏之密室亦然非露水也或云嘗見野老說芋葉尾每早亦含水珠須日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出照乾則無害若太陽未照為物所揜落則芋實焦枯無味或生蟲此亦菖蒲潮水之類爾曰然問井字之義與木上有水何預曰木上有水便如井中之水水木在井底却能汲上來供人食用故取象如此又問程子井桶之說是否曰不然木上有水是木穿水中張上那水若作汲桶則解不通矣且與後面羸其瓶凶之說不相合也

沈憫錄

井象只取巽入之義不取木義

及淵錄

木上有水井說者以為木是汲器則後面却有瓶甌自是瓦甌此不可曉怕只是說水之津潤上行至那木之妙這便是井水上行之象問是桔槔之類荅云亦恐是如此又云木上露珠便是下面水上去大率裏面水氣上則外面底也上同上

問木上有水井之義先生曰異在坎下便是木在下面漲得水上來又問此與井之義何與先生云木上有水便是那井水之水水本在井底却能上來給人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

五

食故取象如井程子解作罷汲水而出井之象恐不

然木上有水是木穿水中漲出那水如水桶中盛兩

斗水若將一木如斗樣大沉在水底則木上之水亦

長一斗便是此義若如汲水甌之說則與後面甌其

瓶之義不相合也後就問先生先生云不曾說木在下面漲得水來這箇語是別人說

義理不
是如此

問革之象不曰澤在火上而曰澤中有火蓋水在火上

則水滅了火不見得水決則火滅火炎則水潤之義

曰中有火則二物並在有相息之象否先生云亦是
恁地

澤中有火革蓋言陰陽相勝復故聖人治歷明時林侍
郎言聖人於革著治歷者蓋歷必有差須時時改革
熹謂天度固必有差須在吾術中始得如度幾年後
當差一分便就此添一分去乃是又云歷數微妙如
子而子未午而午舒高錄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八

五

澤中有火水能滅火此只是說陰盛陽衰火盛則克水

水盛則克火此是澤中有火之象便有那四時改革

底意思君子觀這象便去治歷明時林侍郎說因革

卦得歷法云歷須年年改革不改革便差了天度此

說不然天度之差蓋緣不曾推得那歷元定却不因

不改而然歷豈是那年年改革底物治歷明時非謂

歷當改革蓋四時變革中便有箇治歷明時底道理

革言三就言三番結果成就如第一番商量這箇是當

革不當革說成一番又更如此商量一番至于三番然後說成了却不是三人來說

澤中有火自與治歷明時不甚相干聖人取象處只是依稀地說不曾確定指殺只是見得這些意思如此因看太學士人答歷差策言歷不可不常變通蓋天運常差故歷貴常變易之革曰君子以治歷明時蓋謂是也先生曰比因林栗侍郎平生好言歷而不得其要一日忽悟曰我得之矣問之則曰讀易至革卦曰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八

君子以治歷明時革者變革治歷者貴常變革而已自此論一出扇得後生輩靡然和之熹常問之林荅云常一年一造歷則不差熹不覺大笑無名氏

所過者化程子於易傳中引之革九及其語錄中說似

五

皆以為身所經歷處人化其德此意平實亦與上下

文意相應似不必更為化說若論人心本處事物過

了便無朕迹却自不妨有此理也

各呂祖儉

君子所過者化伊川本處解略易傳大人虎變却說得

詳荀子亦有仁人過化存神之語此必古語如克己復禮亦是古語左傳中亦引克己復禮仁也如崇德脩慝辨惑亦是古語蓋是兩次人問了

呂輝錄

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伊川解革卦言所過變化事理炳著所過謂身所經歷處也

陳文蔚錄

正位凝命恐伊川說得未然言人君臨朝也須端莊安重一似那鳥相似安在這裏不動然後可以凝住那天之命如所謂協于上下以承天休

同上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九

問艮之象何以為光明先生云定則明凡人習次煩擾則愈見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莊子所謂秦宇定而天光發焉是也

山上有木木漸長則山漸高所以為漸漸之象曰順相保也言須是上下同心協力相保聚方

足以禦寇

兩終字伊川說未安

歸妹。元州錄

豐上六象云天際翔也是其屋高天至於天際却反以

自障蔽

豐其屋天際翔也似是說如鸞斯飛樣言其屋之自蔽

障閼

楚淵錄

不知聖人特地做一箇卦說旅則甚

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却只是火在山上之象又不干旅

事

九五象王居无咎只是節做四字句伊川泥其句所以

說得王居无處差了如上九象亦自節了字則此何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字

疑

議獄緩死只是以誠意求之澤上有風感得水動議獄

緩死則能感人心是淵錄

問澤上有風中孚風之性善入水虛而順承波浪洶洶

湧惟其所感有相信從之義故為中孚曰也是如此

風去感他他便相順有相孚之象又曰澤上有風中

孚須是澤中之水海即澤之大者方能相從乎風若

溪湍之水則其性急流就下風又不奈他何

問中孚是誠信之義議獄緩死亦誠信之事故君子盡

心於是曰聖人取象有不端確處如此之類今也只

得佳地解但是不甚親切

中孚小過兩卦鶴突不可曉小過尤甚如云弗過防之

從或戕之則只是不能過防之四字只是一句至弗

過過之皆是兩字為絕句意義更不可曉

山上有雷小過是聲在高處下來飛鳥遺之音也是高

處聲下來故小過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字

山上有雷小過聲在高處是小過之義又曰澤滅木大

過是水都浸了這是在高處又飛鳥遺之音是自高

處放聲下來雷亦在高處聲下來

小過象終不可長也文義未明此亦當闕

沈憫錄

問叶韻小過初六不可如何也六二臣不可過也過字

平聲九三自是叶了九四又轉韻位不當也當字平

聲終不可長便是叶已上也上字作平聲已已文也

便也是平聲

疑句當字以下不然蓋十一唐中上字無平聲但終不可長字長字作音文則

皆叶矣皆在
四十一後韻

既濟初九義无咎咎字上聲六二以中道也道亦上聲

音斗九三換平聲億字通入億字備字改作平聲則

音皮六四有所疑九五不如西隣之時又吉大來也

來字音黎上六何可久也久與已通已字平聲為暮

未濟初六亦不知極也極字猶言極則又曰猶言界至

之謂或云當作拯字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四三

文公易說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九

宋 朱鑑 撰

繫辭上傳

繫辭恐并彖辭亦是蓋彖繫於全卦之下而又錄分繫

於逐爻之下其經只是連書并在卦下不再畫卦如

今所定之本也 荅吳仁傑

彖傳釋彖辭象傳釋爻辭繫辭傳則通釋卦爻之辭故

統名之曰繫辭傳恐不可以繫辭傳為說卦蓋說卦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一

之體乃分別八卦方位與其象類故得以說卦名之

繫辭傳兩篇釋卦爻之義例辭意為多恐不得謂之

說卦也 同上

大傳言繫辭者四今攷其二上文皆兼卦爻而言恐不

得專以為爻辭其一雖專指爻辭則爻辭固繫辭之

一也其一為七八九六而言七八九六雖是逐爻之

數然全卦七八則當占本卦辭三爻七八則當占兩

卦辭全卦九六則當占之卦辭卦辭固不害其為繫

辭也蔡墨謂乾之坤曰見羣龍元首吉則覆卦之象有不可行者矣同上

昔者聖人作易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幾多分曉意所以說易只是卜筮之書

熟讀六十四卦則覺得繫辭之語其為精密是易之括例

敬之問詩書序曰古本自是別作一處如易大傳班固

敘傳竝在後

廖德明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三

又曰此等禮古人目熟耳聞凡其周旋曲折升降揖遜無人不曉後世盡不得見其詳却只有箇說禮處云大禮與天地同節云云又如樂盡亡了而今却只空留得許多說樂處云流而不息合同而化云云又如周易許多占卦淺近底物事盡無了却空有箇繫辭說得神出鬼沒沈闕錄

孔子之辭說向人事上者正是要用得同上

孔子七十歲方繫易作春秋而王通未三十皆做了聖

人許多事業氣象去不得了宜其死也同上

上下繫辭說那許多支直如此分明他人說得分明便

淺近聖人說來却不淺近有含蓄所以分在上下繫

也無甚意義聖人偶然去這處說又去那處說嘗說

道看易底不去理會道理却只去理會這般底譬如

讀詩者不去理會那四字句押韻底却去理會那十

五圖風次序相似是測錄

六十四卦只是上經說得齊整下經便亂董董地繫辭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三

也如此只是上繫好看下繫便沒理會論語後十篇

亦然孟子未後却刻地好然而那般以追蟲樣說話

也不可曉

道夫曰前輩皆有一病如歐公又却疑繫辭非孔子作

曰這也是他一時所見如繫辭文言若是孔子做如

何又却有子曰字某當疑此等處如五峯刻通書相

似去了本來所有篇名却於每篇之首加一周子曰

字通書去了篇名有篇內無本篇字如理性命章者

然不可理會蓋厥彰厥微匪靈弗瑩是說理則善剛
惡柔亦如之中焉正矣是說性自此以下却說命章
內全無此三字及所加周子曰三字又却是本所無
者次第易繫文言亦是門人弟子所勦入耳楊道夫錄
李德之問繫辭精義編得如何先生曰編得亦雜只是
前輩說話有一二句與繫辭相雜者皆載只如觸類
而長之前輩曾說此便載入更不暇問是與不是蓋

卿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五

問繫辭第一章第二節蓋言聖人因造化之自然以作
易先生曰論其初則聖人是因天理之自然而著之
於書此是後來人說話又是見天地之實體而知易
之書是如此如見天之尊地之卑却知得易之所謂
乾坤者如此見天之高地之下却知得易之所分貴
賤者是如此又曰此是因至著之象以見至微之理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觀天地則見易也沈問錄

問繫辭首章之義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上句是言造

化之實以明下句易中之事天尊地卑故易中乾坤
定矣龜山之說解得深了易中固有言屈伸往來之
乾坤處然此只是說乾坤之卦卑高以陳貴賤位矣
上句是說天地間有卑有高故易之六爻有貴賤之
位也故曰列貴賤者存乎位方以類聚物以羣分伊
川說是亦是言天下之事物各以類分故存乎易者
吉有吉類凶有凶類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
變化是易中陰陽二爻之變化故又曰變化者進退
之象也進者陰變而為陽退者陽變而為陰方變而
未定故曰進退若已定則是剛柔也剛柔相推是說
陰陽二氣相推八卦相盪是說奇耦相推而為八卦在天
則剛柔相推在
易則八卦相盪
一說剛柔相推而為八卦八卦相盪
而成六十四鼓之以雷霆以下四句是說易中所有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是通人物而言之雖植物亦有牡
牝之類皆離陰陽二字不得

易知則有親夫易知底人人心自然去親他若其中險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五

深不可測則人誰親之易從則有功做事不煩碎人所易從有人從之功便可成若是頭項多做得事來艱難底必無人從之如何得有功易知而人親附自然可以長久易從而有功則所為之事自然廣大問可久可大只是說賢人德業揚氏曰可而已非其至也如何曰其說亦是此雖不說是聖人至成位乎其間則是聖人也又問成位乎其中程張二說孰是曰此只是說聖人程子說不可曉

吳必大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九

六

天尊地卑上一截皆說面前道理下一截是說易書聖人做這箇易與天地準處如此如今看面前天地便是他那乾坤卑高便是貴賤聖人只是見成說這箇見得易是準這箇若把下面一句說做未盡之易也不妨然聖人是從那有易後說來

夏淵錄

天尊地卑止變化見矣上一句皆說天地下一句皆說易如貴賤是易之位剛柔是易之變化類皆是易不必專主乾坤二卦而言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方只是

事訓術訓道善有善之類惡有惡之類各以其類而聚也

周幾錄

繫辭天尊地卑至變化見矣是舉天地事理以明易自是故以下却舉易以明天地間事

萬人傑錄

方以類聚方猶事也

同上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先生云方向也所向善則善底人皆來聚所向惡則惡底人皆來聚物又是通天下之物而言是箇好物事則所聚者皆好物事也若是箇不好底物事則所聚者皆不好底物事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九

七

問方以類聚物以羣分曰物各有類善有善類惡有惡類吉凶於是乎出又曰方以事言物以物言

劉砥錄

問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不知變化二字以成象成形者分言之不知是衰同說曰莫分不得變化二字下章說得最分曉文蔚曰下章云變化者進退之象如此則變是自微而著化是自盛而衰曰固是變是自陰而陽化是自陽而陰易中說變化惟此處

最親切如言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剛柔是體變通不過是二者盈虛消息而已此所謂變化故此章亦云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所謂立本變化者進退之象所謂趨時又如言吉凶者失得之象悔吝者憂虞之象悔吝便是吉凶底交互處悔是吉之漸吝是凶之漸

端陳文蔚錄

問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不知是變以成象化以成形或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九

是變化二字同在象形之間先生曰不必如此分下章說得分明又問下章之變化者進退之象此是變則自漸而著化則自盛而衰否先生曰是變自陰而陽化自陽而陰易中說變化惟此處最親切

林學蒙錄

問在天成象在地成形變化見矣變化非因形象而後有也變化流行非形象則無以見故因形象而變化之迹可見也日月星辰象也山川動植形也象陽氣所為形陰氣所為然陽中有陰則日星陽也月辰陰

也陰中有陽則山陰而川陽然陰陽未嘗不相錯而各自為陰陽細推之可見矣不知是否答云亦是

黃谷錄

問剛柔相摩八卦相盪竊謂六十四卦之初剛柔兩畫而已兩而四四而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皆是自然生生不已而謂之摩盪何也先生曰摩如物在一物上面摩旋底意思亦是相交意思如今人磨子相似下面一片不動上面一片只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九

管摩旋推盪不曾佳自兩儀生四象則老陽老陰不動而少陰少陽則交自四象生八卦則乾坤震巽不動而兌離坎艮則交自八卦而生六十四皆是從上加去下體不動每一卦生八卦故謂之摩盪又言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以上是言乾坤之德易則易知以下是就人而言人兼體乾坤之德也乾以易知者乾健不息惟主於生物都無許多艱深險阻故能以易而知大始坤順承天惟以成物都無許多繁擾作為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十

故能以簡而作成物大抵陽施陰受乾之生物如瓶
施水其道至易坤為承天以成物別无作為故其理
至簡其在人則无艱阻而白直故人易知順理而不
繁據故人易從易知則人皆同心親之易從則人皆
協力而有功矣有親可久則為賢人之德是就存主
處言有功可大則為賢人之業是就做事處言蓋自
乾以易知便是指存主處坤以簡能便是指做事處
故易簡而天下理得則與天地參矣又言變化者進
退之象是剛柔之未定者晝夜之象是剛柔之已成
者蓋柔變而趨於剛是退極而進剛化而趨於柔是
進極而退既變而剛則晝而陽既化而柔則夜而陰
猶言子午卯酉卯酉是陰陽之未定子午是陰陽之
已定又如四象之有老少故此兩句惟以子午卯酉
言之則明矣然陽化為柔只恁地消縮去無痕迹故
曰化陰變為剛是其勢浸長有頭面故曰變此亦見
陰半陽全陽先陰後陽之輕清無形而陰之重濁有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十一

迹也錄曰陰陽以氣言剛柔以質言既有卦爻可見
則當以質言而不得以陰陽言矣故象辭多言剛柔
不言陰陽不知是否先生曰是

董錄

問剛柔相磨八卦相盪答云磨是兩箇相磨盪是漸漸
盪磨是兩箇磨做四箇四箇磨做一箇盪是八箇相
盪做十六箇十六箇相盪做三十二箇三十二箇相
盪做六十四箇比磨便闊了

呂韓錄

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也如子者父之陰臣者君之陰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十一

摩是那兩箇物事相摩要盪則是圓轉推盪將出來
磨是八卦以前事盪是八卦以後為六十四卦底事
盪是有那八卦了圓旋推盪那六十四箇出來盪是
磨轉底意思

前顯子錄

相盪只是相摩

摩是那兩箇物事相摩要盪則是圓轉推盪將出來摩
是八卦以前事盪是八卦以後為六十四卦底事盪
是有那八卦了圓旋推盪那六十四卦出來漢書所

謂盡軍是圓轉去殺他磨轉它底意思

是淵錄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陰陽兩端循環不息者立天地之大義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易曰剛柔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此陰陽之循環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氣之紛擾也

李閻祖錄

剛柔相摩八卦相盪方是說做這卦做這卦了那鼓之以雷霆與風雨日月寒暑之變化皆在這卦中那成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男女之變化也在這卦中見造化闢族子才動那許

多物事都出來易只是模寫他這箇

是淵錄

易中說卦又多只是說剛柔這事半就人事上說去連

那陰陽上面不全就陰陽上說卦又是具有形質了陰

陽全是氣象辭所說剛柔亦半在人事上此四件物

事有箇精粗顯微分別健順剛柔之精者剛柔健順

之粗者

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宜得男便都無陰女便都無陽

這般須錯看

陳淳錄

天地之初如何討箇人種自是氣凝結成兩箇人後方生出許多萬物所以先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後方說化生萬物當初若無那兩箇人如何有而今許多

人那兩人便似而今人身上氣子是自然爆出來

問西銘曰更須子細看他說理一而分殊而今道天地

不是父母父母不是天地不得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之女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皆坤之氣從這裏便徹上徹下都即是一箇氣都透

過了又曰繼之者善便是公共底成之者性便是自

家得底只是一箇道理不道是這箇是那箇不是如

水中魚肚中水便只是外面水

葉賀孫錄

次夜味道問天下萬事不離陰陽答曰泛觀天地近觀

人情物理皆然如一剛一柔通書說剛善剛惡柔善

柔惡便是剛柔各生一剛一柔而四也又曰只是一

陰一陽一陰上又生一陰一陽一陽上亦有一陰一

陽自此凡三四關加之即成六十四卦萬事備足如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且道男子身上豈不具陰陽若

不具陰陽者便不成此身也黃顯子錄

問乾知大始程子云乾當始物乾以易知程子又云乾

始物之道易似不以此知字為知崇及極高明之意

當字如何形容答曰乾便是物之大始故以當字言

之最為密切答呂祖倫

問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知是知坤作是行否曰是又

欽定四庫全書

文淵閣

九

問通乾坤言之有此理否曰有又問如何是易簡曰

他行健所以易易是知阻難之謂人有私意便難簡

只是順從而已若外更生出一分如何得簡今人多

是私意所以不能簡易易故知之者易簡故從之者

易有親者惟知之者易故人得而親之此一段通天

人而言錢本之錄

乾知大始如主之慈也乾為其初為其萌芽坤作成物

坤管下面一截有所作為乾以易知乾陽物也陽剛

健故作為易成坤以簡能坤因其乾先發得有頭腦

特因而為之故簡甘節錄

或問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乾以易知坤以簡能如何是

知先生曰此知是訓管字不當解作知見之知大始

是萬物資始乾以易故管之成物是萬物資生坤以

簡故能之大抵談經只要自在不必泥於一字之間

紫蓋卿錄

問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曰乾坤則

欽定四庫全書

文淵閣

十五

是健順之理易知易從不必皆主聖人但易時自然

易知簡時自然易從金去偽錄

問乾以易知與易則易知之知字不同乾以易知知猶

主也知如知郡縣之知蓋乾健不息惟主於生物如

瓶施水無它艱阻故以易知大始也易則易知言人

體乾之易故白直無艱阻而人易知之也答云文義

亦得之答董錄

乾德剛健他做時使通透徹達攔截障蔽他不得人剛

健者亦如此乾以易知只是說他健地做得不費力

夏淵錄

乾以易知蓋乾惟行健其所施為自是容易觀造化生長則可見只是這氣一過時萬物皆生了可見其易要生便生更無凝滯要做便做更無等待非至健不能也
沈問錄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問如何是易知曰且從上一箇易字看看得易字分曉自然易知

欽定四庫全書

易知

十六

久之又曰簡則有箇暗當底意思看這事可行不可行可行則行不可行則止所以謂之順易則無暗當無如何若何只是容易行將去如口之欲語如足之欲行更無因依口須是說話足須是行履如虎嘯風冽龍興致雲自然如此更無所等待非至健何以如此這箇只就健字上看惟其健所以易雖天下之至險亦安然行之如履平地此其所以為至健坤則行到而前遇著有阻處便不行了此其所以為至順上同

問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答曰乾坤只是健順之理非可以乾坤為天地亦不可指乾坤為二卦在天地卦中皆是此理易知易從不必皆主聖人但易時自然易知簡時自然易從
周謨錄

易簡一畫是易兩畫是簡
湯泳錄

問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曰簡字却易理會易字難理會看他怎生便會易遂曰被他健了為他是自然健地所以都不勞氣力才從這裏過要生便生所謂同行不妨掉臂便是這樣說話又曰繫辭中有數處說易簡皆是這意子細看便見

欽定四庫全書

易知

十七

方伯謨問乾坤易簡曰易只是一箇要做便做簡只是簡健地都不入自家思惟意思惟順他乾道做將去又問乾健德行常易以知險坤順德行常簡以知阻曰自上臨下為險自下升上為阻故乾無自下升上之義坤無自上降下之理
葉賀孫錄

乾以易知者乾健不息惟主於生物都無許多艱難險

阻故能以易而知大始坤順承天惟以成物都無許多繁擾作為故能以簡而作成物

問乾以易知為是他恁地健所以行得易而萬物生看他都不費氣力然而他恁地健又不是要恁地蓋是實理自然合如此在人則順理而行便自容易更不須安排人物便自是順從他曰是如此但順理而行便是簡底事所謂易便只是健健便自是易

呂煥錄

天行健故易地承乎天柔順故簡簡易故無艱難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

卷九

問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曰簡字易曉易字難說他了自然恁地不勞氣力才從這裏過要生便生所以同行不妨掉臂是這樣說話繁辭有數處說易簡皆是這意又問健不是要恁地是實理自然如此在人則順理而行便自容易不須安排

呂煥錄

先生云順底便是簡底事所謂易便是健自是易同上先生說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他自是從上面乾知大始坤作成物處說來文蔚曰本義以知字作當字解其

義如何曰此一如說樂著太始太始就當體而言言乾當此大始然亦自有知覺之義文蔚曰此是那性分一邊事曰便是他屬陽坤作成物却是作成物乃是順乾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簡在乾坤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却是以人事言之兩箇易字又自不同一箇是簡易之易一箇是難易之易要之只是一箇字但微有亮燈之間因極論天地間只有一箇陰陽故程先生云只有一箇感與應所謂陰與陽無處不是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

卷九

且如前後便是陽後便是陰又如左右便是陽右便是陰又如上下而一截便是陽下面一截便是陰文蔚曰先生易說中謂伏羲作易驗陰陽消息兩端而已此語最盡曰陰陽雖是兩箇字然却只是一氣之消息一進一退一消一長進處便是陽退處便是陰長處便是陽消處便是陰只是這一氣之消長做出古今天地間無限事來所以陰陽做一箇說亦得做兩箇說亦得

陳文蔚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三

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問如何是易知先生曰且從上一箇易字看得易字分曉自然易知久之又曰簡則有箇暗當底意思看這事可行不可行可行則行不可行則止所以謂之順易則都無暗當無如何只是行將去都無因依如口之欲語足之欲行更無因依口須是說話足須是行履如虎嘯風列龍興致雲自然如此更無所等待非至健何以如此這箇只就健字上看惟其健所以易雖天下之至險亦安然行之如履平地此其所以為至健坤則行到前面遇着有阻處便不行了此其所以為至順後又見先生云前日說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錯了乾到險處便止不行所以為恒易知險坤亦然

問易則易知先此作樂易看今聞先生之論又却作客易說是如何曰未到樂易處碼曰容易如何便易知曰不須得理會易知且理會得易字了不得如破竹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三

又曰這便是無言可解說只是易又曰怕不健若健則自易易自是易知這如龍興而雲從虎嘯而風生相似又曰這如鴻毛之遇順風巨魚之縱大海却不費氣力又曰簡便順理而行却有商量周標錄問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先生曰乾坤只是健順之理非可指乾坤為天地亦不可指乾坤為二卦在天地與卦中皆是此理易知易從不必皆指聖人但易時自然易知簡時自然易從周標錄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以下只為易知易從故可親可久如人不可測度者自是難親亦豈能久煩碎者自是難從何緣得有功也同上

黃子功問繫辭乾坤易簡之理繼之以久大賢人之德業何以不言聖人之德業而言賢人之德業曰未消理會這箇得若恁地理會亦只是理會得一段文字良久乃曰乾坤只是一箇健順之理人之性無不具此雖千萬人吾往矣便是健雖禍寬博吾不憚焉便

欽定四庫全書

文淵閣

五

是順如剛果奮發謀遜退讓亦是所以君子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非是剛強健之理如此至於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非是巽懦順之理如此但要施之得其當施之不當便不是乾坤之理且如孝子事親須是下氣怡聲起敬起孝若用健便是悖逆不孝之子事君須是立朝正色犯顏敢諫若用順便是阿諛順旨中庸說君子而時中時中之道施之得其宜便是文蔚曰通書云性者剛柔善

惡中而已此一句說得亦好先生點頭曰古人自是

說得好了後人說出來又好徐子融曰上蔡嘗云一部論語只如此看今聽先生所論一部周易亦只消

如此看先生點然

陳文蔚錄

如陸子靜說良知良能說四端根心只是他弄這物事

其他有合理會者渠理會不得却禁人理會

問

會渠作詩云易簡工夫終久大彼所謂易簡者苟簡容易耳全看得不子細乾以易知者乾是至健之物

至健者要做便做直是易坤是至順之物順理而為無所不能故曰簡此言造化之理至於可久則賢人之德可久者日新而不已可大則賢人之業可大者富有而無疆易簡有幾多事在豈容易苟簡之云哉

萬人傑錄

先生謂祖道曰陸子靜答賢書說簡易字他却說

問

了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是甚意思如何只容易說了乾之體健而不怠行而不難故易坤則順義理而

欽定四庫全書

文淵閣

五

不為故簡不是容易苟簡也

曾祖道錄

坤以簡能坤最省事更無勞攘也即承受那乾底生將出來他生將物出來便見得是動陰則是一箇若不

不順如何配陽而生物

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而今工夫易得間

斷便是不能久見道理偏滯不開展便是不能大須

是兩頭工夫齊着同乃得也

問

聖人設卦觀象至生變化三句是題目下面是解說這

箇吉凶悔吝自大說去小處變化剛柔自小說去大處吉凶悔吝說人事變化剛柔說卦畫從剛柔而為變化又自變化而為剛柔所以下箇變化之極者未到極處時未成這箇物事變似那一物變時從萌芽變來成枝成葉化時是那消化了底意思

吳淵錄

問本義云剛柔相推而生變化變化之極復為剛柔流行於一卦六爻之中而占者得所值以斷吉凶也竊意在天地之中陰陽變化無窮而萬物得因之以生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三

生在卦爻之中變化無窮人始得因其變以占吉凶先生云易自是占其變若都變了只是一爻不變或都全不變則又以不變者為主則不變者又反為變

也呂輝錄

繫辭中如吉凶者失得之象一段解得自有功恐聖人本意未必不是如此問聖人以此洗心一段亦恐非先儒所及曰也且得如此說不知畢竟是如何

楊道夫錄

問本義說悔吝者憂虞之象以為悔自凶而趨吉吝自

吉而向凶切意人心本善物各有理若心之所發郁吝而不知悔這便是自吉而向凶先生曰不然吉凶悔吝正是對那剛柔變化說剛極便柔柔極便剛這四箇循環如春夏秋冬相似凶便是冬悔便是春吉便是夏吝便是秋秋又是冬去曰此以配陰陽則其屬當如此於人事上說則如何曰天下事未嘗不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若這吉處不知戒懼自是生出吝來雖未至於凶必竟是向那凶路去又曰日中則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三

月盈則食自古極亂未有不生於極治林學蒙錄問憂悔吝者存乎介悔未至於吉凶是那初萌動可以向吉凶之微處介又是悔吝之微處介字如所謂界至界限之界是善惡初分界處於此憂之則不至於悔吝矣曰然

繫辭一字也不胡亂下只人不子細看如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中間兩句悔是自凶而向乎吉吝

是自吉而趨乎凶進是自柔而向乎剛退是自剛而趨乎柔又如乾知險坤知阻何故乾言險坤言阻近因登山曉得自上而下來方見險處故以乾言自下而上去方見阻處故以坤言

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四句皆互換往來似不貫穿細看來不勝其密吉凶與悔吝相貫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進退與晝夜相貫進自陰而趨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

周禮錄

乎陽退自陽而趨乎陰也

吉凶悔吝四者正如剛柔變化相似四者循環周而復

始先生易解云悔自凶而趨吉吝自吉而向凶悔了便吉吉了便吝吝了

便凶凶了便悔正如生於憂患死於安樂相似蓋憂

苦患難中心悔悔便是吉之漸及至吉了少間便安

意肆志必至做出不好可羞吝底事出來這便是吝

吝便是凶之漸矣又至凶矣又却悔只管循環不已

正如剛柔變化剛了化了了柔柔了變變便是剛亦

循環不已吉似夏吝似秋凶似冬悔似春夫吉凶者失得之象

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

吉凶悔吝之象吉凶是兩頭悔吝在中間悔者自凶而

趨於吉吝者自吉而趨於凶林義錄

吉凶悔吝吉過則悔既悔必吝吝又復吉如動而生陽

動極復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悔屬陽吝屬陰悔是

遲快做出事來了有錯失處這便生悔所以屬陽吝

則是那界限象象不分明底所以屬陰亦猶驕是氣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

周禮錄

盈吝是氣歉

凡物各有四處之如吉凶者得失之象悔吝者憂虞之

象變化者進退之象剛柔者晝夜之象吉凶善惡之

著悔吝善惡之微剛柔為之著變化為之微凡皆如

此則成四黃顯子錄

過便悔不及便吝吳必大錄

悔者將自惡而入善吝者將自善而入惡甘節錄

悔陽而吝陰黃顯子錄

剛過當為悔柔過當為吝 甘節錄

問悔吝是二義否曰悔者將趨於吉而未至於吉吝者將至於凶而未至於凶又問所以謂之小疵者只是以其未便至於吉凶否曰悔是知道是錯便有進善之理吝只是心下不足又不肯說只管陰惡庇護沒分曉然未至大過故曰小疵 吳必大錄

問變化者進退之象與化而裁之存乎變曰這變化字又相對說那化而裁之存乎變底變字又說得來重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九

如云幽則有鬼神本皆屬幽然以鬼神二字相對說則鬼屬幽神又自屬明變化相對說則變是長化是消問消長皆是化否曰然也都是變更問此兩句疑以既體言則皆是化到換頭處便是變若相對言則變屬長化屬消化則漸漸化盡以至於無變則驟然而長變是自無而有化是自有而無問頃見先生說變是自陰而陽化是自陽而陰亦此意否曰然只觀出入息便見又問氣之發散者為陽收斂者為陰否

曰也是如此如鼻氣之出入出者為陽收回者為陰入息如螺蛭出殼了縮入相似是收入那出不盡底若只管出去不收便死矣問出入息畢竟去時漸漸消到得出盡時便死否曰固是如此然那氣又只管生 沈僩錄

吉凶悔吝聖人說得極密若是一向疏去却不成道理若一向密去又不是易底意思

問明通公溥於四象何所配曰只是春夏秋冬模樣曰明是配冬否曰似是就動處說曰便似是元否曰是然這處亦是偶然相合不是正恁地說又曰也有恁地相似處吉凶者失得之象也悔吝者憂虞之象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九

悔便是悔惡向善意如曰震无咎者存乎悔非如迷復字意是未至於惡只管漸漸入惡剛柔者晝夜之象也變化者進退之象也變是進化是退便與悔吝相似且以一歲言之自冬至至春分是進到一半所以謂之分自春分至夏至是進到極處故謂之

至進之過則退至秋分是退到一半處到冬至也是退到極處天下物事皆只有此兩箇問人只要全得未極以前底否曰若以善惡配言則聖人到那善之極處又自有一箇道理不到得履霜堅冰至處若以陰陽言則他自是陰了又陽陽了又陰也只得順他易裏才見陰生便百種去截抑他固是如此若一向是陽則萬物何由得成他自是恁地國家氣數盛衰亦恁地堯到那七十載時也自衰了便所以求得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九

三

箇舜分付與他又自重新轉過若一向做去到死後也衰了文武恁地到成康也只得恁地持盈守成到這處極了所以昭王便一向衰扶不起了漢至宣帝以後便一向衰去直至光武又只得一二世便一向扶不起了國統屢絕劉曰光武便如康節所謂秋之春時節曰是

葉賀孫錄

問變者化之漸化者變之成蓋化無痕迹而變有頭面逐漸消縮以至於無者化也陽化為剛陰化為柔

化為寒是也其勢浸長突然改換者變也陰變為陽柔變為剛寒變為暖是也陽化為陰是進極而回故為退陰變為陽則退極而上故為進故曰變化者進退之象也陽化為陰陰變為陽者變化也所以變化者道也道者本然之妙變化者所乘之機故陰變陽化而道無不在兩在故不測故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為乎不審可作如此看否答云亦得之

錄

董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九

三

問變化二字之義變是自陰之陽忽然而變故謂之變化是自陽之陰漸漸消磨將去故謂之化曰自陰而陽自是長得猛故謂之變自陽之陰是漸漸消磨將去

陽化而為陰只恁地消縮去無痕迹故謂之化陰變而為陽其勢浸長便較突兀有頭面故謂之變

問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何謂也曰謂卦及爻之初終如潛見飛躍循其序則安又問所樂而玩者爻之辭橫

渠謂每讀每有益所以可樂曰有契於心則自然樂

又問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

曰閑常理會得此道理動時則可以此占決

吳必大錄

問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與居則觀其象之居不同上

居字是總統身之所處而言下居字是靜對動而言

先生曰然林學夙錄

居則玩其占有不待占而自顯者鄭可學錄

又者言乎變者也曰爻是兩箇交叉看來只是交變之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義卦分明似將一片木畫掛於壁上所以為卦

問上下貴賤之位何也先生曰四二則四貴而二賤五

三則五貴而三賤上初則上貴而初賤上雖无位然

本是貴重所謂貴而无位高而无民在人君則為天

子又天子師在它人則清高而在物外不與事者此

所以為貴也

董錄

齊小大者存乎卦齊有分辯之意一云猶斷也小謂否

睽之類大謂泰謙之類如泰謙之辭便平易睽困之

辭便艱險故曰卦有大小辭有險易

此說與本義異為人傑錄

問齊小大者存乎卦龜山曰陽大陰小如何曰齊如分

辯之義泰卦為大否卦為小卦有大小辭有險易遇

好卦便說得平易如泰謙之類是也凶卦便說得艱

險如睽困之類是也

吳必大錄

問憂悔吝者存乎介悔吝未至於吉凶是初萌動可向

吉凶之微處以此憂之則不至悔吝矣曰然

呂輝錄

憂悔吝者存乎介震无咎者存乎悔悔固是吉凶之小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者介又是幾微之間慮悔吝之來當察於幾微之際

无咎者本是有咎善補過則无咎震動也欲動而无

咎當存乎悔爾悔吝在吉凶之間悔是自凶而趨吉

吝是自吉而之凶悔吝小於吉凶而將至於吉凶者

也

周謙錄

問卦有大小辭有險易陽卦為大陰卦為小爻辭如休

復吉底自是平易困于葛藟自是險先生曰大約也

是如此吉凶悔吝是對那剛柔變化說剛極便柔柔

極便剛四箇循環如春夏秋冬凶是冬悔是春吉是
夏吝是秋秋又是冬去或問此配陰陽當如此於人
事上如何先生曰事未嘗不生於憂慮死於安樂若
吉處不知戒懼自是生出吝來雖未至於凶是凶之
道矣

呂輝錄

問卦有大小辭有陰易陽卦為大陰卦為小觀其爻之
所問而為之辭如休復吉底辭自是平易如困于葛
藟底辭自是險曰這般處依約看也是恁地自是不
曾見得他底透只得隨眾說如所謂吉凶者失得之
象一段却是徹底見得聖人當初作易時似這處更
移易一字不得只是其他處不盡見得如此所以不
能盡見得聖人之心

問卦有大小舊說謂大畜小畜大過小過如此則只說
得四卦也不知如何先生曰看來只是好底卦便是
大不好底卦便是小如復如泰如大有夬之類盡是
好底卦如睽如困如小過之類盡不好底譬如人光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九

明磊落底便是好人昏昧迷暗底便是不好人所以
謂卦有大小辭有陰易大卦辭易小卦辭險即此可
見矣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九

文公易說卷九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十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燾

通政司副使臣吳瞻聚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施光裕

校對官學正臣常 衡

騰錄監生臣徐汝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十

宋 朱鑑 撰

繫辭上傳

問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云云曰凡天地有許多道理理上皆有所以與天地準而能彌綸天地之道彌字若今所謂封彌試卷之彌又若彌縫之彌是也地無縫底意思事所以解偏滿也不甚似既而曰也得云云又曰天地在末至處易却能彌綸得他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問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先生曰易道本與天地齊準所以能彌綸天地之道凡天地之間之物無非易之道故易能彌綸天地之道而聖人用之也彌如封彌之彌糊合使無縫綸如絡絲之綸自有條理言雖是彌得外面无縫罅而中則事事物物各有條理彌如大德敦化綸如小德川流彌而非綸則空疎無物綸而非彌則判然不相干此二字見得聖人下字甚密也

問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先生曰易之道本

與天地齊準所以能彌綸天地之道凡天地之間之

物莫非易之道惟易能彌綸天地之道故聖人用易

以彌綸天地之道彌如封彌之彌是糊合之使泯无

縫綽綸如絡絲之綸彌合之鶻命成一箇物事更無

縫綽雖無縫隙而其中有條整整不亂不只一箇鶻

命無分別而已也如天地之化雖是周密渾然无有

條理此易彌綸之理然也聖人用易彌綸天地之道亦是如此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彌字封彌之義言封

彌得无縫綽也先生解作惟其封彌得泯無縫綽乃

偏滿也萬人傑錄偏滿之意惟其封彌得泯無縫綽乃

彌綸天地之道彌則有脗合不滲漏之意綸有條理精

粗之意彌而不綸則混沌綸而不彌則事不相屬陳

蔚錄

問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天文為陽地理為陰

是否曰然然天亦具陰陽日是陽月是陰晝是陽夜

是陰地東南是陽西北是陰平垣是陽險阻是陰高

者是陽下者是陰吳必大錄

歐陽公所以疑十翼非孔子所作者它童子問中說道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又說河出圖洛出書

聖人則之只是說作易一事如何有許多樣又疑後

面有許多子曰既言子曰則非聖人自作這箇自是

他曉那前面道理不得却只去這上面疑他所謂子

曰者往往是弟子後來添入亦不可知近來胡五

家將周子通書盡除去了篇名却去上面各添一箇

周子曰此亦可見其比是淵錄

天文有半邊在上面須有半邊在下面同上

仰觀天俯察地只有一箇陰陽聖人看這般許多般物

事都不出陰陽兩字便做河圖洛書也只是陰陽粗

說時只是奇耦黃顯子錄

問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以易書之理仰觀

俯察否曰所以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知幽明之故幽明便只是陰陽剛柔凡許多說話只是說一箇陰陽南便是明北便是幽日出地上便是明日入地下便是幽仰觀俯察便皆知其故

仰以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注云天文

則晝夜上下地理則南北高深

故是幽明之所以然者晝明夜幽上

明下幽觀晝夜之運日月星辰之上下可見天文幽

明之所以然也南明北幽高明深幽觀南北高深可

見地理幽明之所以然也又曰觀察天地之文理是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就這裏地盤上言始終死生是以循環言精氣鬼神

以聚散言其實不過陰陽兩端而已問與天地相似

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注云知周

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曰此與後段仁者見

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又不同此以清濁言彼

以動靜言知是知得較虛所以屬天道濟天下則普

濟萬物有實惠及民故屬之地旁行而不流樂天知

命故不憂此二句本是甘知之事何以言之不流便

是貞也所以皆屬知不流是本旁行是應變處無其

本則不能應變能應變而無其本則流入於變詐矣

細分則旁行屬知不流屬仁其實此二句皆是知之

事對下文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一句專說仁也問範

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曰天地之化滔滔無窮如一壚

金汁鎔化不息聖人則知鑄瀉成器使人模範匡郭

不使過於中道也曲成萬物而不遺此又是就事物

之分量形質隨其大小廣狹長短方圓无不各成就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之物之理無有遺闕範圍天地是極其大而言曲成

萬物是極其小而言範圍天地是大德敷化曲成萬

物如小德川流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幽明死生鬼神

之理皆知之不倚於一偏也故神无方而易无體神

无方者或在陰或在陽易无體者是或為陰或為陽

也或在陰或在陽者如方在春或已在夏方在秋或

已在冬或為陰或為陽如方為春而又為夏方為秋

而又為冬此所以交錯代換而不可以形體拘也要

之只是陰陽而已萬人傑錄

先生因舉正蒙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合當言其形也有以知明之故其不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是却反說何也蓋以形之時此幽之因已在此不形之際其明之故已在此聚者散之因散者聚之故徐高錄

問天地之化雖則生生不窮然而有聚必有散有生必有死能原始而知其聚而生則必知其後必散而死能知其生也得於氣化之自然初元精神寄寓於大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

文公易說

虛之中則知其死也元氣而俱散无復更有形象尚存於冥漠之內曰死便是都散无了問原始及終之反曰反只如折轉來謂方推原其始却折轉來看其終原字反字皆就人說反如同頭之意

原始及終推原其始却回頭轉來看其終萬人傑錄

原始及終故知死生之說蘇曰人所以不知死生之說由駭之耳原始及終使之了然而不駭也愚謂人不

窮理故不知死生之說不知死生之說故不能不駭於死生之變蘇氏謂由駭之而不知其說失其指矣窮理者原其始之所自出則知其所以生反其終之所於歸則知其所以死矣夫如是凡所以順生而安死者蓋有道矣豈徒以了然不駭為奇哉蘇氏於原始及終言之甚略無以知其所謂然以不駭云者驗之知其溺於坐亡立化去來自在之說以為奇而於聖人之意則昧矣蘇氏易解辨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

文公易說

林學蒙問原始及終故知死生之說先生曰人未死如何知得死之說只是原其始之理將後面折轉來看便見得以此之有知彼之无林格錄

精氣為物遊魂為騷天地陰陽之氣交合便成人物到得魂氣歸於天體魄降於地是為鬼便是變了說鬼

則鬼可見葉賀孫錄

賀孫問遊魂為騷聞有為妖孽者是如何得未散曰遊字是漸漸散若是為妖孽者多是不得其死其氣未

散故鬱結而成妖孽若是疴癰病死底人這氣消耗

盡了方死宜復更鬱結成妖孽然不得其死者久之

亦散如今打麵做糊中間自有成小塊核不散底久

之漸漸也自會散又如其取精多其用物弘如伯有

者亦是卒未散也橫渠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

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

謂鬼以其歸也天下萬物萬事自古及今只是箇陰

陽消息屈伸橫渠將屈伸說得貫通上蔡說却自不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說得循環意思宰我曰吾聞鬼神之名不知其所謂

子曰氣也者神之盛也鬼也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

教之至也注謂口鼻呼吸為氣耳目聰明為鬼氣屬

陽鬼屬陰而今有人說眼光落這便是鬼降今人將

死有云鬼落若氣只升而散故云鬼氣歸於天形鬼

歸於地道家修養有這說與此大段相合

同上

遊鬼為變周易只說得一邊蓋見陰鬼歸土遂為無用

之物釋氏亦說地水火風所謂陰為野土則地水是

也火風皆屬陽又云昭明是言其光景蒼蒿是言遊

氣之飛揚悽愴是人感觸處如漢武祠闕如有風肅

然即其事萬人傑錄

或曰陰陽之始交天一生水物生始化曰鬼既生鬼煖

者為鬼先有鬼而後有鬼故鬼常為主為幹沈開鍊

如精氣為物游鬼為變此是鬼神定說其他變處如未

曉得且當守此定底如前晚說怪便是變處

易言精氣為物游鬼為變此却知鬼神之情狀鬼氣升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於天體鬼歸於地神氣上升鬼鬼下降不特人也凡

物之枯敗其香氣騰上物則腐於下推此可見徐寄錄

精氣為物是合精與氣而成物精鬼而氣鬼也變則是

鬼鬼相離獨說游鬼而不言鬼鬼離鬼之意自可見

矣

精氣為物精陰也氣陽也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

謂之智仁陽也智陰也萬人傑錄

陽鬼為神陰鬼為鬼鬼陰之靈神陽之靈此以二氣言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也然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凡氣之來而方伸者為神氣之往而既屈者為鬼陽主伸陰主屈此以一氣言也故以二氣言則陰為鬼陽為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伸其既屈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天地人物皆然不離此氣之往來屈伸合散而已此所謂可錯綜者也因問精氣為物陰精陽氣聚而成物此總言神遊竟為變竟遊竟降散而成變此總言鬼疑亦錯綜而言曰然此所謂人者鬼神之會也

董錄錄

精氣就物而言鬼鬼就人而言鬼神離乎人而言不曰屈伸往來陰陽合散而鬼神則鬼神蓋與天地通所

董錄錄

以為萬物之體而物之終始不能遺也問精氣為物游鬼為變曰此只是聚散聚而為物神也散而為鬼變也神屬陽鬼屬陰又錯綜而橫看之則精為陰氣為陽就人身而言雖是屬陽然體鬼已屬

陰蓋生之中已帶了箇死底道理變雖屬陽然鬼氣

上游體鬼下降亦自具陰陽如言祖落祖升也便是

鬼之游落即鬼之降古之祭祀求諸陽所以求其鬼

求諸陰所以求其鬼祭義中有宰我問鬼神之美一

段甚分明古注亦好

橫渠說精氣自無而有游鬼自有而無其說亦分明口要必大

錄

易言精氣為物若以精氣言則是有精氣者方有鬼鬼但出底氣便是鬼精便是鬼譬如燒香燒得出來底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一十五

汁子便是鬼那成煙後香底便是鬼鬼者鬼之光焰

鬼者鬼之根

黃義剛錄

林學履問精氣為物遊竟為變先生曰此是兩箇合一

箇離精氣合則鬼鬼合而疑結為物離則陽已散而

陰無所歸故為變

同上

游氣是生物底陰陽譬如扇子扇出風便是游氣

同上

以易中說遊鬼為變曰陽中又却只說一邊精氣為物

精氣聚則為物氣散則氣為鬼精為鬼鬼升而神鬼

降為鬼易只說那升者廣云如徂落之義則是兼言
之曰然輔廣錄

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蘇曰鬼物也
變神也鬼常與體鬼俱故謂之物神無適而不可故
謂之變精氣為鬼鬼為鬼志氣為鬼鬼為神故禮曰
體鬼則降志氣在上鄭子產曰其用物也弘矣其取
精也多矣古之達者已知此矣一人而有二知無是
道也然而有鬼者有鬼者何也眾人之志不出於飲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食男女之間與凡養生之資其資厚者其氣強其資
約者其氣微故氣勝志而為鬼聖賢則不然以志一
氣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雖祿之天下窮至匹夫無所
損益也故志勝氣而為鬼眾人之死為鬼而聖人為
神非有二致也志之所在者異也愚謂精聚則鬼聚
氣聚則鬼聚是以為人物之體至於精竭鬼降則氣
散鬼遊而无所知矣降者屈而无形故謂之鬼遊者
伸而不測故謂之神人物皆然非有聖愚之異也孔

子答宰我之問言之詳矣蘇氏蓋不考諸此而失之
子產之言是或一道而非此之謂也蘇氏易解辨

鬼神之理洵向常蒙指示大意云氣之來者為神住者
為鬼天地曰神曰祇氣之來者也人曰鬼氣之住者
也此說與張子所謂物之始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
既盈氣日反而流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
以其歸也之意同近見兄長所著中庸說亦引此然
張子所謂物者通言萬物邪抑特指鬼神也若特指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鬼神則所謂物者如易大傳言精氣為物之物爾若
通言萬物則上四句乃泛言凡物聚散始終之理如
此而下四句始正言鬼神也精氣為物習亦嘗與季
通講此渠之精氣為物者氣聚而為人也遊魂為變
者氣散而為神也此說如何更望詳賜批教答云易
大傳所謂物張子所謂物皆指萬物而言但其所以
為此物者皆陰陽之聚散耳故鬼神之神德體物而不
可遺也所謂氣散而為鬼神者非是

答程淵

問鬼神是功用良能曰但以一屈一伸看一伸去便生許多物事一屈來更无一物了便是良能功用問曰便是陰陽去來曰固是問曰在天地為鬼神在人為鬼鬼否曰死則謂之鬼鬼生則謂之精氣天地公共底謂之鬼神是恁地模樣又問體物而不可遺曰只是這一箇氣入毫釐絲忽裏去也是這陰陽包羅天地也是這陰陽問曰是在虛實之間否曰都是實無箇虛底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形無非實者又云如夏月噬固不見冬月噬出則可見矣問何故如此曰春夏陽秋冬陰以陽氣散在陽氣之中如熱湯放入熱湯裏去都不覺見秋冬則這氣如以熱湯攪放水裏去便可見又問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若有以使之曰只是這箇氣所謂昭明庶萬悽愴者便只是這氣如昭明是光景庶萬是衆家悽愴是有一般感人使人悽悽如所謂其風肅然者問此章以太極圖言是所謂妙合而凝也曰立大之

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便是體物而不可遺林變錄義便使是體物而不可遺林變錄問神之中也其情狀可得而知鬼之歸也如洋洋乎如在其上依人而行之類便是其情狀否曰鬼神即一樣公如何地看曰至之謂神如雨露風雷以至人物動植之類其情狀可得而知反之謂鬼則无形狀可求故有此問先生曰祖考來格便是神之中也遂曰這般處橫渠有數說得好又曰說得極密某所以教公多記取前輩語記得多自是貫通又舉橫渠語曰云云以博物洽聞之學以稽天窮地之思須是恁地方得又舉橫渠語曰一故神兩故化云云兩在故不測是在陽又在陰无這一則這兩不能以推行兩便是這一消長又曰化是推行之意又曰橫渠此語極精見李先生說曰理會此段不得終夜倚上坐思量以身去裏面體方見得方且穩每看道理處皆如此某舊時為學雖略理會得有理會不得處便也恁

地過了及見李先生後方知得是恁地下工夫又曰
某今見得物事了覺見好則劇相似舊時未理會得
是下了多少工夫而今學者都恁地泛泛見得都沒
緊要不把當事只是護學理會得時好理會不得也
不妨恁地如何得須是如射箭相似把着弓須要射
得中方得

又問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二神字不同先
生曰鬼神之神此神說得粗如繫辭言神也者妙萬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

物而為言此所謂妙用謂之神也知鬼神之情狀此
所謂功用謂之鬼神也只是推本繫辭說程易除去
解易文義處只單說道理處則如此章說天專言之
則道也以下數句皆極精 范錄錄

鬼神功用之說得之李說不可曉不知如何自有一種
意亦不解其文義也 卷方上 錄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上文言易之道與天地相似此言
聖人之道與天地準也惟其不違所以與天地相似

若此心有外則與天地不相似矣此下數句皆是與
天地相似之事也上文易與天地準下數句皆易與
天地準之事也旁行而不流言其道旁行而不流於
偏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自有大底範圍又自有
小底範圍而今且就身上看一事有一箇範圍通乎
晝夜之道而知通訓兼言兼晝與夜皆知也 沈偶錄

與天地相似故不違下數句是說易與天地準之事上
文易與天地準下數句是說易與天地準之事 天地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

多通理易上都有所以為與
天地準而能備綸天地之道

問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子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
過注云知周萬物者天也道濟天下者地也是如何
曰此與後段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又
自不同此以清濁言彼以動靜言知是先知得較虛
故屬之天道濟天下則普濟萬物實惠及民故屬之
地又言旁行不流樂天知命不憂此兩句本皆是知
之事蓋不流便是真也不流是本旁行是應處處無

本則不能應變能應變而無本則流而入變詐矣細分之則旁行是智不流屬仁其實皆是知之事對下文安土敦乎仁故能愛一句專說仁也

問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曰上面是說與天地準這處是說聖人與天地相似又曰與天地相似方且无外凡事都不出這天地範圍之內所以方始得知周乎萬物而道又能濟天下旁行便也不走作

與天地相似數不違上言易之道與天地準此言聖人之道與天地相似也惟其不違所以與天地相似若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八

此心有外則與天地不相似矣此下數句皆是與天地相似之事也上文易與天地準下數句皆是與天地準之事也旁行而不流言其道旁行而不流於偏也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自有大底範圍又自有小底範圍而今且就身上看一事有一箇範圍通乎晝夜之道而知通訓兼晝與夜皆知也

萬人傑錄

問知能周乎萬物而道却只是濟天下是其知不過乎

萬物當然之理非如老佛氏別於事物之外別說一種懸空道理便是過也先生曰不須理會他說且看自家是如何知周乎萬物又曰知周乎萬物便只是知幽明死生鬼神之理

問程子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釋之曰義之所包知也文意如何荅曰程子說易字皆為易之書而言故其說如此但鄙意似覺未安蓋易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此固指書而言自仰觀俯察以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九

下須是有人始得蓋聖人因易之書而窮理盡性之事也近讀此書方見得一端緒非面論不能既也

呂祖

知周萬物是體旁行是可與權乃推行處樂天知命是

自處三節各就一理

吳淵錄

問旁行而不流曰如云行小變而不失大常
天下皆憂吾何得不憂天下皆疑吾何得不疑又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蓋有富憂疑者有

不當憂疑者然心也文中子以為有心迹之判故

伊川非之又曰惟其無一己之憂疑故能憂疑以天

下惟其憂以天下疑以天下故無一己之憂疑夫楊道錄

安上是要對那樂天說是淵錄

安上敦乎仁對樂天知命言之所寓而安篤厚於仁更

無夾雜純是天理自易與天地準而下皆發明陰陽

之理萬人傑錄

問安上敦乎仁故能愛曰此與上文樂天知命故不憂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對說樂天知命主知言是崇德事安上敦仁主禮言

是廣業事安上者隨寓而安敦是敦厚去盡己私渾

是天理更無夾雜充足盈滿便是敦厚於仁底意只

是既仁又仁便是敦乎仁安上然後能敦乎仁自家

不安如何能愛敦仁是體能愛是及物處安上敦仁

其愛斯廣此章自易與天地準以下亦只是言箇陰

陽至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謂各隨人

氣質偏處見仁亦偏陽智亦偏陰如繼之者善成之

者性便是於造化流行處分陰陽此却就人氣質上

言因問尹子云鬼神情狀只是解游魂為變一句即

是神宇亦作鬼字看了程張於此說得甚明白尹子

親見伊川何以不知此義先生曰尹子見伊川晚又

性質鈍想伊川亦不曾與此說吳必大錄

安上敦乎仁故能愛聖人說得是恁地說不似江西人

說知覺相似又曰此語說仁最密是淵錄

或問易所謂安上敦乎仁如何曰安上者隨所遇而安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若自擇安處便只有己不知有物也此厚於仁者之

事故能愛也金去偽錄

安上者隨所遇而安也敦乎仁者不失其天地生物之

心也安上而敦乎仁則無適而非仁矣所以能愛也

仁者譬山之意於此可見答何錫

問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如天之生物至秋而成聖人

則為之斂藏人之生也欲動情勝聖人則為之教化

防範此皆是範圍而使之不過之事否曰範圍之事

聞人此亦其一事也今者就身上看如何或曰如視
聽言動皆當存養使不過差此便是否先生曰事事
物物無天地之化皆當有以範圍之就喜怒哀樂而
言喜其所當喜怒哀其所當哀其所當樂其所當
樂皆範圍也又曰能範圍之而不過曲成之而不遺
方始見得這神無方易無體若範圍有不盡而曲成
有所遺神便有方易便有體

問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曰天地之化滔滔無窮如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十

爐金汁鎔化不息聖人則為之鑄瀉成器使人模範
匡郭不使過於中道也曲成萬物而不遺此又是隨
事物之分量形質隨其大小闊狹長短方圓无不各
成就此物之理無有遺闕範圍天地是極其大而言
曲成萬物是極其小而言範圍如大德敦化曲成如
小德川流

問範圍天地之化曰天地之化本不可測度聖人做一
箇模範以明之範如鑄冶模範圍如圍裹聖人於天

地之化恰如用範來做成箇物事都包裹了試言一
端如一歲分四時十二月二十四氣之類以此為他
做箇塗轍更無過差然此猶其小者耳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既曰通又曰知似不可曉通是兼
通乎晝夜之道若通晝而不通夜通生而不通死便
是不知便是神有方而易有體

吳必大錄

問通乎晝夜而知曰兼通乎晝夜之道而知其所以然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十

神无方而易无體神便是在陰底又忽然在陽在陽底
又忽然在陰易便是或為陽或為陰如為春又為夏
為秋又為冬交錯代換而不可以形體拘也

神无方易无體神自是无方易自是无體方是四方上
下神却或在此或在彼故云无方易无體者或自陰
而陽或自陽而陰无確定底故云无體與那其體則
謂之易不同各自是一箇道理若恁地來將來說少
間都說不去它那箇說上尸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

謂之易這只說箇陰陽動靜闔闢剛柔消長不着這

七八箇字說不了若喚做易只是一字便了易是變

易陰陽無一日不變无一時不變莊子分明說易以

道陰陽要看易須當恁地看事物都是陰陽做出來

一本注其體謂之易此體是箇骨字○是謂緣

易无體這箇物事逐日各自是箇頭面目異而時不同

同上

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蘇曰陰陽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三

果何物哉雖有妻曠之聰明未有能得其髣髴者也

陰陽交然後生物物生然後有象象立而陰陽隱凡

可見者皆物也非陰陽也然謂陰陽為无可乎雖至

愚知其不然也物何自生哉是故指生物而謂之陰

陽與不見陰陽之髣髴而謂之無有皆惑也愚謂陰

陽盈天地之間其消息闔闢終始萬物觸目之間有

形無形無非是也而蘇氏以為象立而陰陽隱凡可

見者皆物也非陰陽也失其理矣達陰陽之本者固

不指生物而謂之陰陽亦不別求陰陽於物象見聞

之外也蘇氏易解辨

蘇曰聖人知道之難言也故借陰陽以言之曰一陰一

陽者陰陽未交而物未生之謂也喻道之似莫密於

此者矣陰陽一交而生物其始為水火者無有之象

也始雜於无而入於有矣老子識之故其言曰上善

若水又曰水幾於道矣而非道也若夫水之未生陰

陽之未交廓然無一物而不可謂之無有此真道之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三

似也愚謂一陰一陽往來不息舉道之全體而言其

著於此者矣而以為借陰陽以喻道之似則是道與

陰陽各為一物借此而況彼也陰陽之端動靜之機

而已動極而靜靜極而動故陰中有陽陽中有陰未

有獨立而孤居者此一陰一陽所以為道也今曰一

陰一陽者陰陽未交而物未生廓然無一物不可謂

之無有者道之似也然則道果何物乎此皆不知道

之所以為道而欲以虛無寂滅之學揣摸而言之故

其說如此同上

蘇曰陰陽交而生物道與物接而生善物生而陰陽隱善立而道不見矣故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仁者見道而謂之仁智者見道而謂之智夫仁智聖人之所謂善也善者道之繼而指以為道則不可今不識其人而識其子因之以見其人則可以謂其人則不可故曰繼之者善也學道而自其繼者始則道不全愚謂繼之者善言道之所出無非善也所謂元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物得是而成之則各正其性命矣而所謂道者固自若也故率性而行則無往而非道此所以天人無二道幽明無二理而一以貫之也而曰陰陽交而生物道與物接而生善物生而陰陽隱善立而道不見善者道之繼而已學道而自其繼者始則道不全何其言之繆邪且道外無物物外無道今日道與物接則有道與物為二截然各据一方至是而始相接也不亦終乎

蘇曰昔者孟子以性善為至矣讀易而後知其未至也孟子之於性蓋見其繼者而已矣夫善性之效也孟子未及見性而見其性之效因其所見者為性猶火之能熟物也吾未見火而指天下之熟物以為火夫熟物則火之效也愚謂孟子道性善蓋探其本而言之與易之旨未始有毫髮之異非但言性之效而已也蘇氏急於立說非特不察於易又不及詳於孟子故其言之悖如此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蘇曰敢問性與道之辨曰難言也可言其似道之似則聲也性之似則聞也有聲而後聞邪有聞而後聲邪是二者果一乎果二乎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又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性者所以為人者也非是無以成道矣愚謂子思子曰率性之謂道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也與大傳此章之旨相為終始言性與道未有若此言之著者也蘇氏之言曲譬巧喻欲言其似而不可得豈若聖賢之言直示而無隱邪昔孔

子順謂公孫龍之辯幾能令滅三耳矣然謂兩耳者甚易而實是也謂三耳者甚難而實非也將從其易

並同上

而是者乎將從其難而非者乎此言似之矣

一陰一陽不記舊說若如所示即亦是謬妄之說不知當時如何敢胡說今更不須理會但看一陰一陽往來不息即是道之全體非道之外別有道也逆順之說康節以為先天之數今既曉圖子不得強說亦不通不若且置之易序兩句大病在彼此二字上今改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得下面不濟事也凡此數說姑塞來問未知中否

或問理氣先後先生曰有是理便有是氣但理是本今

且從理上說氣如太極動而靜靜而生陰不成動已

前便無靜程子言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蓋凡亦且從

那動處說起若論着動以前又有靜靜以前又有動

如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這繼字便是動

之頭若只一闕一闕而無繼便是合殺了又問繼足

動靜之間名曰是靜之終動之始也且如四時到得

冬月萬物都歸窠了若不生來年便都息了蓋是貞

而復生元無窮如此又問元亨利貞是備箇陰陽動

靜之理而易具太極謂乾有之何也曰若論文王之

易只是作太亨利貞是作兩字說孔子見這四字好

便挑開說了所以某嘗說易難看便是如此伏羲自

是伏羲易文王自是文王易孔子因文王底說又却

出入乎其間

黃義剛錄

易曰消道陰陽二字括盡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之神鬼神如陰陽屈伸往來消長有粗迹可見者妙

用謂之神是忽時不可測忽時一來忽時一去忽時

來這裏忽時在那裏

一陰一陽之謂道太極也繼之者善生生不已之意屬

陽成之者性各正性命之正屬陰而書第一章可見

如說純粹至善却是統言道理

萬人傑錄

陰一陽之謂道就人身言之道是吾心繼之者善是

吾心發見惻隱羞惡之類成之者性是吾心之理所

以為仁義禮智是也

同上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本義云道具於陰而成乎陽竊意道之大體是則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要之造化之功必始於靜先生曰既曰無端無始如何又始於靜看來只是一箇實理動則為陽靜則為陰今之所謂動者便是前面靜底末梢其實靜前又動動前又靜只管推上去更無了期所以只得從這裏說起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三十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曰一陰一陽此是天地之理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繼之者善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成之者性也這一般是說天地生成萬物之意

金去陶錄

先生問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尋常如何說諸友各舉先儒注解及已見對先生俱不以為然却舉通書首章

誠者聖人之本
○吳必人錄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是太極否曰陰陽不是太極道是

太極蓋所以一陰一陽者也流行運用未有定質者為陽此繼之者善也已附着成形不可變易者為陰此成之者性也大凡已成形後即漸衰息以至於盡所以屬陰

同上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所以陰陽道也道也者陰陽之理也此說得之

卷石于重

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是氣不是道所以為陰陽者乃道也若只言陰陽之謂道則陰陽是道今日一陰一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三十一

陽不是道所以循環者乃道也一闔一闢謂之變亦然

楊驥錄

時舉問孔子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而孟子教人乃開口便說性善是如何先生曰孟子亦只是大槩說性善至於性之所以善處也少得說須是如說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處方是說性

與天道耳

潘時舉錄

或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曰自一日言之則晝陽而夜陰

自一月言之則望前為陽望後為陰自一歲言之則
春夏為陽秋冬為陰從古至今慈地家將去只這箇
陰陽孰使之然哉乃道也從此句下又分兩脚此氣
之動為人物渾然是一箇道理故人未生以前此理
本靜所以言成之者性此則屬陰

林學蒙錄

鉅問一陰一陽之謂道曰此與下文一闕一闕謂之變

語意相似陰陽非道也一陰又一陽循環不已乃道
也只說一陰一陽便見得陰陽往來循環不已之意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此理即道也又問若爾則屈伸往來非道也所以屈

伸往來循環不已乃道也先生領之

董錄

問孟子只言性善易繫辭却云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

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如此則性與善却是二事答云

一陰一陽是總名繼之者善是二氣五行之事成之

者性是氣化後事

周濂溪錄

陳淳問性固是理然性之得名是就人生稟得言之否

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這箇理在天地間時只

是善無有不善者生物得來方始名曰性只是這箇
理在天則曰命在人則曰性

十二月六日

問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答曰一

陰一陽此是天地之理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繼

之者善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成之者性也這一

段是說天地生成萬物之意不是說人性上事

周濂溪錄

一陰一陽之謂道道謂太極繼之者善是太極之流行

曰太極何嘗不流行運動不已見其動便謂始於靜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見其靜又謂始於動故謂如循環之無端詳推此義

於天地間又問一陰一陽是渾然全體之太極成之

者性是分裂無限底太極曰然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又記前夜語太極云繼之者善天地如大洪爐善如

金在鎔寫出在模範中各鑄成物事出來

黃顯子錄

如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因繫易

方說此豈不是言性天道又如鼓萬物而不與聖人

同憂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豈不是言性天道

問孔子已說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如何人尚未知性到孟子方才說出到周先生方說得盡先生曰孔子說得細膩說不曾了孟子說得籠統說得略孟子不曾推原原頭不曾說上面一截只是說成之者性也流行造化處是善凝成於我者即是性繼是接續綿綿不息之意成是凝成有主之意余大雅錄

繼之者善如水之流行成之者性如水之止而成潭也

問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這繼字莫是主於接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三

續承受底意思否曰主於人之發用處言之楊道夫錄

問性具仁義禮智先生曰此猶是說成之者性上面更

有一陰一陽繼之者善只一陰一陽未知做人做物

已具是四者雖尋常昆蟲之類皆有之只偏而不全

濁氣間隔康德明錄

有是理故生是氣自一陰一陽之謂道推來此性自有

仁義同上

或問正蒙中說得有病處是它命辭不出有差還見得

差曰他是見得差如曰繼之者善也方是善惡混云成之者性是到得聖人處方是成得性所以說知禮成性而道義出似這處都見得差葉賀孫錄

先生出示荅張元德書問通復二字先生謂誠之通見造化流行未有成立之初所謂繼之者善誠之復是萬物已得此理而皆有所歸藏之時所謂成之者性在人則感而遂通者誠之通寂然不動者誠之復時舉因問明道謂今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是如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三

何先生曰明道此言却只是就人身上說耳潘時舉錄

問氣質之性曰才說性時便有些氣質在裏若無氣質

則這性亦無安頓處所以繼之者只得說善到成之

者便是性黃幹錄

顯子問惟是此性之理本於五行所以問答中語中間

元有界限甚分明曰然又問理氣先後曰理在先又

曰才有理便有氣二者更不可分先後一陰一陽流

行賦予在人既有形質便與之性故曰成之者性其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

初未成形質只謂之善不可名之以性也顯于問繼之者繼則是此理之流行未賦予在萬物曰如兩箇輪只管轉流動不已萬化皆從此出來某嘗喻之如兩片磨中間一箇磨心只管推轉不已穀米四散殺出來所以為繼之者善問陰一陽太極安在曰一陰一陽便是太極在陰陽之中觀繼之者善乃可見所以易之書上本陰陽太極推之一事一物之微吉凶悔吝此理無不在此箇意思儘可玩索黃闕子錄

問繼之者善成之者性曰造物所以發育萬物者為繼之者善萬物各正其性命者為成之者性黃餘錄

問或謂明道所說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與易所謂繼之者善意不同明道是言氣質之性亦未嘗不善如孔子性相近之意不知是否先生曰明道說繼之者善固與易意不同但以為此段只說氣質之性則非也明道此段有言氣質之性處有言天命之性處近陳後之寫來只於此段性字下各注某處是說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

天命之性某處是說氣質之性若識得此數字分明有看落則此段儘易看黃錄

問明道言今人說性多見說繼之者善如孟子言性善是也莫是說性之本體不可言凡言性者只是說性之流出處如孟子言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之類否先生點頭後江西一學者問此先生答書云易大傳言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是夕復語文蔚曰今日答書覺得未是文蔚曰莫是易言繼善見說天道流行處孟子言性是說人性流行處易與孟子就天人分上各以流出處言明道則假彼以明此耳非如先生未生已生之云曰然陳文蔚錄

易大傳言繼善是指未生之前孟子言性善是指已生之後雖曰已生然其本體初不相離也蔡嚴世

問夫子之言性與天道集注謂天道者天理自然之本體如何曰此言天運所謂繼之者善也即天理之流行者也性者看人而言之萬人錄

繼之者善易中本是就造化上說到下句成之者性方以人物而言程子所引乃借上一句便就人性說而指其已發動之所為也不容說處即性之本體如水則只是水別著一字不得至謂之善則性之發如此之下矣清濁之喻又是一節來喻已得之矣大抵此一條說性字最多分別得甚句是本來之性甚句是氣質之性即語脉自明矣發黃顯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繼之者善也周子是說生生之善程子說作出道則有用處各自不同若以此觀彼必有窒礙萬人傑錄

元耳繼之者善也陽也利貞成之者性也陰也甘節錄

繼之者善也元耳是氣之方行而未著於物也是上一

截事成之者性也利貞是氣之結成一物也是下一

截事

同上

問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是道是器曰繼之成之是

器善與性是道萬人傑錄

又問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竊謂妙合之始便是繼

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便是成曰動而生陽之時便有繼底意及至靜而生陰方是成如六十四卦之序關復而繼廖德明錄

有飛蛾爭集于燭而死指以示諸生曰此飛而亢者關

是屬陰便是成之者性莊子謂一受其成形不關

待盡楊道夫錄

或問成之者性也先生云性如寶珠氣質如水水有有

汙故珠或全見或半見或不見又問先生嘗說性是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理無是物先生云譬喻無十分親切底襲蓋卿錄

來書所論通復二字甚密然亦有未切處繼之者善變

化流行萬物方資以始而未實也成之者性物生已

實造化與物各藏其用而無所為也在人則感物而

動者通也寂然不動者復也以此推之圖象隱然不

待言而喻矣四德則陰陽各二而誠無不貫故以為

五行之性亦無可疑也胡靖許之 若張洽

橫渠曰凡物莫不皆有是性由通蔽閑塞所以有關

之開由蔽有厚薄開 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

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開 天

道與聖人一先生曰此段不如呂與叔分開 曉

呂曰蔽有淺深故為昏明蔽有開塞故為人物云云

程子曰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

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

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云云

先生曰此繼之者善也指發處而言之也性之在人

欽定四庫全書

史公易說

甲

猶水之在山其清不可得而見也流出而見其清然

後知其本清也所以孟子只就見孺子入井皆有怵

惕惻隱之心處指以示人使知性之本善也易所謂

繼之者善也在性之先此所引繼之者善也在性之

後蓋易以天道之流行者言此以人性之發見者言

惟天道流行如此所以性發見亦如此如後段所謂

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開皆

謂易在人便是心道在人便是性神在人便是開緣

他本原如此所以生出來箇箇亦如此一本故也開李

祖錄

問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

知故君子之道鮮矣此言萬物各具是性但氣稟不

同各以其性之所近者窺之故仁者只見得他發生

流動處而以為仁知者只見得他貞靜處便以為智

下此一等百姓日用之間習矣而不察所以君子之

道鮮矣呂輝錄

欽定四庫全書

史公易說

甲

仁靜智動易中說仁者見之陽也智者見之陰也開

物事大抵有兩樣仁配春知配冬中庸說成已仁

也成物知也仁在我知在物孟子說學不厭知也教

不倦仁也又却知在我仁在物見得這樣物事皆有

動靜湯永錄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百姓日用而不知

故君子之道鮮矣蘇曰屬目於無形者或見其意之

所存故仁者以道為仁意存乎仁也知者以道為知

意存乎知也。賢者存意而妄見愚者日用而不知。是以君子之道成之以性者鮮矣。愚謂蘇氏不知仁知之根於性。顧以仁知為妄見。乃釋老之說聖人之言。豈嘗有是哉。謂之不見其全則可矣。又曰：君子之道成之以性者鮮矣。文義亦非。蘇氏易解辨

問：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本義云：顯者陽之仁也。德之發也。藏者陰之知也。業之成也。竊意以為天地之理動而陽則萬物之發生者皆其仁之顯。靜而陰則其用藏而不可見。其顯諸仁則是其德之發。見其藏諸用則萬物各得以為性是業之成也。先生曰：不如此。這處極微難說。又曰：顯諸仁易說。藏諸用極難說。這用字如橫渠說一故神之用字一樣。顯諸仁如春生夏長其發生彰露可見者。藏諸用是所以生長者。藏在裏面而不可見。又這箇有作先後說如元亨利貞之類。有作表裏說處。便見這裏又曰：元亨利貞如也可表裏說所謂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四

流行者別無物事。只是流行這箇。又曰：譬之仁發出來便是惻隱之心。便是顯諸仁。仁便是藏諸用。又曰：仁便藏在惻隱之心裏面。仁便是那骨子。到得成就得數件事。一件事上便是一箇仁。便是那業處。又曰：流行時方且是公共一箇。到得一箇便各具一箇。又曰：惻隱之心方是那流行處。到得親親仁民愛物方是成就處。但盛德便屬之顯諸仁。大業便屬之藏諸用。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四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四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四

又曰顯諸仁千條萬緒藏諸用只是一箇物事藏諸用是顯諸仁底骨子譬如一樹花此是顯諸仁及至此花結實則方各自成一實方衆花開成共此一樹花共一箇性命及至結實成熟後一實又自成一箇性命如魚子在腹中時與母共是一性命及子既生則一子自成一性命顯諸仁則千變萬化藏諸用則只是一箇物事一定而不可易張乖崖說公事未判時屬陽已判時屬陰便是此意公事未判生殺輕重皆未定在及已判了更不可易顯諸仁便是繼之者善也藏諸用是成之者性也天下萬物萬事其稟然發見處皆是顯然者然一事自是一事一物自成一物如元亨利貞元亨是發用流行處貞便是流行底骨子流行箇甚麼只是流行那貞而已或曰止如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也先生曰然顯諸仁似如藏諸用似

忠顯諸仁似以貫藏諸用似一水流而為川止而為淵激而為波浪雖所居不同然皆是水也水便是骨子其流處激處皆顯者也顯諸仁如惻隱藏諸用仁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顯諸仁也仁義禮智藏諸用也只是這一箇惻隱隨事發見及至成那事時一事各成一仁此便是藏諸用其發用時在這道理中發去及至成這事時又只是這箇道理一事各成一道理此便是業業是事之已成處事未成時不得謂之業盛德是顯諸仁處顯諸仁者德之所以盛藏諸用者業之所以成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此正是顯諸仁藏諸用底時節盛德大業便是顯諸仁藏諸用成就處也又如耳之能聽目之能視口之能言手之能執足之能行此是發用處也畢竟怎生恁地發用釋氏便將這些子來瞞人秀才不識都被他瞞又云如一叢禾他初生其這一根結成許多苗葉花實共成這一箇性命及至結實收成則一粒各成一性

命只管生生不已所謂日新也富有之謂大業言萬物萬事無非得此理所謂富有也日新是只管運用流行生生不已道家修養有納甲之法他只取乾坤震兌艮巽六卦流行運用而不用坎離坎離便是那六卦流行底骨子所以流行運用者只流行此坎離而已便是顯諸仁藏諸用之說也
顯諸仁流行發見處藏諸用流行發見底物正如穀喻仁是藏諸用也及發為親親仁民愛物一事又各自成一仁萬人無缺
問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答云明道兩對極好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無心便是不憂成化便是鼓萬物天地鼓萬物亦何嘗有心來周禮錄
問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天地則任其自然聖人贊化育則不能無憂曰聖人人也安得無憂但聖人之憂憂得恰好不過憂耳蘇軾孫錄
天地造化是自然聖人雖生知安行然畢竟是有心去做所以說不與聖人同憂夏淵錄

盛德大業一章先生云既說盛德大業又說他只管恁

地生去所以接之以主生之謂易又曰又漸漸說去

易上去成家之謂乾效法之謂坤乾便只略成一箇

形象到得坤處便都一見出許多法未又曰到坤處

都細了萬法一齊出見又曰效字加取服效忠效力

之效極數知來之謂占通變之謂事占出這事變人

便依他這箇做便通變之謂事看來聖人到這處便

說在占上去則此書分明是要占矣陰陽不測之謂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四

神是總結這一段不測者是在這裏又在那裏便只

是這一箇物事走來走去無處不在六十四卦都說

了這又說三百八十四爻許多變化都只是這一箇

物事周流其間

大極分開只是兩箇陰陽都括盡了天下物事

盛德大業至矣哉只是說易之理非指聖人而言英必大錄

易曰盛德大業至矣哉富有之謂大業須是如此方得

天下事無所不當理會若纔工夫不到業無由得大

少間措諸事業便有欠闕此便有病沈側錄

盛德大業至矣哉是贊歎上面顯諸仁藏諸用自富有

至效法是說其理如此用處却在那極數與通變上

面蓋說上面許多底道理要做這般用黃顯子錄

先說箇富有方始說日新此與說宇宙相似先是有這

物事了方始相連相續去自富有至效法是說其理

如此用處却在那極數知來與通變上面蓋說上面

許多道理要做這用夏淵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四

問日新之謂盛德生生之謂易陰陽不測之謂神要思

而得之明道提此三句說意是何如曰此三句也是

緊要須是看得本文方得問德是得於已底業是發

出來底德便是本生生之謂易便是體成象之謂乾

效法之謂坤便是裏面交錯底曰乾坤其易之蘊

易是一塊乾坤是在裏面往來底聖人作易便是如

此又問陰陽不測之謂神便是妙用處曰便是包括

許多道理林夢孫錄

成象之謂乾謂風霆雨露日星只是箇象效法之謂坤

效力之效效法則效其形法而可見也

易本義效訓星與此錄異

○萬人錄

問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曰此依舊只是陰陽凡屬

陽者便只有箇象而已象是方做未成之意便如日

月星辰亦無實體只是箇懸象如此效者陳也如今

人言效力之效法是一成已定之物如條法亦是一

成已定之法可以形狀者乾便略坤便備

吳必大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

成象之謂乾效法之謂坤效呈也如禮記中效夫者左

效羊者右之效效順效忠效力也蓋乾只是成得這

箇大象坤便呈出他那法來

效法之謂坤到這箇坤時都子細詳密了一箇是一箇

模樣效猶呈一似說效呈效犬效馬言呈出許多物

大槩乾底只是做得箇形象到得坤底則漸次詳密

資始資生於此可見

夏開錄

陳項問夫子之言性與天道子貢始得聞而歎美之舊

時說性與天道便在這文章裏文章處即是天道曰

此學禪者之說若此孟子也不用說性善易中也不

須說陰陽不測之謂神這道理也着知子貢當初未

知得到這裏方始得聞耳

蔡高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

文公易說卷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文公易說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十一

宋 朱鑑 撰

繫辭上傳

夫易廣大矣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靜而正謂觸處皆見有此道不待安排不待措置雖至小至近至邇至陋之事無不見有隨處皆是無所不闢只觀之人便見餘錄聞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曰無小無大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無物不包然當體使各具此道理所謂靜而正者宜着工夫看徐又曰未動時須此道理都是真實所以下簡正字 吳必大錄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 綬
通政使司副使臣吳瞻泰 履勘

覆校官中書臣 施光輅
校對官學正臣 常 備

騰錄監生 徐汝維
騰錄監生 王元愷

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注云乾一而實故以質言而曰大坤二而虛故以量言而曰廣先生曰此兩句解得極分曉蓋曰以形言之天包地外地在天下中以理與氣言之則地包着天天之氣却盡在地之中盡承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受得那天之氣所以說地之量廣大只是一箇物事
一故實從裏面便實出來流行發生只是一箇物事
所以說一而實地雖是繁實然却虛所以天之氣流
行乎地之中皆從地裏發出來用之云地如人之肺
形質雖硬而中本虛所以陽氣升降乎其中無所障
礙雖金石也透過去地便承受得這氣育萬物要之
天之形如一箇鼓鞞天便是那鼓鞞外面皮殼子中
間包得許多氣開闔消長所以說乾一而實他只是
一箇物事中盡是地之氣升降來往緣中間虛所以
容得這氣升降來往故地言廣生蓋天有許多氣地
盡容受得所以說其量之廣大却盡包得地中間其
氣周流只是一箇物事上下表裏無不是他氣以其
包得地所以說其質之大以其包得天之氣所以說
其量之廣非是說地之形有盡故以量言也只是說
地盡容得天之氣所以說其量之廣耳今治歷家用
律呂候氣其法最精氣之至也分寸不差是這氣都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在地中透上來如十一月冬至黃鍾管距地九寸以
鼓灰實其中至之日氣至灰去晷刻不差又云看來
天地中間此氣升降上下當分為六層十一月冬至
自下面第一層生起直到第六層上極至天是為四
月陽氣既生足便消下面陰氣便生只是這一氣升
降循環不已往來乎六層之中也問月令中天氣下
降地氣上騰此又似是天地各有氣交合先生曰只
是這一氣只是陽極則消而陰生陰極則消而陽生
天氣下降便只是冬至復卦之時陽氣在下面生起
故云天氣下降或曰援此則到是陰消於上而陽生
於下却不見得天氣下降先生曰也須是天運一轉
陽氣在下故從下生也今以天運言之則一月自轉
一匝然又有那大轉底時候須是大看心腸看始得
不可拘一不通也蓋天本是一箇大底物事不可如
此偏滯求之也

萬人傑錄

乾靜專動直而大生坤靜翕動闢而廣生這說陰陽體

性如此卦畫也髣髴似慈地

吳淵錄

黃帝問乾者天之性情曰天之性情猶人之氣質乾健

也天之性情健而不息其靜也專是性其動也直是

情矣必大錄

問陰耦陽奇就天地之實形上看如何見得先生云天

是一箇渾淪底物雖包乎地之外而氣則進出乎地

之間地雖一塊物在天之中其中實虛容得天之氣

進出來繫辭云乾靜也專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坤靜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四

也翕動也闢是以廣生焉大生是渾淪無所不包廣

生是廣闊能容受得那天之氣專直則只是一物直

去翕闢則是二箇翕則合闢則開此奇耦之形也又

曰陰偏只得一半兩箇方做得一箇

健者乾之性情如剛強底人便靜時亦有箇要立作做

事底意思故曰其靜也專順者坤之性情如柔順底

人靜時只有箇收斂而已故曰其靜也翕

吳必大錄

來喻又謂動靜之外別有不與動對之靜不與靜對之

動此則尤所未諭動靜二字相為對待不能相無乃

天理之自然非人力之所能為也若不與動對則不

名為靜不與靜對則亦不名為動矣但眾人之動則

流於動而無靜眾人之靜則淪於靜而無動此周子

所謂物則不通者也惟聖人無人欲之私而全乎天

理是以其動也靜之理未嘗亡其靜也動之機未嘗

息此周子所謂神妙萬物者也然而必曰主靜云者

蓋以其相資之勢言之則動有資於靜而靜無資於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五

動如乾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坤不翕聚則不能發散

龍蛇不蟄則無以奮尺蠖不屈則無以伸亦天理之

必然也

答胡廣仲

夫坤其靜也翕其動也闢地到冬間氣都翕聚不閉至

春則天氣下入地地氣開以迎之又曰陰陽與天地

自是兩件物事陰陽是二氣天地是兩箇有形質底

物事如何做一物說得不成說動為天而靜為地無

此理正如鬼神之說

沈周錄

問坤之動也聞曰大抵陰是兩件陰又兩畫是兩開去

翁是兩合如地皮上生出物來地皮須開今天固包着地然天之氣却貫在地中地却虛有以受天之氣

下文大生廣生云者大是一箇大底物事廣便容受得許多物事大宇實廣字虛吳必大錄

天體大是以大生焉地體虛是以廣生焉廣之義如河

廣漢廣之廣游敬錄

易不是象乾坤乃是易之子目下面一壁子是乾一壁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六

子是坤蓋說易之廣大是這乾便做他那大坤便做

他那廣乾所以說大時塞了他中心所以大坤所以

說廣時中間虛容得物所以廣廣是說他廣闊看得

物常說道地對天不得天便包得地在中心然而地

却是中虛容得氣過容得物便是他廣天是那一

大底物事地是那廣闊底物有物處有陷處所以說

廣這箇只是說理然也是說書有這理便有是書書

是載那得理底苦死分不得大槩上面幾句是虛說

底這箇配天地四時日月至德是說他實處

夏淵錄

陰陽雖便是天地然畢竟天地自是天地廣大配天地

時這箇理與他一般廣大同上

地却是有空闊處天却四方上下都周匝無空闊偏塞

滿皆是天地之四向底下却靠着那天天包地其氣

無不通恁地看來渾只是天了氣却從地中迸出又

見地廣處橫渠云地對天不過同上

問廣大變通是易上自有底道理陰陽易簡是易上所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七

說造化與聖人底曰都見他易上說底又曰配是分

配之義是分這一半在那上面問曰如此便全無配

合之意曰也有些小分此以合彼意思欲見其廣大

則於天地半觀之欲見其變通則於四時觀之欲知

陰陽之義則觀於日月可見欲知其易簡觀於聖人

之至德可見

問廣大配天地至變通配四時這配字是配合底意思

否先生云則是相似之意又問易簡之善先生云也

是易上有這道理似人心之至德也

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以易配天

易簡之善配至德以易配人之至德 萬人傑錄

林學履問廣大配天地算是配合否曰配只是似且如

下句云變通配四時四時如何配合四時自是流行

不息所謂變通者如此又問易簡之善配至德如何

曰易簡是常行之理至德是自家所得者又問伊川

解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云知微則知彰知柔則知剛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如何曰只作四截看較闊言君子無所不知也良久

笑云向時有小人出此語令揚大年對楊應聲云小

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無如此恰好 黃義剛錄

問易簡之善配至德曰此是將易中之理取外面一事

來對易之廣大配天地易之變通使如四時寒暑

往來 如老陽變老陰 老陰變老陽 陰陽之義使與日月相似易簡

之善便如任人之至德 吳必大錄

易簡之善配至德至德就人而言之 萬人傑錄

崇德廣業知崇天也是致知事要得高明禮卑地也是

踐履事凡事踐履將去業自然廣 吳必大錄

童伯羽問博約之說程子或以為知要或以為約末如

何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與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但

博學於文約之以禮孔子是泛言人能博文而又能

約禮則可以弗畔夫道而顏子則更深於此耳侯氏

謂博文是致知格物約禮是克己復禮極分曉而程

子却作兩樣說便是某有時曉它老先生說話不得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這却是知要蓋

天下之理都理會透到無可理會處便約蓋博而詳

所以方能說到要約處約與要同道夫曰漢書要末

字讀如約末曰然頃之復歎曰知崇禮卑聖人這四

箇字如何說到那地位道夫曰知崇便是博禮卑便

是約否曰博然後崇卑然後約物理窮盡超然於事

物之表眼前都擱自家不住如此則所謂崇戒謹恐

懼一動一舉一言一行無不着力如此則是卑問卑

法地曰只是極其卑耳又問知崇如天禮卑如地而後人之理行乎曰知禮成性而天理行乎其間矣

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蓋禮極是卑底物事如地相似無有出其下者看甚底物事但盡載却縱穿地數十丈深亦只在地之上無緣更有卑於地者也知却要極於高禮則極於卑順如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纖悉委曲無非至卑之事如羹之有菜者用扶其無菜者不用挾主人升東階客上自西階皆不可亂然不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是強安排皆是天理之自然如上東階則先右足上西階則先左足蓋上東而先左足則背却客上西階而先右足則背却主人自是理合如此又曰知崇者德之所以崇禮卑者業之所以廣蓋禮纔有此不到處這業便有所欠缺業便不廣矣如地惟其極卑無所闕所以廣

萬人傑錄

知崇禮卑則性自存橫渠之說非是如云性未成則善惡混當疊疊而繼之以善云云又如纖惡必除善斯

成性矣皆是此病知禮成性則道義出先生本義中引此而改成為存又曰橫渠言成性猶孟子云踐形此說不是夫性是已然已成之性豈待習而後成邪他從上文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便是如此說來與孔子之意不相似

沈闕錄

學只是知與禮他這意思却好禮使細密中庸致廣大盡精微等語只是說知禮

沈闕錄

禮卑是從貼底謹細處做去所以能廣

黃顯子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知崇者德之所以崇禮卑者業之所以廣

知崇禮卑這是兩截知崇是智識超邁禮卑是須就切實處行若知不高則識見淺陋若履不切則所行不實知識高便是象天所行實便是法地識見高於上所行實於下中間使生生而不窮故說易行乎其中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大學所說格物致知是知崇之事所說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禮卑之事

葉賀孫錄

知崇禮卑一段地便極卑甚麼物事不載在地上問曰以其地至卑所以物皆歸之曰不是他要物歸之但看萬物無有不在地面上者縱開井百尺依舊是在地上便是沒物事更卑得他所謂德言盛禮言恭禮便是要極卑甚麼物事無箇禮以至於至微至細底事皆當畏懼戒謹戰兢兢兢惟恐失之這便是禮之卑處又曰曲禮自毋不敬至上於東階則先左足上於西階則先右足美之有萊者挾底處無所不致其謹這便都是卑處又曰似這處又不是他特地要恁地都是天理合如此知識日多則知益高又曰這事也合禮那事也合禮積累得多業使廣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萬人傑問出則事公卿一段及范氏以宴安不亂為不為酒困如何曰此說本卑非有甚高之行然工夫却愈精要道理却愈無窮故曰智崇禮卑又曰崇德廣業蓋德智雖高然踐履却只是卑惟愈卑則愈廣又曰德言盛禮言恭謙也者致恭以存其位者也此章

之義看來似說得極低然其實則說得極重范氏似以不為酒困為不足道故以宴安不亂當之過於深矣
吳必大錄

智崇禮卑一段地至卑無物不載在地上縱開井百尺依舊在地上是無物更卑得他所謂德言盛禮是要極卑故無事物無箇禮至於至微細底事皆當畏懼惟恐失之這便是禮云卑處曲禮曰毋不敬自上東階先右足上西階先左足美之有萊者挾底處無不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致謹正謂此也又曰似這處不是它特地要恁地是它天理合如此知識日多則知益高積累多則業益廣
呂煥錄與前一
段大略相似

知要崇禮要卑

甘節錄

問知崇如天禮卑如地而後人之理行乎曰智禮成性而天理流行乎其間矣
楊道夫錄

又云知崇禮卑人之知識不可以不高明而行之在乎小心如大學之格物致知是智崇處正心脩身是禮

卑處又云呂與叔本是箇剛底氣質涵養得到所以如此故聖人以剛為君子柔為小人若其剛矣須除去那剛之病全其為剛之德相次可以為學人若不剛終是不能成

黃有聞錄

禮卑是卑順之意卑便廣地卑便廣高則狹了人若只揀取高底做便狹兩脚踏地做方得若是着件物事填一二尺高便不穩了如何會廣地卑便會廣世上更無卑似地底又曰地卑是從貼底謹細處做將去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五

所以能廣

夏淵錄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即無間斷此亦是就人上說敬使易行也

吳必大錄

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天地人只是一箇道理天地設位而變易之理不窮所以天地生生不息人亦全得此理只是氣稟物欲所昏故須持敬治之則本然之理自無間斷曰也是如此天地也似有箇主宰方始恁地變易便是天地敬

天理只是直上去更無四邊滲漏更無走作

問程子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如何曰易是自然造化聖人本意只說自然造化流行程子是將來就人身上說敬則這道理流行不敬便斷了前輩引經文多是借來說已意

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成性存存道義之門答云上文言知崇禮卑崇效天卑法地人崇其知須如天之高卑其禮須如地之廣天地設位一句只是引起要說知崇禮卑人之知禮能如天地便能成其性存其存道義便自此出所謂道義便是易也成性存存不必專主聖人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五

問遺書云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敬則無間斷不知易何以言敬曰伊川們說得闊使人難曉曰下面云誠敬而已矣恐是說天地間一箇實理如此曰就天地之間言之是實理就人身言之惟敬然後見得心之實處流行不息敬才間斷便不誠不誠便

無物是息也 康德明錄

蓋卿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如易行乎其中此固易曉至如易立乎其中豈非乾坤既成列之後道體始有所寓而形見其立也有似如有所立卓爾之立乎先生曰大抵易之言乾坤者多以卦言易立乎其中只是乾坤之卦既成而易立矣況所謂如有所立卓爾亦只是不可及之意後世之論多是說得太高必如此說 襲蓋卿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六

問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和靜言行錄云易行乎其中是聖人純亦不已處莫說得太拘據文蔚所見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如言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乎其中無適而非也今只言聖人純亦不已莫太拘了曰亦不是拘他說得不見陰陽升降便是易易者陰陽是也 陳文蔚錄

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以造化言之也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以卦位言之也 蒼連萬卿

知禮成性而道義出程子說成性謂是萬物自有成性

存存便是生生不已這是語錄中說此意却好又它解易却說成其性存其存又似不恁地前面說成性謂如成事成法之類是成底性橫渠說成性別且如堯舜性之是其性本渾成學者學之須是以知禮做也到得它成性處道義出謂這裏流出道體也義用也又曰性是自家所以得於天底道義是眾人公共底 林栗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七

成性與成之者性也止爭此子不同成之者性使從上說來言成這一箇物成性是說已成底性如成德成說之成然亦爭此子也如正心心正誠意誠誠相似 葉賀孫錄

成性猶見成底性這性元自好了不用 問 但知崇禮卑則成性使存存

成性存存成性如言成說存存是生生不已之意當以伊川說為是 吳必大錄

成性只是本來性

甘節錄

成性存存成性不曾作壞底存謂常在這裏存之又存

湯泳錄

或問成性存存是不忘其所存否先生云衆人多是說到聖人處方是性之成看來不如此成性只是一箇渾淪之性存而不失此便是道義之門便是生生不已處

黃有開錄

義剛云天下之至蹟而不可惡也惡字有三音或亞或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九

如字或烏故反先生曰烏故切於義為近只是說雖是如此勞攘事多然也不可厭惡而今音訓有全不可曉底有兩三音底這便可去裏面揀一箇較近底來解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蹟只是見那陰陽之變化擬諸其形容未便是說那水火雷風之形容方是擬這卦看是甚形容始至象那物之宜一陽在二陰之下則為雷象一陰在二陽之下則為風象擬是比度之義

問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蹟而擬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

故謂之象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曰象言卦

也下截言爻也會通者觀衆理之會而擇其通者而行且如有事關着許多道理也有父子之倫也有君臣之倫也有夫婦之倫若是父子重則就父子行將去而他有不暇計若君臣重則行君臣之義而他

不暇計若父子之恩重則使得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九

敢毀傷之義而委致其身之說不可行若君臣之義重則當委致其身而不敢毀傷之說不暇顧此之謂觀會通

沈憫錄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蹟是說畫卦之初否曰正是說畫卦之初聖人只是見陰陽之變化雜見便畫出一畫便有一箇象只管生去只管不同六十四卦自是六十四卦樣更生到千以上卦亦自一卦一樣

問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蹟曰說文說蹟字曰雜亂也古

無此字只作噴今從臣亦口之義言天下之蹟而不
可惡者言雖是雜亂然聖人却於雜亂中見其不雜
亂之理下文言天下之動而不可亂之義一般吳必大錄
天下之至蹟與左傳噴有煩言之噴同那箇從口這箇
從蹟是箇口裏說話多雜亂底意思所以下面說不
可惡若喚做好字不應說箇可惡字也探蹟索隱若
與人說話時也須聽它雜亂說將出來底方可索它
那隱底夏淵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三

探蹟蹟是雜亂不是妙字本從口是喧鬧意從蹟旁亦
然

問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蹟本義蹟雜亂也據訓詁甘云
深也未知如何答云先儒有此訓今忘記檢不得字
書無蹟蹟口只作噴云大呼也左傳曰噴有煩言非
謂深也若是深義即與隱深遠三字一義矣且又何
以云不可惡乎

又問擬諸形容者度陰陽之形容蓋聖人見陰陽變化

雜亂於是比度其形容而象物宜是故為之象曰也
是如此嘗得郭子和書云其先人云不獨是天地雷
風水火山澤謂之象只是卦畫便是象自說得好
擬諸其形容未便就那水火雷風之形容方擬這卦看
是甚形始去象那物之宜而名之一陽在三陰之下
則象以雷一陰在三陽之下則象以風擬是比度之
意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三

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是說文王周公否先生曰不知
伏羲畫卦之初與連山歸藏有繫辭為否為復只是
一卦有六畫

一卦之中自有會通六爻又有各會通且如屯初九在
卦之下未可以進為屯之義乾坤始交而過險陷亦
屯之義似草穿地而未申亦屯之義凡此數義皆是
屯之會聚若盤桓利居貞便是箇合行底處便是
他通處

天下之至動事若未動時不見得道理是如何人平不

語水平不流須是動方見得會通是會聚典禮是借這般字來說只是說道觀它會通處却求箇道理來區處它所謂卦爻之動便是法象故曰爻也者效天下之動者也動亦未說事之動只是事到面前自家一念之動要求處置它便是動也

夏淵錄

上四句其說已見於太極圖解後統論中矣觀會通是就事上看理之所聚與其所當行處辭謂卦爻之辭

荅曾光祖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一

問觀會通行其典禮是就會聚處尋一箇通路行否先生曰此事是兩件會是觀理之會聚處如這一項君臣之道也有父子兄弟之道也有須是看得周徧始得通便是一箇通行底路却無窒礙典禮猶常禮常法又曰禮便是節文也升降揖遜是禮之節文這禮字又說得闊凡事之常禮皆是

問觀會通以行典禮曰會是眾理會處便有許多難易窒礙必於其中得其通處乃可行耳如庖丁解牛寬

解之所乃其會處庖丁所以批大卻導大轂十九年刃若發矚蓋得其脉絡之通而然耳若不於其會處理會只見得一個如何得通正如脉理相似又曰會而不通則窒塞而不可行通而不會亦不能盡知其許多簇會難錯故必觀於會通而後可以行其典禮也

吳必大錄

如易中說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通便是空處行得去便是通會便是四邊合湊來處

楊道夫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一

問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者聖人事也先觀動之一字則知會通者變動之總也天下之事變動無窮而其所以至於如此變動無窮者必有一事為之端由也此一事者萬變之所總也聖人則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舉目即觀夫變動之所總故無窮之事變滔滔然各入其綱目而事事物物各處之以其所當然所謂行其典禮也典禮事物物中之所有而當然者也一說觀會通以行典禮會通綱要也

事物之樞也觀會通猶云知至行典禮猶云至之也如父父子子之會通惟慈孝而已至於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各止其則是乃行其典禮也苟不知父父之慈子子之孝則將何自而行其禮乎一說會通會而且通也未知孰是答云會以理之所聚而言通以事之所宜而言其實一也 荅方士錄

劉礪問易傳序觀會通以行典禮曰如堯舜揖遜湯武征伐皆是典禮處典禮只是常事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三

言天下之蹟而不可惡也蓋雜亂處人易能厭惡然而這都是道理合有底事自合理會故不可惡言天下之動而不可亂也蓋動亦是合有底事然上面各自有道理故自不可亂聖人有以見天下之蹟正是說畫卦之初聖人見陰陽變化便畫出一畫一畫有一象只管生去自不同六十四卦各是一樣更生到千以上卦亦自各一樣 呂輝錄

問言天下之蹟而不可惡此是說天下之事物如此不

是說卦上否曰卦亦如此三百八十四爻是多少雜亂

問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是一言一行皆即易而擬之否曰然 吳必大錄

問擬議以成其變化先生云這變化就人動作處說如下所舉七爻皆變化也

如易只一箇陰陽之理而已伏羲始畫只是畫此理文

王孔子亦只是發明此理吉凶悔吝皆從此推出及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三

孔子言之則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言行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也可不謹乎聖人只要人如此

問言行君子之樞機言所發者至近而所應者闊遠曰樞機便是鳴鶴在陰又曰聖人下面言大槩只說鳴鶴在陰意思都不解着我有好爵二句

問同心之利物莫能間雖金石之堅亦被它斷決將去

曰斷是斷做兩段又曰同人先號咷而後笑聖人却
恁地解

先生云其利斷金是斷做兩段去

呂輝錄

天地生數到五便住一二三四過五便成六七八九五
却只自對五成十

是淵錄

所謂得五成六者一纔勾牽着五便是箇六下面都恁
地同上

聖人說數說得疏到康節說得密了它也從一陰一陽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起頭它却做陰陽太少乾之四象剛柔太少坤之四
象又是那八卦它說這易將那元亨利貞全靠看那
數三百八十四爻管定那許多數說得太密了易中
只有箇奇耦之數是自然底大衍之數却是用以揲
著底康節盡歸之數所以二程不肯問它學若是聖
人用數不過如大衍之數便是它須要先揲著以求
那數起那卦數是恁地起卦是恁地求不似康節生
地默想推將去便道某年某月某日富有某事聖人

決不恁地

此條有誤可詳之。是淵錄

天只有五行不可問他因甚只有五行

同上

康節也則是一生二二生四四生八

同上

聖人說數說得簡略易中只說奇耦之數天一地二至

天九地十是自然底數也惟此二條而已康節却盡

歸之數聖人不肯恁地說

舒高錄

中數盡行之而各極其數以至於十者一箇衍成十箇

五箇便是五十聖人說這數不是只說得一路他說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出這箇物事自然有許多樣通透去如五奇五耦成

五十五又一說六七八九十因五得數是也

是淵錄

一與六共宗蓋是那二在五下便有那六底數二與七

同位是那二在五邊便有七底數

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程子云變化言功鬼神言用

張子云成行鬼神之氣而已數亦氣也天地之數五

十有五變化鬼神皆不越乎其中

吳必大錄

問大衍之義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虛其中金木水火

土五數便只五十又虛天一故用四十有九此一說也三天兩地便是虛去天一只用天三對地二耳又五是生數之極十是成數之極以五乘十以十乘五亦皆五十此一說也又數始於一成於五小行之成十大行之成五十此又一說也數家之說雖多皆不同此說某自謂却分曉

吳必大錄

河圖五十五是天地自然之數大衍五十是聖人去這河圖裏面取那天五地十衍出這箇數不知它是如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何大槩河圖是自然底大衍是用以揲著求卦

是淵錄

大衍之數五十著之蓍乃其策也策中來除之數則直謂之數耳

二篇之策當萬物之數亦是取象之辭不是萬物恰有此數

吳必大錄

策數云者凡手中之數皆是如倒筭側龜於君前有誅龜策牌則理之不可以既揲餘數不為策也

同上

四營而成易易字只是箇變字四度經營方成一變若

說易之一變却不可這處未下得卦字亦未下得又字只下得易字

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是占得這一卦則說上面推看如乾則推其為圓為君為父之類是也

問顯道神德行曰道較微又曰道是箇無形影底物事因卦辭說出來道這是吉這是凶這是可為這是不可為德行是人做底事因數推出來方知得這不是人硬恁地做都是神之所為又曰知得是天理合如此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三九

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矣此說著龜之用也道理因此顯著德行是人事却須取決於著既知吉凶而後可以酬酢事變夫神不能自說吉凶與人必俟易始著見是易能祐助於神也

吳必大錄

易惟其顯道神德行故能與人酬酢而祐助夫神化之功也

神德行是說人事那粗做底只是人為若決之於鬼神

德行使神

是淵錄

繫辭中說是故字都是喚加下文起也有相連處也有

不相連處

同上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一

文公易說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十二

宋 朱鑑 撰

繫辭上傳

易有君子之道四至精至變則合做兩箇是它裏而各有

這箇

是淵錄

問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言是取其言以明理斷事如論語上舉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之類否曰是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二

劉礪問以制器者尚其象曰這都難說蓋取諸離字便是
一箇半間半界底字如取諸離蓋不是先有見乎離而後為網罟先有見乎離而後為耜之屬聖人亦只是見魚鼈之屬欲有以取之遂做一箇物事去攔截他欲得耕種見地土硬遂做一箇物事去剔起他却合於離之象合於益之意又曰有取其象者有取其意者
兼節
陳錄
問以上筮者尚其占卜用龜亦使易占否先生曰不用只是文勢如此
林學家錄

問以言者尚其辭及云以動以制器以下筮這以字是指

以易而言否先生曰然又問辭占是一類動制器是一

類所以下文至精分辭占說至變合變家說先生曰然

占與辭是一類者曉得辭方能知得占若與人說話曉

得它言語才見它胃中底蘊變是事之始象是事之已

形者故亦是一類也

林學蒙錄

問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

答曰此是說君子作事問於蓍龜言是命龜受命如響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集

龜受命也

周禮錄

問君子將有為也將有行也問焉而以言其受命也如響

曰此是說君子作事問於蓍龜也問焉以言人以蓍問

易求其卦爻之辭而以之發言處事受命如響則易受

人之命如響之應聲以決未來吉凶也

金古錄

問焉而以言曰若以上下文義推之而以言即是命筮之

辭古人亦大段重命筮之辭但而以言三字表則拘若

作以易之言如所謂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不占只是以

其言言又於上下文不順

參以三數之也伍以五數之也如云什五其民如云或相

什伯非直為三與五而已也蓋紀數之法以三數之則

遇五而齊以五數之則遇三而會故荀子曰窺敵制變

欲伍以參注引韓子曰省同異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

三五之驗以責陳言之實又曰參之以比物五之以合

三而漢書趙廣漢傳亦云參伍其實以類相準皆其義

也易所謂參伍以變者蓋言或以三數而變之或以伍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集

數而變之前後多寡更相反覆以不齊而要其齊如河

圖洛書大衍之數伏羲文王之卦歷象之日月五星章

節紀元是皆各為一法不相依附而不害其相通也綜

宗之義沙隨得之然錯綜自是兩事錯者雜而互之也

綜者條而理之也參伍錯綜又各是一事參伍所以通

之其治之也簡而疏錯綜所以極之其治之也繁而密

問參伍以變錯綜其數曰荀子說參伍處楊倞解之為詳

漢書所謂欲問馬先問牛參伍之以得其實綜如織綜

之綜大抵陰陽奇耦變化無窮天下之事不出諸此成天地之文者若卦爻之陳列變態著見也定天下之象者物象皆有定理足以經綸天下之事也

萬人傑錄

參伍是相牽連之意如參要做五須用添二五要做六須着添一做三須着減二錯綜是兩樣錯是往來交錯之義綜如織底綜一箇上去一箇下來陽上去做陰陰下來做陽如綜相似

是淵錄

問參伍以變先生云既三以數之又伍以數之譬之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四

錢以三數之看得幾箇三丁又以五數之看得幾箇五兩數參合方可看得箇成數曰也是如此或問也不獨是以數算大槩只是參合底意如趙廣漢欲問馬先問牛便只是以彼數來參此數否曰是又曰是恁地數了又恁地數又曰是將這箇去比那箇又曰若其他數猶可添三與五兩數自是參差不齊所以舉以為言又曰這箇是三箇將五來比之便是多了兩箇這箇是五箇將三來比之便是少了兩箇又曰兵家謂觀敵制變欲

伍以參今欲覘敵人之事故教一人探來恁地說又差一箇去探來說得不同便將這兩說相來看是如何以求其實所以謂之欲伍以參

或問經緯錯綜之義先生曰錯是往來底綜是上下底綜便是織機上底古人下這字極仔細但看它那單用處都有箇道理如經綸底字綸是兩條絲相合各有條理凡用綸處便有倫理底義紀字是垂一箇物事下來下面有一箇人接着便謂之紀但看垂字便可見又曰錯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五

綜其數便只是七八九六對八便是東西相錯六上生七為陽九下生八為陰便是上下為綜又曰古人做易其巧不可言太陽數九少陰數八少陽數七太陰數六初亦不知其數如何恁地元來只是十數太陽居一除了本身便是九箇少陰居二除了本身便是八箇少陽居三除了本身便是七箇太陰居四除了本身便是六箇這處古來都不曾有人見得

節義剛錄

參伍以變參字音曹參之參猶言參差底意思譬猶幾箇

物事在這邊逐三數之看是幾箇又逐五數之看是幾

箇又曰若三箇兩是六箇便多了一箇三箇三箇是十箇又少一箇三四又是十二箇也未是三箇五方是十五箇

參伍以變錯綜其數參謂三數之揲者本無二數五數之

法只言交互參者皆有自然之數如三二為九六十三

之類雖不用以揲者而推算變通未嘗不用錯者有迭

相為用之意綜又有總而挈之之意如織者之綜絲也

周禮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錯綜其數本義云錯者交而互之一左一右之謂也問莫

是揲者以左揲右右揲左否曰不特此如乾對坤坎對

離自是交錯又問綜者總而挈之莫合掛扚之數否曰

且以七八九六明之六七八九便是次序然而七是陽

六壓它不得便當檢上七生八八生九九又須檢上便

是一低一昂林學蒙錄

凡言易者多只是指著卦而言著卦何嘗有思有為但只

是扣着便應無所不通所以為神耳非是別有至神在

著卦之外也 卷四 雜論

橫渠云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

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

不疾而速也發於心達於氣天地與吾身共是一圈物

事所謂鬼神者只是自家氣自家心下思慮纔動這氣

即散於外自然有所感通

易所謂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乃指著卦而言之

推之天下萬物無一不如此者初不為心而發而遂不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可以言性也五峰議論似此拘滯處多惜乎不及其時

而扣之反覆窮窮必有至當之論也 卷四 雜論

康節云若非前聖開蒙各幾作人間小丈夫誠哉是言近

讀易傳見得陰陽剛柔一箇道理儘有商量未易以書

見也兩段之疑動靜之說甚佳赤子之心前書已嘗言

之謂言其體則無習愚少長之別今前此似亦未理會

到此試為思之如何來論謂其言非寂然不動與未發

不同為料動靜做不好說似初無此意但言不專此而

言則兼已發感通之用在其元空耳今者只如前書推

明程子之意則亦不須如此分別費力矣朱林擇之

不得其正字非謂心有是四者也遺書云易无思无為也此

戒去作為也向來欲添非字以今觀之似不必然此意

蓋明聖人之所謂無非漠然無所謂也特未嘗作為耳

只此便是天命流行活潑潑地戒之者非聖人之自戒

特以作為為不可耳大抵立言欲寬舒平易云云。答林擇之

易曰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何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也曰无思慮也无作為也其寂然者無時而不感其感

通者無時而不寂也是乃天命之全體用之一源流行

而不息者也疑若不可以時處分矣然於其未發也見

其感通之體於已發也見其寂然之用亦各有當而實

未嘗分焉故程子曰中者言寂然不動者也和有言感

而遂通者也然中和以情性言者也寂感以心言者也

中和蓋所以為寂感也觀言字者字可以見其微意矣

雜著

易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也敬也立大本也感而遂

通天下之故也也義也行達道也答張欽大問目

寂感之說甚佳然愚意要從根本上說來言其有此故能

如此亦似不可偏廢但為字下不著耳今欲易之云有

中有和所以能寂感而惟感所以為中和也如何同上

大易何為者也止以斷天下之疑此言易之書用如此

諸說例蒙印可而未發之旨又其樞要既無異論何慰

如之然比觀舊說却覺無甚綱領因復體察得見此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理須以心為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

條而不紊矣然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為

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

方其靜也事物未出思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

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為體而寂然不動者也

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迭用各有攸

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為用感而遂通者也然

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心之所

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良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入也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无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貞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學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蓋向來之說固未及此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上

而來論曲折雖多所發明然於提綱振領處似亦有未盡又如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喜於此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邪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時察識切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且如灑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存於此而後察之邪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觀矣來教又謂動中涵靜所謂復見天地之心亦所未喻蓋前以復為靜中之動者蓋觀卦象便自可見而伊川先生之意似亦如此來教又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然此二字如佛老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上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二

方有可觀也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仁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為重以義配仁則仁為本爾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來教又謂喜言以靜為本不若遂言以敬為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為本故喜向來輒有是語今若遂易為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為諦當也至如來教所謂要須察夫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為無

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反為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違事絕物閑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

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川先生所謂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二

滲漏也此數句卓然語意俱到謹以書之座右出入觀省然上兩句次序似未甚安意謂易而置之乃有可行之實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恭錄

某看來寂然不動衆人皆有是心至感而遂通處獨聖人能之衆人却不然蓋它雖具此心未發時已自汨亂了思慮紛擾夢寐顛倒可見若無聖人操存之道至感發處如何得會如聖人中節

徐高錄

陳厚之問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曰寂然是體感是用當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二

其寂然時理固在此必感而後發如仁感為惻隱未感時只是仁義感為羞惡未感時只是義可學問胡氏說此多指心作已發曰便是錯了縱使已發感之體固在所謂動中未嘗不靜如此則流行發見而常卓然不可移今只指作已發一齊無本了終日只得奔波急迫大錯了

鄭可學錄

感而遂通感着它卦卦便應它如人來問底善便與說善來問底惡便與說惡所以先儒說道潔靜精微這

般司說得有些意思

是訓錄

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與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本是說易不是說人諸家皆是借來就人上說亦通

李開祖錄

變化之道莫非神之所為也故知變化之道則知神之所為矣易有聖人之道四焉所謂變化之道也觀變玩占可以見其精之至矣玩辭觀象可以見其變之至矣然非有寂然感通之神則亦何以為精為變而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五

成變化之道哉此變化之道所以為神之所為也所以極深者以其幾也所以研幾者以其變也極深研幾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者以其神也此又覆明上文之意復以易有聖人之道四焉者結之也或曰至精至變皆以書言之矣至神之妙亦以書言可乎曰至神之妙固無不在詳攷之文意則實亦以書言之也所謂無思無為寂然不動云者言在冊象在畫著在楨而變未形也至於玩辭觀象而揲著以變則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推而極於天地之大反而驗諸心術之微其一動一靜循環始終之際至神之妙亦如此而已矣嗚呼此其所以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也歟

難著精變神說

問聖言其所行智言其所知聖智兩盡孔子是也若伯夷伊尹柳下惠者其力皆足以行聖人之事而其知不逮孔子故惟能於清和任處知之盡行之至而其它容有所未用然亦謂之聖者以其於此三者已臻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五

其極雖使孔子處之亦不過知之有所未周耳知之未周故伯夷於清則中而於任於和未必中也伊尹柳下惠於任於和則中而於清未必中也易大傳論智常與神相配而中庸稱舜亦以大智目之則智之為言非天下之至神孰能與於此答云此說亦是但易大傳以下不必如此說智有淺深若孔子之金聲則智之極而無不周者也學者則隨其知之所及而為大小耳豈樂以為天下之至神乎

答程淵

易便有那深有那幾聖人用這底來極出那深研出那幾研是研磨到底之意詩書禮樂皆是說那已有底事惟是易說那未有底事研幾是不待它顯著只在那茫昧時都處置了深是幽深通是開通人所以閉塞只為它淺若是深後便能開通人志道理若淺如何開通得入所謂通天下之志亦只似說開物相似所以下一句也說箇成務易是說那未有底六十四卦皆是如此

吳淵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二

深就心上說幾就事上說幾便是有那事了雖是微畢竟是有深在心甚玄與幾在事半微半顯通天下之志猶言開物

開通其

故其下對成務

同上

極出那深故能通天下之志研出那幾故能成天下之務

同上

問繫辭中言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又言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恐此二通字乃所以通達天下之心志使

之通曉如所謂開物之意曰然這般些小道理更無窮問繫辭中極有一兩字難曉處且如極深研幾二字更體不出不知如何曰研幾便是研磨出那幾微處且如一箇卦在這裏便有吉凶有悔有各幾微毫贅處都研磨出來問如何是極深曰要人都曉得至深難見底道理都就易中見得問如所謂幽明之故死生之說鬼神之情狀之類否曰然問如此說則正與本義所謂所以極深者至精也所以研幾者至變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二

也正相發明曰然

楊道夫錄

知至如易所謂極深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這一句略相似能慮便是研幾如所謂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這一句却相似

林夔孫錄

問惟深也惟幾也惟神也此是說聖人能如此否曰此是說聖人亦是易如此若不深如何通得天下之志又曰他恁黑宰地深疑若不可測然其中却事事有又曰事事都有一箇端緒可尋又曰各有箇路脉線

索在裏面所以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研者便是研窮他或問幾曰這便是周子所謂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也

林學蒙錄

子升再問知止與能慮先生昨以此易中深與幾或問中却兼下極深研幾字覺未穩曰當時下得也未子細要之只着得研幾字

幾木之錄

子升問知之便是知至否曰知止就事上說知至就心上說知止知事之所當止知至則心知識無不盡又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二

問知止能慮之別曰知止是知事物所當止之理到得臨事又須研幾審處方能得所止如易所謂惟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此似知止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此便是能慮聖人言語自有不約而同處

同上

因說人心不可狹小其待人物胸中不可先分厚薄有所別異答曰惟君子為能通天下之志放令規模寬闊使人人各得盡其情多少快活

李大雅錄

易本是為卜筮而作古人淳質初無文義故畫卦又以

開物成務故曰夫易何為者也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是故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是故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此易之大意在此

周漢錄

易本欲定天下之志斷天下之疑而已不是要說道理也

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是易之理能恁地而人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二

之上筮又能開物成務曰然

林學蒙錄

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讀繫辭須見得如何是開物如何是成務又如何是冒天下之道須要就卦中一一見得許多道理然後可讀繫辭也蓋易之為書大抵皆是因卜筮而設教逐爻開示吉凶包括無遺如將天下許多道理包藏在其中故曰冒天下之道如利用為依遷國一爻象只曰下不厚事也自此推之則凡居下者不當厚事如子之於父臣之於君僚屬之

於官長皆不可以踰分越職縱可為亦須是盡善方能無過所以有元吉无咎之戒繫辭自大衍數以下皆是說卜筮事若不曉它盡是說又變中道理則如所謂動靜不居周流六虛之類有何憑著今人說易所以不將卜筮為主者只是嫌怕小却這箇道理故憑虛失實茫昧臆度而已殊不知由卜筮而推上通鬼神下通事物精及於無形粗及於有象如包單在此隨取隨得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者又不待卜而後見只是體察使自見吉凶之理聖人作易無不示戒乾卦繞說元亨便說利貞坤卦繞說元亨便說利牝馬之貞大畜卦乾陽在下為艮所畜三得上應又畜極必通故曰艮馬逐可謂通快矣然必艱難貞正又且曰閑輿衛然後利有攸往設若恃良馬之壯而忘艱貞之戒則必不利矣乾之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固是好事然必曰夕惕若厲然後无咎也凡讀易而能句句體驗每存兢懔戒謹

之意則於己為有益不然亦空言爾

周幾錄

心具衆理變化感通生生不窮故謂之易此其所以能開物成務而冒天下也圖神方知變化二者闕一則用不妙用不妙則心有所蔽而明不遍照洗心正謂其無蔽而光明耳非有所加益也寂然之中衆理必具而無朕可名其密之謂歟必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心之宰而情之動也如此立語如何

問張欽夫

古人淳質遇事無許多商量既欲如此又欲如彼無所適從故作易示人以卜筮之事故能通志定業斷疑

所謂開物成務者也

萬人傑錄

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此是說

著龜若不指著龜何以言通之定之斷之

吳必大錄

著之德圓而神止不殺者夫又是從源頭說起不是言

卜筮聖人之心具易之三德故渾然是此道理不煩

用一惠之私便是洗心即是退藏於密者他人無捉

摸他便是寂然不動處吉凶與民同患神以知來知

以滅往皆已具此理但未用之於著龜故曰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神武不殺之言如譬喻謂已具此理却不犯手耳明於天之道以下方說著龜乃是發用處是與神物以前民用蓋聖人已具此理復就著龜上發明之使民亦得以前知也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德即聖人之德又即卜筮以齊戒神明之吳必大錄

著之德圖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六爻之義易以貢著與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卦以德言爻以人言但只是這箇道理在此而已故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只是未見於用所謂寂然不動也下文說神以知來便是以著之德知來智以藏往便是以卦之德藏往洗心退藏言體知來藏往言用然亦只言體用具矣而未及使出處到來處下文是與神物以前民用方發揮許多道理以盡見於用也然前段必結之以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只是譬

喻著龜雖未用而神靈之理具在猶武是殺人底事聖人却存此神武而不殺也周謨錄

是故著之德止不殺者夫此言聖人所以作易之本也著動卦靜而爻之變易無窮未盡之前此理已具於聖人之心矣然物之未感則寂然不動而無朕兆之可名及其出而應物則憂以天下而所謂圓神方智者各見於功用之實矣聰明睿知神武不殺者言其體用之妙也

卷張欽夫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著之德圖而神卦之德方以知六爻之義易以貢今解貢字只得以告人解說但神字知字下得重不知此字如何又下得輕曉不得

林學家錄

聖人以此洗心一段曰聖人心中都無纖毫私意都不假卜筮只是以易之理洗心其未感物也則湛然純一都無一毫之累都更無迹所謂退藏於密及其吉凶與民同患却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是誰會恁地非古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不能如此聖人於天

下自是所當者推所向者伏然而他都不費卜脚又

以神明其德皆是得其理不假其物

是淵錄

曰他都不犯手這便是神武不殺又曰神以知來如

前面一截說易之理未是說到卜筮處後面方說卜筮

明鏡然物事來都看見知以藏往只是見在底事

聖人之心渾只是圓神方知易貢三箇物事更無別

他都識得又曰都藏得在這裏又曰如揲著然當其

物一似洗得來靜潔了前面此字指易之理言武是

未揲也都不知成卦了則事都紆定在上面了便是

殺底物事神武却不殺便如易是卜筮底物事這却

藏往云云下文所以云是以明於天之道察於民之

說卜筮同上

故設為卜筮以為民之鄉導故只是事聖人於此又

以此洗心道只是道理聖人此心虛明自然具眾理潔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三

曰以卜筮而齊戒以神明其德顯道神德字便似這

文公易說

三

神字猶言凶吉若有神陰相之相似都不是自家做

靜精微只是不犯手卦又許多不是安排對副與人

得都却若神之所為又曰這都只退聽於鬼神又曰

看是甚人來自然撞着易如此聖人也如此所以說

聖人之於卜筮其齊戒之心虛靜純一戒謹恐懼都

同上

箇着之德卦之德明其德

只退聽於鬼神同上

聖人以此洗心注云洗萬物之心若聖人之意果若此

易以貢是變易以告人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是以

何不直言以此洗萬物之心乎大抵觀聖賢之言只

加易來洗濯自家心了便沒些私意小智在裏許聖

作自己作文有如本說洗萬物之心却止云洗心於

人便似那易了不假着龜而知卜筮所以說神武而

心安手萬人傑錄

聖人以此洗心此字指着卦之德六爻之義而言洗心

言聖人玩此理而默契其妙也退藏於密但言未感物之時耳及其吉凶與民同患則所用者亦此理而已其所以知來者向之所謂圓而神者也其所以藏往者向之所謂方以知者也神武不殺言聖人之不假卜筮而知吉凶也是以明於天之道以下乃言教民卜筮之事而聖人亦未嘗不敬而信之以神明其德也此章文義只如此程先生說或是一時意到而言不暇考其文義今但玩味其意別有可也若牽合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二

經旨則費力矣

答王遇

問竊謂聖人既已玩易而默契其妙自然退藏於密吉凶與民同患更無先後之可言答云理固無先後然時與事則不能無先後之殊矣此等處須子細看實理會不可一向掠空向上去無收殺也

洗心聖人玩辭觀象理與心會也齊戒聖人觀變玩占臨事而敬也

荅何編

退藏於密時固是不用這物事吉凶與民同患也不用

這物事用神而不用著用知而不用卦全不犯手退藏於密是不用事時到它用事也不犯手事未到時先安排在這裏了事到時恁地來恁地應

是淵錄

神以知來知以藏往一卦之中凡爻辭所載皆是已著

底道理此藏往也占得此爻却因已見底道理以推

未來底事便是知來

吳必大錄

人有盡記得一生以來履歷事者此是智以藏往否曰

此是魄強所以記得多

康能明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二

古人之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者夫如譬喻說相似

萬人

錄

問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天之道便是民之故否曰到得極固只有一箇道理看時須做兩處看方看得周匝無虧欠處問天之道只是福善禍淫之類否曰如陰陽變化春何為而生秋何為而殺夏何為而暑冬何為而寒皆要理會得問民之故如君臣父子之類是否曰凡民日用皆是若只理會得民之故却

理會不得天之道便即民之故亦未是在到得極時

固只是一理要之須是都看得匪始得

楊道夫錄

是以明於天之道止以前民用此言作易之事也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此言用易之事也齊戒敬也聖人無一時一事而不敬此特因卜筮而言尤見其精誠之至如孔子所慎齊戰疾之意也湛然純一之謂齋肅然警惕之謂戒玩此則知所以神明其德之意也

答張敬夫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二

三

又問是以明於天之道而察於民之故曰聖人見得天道又知得人事都是這箇道理看見著龜之靈都包得這道理於是作為卜筮使民人因卜筮皆知得道理都在這裏面了

林學蒙錄

或問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明察之義有深淺否曰察深於明明只是大照明得這箇道理爾又問此與孝經事人明地察之義如何曰這箇明察又別此察字却訓著字訓昭字事父孝則事天之道昭明事母孝則

事地之道察著孟子所言明察與易繫明於天之道

察於人之故同

金大鶴錄

是與神物以前民用此言有以開民使民皆知前時民皆昏塞吉凶利害是非都不知因這箇開了便能如神明然此便是神明其德又云民用之則民神明聖人用之則自神明其德著之德以下三句是未涉於用聖人以此洗心是得此三者之理而不假其物這箇是有那神以知來知以藏往

是淵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二

三

明道愛舉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一句雖不是本文意思要之意思自好因再舉之直卿問此恐是君子篤恭而天下平之意曰否只如上蔡所謂敬是常惺惺法問此恐非是聖人分上事曰便是說道不是本文意思要之自好言畢再三誦之

楊道夫錄

先生問義剛近來全無所問不知做甚工夫義剛對曰數日偶見遺書看數段入心遂來與看數日先生曰遺書錄明道語多有只載古人全句不添一字底如

曰思無邪如曰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皆是亦有重出者是當時舉此句教人去思量先生語至此整容兩誦聖人以此齊戒以神明其德夫曰便是聖人也聖神明這箇本是一箇靈聖底物事自家齊戒使會靈聖不齊戒使不靈聖古人所以七日戒三日齊胡叔器問齊戒只是敬否先生曰也是敬但齊較詳於戒湛然純一之謂齊肅然警惕之謂戒到湛然純一時那肅然警惕也無了黃義剛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三

問是故闔戶謂之坤一段只是這一箇物以其闔謂之坤以其闢謂之乾以其闔闢謂之變以其不窮謂之通以其發見而未成形謂之象以其成形則謂之器聖人脩明以立教則謂之法百姓日用則謂之神曰是如此又曰利用出入有便是民生日用都離不得他又曰民之於易隨取而各足易之於民周徧而不窮所以謂之神所謂活潑潑地便是這處林學家以闔闢乾坤理與事皆如此書亦如此這箇則說理底意

思多知體成性橫渠說得別它道是聖人成得箇性衆人性而未成是剛錄

郭先生說見乃謂象有云象之在道乃易之在太極其意思是說道念慮才動處有箇做主宰底然看得緊辭本意只是說那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底意思幾雖是未形然畢竟是有箇物了是淵錄

問或問龜山子罕言利如何是利龜山曰都一般如利用出入之利皆是此說似可疑曰易所言利字謂當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三

做底若放於利而行之利夫子誠罕言二利字豈可

言一般吳必大錄

問易有太極曰自今觀之陰陽由太極也推本而言則

太極生陰陽也童伯羽錄

問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答云

此太極却是為畫卦設當來畫卦前太極只是一箇渾淪底道理裏面包含陰陽剛柔奇耦無所不有又畫一奇一耦是生兩儀再於一奇畫上加一耦此是

陽中之陰又於一奇畫上加一奇此是陽中之陽又於一耦上加一奇此是陰中之陽又於一耦上加一耦此是陰中之陰是謂四象所謂八卦者一象上有兩卦每象各添一奇一耦便是八卦某嘗問一朋友說一為儀二為象三為卦四象如春夏秋冬金木水火東西南北無不可推矣

周禮錄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即所謂易也但先倒說此一句故曰易有太極

劉砥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易說三條昨亦思之此上下文本是通貫前此求其說而不得故各自為說而不能相通耳洗心齋戒特觀象玩辭觀變玩占之大者但方其退藏而與民同患之用已具及其應變則又所以齋戒而神明其德此則非聖人不能與精義致用利用崇德亦頗相類此下所言闔闢往來乃易之道易有太極則承上文而言所以往來闔闢而無窮者以其有是理耳有是理則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兩而生三四而生八

至於八則三變相因而三才可見故聖人因之畫為八卦以形變易之妙而定吉凶至此然後可以言書耳前所謂易有太極者恐未可以書言也愚意如此不審如何

荅蔡元定

易有太極便是下面兩儀四象八卦自三百八十四爻摠為六十四自六十四摠為八卦自八卦摠為四象摠為兩儀自兩儀摠為太極以物喻之易之有太極如木之有根浮圖之有頂但木之極浮圖之極是有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形之極太極却不是一物無方所頓放是無形之極故周子曰无極而太極是他說得有功處然太極所以為太極者却不離乎兩儀四象八卦如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指陰陽為道固不可而道則不離乎陰陽也

吳必大錄

六月一日林黃中侍郎來見論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就一卦言之全體為太極內外為兩儀內外及互體為四象又顛倒取為八卦先

生曰如此則不是生却是包也始畫卦時只是箇陰陽奇耦一生兩兩生四四生八而已方其為太極未有兩儀也由太極而後生兩儀方其為兩儀未有四象也由兩儀而後生四象方其為四象未有八卦也由四象而後生八卦此之謂生若以為包則是未有太極已先有兩儀未有兩儀已先有四象未有四象已先有八卦矣林又曰太極有象且既曰易有太極則不可謂之無濂溪乃有無極之說何也先生曰有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

三

太極是有此理無極是無形器方體可求兩儀有象太極則无象林又曰三畫以象三才先生曰有三畫方看見似箇三才模樣非故畫以象之也李開祖錄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曰人到疑而不能決處便放倒了不肯向前既得卜筮知其吉凶自然勉勉住不得則其所以亹亹者是卜筮成之也吳必大錄問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聖人設問之辭曰也是如此言是不足以盡意故立象以盡意書是不足以盡言

故因繫辭以盡言又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是元舊有此語又曰立象之盡意不獨見聖人有這意思寫出來自是他象上有這意設卦以盡情偽不成聖人有情又有偽自是卦上有這情偽但今曉不得那處是偽如下繫云中心疑者其辭技誣善之人其辭游也理會他不得不知如何是支不知那卦中那處見得如此沉思之久曰看來情偽只是箇好與不好如剥五陰只是要害一箇陽這是不好底情便是偽如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

三

復如臨便是好底卦便是真情林學家錄問立象設卦繫辭是聖人發其精意以見於書變通鼓舞是聖人推而見之於事否曰是同上

問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一章立象盡意是觀奇耦兩畫包含變化無有窮盡設卦以盡情偽謂有一奇一耦設之於卦自是盡得天下情偽繫辭便斷其吉凶變而通之以盡利此言占得此卦陰陽老少交變因其變便有通之之理鼓之舞之以盡神未占得則有所

疑既占則無所疑自然使得人脚輕手快行得順使如大衍之後言顯道神德行是故可與酬酢可與佑神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是鼓之舞之之意乾坤其易之緼邪乾坤成列而易又立乎其中這又只是言立象以盡意設卦以盡情偽易不過只是一箇陰陽奇耦千變萬變則易之體立若奇耦不交變奇純是奇耦純是耦去那裏見易易不可見則陰陽奇耦之用亦何自而辨問在天上如何曰關天地甚麼事此皆是說易不外奇耦兩物而已化而裁之謂之變推而行之謂之通這是兩截不相干化而裁之屬前項事謂漸漸化去裁制成變則謂之變推而行之屬後項事謂推而為別一卦了則通行無礙故為通舉而措之天下謂之事業便只是定天下吉凶成天下亹亹者極天下之亹亹存乎卦體之中備陰陽變易之形容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是說出這天下之動如鼓之舞之相似卦即象也辭即又也大

抵易只是一箇陰陽奇耦而已此外更有何物神明一段却是與形而上之道相對說自形而上謂之道說至於變通事業却是自至約處說入至粗處去自極天下之隨者存乎卦說至於神而明之則又是由至粗上說入至約處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則說得又微矣范元裕錄

問變而通之如禮樂刑政皆天理之自然聖人但因而為之品節範防以為教於天下鼓之舞之蓋有以作興振起之使之遷善而不自知否曰鼓之舞之使無所用自是聖人教化如此又曰政教皆有鼓舞之但樂占得分數較多自是樂會得會得而不自知因舉橫渠云云巫風其鼓舞之盡神者歟巫字從工兩邊入字是取象其舉袖巫者祀神如舞雩之類甘須舞蓋以通暢其和氣達於神明變而通之以盡利鼓之舞之以盡神立象設卦繫辭皆謂卜筮之用而天下之人方知所以避凶趨吉奮然

有所興作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之意故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蓋莫大乎蓍龜猶懼迫天下之人勉之為善相似周禮錄

又問鼓之舞之以盡神又言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鼓舞恐是振揚發明底意思否曰然蓋提撕警覺使人各為其所當為也如初九當潛則鼓之以勿用九二當見則鼓之以利見大人若無辭則都發不出道揚

大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三九

鼓之舞之以盡神亦如成天下亹亹之義鼓舞有發動之意鼓天下之動者存乎辭因易之辭而知吉凶後如此吳必大錄

乾坤其易之緼邪緼之緼是箇胎骨子萬人傑錄

乾坤易之緼向論衣敝緼袍緼是綿絮胎今看此緼字

正是如此取義易包有此理乾坤即是體骨吳必大錄

乾坤其易之緼邪止乾坤或幾乎息矣自易道統體而

言則乾陽坤陰一動一靜乃其緼也自乾坤成列而

觀之則易之為道又不在乾坤之外惟不在外故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然易不可見則乾自乾坤自坤故又曰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矣卷張欽夫問

問乾坤其易之緼邪曰緼是袍中之胎骨乾坤成列便是乾一先二離三震四卦都成列了其變易方立其中若只是一陰一陽則未有變易在又曰有這卦則有變易無這卦便無這易了又曰易有太極則以易為主此一段文意則以乾坤為主林學家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三九

問乾坤成列而易立乎中是謂兩畫之列是說八卦之列曰兩畫也是列八卦也是列六十四卦也是列同上

乾坤成列易立乎其中只是說乾坤二卦易是易之書

與天地定位而易行乎其中不同天地定位却是說

易之道理吳必大錄

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只是陰陽卦畫沒這幾箇卦畫

憑箇甚寫出那陰陽造化何處更得易來這只是反

覆說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只是說揲蓍求卦

更推不去說做造化之理息也得不着前說較平穩

是淵錄

無極齋記發明義理之本原正名實於毫釐幾忽之際
非見之明玩之熟詎能及此然其間有曰易姑象其
機詩書禮樂姑陳其用蓋竊謂姑者且然而非實之
辭也夫易之象其機詩書禮樂之陳其用皆其實然
而不可易者宜且然而非實之云乎又有曰髣髴曰
強名曰假狀凡此皆近乎老莊渾淪淪淪之說以六

欽定四庫全書

易

卷一百一十五

經語孟效之凡聖人之言皆慙實而精明平易而淵
奧似或不如是也又有曰禮樂政事典謨訓誥皆斯
齋之上直耳土直之言亦出於莊周識者固已議之
今祖其言以為是說則是道有精粗內外之隔此恐
未安又曰老兮釋兮付諸大鈞範圍之初語意隱奧
亦所未喻又曰西伯不識不知仲尼母意母氏姦蓋
乾坤毀無以見易易不可見乾坤或幾于息矣其稿
謂詩人之稱文王雖曰不識不知然必繼之曰順帝

欽定四庫全書

易

卷一百一十五

之則孔門之稱夫子雖曰母意母氏然後之得其傳
者語之必曰絕四之外必有事焉蓋體用相循無所
偏滯理固然也且大傳所謂易不可見則乾坤息者
乃所以明乾坤即易易即乾坤乾坤無時而毀則易
無時而息爾恐非如所引終篇之意乃類於老氏復
歸於無物之云也若夫中庸之終所謂無聲無臭乃
本於上天之載而言則聲臭雖無而上天之載自顯
非若今之所云并與乾坤而無之也此恐於道體有
害自所謂求仁之端者推之則可見矣 答江元通
問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如何分形器曰
形而上者是理才有作用便是形而下者問陰陽如
何是形而下者曰一物便有陰陽寒煖生殺皆見得
是形而下者事物雖大皆形而下者堯舜之事業是
也理雖小皆形而上者 錢本之錄
先生云橫渠說道止於形器中揀箇好底說耳謂消為
道則濁之中果非道乎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未免

有兩截之病聖人不如此說如曰形而上者謂之道

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萬人傑錄

形而上者形而下者形以上底虛渾是道理形以下底

實便是器這箇分別得精切明道說只是這箇截得

上下最分明又曰形是這形質以上便為道以下便

為器這箇分別得最親切故明道云惟此語截得上

下最分明晏淵錄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上底虛渾是道理形而下者謂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二

四

之器形而下底實便是器這箇分別得精切明道語

截得上下最分明蕭休錄

形是這形質以上便為道以下便為器這箇分得最精

切故明道云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安土敦乎仁

故能愛此語最密黃義明錄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這箇在人看指器

而謂道固不得離器而求道亦不得且如大是器自

有道在裏林慶錄

器亦道道亦器也道未嘗離乎器道只是器之理這人

身是器語言動作便是人之理理只在器上理與器

未嘗相離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道是道理事事物

物皆有箇道理器是形迹事事物物亦皆有箇形迹

有道須有器有器須有道有物必有則葉賀孫錄

可見底是器不可見底是道理是道物是器

問形而上者謂之道一段只是這一箇道理但即形器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二

四

之本體而不離乎形器則謂之道就形器而言則謂

之器聖人因其自然化而裁之則謂之變推而行之

則謂之通舉而措之則謂之事業裁也行也措也都

只是裁行措這道曰是

伊川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渾著如此

說這是伊川見得分明故云渾著如此說形而上者

是理形而下者是物如此開說方見分明如此了方

說得道不離乎器器不違乎道處如為君須止於仁

這是道理合如此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這是道理合如此今人不解恁地說便不索性兩邊說怎生說得通

兼賀孫錄

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形而上者指理形而下者指事物而言事物物皆有其理事物可見而其理難知即事即物便要見得此理只是如此看但要真實於事物上見得這箇道理然後於已有並為人君止於仁為人子止於孝必須就君臣父子上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四

見得此理大學之道不曰窮理而謂之格物只是使人就實處窮竟事物物上有許多道理窮之不可不盡也

周漢錄

天地形而下者天地乾坤之形殼乾坤天地之性情

子錄

方

化而裁之存乎變推而行之存乎通裁是裁截之義謂如一歲裁為四時一時裁為三月一月裁為三十日一日裁為十二時此是變也又如陰陽而爻自此之

彼自彼之此若不截斷則豈有定體通是通其變將已裁定者推而行之即是通謂如占得乾之履便是九三如乾乾不息則我所行者以此而措之於民則謂之事業也

吳必大錄

問易中多言變通通字之義如何曰處得恰好處便是通問往來不窮謂之通如何曰處得好便不窮不通便窮問推而行之謂之通如何曰推而行之便是就這上行將去且如亢龍有悔是不通了處得來无悔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四

便是通變是就時就事上說通是就上面得行處說故曰通其變只要常教流通不窮問如富貴貧賤夷狄患難這是變行乎富貴行乎貧賤行乎夷狄行乎患難至於無入而不自得便是通否曰然

陽道大錄

橫渠說化而裁之謂之變一句說得好不知本義中有

否曰無但尋常看此一句只如自初九之潛而為九

二之見這便是化就他化處截斷便是變曰然化是

箇疊疊地去有漸底意思且如而今天氣漸漸地涼

將去到得立秋便截斷這以後是秋便是變問如此則裁之乃人事也曰然

楊通夫錄

化而裁之存乎變只在那化中裁截取便是變如子丑寅卯十二時皆以漸而化不見其化之迹及亥後子時便截取是屬明日所謂變也

萬人傑錄

化而裁之化是因其自然而化裁是人為變是變了他

且如一年三百六十日湏待一日日漸次進去到那滿時這便是化自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聖人去這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四

裏截做四時這便是變化不是一日內便頓然恁地

人之進德亦如此三十而立不到那三十時便立湏

從十五志學漸漸化去方到橫渠云這裏說做化而

裁之便是這意陰變而趨於剛剛變而趨於柔與這

箇意思也只一般自陰來做陽其勢浸長便覺突兀

有頭面自陽去做陰這只是漸漸消化去這變化之

義亦與鬼神屈伸相似

是淵錄

問上云化而裁之謂之變下云化而裁之存乎變如何

分曰上文化而裁之便喚做變下文是就這變處見

得化而裁之如自初一日至于三十日便是化到這

三十日截斷做一月明日便屬後月便是變便是化

而裁之到這處方見得又曰星辰運行無頃刻停息

若逐時紀之自不勝其紀以昏旦紀之則一日差一

度然亦記不得所以只於逐月裁斷道昏某中旦某

中逐日便是化到這一月處便是變又曰化而裁之

方是分下頭項推而行之便是見於事如堯典分命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四

義和許多事便是化而裁之到敬授人時便是推而

行之

林學家錄

化而裁之存乎變只在那化中裁截取便是變如子丑

寅卯十二時皆以漸而化不見其化之迹及亥從

子時便截取是屬明日所謂變也

沈惺錄

化是漸自子至亥漸漸消化以至於無變則有階段可

見如晝夜之分橫渠說化而裁之謂之變處一段甚

好

必大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十三

宋 朱鑑 撰

繫辭下傳

問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象只是乾兌離震之象未說到天地雷風處否曰是然八卦成列是做一項看象在其中又是逐箇看問曰成列自是一奇一耦畫到三畫處便是成列其中逐一分便有乾兌離震之象否曰是

林學家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十三

問八卦成列只是說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先生解更云之類如何曰所謂成列者不止只論此橫圖若乾南坎北又是一列所以云之類同上

問剛柔相推變在其中矣繫辭焉而命之動在其中矣變字是揲卦爻之有往來相錯者言動字是專指占者所值當動底爻象而言否先生云變是就剛柔交錯而成卦爻上言動是專主當占之爻言如二爻變則占者以上爻為主這上爻便是動如五爻變一爻不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十二

文公易說卷十二

變則占者以不變之爻為主則這不變底便見動處

也同上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此兩句亦相對說

剛柔者陰陽之質是移易不得之定體故謂之本若

剛變為柔柔變為剛便是變通之用

吳必大錄

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趨時者也便與變化者進退之象也剛柔者晝夜之象也是一樣剛柔兩箇是本

變通便只是其往來者

林學蒙錄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說

二

問貞勝貞觀貞明張程之說孰是曰伊川解貞作常者

為是吉凶二者不是吉便是凶常須一件勝故曰貞

勝貞所以訓常者易傳解此字處多云正國固乃常

也為正字盡貞義不得故又着一固字謂如雖是正

又必常固守之然後為貞四德貞字屬五常智字孟

子云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徒知弗能守之亦

不可便是正固之義大抵屬北方者便有二義如冬

至前四十五日屬今年後四十五日屬明年子時前

四刻屬今日後四刻屬明日艮終始萬物青龍白虎

朱雀皆一物元武便二物此殊好笑

吳必大錄

問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

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其義如何曰貞只是

常吉凶者貞勝者也吉凶常相勝者也吉凶常相勝

不是吉勝凶便是凶勝吉二者常相勝故曰貞勝天

地之道則常示日月之道則常明天下之動貞夫一

者也天下之動雖不齊常有一箇是底故曰貞夫一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說

三

陰符經云自然之道靜故天地萬物生天地之道浸

故剛柔勝若不是極靜則天地萬物不生浸者漸也

天地之道漸漸消長故剛柔勝此便是吉凶貞勝之

理這必是一箇識道理人說其他多不可曉似此等

處特然好

陳文蔚錄

因論張子貞勝之說雖非經意然其說亦自好便只看

得他此說有甚不可大凡看人解經雖有與經意稍

遠然其說是底自是一說不可廢他不特後人雖有

時已如此文王重卦乾元亨利貞只是云大亨利貞

守正而已夫子却自分作四德今看文王卦辭當看

文王意思夫作文言當看夫子意思豈可以一說為

是一說為非

吳必大錄

先生說吉凶之道貞勝者也言吉凶常相勝如陰勝陽

陽勝陰之類更相為勝

蔡念成述李燾所聞

吉凶者貞勝者也貞猶常也吉則勝凶則勝吉理自

如此因說貞字兼正固二義惟程子發明之因云凡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四

屬北者皆兼二義如冬至前一半屬今年後一半屬

明年又如夜半子時前一半屬今日後一半屬明日

甚有肖北方玄武龜蛇之象

萬人傑錄

問吉凶者貞勝者也貞字便是性之骨子曰常性他便

是他本如此猶言附子者貞熱者也龍腦者貞寒者

也天下只有箇吉凶常相往來陰符經云自然之道

靜故萬物生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此語極道得妙

靜能生動浸是漸漸性地消去了又漸漸長天地之

道便是常性地示人

吉凶者貞勝者也這兩箇物事常相勝一箇吉便有一

箇凶在後面天地間一陰一陽如環無端便是相勝

道理

黃顯子錄

吉凶者貞勝者也這一句最好看這箇物事常在這裏

相勝一箇吉便有一箇凶在後面來這兩箇物事不

是一定住在這裏底物各以其所正為常正是說他

當然之理蓋言其本相如此也與利貞之貞一般所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五

以說利貞者性情也橫渠說得這箇別他說道貞便

能勝他如則字下文三箇貞字說不通這箇只是說

吉凶相勝天地間一陰一陽如環無端便是相勝底

道理陰符經說天地之道浸故陰陽勝浸字最下得

妙天地間不陡頓性地陰陽勝又說那五箇事在這

裏相生相尅曰五賊在心施行於天用不好心去看

他便都是賊了五賊乃言五性之德施行於天言五

行之氣陳子昂感遇詩亦畧見得這般意思大槩說

相勝是說他常底他以本相為常

天地以生物為心此語恐未安蓋竊謂此語恐未有病
蓋天地之閒品物萬形各有所事惟天確然於上地
隤然於下一無所為只以生物為事故易曰天地之
大德曰生而程子亦曰天只是以生為道其論復見
天地之心又以動之端言之其理亦已明矣然所謂
以生為道者亦非謂將生來做道也凡若此類恐當
且認正意而不以文害詞則辨詰不煩而所論之本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三
文公易說
指得矣 答張欽夫

先生問曰如何是爻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如何分或
曰陰陽老少在分著據卦之時而吉凶乃見於成卦
之後曰也是如此然內外字猶言先後微顯

功業見乎變是就那動底爻見得這功業字似吉凶生

大業之業猶言事變庶事相似林學蒙錄

聖人之情見乎辭下連接說天地之大德曰生此不是
相連乃各自說去聖人之大寶曰位後世只為這兩

箇不相對有位底無德有德底無位有位則事事做
得是洞錄

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是三大繫是辨別是非理財言
你底還你我底還我正辭言是底說是不是底說不
是猶所謂正名同上

問人君臨天下大小事只是理財正辭如何曰理財是
因上文而言聚得許多人在這裏無財何以養之有
財不能理又使不得正辭便是分別是非又曰教
化便却在正辭裏面了林學蒙錄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三
文公易說

仰則觀象於天一段只是陰陽奇耦李開祖錄
三五之目不可考古事類此者多矣豈必其是非邪但
既有是名號則必有是人易大傳但舉其制作之或
者而言耳如漢人但言高祖考文宣可使謂其間無
惠帝邪與李壁書

所論五帝紀所取多古文高書及大戴禮為主為知所
考信者然伏羲神農見易大傳乃孔聖之言而八卦

列於六經為萬世文字之祖不知史遷何故乃獨遺而不錄遂使史記一書如人有身而無首此尚為知所考信者邪

答呂祖倫

古者伏羲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那時未有文字只是仰觀俯察而已想得聖人心細難以鳥獸羽毛之微也盡察得有陰陽今人心粗如何察得或曰伊川見兔曰察此亦可以畫卦便是此義曰就這一端上亦可以見耳凡草木禽獸無不有陰陽鯉魚脊上有三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三

八

十六鱗

陰龍

八十一鱗

陽龍

不曾見鱗魚必有之又

龜背上文中間一簇成五段文兩邊各排四段共成

八文又八文之外兩邊周圍共有二十四段中間五

段者五行也兩邊排八段者八卦也周圍二十四段

者二十四氣也箇箇如此又如草木之有雌雄銀杏

桐楮牝牡麻竹之類皆然又樹木向陽處則堅實其

背陰處必虛軟男生之伏女生之偃且死於水也亦

然豈男陽氣在背女陽氣在腹

揚子雲太玄云觀龍虎之文與龜鳥之象

謂二十八宿也

沈綱錄

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身遠取物仰觀天俯察地只是一箇陰陽聖人看這許多般事物都不出陰陽兩字便做河圖洛書也只是陰陽粗說時即是奇耦聖人却看見這箇上面都有那陰陽底道理故說道讀易不可徒逼拶它歐公只是執定那仰觀俯察之說便與河圖相礙遂至不信它

朱淵錄

道夫問近取諸身百理皆具此言人之一身與天地相通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三

九

流通無一之不相

似至下面言屈伸往來之義只於

鼻息間見之却只是說上意一脚

否曰然又問屈伸

往來只是理自如此亦猶一闔一

闔闔為闔之基闔

為闔之基否曰氣雖有屈伸要之方伸之氣自非既

屈之氣氣雖屈而物亦自一面生出此所謂生生之

理自然不息也

楊道夫錄

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萬物之情盡於八卦而震巽坎離艮兌又抱於乾坤曰動曰陷曰止皆健底

意思曰麗曰說曰入皆順底意思聖人下此八字極狀得八卦情性盡

吳必大錄

問斷木為耜採木為耒蓋取諸益本義云上入下動於爻卦義則是於取象有所未曉曰耜乃今之鐮耒乃鐮柄雖是下入必竟是上面用力方得入

蓋取諸益等蓋字乃模樣是佳地

黃帝堯舜氏作到這時候合當如此變易窮得則變道理亦如此垂衣裳而天下治是大變他以前底事了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十

十三卦是大槩說則這幾箇卦也自難曉

是淵錄

通其變使民不倦須是得一箇人通其變若聽其自變如何得

葉賀孫錄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天下事有古未之為而後人為之因不可無者此類是也如年號一事古所未有後來既置便不可廢胡文定却以後世建年號為非以為年號之美有時而窮不若只作元年二年三年也此殊不然三代以前事迹多有不可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後如何

沈闕錄

結繩今溪洞諸蠻猶有此俗又有刻板者年月日時以至人馬糧草之數皆刻板為記都不相亂

同上

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象者材也爻也者效天下之動也易者象也是總說起言易不過只是陰陽之象下云像也材也天下之動也則皆是說那上面象字

林學履

成

林學履問易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四句莫只是解箇象

字否曰象是解易字像又解象字材又是解文字未

句意亦然黃義剛錄

易也者象也象也者像也只是髣髴說不可求得太深
程先生只是見得道理多後却將來寄搭放上面錄

錄

問爻也者效此者也是效乾坤之變化而分六爻象也

者像此者也是象乾坤之虛實而為奇耦曰象此效

此便是乾坤又曰象便只是象其奇耦林學蒙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三

問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曰陽

卦三畫所以多陰陰卦四畫所以多陽因為之說曰

陽卦宜多陽而反多陰陰卦宜多陰而反多陽其故

何也蓋陽卦之數必五奇數也奇則陰畫自多陰卦

之數必四耦數也耦則陽畫自多其多陰多陽皆自

然而然非人力之所能參也先生曰是

二君一民試教一箇民而有兩箇君看是甚模樣是淵錄

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聖人未嘗不教人思只是不可憧

憧這便是私了感應自有箇自然底道理何必思他

若是義理不可不思同上

或問易傳說感應之理謂凡有動皆為感應則必有應

而應復為感而感復有應如何曰如日往則感得那

月來月往則感得那日來寒往則感得那暑來暑往

則感得那寒來一感一應一往一來其理無窮感應

之理是如此曰此以感應之理言之非有情者云有

動皆為感似以有情者言曰父慈則感得那子愈孝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三

子孝則感得他父愈慈其理亦只一般陳文蔚錄

憧憧往來往來自不妨如暑往寒來日往月來皆是常

理只看箇憧憧字便闡了唐應明錄

問天下同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何故不云殊塗而同

歸百慮而一致曰也只一般但他是從上說下自合

如此又問曰此章意言萬變雖不同然皆一理之中

所自有底不用安排曰此只說得一頭尺蠖若不屈

則信不得龍蛇若不蟄便不伏得氣如何存得身精

義入神疑其與行處不相關然而見得道理通徹乃所以致用利用安身與崇德不相關然而動作得其理則德自崇天下萬事萬變無有不感通往來之理又曰日往則月來一段乃承上文憧憧往來而言往來皆人所不能無者但憧憧則不可

陳同父祭東萊文云在天下無一事之可少而人心有萬變之難明先生曰若如此則雞鳴狗盜皆不可無因衆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天下何思何慮同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三

歸而殊途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又云同父在

利欲膠漆盆中

李開祖錄

天下何思何慮一段此是言自然而然如精義入神自

然致用利用安身自然崇德

甘節錄

天下何思何慮便是先打破那思字却說那同歸殊塗

一致百慮又再說天下何思何慮謂何用如此憧憧

往來而為此朋從之思也日月寒暑之往來尺蠖龍

蛇之屈伸皆是自然底道理不往則不來不屈則不

能伸也今之為學亦只是如此精義入神用力於內乃所以致用乎外利用安身求利於外乃所以崇德於內只是如此做將去雖至於窮神知化地位亦只是德盛仁熟之所致何思何慮之有

周諤錄

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而今尺蠖蠱子屈得一寸便能伸得一寸來許他之屈乃所以為伸龍蛇於冬若不蟄則凍殺了其蟄也乃所以存身也精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三

義入神乃所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乃所以崇德也欲罷不能如人行步左脚起了不由得右脚不起所謂過此以往來之或知也若是到那窮神知化則惟是德之盛也方能

黃義剛錄

寓閩前夜先生所答一之動靜處曾舉云譬如與兩人同事須是相教始得寓看來靜却教得動不知動如何教得靜曰人須通達萬變心常湛然在這裏亦不是閉門靜坐塊然自守事物來也須去應應了依然

是靜者事物來應接也不難便是安而後能慮動了
靜靜了動動靜相生循環無端如人之嘘吸若只管
噓氣須絕了又須吸若只管吸氣無去處便不相接
了噓之所以為吸吸之所以為噓尺蠖之屈以求伸
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屈伸消長闔闢往來其幾不
曾停息大處有大闔闢小處有小闔闢大處有大消
息小處有小消息此理萬古不易如目有瞬時亦豈
能常瞬定又須間不能常間定又須瞬瞬了又間間
了又瞬至纖至微無時不然又問此說相救是就義
理處說動靜不知就應事接物處說動靜如何曰應
事得力則心地靜心地靜應事分外得力便是動救
靜靜救動其本只在湛然純一素無私心始得無私
心則動靜一齊當理才有一毫之私便都差了
徐寓錄
居父問動靜交相養之理靜可能養動動如何能養靜
曰人亦須先能通達萬變方能湛然純一東坡云定
之生慧不如慧之生定這說亦好且如艮其止止其

所也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止於仁敬者靜
也要止於仁與敬者便是動也只管是一動一靜循
環无端所以謂動極復靜靜極復動如人之嘘吸若
噓而不吸則氣須絕吸而不噓亦必應滯噓者所以
為吸之基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大凡這箇
都是屈一伸一消一息一往一來一闔一闢大底
有大底闔闢消息小底有小底闔闢消息皆只是此
一箇道理
劉砥錄
尺蠖屈便要求伸龍蛇蟄便要存身精研義理無毫釐
絲忽之差入那神妙處這便是要出來致用外面用
得利而身安乃所以入來自崇已德致用之用即是
利用之用所以橫渠云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
外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事豫吾內言曾到
這裏面來
夏淵錄
且如精義入神如何不思那致用底却不心思致用底

是事功是效驗同上

入神是到那微妙人不知得處一事一理上同上

巖子問橫渠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求字似

有病便有箇先獲底心精義入神自然是能利吾外

何待於求曰然當云所以利吾外也李又曰解此已上四節都是

說或卦蓋只是自家感之它便應非是有心於求人之應也如上文往來屈伸皆是此意

豫先知也事未至而先知其理之謂豫凡事豫則立不

豫則廢橫渠曰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又曰精義入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三

神者豫而已矣皆一義也沈備錄

問橫渠說精義入神一條曰入神是入至於微妙處此

却似向內做工夫非是作用於外然乃所以致用於

外也故其常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

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

豫而已橫渠可謂精義入神橫渠云氣有陰陽推行

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伊川先生說神化等却不

似橫渠較說得分明葉賀孫錄

易中說精義入神以致用也義至於精則應事接物之

間無非一義不問小事大事千變萬化改頭換面出

未自家應副他如利刀快劍相似迎刃而解件件判

作兩邊去同上

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

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只是這一箇非

於崇德之外別有箇德之盛也做來做去做到徹底

便是輔廣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三

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

至於此則凡所作為皆出於私意之鑒冥行而已雖

使或中君子不貴也谷程洵

銖問諸家所說時中之義惟橫渠說所以能時中者其

說得之時中之義甚大須精義入神始得觀其會通

以行其典禮此方真是義理也行其典禮而不達會

通則有時而不中者矣君子要多識前言往行以畜

其德者以其看前言往行熟則自能見得時中此是

窮理致知功夫惟如此乃能擇乎中庸否先生曰此說亦是橫渠行狀述其言云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它意謂須先說得分明然後方行得分明今人見得不明故說得儻倘如何到行處分明

董錄

精義二字聞諸長者所謂義者宜而已矣物之有宜有不宜事之有可有不可吾心處之知其各有定分而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三

子

不可易所謂義也精義者精諸此而已矣所謂精云者猶曰察之云爾精之之至而入於神則於事物所宜毫釐委曲之間無所不悉有不可容言之妙矣此所以致用而用无不利也

答江元道

近世為精義之說莫詳於正蒙之書而五峰胡先生者

名宏字

仁仲

亦曰居敬所以精義也此言尤精切簡當深可玩味恐執事未以為然則試直以文義考之精義入神正與利用安身為對其曰精此義而入於神猶

曰利其用而安其身耳楊子所謂精之用字正與此同乃學者用功之地也若謂精義二字即是道體則其下復有入神二字豈道體之上又有所謂神者而自道以入神乎以此言之斷可決矣

同上

因令看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大雅云利者義之和也順利此道以安此身則德亦從而進矣答曰孔子遭許多困厄身亦危矣而德亦進何也大雅云身安而後德進者君子之常孔子遭變權之以宜寧身不安德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三

主

則須進答曰然劉仲升云橫渠說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答曰他說自分明

答曰然意如未盡○余大雅錄

如利用安身以崇德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只是這一箇德非於崇德之外別有德之盛也

萬人傑錄

利用安身今人循理則自然安利用不循理則自然不安利黃升卿錄

夫子之教顏子只是博文約禮二事至於欲罷不能既

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處只欠箇熟所謂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萬人傑錄

問欲罷不能程子云真是峻絕又大段着力不得曰到此處自要用力不得孔子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如這耳順處如何用力這裏熟了只自然恁地去在熟之而已因舉橫渠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又曰過此以往未之或知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徐富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三

或問張子說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末後一句如何看曰既有循循勉勉底工夫自然住不得幾非在我者言不待用力也如易傳中說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之意為學正如推車子相似才用力推得動了便自轉將去更不費力故論語首章只說箇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便言其效驗者蓋學至說處則自不容已矣
輔廣錄

問昨日先生說佛氏但願空諸所有此固不是然明道

先生嘗說習中不可有一事如在試院推善康節疏明日問之便也已忘了此意恐亦是空諸所有底意曰此出上蔡語錄中只是錄得他自意無這般條貫顏子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不失孟子必有事焉而勿忘何嘗要人如此若是箇道理須着存取只如易繫說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亦只是雖欲從之末由也己之意在他門說便如鬼神變怪有許多不可知底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三

事廖德明錄

未之或知是到這裏不可奈何窮神知化雖不從這裏出來然也有這箇意思是淵錄
窮神知化是逐些子挨將去底一日復一日一月復一月節節挨將去便成一年這是化神是一箇物事或在彼或在此當其在陰時全體在陰在陽時全體在陽都只是這一物兩處都在不可測故謂之神橫渠言一故神兩故化又注云兩在故不測這說得甚分

曉同上

窮神知化德之盛這德字只是上面崇德之德德盛後便能窮神知化便如聰明睿知皆由此出自誠而明相似同上

窮神知化德之盛也猶言自誠而明聰明睿知皆由此

出同上

林間正蒙形而上者得辭斯得象矣神為不測故緩辭不足以盡神化為難知故急辭不足以體化如何是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三

緩辭急辭先生答曰神自是急辭化是漸漸而化若急辭形容之不可徐寓錄

神化二字前人都說不到惟是橫渠分說得出來分曉

雖伊川已說得鶻突同上

問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大意指困于石說石是撲動不得底物事自是不須去動它若只管去用力徒自困耳又曰且以人事言之着力不得處若只管着力去做少閒去做不成它人却道是自家無能便是

辱了名或曰若在其位則做得白自是如此又意義謂不可做底事便不可入頭去做

張欽夫說易謂只依孔子繫辭說便了如說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只如此說便了固是如此聖人之意只恁地說不得緣在當時只理會象數故聖人明之以理葉賀孫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三

公用射隼孔子自是發出言外意林學蒙錄

問危者以其位為可安而不知戒懼故危亡者以其存為可常保是以亡亂者有其治是自有其治如有其善之有是以亂曰其舊也如此說看來保字說得較牽強只是常有危亡與亂之慮可以安其位保其存有其治

易曰知幾其神乎便是這事難如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今有一樣人其不畏者又言過於直

其畏謹者又縮做一團更不敢說一句話此便是曉

不得那幾若知幾則自中節無此病矣君子上交不

諂下交不瀆蓋上交貴於恭恭則便近於諂下交貴

和易和則便近於瀆蓋恭與諂相近和與瀆相近只

爭些子便至於流也

沈綱錄

道夫言誠無為幾善惡蓋誠者自然之實理無俟營為

及幾之所動則善惡著矣善之所成則為五常之德

聖人不暇修為安而全之賢者則有克復之屬要之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三

五

聖賢雖有等降然及其成功則一而已故曰發微不

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曰故是如此但幾是動之

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理會若

至於發著之甚則亦不濟事矣更怎生理會所以聖

賢說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不聞蓋幾微之

際大是要切又問以誠配太極以善惡配陰陽以五

常配五行此固然但陽變陰合而生水火金木土則

五常必不可謂共出於善惡也此似祇是說得善之

一脚曰通書從頭是配合但此處却不甚似如所謂

剛惡柔善柔惡則確然是也

楊道夫錄

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他這下面說幾最要看箇幾

字只爭些小凡事未至而空說道理易見事已至而

顯然道理也易見惟事之方萌而動之微處此最難

見或問幾者動之微何以獨於上交下交言之曰上

交要恭遜才恭遜便不知不覺有箇諂底意思在裏

頭下交不瀆亦是如此所謂幾者只才覺得近諂近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三

五

瀆勿令如此此便是知幾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

也漢書引此句吉下有凶字當有凶字

沈綱錄

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人情上交必諂下交必

瀆所爭只是些子能於此察之非知幾者不能也

上交

着些取奉之心
下交便有傲慢

幾者動之微是欲動未動之間便有善惡便須就這處

理會若到發出處更怎生奈何得所以聖賢說謹獨

便都是要就幾微處理會

葉賀孫錄

魏問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曰似是漏字漢書上

說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似說得是幾自是

有善有惡君子見幾亦是得方舍惡從善不能無惡

又曰漢書上添字如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

於溝瀆而人莫之知也添箇人字似是

同上

幾雖已感却是方感之初通則直到末梢皆是通也如

推其極到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亦只是通也幾

却只在起頭一些子

李閔祖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三

問知微知彰知柔知剛伊川作見微則知彰矣見柔則

知剛矣其說如何先生云也好看來人作四件事亦

自好既知微又知彰既知柔又知剛言其無所取不

知所以為民之望也

林學蒙錄

知微知彰知柔知剛是四件事

同上

其殆庶幾乎殆是幾乎之義又曰是近義又曰殆危者

是爭些子底意思又曰或以幾字而言但左傳與孟

子庶幾兩字都只做近字說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直是顏子天資好如

至清之水纖芥必見

葉蓋卿錄

天地絪縕萬物化醇致一專一也惟專一所以能絪縕

若不專一則各自相離矣化醇是已化後化生指氣

化而言草木是也

沈備錄

橫渠云艮三索得男乾道之所成兌三索得女坤道之

所成所以有天地絪縕男女構精之義亦有此理

致一是專一之義程先生言之詳矣天地男女都是兩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三

箇方得專一若三箇便亂了三人行減了一箇則兩

箇便專一一人行得其友成兩箇便專一程先生說

初與上三與上四與五皆兩箇相與自說得好

初二陽

正五陰同德相比三與上

林學蒙錄

夫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為心平氣和則能言易

雖辭曰易其心而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

答劉

文公易說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文公易說卷十四
五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十四

宋 朱鑑 撰

繫辭下傳

問乾坤其易之門邪所謂門者是六十四卦皆由是而出如兩儀生四象只管生出故曰門為復是取其闢闢之幾邪曰只是取其闢闢之幾六十四卦只是一箇陰陽闢闢而成但看下文云乾陽物也坤陰物也陰陽合德而剛柔有體便是見他只是這兩箇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四

林學蒙 註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 燾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 薦勘

覆校官中書 臣 施光輅

核對官學正 臣 常 滿

臚錄監生 臣 王元懷

乾坤易之門不是乾坤外別有易只易便是乾坤乾坤便見似那兩扇門相似一扇開便一扇閉只是一箇陰陽做底如闢戶謂之坤闢戶謂之乾是洞洞夫乾陽物坤陰物陰陽形而下者乾坤形而上者以體天地之撰撰是所為是洞洞天地之撰撰即是說它做處是洞洞問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是指繫辭而言是指卦名而言

曰他後兩三番說名後又舉起九卦說看來只是為卦名又曰繫辭自此以後皆難曉林學蒙錄

於稽其類一本作於稽音啓其類又一本於作烏不知如

何但不過是說稽考其事類夏淵錄

其衰世之意邪伏羲畫卦時這般事都已有了只是未曾經歷到文王時世變不好古來未曾有底事都有

了他一一經歷這崎嶇萬變過來所以說出那卦辭

如其子之明夷如入于左腹復明夷之心于出門庭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

此若不是經歷如何說得同上

彰往察來往者如陰消陽長來者事之未來吉凶同上

問彰往察來如神以知來知以藏往相似往是已定底

如天地陰陽之變皆已見在這卦上了來謂方來之

變亦皆在這上了曰是林學蒙錄

微顯闡幽幽者不可見便就這顯處說出來顯者便就

上面尋出這不可底教人知又曰闡幽便自微顯又

曰這如顯道神德行相似林學蒙錄

微顯闡幽便是顯道神德行德行顯然可見者道不可

見者微顯闡幽是將道來事上看言那箇雖是粗底

然皆出於道義之蘊潛龍勿用顯也陽在下也只是就兩頭說

幽闡幽所以微顯只是一箇物事沈綱錄

文振問季文子三思而後行與令尹子文陳文子忠清

等數段先生曰此數段是聖人微顯闡幽處惟其似

是而非故聖人便分明說出來要人理會得如藏文

仲人皆以為知聖人便說道他既惑於鬼神安得為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

知蓋卜筮之事聖人固欲使民信之然藏著龜之地

須自有箇合當底去處今文仲乃為山節藻梲以藏

之便是他箇心一向倒在卜筮上面了如何得謂之

知古說多道他是僭某以為若是則不止謂之不知

便是不仁了聖人今只說它不知便是只主不知而

言也潘時舉錄

鄭仲履問易繫云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如何止取九卦

先生云聖人論處憂患偶然說此九卦則天下道理

只在聖人口頭間口便是道理偶說此九卦意思自足若更添一卦也不妨更不說一卦也不妨只就此九卦中亦自儘有道理且易中儘有處憂患底卦非謂九卦之外皆非所以處憂患也若以因為處憂患底卦則屯蹇非處憂患而何觀聖人之經正不當如此後世拘于象數之學者乃以為九陽數聖人之舉九卦蓋合此數也无泥而不通矣

葉蓋卿錄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

四

問論易九卦云聖人道理只在口邊不是安排來如九卦只是偶然說到此而今人便要說如何不說十卦又如何不說八卦便從九卦上起義皆是胡說且如履德之基只是要以踐履為本謙德之柄只是要謙退若處患難而矯亢自高取禍必矣復德之本如孟子所謂自反困德之辨只是困而能通則可辨其是困而不通則可辨其非損是懲忿窒欲蓋是脩德蓋今廣大巽德之制巽以行權巽只是低心下意要制事須是將心入那事裏而去順它道理方能制事方

能行權若心處只從事皮膚上縛過如此行權便就錯了巽伏也入也

林學蒙錄

三陳九卦初無它意觀上面其有憂患一句便見得是聖人說處憂患之道聖人去這裏偶然看得這義卦有這裏道理所以就這箇說去若論到底賒寒皆是憂禍患底事何故却不說以此知只是聖人偶然去這裏見得有此理便就這裏說出聖人視易如雲行水流初無定相不可確定他在易之序履卦當在第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

五

十上面又自不說乾坤

夏淵錄

三陳九卦是聖人因上說憂患故發明此一項道理不必渾沉如困德之辨若說蹇也亦可蓋偶然如此說大畧易之書如雲行水流本無定相確定說不得楊子雲太元一文吉一文凶相間排將去七百三十贊乃三百六十五日之晝夜晝文言夜文凶又以五行參之故吉凶有深淺毫髮不可移此可為典要之書也聖人之易則有變通如此卦以陽居陽則吉他卦

以陽居陽或為不吉此不可為典要之書也

黃顯子錄

問巽何以為德之制曰巽為資斧所以多作斷制之義

蓋巽之義非順字所能盡順而能入之謂巽一陰入

在二陽之下是入細直徹到底不只是到皮子上者

如此方能斷得殺若不見得盡如何可以行權

孫大錄

井居其所而遷又云井德之地也蓋井有定體不動然

水流出去而不窮猶人心有守不動而應變於外則

不窮也德之地地是那不動之地頭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六

復雖一陽生然而與衆陰却不相亂人之善端方萌雖

小然而衆惡却過他不得

損先難而後易不探虎穴不得虎子須是捨身入裏而

去如搏寇讎方得之若輕可地說得不濟事

黃顯子錄

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損先難而後易凡百皆

然楊道夫錄

損先難而後易如子產為政鄭人歌之曰孰殺子產吾

其與之及三年後人復歌而誦之蓋事之初在我亦

有所勉強在人亦有所難堪久之當事理順人心這

裏方易便如利者義之和一般義是一箇斷制物事

恰似不和久之事得其宜乃所以為利如萬物到秋

許多嚴凝肅殺之氣似可畏然萬物到這裏若不得

此氣收斂凝結許多生意又無所成就其難者乃所

以為易也益長裕而不設長裕只是一事但充長自

家物事教寬裕而已困窮而通此困卦之象曰澤

无水困君子以致命遂志蓋此是致命遂志之時所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七

以名之為困象曰險以說困而不失其所亨其惟君

子乎蓋處困而能說也困而寡怨是得其處困之道

故無所怨於天無所尤於人若不得其道則有所怨

尤矣井居其所而遷井是不動之物然其水却流行

出去利物井以辨義難義我謂安而能處蓋守得自家

先定方能辨事之是非若自家心不定事到面前安

能辨其義也巽稱而隱巽是箇卑巽底物事如兌見

而巽伏也自是箇隱伏底物事蓋巽一陰在下二陽

在上陰初生時已自稱量得箇道理了不待顯而後見如事到面前自家便有一箇道理處置他不待發露出來如云尊長於己踰等不敢問其年蓋才見箇尊長底人便自不用問其年不待更計其年然後方稱量合問與不合問也稱而隱是巽順恰好底道理有隱而不能稱量者有能稱量而不隱伏不露形迹者皆非巽之道也巽德之制也巽以行權都是此意

沈憫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四

八

問巽稱而隱曰以巽以行權觀之則稱字宜音去聲為稱物之義問巽有優游巽人之義權是義精仁熟於事能優游以入之意曰是又曰巽是細底意這說在九卦之後是這八卦事了方可以行權其前時以稱為揚之說錯了

林學蒙錄

問巽稱而隱稱稱揚也隱字何訓曰隱不見也如風之動物無物不入但見其動而不見其形權之用亦猶是也昨得潘恭叔書說滕文公問關於齊楚與竭力

以事大國兩段注云蓋還國以圖存者權也致死勿去者義也義字當改作經字思之誠是蓋義便近權如或可如此或可如彼皆義也經則一定而不易既對權字須合着用經字

沈憫錄

巽稱而隱巽是箇卑巽底物事如兌見而巽伏也蓋凡事先稱量箇道理了不待顯而後見到事在面前自家便有道理處置它不待它發露出來巽二陽在上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四

九

一陰在下便有隱伏之意又云稱而隱是巽順得恰好底道理有隱而不能稱量者有能稱量而不能隱伏不露形迹者皆非巽之道也巽德之制也巽以行權都是事來有一箇處置道理在心中了不待顯露問履如何都做禮字說曰辨上下定民志便是禮底意思又曰禮主卑下履也是那踐履處所行若不由履自是卑底所以曰履以和行謙又更卑下所以節制乎禮又曰禮是自家德地卑下謙是應物而言又曰履和而至以下每句皆是反說履出於人情之自

然所以和者疑若疑有然而却至謙尊而光若秦人

尊君卑臣則雖尊而不光故謙則尊而又光

井以辨義謂安而能慮蓋自家心先定則可以辨事之
是非若心先不定事到面前安能辨其義邪

繫辭既說井以辨義又說井居其所而遷井是不可動
底物事水即可隨所汲而往如道之正體却一定於
此而隨事制宜自莫不當所以說井以辨義又云井
居其所而遷葉賀孫錄

欽定四庫全書

又公易說
卷十四

問井以辨義是大小多寡所施各當如上文居其所而
遷是否曰然吳必大錄

或問井以辨義之義曰井居其所而遷又云井德之地
也蓋井有定體不動然水却流行出去不窮猶人心
有持守不動而應變則不窮也德之地也地是那不
動底地頭又曰佛家有函蓋乾坤句有隨波逐流句
有截斷眾流句聖人言語亦然如以言其遠則不禦
以言其邇則靜而正此函蓋乾坤句也如井以辨義

等句只是隨道理說將去此隨波逐流句也如復其

見天地之心神者妙萬物而為言此截斷眾流句也

恭父問可與立未可與權先生云可與立者能處置得

常事可與權者即能處置得變事雖是處變事而所

謂處置常事意思只在井以辨義巽以行權此說義

與權自不同葉賀孫錄

問巽以行權是遠迤曲折以順理否曰然巽有入之義

巽為風如風之入物只為巽便能入義理之中無細

欽定四庫全書

又公易說
卷十四

不入又問巽稱而隱稱如風之鼓舞有稱揚之義隱

亦是入物否曰隱便是不見處陳文蔚錄

鄭仲履問巽以行權恐是神道先生曰不須如此說巽

只是柔順低心下意底意義人至行權處不少巽順

如何行得此八卦各有所主皆是處憂患之道袁義卿錄

巽以行權兌見而巽伏權是隱然做底物事若顯然地

做却不成行權足淵錄

問易之所言無非天地自然之理人生日用之所不能

須臾離者故曰不可遠曰是

林學蒙錄

易不可為典要易不是確定硬本子揚雄太玄却是可

為典要他排定三百五十四贊當畫三百五十四贊

當夜晝底吉夜底凶吉之中又自分輕重凶之中又

自分輕重易却不然有陽居陽爻而吉底又有凶底

有有應而吉底有有應而凶底是不可為典要之書

他這箇是有那許多變所以如此

爻詞錄

使知懼便是使人有戒懼之意易中說如此則吉如此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四

則凶是也既知懼則雖無師保一似臨父母相似常

恁地戒懼

同上

問據文勢則內外使知懼合作使內外知懼始得曰是

如此不知這兩句是如何硬解也解去但曉其意是

說甚底上下文意都不相屬又曰上文說不可為典

要下文又說既有典常這都不可曉典猶言常理

其初難知至中又不備若解也硬解了但都曉它意

不得這下面却說一箇噫字都不成文章不知是如

何後面說二與四同功三與五同功却說得好但說

不利遠者也曉不得

林學蒙錄

既有典常是一定了占得它這文了吉凶自定這便是

有典常

爻詞錄

問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先生云這樣

處曉不得了當疑有闕文先儒解此多以為互體如

此卦震下坎上就中間四爻觀之自二至四則為坤

自三至五則為艮故曰非其中爻不備互體說漢儒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四

多用之左傳中一處說占得觀卦處亦舉得分明看

來此說亦不可廢

林學蒙錄

問其要无咎其用柔中也近召則當柔和遠去則當有

強毅剛正之象始得此二之所以不利然而居中所以

无咎曰也是恁地說其辭危是有危懼之意故危懼

者使之平慢易者能使之傾覆易之書於萬物之理無

所不具故曰百物不廢其要无咎若作去聲則是要

約之義若作平聲則是要其歸之意又曰要去聲見要

恣地要平聲是這取那裏意思又曰其要只欲无咎
問道有變動故曰又又有等故曰物物相雜故曰又无
生曰道有變動不是指那陰陽老少之變是說卦中
變動如乾卦六畫初潛二見三惕四躍這箇便是有
變動所以謂之又又中自有等差或高或低或遠或
近或貴或賤皆謂之等易中便可見如說遠近相取
而悔吝生近而不相得則凶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
多譽四多懼近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
功貴賤之等也又曰列貴賤者存乎位皆是等也物
者想見古人占卦必有箇物事名與物而今亡矣這箇
物是那別貴賤辨等卑底物相對待曰文如有君又
有臣便為君臣之文是兩物相對待在這裏故有文
若相離去不相干便不成文矣卦中有陰又有陽文相
雜則為文若有陽無陰有陰無陽如何得有文
林學家錄
大率易只是一陰一陽做出許多般樣事夫乾夫坤一
段也似上面知太始作成物意思說諸心只是見過

了便說這箇屬陽研諸慮是研窮到底似那安而能
慮直是子細了這箇屬陰定吉凶是陽成疊疊是陰
便是上面作成物且以做事言之吉凶未定時人自
意思懶散不肯做去吉凶定了它自勉勉做將去所
以屬陰大率陽是輕清底物事之輕清底屬陽陰是
重濁底物事之重濁者屬陰成疊疊是做將去
疑測錄
易中只是陰陽乾坤是陰陽之純粹者就一年論之乾
卦氣當四月坤卦氣當十月不可便道四月十月生
底人便都道是好人這箇又錯雜不可知同上
長孺問乾健坤順如何得有過不及答曰乾坤者一氣
運於無心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有心以為之主
故無過不及之失所以聖人能贊天地之化育天地
之功有待於聖人
葉賀孫錄
乾天下之至健更看思量看來聖人無冒險之事須是知
險使不進向前去又曰他只是不直擅向前自別有
一箇路去如舜和子之不肖則以天下授禹相似又

曰這只是說剛健之理如此莫硬去天地上說

夫乾天下之至健至知阻某前日之說差了他雖至健

知得險了却不去坤是知得阻了更不上去以人

事言之若健了一向進去做甚收殺

呂蟬錄

問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

至順也德行常簡以知阻先生云乾剛則看甚麼物

都刺_音將過去坤則有阻處便不能進故只是順如

上壁相似上不得自是住了

同上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象數

十六

問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

至順也德行常簡以知阻見得乾是至健不息之物

經歷艱險處多雖有險處皆不足為它之病足以進

之而無難底意否曰不然舊亦嘗如此說覺得終是

硬說易之書本意不如此正要人知險而不進不說

是我至健了凡有險阻只認冒進而無難如此大非

聖人作易之意觀其上文云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

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當文王與紂之事邪是

故其辭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傾其道甚大百物不廢

懼以終始其要无咎此之謂易之道也看他此語是

什麼恐懼危險不敢輕進之意乾之道便是如此卦

中皆然所以多說見險而能止如需卦之類可見易

之道正是要人知進退存亡之道若是冒險前進必

陷於險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豈乾之道邪

惟其至健而知險故止於險而不陷於險也又曰此

是就人事上說又曰險與阻不同險是自上而臨下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象數

十七

見下之險故不敢進阻是自下而觀上為上所阻故

不敢進又曰易之為書大要人謹密戒懼以免患

難若恃其至健而不恤險難豈易之道邪

沈綱錄

因言乾坤簡易知險知阻而曰知險阻便不去了惟其

簡易所以知險阻而不去敬子云今行險微倖之人

難知險阻而猶冒昧以進惟乾坤德行本自簡易所

以知險阻

同上

問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

止

知阻曰不消先說健順

好底物事自是知險阻恰如良馬它才遇險阻處便自不去了如人臨懸崖之上若說不怕險了要跳下來必跌殺却良久又曰此段專是以憂患之際而言且如健當憂患之際則知險之不可乘順當憂患之際便知阻之不可越這都是當憂患之際處憂患之道當如此因憂患方生那知險知阻若只說健順上看便不相似如下文說危者使平易者使傾能說諸心能研諸慮皆因憂患說大要乾坤只是循理而已它若知得前有險之不可乘而不去則不陷於險知得前有阻之不可冒而不去則不困於阻若人不循理以私意行乎其間其過乎剛者雖知險之不可乘則陷於險矣雖知阻之不可越却硬要越則困於阻矣只是順理使無事又問在人固是如此以天地言之則如何曰在天地自是無險阻這只是大綱說箇乾坤底意思是如此又曰順自是畏謹宜其不越夫阻如健却宜其不畏險然却知險而不去蓋它當

吳必大錄

憂患之際故也又問簡易曰若長是易時更有甚麼險它使不知險矣若長是簡時更有甚麼阻他便不知阻矣只是當憂患之際方見得同上

問健順之義如何曰只就健順看如健底人遇事便做將去做得自易順底人自省事易只是不難簡只是不煩乾道資始只管上一截事故易坤只便承乾做下面一截事不着做上一截所以簡也易知是做起頭簡能是做了其後說確然隤然便可見健順之意先生因及險阻之義曰頃因登山在山下得其說自上而下所見為險自下而上所向為阻健故遇險亦易順故遇阻亦自簡易則可以濟險簡亦自有能陟阻之理同上

吳必大伯豐問簡易曰只是健順如人之健者做事自易順承者自簡靜而不繁只看下擊確然隤然自分曉易者只做得一半簡者又之又如乾恒易以知險

坤恒簡以知阻因登山而知之高者視下可見其險
有阻在前簡靜者不以爲難萬人傑錄

因說乾坤知險阻非是說那定位底險阻乾是箇至健
底物自是見那物事皆低坤是至順底物自是見那
物事都大敬子云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信於萬物之
上相似曰然如云膽欲大而心欲小至健恒易以知
險如膽欲大至順恒簡以知阻如心欲小又如云大
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相似李云如人欲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四

三十一

過渡若風濤洶湧未有要緊不渡也不妨萬一有君
父之急也只得渡曰固是如此只是未說到這裏
在這箇又是說處那險阻聖人固自有道以處之這
裏方說知險阻知得了方去處它個問如此則乾之
所見無非險坤之所見無非阻矣曰不然乾是至健
底物自是見那物事低如人下山坂自上而下但見
其險而其行也易坤是至順底物則自下而上但見
其阻險阻只是一箇物事一是自上而視下一是自

下而視上爾若見些小險便止了不敢下去安足爲
健若不顧萬仞之險只認從上面擋將下此又非所
以爲乾若見些小阻便止了不敢上去固不是坤若
不顧萬仞之阻必欲上去又非所以爲坤所說險阻
與本義異

○沈簡錄

自山下上山爲阻故指坤而言自山上觀山下爲險故
指乾而言因登山而明險阻之義游微錄

因說乾健曰而今人只是坐時便見他健不健了不待
做事而後見也又曰某人所記劉元城每與人相見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四

三十二

終坐不甚交談欲起屢留之然終不交談或問之元
城曰人生久必傾側久坐而不傾側必貴人也故觀
人之坐起可以知人之貴賤其後來見草堂先生說
又不如此元城極愛說語觀草堂之說與某人所記
之語大抵皆同多言其平生所履與行已立身之方
是時元城在南京慈口極談無所顧忌南京四方之
街東南士大夫往來者無不見之賓客填門無不延

接其死之時去靖康之禍只三四年間耳元城與了齋死同時不知二公若留到靖康當時若用之何以處也

沈開錄

乾健而以易臨下故知下之險險底意思在下坤順而以簡承上故知上之阻阻是自家低他却高底意思自上面下來到那去不得處便是險自下而上到那去不得處便是阻易只是這兩箇物事自東而西也是這箇自西而東也是這箇左而右右而左皆然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四

吳淵錄

能說諸心乾也能研諸慮坤也說諸心有自然底意思故屬陽研諸慮有作為底意思故屬陰定吉凶乾也成豐豐坤也事之未定者屬乎陽定吉凶所以為乾事之已為者屬陰成豐豐者所以為坤大抵言語兩端處皆有陰陽如開物成務開物是陽成務是陰如致知力行致知是陽力行是陰周子之書屢發此意推之可見

周謨錄

能說諸心能研諸慮方始能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

豐豐者凡事見得通達了自是惟恍既說諸心是都理會得了於事上更審一審便是研諸慮又曰研是更

去研磨它定天下之吉凶是割判得這事成天下之

豐豐是做得事業

林學蒙錄

慮是研幾

李閔祖錄

問變化云為吉事有祥象事知器占事知來先生云上

兩句只說理如此下兩句是人就理上知得在陰陽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四

則為變化在人事則為云為吉事自有祥兆惟其理

如此故於變化云為則象之而知已有之器於吉事

有祥則占之而知未然之事也又問器字則是凡於

有形之實事者皆為器石先生云易中器字是德地

說

變化云為是明吉事有祥是幽象事知器是人事占事

知來是筮象事知器是人做這事去占事知來是他

方有箇禎祥見乎蓍龜之類吉事有凶事亦有

吳淵錄

問易書之中有許多變化云爲又吉事皆有休祥之應所以象事者於此而知器占事者於此而知來曰是天地設位四句說天人合處天地設位便聖人成其功能人謀鬼謀則雖百姓亦可以與其能成能與能雖大小不同然亦是小小底造化之功用然百姓與能却須因著龜而方知得人謀鬼謀與謀及乃心庶人卜筮相似是洞錄

百姓與能與字聲人謀鬼謀猶洪範之謀及卜筮謀及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四

卿士謀及庶人相似又曰百姓與能因卜筮便會做

得事便是與能林學蒙錄

八卦以象告以後說得叢雜不知如何同上

問八卦以象告至失其守者其辭屈竊疑自吉凶可見

矣而上只是摠說易書所載如此自變動以利害言

而下則就人占時上說不知如何先生云然又問曰

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如何先生

云此疑是指占法而言想古人占法更多今不見得

蓋遠而不相得則安能爲害惟切近不相得則凶害便能相及也一箇山人在五湖四海之外安能害自家若與之爲鄰近則有害矣又問云此如今人占火珠林課底若是凶神動與世不相干不能爲害惟是克世應世則能爲害否先生云恐是這一樣意思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四

文公易說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十五

宋 朱鑑 撰

文言傳

伏羲自是伏羲易文王自是文王易孔子自是孔子易

伏羲分卦乾南坤北文王卦又不同故曰周易元亨

利貞文王以前只是大亨而利於正至孔子方解作

四德易只是尚占之書 康德明錄

文言上不必大故求道理看來只是協韻說將去潛龍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五

勿用何謂也以下大槩各就他要說處便說不必言

專說人事天道伊川說乾之用乾之時乾之義難分

別到了時似用用似義

周貴卿問元亨利貞以此四者分配四時却如何云乾

之德也曰它當初只是說大亨利於正不以分配四

時孔子見此四字好後始分作四件說孔子之易與

文王之易畧自不同伏羲易自是伏羲易文王易自

是文王易孔子易自是孔子易 黃義明錄

乾之元亨利貞本是謂筮得此卦則大亨而利於守正

而彖辭文言皆以為四德意嘗疑如此等類皆是別

立說以發明一意至如坤之利牝馬之貞則發得甚

相似矣 楊道大錄

元亨利貞在這裏都具了楊宗範却說元亨利貞屬陽利貞

屬陰此却不是乾之利貞是陽中之陰坤之元亨是

陰中之陽 晏淵錄

致道問元亨利貞曰元是未通底亨利是未收成底貞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五

是已成底譬如春夏秋冬夏便是陰陽極處其間

春秋便是過接處 林恪錄

文王本說元亨利貞為大亨利正夫子以為四德梅棗

初生為元闢花為亨結子為利成熟為貞物生為元

長為亨成而未全為利成熟為貞 甘節錄

乾之元亨利貞天道也人得之則為仁義禮智之性 蔡

卿錄

先生又曰仁為四德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而成終猶元

為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不貞則無以為元也

錄

以天道言之為元亨利貞以四時言之為春夏秋冬以人道言之為仁義禮智以氣候言之為溫涼燥濕以四方言之為東西南北

甘節錄

生底意思是仁敘底意思是義發見嘉會見禮收

又此是深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十五

三

字藏不測是智同上

又曰溫底是元熱底是亨涼底是利寒底是貞

同上

問知覺是仁中之一件否久之曰生底是仁又曰仁義

禮智是四箇根子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是根上所發

底苗又曰生是元長是亨收斂是利藏是貞只是一

箇氣理無形故就氣上看理也是恁地次日又曰仁

是根愛是苗又曰古言仁多以慈祥直弟易則曰安

上敦乎仁故能愛何嘗以知覺為仁又曰程子曰仁

是理此說太虛如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此說却是緊要底節問仁如何包四者答曰易便說得好元者善之長義禮智莫非善遠箇却是善之長又曰義禮智無仁則死矣何處更討義禮智來

同上

問文言四德一段先生曰元者善之長以下四句說天德之自然君子體仁足以長人以下四句說人事之當然元只是善之長萬物生理皆始於此衆善百行皆統於此故於時為春於人為仁亨是嘉之會此句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十五

四

自米說者多不明嘉美也會猶齊也嘉會衆美之會

猶言齊好也春天發生萬物未大故齊到夏時洪纖

高下各各暢茂蓋春方生育至此乃無一物不暢茂

具在人則禮儀三千事事物物大小小小一齊到恰

好處所謂動容周旋皆中禮故於時為夏於人為禮

周子遂

此無不得宜故於時為秋於人為義貞者乃事之幹

萬物至此收斂成實事理至此無不正故於時為

冬於人為智此天德之自然其在君子所當從事於此者則必體仁乃足以長人嘉會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此四句倒用上面四箇字極有力體者以仁為體仁為我之骨我之以之為體仁皆從我發出故無物不在所愛所以能長人嘉會足以合禮者言須是美其所會也欲其所會之美當美其所會蓋其厚薄親疎尊卑小大相接之體各有節文無不中節即所會皆美所以能合於禮也利物足以和義者使物物各得其利則義無不和物各得其宜不相妨害自無乖戾而各得其分之和所以為義之和也蘇氏說利者義之和却說義慘殺而不和不可徒義須着些利則和此則義是一物利又是一物義是苦物恐人嫌須着些利令甜此不知義之言也義中自有利使人而皆義則不遺其親不後其君自無不利非和而何貞固足以幹事者貞正也知其正之所在固守而不去故足以為事之餘餘事言事之所

依以立蓋正而能固萬事依此而立在人則是智至靈至明是是非非確然不可移易不可欺瞞所以能立事也幹如板築之有榱榦今人築牆必立一木於中為骨俗謂之夜叉木無此則不可築橫曰橫直曰幹無是非之心非知也知得足是非非之正堅固確守不可移易故曰知周子則謂之正也

董錄

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如何先生曰禮智說得猶寬中正則切而實矣且謂之禮尚或有不中節處若謂之中則無過不及無非禮之禮乃節文恰好處也謂之智尚或有正不正若謂之正則是非端的分明乃智之實也同上

先生曰伊川語錄中說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說得太深無捉摸處易傳其手筆只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又曰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易傳只此兩處說仁說得極平實學者當精看此等處

同上

春秋傳言元即仁也仁人心也固有此理然不知仁如
何却喚做元如程先生曰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
不善易傳曰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成者也得而後有
失非得何以有失也便說得有根源

全上偽錄

道夫問伊川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
言則包四者曰須是先識得元與仁是甚物事更就
自家身上看甚麼是仁甚麼是義禮智既識得這箇
便見得這一箇能包得那數箇若有人問自家如何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五

一箇便包得數箇只答云只為是一箇問黃幹曰公
於此處見得分明否曰向來看康節詩見得這意思
如謂天根月窟閑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正與程子
所謂靜後見萬物皆有春意同且如這一箇卓子安頓
得恰好時便是仁蓋無乖戾便是生意窮天地亘古
今只是一箇生意故曰仁者與物無對以其無往非
仁此所以仁包四德也曰如此體仁便不是便不是
生底意思卓子安頓得恰好只可言中不可謂之仁

元只是初底便是如木之萌如草之芽其在人如惻
然有隱初未底意思便是所以程子謂有難難可以
觀仁為是那嫩小底便有仁底意思在問如所謂初
來意思便是不知思慮之萌不得其正時如何曰這
便是地頭着賊便是那元字上着賊了如合收斂而
不曾收斂時便是利底地頭着賊了如合貞靜時不
能貞靜便是正底地頭着賊了以一身觀之元是頭
亨便是手足利便是臂腹貞便是元氣所歸宿處所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五

以人頭亦謂之元首穆姜亦曰元者體之長也今若
能知得所謂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貞上面一
箇元字便是包那四箇下面元字則是偏言則一事
者恁地說則太煞分明了須要知得所謂元之元亨
之元利之元貞之元者蓋見得此則知得所謂只是
一箇也若以一歲之體言之則春便是元然所謂首
夏清和便是亨之元孟秋之月便是利之元到那初
冬十月便是貞之元也只是初底意思便是道夫曰

如先生之言正是程子說復其見天地之心復之初
爻便是天地生物之心也曰今只將公所見看所謂
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觀之
便見久之復曰正如天官冢宰以分職言之特六卿
之一耳而曰建邦之六典則又統六卿也

楊道夫鉅

先生問幹以仁包四者之義幹曰康節先生詩云天根
月窟常來往三十六宮都是春程先生亦云靜後見
萬物皆有春意且如一卓一椅安頓得便是仁蓋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五

九

無乖戾便是生意故曰仁者與物無對以其无往非
仁此仁之所以包四者也先生曰一卓一椅安頓得
是只可謂之中不可謂之仁要理會得仁當就初生
處看便見得仁字分明以人身觀之元是頭亦是首
腹利貞是元氣歸宿處所以人頭謂之元首穆姜亦
曰元者體之長也如春夏秋冬春為一歲之首由是
而為夏由是而為秋為冬皆自此生出所以謂仁包
四德者只緣四箇是一箇以元亨利貞言之只是一

箇元却有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貞上四箇元

字便是包四德下一箇元便是主一事又有亨之元

利之元貞之元曉得此意則仁包四者尤明白亨之

元者夏四月初是也利之元者秋七月初是也貞之

元者冬十月初是也程先生亦謂難離可以見仁者

亦是看其初生意思也問物理固如此就人心思慮

上觀之如何先生曰思慮方萌持守得定便是仁如

思慮方萌時錯了便是賊其仁當施為時錯了便是

賊其禮當收斂時錯了便是賊其義當貞靜時錯了

便是賊其智凡物皆有箇如此道理

所論春不可以包夏秋冬亦未然若如所論則是元字

是摠說下面須更添一字與亨利貞別為四德矣豈

理也邪

答林德久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德此
段只於易元者善之長與論語言仁處看若天下之
動貞夫一者也則貞又包四者周易一書只說一箇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五

十

利則利又大也元者善之長也善之首也亨者嘉之

會也好底會聚也義者宜也利即義也萬物各得其

所義之合也幹事事之骨也猶言體物也看此一段

須與太極圖通看四德之元安在甚處剝之為卦在

甚處乾天也一段在甚處方能通成一片不然則不

貫通少間看得如此了猶未是受用處在此因問近思錄首數

條○葉
賀孫錄

先祖問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一事專言包四者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上

曰元是初發生出來生後方會通通後方始向成利

者物之遂方是成得六七分到貞處方是十分此偏

葉賀孫錄

言也然發生中已具後許多道理此專言也

道夫問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

仁也此也只是先生向所謂初之意否曰萬物之生

天命流行自始至終無非此理但初生之際渾粹未

散尤易見耳只如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為善之

為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耳楊道夫錄

或問論語言仁處先生云理難見氣易見但就氣上看

使見如看元亨利貞是也元亨利貞也難看且看春

夏秋冬春時盡是溫厚之氣仁便是這股氣象夏秋

冬雖不同皆是陽春生育之氣行乎其中故偏言則

一事專言則包四者鄭南升錄

又曰天之生物便有春夏秋冬陰陽剛柔元亨利貞在

人則為仁義禮智是箇胚撲裏便有這底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上

仁義禮智只把元亨利貞春夏秋冬看便見知覺自是

智之事在四德是貞字而知所以近乎仁便是四端

循環處若無這智便起這仁字不得

元亨利貞只就物上看亦分明所以有此物便有此氣

所以有此氣便有此理所以易傳只說元者萬物之

始云不說氣只說物者言物則氣與理皆在其中至

云天地間無無理之氣所以有此氣者以其有此理

也楊至錄

元亨利貞理也有這四段氣也有這四段理便在氣中
兩箇不曾相離

元亨利貞仁義禮智金木水火春夏秋冬將這四箇只
管涵泳玩味儼好

故曰乾元亨利貞他把乾字當君子

夏淵錄

問元者善之長曰元亨利貞皆善也而元為四者之長
是善端初發見也

元亨利貞有次第仁義禮智因感而發則無次第曰發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五

時無次第生時却有次第

蕭佐錄

氣無始無終是從元處說起元之前又是貞了如子時
是今日子之前又是昨日之亥無空缺時然天地間
有箇局定底如四方是也有箇推行底如四時是也
理都如此元亨利貞只就物上看亦分明所以有此
物便有此氣所以有此氣便有此理故易傳只說元
者萬物之始育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
物之成不說氣只說物者言物則氣與理皆在其中

伊川所說四句自動不得只為遂字成字說有未盡
熹略添字說盡

舒萬錄

易中言元者善之長說得最親切無滲漏仁義禮智莫
非善這箇却是善之長仁是有滋味底物事說做知
覺時知覺却是無滋味底物事仁則有所屬如孝弟
慈和柔愛皆屬仁

元亨利貞品利貞固靈根非誠諒無有五性實斯存世
人逞私見鑿智道彌昏宜若林居子幽探萬化原

齋居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五

感興詩

先生問道夫曰公別看甚文字曰只看近思錄今日問
箇明日復將溫尋子細熟看曰如適問所說元亨利
貞是一箇道理之大綱目須當時復將來子細研究
如濂溪通書只是反覆說這一箇道理蓋那裏雖千
變萬化千條萬緒只是這一箇做將去

楊道大錄

體仁如體物相似人在那仁裏做骨子故謂之仁仁只
是箇道理須着這人方體得他做得他骨子比而效

之之說却覺不是

伊川說利物足以和義覺見它說得糊塗如何喚做和

合於義四句都說不力 呂淵錄

問孟子言仁義禮智義在第二太極圖以義為利却成

在第三曰禮是陽故云亨謂之仁義禮智猶東西南

北所謂元亨利貞猶東西南北一箇是對說一箇是

從一邊說 林愛孫錄

元亨利貞只就物上看所以有此物便有是氣所以有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集

上

此氣便有是理都在這裏伊川元者萬物之始亨者

萬物之通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成四句自動

不得只為遂字成字說不盡故某略添字說教盡八

兄云自易說元亨利貞了直至濂溪康節始發出來

佛書中說六根六塵六識四大十二緣生之類皆極

精巧故前輩學佛者必謂此孔子所不及今學者且

便截斷必欲窮究其說恐不能得已身出來 實際理地不遠

一塵佛事門
中不念一法

仁為四德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而成終猶元為四德之

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

不能發散也

曾祖道問元亨利貞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先生

云元者乃天地生物之端乾言大哉乾元萬物資之

以始至哉坤元萬物資之以生乃知元者天地生物

之端倪也元者生意在亨則生意之長在利則生意

之遂在貞則生意之成若言仁便是這意思仁本是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集

上

生意乃惻隱之心也苟傷著這生意則惻隱之心便

發若羞惡也是仁去那義上發若辭遜也是仁去那

禮上發若是非也是仁去那智上發若不仁之人安

得更有禮智信 黃先之錄

先生曰乾之四德元譬之則人之首也手足之運動則

有亨之意惠利則配之胃臟貞則元氣之所藏也又

曰以五臟配之尤明白且如肝屬木木便是元心屬

火火便是亨肺屬金金便是利腎屬水水便是貞 楊道

夫錄

元之為義不專主於生熹竊詳此語恐有大病請觀諸天地而以易象文言程傳反復求之當見其意若必以此言為是則宜其不知所以為善之長之說矣此乃義理根源不容有毫釐之差竊意高明非不知此特命辭之未善爾

與張試

元者用之端而亨利貞之理具焉至於為亨為利為貞則亦元之為爾此元之所以包四德也若分而言之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

七

則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其體用固有在矣恐亦不得如龜山之說也

以用言則元為主以體言則貞為主○答方上錄

時舉問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元亨是春夏利貞是秋冬秋冬生氣既散何以謂之收斂先生曰其氣已散收斂者乃其理耳曰冬間地下氣暖便是氣收斂在內先生曰上面氣自散了下面暖底乃自是生未却不是已散之氣也

黃餘問利貞誠之復如先生注下言復如伏藏先生曰

復只是回來這箇是周先生添這一句孔子只說乾

道變化各正性命又曰這箇物事

又記物事二字是氣字

流行

到這裏來這裏住著却又復從這裏做起又曰如母

子相似未生之時母無氣不能成其子既生之後子

自是子母自是母又曰如樹上開一花結一子未到

利貞處尚是連下面氣去

又記是陰字

他及到利貞處

自不用養

又記養字是德地字

又問自一念之萌以至于千事之

得其所是一事之元亨利貞先生應而曰他又自這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

六

裏做起所謂生生之謂易也是德地又記曰氣行這裏住著便立這裏既立在這裏則又從這裏做起

錄

又問元亨利貞乾之四德仁義禮智人之四德然亨却

是禮次序却不同何也先生曰此仁義禮智猶言春

夏秋冬也因問李子思易說以誠敬二字說乾坤如

何先生曰其說乾坤二卦本於誠敬就其說中此條

為善蓋崇以乾卦云閑邪存其誠坤卦云敬以直內

故說及誠敬耳 董錄

問太極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本無先後曰此四句配

金木水火土而言中有禮底道理正有智底道理如

乾之元亨利貞元即仁亨即中利即義貞即正皆是

此理

問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何也曰中正仁義皆

謂發用處正者中之實義者仁之斷中則無過不及

隨時以取中正則當然之定理仁是惻隱慈愛之處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五

義是裁制斷決之事主靜者主正與義也正義便是

利貞中是亨仁是元 今案皆謂發用處及之處之事

學者疑問中謂就四德言之仁却是動智却是靜先生

云周子太極圖中乃是如此說又云熹前日答一朋

友書云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 恭董錄問說卦書

問通書明通公溥庶矣乎僭見履之所記先生語以明

配木公配火溥配金溥何以配金曰溥如何配金溥

正是配水此四字只是依春夏秋冬之序相配特去

明配木 仁通配火禮公配金義利溥配水智想是他記
錯了

問五行之體質屬土否曰橫渠正蒙有一說好只說金

與木之體質屬土水與火却不屬土問火附木而生

莫亦屬土否曰火自是箇虛空中物事問只溫熱之

氣便是火否曰然 沈開錄

專言仁則包三者言仁義則又管攝禮智二者如智之

實知斯二者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 廖德明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五

元亨利貞譬諸穀可見穀之生萌芽是元苗是身穠是

利成實是貞穀之實又復能生循環無窮 同上

問向蒙成論說仁意思云義禮智信上著不得又須見

義禮智信上少不得方見仁仁統五常之意大雅今以

樹為喻夫樹之根固有生氣然貫徹首尾豈可謂幹

與枝花與葉無生氣也答曰固然只如四時春為仁

有箇生意在夏則見其有箇亨通意在秋則見其有

箇成實意在冬則見其有箇貞固意在夏秋冬生意

何嘗息木雖凋零生意則常存大抵天地間只一理隨其到處分許多名字出來四者於五行各有配惟信配土以見仁義禮智實有此理不是虛說又如乾四德元最重其次貞亦重以明終始之義非元則無以生非貞則無以終非終則無以為始不始則不能成終矣如此循環無窮此所謂大明終始也余大雅錄元亨利貞理也有這四段氣也有這四段理理便在氣中兩箇不曾相離若是說時則有那未涉於氣底四德要就氣上看也得所以伊川說元者物之始亨者物之遂利者物之實貞者物之成這雖是就氣上說理便在其中伊川這段說話不得謂是有氣則理便具所以伊川只恁地說便可見得物裏面便有這理若要親切莫若只就自家身上看惻隱須有惻隱底根子羞惡須有羞惡底根子這便是仁義仁義禮智便是元亨利貞孟子所以只得恁地說若不恁地說更無說處仁義禮智以一箇包子裏面合下都具了

一理渾然非有先後元亨利貞便是如此不是說道有元之時有亨之時是淵錄

仁與義是柔軟底禮智是堅實底仁義是頭禮智是尾一似說春秋冬夏相似仁義是陽底一截禮智是陰底一截同上

乾道便只是天德不消分別乾道變化是就乾道上說天德是就他四德上說同上

元亨利貞無斷處貞了又元今日子時前便是昨日亥時物有夏秋冬生底是到這裏方感得生氣它自有箇小小元亨利貞氣無始無終且從元處說起元之前又是貞了

元亨利貞其發見有次序仁義禮智在裏面自有次序到發見時隨感而動却無次序是淵錄元亨是大通利貞是收斂情性揚道大錄問元者善之長也亦仁而已體仁則痒痾疾痛舉切吾身故足以長人亨者嘉之會會通也會而通也通有

文之意嘉會猶言慶會會通而不嘉者有矣如小人
同謀其情非不通也然非嘉美之會又安有亨乎利
者義之和和合於義即利也利物足以和義義者
得宜之謂也處得其宜不逆於物即所謂利則義
之行豈不足以和義乎貞者事之幹徹頭徹尾不可
欠闕人之過事所以頽惰不立而失其素志者不貞
故也此所謂貞固足以幹事文言四德大槩就人事
言之自君子體仁以下體乾之德見諸行事者也是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五

以繫之曰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答云
嘉之會衆美之會也如萬物之長暢茂蕃鮮不約而
會也君子能嘉其會則可以合於禮矣如動容周旋
無不中禮是義之和處義有分別斷割疑於不和然
行而各得其宜是乃和也君子之所謂利也利物謂
使物各得其所非自利之私也幹猶身之有骨故板
築之栽謂之楨餘此可以識貞之理矣

問乾元亨利貞猶言性仁義禮智答云此語最穩當

戊巳土律中黃鍾之宮詹卿以為陽生於子至午而盡
到未又生出一黃鍾這箇說話意思量得不是恁地
蓋似此元亨利貞黃鍾略似箇乾字宮是在可字
中間又似是非在惻隱之前其它春音角夏音徵秋
音商冬音羽此惟說宮聲如京房律準

闕

林爽孫錄

絃為黃鍾不動十二絃便挂起應十二月

仁為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能成終猶元雖四德之
長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五

十四

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物之機軸此
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
始者此也陳植錄

意必固我四字正與元亨利貞四德相類元者善之長

貞便是善成就處私意之萌以至於我亦是無狀成

就吳必大錄

意必固我亦自有先後凡起意作一事便有必期之望

所期之事或未至或已過又執滯而留於心故有有

我之患意是為惡先鋒我是為惡成就正如四德貞
是好底成就處我是惡底成就處

萬人學錄

元者善之長春秋傳記穆姜所誦之語謂元者體之長

覺得體字較好是一體之長也

沈惲錄

元者善之長也先生曰左傳作元者體之長也似到說

得好

趙師夏問元者善之長也先生曰元亨利貞皆善也而

元乃為四者之長是善端初發見處也

潘時舉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五

樂記言易直子諒之心昔人改子諒作子良看來良字

却是人之初心子愛良善便是元者善之長

徐希錄

仁是惻隱之母惻隱是仁之子又仁包義禮智三者仁

是長兄管屬得義禮智故曰元者善之長

康德明錄

以萬善之先名仁殊不親切且以所引易傳及四時之

春者體之即見熹前所論統仁義禮智及四端而言

者其分界限明而血脉通貫不必別立名字但要用

工致力使真不失此心然後為得耳

答呂祖謙

且如元者善之長便是萬物資始之端能發用底不可

將仁之本體做一物又料發用底別做一物也

同上

如易所謂元者善之長元豈與善而二哉但此善根之

發迥然無對既發之後方有若其情不若其情而善

惡遂分則此善也不以惡為對矣其本則實無二也

此段疑有誤
字○答何鵠

問仁天之尊爵先生解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得之最

先而兼統四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如何是得之最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五

先曰人先得那生底道理所謂心生道也有是心斯

具是形以生也

輔廣錄

亨者嘉之會亨是萬物亨通到此界分無一物不得其

美故曰嘉之會也

吳必大錄

亨者嘉之會嘉會足以合禮蓋言萬物各有好時然到

此亨之時皆盛大長茂無不好者故曰嘉之會會是

會集之義也人之修為便處處皆要好不特是只要

一處好而已須是動容周旋皆中乎禮可也故曰嘉

會嘉其所會也 呂輝錄

問者嘉之會也與嘉會足以合禮嘗讀程傳其義未通如何曰嘉是美會是聚無有不美便是亨蓋自春至夏無一物不豐盈便是亨遂若一物如此他物不如此則不可以為會須是衆美合聚方可謂之會嘉會足以合禮自上文君子體仁而言謂嘉其所會此嘉字却說得輕如文之以禮樂文字亦是輕 明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五

如言禮樂之文則文字為重也謂如在人一言之美一行之美皆未盡善須是嘉其會使無一言一行之美都無私意了便能合於禮也黃齋問利物足以和義都有箇分別當其分時覺得似不和及各得其利物皆利是乃和義也且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分別如此則君得其所以為君臣得其所以為臣父得其所以為父子得其所以為子各得其利所以和也若君處臣位臣處君位安得和乎又問覺得於上句字義顛倒曰惟其利於物者所以和其義耳萬人傑問

貞固二字與體仁嘉會利物之文似不同曰前日已說了屬北方者便著用兩字方能盡之 吳必大錄

問者嘉之會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春天萬物發生未大故齊到夏一齊發生都齊旺許多好物皆萃聚在這裏便是嘉之會曰在人言之則如何曰動容周旋皆中理便是嘉之會嘉會足以合禮須是嘉其會始得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五

問者嘉之會先生曰此處難下語且以草木言之發生到夏時好處來湊會嘉只是好處會是期會也又曰貞固是固得恰好如尾生之信不貞之固須固得好方是貞

孔子於文言只說利者義之和是掉了那利只是義之和為利益是不去利上求利只義之和處便是利 呂

先生云利者義之和所謂義者如父之為父子之為子君之為君臣之為臣各自有義然行得來如此和者

豈不是利利字與不利字對如云利有攸往不利有攸往

或問利者義之和也曰義之和處便是利如君臣父子各得其宜此便是義之和處安得云不利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此便是不和也安得云利孔子所以罕言利者蓋不欲專以利為言恐人只管去利上求也

全去偽錄

明道云義無對或曰義與利對道夫問若曰利者義之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五

五

和則義依舊無對曰正是恁地

楊道夫錄

利者義之和也曰義疑於不和矣然處之而各得其所則和義之和處便是利

問程子曰義安處便是利只是當然而然便安否曰是也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字則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然那句解得不似此語却親切正好去解那句義

利者義之和義是箇有界分斷制底物事疑於不和然

使物各得其分不相侵越乃所以和也

沈僞錄

易言利者義之和若以理言之義自是箇斷制底物事有凜然不可犯處似不和矣然實則和若臣而犯君子而犯父不安其分便是不義不義便不和矣孟子云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也是這意思只是箇依本分若依本分時爾得爾底我

得我底則自然和而有別若上下交征利

則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五

侵相奪便是不義不和而切於求利矣東坡

義者

義之和論却便把利做別一箇物事來和這義都不

是了東坡於理上無所見只是胡亂恁地說

易裏說利者義之和利只在義之和義本是箇裁制斷

制之物惟施得宜則和此所以為利往前人說這一句都錯如東坡說道利所以為義之和他把這義做

箇慘殺之物看了知道得利方和利是乾卦

則

何這一句却去說義兼它全不識義如它處說不

則

又曰有所不行只連下面說力適如曰有所不行知

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如易裏說其唯聖人乎

葉賀孫錄

問程子曰義安處便為利只是當然便安否曰是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為君臣得其為臣父得其為父子得其為子何利如之這利字即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程子當初此處解得亦未親切不似這語却親切正好去解利者義之和句義似初不和而却和截然而不可犯似不和分別後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五

萬物各止其所却是和和不生於不義義則無不和和則無不利矣

徐高錄

蘇文害正道甚於老佛且如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却解為義無利則不和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於人情若如此非惟失聖言之本指又且陷溺其心先生正色曰晝在當時必與它辨却笑曰必被它無禮

郭友仁錄

問子罕言利孔子自不曾說及利豈但罕言而已曰大易一書所言多矣利只是這箇利若只管說與人未

必曉得以義為利之意却一向只營營貪得計較孟子曰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這箇是說利但人不可先計其利惟知行吾仁非為不遺其親而行仁惟知行吾義非為不後其君而行義

葉賀孫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五

裏住又曰只認義和處便是利不

去利上求利了○沈綱錄

施學論問利者義之和先生指在坐云如何說可學云義乃利之和處曰義之分有別似乎無情却是要順乃和處蓋嚴肅之氣也而萬物不得此不生乃是和又曰亨者嘉之會聚也正夏萬物一齊長時然上句嘉字重會字輕下句會字重嘉字輕

鄭可學錄

利是那義裏面生出來底凡事處制得合宜利便隨之所以云利者義之和是義便求得和若只理會利却

是從中間半截做下去達了上面一截義底小人只
理會後面半截君子從頭來

正固便是事之餘傳曰亨貞之體名稱其事明其義與

乾坤不殊但各主於其事而言耳

谷方士錄

貞者事之餘伊川說貞字只以為正恐未足以盡貞之
義須是說正而固然亦未推得到知上看得來合是
如此知是那點運事變底一件物事所以為事之
餘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夏淵問君子貞而不諒先生曰貞者正而固也

關

道理是如此便須只恁地做所謂知斯二者弗去是
也為正字說不盡故更加固字如易所謂貞固足以

幹事若諒者是不擇是非必要如此

關

固守之意諒則有固必之心也

潘時舉錄

體仁不是將仁來為我之體我之體便都是

體仁本義云以仁為體者猶言自家一箇身體元來都

是仁又云本義說以仁為體似不甚分明然也只得

恁地說

呂輝錄

問體仁長人解云以仁為體是如何先生說只得如此
要自見得蓋謂身便是仁也

問伊川解體仁長人作體乾之仁看來在乾為元在人
為仁只應就人上說仁又解利物和義作合於義而
能利物亦恐倒說了此類恐皆未安否先生云然若
子行此四德則體仁是君子之仁也前輩之說不必
辨它不是只自曉得便了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嘉會會者萬事皆發見在裏處得事是謂之嘉會一事

不是不喚做嘉會會是禮發見之後意思却在未發

見之前利物使萬物各得其所乃是義之和處

義自
然和

不是義外別有箇
和○黃顯子錄

嘉會須是有禮後底事然這意思却在禮之先嘉其所

會時未說到那禮在然能如此則便能合禮利物時

未說到和義在然能使物各得其利則便能和義會

字說道是那萬物一齊發見處得它盡嘉會便是如

只一事兩事嘉美時未為嘉會會字張葆光用齊字
 說說得幾句也好使物各得其宜何利如之如此便
 足以和義這利字是好底如孟子所說戰國時利是
 不好底這箇利如那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
 其君之利和字也有那老蘇所謂無利則義有那條
 殺而不和之意蓋於物不利則義未和

是淵錄

時舉問利物足以和義曰斷是非別曲直近於不和然
 是非曲直辨則便是利此乃是和處也

潘時舉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五

利物足以和義凡說義各有分別如君臣父子兄弟夫
 婦之義各自不同似於不和然而各正其分各得其
 理便是順利便是和處事物莫不皆然

上古之易方是利用厚生周易始有正德意如利貞是

教人利於貞正貞吉是教人貞正則吉至孔子則說

得道理又多

李習祖錄

趙師問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以見
 物物各有天理事事皆有仁曰然趙師夏問與體物

而不可遺一般否曰然曰先生易解將幹事猶言為
 事之幹體物猶言為物之體

葉賀孫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五

文公易說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文公易說卷十六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 駿

通政使司副使臣其驥葉履勛

覆校官中書臣 施光裕

校對官學正臣 常 循

謄錄監生 王元愷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十六

文言傳

宋 朱鑑 撰

問乾卦九四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曰此說文

言二段蓋雖言德學而時位亦在其中非德學何以

處時位此是子曰以下分說其後却錯雜說了又曰

文言多歸聖人上說

易只消認它經中七段乾坤三卦分外多了一段認無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這箇了向後而底不大故費解說

問文言六爻皆以聖人明之有隱顯而無淺深但九三

一爻又似說學者事宜聖人亦有待於學邦所謂忠

信進德脩辭立誠在聖人分上如何先生曰聖人亦

是如此進德亦是如此居業只是在學者則勉強而

行之在聖人則自然安而行之知至知終亦然又問

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在聖人則自然如此為成德

之至闕邇存其誠在聖人則為無數亦保是此意否

先生曰謹信存誠是裏面工夫無迹忘信進德脩辭
居業是外面事微有迹在聖人分位皆做得自別

錄

問程易以文言中三段論潛龍以下六爻分作乾之用
乾之義看來恐可移易說先生曰凡說經若移易得
便不是本意看此三段只是聖人反覆贊詠乾之德
耳如潛龍勿用陽在下也便是第二段陽氣潛藏便
是上段龍德而隱者也聖人反復贊咏發明以示人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六

耳堯錄

橫渠論易乾卦諸爻恐皆過論大抵易卦爻辭本只是
各著本卦本文之象明吉凶之占當如此耳非是就
聖賢地位說道理也故云乾六爻自天子以至於庶
人自聖人以至於愚不肖筆或得之義皆有取但純
陽之德剛健之至若以義類推之則為聖人之象而
其六位之高下又有似聖人之進退故文言因特見
躍飛自然之文而以聖人之迹各明其義位有高下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六

三

此當為聖而不可知之地又豈有可悔邪今橫渠專
以聖人為說已失本經之指又逐爻為漸進之意人
非大言之義且其龍德正中不在九二而在九三九
二之德博而化非進於九三則未免於非理非義之
失而其取義前後相妨固緣益說而轉不得其所矣
大抵近世說經者多不虛心以求經之本意而務極
意以求之本文之外幸而渺茫疑似之間略有縫
如可鉤索略有形影如可執持則遂極筆橫寫

附

于經而謂經之為說本如是也其亦誤矣此數段大

義正淳所疑多得之但謂九三天下將歸益當進德

脩業為未然乾乾夕惕自是君子之常事今雖處危

地而不失其常耳知至知終亦不是言脩闕

漸只是見德業內外之別蓋心則致誠以闕

脩辭以居業進德者日新居業者無倦闕

待旦意雖略相近而不相似也九四只是闕

自無固必耳亦不為信乎於人而後可躍也

欽定四庫全書又公見說
卷十六
問初九龍德而潛隱止言其自信自樂而已至九闕

見地上始見其純亦不已之功也答云潛者隱而未

見行而未成德雖已完待未著見既處無過之闕

唯在閑邪純敬而已雖曰無過然而不閑則有闕

確乎其不可拔非專謂退遜不改其操也愛樂行進

時焉而已其守無自而可奪如富貴不淫貧賤不移

之意忠信脩辭且大綱說所以進德脩業之說知至

知終則又詳言其始終工夫之序如此親切縝密無

纖悉之間隙忠信便是着實根基根基不實何以進

步脩辭立誠只於平日語默之際以氣上驗之思與

不思而發意味自別明道所謂體當自家敬以直內

義以方外之實事者只觀發言之平易躁妄便見其

德之厚薄所養之淺深矣知至則知其道之所止至

之乃行矣而驗其所知也知終則見其道之極致終

之乃力行而期至於所歸宿地也知而行行而知者

交相警發而其道日益光明終日乾乾又安得一息

欽定四庫全書又公見說
卷十六
之閒哉九三雖曰聖人之學其實通上下而言學者

亦可用力聖學淵源幾無餘蘊矣忠信心也脩辭事

也然蘊於心者所以見於事也脩於事者所以養其

心也此聖人之學所以內外兩進而非判然兩事也

知至至之主至知終終之主終程子此說極分明矣

問上下无常進退无恒非為邪枉非離羣類則其心之

所處果安在哉答曰隨時而變動靜不失其宜乃進

德脩業之實也

乾之九二處得其中都不着費力庸言之信庸行之謹

閑邪存其誠善世而不伐德博而化而已若九三則剛而不中過高而危故有乾乾之戒

據於德有時也會失了必依於仁此心常存則照管得到能守是德游於藝似得無緊要底事然能如此是工夫大故做得到了所謂庸言之信庸行之謹也

孫錄

問易說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如此已自好又曰閑邪存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十六

六

其誠何也先生云此是無數亦保

呂憐錄

庸言庸行盛德之至到這裏不消得恁地猶自閑邪存

誠便是無射亦保雖無數亦當保也保者持守之意

星洲錄

常言既謹常行既信但用閑邪怕它入來此正是無射

亦保之意

先個錄

前書奉問謝公之說論下學處莫不以正衣冠肅容貌

為先蓋必如此然後心得所存而不流於邪僻易所

謂閑邪存其誠程氏所謂制之於外所以養其中者

此也

卷呂祖謙

問九二閑邪存誠與九三脩辭立誠相似否曰它地位

自別閑邪存誠不大段用力脩辭立誠大段着氣力

又問進德脩業欲及時如何曰君子進德脩業不但

為一身亦欲有為於天下及時而進

林愛錄

問閑邪則固一矣主一則更不消言閑邪曰只是覺見

邪在這裏要去閑它則這心便一了所以說道閑邪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十六

六

則固一矣既一則邪便自不能入便更不消說又去

閑邪恰如知得外面有賊今夜用須防它則便惺了

既惺了不須更說防賊

葉賀錄

問今只論涵養却不講究雖能閑邪存誠懋念室慾

處事差失則奈何先生云未說到差處且如所謂居

處恭執事敬若不恭敬便成放肆如此類不難

却放肆不恭敬如一箇大公正正之路甚分明

行却尋得一線路與自家私意合便稱是道理

關

每每如此 廖德明錄

守口如瓶不妄是也防意如城閑邪之入也蟻封乃小

恭屈曲之地是折旋中矩不妄動也 游微錄

利見大人君德也兩處說這箇君德却是發明大人

即是九二孔子怕人道別是箇大人故如此互相發

明使三百八十四爻皆恁地漆着豈不快活人只爲

中間多有漆不着底不可曉 夏淵錄

利見大人君德也夫子怕人不把九二做大人別討一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六

箇大人所以去這裏說箇君德也兩處皆如此說龍

德正中以下皆君德言雖不當君位却有君德所以

也做大人伊川却說得這箇大人做兩樣 夏淵錄

進德修業進是要日新又新德湏是如此業却湏着若

修業便是要居他居如人之居屋只住在這裏而便

是居不成道修此二箇了便了修辭便是立誠如今

人揀擇言語的一確二一字是一字一句是一句便

是立誠若還脫空亂語誠如何立伊川說這箇做兩

字明道只做一意說明道說這般底說得條暢直截

夏淵錄

問君子進德修業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誠所以居業

云云曰這忠信二字正是中庸之反諸身不誠孟子

之反身而誠據誠字是知得真實了知得誠然是如

此更擲撲不碎了只欠下手去做在修辭立誠則是

真下手去做忠信是知得到那真實極至處了修辭

立誠是做到那真實極至處若不是真實知得進箇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六

甚麼前頭黑窅窅地如何地進得去既知得若不真

實去做那箇道理也只懸空在這裏無箇安泊處所

謂忠信也只是虛底道理而已這裏極難說湏是合

中庸反諸身不誠與孟子反身而誠諸處看 舊人見先生說

孟子有諸己之謂信是易中所若看不透且休待他

謂忠信非言忠信之忠信也時看而今止是這忠信所以進德一節看未得所以

那修辭立誠一段也看未得又問所以只說修辭者

只是功夫之一件否曰言是行之表凡人所行者無

不發出來也是一件大事。人曰：忠信是始，脩辭立誠是終。知至至之，是忠信；進德之事，知終終之，是居業之事。問至之是已，至其處否？曰：未。在是，知得那至處。方有箇向望處，正要行進去。知終終之是已，至其處了終之而不去，又問：忠信所以進德，止居業也可以做聖人事否？曰：不可。所以進德正是做工夫處，聖人則不消說忠信了。只說得至誠，問如此則皆是學者事。曰：然。這裏大藥都是學者事。問：頃見某人言乾卦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別說
卷十六

是聖人事。坤卦是賢人事，不知是否？曰：意不見得如此。便是這物事，勞攘好說他是聖人事。它這裏又有說學者處，如初九潛龍勿用。子曰：云云也可以做聖人事。九二曰：云云也可以做聖人說。及至九三，便說得勞攘，只做得學者事。矣。問：內卦以德學，言外卦以時位言，此却定曰然。沈剛修

忠信所以進德，是乾健工夫。蓋是剛健粹精，兢兢業業日進而不自已，如活龍然，精彩氣焰自有不可及者。

直內方外，是坤順工夫。蓋是固執持守，依文案本，依做將去，所以為學者事也。又云：說易只是健順如此。議論更無差錯。萬人傑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別說
卷十六

問：乾九二說聖人之德已備，何故九三又言進德脩業？知至至之曰：聖人只逐文取象，此不具言德學節次。是言居住節次。六爻皆是聖人之德，只所處之位不同。初人言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遯世无悶，不見是而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潛龍也已。是說聖人之德了。只是潛而未用耳。九二却恰好，其化已能及人矣。正是臣位所以處之，而安到九三居下卦之上位，已高了。那時節無可做，只得恐懼進德，脩業乾乾不息。此便是伊周地位。到九四位便乖，或躍在淵。伊川謂淵者龍之所安，恐未然。田是平所在，縱有水亦淺。淵是深處，不可測。躍離乎行而未至乎飛行，尚以足躍，則不以足一跳而起，足不踏地，跳得便天上去，不得依舊在淵裏，皆不可測。下離乎行，上近乎飛，上不在

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不似九二安穩此是進退不得皆不由我只聽天時了以聖人言之便是舜歷試文王三分有二湯武鳴條牧野到上九又充了看來人處天運中無一時閑吉凶悔吝一息不曾停如大車一般一恁裏將去聖人只隨他恁地去看道理如何這裏則將這道理處之那裏則將那道理處之

進德脩業四字煞包括道理德是就事上說忠信是心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集

卷十六

中誠實脩辭立誠是誠處有真實底道理進德脩業最好玩味用九蓋是說變

黃子孫

林間乾九二君德也說聖人之德已備何故到九三又却說進德脩業知至至之答曰聖人逐文取象此不是言脩德節次是言居地位節次乾之六爻皆是聖人之德只所處之位不同初爻言不易乎世不成乎名云云至潛龍也已自是說聖人之德了只是潛而未用且到九二却恰好其化已能及人矣又正是臣

位所以處之而安到九三居下卦之上位已高了那時節無可做得只得進德脩業乾乾惕息恐懼到九四便乖這處進退不由我了或躍在淵雖已離乎行而未至乎飛行尚以足躍則不以足一跳而起不踏地跳得便上天去不得依舊在淵裏也不可測伊川道淵是龍之所安某謂不是如此田是平所在縱饒有水也却淺淵則是深處那箇不可測下離乎行上近乎飛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集

卷十六

疑之也不似九二安穩自在此時進退只聽天矣以聖人言之便是舜之歷試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湯武鳴條牧野之事九三是伊周地位然已自是難了看來人處天運中無一時閑跳得時便做有德無位做不做亦不失為潛龍吉凶悔吝無一息停如大車輪一般恁地家將去聖人只隨他恁地去看道理如何在這裏將這道理處之那裏則將那道理處之

錄

徐

忠信所以進德此段初只是解終日乾乾是終日對越在天之義下文因而說天字道理其間有許多分別如說如在其上如在其下亦只是實有此理自然昭著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如今事物莫非天理之所在然一物之中其可見之形即所謂器其不可見之理即所謂道然兩者未嘗相離故曰道亦器亦道於此見得透徹則亦豈有今與後已與人之間哉

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

十

問讀書云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謂之乾道者有進脩不已之意謂之坤道者有安靜自守之意否曰也髣髴如此但須識得忠信所以進德是如何楊仲思曰上只是發已自盡衛物無違曰此只是言應事接物者却又走脩辭立其誠了董伯羽曰只是存主誠實以為進德之地曰如何便能忠信也未見得下落虞黃錄曰恐作內外分說又曰只是如中庸小德

川流天德教化曰也不必說得恁地高這忠信只是如大學誠意如惡惡臭如好好色須見得如此了則其獨自謹忠信分明是自然實心但不是先見得透徹如何能存主得會進德也且如中庸誠之者人之道誠之字全似固執意思然下文必先擇善而後可以固執須是先知始得乾卦正從知處說坤卦只從守處說乾卦分明是先見得這箇透徹便一直做去去如忠信所以進德至可與幾也却是徑前做去有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

五

勇猛嚴厲斬截剛果之意都是先見得方會恁地如云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亦是這般剛決之意所以生知者分明是合下見得透徹忠信便是他此處着力不得更無使之忠信者如乾之健是他自然健不是硬要他健得坤卦則未到這地位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未免謹貼把捉有持守底意思在不是似乾卦見得來透徹若此兩卦二爻亦可見使順之義聖人言語或說得寬須是人自去裏面尋出方有

工夫忠信所以進德是看得它知處破

劉砥錄

伊川說內積忠信積字說得好蓋實其善之說雖密不似積字見得積在此而未見於事之意

道夫問易傳云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積字又也似用力如何曰正是用力不用力如何得就卦雖如此亦是言學但乾是先知得遠故勇猛嚴厲其進莫之能禦

劉砥錄

問易之忠信莫只是實理否曰此說實理未得只是實

欽定四庫全書

易

卷十六

十六

心有實心則進德自無窮

同上

問忠信所以進德曰忠信喜當說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是決定徹底地這便會進人之所以一脚退後只是不曾真實做如何得進知至至之是見得德地一向做去故可與幾忠信進德與知至至之可與幾也這幾句都是去底字附辭立其誠與知終終之可與存義都是住底字進德是日日新居業是日日如此人云進德是營度方邪這屋相似居業是誠見成

底屋而居之忠信二字與別處說不同因舉破釜甑

燒鹽舍持三日糧示士卒必死無還心如此方會斷殺忠信便是有這心如此方會進德

林受孫錄

道夫問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曰此一段只是解箇終日乾乾在天之剛健者便是天之乾在人之剛健者便是人之乾其體則謂之易這便是橫渠所謂坎然大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者自此而下雖有許多般要之形而上者謂之道

欽定四庫全書

易

卷十六

十五

形而下者謂之器皆是實理以時節分段言之便有古今以血氣肢體言之便有人已理却只是一箇理也

楊道先錄

問近思錄伊川言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一段自然之氣以上自是說道下面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不知如何曰皆是明道體無乎不在名雖不同只是一理發出是箇無始無終底意思

徐高錄

先生曰忠信所以進德也信實也然從知上來吾心得是非端的是如此心便實實便忠信吾心以為實然從此做去即是進德處脩辭立誠又是進德事

錄

忠信所以進德至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這箇只是解一箇終日乾乾忠信進德脩辭立誠便無間斷便是終日乾乾不必更說終日對越在天下而說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云云便是說許多事都只是一箇天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

葉賀孫錄

又問忠信所以進德本義云忠信主於心者無一念之不誠也既無不誠則是成德恐非進德之事曰無一念之不誠然後有以為進德之地若有不實如捕風捉影更無下工夫處德何由進湏是表裏皆實無一毫之偽德方日新矣又問脩辭無一言之不實此易曉居業如何實曰日日如此行是從生至死常如此用工夫無頃刻不相似真本義說見於事者又曰知崇

禮卑亦此意知崇進德之事也禮卑居業之事也進謂日見其進居謂常而不厭

沈側錄

賀孫問夜來問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詳此一設意只是體當這箇實理雖說出有許多般其實一理也曰此只是解終日乾乾故說此一段從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說起雖是無聲臭其閑闊變化之體則謂之易然所以能閑闊變化之理則謂之道其功用著見處則謂之神此皆就天上說

欽定四庫全書

大學

葉賀孫錄

及說到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教此是就人身上說

忠信進德便是意誠處至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然後有地可據而無私累牽擾之患其進德孰禦

此段先生親筆也

楊龜山錄

問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必大竊疑居業當無言行言之今獨曰脩辭何也曰此只是上文意人多因語言上便不忠信

不忠信者先見言語

因言忠信進

德便只是大學誠意之說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有此根本德方可進脩辭只是言顧行行顧言之意耳

大錄

問易只言忠信所以進德而孔子答子張崇德之問又及於徙義者是使學者於所存所行處而下都做工夫石先生曰忠信是箇基本徙義又是進處無基本徙進不得有基本矣不徙義亦無緣得進

惺庵錄

忠信所以進德忠信是實其心之所發

呂輝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六

忠信所以進德只着實則德便自進居只是常常守得常常做去

夏淵錄

業只是這箇業今日脩辭立其誠明日又脩辭立其誠

同上

君子進德脩業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忠信猶言實其善之謂非主忠信與朋友交言而有信之忠信也能實其為善之意自是住不得德不期進

而自進猶饑之欲食自是不可已進德則所知所行自進而不已居業則只在此住了不去只着進字居字可見進者自新而不已居者一定而不易忠信進德脩辭立誠居業工夫之條件也知至至之可與幾知終終之可與存義工夫之功程也此一段只是說終日乾乾而已

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忠信是根有此根便能發生枝葉業是外面有端緒者

地震編次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六

道夫問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誠所以居業這是知得此理後全無走作了故直拔德地勇猛剛健做將去便是乾道資敬義夾持之功不敢有以放慢這是坤道曰意思也是德地但乾便帶了箇知底意思帶了箇健底意思所謂進德又是他心中已得這箇道理了到坤便有箇順底意思便只蒙乾之知更不說箇知字只說敬義夾持做去底已後事道夫問敬以直內若無義以方外也不得然所謂義以方外者只是

見得這箇道理合當恁地便只斬截恁地做將去否
曰見不分曉則圖後糊塗便不方了義以方外只那
界限便分別四面皆恁地平正

楊適夫錄

或問脩業德亦有進否曰進德只就心上言居業是就
事上言忠信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直是事事物物皆
見得如此純是天理則德日進不成只如此了却似
辭立誠就事上理會所以居業也進則日見其新居
則常而不厭

葉頌孫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中六

三三

音顧子問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
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上面忠
信與脩辭立誠未是工夫到下面方是工夫是否曰
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如何未是工
夫只上面忠信與脩辭立誠便是材料下面知至知
終惟有實了方會如此大抵以忠信為本忠信只是
實若無實如何會進如播種相似須是實有種子下
在泥中方會日日見發生若把箇空殼下在裏面如

何會發生即是空道理須是實見得若徒將耳聽過
將口說過濟甚事忠信所以為實者且如孝須實是
孝方始那孝之德一日進一日如弟須實是弟方始
那弟之德一日進一日若不實却自無根了如何會
進今日覺見恁地去明日便漸能熱明日方見有一
二分後日便見有三四分意思自然覺得不同立其
誠誠依舊便是上面忠信脩辭是言語照管得到那
裏面亦須照管得到居業是常常如此不少間斷德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中六

三三

是得之於心業是見之於事進德是自覺得意思一
日強似一日一日振作似一日不是外面事只是自
見得意思不同業是德之事也德則欲日進業要終
始不易居是存而不失之意可與幾是見得前面箇
道理便能日進向前去存義是守這箇義只是這箇
道理常常存在這裏可是心肯之義譬如昨日是無
奈何勉強去為善今日是心肯意肯要去為善了

葉頌孫錄

實業

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先生曰忠信者能實其善之謂其欲善也如好好色其惡惡也如惡惡臭人能如此則其德不期進而進矣知之所至力必至之故曰知至至之不待已至而必知其將至故曰可與幾也

精舍所聞

問忠信進德一段先生云忠信是心中所發真見道理如此如惡惡臭好好色一般脩辭立誠是就事上

欽定四庫全書

又公易說
卷十六

三

說欲無一言之不實也問脩辭也只是舉一端而言石先生云言者行之表故就言上說又云知至至之是屬忠信進德上說蓋真見得這道理遠求以至之知終終之是屬脩辭立誠上說蓋是已行到那地方了遠守之而不失又云忠信進德是見箇脩辭之誠底道理脩辭立誠是行箇忠信進德底道理

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一段先生曰這忠信如反身而誠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恁地底地

位是主學者而言在聖人則為至誠忠信不足以言

之也忠信是二十分真箇見得這道理決然是如此

更擴撲不破了既見得如此便有箇進處所以曰進

德脩辭立誠便是真箇做得如此又云真箇如此去

做所以曰居業然而忠信便是見得脩辭立誠底許多

道理脩辭立誠便是居那忠信底許多道理蓋是

見得分明方有箇進處若不曾見得分明則從何處

進黑窰窰地進箇甚麼然只見得箇道理是如此却

欽定四庫全書

又公易說
卷十六

三

入不去做便是空見得如不曾見相似知至至之如忠信進德底意思蓋是見得在那裏如型見在那裏相似便要到那裏所以曰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如脩辭立誠底意思蓋是已在這裏做硬要做到那裏所以曰可與存義若只是見得不去行時也如何存得許多道理惟是見得而又能行方可以存義也又問忠信至可與存義也如思而不學底意思否曰也略是這些意思但這箇大不須恁地說了

呂輝錄

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乾道也敬以直
 內義以方外坤道也先生看必大之說曰近之然乾
 體使坤體順爲實輝光是乾之道故曰忠信進德脩
 辭立其誠守使之義虛順涵養是坤之道曰敬曰義
 皆虛也故曰陽實陰虛 吳必大錄

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如何是乾德只
 是使底意思恁地做去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如何是
 坤德只是順底意思恁地收斂

欽定四庫全書

六公對凡

王

問先生謂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如何曰
 仲弓資質溫粹顏子資質剛明克己復禮天下歸仁
 爲人由己而由人乎哉顏子之於仁剛健果決如天
 旋地轉雷動風行做將去仲弓則自斂藏嚴謹做將
 去顏子如創業之君仲弓如守成之君顏子如漢高
 祖仲弓如漢文帝 補廣錄

劉砥問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
 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乾道恐是有進脩

不已之意坤道是安靜正固之意否曰大畧也是如
 此但須識得忠信所以進德是如何仲思曰恐只是
 發已自盡循物無違曰此是言應事接物者却又依
 舊是脩辭立其誠了伯明曰恐是存主誠實以爲進
 德之地曰如何便能忠信仲思所說固只是見於接
 物蜚卿所說也未見下落處直卿曰恐作內外分說
 如中庸所謂大德敦化小德川流曰也不必說得恁
 地高這只是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則其獨自謹矣 伯明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王

羽錄

錄因問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乾道是使
 決意坤道是確守意先生曰顏子是近前與它一刀
 兩斷仲弓是一面自守久而賊自遁去此亦只是一
 箇道理聖人教人因其資之高下故不同要之用功
 成德則一耳 董錄錄

袁子節問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先生云
 乾道奮發而有爲坤道靜重而持守 潘時舉錄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表裏夾持更無東西走作
去處上面只更有箇天德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
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
也只是便順又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者乾道出門如
見大賓使民如祭大祭者坤道又曰公但看進德立
誠是甚麼樣強健

葉賀孫錄

問忠信所以進德脩業如何是乾德敬以直內如何是

坤德曰忠信所以進德是健底意思莫硬立脚做去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敬以直內是順守意思是恁地收斂做去

徐高孫

又問克己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先生云乾道

者是見得善惡精粗分明便一刀兩段斬截了坤道

便順這一邊做將去更不犯着那一邊又云乾道如

創業之君坤道是繼體守成之君

呂輝錄

問克己復禮乾道也此莫是知至已後工夫否曰也不

必如此說只見得事且就一事上去便是克己終

不成說道我知未至便未下工夫若以太學之序言

之誠意固在知至之後然亦須隨事脩為終不成說
道知未至便不用誠意正心但知至已後自不待勉
強耳

錢未之錄

問顏子問仁與仲弓問仁處看來仲弓才質勝似顏子

曰陸子靜向來也道仲弓勝似顏子然却不果蓋克

己復禮乾道也是喫一服藥便致主敬行恕坤道也

是服藥調護漸漸消磨公看顏子有極大力量一克

己復禮便了仲弓只是循循做將去底如何有顏子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之勇祖道曰雖是如此然仲弓好做中人一箇準繩

至如顏子學者力量打不到不如且學仲弓先生曰

不可如此立志推第一等與別人做顏子雖是勇然

其着力下手處也可做因舉釋氏云有一屠者放下

屠刀立地成佛底事或曰如不還不貳却是學者難

做底曰重處不在怒與過只在遷與貳字上看今不

必論怒與過之大小只看還不還不貳是甚模樣又云

貳不是一二之貳是長貳之貳蓋一箇遷又添一箇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集說

卷十六

此謂之貳又問守之也非化之也如何曰聖人則却無這箇顏子則疑於違貳與不違貳之間又問先生通說克己復禮是喫一服藥便效可以着力下手處更望力為開發曰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處便是克己蓋人只有天理人欲日間行住坐卧無不有此二者但須自省察譬坐如尸立如齊此是天理當如此若生欲縱肆立欲跛倚此是人欲了至如一語一點一飲一食盡是也其去復禮只爭這些子所以禮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集說

卷十六

下之間知上底是路便行下底差了便不行此其所操豈不甚約言之豈不甚易却是行之甚難學者且恁地做將去久久自然安泰人既不隨私意則此理是本來自有底物但為後來添得人欲一段如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長無不知敬其兄豈不具本來底却是後來人欲肆時孝心便失了然而豈真失了於靜處一思念道我今日於父兄而上孝敬之心頗虧則此本來底心便復了也只於此處牢把定其功積久便不可及

同上

夫子告顏淵之言非大段剛明者不足當之苟為不然只是就告仲弓處着力告仲弓之言只是淳和底人皆可守這兩節一似易之乾一似易之坤聖人於乾說忠信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說得煞廣闊於坤只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止緣乾是純剛健坤是純和柔之德

鉢問忠信進德脩辭立誠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六

三

他分合各有着落方是子細董綠經

周良問克已復禮乾道也持敬行恕坤道也曰乾是見
章龍元肯吉既變則成坤故先迷失道後順得常西
南得朋東北喪朋坤則都無頭但利牝馬之貞而已
所以乾卦自君子進德脩業以至於知至至之可與
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從知處說來如坤則但
是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只就持守處說只說得一
截如顏子克已復禮工夫却是從頭做起來是先要

見得後却做去大要着手脚伸弓却只是據見成本
子做只是依本畫胡盧都不問着那前一截了伸弓
也是和粹但精神有所不及顏子是大故通曉了黃

明錄

伊川云忠信所以進德聖人之事故以直內賢人之事

一便恁地剛健一便恁地柔順葉賀孫錄

進德脩業這四箇字煞包括道理德是就心上說業是

就事上說忠信是自家心中誠實脩辭立其誠是說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六

十一

處有真實底道理進德脩業最好玩味吳是淵錄

德者得之於心如得這孝之德在自家心裏行出來方

見得這便是行忠信是真實如此同上

知至雖未做到那裏然已知道業可居心心念念做將

去脩辭立其誠以終它終便是居了進德知至可與

幾是一類事這般處說得精便與它崇德廣業知宗

禮卑一般若是那始條理終條理說得罷同上

知至至之主在至上知終終之主在終上至是要到那

去處而未到之辭如去長安未到長安却先知道長安在那裏從後行去這便是進德之事故進德是要日新又新只管要進去便是要至之說道可與幾未做到那裏先知得如此所以說可與幾進字貼着那幾字至字又貼着那進字終則只是要守業只是這業今日如此明日又如此所以下箇居字終者只這裏終居字貼着那存字終字又貼着那居字德是心上說義是那業上底道理

黃河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六

乾是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坤則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克已復禮底是要見得天理人欲後方做將去仲弓却是據見在持守料去

黃河錄

問克已復禮乾道主敬行恕坤道曰坤是箇無頭底其終辭曰利牝馬之貞先速後得乾文皆變而之坤其辭曰見羣龍无首吉乾便從知處說起故云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坤只是從持守處說起故云敬以直內

義以方外克已復禮也是有知底工夫在前主敬行恕只是據見定依本分做將去

朱熹錄

江德功言乾是定理坤是順理近是

黃升卿錄

志乾氣坤

同上

佐問進德修業進德只一般說至修業却又言居業何也先生曰未要去理會修字居字且湏去理會如何是德如何是業佐對云德者恐是本於內而言業者見於外而言先生曰內外字近之德者得之於心者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六

也業者乃事之就緒者也如古人所謂業已如此是也且如事親之誠必真箇是得之於吾心而後見於事親之際方能有所就緒然却須是忠信方可進德蓋忠信則無事不誠實猶木之有根其生不已也

朱熹錄

錄

林學履問修業居業之別先生曰二者只是一意居守也逐日脩作是脩常常為此是守又問頤六爻伊川解云上三爻是養德義下三爻是養已養口體是

否曰上三爻是養人下三爻是資人以養已養已所以養人也

黃氏明錄

夏淵問進德脩業復云居業脩居所以不同先生曰德

則日進不已業如屋室未脩則當脩之既脩則居之

裴孟卿錄

因說進德脩業進字居字曰今看文字未熟所以觸突

都只見成一片黑窄窄地須是只管看來看去認來

認去今日看了明日又看早上看了晚間又看飯前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語類

卷六

看了飯後又看久之自見得開一箇字都有一箇大

縫罅今常說自得又豈是懸空見得亦只是玩味之

久自見得文字只是舊時文字只是見得都開如織

錦上用青綠用紅綠用白綠若見不得只是一片皂

布

葉賀孫錄

問蘇李明以治經為傳道居業之實居常講習只是空

言無益質之兩先生何如曰李明是橫渠門人祖橫

渠脩辭之說以立言傳後為脩辭是

有秋

為居業明

道與說易上脩辭不恁地脩辭只是如非禮勿言若

脩其言辭正為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

內義以方外之實事便是理會敬義之實事便是表

裏相應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便是立誠道之浩浩何

處下手惟立誠才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

脩業業便是逐日底事業恰似日課一做忠信所以

進德為實下手處如是心中實見得理之不要如惡

惡臭如好好色常常恁地則德不期而進矣誠便即

欽定四庫全書

朱子語類

卷六

是忠信脩省言辭便是要立得這忠信若口不擇言

只管進事便說則忠信亦被汨沒動蕩立不住了明

道便只辨他脩辭二字便只理會其大規模伊川却

與辨治經便理會細密都無縫罅又曰伊川也辨它

不盡如講習不止只是治經若平日所以講習又悲

子孝兄友弟恭與應事接物有合講者或更切於治

經亦不為無益此更是一箇大病

同上

又曰出辭氣斯遠鄙倍是脩辭立其誠意思

同上

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擇言便是脩省言辭篤志便是立誠知至至之便是知得進前去又曰知至便是真實知得如惡惡真如好好色

至之便是真箇求到如惡惡真如好好色之地知終便是知得進到這處了如何保守得便終保守取便是終之脩辭立其誠便是知終終之可與幾是未到那裏先見得箇事幾便是見得到那裏可與存義便似守得箇物事在一箇是進一箇是居進如日知其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集

卷十六

所亡只管進前去居如月無亡其所能只管日日悠

地做 同上

易之文言於乾九三實明學之始終而所謂忠信所以進德者欲吾之心實明是理而真好惡之若其好好色而惡惡是也所謂脩辭立誠以居業者欲吾之謹夫所發以致其實而尤先於言語之易故而難收也其曰脩辭豈作文之謂哉今或者以脩辭名左右之齋吾固未知其所謂然設若盡如大言之本指則

猶恐此事當在忠信進德之後而未可以遽及若如或者賦詩之所詠歎則恐其於乾乾夕惕之意又益遠而不相似也 答畢重

夏淵問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曰且如胡說脫空誠意如何立說話一句是一句的確方立得誠居業如人住屋子日日如此

明道先生論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說得來如此動活流轉伊川以篤志解立其誠則緩了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集

卷十六

伊川解脩辭立誠作擇言篤志說得來寬不如明道說云脩其辭正為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

擇言是脩辭篤志是立誠大率進德脩業祇是一事進德是就心上說脩業是就事上說 楊道夫錄

道夫問內積忠信是誠之於內擇言篤志是誠之於外否曰內積忠信是實心擇言篤志是實事人問知至至之是致知知終終之是力行自今觀之固是如此

然細思恐知至與知終屬致知至之終之屬力行二

者自相無常曰程子云知至至之主知知終終之主

行然其竊疑似亦不必如此說只將忠信所以進德

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說自得蓋無一念之不誠所

以進其德也德謂之進則是見得許多又進許多無

一言之不實所以居其業也業謂之居便是知之至

此又有以居之也

同上

問脩辭立其誠何故獨說辭得非只舉一事而言否曰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六

然也是言處多言是那發出來處人多是將言語做

沒緊要容易說出來若一要實這工夫自是大立

其誠便是那後面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

脩辭立其誠其字當細玩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

所以居業誠即指忠信也

呂粹錄

問劉器之問誠之目於溫公曰當自不妄語入此易所

謂脩辭立其誠也答云近之

答程洵

內積忠信一言一動必忠必信是積也知至至之全在

知守知終終之在着力守之

葉賀孫錄

問知至至之知終終之恐是大略立箇期限如此曰這

箇只是箇始終

呂粹錄

知至至之知終終之舊來所說未是遺書知至至之主

知知終終之主然蓋上句則以知至為重而至之二

字為輕下句則以知終為輕而終之二字為重也存

義言其有以存是理而不失非有取乎不過之義也

蔡方士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六

問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曰忠信

所以進德也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方說知至至

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知至是知得到

至處至之謂意思也隨它到那處這裏便可與理會

幾微處知終是知得到終處終之謂意思也隨它到

那裏這裏便可與存義存謂存主今日也存主在這

裏明日也存主在這裏

葉賀孫錄

劉礪問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曰

此 徐高錄

上至字是至處下至字是到那至處知終是終處終之是終之而不去蓋求必終於是而守之不去也先

知為幾如人欲往長安雖未到長安然已知長安所在所謂可與幾也存者守而勿失既知得箇道理如

此則堅守而勿失所謂可與存義也

沈綱錄

知至至之知至則知字是輕至字是到那處至之則至

字是實之字是虛如知得要到臨安是知至須是行

到那裏方是至之大學知至知字是重至字是輕

葉賀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六

孫錄

林間知至與知終終字與至字其義相近如何先生曰

這處人都作兩段家將去所以難得分曉知至與至

之知終與終之分作四截說知至是知得到處知終

是終其到處至之是須着行去到那處故曰知至至

之終之是定要守到那處故曰知終終之上兩箇知

字却一般舉遺書所謂知至至之主知也知終終之

主終也均一知也上却主知下却主終要得守故如

知至至之知其可至而行至之也知終終之知其可住而止之

幾木之錄

知至至之此知謂進德者也知終終之此知謂居業者

也進德者日新又日新進進而不已也居業日新

守定在此也然必內有忠信方能脩辭心不在時如

何脩得於乾言忠信者有健而無息之意於坤言敬

者有順而有常之意

同上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六

林間知至至之致知也知終終之力行也雖是如此知

至知終皆致知事至之終之皆力行事然知至至之

主於知故可與幾知終終之主於行故可與存義如

何先生曰知至至之者言此心所知者心真箇到那

所知田地雖行未到而心已到故其精微幾密一齊

在此故曰可與幾知終終之者既知到極處便行進

到極處此真實見於行事故天下義理都無走失故

曰可與存義所謂知者不似今人草草略知得而已

其所知處此心直箇一（一到那上）也

知至至之進德之事以知得端

的如此此心自實從此處去
做便是進德處也○董錄

上下无常非為邪進退无恒非離羣是不如此只要得

及時又云如此說也好

夏淵錄

又曰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者進德脩業九三已備此

則欲其及時以進耳

董錄

天下所患無君不患無臣有如是君必有如是臣雖使

而今無火間也必有出來雲從龍風從虎只怕不是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六

真箇龍虎若是真龍虎必生風致雲也

沈側錄

又曰本乎天者親上凡動物首向上是親乎上人類是

也本乎地者親下凡植物本向下是親乎下草木是

也禽獸首多橫所以無智此本康節說

董錄

問王弼說初上無陰陽定位如何先生云伊川說陰陽

奇耦豈容無也乾上九貴而无位需上九不當位乃

爵位之位非陰陽之位此說極好

或問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答云元亨是

乾之用處利貞便是乾之意思如人在此說話便是

發用處纔默而不言自有箇意思在那裏

呂輝錄

四端猶四德逐一言之則各自為界限分而言之則仁

義又是一天界限故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如乾文

言既曰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

也

陳大猷錄

利貞者性情也是對元亨而言動而發散在外靜時便

收藏在內性情猶言體質

呂九大特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六

又問利貞者性情也曰此性情如言本體元亨是發用

處利貞是收藏歸本體處

體如在上下
用却在上下

夏長茂條達至秋結子有箇收斂撮聚底意思但未

堅實至冬方成在秋雖是已實漸欲脫去其本之時

然受氣未足便種不生故須到冬方成人只到秋冬

疑若不見生意不知都已收斂在內如一株樹有十

子結實各具生理却將其子種之便可成千株樹則

朴碩果不食正是此義於此見得生生不窮之意天

錄

不言所利明道說云不有其功常久而不已者乾也此語說得好

問乾不言所利程易謂無所不利故不言利如何先生曰是也乾則無所不利坤只利牝馬之貞則有利不利矣雜錄

大哉乾乎陽氣流行固已包了全體陰便在這裏了所以說剛健中正然不可道這裏却夾雜些陰柔所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十六

以却說純粹精

先生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觀其文勢只是言此四者又純粹而精耳程易作六德解未安雜錄

問乾剛使中正或謂乾剛無柔不得言中正先生嘗言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耳以其流行之統體而言則但謂之乾而無所不包以動靜分之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別所謂流行之統體指乾道而言邪先生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地大德曰生天地別無勾當只是生而已這箇道理

直是自然無安排聖人亦只是見得此機絨而發明

出來耳程傳解四德只就物上說最為明白元者萬

物之始亨者萬物之長利者萬物之遂貞者萬物之

成下得遂字尤好通書曰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通即發見於外者復是性體同上

利貞者性情也是乾元之性情始而亨時是乾之發作

處共是一箇性情到那利貞處一箇有一箇性情百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十六

四十六

穀草木皆有箇性情了元亨方是它開花結子時到

這利貞時方見得它底性情就這上看乾之性情便

見得這是那利貞誠之復處

又問一陽動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如何利貞來乃為

乾之性情先生曰元亨者發見流行之處利貞乃其

本體無所作用之實性情猶言情狀於其收斂無所

作用方見得它情狀真實雜錄

不言所利是說不似坤利牝馬之貞但說利貞而已同上

只乾便是氣之統體物之所資始物之所正性命豈非無所不包但自其氣之動而言則為陽自其氣之靜而言則為陰所以陽常兼陰陰不得兼陽陽大陰小陰必附陽皆此意也

董錄注

剛健中正為其無於不中正所以說箇中正陽剛自是全體豈得不中正這箇因近日趙善譽者著一併物事說道只乾坤二卦便偏了乾只是剛底一邊坤只是柔底一邊意說與它道聖人做一部易如何却將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十六

兩箇偏底物事放在劈頭如何不討箇渾淪底放在

那裏注中便是破它說

林學履問伊川云中無不正未必中也如何曰如君子而時中則是中無不正若君子有時不中即正未必中蓋正是骨子好了而所作事有未恰好處故未必中也

黃義剛錄

德者行之本君子以成德為行言德則行在其中矣

楊

大律

問行而未成如何曰只是事業未就又問乾六爻皆聖

人事安得有未成伊川云未成是未著莫是如此否

曰雖是聖人畢竟初九行而未成問此只論事業不

論德否曰不消如此費力且如伊尹居有莘之時便

是行而未成

陳文蔚錄

學聚問辯聖人說得寬這箇便是下面所謂君德兩處

說君德皆如此

學聚問辯明善擇善盡心知性此皆是知皆始學之功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十六

也

楊通夫錄

問大抵學便踐履如何曰不可易云學以聚之問以辯

之既探討得是當且放頓寬大田地待觸類自然有

會合處故曰寬以居之且未可說仁以行之

周錄注

或躍在淵九四中不在人則其進而至于九五之位亦

無嫌矣但君子本非有此心故云或躍而文言又以

非為邪也等語釋之

方士疏

又問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聖人與天為一安

有先後之殊曰只是聖人意要如此天便順從先後相應不差毫釐也因說人常云如鷄覆子啐啄同時不知是如此否時舉云舊時家間常養鷄時舉時為兒童日假其雛之出見他母初未常啄蓋氣數才足便是橫迸裂開有時見其出之不利因用手略助之則其子下來便不長進以此見得這裏一毫人力有不能與先生笑而然之

潘時舉錄

問程易言天尊言之則道也又曰天地者道也不知天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六

地即道邪抑天地是形所以為天地乃道邪先生曰伊川此句意未散道是天地只以形言先天而天弗違者如禮雖先王未之有而可以義起之類蓋雖天之所未為而吾意之所為自與道契天亦不能違也後天而奉天時如天叙有典天秩有禮之類雖天之所已為而理之所在吾亦奉而行之耳蓋大人无私以道為體此一節只是釋大人之德其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

山將天地對日月四時鬼神說便只是指形而下者言

董錄

問志壹則動氣是先天而天弗違氣壹則動志是後天而奉天時其意如何曰此是橫渠恁地說他是說春秋成後致麟先儒固亦有此說然亦安知是作起獲麟麟出後被人打殺了也掩米

黃義明錄

不先天而開人各因時而立政

胡本天作時欽夫云作天字大害事

愚謂

此言先天與文言之先天不同文言之云先天後天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六

乃是左右參贊之意如左傳云實先後之意思却在中間正合天運不差毫髮所謂啐啄同時也此序所云先天却是天時未至而妄以私意先之若耕穫菑畲之類耳兩先天文同而意不同先天先時却初不異但上言天下言人上言時下言政於文為協耳

欽夫

與張

坤文言

坤至柔而動也剛坤只是承天如一氣之施坤則盡能

發生承載非剛安能如此 沈側錄

問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程傳云坤道至柔而動則剛坤體至靜而德則方柔與剛相反靜與方疑相似何也先生曰靜無形方有體方謂生物有常言其德方正一定確然不易而生物有常也靜言其體則不可得見方言其德則是其著也 董錄

坤只說得持守一邊事如乾九三言忠信所以進德脩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便連致知持守都說了坤從首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六

至尾皆去却一箇頭如云後得主而有常或從王事元成有終皆是無頭文蔚曰此見聖人賢人之分不同處曰然 陳文蔚錄

堂旁兩夾室暇日默坐讀書其間名其左曰敬齋右曰義齋蓋意當讀易而得其兩言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以為為學之要無以易此而未知其所以用力之方也 名堂室記

此德不孤與易中說德不孤不同此但言有德者聲氣

相求自不孤立故必有鄰易中却是說敬義既立則內外無備則其德威而不孤也 容齋札道

坤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文言將敬字解直字將義字解方字敬義立而德不孤不孤即解大字也敬而無義則做事出來必錯了只義而無敬則無本何以為義皆是孤也須是敬義立方不孤以之事君則忠於君以之事親則悅於親以之交朋友則信於朋友自然不習无不利也方外之方謂有義以處之事皆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六

合宜移易不得如物之方截然不可動若圓物則可轉也 吳出大錄

敬以直內是持守工夫義以方外是講學工夫 升卿錄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直是直上直下皆中無纖毫委曲方是割截方整之意

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非是別有箇義敬譬如鏡義便是能照底 康德明錄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只是此二句格物致知是義以方

外

先生問實從周曾看格物一段否因言聖人只說格物二字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且一念之微以至事物物若靜若動凡居處飲食言語無不是事無不各有箇天理人欲湏是逐一驗過雖在靜處坐亦湏驗箇敬肆敬便是天理肆便是人欲如居處便湏驗得恭與不恭執事便湏驗得敬與不敬有一般人專要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事却七顛八倒到了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集
卷十六

五

又牽動他寂然底又有人專要理會事却於根本上全無工夫湏是徹上徹下表裏洞徹如居仁便能由義由義便是居仁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能義以方外便是敬以直內

原德明錄

鄭昭先問敬義之說答曰敬是立己之本義是處事義然方正各得其宜道夫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莫是合內外之道答曰久之則內外自然合又問敬以直內後便能義以方外還是更用就上做工夫曰雖是

如此也湏是先去敬以直內然後能義以方外景紹曰敬與誠如何曰敬是戒謹恐懼之義誠是實然之理如實於為善實於不為惡便是誠只如敬亦有誠與不誠有人外若謹畏內實縱弛這便是不誠於敬只不誠便不是這箇物

楊道夫錄

劉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如何這處便謂之仁曰會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處皆可謂之仁如博學篤志切問近思能如是則便可為仁如克己復禮亦是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集
卷十六

五

仁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亦是仁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亦是仁看從那路入做到極處皆是仁

徐需錄

先生問曾理會敬字否對云程先生說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曰畢竟如何見得這敬字答曰端莊嚴肅則敬便存曰湏是將敬來做本領涵養得貫通時纔敬以直內便義以方外義便有敬敬便有義如居仁便由義由義便居仁

問易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敬以養其心無一毫私念可以言直矣由此而發所施各得其當是之謂義此與中庸言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相表裏中庸言理易言學答云此說是也

答程洵

問日用間今且如何用工夫曰大綱只是恁地窮根究原來處真透徹又且須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此二句為要

黃有開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曰說只恁地說須自去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十六

五十五

下工夫方見得是如此敬以直內是無纖毫私意曾中洞然徹上徹下表裏如一義以方外是見得是處決定是恁地不是處決定不恁地裁然方方正正須是自將去做工夫聖門學者問一句聖人答出一句便領略將去實是要行得如今說得儘多只是不曾就身已做盡之講學所以異於科舉之文正是要切已行之若只恁地說過依舊不濟事若實是把做工夫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八箇字一生用之不窮

夜來說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實下工夫見得真箇是敬立則內直義形而外方這終身可以受用

同上

敬以直內最是緊切工夫

同上

童伯羽問敬為體和為用曰自心而言則心為體敬和為用以敬對和而言則敬為體和為用夫抵體用無盡時只管恁地移將去如兩儀對太極而言則太極為太極四象對兩儀則兩儀為太極八卦對四象則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十六

五十六

四象又為太極又如自南而視北則北為北自北而視之則北中自有南北也道理都如此又問異用同體不言同出於一理而曰同出於一心何邪曰理也說得而心較分明

楊道夫錄

道理自有動時自有靜時學者只是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見得世間無處不是道理雖至微至小處亦有道理

問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

明錄

義者凶從字意如何曰從順也敬便堅起急便放倒
以理從事是義不以理從事便是欲這處敬與義是
箇體用亦猶坤卦說敬義徐寓錄
問義形而外方曰義是心頭斷事底心斷於內而外便
方正萬物各得其宜同上

問居敬則內直內直則外自方居敬而行簡亦猶內直
而外方歟若居簡而行簡則是喜靜惡動怕事苟安
之人矣曰程子說居敬而行簡只作一事今看得來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六

十一

恐是兩事居敬是自處以敬行簡是所行得要也補
錄

至之問君子義以為質一段程子曰君子敬以直內義
以方外義以為質則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
先生云只是一箇義義以為質便是義以方外處說
起來若無敬以直內也不知義之所在當時集錄

陳剛云向見東萊說秦老語胡和仲云先大說敬以直
內義以方外一句不是我只是敬以直內原

因檢近思錄有云佛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

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顧謂道

夫曰這是當時記得金處前者記得不完也又曰只

無義以方外則連敬以直內者也不是了楊道夫錄

游定夫編明道語錄言釋氏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

呂與叔編則曰有敬以直內無義以方外則與直內

底也不是又曰敬以直內所以義以方外也又曰游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六

五

定夫晚年亦學釋

甘節錄

來書謂伊川先生所云內外不備者為不然蓋無有能

直內而不能方外者此論甚當據此正是意所疑處

若使釋氏果能敬以直內則便能義以方外便須有

父子有君臣三綱五常闕一不可今曰能直內矣而

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乎又豈敬者之外別有所謂

義乎以此而觀伊川之語可謂失之恕矣然其意不

然特兄未之察耳所謂有直內者亦謂其心地一段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集

卷十

工夫耳但其用功却有不同處故其發有差它却全
不管着此所以無方外之一節也固是有根株則必
有枝葉然五穀之根株則生五穀之枝葉華實而可
食梯稗之根株則生梯稗之枝葉華實而不可食此
則不同耳矣未以根株而愈疾鉤吻以根株而殺人
其所以殺人者豈在根株之外而致其毒哉

內能於根株之外別致其功也

故明道先生又云釋氏唯務上達而無
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
斷非道也此可以見內外不備之意矣然來書之云
却是從儒向佛故猶藉先生之言以為重若真胡種
族則亦不肯招認此語矣如何

卷李宗思

德之所以不孤者乃在於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方其主
敬則其中無一毫私曲及其隨事裁處則事物物
截然有定理而不易敬義既立則內外德備所以不
孤而有鄰也先生云此處恐不消得引易來說論語
所說德不孤必有鄰只云有如此之德必有如此之

類應如小人為不善必有不善之人應之易中言敬
以直內須用義以方外義以方外須用敬以直內孤
猶偏也言敬義既立則德不偏孤言德盛若引易中
來說恐將論語所說攪得沒理會

德不孤易中所說與論語不同德盛逢原者易之說也
善以類應者論語之說也各指所之不可無用也

方谷

易大言德不孤正是發明大字意思謂德盛者得之矣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集

卷十

然與物同亦是此意試玩敬義立而與物同之意當
自得之恐不可云只是說與初同也

卷林然之

仁父問充廣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廣不去天地

間賢人隱是氣象如此是實如此曰似恁地

升節錄

仁父問程子所謂充廣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廣

不去則天地間賢人隱如何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只管充廣將去則萬物只管各得其所若充之於一

家則一家得其所充之於一鄉則一鄉得其所充之

於天下則天下得其所如何不天地變化草木蕃若

充廣不去則出門便有窒礙

葉賀孫錄

寓因問忠恕程子以推廣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推

廣不去天地開賢人隱如何曰亦推已以及物推廣

去則物我貫通自有箇生生無窮底意思便有天地

變化草木蕃氣象天地只是這樣道理若推不去物

我隔絕欲利於己不利於人欲己之富欲人之貧欲

己之壽欲人之夭似這氣象全然開塞隔絕了便似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六

天地開賢人隱

徐高錄

天地變化是忠忠則一草木蕃是恕恕則萬物天地開

賢人隱是理當如此非如人之不恕是有各意恕如

春不恕如冬

甘節錄

人傑問伊川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乾道變化猶

是上體事至各正性命方謂之恕否曰非也恕字正

是夾界半路上事或問盡物之謂恕伊川曰盡己之

謂信推己之謂恕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正是說推己

及物處至於推到物上使物物各得其所即是信也

人傑又問侯仲良云明道以天地變化草木蕃不知伊

川之說如何曰據數家以天地變化草木蕃如草木

暢茂是天造草昧之意故指來說恕字未甚透着

大德

草木蕃如說草木暢茂

萬人傑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六

大公易說卷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文公易說卷十七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紱

通政使司副使臣吳瞻泰賈勳

覆校官中書日施光翰

校對官學正臣常倫

膠錄監生臣王元愷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十七

宋 朱鑑 撰

說卦傳

說卦中說許多卜筮今人說易却要掃去卜筮如何理會得易每恨不得古人活法只說得箇半死半活底若更得它那箇活法却湏更看得高妙在古人必自靈活法且如筮得之卦又却與所占底事不相應時如何它到這裏又須別有箇活底例子括將去不只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係死殺着或是用支干相合配處或是因他物象撰著雖是占筮只是後人巧去裏面見箇小小道理旁門曲選正理不只如此

夏淵錄

贊只是贊化育之贊不解便說到那贊命於神明這只是說道它為神明所贊所以生出這般物事來與人做卦

同上

贊於神明猶言治於人相似謂為人所治也贊於神明神明所贊也聖人用於字係地用不然只當說幽贊

神明此却是說見助於神明 同上

生著便是大衍之數五十如何恰限生出百莖物事教

人做筮用到那參天兩地方是取數處看得來陰陽

剛柔四字陰陽指二老剛柔指二火 同上

幽贊於神明於字猶治於人之於言見助於神明也 林學

蒙錄

問參天兩地舊說以為五生數中天參地兩不知其說

如何曰如此却只是三天二地不見參兩之意參天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七

二

者參之以三兩地者兩之以二也以方圓而言則七

八九六之數都自此而起問以方圓而言參兩如天

之圓徑一則以圓三而參之地之方徑一則以圓四

而兩之否曰然 楊通文錄

問參天兩地而倚數曰天圓得數之三地方得數之四

一畫中有三畫三畫中三之則為九政天之數也陽

道常饒陰道常之地之數止乎兩不能為三三而兩

之為六為坤 金去偽錄

參天兩地而倚數一箇天參之而為三一箇地兩之而

為二三三為九三二為六兩其三一共二為八兩其

二一共三為七二老為陰陽二火為剛柔又曰健順

剛柔之精者剛柔健順之粗者 舒高錄

一箇天參之則三一箇地兩之則二數便自此起與大

衍之數五十各自說一箇道理不須合來看然要合

也合得一箇三一箇二衍之則成十便是五十矣 淵

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七

三

參天兩地而倚數此在撰著上說參者元是箇三數底

物事自家從而三之兩者元是箇兩數底物事自家

從而兩之雖然却只是說得箇三在未見得成何數

倚數云者似把幾件物事揆放這裏如已有三數更

把箇三數倚在這裏成六又把箇三數物事倚在此

成九兩亦如之 同上

倚數倚是靠在那裏且如先得箇三又得箇三只成六

更得箇三方成九若得箇二却成八恁地倚得數出

來有人說來作三謂一三五兩謂二四一三五固是
天數二四固是地數然而這却是積數不是倚數了
同上

觀變於陰陽且統說道有幾畫陰幾畫陽成箇甚卦發
揮剛柔却是就七八九六上說初間做這箇卦時未
曉得變與不變及至發揮出剛柔了方知這是老陰
少陽那是老陽少陰 同上

問觀變於陰陽而立卦觀變是就著數上觀否先生云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七 五

恐只是就陰陽上觀未用說到著數處 林學蒙錄

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分奇耦便是
畫積畫便成卦卦中看畫便是爻若如所說只是引
證作文不知四句之義又如何說說所謂鶴命春臺
若是也何由知其味邪 林學蒙錄

問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既有卦則
有爻矣先言卦而後言爻何也曰自作易而言之則
有爻而後有卦此却以自後人觀聖人作易而言方

其立卦時只見是卦及細別之則有六爻問陰陽剛
柔一也而別言之何也曰觀變於陰陽近於造化而
言發揮剛柔近於人事而言且如泰卦以泰卦言之
只見得小往大來陰陽消長之意爻裏面便有包荒
之類 楊道大錄

問和順道德而理於義是就聖人上說是就易上說先
生云是說易又問和順是聖人和順否先生云是易
去和順道德而理於義如吉凶消長之道順而無逆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七 五

是和順道德也理於義則又極其細而言隨事各得
其宜之謂也和順道德如極高明理於義如道中庸
林學蒙錄

和順道德而理於義是統說底窮理盡性至命是分說
底上一句以離合言之下一句以淺深言之凡卦中
所說莫非和順那道德不悖了他理於義是細分他
逐事上各有箇義理和順字理字最好看聖人下這
數字改移不得不似今時抹了却添幾字都不妨 明

錄

和順道德而理於義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莫非命也順

受其正則君子於此將如何哉亦曰脩其在我者以

聽其在天者而已矣

答柯國材

和順於道德是默契本原處理於義是應變合宜處物

物皆有理湏一一推窮性則是理之極處故云盡命

則性之所自來處以此推之自不重複不必如前所

說

答許升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九
卷十七

盡心知性天言學者造道之事窮理盡性至命言聖人

作為之事

答何錫

窮理是窮得物盡得人性到得那天命所以說道性命

之源

夏淵錄

窮理是知字上說盡性是仁字上說言能造其極也至

於範圍天地是至命言與造化一般

同上

窮理盡性至於命本是就易上說易上皆說物理便是

窮理盡性即此便是至命諸先生把來就人上說得

盡理盡性了方至於命

陳淳錄

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這物事齊整不亂其所從來一也

萬人錄

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答云此言作易者如此後來不

合將作學者事看如孟子盡心知性知天之說雖與

此是一串却是學者事只於窮理上着工夫窮得理

時性與命在其中矣橫渠之說未當

月溪記問

窮理是理會得道理窮盡盡性是做盡處如能事父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九
卷十七

然後盡仁之性能事君然後盡義之性

李剛祖錄

問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程張之說孰是曰各是一說程

子皆以見言不如張子有作用窮理是見盡性是行

覺得程子是說得快了如為子知所以為孝為臣知

所以為忠此窮理也為子能孝為臣能忠此盡性也

能窮其理而充其性之所有方謂之盡以至於命是

拖脚却說得於天者盡性是我之所至者至命是天

之所以與我者也昔嘗與人論時事盡事觀之道

至天下之為父子者定知此者窮理者也能此者盡性者也

能此一作行此○吳必大註

道理須是與自家心相契方是得它所以要窮理忠信進德之類皆窮理之事易中自具得許多道理便是

教人窮理循理

是淵錄

聖人作易時其中固是具得許多道理人能體之而盡

則便似那易他說那吉凶悔吝處莫非和順道德理於義窮理盡性之事這一句本是說易之書後人說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十七

去學問上却是借他底然這上也有這意思皆是自

淺至深

昔者聖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聖人作易只是要發揮性命之理模寫那箇物事下文所說陰陽剛柔

仁義便是性中有這箇物事順性命之理只是要發

揮性命之理

同上

問將以順性命之理而下言立天地人之道乃繼之以兼三才而兩之此恐言聖人作易之由如觀鳥獸之

文與地之宜始作八卦相似蓋聖人見得三才之理只是陰陽剛柔仁義故為兩儀四象八卦也祇是這

道理不知如何曰聖人見得天下只是這兩箇物事故作易只是模寫出這底問模寫出來便所謂順性

命之理性命之理便是陰陽剛柔仁義否曰便是順

性命之理問兼三才如何分曰以一卦言之上兩畫

是天下兩畫是地兩卦各自看則上與

三是天五與二為人四與初為地問以八卦言之則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十七

九三者天之陽六三者天之陰九二者人之仁六二

者人之義初九者地之剛初六者地之柔不知是否

曰恁地看也得如上便是天之陰三便是天之陽五

便是人之仁二是人之義四是地之柔初是地之剛

楊道夫錄

問春作夏長仁也秋收冬藏義也此易所謂人道地道

天道之立歟曰此即通書所謂二氣五行之說也

偽錄

陰陽剛柔仁義者來當曰義與仁當以仁對陽仁若不

是陽剛如何做得許多造化義雖剛却主於收斂仁

却主發舒這也是陽中之陰陰中之陽互藏其根之

意且如今人用賞罰到賜與人自是無疑便做將去

若是刑殺時便遲疑不肯果決做這見得陽舒陰斂

仁屬陽義屬陰處

是淵錄

是亞夫問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

人之道曰仁與義仁如何比剛先生云人施恩惠時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七

十一

心自是直行無疑憚行刑罰時心自是疑畏萬一有

失則奈何且如春生則氣舒自是剛秋殺則氣收斂

而漸衰自是柔

蕭佐錄

問立天之道曰陰陽道理也陰陽氣也何故以陰陽為

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明道以為

道者如此說然器亦道道亦器也道未嘗離乎器道

只是器之理如這交椅是器可坐便是其交椅之理如

這人身是器語言動作便是人之理理只在器上理

與器未嘗相離所以一陰一陽之謂道曰何謂一曰

一如一闕一闕謂之變只是一陰了又一陽此便是

道寒了又暑暑了又寒這道理只循環不已維天之

命於穆不已萬古只如此

陳淳錄

因說仁義先生曰只有孟子說得好如曰學問之道無

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是外面收入裏來如曰人之

有是四端知皆擴而充之又要從裏面發出去凡此

出入往來皆由這箇心又曰所謂立天之道曰陰與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七

十二

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都是陰

地

問仁義禮智體用之別曰自陰陽上看下來仁禮屬陽

義智屬陰仁禮是用義智是體春夏是陽秋冬是陰

只將仁義說則春作夏長仁也秋斂冬藏義也若將

仁義禮智說則春仁也夏禮也秋義也冬智也仁禮

是敷施出來底義是肅殺果斷底智便是收藏底如

人肚藏有許多事如何見得具智愈大其藏愈深正

如易中說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解者多以仁為柔以義為剛非也却是以仁為剛義為柔蓋仁是箇發出來了便硬而強義便是收斂向裏底外面見之便是柔光潤結仁禮屬陽義智屬陰朱熹仲却說義是剛底物合屬陽仁是柔底物合屬陰殊不知舒暢發達便是那剛底意思收斂藏縮便是那陰底意思它只念得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兩句便如此說殊不知正不如此又云

以氣之呼吸言之則呼為陽吸為陰吸便是收斂底意鄉飲酒義云溫厚之氣盛於東南此天地之仁氣也嚴凝之氣盛於西北此天地之義氣也同上

問大學或問中使順仁義禮智之性曰此承上文陰陽五行而言使陽也順陰也四者五行也分而言之仁禮屬陽義智屬陰問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何以屬陰曰仁何嘗屬陰朱熹仲正來爭辯他引君子於仁也柔於義

也剛為證殊不知論仁之定體則自屬陽至於論君子之學則又各自就地頭說如何拘文牽引得今只觀天地之化草木發生自是條暢洞達無所窒礙此便是陽剛之氣同上

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有是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孟子說得最好人之一心在外者又要收入來在內者又要推出去孟子一部書皆是如此又以手作推之狀曰推須是用力如此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世間只有箇闔闔內外人須自體察取朱

子錄

仁義禮智既知得界限分曉又須知四者之中仁義是箇對立底闔闔蓋仁仁也而禮則仁之著義義也而智則義之藏春夏秋冬雖為四時然春夏皆陽之屬也秋冬皆陰之屬也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是知天地之道

不而則不能以立故端雖有四而立之者則兩耳

陳埴

錄

凡讀書須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如楊子

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仁柔來配

義如論語學不厭智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如謂成

己仁也成物知也此等須是各隨本大意看便自不

相礙

陰陽是陽中之陰陽剛柔是陰中之陰陽剛柔以質言

欽定四庫全書

易公易九
卷十七

是有箇物了見得是剛底柔底陰陽只是以氣言耳

黃闕子錄

問陰陽以氣言剛柔則有形質可見矣至仁與義則又

合氣與形而理具焉然亦一而已矣蓋陰陽者陽中

之陰陽柔剛者陰中之陰陽也仁義者陰陽合氣剛

柔成質而是理始為人道之極也然仁為陽剛義為

陰柔仁主發生義主收斂故其分屬如此或謂楊子

雲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蓋取其相濟而相為用

之意答云仁體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

公董錄

兼三才而兩之初剛而二柔三仁而四義五陽而六陰

陽化為陰只恁地消縮去無痕迹故謂之化陰變為

陽其勢浸長便較突兀有頭面故謂之變陰火於陽

氣理數皆如此用全用半所以不同

舒高球

兼三才而兩之初剛而二柔三仁而四義五陽而上陰

兩之如言加一倍本是一箇各加一箇便為兩矣

顯謨

子錄

欽定四庫全書

易公易九
卷十七

問分陰分陽是用柔剛陰陽柔剛只是一理無而舉之

否曰然

楊道夫錄

問山澤通氣只為兩卦相對所以氣通曰澤氣升於山

為雲為雨是山通澤之氣山之泉脉流於澤為泉為

水是澤通山之氣是兩箇之氣相通

同上

山澤通氣水火不相射山澤一高一下而水脉相為灌

輸也水火下然上沸而不相滅息也或曰射音亦與

殺同言相為用而不相厭也

尤惺記

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射猶犯也

爲人作錄

水火不相射

一音

是不相厭之義

一音

是不相害水火

本相殺滅用一物隔着却相爲用此二義皆可通

楊

問水火不相射或音石或音亦孰是曰音亦水火與雷

風山澤不相類本是相克底物事今却相應而不相

害問若以不相厭射而言則與上文相類不知如何

曰不相射乃下文不相悖之意不相悖乃不相害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上

水火本相害之物便如未濟之水火亦是中間有物

隔之若無物隔之則相害矣此乃以其不相害而明

其相應也

楊適夫錄

問八卦相錯先生答云乾坤自是箇不動底物事動是

陰陽如一陰對一陽一陽對一陰六十四卦圓轉皆

如此相錯

呂樸錄

數往者順這一段是從卦氣上看來也是從卦畫生處

看來他地方交錯成六十四

朱子

易逆數也以康節說方可通但方闕則一向皆逆若以

圖圖看又只一半逆不知如何雷以動之四句取象

義各以象言艮以止之以下四句卦義多故以卦

言又曰喚山以止之不得只是云艮以止之其義方

得

林學蒙錄

先天圖直是精微不起於康節希夷以前元有只是秘

而不傳次第是方士輩所相傳校底參同契中亦有

此意思相似與康不相應李通云組掄料來亦相應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上

也用六日七分某却不見康節說用六日七分處文

王卦序亦不相應他只用意理排將去如復只是用

一陽生處此只是用物而此也不用生底次第也不

應氣候楊雄太玄全模放易他底用三數易却用四

數他本是模易故就他模底句上看易也可略見得

易意思溫公集注中可見也康節云先天圖心法皆

從中起且只說圖圖又云大王八卦應地之方這是

見他不用卦生底次第序四正卦出四角似那方底

意思這箇只且恁地說無大段分曉證佐未甚安

錄

問巽順以入於物必極乎下有命令之象而風之為物又能鼓舞萬類所以君子觀其象而申命令曰風便是會入物事因言丘墓中棺木能奮動皆是風吹

盖風在地中氣聚出地面又散了

後四卦不言象也只是偶然到後兩句說乾以君之神以藏之却恁地說得好

同上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十八

帝出乎震與萬物出乎震只這兩段說文王卦

勞乎坎是說萬物休息底意思成言乎艮艮在東北是說萬物終始處

問帝出乎震以下何以知其為文王之卦位曰邵康節之說如此問子細看此數段前兩段說伏羲卦位後兩段自帝出乎震以下說文王卦位自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下有兩段前一段乃文王卦位後一段乃伏羲底恐夫子之意以為伏羲文王所定方位不同

如此然生有萬物既如文王所次則其方位非如伏羲所定亦不能變化既成萬物無伏羲底則做文王底不出竊恐文義如此說較分明曰如是則其歸却主在伏羲上恁地說也好但後兩段却除了乾坤何也答曰切恐着一句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引起則乾坤在其中矣曰恐是如此問且如雷風水火山澤自不可喚做神曰神者乃其所以動所以撓者是也

楊道夫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十九

帝出乎震萬物發生便是他主宰從這裏出齊乎巽曉不得離中虛明可以為南方之卦坤安在西南不成西北方無他西方肅殺之地如何云萬物之所說乾西北也不可曉如何陰陽只來這處相薄勞乎坎勞字去聲似乎慰勞之意言萬物皆歸藏乎此去安用慰勞他

問戰乎乾何也曰此處大底難曉恐是箇肅殺收成底時節故曰戰乎乾問何以謂之陰陽相薄曰乾陽也

乃居西北故曰陰陽相薄恐是如此也見端的未得

問勞乎坎曰恐是萬物所歸有箇勞徠安定他之意思

同上

問勞乎坎據下文云萬物之所歸也故曰勞乎坎竊意

勞字當作去聲讀未知是否答云恐或如此然此一

節多難曉處

卷十七

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

至既成萬物也本義云云

某竊謂止言六子用大王八卦之位者以六子之主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七

時成用而言故以四時為序而用文王後天之序下

言六子用伏羲八卦之位者推六子之所以主時成

用而言故以陰陽交合為義而用伏羲八卦之序蓋

陰陽各以其偶合而六子之用行所以能變化盡成

萬物也伏羲八卦則先震以長男而合少女艮巽以

長女而合少男皆非其偶然故自動萬物者莫疾乎

雷至終萬物始萬物者莫威乎艮皆別言六子之用

故以四時之次言之而用文王八卦之序下則推其

所以成用於陰陽各得其偶故用伏羲八卦之序若

上用伏羲卦次則四時失其序下用文王八卦則先

震艮巽皆非其偶矣伏羲卦序與今卦序不同不知

是孔子創為之而作序卦抑即自文王周公繫辭之

後已更伏羲之序如此而孔子特以序卦明義耶

水火相連一段又似與上面水火不相射同又自是伏

義卦

問易象先生曰便是理會不得如乾為馬而乾之象却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七

專說龍如此之類皆不同

林格錄

楊至問艮何以為手先生曰手去捉定那物便是艮又

問捉物乃手之用不見取象正意先生曰也只是大

蔡略恣地陳安卿說麻衣以艮為鼻先生曰鼻者而

之山晉管輅已如此說他亦各有取象安卿又問麻

衣以巽為手取義於風之舞非是為股先生感眉曰

亂道如此之甚最亂道是麻衣易

黃義剛錄

易中占辭其取象亦有來歷不是假說譬喻但今以說

卦求之多所不通故不得已而闕之或且從先儒之

說耳

答鄭可學

程德夫說徐彥章說先生易只說得箇占其說不然說

象牽合坤為牛過求於諸卦必要尋箇牛或以一體

取或以一文取如坤牛不可見便於離一畫是牛隨

之龜又虎視更說不得因曰易象也須是有此理但

恁底零零碎碎去牽合附會得來不濟事須是見他

一箇大原許多名物件數皆貫通在裏面方是以離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五

為雄又著了討許多東程又謂渠謂占只是火珠林

一法曰只自火珠林始因舉洪範稽疑辭亦占又

左傳其象已久矣
黃顯子錄

震一索而得男云云一段看來不當專作操著看擇著

有不依這序時便說不通大槩只是乾求於坤而得

震坎艮坤求於乾而得巽離兌一二三者以其畫之

次序言也

同上

震一索而得男索字訓求字否曰是人曰非震一索而

得男乃是一索得陽爻而後成震乃是震者一索而

得男故謂之長男又曰一說是就變體上說是就坤

上求得一陽爻而成震卦一說乃是撰著求卦求得

一陽後面二陰便是震卦求得一陰後面二陽便是

巽卦

林學蒙錄

乾坤三索則七八固有六子之象然不可謂之六子之

策若謂以陰陽為六子之策則乾坤為無少陰陽乎

八卦次序是伏羲底時未有文王次序三索而為六子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五

這自是文王底各自有這道理

是淵錄

卦象指文王卦言所以乾言為索為求

同上

為乾卦卦其究為躁卦此卦是巽下一爻變則為乾便

是純陽而躁動此蓋言巽反為震震為決躁故為躁

卦亦不繫大綱領處無得工夫去點檢他這般處若

恁地逐段理會來也無意思

同上

八卦之性情謂之性者言其性如此又謂之情者言其

發用處亦如此如乾之健本性如此用時亦如此也

同上

序卦傳

序卦首言天地萬物男女夫婦是因咸恒為夫婦之道說起非如舊人分天道人事之說大率上經用乾坤坎離為始終下經便當用艮兌巽震為始終又淵錄卦有反有對乾坤坎離是反艮兌震巽是對乾坤坎離倒轉也只是四卦艮兌巽震倒轉則為中孚頤小過大過其餘皆是對卦同上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三五

序卦雜卦聖人去這裏見有那無緊要底道理也說則箇了過去然雜卦中亦有說得極精處同上

問序卦或以為非聖人之書信乎曰此必隨程氏之說也先儒亦以為非聖人之蘊某以為謂之非易之精則可謂非易之蘊則不可周子分精血蘊字甚分明序卦却正是易之蘊事夾雜都有在裏而問何謂易之精曰如易有大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便是易之精問如序卦中亦見消長進退

之義喚做不是精不得曰此正是事夾雜都在裏而正是蘊須是自一箇生出來以至於無窮便是精

楊道夫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三五

問晉序卦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傳曰物无壯而終止之理既壯盛則必進竊意物進而後至於壯盛既壯盛則衰退繼之矣今日壯盛則必進此義如何答云物固有壯而後進者亦有進而後壯者各隨其事而言難以一說拘也且以十二月卦論大壯之為大壯之為乾豈非壯而後進乎至乾乃極而衰耳問序卦中如所謂緩必有所失似此等事恐後人道不到先生曰然問緩字恐不是遲緩之緩乃是懈怠之意故曰解緩也曰緩是散意問如縱弛之類否曰然問序卦中有一二處不可曉處如六十四卦獨不言咸卦何也曰夫婦之道即咸也問恐亦如上經不言乾坤但言天地則乾坤可見否曰然問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何也曰動則過矣故小過亦曰有其

信者必行之故受之以小過問物不可以終壯故受之以晉壯與晉何別曰不但如此壯而已入更須進一步也

楊道大錄

雜卦傳

雜卦反對之義只是反覆則其吉凶禍福動靜剛柔皆相反了曰是如此不知如何末稍數卦又不對了大畜時也曉不得人與无妄不相反是如何臨觀更有與求之義臨以二陽言之則二陽可以臨上四陰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七

以卦中爻言之則六五上六又以上而臨下觀自下而臨上則為觀是平聲自上而為物之觀是去聲噓嗑食也賁无色也義可通但不相反謙輕是自謙抑不自尊重女待男而行所以為漸

剛柔雖若各有所偏必相錯而後得中然在乾坤二卦之全體當剛而剛當柔而柔則不待相錯而不害其為全矣其爻位之無過不及者如乾坤之二五亦不待相錯而不害其為中矣陰陽變化而太極之妙無

不在焉於此蓋可見也今謂乾剛坤柔便有所偏恐於二卦之象及二五之爻詞有不通者其論四爻過不及之淺深則為精密非他說之所及矣

家廣大十

問謙輕而豫怠也謙何以為輕曰輕是自卑小之義悅豫之極便放倒了如上爻冥豫是也

金去偽錄

伊川說未濟男之窮也為三陽失位以為斯義也得之成都隱者見張欽夫說伊川之在涪也一日讀易有蠱桶人以此問伊川伊川不能答其人云三陽失位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七

故伊川記之不知此語大珠林上已有蓋伊川未曾看雜書所以被它說動了

正訛

乾卦有兩箇其唯聖人乎王肅本却以一箇做愚人此必有自改得恁地亂道如中庸小人之中庸王肅作小人反中庸這却人改得是

葉賀孫錄

比吉也也字義當云比吉比輔也解比字下順從也解

吉字

輔廣錄

否之匪人近見一說謂不當有之匪人三字蓋由比之匪人而誤若以音言則比自去聲否自上聲字義已不同若以義言則比之匪人為附非其人否之匪人為否塞非人道語脉又不同決是衍字其承傳之文遂亦因之而誤如坎象之樽酒簋簋下復因誤讀而加貳字也不記是何人說姑記於此云

記易誤

則益卦彖辭末道乃行程傳以為木字本益字之誤如何先生曰看來只是木字渙卦說乘木有功中孚說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七

乘木舟虛以此見得只是木字又問或擊之先生曰或字眾無定主之辭言非但一人擊之也立心勿恒勿字只是不字非禁止之辭此處亦可疑且問之未濟亦不知極也極字未詳考上下韻亦不叶或恐是敬字今且闕之或云當作拯字

守位曰仁釋文仁作人伯恭常欲擔當此以為當從釋文

文選

加我數年無大過恐只是聖人之謙辭蓋知吉凶消長

之理進退存亡之道然後可以無大過耳謂易道無大過差雖是程先生說然文意恐不甚妥謂使後人不致輕立說聖人未必有此意然在今日深足以有警於學者

答江熙

其人天且剿天當作而

黃顯子錄

小本易傳尚作誤字已令兒子具稟大本校讎不為不精尚有闕誤

答呂伯恭

要本易傳聖字亦誤用王氏字說聖字從主不當從士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七

吳必大錄

東萊聰明看義理却不子細向嘗與校程易引噬嗑卦和而且治處一本治作洽據治字於理為是化硬執要作洽字和已有洽意下洽字不得緣他先讀史多所以看罷着眼讀書須是先經為本而後讀史也

明錄

古易音訓最後數版有欲改易處今寫去所欲全換者兩版并第三十四版之末行五字此已是依元版大

小及行字跡密寫定今但只令人依此寫過看令不
錯誤然後分付匠人改之為佳此只是修改舊版但
密為之勿以語人使之如不聞者乃佳若與人商量
必有以偽學相沮難反致傳播者此不可不戒也

麻衣

麻衣心易頃歲嘗略見之固已疑其詞意凡近不類一
二百年前文字今得黃君所傳細讀之益信所疑之
不謬也如所謂雷自天下而發山自天上而墜之類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集

卷五

皆無理之妄談所謂一陽生於子月而應在卯月之
類乃術家之小數所謂由破體煉之乃成全體則熾
火之末技所謂人間萬事悉是假合又佛者之幻語
耳其它比比非一不容悉舉要必近年術數末流道
聽塗說綴拾老佛醫卜諸說之陋者以成其書而其
所以託名於此人者則以近世言象數者必宗邵氏
而邵氏之學出於希夷於是又求希夷之所敬得所
謂麻衣者而託之以為若是則凡出於邵氏之流者

莫敢議已而不自知其說之陋不足以自附於陳邵
之間也夫麻衣方外之士其學固不純於聖賢之意
然其為希夷所敬如此則其為說亦必有奇絕過人
者豈其若是之庸瑣哉且五代國初時人文字言語
質厚沈實與今不同此書所謂落處活法心地等語
皆出近年且復不成文理計其偽作不過四五十年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集

卷五

間事耳然予前所見本有張敬夫題字猶摘其所謂
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莫於周孔腳跡下盤旋者而
與之辯是亦徒費於辭矣此直無理不足深議但當
摘其謬妄之實而指擊之耳淳熙丁酉冬十一月五
日書

書麻衣心易後

予既為此說後二年復守南康始至有前潮陰主簿戴
師愈者求謁老且覺使其婿自投而前坐語未久即
及麻衣易說其言暗澀殊無倫次問其師傳所自則
曰得之隱者問隱者誰氏則曰彼不欲世人知其姓
名不敢言也既復問之邦人則皆曰書獨出戴氏矣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記

卷三

有知其所自來者予省前語雖益疑之然亦不記前
已見其姓名也後至其家因復扣之則曰學易而不
知此則不明卦畫之妙而其用差矣予問所差謂何
則曰坎兌皆水而卦畫不同若考藥者不察而誤用
之則失其性矣予了其妄因不復問而見其几間有
所雜著書一編取而讀之則其詞語氣象宛然麻衣
易也其間雜論細事亦多有不得其說而公為附託
以欺人者予以是始疑前時所料三五十年以來人
者即是此老既歸亟取觀之則最後跋語固其所為
而一書四人之文體製規模乃出一手然後始益深
信所疑之不安然是時戴病已昏不久即死遂不復
可窮詰獨得其易圖數卷閱之又皆都隳瑣碎穿穴
無稽如小兒嬉戲之為者欲以其事馳報散夫則敬
夫亦已下世因以書語呂伯恭曰吾病廢有年乃復
為吏然不為它郡而獨來此豈天固疾此書之妄而
欲使我親究其實邪時當塗守李壽翁侍郎雅好此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記

卷三

書伯恭因以予言告之李亟以書來曰即如君言斯
人而能為此書亦吾所願見也幸為津致使其一來
予適以所見聞報之而李已得謝西歸遂不復出不
知竟以予言為如何也淳熙丁未初夏四日病中閱
閱舊書念壽翁敬夫伯恭皆不可復見因并記此曲
折以附其後使覽者知予之論所以不同於二君子
者非苟然也

再跋麻衣易記後

如麻衣道者本無言語祇因小說有陳希夷問錢若水
骨法一事遂為南康軍戴師愈者偽造正易心法之
書以託之也麻衣易予亦嘗辨之矣然戴生模陋予
嘗識之其書鄙但不足惑人此子華子者計必一能
文之士所作其言精麗過麻衣易遠甚如論河圖之
二與四抱九而上躋六與八蹈一而下洗五居其中
據三持七巧亦甚矣唯其甚巧所以知其非古書也
又以洛書為河圖亦仍剽牧之謬尤足以見其為近
世之作或云王鉉性之姚寬令威多作屬書二人皆

居越中恐出其手然入恐非其所能及如子華子者
今亦未暇詳論其言之得失但觀其書數篇與前後
三序皆一手文字其前一篇託為劉向而殊不類向
它書後二篇乃無名氏歲月而皆託為之號類若世
之匿名書者

陶潛授記

意竊嘗聞之侍郎知易學之妙深造理窟每恨不得執
經請業茲辱誨諭警省多矣麻衣易說舊見之嘗
疑其文字言語不類五代國初時體製而其義理尤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七

十五

多淺俗意恐只是近三五十年以來人收拾佛老術
數緒餘所造嘗題數語於其後以俟知者及去年至
此見一戴主簿者名師愈即今印本卷後跋之人初
亦忘其有此書但每見其說易專以麻衣為宗而問
其傳授來歷則又秘而不言後乃得其所著他書觀
之則其文體意象多與所謂麻衣易說者相似而聞
亦多有附會假託之談以是心始疑其出於此人因
復徧問邦人則雖無能言其履作之實者然亦無能

知其傳授之所從也用此決知其為此人所造不疑

然是時其人已老病昏塞難可深扣又尋即物故遂
不復可致詰但今考其書則自麻衣本文及陳季戴
註題四家之大如出一手此亦其同出戴氏之一驗
而其義理則於鄙意尤所不能無疑今以台諭之及
當復試加考訂他日別求教也程君著說亦嘗見之
其人見為進賢今至此數得通書惶悌博雅君子人
也自別有易說入有田制書近寄印本及所刻范伯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七

十五

連大夫田說來今各以一編呈納伏幸視至他所欲
請教者非一屬以歲凶郡中多事留此使人日久且
草具此拜稟早晚別尋便拜容

李棣

郡浩曰李壽翁最好麻衣易與開子明易如何先生大
笑曰偶然兩書皆是偽書開子明易是阮逸作陳無
已集中說得分明麻衣易乃是南康一戴主簿作某
知南康時尚見此人已垂老却也讀書博記某一日
訪之見它案上有一冊子問是誰文字渠云是某有

見抄錄某借歸看內中言語文勢大率與麻衣易相似已自看破又因問彼處人麻衣易從何處傳來皆云從前不曾見只見戴主簿傳與人又可知矣仍是淺陋內有山是天上物落在地上之說此是何等語它只見南康有落星寺便為此說若時復一兩箇下來世間人都被壓作粉碎始得遂大笑又云後來戴主簿死了某又就他家借得渠所作易圖看皆與麻衣易言語相應將逐卦來牽合取象畫成圖子又好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七

笑需卦畫作共食之象以坎卦中一畫作卓子兩陰爻作飲食乾三爻作三箇人向之而食訟卦則三人背飲食而坐蒙卦以筆牽合六爻作小兒之象大率可笑如此某遂寫與伯恭轉問壽翁時壽翁知太平謂若如此戴主簿亦是明易人却作書來託某津遣來太平相見時戴已死

先生曰李壽翁看杜撰易渠亦自得杜撰受用

浩錄

又曰麻衣易說乃南康戴主簿作嘗親見其人稱此書

得之隱者問之不肯言其人往訪其家見案上雜錄一冊乃戴手筆其言皆與易說大略相類及戴死其子弟料所作易圖來看乃知其戴作無疑

陰符經恐是唐李恽所為是他着意去做學他古文何故只因他說起遂行於世某向以語伯恭伯恭亦以為然亦如麻衣易只是戴氏自做自解文字自可認道夫曰向見南軒跋云此真麻衣道者書也曰南軒看文字甚疎

楊道大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七

向在南康見四家易如劉居士變卦每變為六十四却是崇古周三教及劉虛谷皆亂道外更有戴主簿傳得麻衣易乃是戴公偽為之嘗到其家見其所作文其體皆相同南軒及李侍郎被他瞞遂為之跋某嘗作書辯之

文公易說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十八

宋 朱鑑 撰

作易

易大槩欲人恐懼脩省

楊與立語畧

易有兩義一是變易便是流行底一是交易便是對待

底

同上

易文本是兩下說在那裏不可執定看

同上

易是虛設之辭不可以實迹論

同上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十八

易難看無箇言語可形容得蓋文辭是說箇影象在那

裏無所不包

漢書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易與春秋天人

道也易以形而上者說出在那形而下者上春秋以

形而下者說上那形而上者去

沈側錄

潔靜精微之謂易自是不惹着事只懸空說一樣道理

不比似他書各着事上說所以後來道家取之與老

子為類便是老子說話也不就事上說

潔靜精微是不犯手

記曾云潔靜精微是各自開去不相沾○黃顯子說

潔靜精微是不滯着一箇物事

易自伏羲至伊川自成四樣

楊與立編

伏羲自是伏羲易文王易自是文王易孔子易自是

孔子易

孔子之易非文王之易文王之易非伏羲之易伊川易

傳又自程氏之易也故學者且依古易次第先讀本

又則見其本旨矣

黃顯子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十八

聖人作易有說得極踈處甚散漫如大家蓋是泛觀天

下萬物取得來闊往往只撈拈有這意思故曰不可

為典要又有說得極密處無縫罅盛水不漏如說吉

凶悔吝處是也學者須是大着心骨方看得屨如天

地生物極細巧者人有突兀麤拙者近趙子欽得書

云語孟說極詳易說太畧此譬云燭籠添一條骨則

障了一路明若能盡去其障使之統體光明更好蓋

着不得詳說也

黃顯子錄

上古之時民心昧然不知吉凶所在故聖人作易教之卜筮吉則行之凶則避之此是開物成務之道故繫辭云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正謂此也初但有占而無大往往如今人用火珠林起課者相似但用其爻而不用其辭則知古人占不待辭而後見吉凶至孔子又恐人不知其所以然故又復逐爻解之謂此爻所以吉者謂以中正也此爻所以凶者謂不當位也明言之使人易曉爾至如文言之類却是就上面發明道理非是聖人本意知此方可學易

潘時舉錄

先生曰看易須是看他未畫卦爻以前是怎生模樣却就這裏看他許多卦爻象數非是杜撰都是合如此未畫以前便是寂然不動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只是箇至虛至靜而已忽然在這至虛至靜之中有箇象方說出許多象數吉凶道理所以禮曰深靜精微易教也蓋易之為書是懸空做出來底謂如書便真箇

有這政事謀謨方做出書來詩便真箇有這人情風俗方做出詩來易却都無這已往底事只是懸空做底未有文畫之先在易則渾然一理在人則湛然一心既有文畫方見得這文是如何這文又是如何然而皆是就這至虛至靜中做出許多象數道理出來此其所以靈若是似而今說得來恁地拖泥合水便都沒理會處了

呂坤錄

林以穎解放熱之故作推而放之四海之故比之程氏說為優人自有合讀底書如大學語孟中庸等書豈可不讀讀此四書便知人之所以以不可不學底道理與其為學之次序然後更看詩書禮樂某才見人說看易便知他錯了未嘗識那為學之序易自別是一箇道理不是教人底書故記中只說先王崇四術順詩書禮樂以造士不說易也語孟中亦不說易至左傳國語方說然亦只是卜筮耳蓋易本為卜筮作故夫子曰易有聖人之道四馬以言者尚其辭

如程子所說

以動者尚其變

已上筮了易以變者占故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

而玩其占以制器者尚其象

十三卦

以下筮者尚其占文

王周公之辭皆為卜筮後來孔子見得有是書必

有是理故因那陰陽消長盈虛說出箇進退存亡之

道理來要之此皆是聖人事非學者可及也今人才

說伏羲作易示人以天地造化之理便非是自家又

如何得知伏羲意思無之伏羲畫卦時亦無意思他

自見得箇自然底道理了因借他手畫出來耳故用

欽定四庫全書

易公易九

五

以占筮無不應其中言語亦然有不可曉者然亦無

用盡曉蓋當時事與人言語自有與今日不同者然

其中有那事今尚存言語有與今不異者則尚可曉

耳如利用侵伐是事存而詞可曉者只如此卦初六

有孚比之元咎有孚盈缶然未有他吉之類便不

可某嘗語學者欲看易時且將孔子所作十翼中分

明易曉者看如大言中元者善之長之類如中孚九

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亦不必理會鶴如何在陰其

子又如何和且將那繫辭傳中所說言行處看此雖

淺然却不到差字蓋為學只要理會自己胸中事耳

某嘗謂上古之書莫尊於易中古後書莫大於春秋

然此兩書皆未易看今人才理會二書便入於繁若

要讀此二書且理會他大義易則楚箇尊陽抑陰進

君子而退小人明消長盈虛之理春秋則楚箇尊王

賤霸內中國而外夷伏明君臣上下之分

補廣

問易曰聖人作易之初蓋是仰觀俯察見得盈乎天地

之間者無非一陰一陽之理有是理則有是象有是

欽定四庫全書

易公易九

六

象則其數便自在這裏非特河圖洛書為然蓋所謂

數者祇是氣之分限節度處得陽必奇得陰必耦凡

物皆然而圖書為特巧而著耳於是聖人因之而畫

卦其始也只是畫一奇以象陽畫一耦以象陰而已

但纔有兩則便有四纔有四則便有八又從而再倍

之便是十六蓋自其無朕之中而無窮之數已具不

待安排而其勢有不容已者卦畫既立便有吉凶在

裏蓋是陰陽往來交錯於其間其時則有消長之不

同長者便為主消者便為客事則有當否之或異當者便為善否者便為惡即其主客善惡之辨而吉凶見矣故曰八卦定吉凶吉凶既決定而不差則以之立事而大業自此生矣此聖人作易教民占筮而以開天下之愚以定天下之志以成天下之事者如此但自伏羲而上但有此六畫而未有文字可傳到得文王周公乃繫之以辭故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蓋是卦之末畫也因觀天地自然之法象而畫及其既畫也一卦自有一卦之象象謂有箇形似也故聖人即其象而命之名以爻之進退而言則如剝復之類以其形之肖似而言則如鼎井之類此是伏羲即卦體之全而立箇名如此及文王觀卦體之象而為之爻辭周公視卦爻之變而為之爻辭而吉凶之象益著矣夫率天下之道只是善惡而已但所居之位不同所處之事既異而其幾甚微只為天下之人不能晚會所以聖人因此占筮之法以曉人

使人居則觀象玩辭動則觀變玩占不迷於是非得失之塗所以是書夏商周皆用之其所言雖不同其辭雖不可盡見然皆大小之官掌之以為占筮之用有所謂繇辭者左氏所載尤可見古人用易處蓋其所謂象者皆是假此衆人共曉之物以形容此事之理使人知所取舍而已故自伏羲而文王周公雖自畧而詳所謂占筮之用則一蓋即那占筮之中而所以處置是事之理便在那裏了故其法若粗淺而隨人賢愚皆得其用蓋是文王雖是有定象有定辭皆是虛說此箇地頭合是如此處置初不粘著物上故一卦一爻足以包無窮之事不可只以一事指定說他裏面也有指一事說處如利建侯利用祭祀之類其他皆不是指一事說此所以見易之為用無所不該無所不徧但看人如何用之耳到得夫子方始純以理言雖未必是義文本意而事上說理亦是如此但不可便以夫子之說為文王之說人曰易是箇有

道理底卦影易以占筮作許多理便在裏但是未便說到這處如楚詞以神為君以祀之者為臣以寓其數事不可忘之意固是說君臣但是先為他說事神然後及他事君意趣始得今人解說便直去解作事君底意思也不喚做不是他意但須是先與結了那一重了方可及這裏方得本末周備易便是如此今人心性偏急更不待先說他本意便將道理來牽說了易如一箇鏡相似看甚物來都能照得如所謂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九

潛龍只是有箇潛龍之象自天子至於庶人看甚人來都使得孔子說作龍德而隱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邀世无悶不見是而无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便是就事上指授說了然會看底雖孔子說也活也無不通不會看底雖文王周公說底也死了須知得他是假託說是包含說假託說不惹着那事包含是說箇象在這裏無所不包人曰卦雖八而數須是十八是陰陽數十是五行數一陰一

陽便是二以二乘二便是四以四乘四便是八五行本只是五而有十者蓋是一箇便包兩箇如木便包甲乙火便包丙丁土便包戊己金便包庚辛水便包壬癸所以為十彖辭文王作文辭周公作是先儒從來恁地說且得依他謂爻辭為周公者蓋其中有說文王不應是文王自說也

問卦下之辭為彖辭左傳以為繇辭何也先生曰此只是彖辭故孔子曰智者觀其彖辭則思過半矣如元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十

亨利貞乃文王所繫卦下之辭以斷一卦之吉凶此名彖辭彖斷也陸氏音中語所謂彖之經也大哉乾元以下孔子釋經之辭亦謂之彖所謂彖之傳也爻下之辭如潛龍勿用乃周公所繫之辭以斷一爻之吉凶也天行使君子以自強不息所謂大象之傳潛龍勿用陽在下也所謂小象之傳皆孔子所作也天尊地卑以下孔子所述繫辭之傳通論一經之大體凡體凡例無經可附而自自上繫下繫也在傳所謂

繇字從系疑亦是言繫辭繫辭者於卦下繫之以辭也
董休錄

又云今人讀易當自分爲三等伏羲自是伏羲之易文
王自是文王之易孔子自是孔子之易讀伏羲之易
如未有許多象象文言說話方思得易之本意只是
要作卜筮用也伏羲畫八卦那裏有許多文字言語
只是畫八箇卦
此處有錯後來親問過發見別處 某卦有某象而已
大要不出陰陽剛柔吉凶消長之理時亦未嘗說破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十二

只是教人知得此卦如此者吉彼卦如彼者凶及文
王周公分爲六十四卦添入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
貞馬之貞早是非伏羲之意也是文王周公自說他
一般道理了時猶是就人占處說如卜得乾卦則大
亨而利於正及孔子繫易作象象文言則元亨利貞
爲乾之四德又非丈王之易矣到得孔子盡是說道
理然猶因卜筮而言也就卜筮上發出許多道理教
人曉得所以吉凶卦爻好則吉不好則凶卦爻大好

而自家之德相當則吉卦爻雖吉德不足亦凶爻雖
凶而德足以勝之亦吉反復就卜筮上發誨人底道
理如需于泥致寇至此爻自不好象却曰敬慎不敗
也蓋爻雖不好占者知慎畏則亦不至於敗蓋需者
待也需有可待之時故就需之時思患預防而不至
於敗也此則聖人就占處發明誨人之理也

某嘗謂雖使聖人復生亦只將六經語孟之所載者循
而行之必不更有所作為伏羲再出依前口畫八卦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十三

文王再出依前只行六十四卦爲再出依前只是洪
範九疇外此更有甚差異事

問伏羲畫卦以寫陰陽之變化文王周公作繇爻辭以
斷天下之疑孔子作象象以推明事物當然之理然
文畫既具而三者已備乎其中前聖後聖互相發明
耳答云此說近之然亦未盡
卷林學案

問以伏羲易觀之則看先天圖如寒暑往來陰陽代謝
若有推排而又莫知其所以然者以文王周公易觀

之則六十四卦之名乃十八變以後之私記三百八十四爻乃三變奇耦之私記潛龍牝馬等物如今之卦影勿用利有攸往等語如今斷卦之文以孔子易觀之則卦名者時也事也物也初二三四五上者位也而初上又或為始終之義九六者人之才也處某事居某時用某物其才位適其所當則吉不然則凶答云此說近之然既知此而不免為前段之支蔓穿鑿何邪

同上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十三

問易有取兩卦象以為法者有取卦名之義而思所以處之者有取二義而思所以處之者答云亦不必如此龍罩

同上

劉礪問云聖人作易只是明箇剛柔陰陽吉凶消長之理而已先生曰雖是如此然伏羲作易只是畫八箇卦如此何嘗明說陰陽剛柔吉凶之理然其中却具此道理想得古人教人也不甚說只說箇方法如此教人依而行之如此則吉如此則凶如伏羲八卦那

箇有甚麼言說

聖人作易以立人極其義以君子為主故為君子謀而不為小人謀觀泰否剝復名卦之意則可見矣而曰古今豈有無小人之國哉嗚呼作易者其知道乎其不知易者甚哉

鄭公裝圖折衷辨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亦無一節無非天理流行易三百八十四爻時義便正是就日用上剖析箇天理流行底條目

陳淳疑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十四

問子貢既得聞之後嘆其不可得聞何也曰子貢亦用功至此方始得聞若未行得淺近者便要知得他高深作甚麼教聖人只管說這般話亦無意思天地造化陰陽五行之運若只管說要如何聖人於易方象說到這處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只看這處便見聖人罕曾說及

徐高錄

胡叔器問謝氏文章性天道之說先生何故不取曰程先生不曾恁地說程先生說得實它說得虛陳安卿

問先生不取謝氏說者莫是為它說只理會文章則性天道在其間否曰也是性天道只在文章中然聖人教人也不恁地子貢當時不曾恁地說如天命之謂性便是分明指那性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便是說天道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是說性與天道只是不迎頭便恁地說

天下道理只是一箇包兩箇易便只說到八箇處住洪範說到十數住五行五箇便有十箇甲乙便是兩箇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八

木丙丁便是兩箇火戊己便是兩箇土金水亦然所謂兼三才而兩之便都是如此

黃茂剛錄

如公說易只大綱說箇三百八十四爻皆天理流行若恁地一部周易只一句便了聖人何故作許多羽翼從頭說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聖賢之學非老氏之比老氏說通於一而萬事畢其他都不說火間和那一又都要無了方好學者固是要見總會處如今只說箇總會處如與點之類只恐疏

單沒合殺下梢流入釋老去如何會有諒而歸底意思

同上

石洪慶問易數先生云都不要說聖人之畫數何以如此譬之草木皆是自然恁地生不待安排數亦是天地間自然底物事才說道聖人要如何便不是了

時諸

舉錄

大凡易數皆六十三十六對二十四三十二對二十八皆六十也以十甲十二辰亦揆到六十也鍾律以五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八

聲十二律亦積為六十也以此知天地之數皆至六

十為節

余大雅錄

初三日夜問學易曰恁底說也得然聖人自說易之無窮不成只是聖人用了他人無用處今日易道以何為易只是吉凶消長天理人事是也

黃顯子錄

又問七十從心學易無大過曰聖人自言易之難盡若

如此看却是低小了聖人

同上

問時與位古易無之自孔子以來方說出此義曰易雖

說時與位亦有無時義可說者 康德明錄

讀易

大抵易之卦又上自天子下至於士庶人皆有用處 楊

立語略

學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鮮矣學之邪而行有得者亦鮮

矣故講學雖所以為正心之要而學之邪正其繫於

所行之得失而不可不審者又如此易曰正其本萬

事理差之甚釐繆以千里惟望聖明之留意焉 已西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八 十一 擬上

月事

讀易之法先讀正經不曉則將彖象繫辭來解又曰易

文辭如籤辭 甘節錄

問讀易未能浹洽何也先生曰須是此心虛明寧靜自

然道理流通方包羅得許多義理蓋易不比詩書他

是說盡天下後世無窮無盡底事理只一兩字便是

一箇道理又人須是經歷天下許多事變讀易方知

各有一理精審端正今既未盡經歷非是此心大段

虛明寧靜時如何見得此不可不自勉也 董錄

大凡讀易到精熟後顛倒說來皆合不然則是死說耳

楊與立語畧

問易如何讀答云只要虛其心以求其義不要執已見

讀其他書亦然 金去偽錄

竹几橫陳處韋編半掩時寥寥三古意此地有深期 既

齊

因看趙子欽易說云讀古人書看古人意須是不出他

本來格當須看古人所以為此書者何為初問是如

何後來又如何若如屈曲之說却是聖人做一箇說

與後人猜搏決不是如此聖人之意簡易條暢通達

那尚恁地屈曲纏繞費盡心力以求之易之書不待

自家意起於此而其安排已一一有定位 葉頌錄

又曰易難看不比他書易說一箇物非真是一箇物如

說龍非真龍若他書則真是實孝悌便是孝悌仁便

是仁易中多有不可曉處如王用吉于西山此却是

享字只看王用亨于帝吉則知此是祭祀山川底意
思如公用亨于天子亦是享字蓋朝覲燕饗之意易
中如此類甚多後來諸公解只是以已意牽強附合
終不是聖人意易難看蓋如此

同上

黃顯子問易曰如今不曾經歷得許多事過都自揆他
道理不着若便去看也卒未得他受用孔子晚而好
易可見這書卒未可理會如春秋易都是極難看底
文字

同上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八

寓問五十以學易章集註先生舉史記作假我數年云
是時孔子年老已及七十欲贊易故發此語若作五
十以學易全無意思問孔子少年不學易到老方學
易乎曰作象象文言以為十翼不是此時方讀易也

徐富錄

問學易無大過聖人何以有過曰只是聖人不自足之
意聖人此般話也如道者三我無能聖人吾豈敢不
是聖人能如此更誰能如此程子謂學易者無大過

文勢不然此章五十字誤然章之大奇只在無大過
不在五十上

看易須着四日看一卦一日看卦辭彖象兩日看六爻
一日統看方子細因吳宜之記不起云然

李開祖錄

舊與朋友說話每怪其不解人意而不知其所以然者
近方覺得學者讀了書聽了話皆不曾着心記當細
繹玩味至有兩年看一部易傳却不能解得緊要處
雖其根鈍使然亦是不肯用力乃知橫渠教人讀書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八

必欲成誦真是學者第一義須是如此已上方有著
力處也

蔡景洽

讀書如論孟是直說日用眼前事文理無可疑先儒說
得雖淺却別無穿鑿壞了處如詩易之類則為先儒
穿鑿所壞使人不見當來立言本意此人是一種功
夫直是要人虛心平氣本文之下打疊教空蕩蕩地
不要留一字先儒舊說莫問他是何人所說所尊所
親所憎所惡一切莫問而唯本文本意是求則聖賢

之指得矣若於此處先有私主便為所蔽而不得其
文意之正此猶夏蟲井蛙所以卒見笑於大方之家
也 答呂祖儉

器遠間格物當窮究萬物之理令歸一如何曰事物
物各自有理如何硬要捏合得只是纔遇一事即就
一事究竟其理少間多了自然會貫通如一案有許
多器用逐一理會得少間便自見得都是案上合有
底物事若是要看一件曉未得又去看一樣看那箇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八

主

未了又看一箇到後一齊都曉不得如人讀書初未
理會得却不去究心理會問他易如何便說中間說
話與書甚處相類問他書如何便云與詩甚處相類
一齊都沒理會所以程子說所謂窮理者非徒盡窮
天下之理又非是正窮得一理便到積累多後自當
脫然有悟處此語是親切 葉賀孫錄

今將六經做時文最說得無道理是易與春秋他經猶
自可 徐容錄

先生問此去做甚工夫對曰正欲請教先易後詩可否
先生曰既嘗看詩不若先詩後易 朱大錄

示及兩卷各已批注對運章細考之語孟更須寬心細
意看令通徹易則恐未易讀如此穿鑿似枉費心力
也蓋易本卜筮之書故先王設官掌於太卜而不列
於學校學校所教詩書禮樂而已至孔子乃於其中
推出所以設卦觀象繫辭之旨而因以識夫吉凶進
退存亡之道蓋聖人當時已曉卜筮之法與其詞意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八

主

所在 如說田狩即實是田狩說祭祀即實是祭祀故就其
間推此理耳若在今日則已不得其法又不曉其詞
而暗中摸索妄起私意竊恐便有聖賢復生亦未易
通與其虛費心力於此不若且看詩書禮樂之為明
白而易知也然大學論孟中庸又在這四者之先須都
理會得透徹方可略看易之大指亦未為晚今論語
尚爾未通豈宜遽及此邪 蔡元季

易難看學者不若且看大學中庸語孟詩書較好商量

問看易答云未好看易自難看易本因卜筮而設推
原陰陽消長之理吉凶悔吝之道先儒講解失聖人
意處多待用心力去求是費多必時光不如且先讀
論語等書其枉費多年工夫近來於詩易畧得聖人
之意今學者不如且看大學語孟中庸四書且就見
成道理精心細求自應有得

徐寓錄

某嘗說詩書是隔一重兩重說易春秋是隔三重四重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八

十一

說春秋義例易文家雖是聖人立下今說者用之各
信已見然於人倫大綱皆通但未知曾得聖人當初
本說否且不如讓渠如此說且存取大意得三綱五
常不至廢墜足矣今欲直得聖人本意不差未須理
會他經先須於論語孟子中專意

說及讀易曰易是箇無形影底物不如且先讀詩書禮
却緊要子所推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陳淳錄

易只是空說箇道理只就此理會能見得如何不如詩

書執禮皆雅言也一句便是一句一件事便是一件

事

同上

子所推言詩書執禮未始及易夫子常所教人只是如

此今人便先為一種玄妙之說

原德明錄

學者欲看易曰聖人不曾教學者看易詩書執禮皆以
為教獨不及易至於假我數年卒以學易乃是聖人
自說非學者事蓋易是箇極難理會底物事非他書
之比如古者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只是以此四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八

十四

者亦不及於易蓋易只是箇卜筮書藏於太史太卜
以占吉凶亦未有許多說話及孔子始取而敷繹為
十翼彖象繫辭文言雜卦之類方說出道理來當初
只是卜筮之書耳

蘇頌公辭歸問歸去意欲觀易如何曰而今若教公讀
易只看古注及近世數家注又非其之本心若必欲
教公依某之易看某底又只說得三分自有六七分
曉不得亦非所以為教如此看來則易便是箇難理

會底物事卒急看未得不若且未要理會聖人云詩書執禮皆雅言也看來聖人教人不遇只是此數者

沈炯錄

先生因蘇大問要看易謂之曰易難看而今道要教公依先儒解看則非某之本心道要教公依某底看則又也不敢說如某說底也只說得三四分有七八分理會不得所以說易難看聖人所謂詩書執禮皆雅言也今既看詩了且看書或有禮禮頭緒多亦難看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八

某思得一說欲看禮且看溫公書儀蓋他是推古禮為之其中雖有得失然於今日便可得用如冠昏喪祭之類皆可行若能先看此則古禮以閒亦自易理會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禮此之謂也

呂輝錄

先生因與朋友言及易曰易非學者之急務也某平生也費了些精神理會易與詩然其得力則未若詁孟之多也易與詩中所得似難肋馬

所示易說足見玩意之深不勝歎服此經舊亦嘗伏讀然每病其未有人處乃承見喻使反復其論蓋久不知其所以對也顧厚意不可以終辭姑以已意略疏其後未知當否惟高明裁之復有以警誨之則幸甚矣大抵聖經惟論五文詞平易而切於日用讀之疑少而益多若易春秋尤為隱奧而難知者是以平日畏之而不敢輕讀也

答趙善佐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八

文公易說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文公易說卷十九至二十一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紱

通政使司副使臣吳瞻泰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施光輅

校對官學正臣常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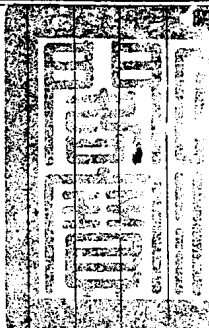
謄錄監生臣王元愷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十九

古易啓蒙 漁洛諸說

宋 朱鑑 撰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九

敢昭告於先聖至聖文宣王先師究國公先師鄒國公
熹恭惟六經大訓炳若日星垂世作程靡有終極不
幸前遭秦火燬燼之厄後罹漢儒穿鑿之謬不惟微
詞與旨莫得其傳至於篇帙之次亦復舛亂遙遙千
載莫覺草悟惟易一經或嘗正定而熹不敢又嘗考

之書詩而得其小序之失參稽本末皆有明驗私竊以為不當引之以冠本經聖言之上是以不量鄙淺輒加緒正刊刻布流以曉當世工以具告烹病卧不能拜起謹遣從事敬奉其書以告于先聖先師之廷神靈如在尚鑒此心式相其行萬世幸甚謹告

列四經成

告先聖文

近刊伯恭所定古易頗可觀尚未竟少俟斷手即奉寄但恐抱膝長嘯人不讀此等俗生鄙儒文字耳

卷陳虎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象數鉤深圖

四

古易既盡全卦繫以彖辭又再畫本卦分六爻而繫以

爻辭似涉重複且覆卦之法不知何所攷據近歲林

栗侍郎乃有此說然其法又與所論小異不知曾見

其書否集亦自以為先儒未發之秘則是古未嘗有

是說也且如所論以用九為少陽用六為少陰如此

則當為用七用八矣何九六之有乎此與廖蒙陋說

正相南北不啻今當定從何說因筆幸見喻也

答吳仁傑

呂伯恭頃嘗因晁氏本更定古易十二篇攷訂頗詳然

據淳于俊之說便以今王弼易為鄭康成易當藏其未安今得所示分別鄭王二本乃有歸着甚善然不知別有何證據也

同上

問易疏論連山歸藏一以為伏羲黃帝書一以為夏商之書未知孰是答云無所攷當闕之

卷林學蒙

問論上下二經為文王所分果可信否答云亦不必論

同上

今欲正之莫若討論諸經之說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象數鉤深圖

五

為主如易則兼取胡瑗石介歐陽脩王安石邵雍程

頤攷載呂大臨楊時

學校貢舉私議

濂溪說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易本

未有許多道理緣有此卦遂將許多道理搭在上面

所謂因卦以發也

舒高錄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精是聖人本

意蘊是偏旁帶末道理如春秋聖人本意只是載那

事要見世變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臣弑其君子弑其

父如此而已就那事上見得是非美惡曲折便是因卦以發底如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是聖人本意底如文言繫辭等孔子之言皆是因而發底不可一例作重看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濂溪看易却看得活黃顯子錄

問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曰精是精微之意蘊是包許多道理蘊如衣服溫袍之溫又問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十九

伏羲始畫而其蘊亦已發於此否曰謂之已具於此

則可謂之已發見於此則不可方其初畫也未有今

易中許多事到得文王孔子推出來而其理却亦不

出乎始畫也雖後聖有作更作幾本易亦不能外此

邵氏經世書雖其數至於不可窮亦只起於此一畫

也劉砥錄

問遺書載明道語便自然灑落明快曰自是他見得容

易伊川易傳却只管脩改晚年方出其書若使明道

作想無許多事嘗見門人有終明道文云先生欲著洛書有志未就不知其書要如何作康德明錄

明道言其體則謂之易此便是其理則謂之道此是性其用

則謂之神此是情此三句是說自然底下一句云其命

于人則謂之性此是就人上說謂之命于人這人字

便是心字了

以其體謂之易以其理謂之道這正如心性情相似易

便是心道便是性易變易也如寒暑相似寒了暑暑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十九

了寒日性而月來春夏為陽秋冬為陰一陰一陽只

管恁地相易葉賀孫錄

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以人言

之其體謂之心其理謂之性其用謂之情體非體用

之謂同上

其體則謂之易如何看體字體是體質之體猶言骨子

也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蓋與道為體也

易道神使如心性情黃顯子錄

程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人傑謂陰陽闔闢屈伸往來則謂之易皆是自然皆有定理則謂之道造化功用不可測度則謂之神程子又曰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教只是就人道上說人傑謂中庸大旨則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通人物而言脩道之謂教則聖賢所以扶世立教垂法後世者皆是也先生云就人一身言之易猶心也道猶性也神猶情也翌日再問云既就人身言之却以就人

身者就天地言之可乎先生曰天命流行所以主宰管攝是理者即其心也而有是理者即其性也如所以為春夏所以為秋冬之理是也至於發育萬物者即其情也

為人傑錄

黃顯子有書先生示人傑人傑云其說名義處或中或不蓋彼未有實功說得不濟事先生曰也須要理會若實下工夫亦須先理會名義都要着落彼謂易者

心之妙用太極者性之本體其說有病如明道所謂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方說得的當然伊川所謂體字與實字相似乃是該體用而言如陰陽動靜之類畢竟是陰為體陽為用靜而動動而靜是所以為易之體也人傑云向見先生云體是形體却是着形氣說不如說該體用者為備耳先生曰若作形氣說然却只說得一邊惟說作該體用乃為全備却結得下面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兩句

為人傑錄

正淳又問其體謂之易只陰陽往來屈伸之義是否曰說義即不是只陰陽屈伸便是形體

吳必大錄

銖問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如何看體字先生曰體是體質之體猶言骨子也易者陰陽錯總交換代易之謂如寒暑晝夜闔闢往來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蓋與道為體也寒暑晝夜闔闢往來而實理於是流行其間非此則實理無所頓放

猶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有此五者而實理寓焉

故曰其體則謂之易言易為此理之體質也

程子解斯不啻晝夜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

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為體

集註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即是此意〇董錄

易之為書更三聖而制作不同若包氏之象文王之

辭皆依卜筮以為教而其法則異至於孔子之贊則

又一以義理為教而不專於卜筮也是豈其故相反

哉俗之淳漓既異故其所以為教為法不得不異而

道則未嘗不同也然自秦漢以來攷象辭者泥於術

數而不得其弘通簡易之法論義理者淪於空寂而

不適乎仁義中正之歸求其因時立教以承三聖不

同於法同於道者則惟伊川先生程氏之書而已後

之君子誠能日取其一卦若一爻者熟復而深玩之

如已有疑將決於筮而得之者虛心端意推之於事

而反之於身以求其所以處此之實則於吉凶消長

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將無所求而不得適之事父遠

欽定四庫全書

易公易說

下

之事君亦無處而不當矣華山皇甫斌嘗讀其書而

深好之蓋嘗大書深刻以予人惟恐傳者之不廣

而讀者之不多也顧猶來請其所以讀之之說意不

得讓輒書此以遺之淳熙六年秋八月戊戌朔新安

朱熹謹書

書伊川先生易傳後

說易傳極有難記當處蓋經之文義本自寬平今傳却

太詳密便非本意所以只舉經文則傳之所言提挈

不起貫穿不來須是於易之外別作一意思讀之方

欽定四庫全書

易公易說

下

得其極尋常每欲將緊要處逐項抄出別寫為一書

而未暇大抵讀書求義寧略毋詳寧疎毋密始有餘

地也

詳故碎密故鈎〇答張洽

詩書略看訓詁解釋文義今通而已却只玩味本文其

道理只在本文下面小字儘說如何會過得他若易

傳却可脫去本文程子此書平淡地慢慢委曲說得

更無餘蘊不是那敲磕逼逼出底義理平鋪地放在

面前只如此等行文亦自難學如其他峭拔雄健之

文却可做若易傳溪底文字如何可及吳必大錄

易傳須先讀他書理會得義理了方有入路見其精密處蓋其所言義理極妙初學者未嘗使着不識其味都無啓發如遺書之類人看着却有啓發處非是易傳不好是不合使未當看者看須是已知義理者得此便可磨礪入細此書於學者非是啓發工夫乃磨礪工夫吳必大錄

傳至叔言伊洛諸公文字說得不恁分曉至先生而後

欽定四庫全書

易公易說

卷十九

大明先生曰他一時間都是英才故撥着便轉便只須恁地說然某於文字却只是依本分解注大抵前聖說話雖後面便生一箇聖人有未必盡曉他說者蓋他那前聖是一時間或因事而言或生一見而立此說後來人却未見他當時之事故不解得一一與之合且如伊川解經是據他一時所見道理恁地說未必便是聖經本旨要之他那箇說却又是好說且如易之元亨利貞本來只是大亨而利於正雖有亨

若不正則那亨亦使不得了當時文王之意祇是為

卜筮設故祇有元亨更無有不元亨祇有利貞更無不利貞後來夫子於象既以元亨利貞為四德又於文言復以為言故後人祇以為四德更不做大亨利貞說了易只是為卜筮而作故周禮分明言太卜掌三易連山歸藏周易古人於卜筮之官立之凡數人奉去古未遠故周易亦以卜筮得不焚今人纔說易是卜筮之書便以為辱累了易見夫子說許多道理便以為易只是說道理殊不知其言吉凶悔吝皆有理而其教人之意無不在也夫子見文王所謂元亨利貞者把來作四箇說道理亦自好故恁地說但文王當時未有此意今若以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與來卜筮者言豈不大糊塗了他要之文王者自不妨孔子之說孔子者自不害文王之說然孔子却不是曉文王意不得但他又自要說一樣道理也楊適大錄

欽定四庫全書

易公易說

卷十九

程先生易傳義理精字數足無一毫欠闕只是於本義

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書程先生只說得一理楊與立編

程易言理其備象數却欠在楊與立編

伯恭謂易傳理到語精平易的當立言無毫髮遺恨此

乃名言同上

易傳不看本文亦自成一書同上

問讀易若只從伊川之說恐太見成無致力思索處若

用已意思索立說又恐涉狂易傳越浩近看易主以

欽定四庫全書

易公易記

十四

伊川之說衆以橫渠溫公安定荊公東坡漢上之解

擇其長者抄之或足以已意可以如此否先生曰呂

伯恭教人只得看伊川易也不得致疑某謂若如此

看文字有其精神却要我做甚浩曰伊川不應有錯

處先生曰只說道理決不錯只恐於文義名物也有

未盡又曰公看得諸家說如何浩曰各有長處先生

曰東坡解易大體最不好然他却會作文識句法解

釋文義必有長處邵浩錄

伊川之學在易傳不必他求也孔子刪詩定書繫周易

作春秋而其徒又述其言以為論語其言反復證明

相為表裏未聞其以此而廢彼也

易傳所自作也語錄他人作也人之意他人能道者何

哉如是作孔氏之門亦可以專治春秋而遂廢論語

矣而可乎

伊川先生為中庸解疾革命焚於前門人問焉伊川曰

某有易傳在足矣何以多為嘗見別本記或問和靖

欽定四庫全書

易公易記

十五

據語錄先生自言中庸已成書今其書安在和靖曰

先生自以為不滿意而焚之矣此言恐傳其真若無

所不滿於其意而專恃易傳逆廢中庸吾恐先生之

心不如是之隘也並辨尹和靖手筆

程氏高弟尹公嘗謂易傳乃夫子自著欲知其道者求

之於此足矣不必旁觀他書蓋語錄或有他人所記

未必盡得先生意也又言先生踐履盡一部易其作

傳只是因而寫成此言尤有味試更思之若信得及

試用年歲之功屏去雜學致精於此自當有得始知
前日所謂蘇程之室者無以異於雜重猶冰炭於一
器之中欲其芳潔而不汙蓋亦難矣

答程洵

易傳是伊川所自作者其他語錄是學者所記故謂只
當看易傳不當看語錄然而夫子所自作者春秋而
已論語亦門人所記謂學夫子者只當看春秋不當
看論語可乎

吳必大錄

尹和靖言看語錄伊川云某在何必看此此語如何先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九

十六

生云伊川在便不必看伊川不在了如何不看只是
門人所編各隨所見淺深却要自家分別他是非前
輩亦有言不必觀語錄只看易傳等書自好天下亦
無恁地道理如此則只當讀六經不當看論語孟子
矣

朱熹錄

程氏易傳難看其用意精密道理平正更無抑揚若能
看得有味則其人亦大段知義理矣蓋易中說理是
豫先說下箇來曾有底事故在甚難不若大學中

庸有箇準則讀着便令人識蹊徑詩又能興起人意
思皆易有如謝顯道語論却有啓發人處雖其說或
失之過然識得理後却細密商量今平正也

萬人傑錄

易傳平淡縝密極好看然亦極難看大抵講學須先有
一入頭處方好下工夫

答胡大時

易傳且熟讀未論前聖作易本旨且看得程先生意思
亦大有益不必更難看大抵先儒於易之文義多不
得其綱領雖多看亦無益然此一事卒難盡說不若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九

十七

且看程傳道理却不錯也

答胡季隨

易傳明白無難看處但此是先生以天下許多道理散
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中將作易者即無意
味須將來作事看即句句字字有用處耳

同上

且讀易傳甚佳但此書明白而精深易讀而難曉須兼
論孟及詩書明白處讀之乃有味耳

答符復

因記頃年汪端明說沈元用問尹和靖伊川先生易傳
何處是切要處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最切

要處後舉似李先生先生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處方始說得此

話若學者未曾子細理會便與他如此說豈不悞他

某聞之悚然始知前日空言無實全不濟事自此讀

書益加詳細云 偶讀謹記

問程傳大槩將三百八十四爻做人說恐通未盡否先

生云也是則是不可鑒定做人說看占得如何有就

事言者有以時節言者有以位言者以吉凶言之則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十八

為事以終始言之則為時以高下言之則為位隨所

作而看皆通繫辭云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豈可鑒

定做人說

或有答伊川著書不以示門人再三誦之先生不以為

然也因坐復歎先生曰公恨伊川著書不以示人某

獨恨當時門人弟子布在海內炳如日星自今觀之

皆不滿人意只如易傳一書散滿天下今家置而人

有之且道誰曾看得他箇果有得其意者否果曾有

行得他箇否 楊道夫錄

伯恭多勸人看易傳一禁禁定更不得疑着苟定學者

只得守定此箇義理固是好但緣此使學者不自長

意智何緣會有聰明 吳必大錄

先生問必大及二友俱嘗看易傳看得他如何是好何

處是緊要看他愛也不愛愛者是愛他甚處必大等

各對訖先生曰如此只是銷虛捉看元不曾實得其

味此書自是難看須經歷世故多識盡人情物理方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十九

看得入蓋此書平淡所說之事皆是見今所未嘗有

者如言事君處及處事變患難處今皆未嘗當着可

知讀時無味蓋他說得闊遠未有底事預包載在此

學者須讀詩書他經自有箇見處及曾經歷過前件

此等事方可以讀之得其無味之味此初學者所以

未可便看某屢問讀易傳人往往皆無所得可見此

書難讀如論語所載皆是事親取友居鄉黨目下便

用得者所言皆對着學者即今實事孟子每章先言

大旨了又自下注脚大學則前面三句總盡致知格物而下一段綱目欲明明德以下一段又總括了傳中許多事一如鎖子骨纒提起便總統得來所以教學者且看此二三書若易傳則卒作裏面無提起處蓋其間義理闊多伊川所自發與經文又似隔一重皮膜所以看者無箇貫穿處蓋自孔子作傳時解元亨利貞已與文王之詞不同伊川之說又自與經文不相着讀者須是文王自作文王意思看孔子自作孔子意思看伊川自作伊川意思看況易中所言事物已是譬喻不是實指此物而言固自難曉伊川又別發明出義理來今須先得經之本意了則看程傳便不至如門扇無白轉動不得亦是一箇大底貫次識得世事多者方看得出大抵程傳所以好者其言平正直是精密無少過處不比他書有抑揚讀者易發越如上蔡論語義理雖未盡然人多喜看正以其說有過處啓發得人看者易入若程傳則不見其抑

揚略不驚人非深於義理者未易看也

吳必大錄

如易傳已為太詳然必先釋字次釋文義然後推本而索言之其淺深近遠詳密有序不如是之勿遽而繁雖也大抵解經但可略釋文義名物而使學者自求之乃為有益耳

答欽夫孟子說經義

伊川先生晚年所見甚實更無一句懸空說底語今觀易傳可見何嘗有一句不着實

余大雅錄

伊川晚年文字如易傳直是盛得水住

同上

伯恭謂易傳理到語精平易的當立言無毫髮遺恨此乃名言今作文字不能得如此自是牽強處多

李閔相錄

新刻小本易傳甚佳但籤題不若依官本作周易程氏傳舊嘗有意凡經解皆當如此不以傳先乎經乃見

尊經之意漢晉諸儒經注皆如此也後見胡友說景迂亦有此論乃知前輩意已及矣今日又得景迂語解亦有好處大抵北方之學終是近本實也

答呂伯恭

別紙

程集荷借及略看一二處止是長沙初開本如易傳序

沿流作沂流祭文姪作猶子之類皆胡家以意改者

後來多所改正可從子飛求之殊勝此本也

答張明仲

問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易也時也道也皆一

也自其流行不息而言之則謂之易自其推遷無常

而言之則謂之時而其所以然之理則謂之道時之

古今乃道之古今時之盛衰乃道之盛衰人徒見其

變動之無常也而不知其時之運也徒見其時之運

欽定四庫全書

易公易說

五三

也而不知其道之為也道之為實造化之樞機生物

之根本其隨其從非有所隨有所從也一氣運行自

有所不得已焉耳所謂易有太極其此之謂歟一說

常處便是時其變動不居住來無窮者易也其所以

然者道也一說易道之生也故曰易變易也然易有

太極故又曰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故伊川曰君子順

時如影之隨形可離非道也夏葛冬裘飢食渴飲豈

有一毫人為加乎其間哉隨時而已時至自從而不

可須臾離也是以是知隨時變易以從道三者雖若異

名而易之於道初無兩物也然自學者分上言之苟

未識夫所謂易則時食而飲時葛而裘坐履之差其

應皆忒則將以何為道哉又嘗以是思之盡天下之

變而已不自道者其易之體歟未嘗截然離析者其

斯之謂道歟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此指易

而言謂人事也以理言之則流行而無窮則時之遷

移固自未嘗不隨其所當然而然也當然而然即從

欽定四庫全書

易公易說

五三

道也就人言之衆人不識易而不能體則時既遷而

不知遂以倒行逆施而違其時之所當然惟聖賢之

流行無窮而識之體之其身即易故能變易以從道

所謂隨時變易以從道猶曰時中云耳

道不可盡謂言耳未知是否答云易指卦爻而言以乾卦之潛見

雖飛之類觀之則隨時變易以從道者可見矣

問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易即道也然以變易而

得名道者自然不易之理也從之者亦適當之而已非

以此而從彼也。答曰：易之所以變易者，固皆是理之當然。聖人作易，則因久蒙之變灼見理之所當然者而繫之辭，教人以變易從道之方耳。如乾初則潛，二則見之，類皆隨時變易以從道之謂也。本玉通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正謂伊川這般說話難曉。蓋他把這書硬定做人之事，他說聖人做這書只為世間人事，本有許多變樣，所以做這書出來。爻淵

隨時變易以從道，主卦爻而言。然天理人事皆在其中。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九

十四

今且以乾卦潛見飛躍觀之，其流行而至此者，易也。其定理之當然者，道也。故明道亦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而伊川又謂變易而後合道，易字與道字不相似也。又云：人隨時變易，易何謂從道？曰：此皆可以見其意矣。答方士幹

易中無一卦一爻不具此理，所以沿流而可以求其源也。同上

易傳序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

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此是一箇理，一箇象，一箇辭。然欲理會理與象，又須就辭上理會。辭上所載皆觀會通以行其典禮之事。凡於事物須就其聚處理會，尋得一箇通路行去，若不尋得一箇通路，只暮地行去，則必有礙。典禮只是常事，會是事之合聚，交加難分別處。如庖丁解牛，固是秦刀，驍然莫不中節。若至那難處，便着此氣力，方得通。故莊子又說：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九

十五

為遊莊子說話，雖無頭，當然極精巧，說得到今學者却於辭上看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也。葉賀孫錄

劉問：孟子所言有命焉，有性焉，看得將性命做兩件子。思天命之謂性，又合性命為一，如何？曰：須隨聖賢文意看。孟子所謂命是無氣稟而言子思專以天所賦而言。又問：易言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如何？先生不答，少頃曰：不要如此看文字。游定夫初見伊川，問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只揀難底問，後來

人便道游將難底問大意要且將聖賢言語次第看
看得分曉自然知得伊川易傳序云求言必自近易
於近者非知言者此伊川喫緊為人處

徐寓錄

君子而時中與易傳中重於正正者未必中之意同正

者且是分別箇善惡中是恰好處

林慶孫錄

程子言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這只是一箇道理
陰陽之道一進一退一長一消反復往來上下於此
見之獨造天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九

某當初讀自暴自棄章只恁地鶻突讀去伊川易傳云
拒之以不信絕之以不為當初也匹似閑看過後因
在舟中偶思量此將孟子上下文看乃始通串方始
說得是如此亦溫故知新之意

華賀孫錄

禮正在恰好處沂而上之則儉為本沿而下之則奢為

末當以易傳之言為正龜山發明得亦佳

呂祖儉

伊川易雖有重疊處

華賀孫錄

問伊川易說理太多曰伊川言聖人有聖人用賢人有

賢人用若一文只做一事則三百八十四文只做得
三百八十四事也說得極好然他解依舊是三百八
十四文止做得三百八十四事用也

先生云傳注惟古注不作文却好看只隨經句分說不
離經意最好疏亦然今人解書且圖要作文又加辨
說百般生疑故其文雖可讀而經意殊遠程子易傳
亦作成文說了又說故今人觀者更不看本經只讀
傳亦非所以使人思也

余大雅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九

喜舊時讀書專要揀好處看到平平汎汎處多闊略後
多記不得自覺得也是一箇病今有一般人看文字
却只摸得此查滓到有深意好處却不識

此因有
獻易說

多失伊川精義而
言○華賀孫錄

故端殿上饒汪公鎮蜀時常得此帖又見邵溥所論而
疑之因錄見寄而使審其真偽某時為公言楊遵道
記先生嘗語學者讀易如素未讀不曉文義必先熟
讀三家然後却有用心處其說正與此合然味其言

固有抑揚非以易之說為盡於三家所言也此帖實出先生渾言不足為病且尋繹通貫之又云真讀書之法近世學者閱理不精正坐讀書太草草耳

書伊川先生帖後

看易傳若自無所得縱看數家反被惑伊川先生教人看易須只看王弼注胡安定王介甫解今有伊川傳只看此尤妙

伊川教人看易以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父三人易解看此便是讀書之門庭緣當時諸經都未有成說所以學者乍難捉摸故教人如此

沈憫錄

伊川先生與謝澣持正書曰若欲治易請先尋繹今熟且看王弼胡先生王介甫三家文字今通貫再三云此是讀書要法

李閏祖錄

秦漢諸儒解釋文義雖未盡當然所得亦多今且就分數處論之則以為得其言而不得其意予奪之際似已平允若更於此一向刻核過屬却恐意思迫窄而

議論偏頗反不足以服彼之心如向來所論之言不當言釋氏欲仁之病矣大率議論要得氣象寬弘而其中自有精密透漏不得處方有餘味如易傳序中說秦漢以來儒者之弊及今人看王弼胡安定王介甫易之類亦可見矣況此序下文反復致意不一而足不應猶有安於卑近之嫌也又所謂言雖近而索之無窮指雖遠而操之有要自謂此言頗有含蓄不審高明以為何如

答張敬夫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

問胡安定易曰分曉正當伊川亦多取之

黃顯子錄

程子說胡安定解九四作太子事云若一文作一事只做得三百八十四事此真看易之法然傳中亦有偏解作一事者林父軒嘗云伊川解經有說得未的當處此文義間事安能一一皆是若大頭項則伊川底却是此善觀伊川者

萬人辭錄

趙卿所刻尹論甚精鄙意却於跋語有疑不知趙守扣其說否蓋尹公本是告君子之言今改但以誨人為

說恐不類耳又云伊川出易說七十餘家不知伊川
教人果如此周遮否語次試為扣之為幸

答呂伯恭

橫渠云易為君子謀不為小人謀極好

黃義剛錄

勇撤舉此說講易事

李閔祖錄

又見易圖深詆邵氏先天之說舊亦嘗見其書然未曉
其所以為說者高明既斥其短必已洞見其底蘊矣
因求并乞數語剖擊其繆又大幸也

答林栗

邵氏先天之說以鄙見窺之如井蛙之議滄海而高明

欽定四庫全書

史公易說

卷十九

直以不知而作斥之則小大之不同量有不可同年
而語者此熹之前書所以未敢輕致其愚而姑少見
其所疑也示諭邵氏本以發明易道而於易無所發
明熹則以為易之與道非有異也易道既明則易之
為書卦爻象數皆在其中不待論說而自然可觀若
曰道明而書不白則所謂道者恐未得為道之真也
不審高明之意果如何其或文予而實不予則熹請
以邵氏之淺近疎略者言之蓋一圖之內太極兩儀

四象八卦生出次第位置行列不待安排而粲然有
序以至於第四分而為十六第五分而為三十二第
六分而為六十四則其因而重之亦不待用意推移
而與前之三分言者未嘗不脗合也此之并累三陽
以為乾連疊三陰以為坤然後以意交錯而成六子
又先畫八卦於內復畫八卦於外以旋相加而後得
為六十四卦者其出於天理之自然與人為之造作
蓋不同矣況其高深闊闊精密微妙又有非熹之所

欽定四庫全書

史公易說

卷二

能言者今不知察而遽以不知而作詆之熹恐後之
議今必亦猶今之議昔者是以竊為門下惜之而不
自知其言之僭易

同上

用之云康節善談易見得透徹曰然伊川又輕之嘗有
簡與橫渠曰堯夫說易好聽今夜試來聽他說看某
嘗說此便是伊川不及孔子處只觀孔子便不如此

沈憫錄

嘉看康節易有別人易不得他說那太極生兩儀兩儀

生四象又都無甚玄妙只是從來更無人識

楊興立編

康節之學得於先天蓋是專心致志看得這物事熟了

自然前知

楊興立編語

易是卜筮之書皇極經世是推步之書經世以十二辟

卦管十二會綱定時節却就中推吉凶消長堯時正

是乾卦九五其書與易自不相干只是加一位推去

舒高錄○此段重出與卜筮門一段相似姑置於此

或問康節數學曰且未須理會數自是有此理有生便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十九

三

有死有盛必有衰且如一朵花含蕊時是將開略放

時是正盛爛熳時是衰謝又如看人即其氣之盛衰

便可以知其生死蓋其學本於明理故明道謂其觀

天地之運化然後賴乎其順浩乎其歸若謂渠能知

未來事則與世間占覆之術何異其去道遠矣其知

康節者未矣蓋他玩得此理熟了事物到面前便見

更不待思量又云康節以四起數疊疊推去自易以

後無人做得一物如此整齊包括得盡想他每見一

物便成四片了但纔到二分以上便怕乾卦方終便

知有箇始卦來蓋緣他於起處推將來至交接處看

得分曉廣云先生前日說康節之學與周子程子少

異處莫正在此否若是聖人則處乾時自有箇處乾

底道理處始時自有箇處始底道理否先生曰誠然

輔廣錄

京房輩說數捉他那影象纔發見處便算將去且如今

日一箇來相見便就那相見底時節算得這箇是好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十九

三

人不好人用得極精微密他只是動時便算得靜便

算不得人問康節庭前樹算得否康節云也算得須

是待他動時方可須更一葉落下他便就這裏算出

這樹是甚時生當在其時死

康節甚喜張子房以為子房善藏其用以老子為得易

之體以孟子為得易之用合二者而用之想見善處

事間不知真箇用時如何曰先時說了須差異須有

此機權術數也

沈側錄

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非也老子自有老子之體用孟子自有孟子之體用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老子之體用也存心養性充廣其四端此孟子之體用也

輔廣錄

黃幹問康節詩嘗有莊老之說如何曰便是他有些子這箇曰如此莫於道體有異否曰他嘗說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體用自分作兩截曰又說經綸如何曰看他只是以術去處得這事恰好無過如張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說卷十九

子房相似他所以極口稱贊子房也

楊適人錄

熹近得蜀本呂與叔先生易說却精約好看方此傳寫或未見當轉寄也

答曹建

來諭及龜山易傳傳出時已缺乾坤只有草畫數段不其完備繫辭三四段不絕筆亦不成書此有寫本讀附去然細看亦不甚滿人意不若程傳之厭飲充足

答程洵

楊陳二公論易有不同者而楊公之辭平緩如此夫二

公之間豈有所嫌疑畏避而然哉亦其德盛仁熟而自無鄙倍耳楊公於先天之學有所未講則闕而不論其不自欺又如此尤後學之所宜取法也

書楊龜山帖後

示喻讀易之說甚善向見敬夫及呂伯恭皆令學者專讀程傳往往皆無所得蓋程傳但觀其理而不攷卦畫經文則其意味無窮各有用處誠為切於日用功夫但以卦畫經文攷之則不免有可疑者蓋嘗以康節之言求之而得其畫卦之次第方知聖人只是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說卷十九

三十五

見得陰陽自然生生之象而摹寫之初未嘗有意安排也至於經文亦但虛心讀之間略曉其一二至有不可曉處則便放下不敢穿鑿以求必通如此却似看得有些意思亦當粗筆其說而未成也至於畫卦撰著之法則又嘗有一書模印以傳名曰啓蒙不知賢者曾見之否今以奉寄試詳攷之復以見喻幸也來喻所謂隱者豈非麻衣之流乎此乃偽書向來敬夫雖不以其說為然然亦誤以為真希夷之師說也

其言專說卦畫大槩似是而之所以為說者則皆瑣碎支離附會穿鑿更無是處如別紙所示數說恐亦未免此病也

答鄭仲禮

讀易亦佳但經書難讀而此經為尤難蓋未開卷時已有一重象數大槩功夫開卷之後經文本意又多被先儒硬說殺了令人看得意思局促不見本來開物成務活潑建老所傳鄙說正為欲救此弊但當時草草抄出踈畧未成文字耳然試略攷之亦粗見門戶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十九

梗槩若有他說則非吾之所敢聞也

答趙崇憲

問易本義曰易變易也交易也如何先生曰變易如陰變而陽陽變而陰老陰變少陽老陽變少陰之類此正是占筮之法交易如陽交於陰陰交於陽之類卦圖上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是也又云變易便是晝夜往來相為屈伸

先生云看易先看某本義了却看伊川解以相參攷如

未看他易先看某說却也易有某來為他說所汨故也

呂輝錄

熹之易簡略者易之文義伊川諸儒皆已說了只就語

脉中略引過這意思

楊興立編

所喻易說誠是大略然此書體面與他經不同只得如此點綴說過多着言語便說殺了先儒註解非是不好只為皆墮此病故不滿人意中間便欲稍移經下注文入傳中覺得經文意思更寬而未有功夫到得今病衰如此更有無限未了底文字恐為沒身之恨矣

答吳宜之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十九

所喻讀易甚善此書本為卜筮而作其言皆依象數以斷吉凶今其法已不傳諸儒之言象數者例皆穿鑿言義理者又太汗漫故其書為難讀此本義啓蒙所以作也然本義未能成書而為人竊出再行模印有誤觀覽啓蒙本欲學者且就大傳所言卦畫著數推尋不須過為浮說而自今觀之如論河圖洛書亦未

免有判語要之此書真是難讀不若詩書論孟之明白而易曉也此是偽學見識不審明者以為如何

劉答

君房

問本義云變化云為故象事可以知器吉事有祥故占事可以知來不知變化云為主於人而言否答云變化者陰陽之所為云為者人事之所作

易傳初以未成書故不敢出近覺衰老不能復有所進頗欲傳之其人而私居無人寫得只有一本不敢遠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九

寄侯旦夕抄得却附便奉寄但近緣偽學禁嚴不敢

從人借書吏故頗費力耳

答孫自脩

熹前日看所寄易說不予細書中未敢察察言之遺書

後歸故居道間看得兩冊始見得底蘊如言四象及

先天次第皆非康節本旨其他亦多杜撰如九轉圖

引魏伯陽象同契張平叔悟真篇尤為無理亦自不

曉參同契中所說道理可惜用許多工夫却不濟事

大抵易之一書最不易讀而今人喜言之正所謂實

鬼神者殊不知只是瞞得不徹底於自己分上成得

何事而世人自有曉得者亦不可得而欺也熹向來

作啓蒙正為見人說得支離因竊以易中所說象數

聖人所已言者不過如此今學易者但曉得此數條

則易略通大體而象數亦皆有用此外紛紛皆不須

理會矣聞已見之嘗試推攷自當見得其第二篇論

太極兩儀四象之屬尤精誠得其說則知聖人畫卦

不假纖毫思慮計度而所謂畫前有易者信非虛語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九

也然此書所論彼書之失幸勿語人生競辦區區但

恐老兄或信其說而講求之則枉費工夫故專附此

奉報爾

答方賓王

易書刊行者只是編出象數大略向亦以一本浼叔綱

計必見之

答胡大時

啓蒙初開只因看歐陽公集內或問易大衍遂將來攷

算得出以此知諸公文集雖各自成一家文字中間

自有好處緣是這道理人人同得看如何也自有入

見得到底 葉賀孫錄

所論易是聖人模寫陰陽造化此說甚善但恐於盡其
言處未免多着道理說殺了耳此非面論未易究竟
然向於啓蒙後載所述四言數章說得似已分明卒
竟尤切不知曾細看否幸試攷之有所未安却望見
教也 答呂祖倫

易皆有翼其臨翼敬也

前書所報刊行易說事不知尚及止否計其書多說象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十九

四

數似亦不妨但是有些這下氣息令人憎嫌耳 答廖子厚

先生於州治射堂之後圖書為井字九區中石甃為高

壇中之後區為茅菴菴三窗櫺左為泰卦右為否卦

後為復卦前扇為剝卦菴前接為小屋前區為小茅

亭左右三區各列植桃李而間以梅九區之外圍繞

植竹是日游其間笑謂諸生曰上有九疇八卦之象

下有九丘八陣之法 陳淳錄

文公易說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二十

宋 朱鑑 撰

注疏歐蘇近世及參同契

五經中周禮疏最好詩與禮記疏亦得書與易疏不好

易疏只是將王輔嗣注來虛說一片 吳大經

王弼周易巧而不明

古易彖象文言各在一處至王弼始合為一後世諸儒

遂不敢與移動 楊與立編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二十

一

王弼破互體朱子發用互體 同上

時舉問易中互體之說其父以為雜物撰德辨是與非

則非其中又不備此是說互體先生曰今人言互體

者皆以此為說但亦有取不得處也如頤卦大過之

類是也王輔嗣又言納甲飛伏尤更難理會納甲是

震納庚巽納辛之類飛伏是坎伏離離伏坎艮伏兌

兌伏艮之類此等皆支蔓不必深泥也 當時舉錄

朱子發互體一卦中自二至五又自有兩卦這兩卦又

伏兩卦林黃中便倒轉推成四卦裏又伏四卦此謂

互體

易舉正亂道 吳必大錄

歐陽公作易童子問正王弼之失者纔數十事耳其極

論繁辭非聖人之書然亦多使學者擇取其是而捨

其非可也便以為聖人之作不敢取捨而盡信之則

不可也其公心通論常如此 此與定本大旨不異但舊先後詳略有不同者

繁辭之說則疑其諸子不敢力主而後自刪之也○記歐陽文忠公事績

欽定四庫全書

易二十

易是荆公舊作卻自好三經義 詩書周禮 是後來作底卻不

好 黃錄

老蘇說易專得於愛惡相攻而吉凶生以下二句他把

這六爻似那累世相讎相殺底相似看這一爻攻那

一爻這一畫克那一畫全不近人情東坡見他恁地

太龔疎却添得些佛老在裏面其書自做兩樣亦間

有取王輔嗣之說以補老蘇之說亦有不曉他說了

亂填補處老蘇說底亦有去那物理上看得着處 明

錄

東坡說話固多不是就他一套中間又有精處說易說

甚性命全然惡模樣如說書却有好處 黃智保錄

如東坡易解乾卦中說性命繁辭中說道處數章及頤

瀆解孟子浩然之氣處皆是此類無一字成言語 宋

客之

朱子發解易如百衲襖不知是說甚麼以此進讀教人

主如何曉便曉得亦如何用必大曰胡致堂文字決

欽定四庫全書

易二十

烈明白却可開悟人主曰明仲說得開一件義理他

便說成一片如善畫者只一點墨便輪淡得開如尹

和靖則更說不出范氏講議於淺處亦說得出只不

會深不會密又傷要說義理多如解孟子首章摠括

古今言利之說成一大片却於本章之義不曾得分

曉想當時在講筵進讀人主未必會理會得大抵范

氏不會辯如孟子便長於辯亦不是對他人說話時

方辯但於緊要處反覆論難自是照顧得緊范氏之

說機鎖不牢處多極有疎漏者

吳必大錄

朱震說卦畫七八爻稱九六他是不理會得老陰老陽之變且如占得乾之初爻是少陽便是初七七是少不會變便不用了若占得九時九是老便會變便占這變爻此言用九用六亦如此

漢上易卦變只變到三爻而止於卦辭多有不通處某更推盡去方通如无妄剛自外來而為主於內只是初剛自訟二移下來晉柔進而上行只是五柔自觀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四揆上去此等類案漢上卦變則通不得

舊與蔡李過在某處

旅郎夜共推

○黃義剛錄

記中所稱蕪山氏者名忠孝語錄中載其問疾伊川之語然頃見其易書溺象數之說去程門甚遠而尹子門人所記則以為忠孝自黨論起絕迹師門先生沒不致奠而問疾之語亦非忠孝也然則其人其學亦可見矣

谷何編

問郭冲晦何如人曰西北人氣質厚重淳固但見識不

及如蕪山易中庸義多不可曉

朱德明錄

郭冲晦有易文字說易卦都從變上推問一二卦推得豈可都要如此近多有文字出無可觀

郭子和傳其父學又蕪象數其學已離又被謝昌國拈撮得愈不是了且如九圖中性善之說性豈有兩個善又安有內外大凡惡者皆氣質使然若去其惡則見吾性中當來之善矣問郭以蕪山自名是其學只一艮卦曰易之道一箇艮卦可盡則不消更有六十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三卦

周漢錄

問籍溪見燕天授問易天授令籍溪先看見乃謂之象一句籍溪未悟他日又問天授曰公豈不思象之在道猶易之在太極邪此意如何先生曰如此教人只好聽耳使某答之先教他將六十四卦自乾坤起至離卦熟讀曉得源流方可及此

李輝錄

侍郎李公玩心於易以沒其平居未嘗深斥異教而間獨深為上言天地變化萬物終始君臣父子夫婦之

道性命之理幽明之故死生之說盡備於易不當求之無父無君之言以傷俗化其言雖約而功實倍於韓子至其平生大節則不惟進退險夷一無可憾而超然於生死之際又如此足以明吾道之有人而信其言之不妄矣易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其公之謂歟

歐李翁遺墨

易說用意甚精然鄙見却有未安處似是為說太精取義太密或傷簡易之趣更俟詳玩別奉扣也

趙彥齋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六

易說用意固甚精密愚意亦素謂易學不可離却象數但象數之學亦須見得大槩總領方可漸次探尋今但如此瑣細附合恐聖人之意本未必爾而虛費功力也

答趙彥齋

先生因說趙子欽

名彥齋

易說曰以某看來都不是如此

若有此意思聖人當初解彖象繫辭文言之類必漸自說了何待後人如此穿鑿今將卦爻來用線牽或移上在下或挈下在上辛辛苦苦說得出來恐都非

聖人作易之本意須知道聖人作易還要做甚用若如此穿鑿則甚非易簡而天下之理得之意矣又云今人凡事所以說得恁地支離者只是見得不透如釋氏說空空亦未是不是但空裏面須有道理始得若只說道我見得箇空而不知他有箇實底道理却做甚用得譬如一淵清水清冷徹底看來一如無水相似他便道此淵只是空底却不曾將手去探着自冷而濕終不知道有水在裏面此釋氏之見正如此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七

今學者須貴於格物格至也須要見得到底今人只是知得一班半點見得些子所以不到極處也又云某因病後自知日月已不多故欲力勉諸公不可悠悠天下只是一箇道理透使諸公之心便是某心某之心便是諸公之心見得不差不錯豈不濟事邪

潘時

舉錄

浩問趙書記曾將渠所說易來呈先生了如何先生云渠自是一般說話某理會不得只管以一樣說話子

轉將去愈轉愈遠說一箇元亨利貞更無窮極

邵浩錄

所寄易說却以上內諸疑義所得甚多其未安者亦各附已意於其下并此卦內幸更詳之前書所論易說已詳然忽忽尚多未盡大抵多是未得古人正意而好自立說此今世讀書者之通病也

荅方顯

或言某人近注易先生云緣易是一件無頭面底物故人人各以其意思去解說得近見一兩人所注得一片道理也都好但不知聖人元初之意果是如何春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二十

秋亦然

輔廣錄

嚴州王君儀能以易言禍福其術略如徐復林瑀之說以八卦直一年嘗言紹興壬戌太母當還其後果然人問其故則曰是年晉卦直事有受茲介福于其王母之文也子謂此亦小數之偶中耳若遂以君儀為知易則吾不知其說也

偶諸說記

向蒙垂示先大夫易集義得以伏讀竊窺覲象玩辭之意知前輩求道之勤益如此不勝歎仰顧恨不得執

經門下躬扣所疑三復遺篇徒深感恨

荅何錫

沙隨云易三百八十四爻惟閏歲恰三百八十四日正應爻數余曰聖人作易如此則惟三年方一度可用餘年皆用不得矣且閏月必小盡審如公言則閏年止有三百八十三日更剩一爻無用處矣或問沙隨何以荅曰它執拗不回豈肯服也

示諭曲折令人慨歎然今日上下相迫勢亦有不得已者故事之從違可否常在人而不可必唯審時量力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二十

九

從吾所好為在已而可以無不如志爾先生研精於易至有成書樂行憂違伏想胷中已有成筭固非晚學所得而輕議也

荅程迴

子靜嘗言顏子悟道後於仲弓又曰易繫決非夫子作又曰孟子無柰告子何陳正已錄以示人先生申言曰正已也

楊道大錄

楊敬仲有易論林黃中有易解春秋解專主左氏或曰林黃中文字可毀先生曰却是楊敬仲文字可毀

滿述

錄

案魏書首言乾坤坎離四卦臺籥之外其次即言屯蒙六十卦以見一日用功之早晚又次即言納甲六卦以見一月用功之進退又次即言十二辟卦以分納甲六卦而兩之蓋內以詳理月節而外以兼統歲功其所取於易以為說者如是而已初未嘗及夫三百八十四爻也今世所傳火候之法乃以三百八十四爻為一周天之數以一爻直一日而爻多日少則不免去其四卦二十四爻以俟二十四氣之至而漸加焉已非出於自然體合之度矣且當日所用之爻或陰或陽初無次第不知功夫有何分別又況一日之間已周三百六十之數而其一氣所加僅得一爻多少重輕不相權準又此二十四者進增微漸退減暴疾無復往來循環之勢恐亦後人以意為之未必魏君之本指也竊意此書大要在於坎離二字若於此處得其綱領則功夫之節度魏君所不言者自可以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十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十一

如左方

意為之但使不失其早晚之期進退之節便可用功不必一一拘舊說也故今推得策數一法似亦齊整其與爻數之法雖皆魏君所不言然此為粗有理也蓋月以十二卦分之卦得二日有半各以本卦之爻行本文之策自八月觀卦以後至正月泰卦陽用少壯以後至七月否卦陽用老四陰九十六陽即注意運行陰即放神冥寂目舒氣以休息之十二月周即為一歲之運反復循環無有餘欠其數

震 一至五

復 一至半

一陽二十八
五陰百二十
陽生

兌 六至十

臨 二半至五

二陽五十六
四陰九十六
三陽八十四
三陰七十三

兌 六至十

泰 六至八半

四陽百四十四
二陰六十八
二陽六十八
一陰三十二

乾 十一至十五

壯 八半至十

五陽百八十八
一陰三十二

乾 十一至十五

夬 十一至

六陽二百一十六
九陰

巽 十六至二十

姤 十六至十八半

一陰二十二
五陽百八十

巽 十六至二十

姤 十六至十八半

陰生

避 十八半 二陰六十八
至二十 四陽百四十四

艮 二十一至 二陰九十六
二十五 三陽一百八

否 二十三至 四陰九十六
三十五 二陽五十六

坤 二十六至 五陰百二十
三十八 一陽二十八

剝 二十八至 陰極
三十八 無陽

此說欲與李通講之未及寫寄而李通死矣偶

閱舊藁為之泣然戊午臘月二十六日

右周易參同契魏伯陽所作魏君後漢人篇題蓋放緯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十二

書之目詞韻皆古典雅難通讀者淺聞妄輒更改故

比它書尤多舛誤今合諸本更相讎正其間尚多疑

晦未能盡祛姑據所知寫成定本其諸同異因悉存

之以備參訂云空同道士鄒訢書周易參同契考異

先生以參同契示張以道云近兩日方令書坊刊得然

裏面也難曉義剛問曾景建謂參同本是龍虎上經

果否先生曰不然蓋是後人見魏伯陽傳有龍虎上

經一句遂偽作此經大槩皆是體參同而為故其間

有說錯了處如參同中云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

二用者即易中用九用六也乾坤六爻上下皆有定

位唯用九用六無位故周流徧六虛今龍虎經却錯

說作虛危去蓋討頭不見胡亂牽合 黃義明錄

參同契說日月都是納甲法以晦朔之間為坤望日

為乾 初三至初五為震 初六至初八為兌

初九至十五為乾 十六以後漸減為巽十九至

二十三為艮二十六已後至初二為坤其法則月常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十三

在此不動 以手指 日則常運行日行至震 從左邊漸

在丹田故月全體皆光此望日也至十六已後則似

漸上 從右邊上以 至巽月光漸虧至坤 晦朔則日月

相啗遂全無光據它之法則欲月常在上日常在丹

田陰升而陽降也其脩養工夫次第火候進退抽添

加減皆視此為準

或說道家脩養工夫只用復姤屯蒙四卦曰只用復姤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易說

卷三十

二卦復屬子姤屬午只是用子午法道家愛哩人本是易底物事却將一最難底物事來說交你没討頭處此只是火候之法除乾坤坎離四卦却用六十卦自屯蒙而下朝屯暮蒙做將去某初讀時更理會不得後來思之元來只是用納甲法納甲法今作卦者皆用之用此法於火候中却關得箇子午卯酉即乾坤離坎四卦它藏了子午卯酉不說破却只說六十卦其實顛來倒去只是箇子午卯酉却用屯蒙瞞人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易說

卷三十

坤納乙謂乾南坤北謂震巽謂不用坎離蓋坎離便是木體坎月也離日也日月為易便是陰陽它做得極妙極精緻坎離便是它藥所以不用坎離乾坤是那上下兩段是其案白而坎離往來上下於其間故參同契云坎離者乾坤二用二用無爻位周流行六虛往來既不定上下亦無常幽潛淪匿升降於中二用者用九用六六虛者六爻之位即往來上下之位也某曉得它道理是如此只不曉如何做起李通說曉得也不曾得做它工夫緊要處在晦朔之間故云晦朔之間合符行中渾沌洪蒙牝牡相從滋液潤澤施化流通都從此做起或曰亦如吾儒一陽所動處工夫爾曰便是這箇那箇與這箇只一般邵先生曰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分參同契首亦說乾坤者易之門戶衆卦之父母坎離匡郭運轅正軸牝牡四卦以為橐籥卦位鋪排都只一般又曰看來只才卿前日說不說話底便是法人之說話損多

少氣或云天地所以能長久者以其氣運於內耳曰

然它氣不泄只在裏面今人之氣盡是運出外去

參同契所言坎離水火龍虎鉛汞之屬只是互換其名

其實只是精氣二者而已精水也坎也龍也汞也氣

火也離也虎也鉛也其法以神運精氣結而為丹陽

氣在下初融成水以火煉之則凝成丹其說甚異內

外異色如鴨子卵真成此物參同契文章極好蓋後

漢之能文者為之讀得亦不枉其用字皆根據古書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二十

非今人所能解以故皆為人妄解世間本子極多其

中有云千周槃彬彬兮萬遍將可觀神明或告人今

竟靈忽自誤言誦之久則文義要訣自見又曰二用

無爻位周流行六虛二用者用九用六九六亦坎離

也六虛者即乾坤之初二三四五上六爻位也言二

用雖無爻位而常周流乎乾坤六爻之間猶人之精

氣上下周流乎一身而無定所也世有龍虎經云在

參同契之先季通亦以為好及得觀之不然乃槩括

參同之語而為之也

沈開錄

問乾坤坎離中孚小過大過頤八卦番覆不成兩卦是

如何曰八卦便只是六卦乾坤坎離是四正卦兌便

只是番轉底巽震便只是番轉底艮六十四卦只八

卦是正卦餘便只二十八卦番轉為五十六卦中孚

便是箇大底離小過便是箇大底坎又曰是箇雙夾

底坎大過是箇厚畫底坎頤是箇大畫底離

參案諸說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二十

化如何排得如此巧所謂初三震受庚上兌受丁

十五乾體就十八巽受乙下弦艮受丙三十坤受己

這都與月相應初三昏月在西上弦昏在南十五昏

在東十八以後以息視之至三十晦日光盡都不見

了又曰他以十二卦配十二月也自齊整復卦便是

震在坤下臨是兌在坤下泰是乾在坤下大壯是震

在乾上夬是兌在乾上乾是乾在乾上姤是乾在兌

上

參同舊本深荷錄示已令蔡伯靜點對附刻新本之後

矣但龍虎經却是取法參同亦有不曉其本語而妄

為模放處如論乾坤二用周流六虛處可見踈脫試

考之可見也

各曾極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二十一

文公易說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二十一

宋 朱鑑 撰

卜筮

先生曰上古之時民心昧然不知吉凶之所在故聖人

作易教之卜筮使吉則行之凶則避之此是開物成

務之道故繫辭云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

斷天下之疑正謂此也初但有占而無爻往往如今

之環玦相似耳但如今人用火珠林起課者但用其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二十一

爻而不用其辭則知古者之占往往不待辭而後見

吉凶至文王周公方作彖之辭使人得此爻者便

觀此辭之吉凶至孔子又恐人不知其所以然故又

復述爻解之謂此爻所以吉者謂以中正也此爻所

以凶者謂不當位也明明言之使人易曉耳至如文

言之類却是就上面發明道理非是聖人作易專為

說道理以教人也須見得聖人本意方可以學易

時語

舉錄

周易只掌於太筮之官只是理會卜筮

易只是尚占之書 楊與立語

陳文蔚云先生解易之本意只是為卜筮爾先生曰然

某解一部易只是作卜筮之書

易是卜筮之書古者則藏於太史太卜以占吉凶亦未
有許多說話及孔子始取而敷繹為文言雜卦彖象
之類乃說出道理來

問伏羲畫卦恐未是教人卜筮答曰這都不可知但他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二十一

不教人卜筮時畫作甚

今人說易先拈擊了卜筮如下繫說卜筮是其次第熹

所恨者不深曉古人卜筮之法故今說處多是想象

古人如此若更有奧義可推或曰卜者求卦即其法

也曰卦爻與事不相應則推不去古人於此須有變

通或以支干推之 黃顯子錄

易所以難讀者蓋易本是卜筮之書今却要就卜筮中

推出講學之道故成兩節工夫 葉賀孫錄

先生曰易只是箇卜筮書孔子却就這上依傍說些道

理教人雖以孔子也只得隨他那物事說不敢別生

說 沈綱錄

伏羲畫卦止有奇耦之畫何嘗有許多說話文王作繇

辭周公作爻辭亦是為占筮說到孔子方說從義理

去

易本卜筮之書而其畫卦繫辭分別吉凶皆有自然之

理讀者須熟考之不可只如此想象贊歎若可只如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二十一

此統說便了則夫子何用絕韋編而滅漆簡邪 蘇

熹解易只作占筮之書今人說得太精了更入粗不

得某之說雖粗却入得精精底義理皆在其中若曉

得某說則曉得伏羲文王之易本是作如此用若未

曉得聖人作易本意先要說道理縱說得好亦無情

理與易原不相干

讀易之法竊疑卦爻之詞本為卜筮者斷吉凶而其訓

戒至象象文言之作始因其吉凶訓戒之意而推說

其義理以明之後人但見孔子所說義理而不復推

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為不足言而其所以

言易者遂遠於日用之實類皆牽合委曲偏主一事

而言無復包含該貫曲暢旁通之妙若但如此則聖

人當時自可別作一書明言義理以詔後世何用假

託卦象為此艱深隱晦之辭乎故今欲凡讀一卦一

爻便如占筮所得虛心以求其詞義之所指以為吉

凶可否之決然後考其象之所以然者求其理之所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四

以然者然後推之於事使上自王公下至民庶所以

修身治國皆有可用私竊以為如此求之似得三聖

之道意然方讀得上經其間亦多有未曉處不敢強

通也其可通處極有本甚平易淺近而今傳註誤為

高深微妙之說者

如利用祭祀利用事祀只是卜除
則吉田廬三孤田廬三品只是卜

田吉公用事于天子只是卜朝親則吉利用建侯只是
卜立君則吉利用為依違國只是卜違國則吉利用

後代只是卜後代則吉之類但
推之於事或有如此說者耳

凡此之類不一亦欲
私識其說與朋友訂之而未能就也不審尊意以為

如何 恭 呂祖謙

近又讀易見一意思聖人作易本是使人卜筮以決所

行之可否而因之以教人為善如嚴君平所謂與人

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者故卦爻之辭只是

因依象類虛設於此以待扣而決者使以所值之辭

決所疑之事似若假之神明而亦必有是理而後有

是辭但理無不正故其丁寧告戒之詞皆依於正天

下之動所以正夫一而不繆於所之也以此意讀之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五

似覺卦爻十翼指意通暢但文意字義猶時有窒礙

蓋亦合純作義理說者所以強通而不覺其礙者也

今亦錄首篇二卦拜呈此說乍聞之必未以為然然

且置之勿以示人時時虛心略賜省閱久之或信其

不安耳

恭 張敬夫

或問易解伊川之外誰說可取先生曰如勿果便說道

聖人只是為卜筮而作不解有許多說話但是此說

難向人道而今人不肯信向來諸公力來與某辯某

費氣力與它分析而今思之只好不說只做放那裏信也得不信也得無許多氣力分踈且聖人要說理何不就理上直剖判說何故恁地回互假托教人不可曉又何不別作一書何故要假卜筮來說又何故說許多吉凶悔吝此只是理會卜筮後因其中有些子理故從而推明之所以大衆中只是一句兩句子解了但有文言與繁辭中數段說得較詳然也只是取可解底來解如不可曉底也不曾說而今人只

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二十一

六

是眼孔小見它說得恁地便道有那至理只管要去推求且孔子當時教人只說詩書執禮只說學詩乎與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只說人而不為周南召南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元不曾教人去讀易但有一處說假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這也只是孔子自恁地說不曾將這箇去教人如周公做一部周禮可謂纖悉畢備而周易却只掌於太卜之官却不似大司樂教成均之屬重祿這箇只是

理會卜筮說箇陰陽消長却有些子理在其中伏羲當時偶然見得一是陽二是陰從而畫放那裏當時人一也不識二也不識陰也不識陽也不識伏羲便與它別開這一機然才有箇一二後來便生出許多象數來恁地時節它也自過不佳然當初也只是理會箇等事不曾有許多峴崎如後世經世書之類而今人便要說伏羲如神那樣無所不曉得伏羲也自純粹也不曾去理會許多事來自他當時別開這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二十一

七

一箇機後世間生得許多事來它也自不奈何也自不要得恁地但而今所以難理會時蓋緣亡了那卜筮之法如周禮太卜掌三易之法連山歸藏周易便是別有理會周易之法而今却只有上下經兩篇皆不見許多法了所以難理會今人却道聖人言理而其中因有卜筮之說他說理後說那卜筮上來做麼若有人來與某辯某是不答次日義剛問先生昨言易只是為卜筮而作其說已自甚明白然先生於先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一

八

天後天无極太極之說却留意甚切不知如何先生曰卜筮之書如火珠林之類許多道理依舊在其間但是因它作這卜筮後却去推出許多道理來它當初做時却只是為卜筮畫在那裏不是曉畫許多道理後方始畫這箇道理難說向來張安國兒子來問某與說云要曉時便只似畫課模樣有一朋友言恐只是以其人未能曉而告之以此說某云是誠實恁地說良久曰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極其數遂定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一

八

夜來有一說不曾盡通書言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精是聖人本意纔是偏旁帶來道理如春秋聖人本意只是載那事要見世變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如此而已就那事上見得是非美惡曲折便是因卦以發如易有太極是主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這四象生八卦以上便是聖人本意底如彖象文言繫辭皆是因而發底不可一例看今人只把做占去看便活若是的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一

九

定把卦爻來作理看恐死了國初講是講飛龍在天利見大人太祖遽云此書豈可令凡民見之某便道是解易者錯了這大人便是飛龍言人若占得此爻便利於見那大人謂如人臣占得此爻則利於見君而為吉也如那見龍在田利見大人有德者亦謂之大人言人若尋師若要見好人時占得此爻則吉然而此兩箇利見大人皆言君德也者亦是說有君德而居下者今却說九二居下位而無應又如何這箇

無頭無面又如何見得應與不應如何恁地硬說得若是把做占着時士農工商事事人用得這般人占得便把做這般用那般人占得把做那般用若似而今說時便只是秀才用得別人都用不得了今人說道明理事來便看道理如何後作區處古時人蠢蠢然事事都不曉做得是也不知做得不是也不知聖人便作易教人去占占得恁地便吉恁地便凶所謂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者即此是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二十一

十

而今若把作占說時吉凶悔吝便在我看把作甚麼用皆用得今若把作文字解便是硬裝了安卿問如何恁地先生曰而今把作理說時吉凶悔吝皆斷定在九二六四等身上矣如此則吉凶悔吝是硬裝了便只作得一般用了林擇之云伊川易說得理也太多先生曰伊川求之太深嘗說三百八十四爻不可只作三百八十四爻解其說也好而今似它解時依舊只作得三百八十四般用安卿問象象莫也是因

爻而推其理否曰象象文言繫辭皆是因而推明其理胡叔器問吉凶是取定於揲者否曰是然則洪範龜從筮從又要卿士庶民從如何曰決大事也不敢不恁地枕謹如邊國立君之類不可不恁地若是其它小事則亦取必於卜筮而聖人見得那道理定後常不要卜且如舜所謂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若恁地便是自家所見已決而卜亦不過如此故曰卜不習吉且如周公卜宅云我卜河朔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二十一

十一

黎水我乃卜澗水東瀝水西惟洛食瀝澗只在洛之旁這便見得是周公先自要都洛後但夾將瀝澗來卜所以每與洛對說而兩卜所以皆言惟洛食以見得是人謀先定後方以卜來決之擇之言筮短龜長不如從長看來龜又較靈先生曰揲著用手又不似錯龜較自然只是將火一錯便自成文却就這上面推測叔器問龜卜之法如何曰今無所傳看來只似而今五兆卦此間人有五兆卦將五莖茅自竹筒中

寫出來直向上底為木橫底為土向下底為水斜向外者為火斜向內者為金便如文帝兆得大橫橫土也所以道予為天王夏啟以光蓋是得土之象也

剛錄

初九夜侍坐復舉易說云天下之理只是一陰一陽剛柔仁義皆從此出聖人始畫為一奇一耦自一奇一耦錯綜為八為六十四為三百八十四爻天下萬事具盡於此蓋該脩於一陰一陽而無所遺也所謂剛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

柔仁義皆從此出聖人命之以辭而吉凶悔吝利不利皆自此而來達舉乾坤一二卦爻云大業陽爻多吉而陰多凶又看他所處之地位如何六經中因此事則說此理惟易則未有此事而先有此理聖人預言之以告人蓋天下萬事不離於陰陽而陰陽之理該備天下萬物之變態聖人仰觀俯察於陰陽之理而有以見之遂為之說以曉諭天下來世然事雖未形而實然之理已昭著世間事不出是許多吾雖先

見而預為之說而未至未然之理固難以家至而戶曉故假設為卦爻之象寓於卜筮之法聖人又於其卦爻之下而繫之以辭所以示人以吉凶悔吝之理吉凶悔吝之理即陰陽之道而又示人以利正之教如占得乾此卦固是吉辭曰元亨元亨大亨也卦固是大亨然下即云利正是雖大亨正即利而不正即不利也使天下因是事而占困占而得其吉而至理之權與聖人之至教寓於其間矣如得乾之卦五爻不變而初爻變示人以勿用之理也得坤之卦而初爻變是告人以履霜之漸也大業正為吉而不正為不吉正為利而不正為不利其要在使人守正而已又云易無思也他該盡許多道理何嘗有思有為寂然不動感而遂通才感便通因舉論占處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

問坤六二不習元不利或以為此成德之事或以為學者須時習然後至於不習曰不是如此聖人作易只是說此爻中有此象若占得此爻便應此事自此用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

十一

未說到時習至於不習與成德之事在學者固當如此然聖人作易未有此意在某說易所以與先儒不同正在於此某之說只有一箇壁直意思都不需惹學者須先曉得某之正意然後方可推說其他道理如過劍門相似須是舊直攛過劍門脫得劍門了却以之推說易之道理橫說豎說都不妨若纔接近兩邊觸動那邊便是攛不過便非易之本意矣據某解一部易只是作卜筮書今人說得未太精更入籠不得如某之說雖籠然却入得精精義自在其中若曉得某說則曉得伏羲文王之易本是作如此用元未有許多道理在方不失易之本意如人射箭須先射中紅心了然後以射他物無有不中今未曉得聖人作易本意便要說道理縱說得好只是無情理與易元不相干聖人分明說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觀象設卦繫辭焉而明吉凶幾多分曉某所以說易只是卜筮書者此類可見易只是說箇卦象以明吉凶而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

十五

已更無他說今人讀易當分為三等伏羲自是伏羲之易文王自是文王之易孔子自是孔子之易看伏羲之易如未有許多象象文言說話方見得易之本意只是要作卜筮用如伏羲畫八卦那裏洎有許多文字言語只是某卦有某象如乾有乾之象坤有坤之象而已今人說易未曾明乾坤之象便先說乾坤之理所以說得都無情理及文王周公分為六十四卦添入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不是伏羲之意已是文王周公自說他一般道理了然猶是就人占處說如占得乾卦則大亨而利於正耳及孔子繫易作象象文言則以元亨利貞為乾之四德又非文王之易矣又曰文王之心已自不如伏羲寬闊急又要說出來孔子之心又不如文王寬闊急又急要說出道理來所以本意處失都不顧元初聖人畫易之言只認各人自說一副空道理又至伊川又自說他一樣微似孔子易而又甚焉故某說易自伏羲至伊川自成四樣某所以不敢從而獨原易之所以作而然孔子雖盡是說道理猶因卜筮而言就卜筮上發出許多道理教人曉得所以凶所以吉卦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象說

卷二十一

爻好則吉卦爻不好則凶卦爻大好而巳德相當則吉卦爻雖吉而巳德不足以勝之則雖吉亦凶卦爻雖凶而巳德足以勝之則雖凶猶吉如云需于泥致寇至此爻本不好而象却曰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也蓋卦爻雖不好而占之者能敬謹畏防則亦不至於敗蓋需者待也需有可待之時故得以患患預防而不至於敗此則聖人就占處發明誨人之理或問聖人作易只是明陰陽剛柔吉凶消長之理而巳曰雖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象說

卷二十一

說據某所見且如此說不知後人以爲如何因笑曰東坡注易畢謂人曰自有易以來無此書也洗闡錄熱讀六十四卦則覺得繫辭之語直爲精密是易之括例要之易書是爲卜筮而作如云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又云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則專爲卜筮也魯可幾曰古之卜筮恐不如今日所謂火珠林之類否曰以某觀之恐亦自有這法如左氏所載則支干納音配合之意似亦不廢如云得屯之比既不用屯之辭不用比之辭却自別推一法恐亦不廢這理也楊道夫錄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象說

卷二十一

如伊川解經是據他一時所見道理恁地說未必便是聖經本旨要之他那箇說却亦是好說且如易之元亨利貞本來只是大亨而利於正雖有亨若不正則那亨亦使不得了當時文王之意祇是爲卜筮設故祇有元亨更無有不元亨祇有利貞更無不利貞後來夫子於彖既以元亨利貞爲四德又於文言復以

為言故後人祇以為四德更不做大亨利貞說了易只是為卜筮而作故周禮分明言太卜掌三易連山歸藏周易古人於卜筮之官言之凡數人泰古未達故周易亦以卜筮得不焚今人繞說易是卜筮之書便以為屏累了易見夫子說得許多道理便以為易只是說道理殊不知其言吉凶悔吝皆有理而其教人之意無不在也夫子見文王所謂元亨利貞者把來作四箇說道理亦自好做恁地說但文王當時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一

六

未有此意今若以元者善之長亨者嘉之會利者義之和貞者事之幹與來卜筮者言豈不大糊塗了他要之文王者自不妨孔子之說孔子者自不害文王之說然孔子却不是曉文王意不得但他又自要說一樣道理

同上

聖人作易本為占筮然其辭固包義理在其中孔子恐人只於卜筮上來一向泥著方只以義理解之如乾卦元亨利貞文王之辭在占法只是二事云占得此

純陽之卦者大亨以正也大亨言其吉然所利者必須是正此為之戒辭也文言方解作四德然觀大傳之言是與神物以前民用吉凶與民同患觀變於陰陽以生著等語則知易本為卜筮而作古人淳朴不似後世機智事事理會得於事既不能無疑即須來占方知吉凶聖人就上為之戒便是開物成務之道若不卜筮言之則開物成務何所指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極數知來之謂占此即是易之用使人占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一

六

決於易便是聖人家至戶到以教之也

吳必大錄

問讀易貴知時今觀文辭皆是隨時取義然非聖人見識超絕盡得義理之正則所謂隨時取義安得不差先生曰古人作易只是為卜筮今說易者乃是硬去安排聖人隨時取義只事到面前審驗箇是非難為如此安排下也

廖德明錄

先生於詩傳自以為無復遺恨曰後世若有揚子雲必好之矣而意不甚滿於易本義蓋先生之意只欲作

卜筮用而為先儒說道理太多終是翻這案白未盡故不能不致遺恨云 沈側錄

昨承寄示趙倉易論語說足浣愁疾易說簡易精密不惟鄙意多所未及警發之深而近世諸儒說不到處亦甚多甚不易其玩索至此深恨未得一面扣其詳也但象數乃作易根本卜筮乃其用處之實而諸儒求之不得其要以至苛細繳繞令人厭聽今乃一向屏棄闊略不復留意却恐不見制作綱領語意來歷似亦未甚便也昨於乾坤二卦略記所疑之一二今謾記錄呈幸為詳之 谷廣大中

欽定四庫全書

易經

卷二十一

先生論易云易本是卜筮之書若人卜得此文便要人玩此一爻之義如利貞之類只是正者便利不正者便利不曾說道利不貞者人若能見得道理十分分明則亦不須更卜如舜之命禹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其猶將也言雖未卜而吾志已是先定

詢謀已是僉同鬼神亦必將依之龜筮亦必須協從之所以謂卜不習吉者蓋習重也這箇道理已是斷然見得如此必是吉了便自不用卜若卜則是重矣 潘時舉錄

易本卜筮之書後人以為止於卜筮至王弼用老莊解後人便只以為理而不以為卜筮亦非想當初伏羲畫卦之時只是陽為吉陰為凶無文字莫不敢說竊意如此後文王見其不可曉故為之作彖辭或占得

欽定四庫全書

易經

卷二十一

爻處不可曉故周公為之作爻辭又不可曉故孔子為之作十翼皆解當初之意今人不看卦爻而看繫辭是猶不看刑統而看刑統之序例也安能曉今人須以卜筮之書看之方得不然不可看易當見爻軒與南軒爭而爻軒不然其說南軒亦不曉 甘節錄

余大猷問易本義何專以卜筮為主答曰且須熟讀正文莫看注解蓋古易象象文言各在一處至王弼始合為一後世諸儒遂不敢與移動今雖卒說且須熟

讀正文久當自悟 余大雅錄

八卦之畫本為占筮方伏羲畫卦時只有奇耦之畫何嘗有許多說話文王重卦作繇辭周公作文辭亦只是為占筮說到孔子方始說從義理去如乾元亨利貞坤元亨利牝馬之貞與後面元亨利貞只一般元亨謂大亨也利貞謂利於正也占得此卦者則大亨而利於正耳至孔子乃將乾坤分作四德說此亦是孔子意思伊川先生云元亨利貞在乾坤為四德

欽定四庫全書

易公易說
卷二十一

在他卦只作兩事不知別有何證據故學易者須將易各自看伏羲易自作伏羲易者是時未有一辭也文王易自作文王易者周公易自作周公易者孔子易自作孔子易者必欲牽合作一意者不得今學者諱言易本為占筮作須要說做為義理作若果為義理作時何不直述一件文字如中庸大學之書言義理以曉人須待畫八卦則甚周官唯太卜掌三易之法而司徒司樂師氏保氏諸子之教國子庶民只是

教以詩書教以禮樂未嘗以易為教也 輔廣錄

問子所雅言詩書執禮曰古之為儒者只是習詩書禮樂言執禮則樂在其中如易則掌於太卜春秋掌於史官學者兼通之不是正業只這詩書大而天道之精微細而人事之曲折無不在其中禮則節文法度聖人教人亦只是許多事 沈綱錄

問敬鬼神而遠之莫是知有其理故能敬不為他所惑故能遠先生曰人之於鬼神自當敬而遠之若見那

欽定四庫全書

易公易說
卷二十一

道理分明則須著如此如今人信事浮屠以求福利便是不能遠也又如卜筮自作伏羲堯舜以來皆用之是有此理矣今人若於事有疑敬以卜筮決之有何不可如義理合常做底事却又疑惑只管去問於卜筮亦是不能遠也

或問鬼神答曰鬼神只是氣屈伸往來者氣也天地間無非氣人之氣與天地之氣常相接無間斷人自不見人心纔動必達於氣便與這屈伸往來者相感通

如卜筮之類皆是心自有此物只說你心上事纔動必應也

魏丙問元亨利貞之說先生曰易繫云夫易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道蓋上古之時民淳俗朴風氣未闢於天下事全未知識故聖人立龜以與之卜作易以與之筮使之趨利避害以成天下之事故曰開物成務然伏羲之卦爻也難理會故文王從而為之辭然於其間又却無非教人之意如曰元亨利貞則雖大亨然

欽定四庫全書

易公易說

三

亦利為正如不貞雖有大亨之卦亦不可用如曰潛龍勿用則陽氣在下故教人以勿用童蒙則又教人以須是如童蒙而求賢益於人方吉凡言吉則不如是便有箇凶在那裏凡言不好則莫如是然後有箇好在那裏他只是不曾說出耳物只是人物務只是事務只是單得天下許多道理在裏自今觀之也是如何出得他箇

楊道大錄

上古民淳未有如今士人識理義兢兢焉然而已事事

都曉不得聖人因做易教他占吉則為凶則否所謂通天下之志定天下之業斷天下之疑者即此也及後來理義明有事便斷以理義如舜傳禹曰朕志先定鬼神其必依龜筮必協從已自吉了更不用去事卜吉也周公營都蓋主在洛矣所卜澗水東遷水西只是對洛而言其他事惟盡人謀未可曉處方卜故遷國立君大事則卜洪範謀及乃心謀及卿士盡人謀然後卜筮以審之

欽定四庫全書

易公易說

三

先生曰易中言占者有其德則其占如是吉無其德而得是占者却是反說如南蒯得黃裳元吉疑吉矣而蒯果敗者蓋卦辭明言黃裳則元吉無黃裳之德則不吉也又如適所說直方大不習先不利占者有直方大之德則習而無不利占無此德即雖習而不利也如奢侈之人而得恭儉則吉之占明不恭儉者是占為不吉也他皆做此如此看自然意思活

朱錄錄

易之為書本為卜筮而作然其義理精微廣大悲備不

可以一法論蓋有此理即有此象有此象即有此數
各隨問者意所感通如利涉大川或是渡江而推類
旁通則各隨其事鄭可學錄

因學者問大學教情處而曰某常說如有人問易不當
為卜筮書詩不當去小序不當叶韻及大學教情處
皆在所不答沈綱錄

易本為卜筮設如曰利涉大川是利於行舟也利有攸
往是利於啟行也易之書大率如此後世儒者鄙卜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二十一

筮之說以為不足言而所見太早者又泥於此而不
通故曰易難讀之書也不若且就大學做工夫然後
循次讀論孟中庸庶幾切己有益也張孟卿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二十二

宋 朱鑑 撰

擇法卜法

近又嘗作一卜筮書亦以附呈蓋緣近世說易者於象數全然闕略其不然者又太拘滯支離不可究詰故推本聖人經傳中說象數者以此數條以意推之以為是足以上究聖人作易之本指下濟生人觀變玩占之實用學易者決不可以不知而凡說象數之過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二十二

乎此者皆可以求之高闊而不必問矣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答陸九韶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綱
通政使司副使臣龔璘謹勅

隨校官中書臣范允幹

校對官學正臣常滿

騰錄監生臣王元愷

聖人觀象以畫卦揲蓍以命爻使天下後世之人皆可以決嫌疑定猶豫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塗其功可謂盛矣然其為卦也自本而幹自幹而支其勢若有所迫而自不能已其為蓍也分合進退縱橫順逆亦無往而不相值焉是豈聖人心思智慮之所得為也哉特凡數之自然形於法象見於圖書者有以啓於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文公易說卷二十三

其心而假手焉耳近世學者類喜談易而不察乎此其專於文義者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涉於象數者又皆牽合傳會而或以為出於聖人心思智慮之所為也若是者予竊病焉因與同志頗輯舊聞為書四篇以示初學使毋疑於其說云淳熙丙午暮春既望雲臺真逸手記 易學啓蒙序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二十二

三

問啓蒙迷旨篇云仰觀俯察始畫奇耦教之卜筮以斷可否不知伏羲之後文王周公之前未有卦及辭何以定吉凶敢乞批示答曰此無可考但周禮三易經卦皆八別皆六十有四則疑已有辭矣 各篇時舉

程氏易傳已甚詳細今啓蒙所附益者只是向來卜筮一節耳若推廣旁通則離不得彼書也程先生說易得其理則象數在其中固是如此然汧流以觀却須先見象數的當下落方說得理不徒不然事無實證則虛理易差也 各篇可學

敬之問啓蒙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

稽實待虛存體應用執古御今以靜制動曰聖人作易只是說一箇理都未曾有許多事却待他甚歷重來據所謂事來尚虛蓋謂事之方來尚虛而未有若論其理則先自定固已實矣用應始有謂理之用實故有體該本無謂理之體該萬物又初無形迹之可見故無下面云稽考實理以待事物之來存此理之體以應無窮之用執古古便是易書裏面文字言語御今今便是今日之事以靜制動理便是靜底事便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二十二

三

是動底且如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往各其理謂將即鹿而無虞人必陷於林中若不舍而往是取吝之道這箇道理若後人做事如求官爵者求之不已便是取吝之道求財利者求之不已亦是取吝之道又如潛龍勿用其理謂當此時只當潛晦不當用若占得此爻凡事便未可做所謂君子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若是無事之時觀其象而玩其辭亦當知其理如此某每見前輩說易止把一事說

某之說易所以異於前輩者正謂其理人人皆可用之不問君臣上下大事小事皆可用前輩止緣不把做占說了故此易竟無用處聖人作易蓋謂當時之民遇事都閉塞不知所為故聖人示以此理教他恁地做便會吉如此做便會凶必恁地則吉而可為如此則凶而不可為大傳所謂通天下之志是也通是開通之意是以易中止說道善則吉却未嘗有一句說道不善亦會吉仁義忠信之事占得其象則吉却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二

四

不曾說不仁不義不忠不信底事占得亦會吉如南蒯得黃裳之卦自為大吉而不知黃中居下之義方始會元吉反之則凶大傳說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便見得易人人可用不是死法雖道是二五是中却其間有位二五而不吉者有當位而吉亦有當位而不吉者若撓雄太元皆排定了第幾爻便吉第幾爻便凶此便是死法故某嘗說學者未可看易雖則是善則吉惡則凶然其規摹甚嚴

其辭又濫學者驟去理會他文義已自難曉又且不曾盡經歷許多事意却去揅他意不着所以孔子晚年方學易到得平常教人亦只言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却未曾說到易又云易之卦爻所以該盡天下之理一爻不止於一事而天下之理莫不具備不要拘執着今學者涉世未廣見理未盡揅他底不着所以未得他受用

葉賀孫錄

易中先儒舊法皆不可廢但互體五行納甲飛伏之類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二

五

未及致思耳卦變獨於彖傳之詞有用然舊圖亦未備頃嘗修定今寫去可就空處填畫卦爻而以彖傳考之則卦所從來皆可見矣然其間亦有一卦從數卦而來者須細考之可以見易中象數無所不通不當如今人之拘滯也

右・初・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當已明白矣

答王遇

大凡人不曾着實理會則說道理皆是懸空如讀易不曾理會揲法則說易亦是懸空

楊道夫錄

問幽贊於神明而生著本義引龜策傳著生滿百莖為證竊謂生字似只當與下面對立卦立字生爻生字同例看所謂生著者猶言立著而用之耳未知是否答曰卦爻是人所畫著是天地所生不可作一例說兼以立著而用之為生著亦不成文理

揲著雖是一小事自孔子以來千五百年人都理會不得唐時人說得雖有病痛大體理會得是近來說得

大率自郭子和始奇者揲之餘為奇者歸其餘扣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六

於二指之中今子和反以掛一為奇而以揲之餘為扣又不用老少只用三十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不知為策數以為聖人從來只說陰陽不曾說老少不知他既無老少則七八九六皆無用又何以為卦又曰龜為卜策為筮策是餘數謂之策他只胡亂說策字或問他既如此說則再扣而後掛之說何如曰他以第一揲扣為扣第二第三揲不掛為扣第四揲又掛然如此則無五年再閏如某已前排真箇是五

年再閏聖人下字皆有義掛者挂音也扣者勒於二指之中也

葉賀孫錄

著以七為數是未成卦時所用未有定體故其德圓而神所以知來卦以八為數是因著之變而成已有定體故其德方以知所以藏往卦惟三易有之皆筮法也若灼龜而卜則謂之兆見於周禮可考也

荅何純

著卦當初聖人用之亦須有箇見成圖筭後自失其傳所僅存者只有這幾句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七

九分而為二掛一揲之以四歸奇於扣只有這幾句如以象兩以象三以象四時以象閏己自是添入許多字去說他了又曰元亨利貞仁義禮智金木水火春夏秋冬將這四箇只管涵泳玩味儘好

葉賀孫錄

黃有開問易曰坤卦大抵減乾之半據某看來易本是

箇卜筮之書聖人因之以明教因其疑以示訓如卜

得乾卦云元亨利貞本意只說大亨利於正若不正便會凶如卜得文辭如潛龍勿用便教人莫出做事

如卜得見龍在田便教人可以出做事如說見大人一箇是五在上之人一箇是二在下之人看是甚麼人卜得天子自有天子利見大人處大臣自有大臣利見大人處羣臣自有羣臣利見大人處士庶人自有士庶人利見大人處當時又那曾有某文與相應那自是說這道理如此又何曾有甚麼人對甚麼人說有甚張三李四中間都是正吉不曾有不正而吉大率是為君子設非小人盜賊所得竊取而用如黃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說易卷二十二

八

裳元吉須是居中在下方始會大吉不然則大凶此書初來只是如此到後來聖人添許多說話也只是怕人理會不得故就上更說許多教分明大抵只是因是以明教若能恁地看都是教戒恁地看來見得聖人之心洞然如日星更無些子屈曲遮蔽故曰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又曰看他本來裏面都無這許多事後來人說不得便去白撰箇話若做卜筮看這說話極是分明某如今

看來直是分明若聖人有甚麼說話要與人說便分明說了若不要與人說便不說不應恁地千般百樣藏頭佞腦無形無影教後人自去多方推測聖人一箇光明盛大之心必不如此故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看這般處自分曉如今讀書恁地讀一番過了須是常常將心下溫過所以孔子說學而時習之若過便住自是易得忘記了故須常常溫習方見滋味

同上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說易卷二十二

九

所問易數雖非講學所急然亦見用意未精且更推尋為佳若如此自見得一門戶決須自信得及正不必問伊川橫渠說如何也若前人說已分明則書不作矣正為說者太支離不說者又太簡略所以不得已而作

所喻易數大槩近之但此等自然法象深玩索之自見端的初見似人安排而實非人所能安排也以一為三以一為二所謂一者謂一揲所得之奇耦末一爻

也一奇為三故三奇為九方得老陽之爻三耦為六

方得老陰之爻兩耦一奇乃為少陽之七兩奇一耦

乃為少陰之八此數甚明但看得不子細耳

荅張洽

著數之說其義亦精但不知所謂老陰老陽其數則一

少陰少陽其數乃三是如何蓋四象之變極於六十

有四老陽十二老陰四少陽二十少陰二十八乃自

然之數不容增減揲者隨其所得而言之又何處其

不可觀變邪

荅曾三共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十

揲法初爻成則便止有三十二卦二爻成則便止有十

六卦三爻成則便止有八卦四爻成則便止有四卦

五爻成則便止有二卦亦是自然次序節次可見今

所疑者亦何嫌哉

同上

揲者之法周禮領於太卜之官計其法度必甚詳密今

皆不可見矣獨賴大傳有此數句可以略見彷彿而

以今推之亦無不可通處學者既不得見當時舊法

則亦且當守此不當妄以私意橫起計度也蓋周非

著然亦猶是其類若以木蓍行算金錢當之則其去

著益遠矣又如所言交重之論亦所未曉交者拆之

聚故為老陰重者單之積故為老陽亦何疑之有乎

然此六爻既成而畫地以記之象耳於揲法初無所

預也

荅曾三共

易爻只似而今發課底卦影相似如云初九潛龍勿用

這只是戒占者之辭解者遂去這上面生義理以初

九當潛龍勿用九二當利見大人初九是箇甚麼如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十

何會勿用試討這箇人來看九二爻又是甚麼人他

又如何會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嘗見林艾軒云世之

發六士課者以丙配士則吉蓋火合水也以卦影云

朱鳥翻歸于海之渥吉這箇只是說水火合則吉

爾若便此語出自聖人之口則解者必去上面說道

理以為朱鳥如何海渥如何矣

先剛錄

問今之揲者但見周公作爻辭以後之揲法不知當初

只有文王來辭時又如何揲曰他又須別有法只是

今不可考耳且如周禮所載則當時雖有文字如今所見占法亦只是大槩如此其間亦自有無據底只是約度如此大抵古人法度今皆無復存者只是這些道理人尚胡亂說得去

楊道夫錄

揲著法不得見古人全文如今底一半是解一半是說如分而為二是說以象兩便是解想古人無這許多解須別有箇全文說

是淵錄

問參天兩地倚數天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圓三參天者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二十二

上

三其一也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圓四兩地者兩其二也故參其一而為三者因圓象而有三數也兩其二而為四者因方象而為四數也參天兩地則為數者五故天地之數皆五也三三為九三二為六則為老陽老陰之數兩其三一其二則為少陰之數兩其一一其三則為少陽之數故參天兩地者數之祖也未知是否荅曰圓四者以二為一故其一陰而為二故曰參天兩地今曰兩其二而為四則不得為參天

兩地矣天一而圓三地一而圓四然天全用而地半用故參天為三而兩地為二也今曰二二為四非是揲著之數以四為主蓋四者數之用也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太陰四其位四也

分揲掛歸必四營也揲之亦必以四故皆以四為主故老陽三十六少陰三十二少陽二十八太陰二十四皆四約之也及其揲也五四為奇五除掛一四不除掛一則為四者一所謂奇也九八為耦九除掛一八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二十二

上

不除掛一則為四者二所謂偶也是皆以四數為主不知是否荅曰四營恐與四揲不相關荅董錄示喻虛一之說甚善此本聖人所不言今着一句便成贅語來喻推說其理甚當但以四十九著握而未分為太極之象則恐亦未穩當蓋太極形而上者也兩三四五形而下者也若四十九著可合而命之曰太極之象則二三四五亦可合而命之曰太極之體矣蓋太極雖不外乎陰陽五行而體亦有不離乎陰陽

五行者集於周子之圖書之首固已發此意矣若必其所象毫髮之不差則形而上下終不容彊於匹配若曰各隨所指而言則與其以握而未分者象太極反不若以一策不用者象之之為無病也明者試復思之如何 答趙彥肅

易說卦一歲右揲二歲扚三歲一閏也左揲四歲扚五歲再閏也 萬人傑錄

以四約之者揲之以四之義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三十二

十四

所以到那三畫變第三十二卦以後占變卦象爻之辭者無他到這裏離他那本卦分數多了到四畫五畫則更多

晉公子貞屯悔豫之占韋氏舊注固有不通而來示之云鄙意亦不能無所疑也蓋以穆姜東宮之占言之則所謂艮之八者正指其所當占之爻而言之也今云貞屯悔豫皆八也而釋之以為指三爻之不變者而言則非其當占之爻而於卦之吉凶無所繫矣據

本文語勢似是連得兩卦而皆不值老陽老陰之爻故結之曰皆八也而占之曰閏而不通爻無為也蓋曰卦體不動爻無所用占爾然兩卦之中亦有陽爻又不為偏言皆八則此語似亦未安且東宮之占說亦未定恐或只是過艮卦之六爻不變者但為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之占史彊為之隨之說以苟悅於姜耳故傳者記史之言而曰是謂艮之隨明非正法之本然也然其九三上九亦是陽爻又似可疑大抵古書殘闕未易以臆說斷惟占筮之法則其象數具存恐有可以義起者推而得之乃所謂活法 答程可久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三十二

五

揲著新圖內策數不知於占筮有用處否亦乞閣諭上策數 策者著之莖數曲禮所謂策為莖者是也大傳所謂乾坤二篇之策者正以其卦扚之外見存者數為言耳蓋揲著之法凡三揲掛扚通十三策而見存三十六策則為老陽之爻三揲掛扚通十七策而見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三十二

存三十二策則為少陰之爻三揲掛扚通二十一策而見存二十八策則為少陽之爻三揲掛扚通二十五策而見存二十四策則為老陰之爻大傳專以六爻乘老陰而言故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其實六爻之為陰陽者老少錯雜其積而為乾者未必皆老陽其積而為坤者未必皆老陰其為六子諸卦者或陽或陰亦互有老少焉蓋老少之別本所以生爻而非所以名卦今但以乾有老陽之象坤有老陰之象六子有少陰陽之象且均其策數又偶合焉而因假此以明彼則可若便以乾六爻皆為老陽坤六爻皆為老陰六子皆為少陽少陰則恐其未安也但三百六十者陰陽之合其數必齊於此若乾坤之爻而皆得於少陰陽也則乾之策六其二十八而為百六十八坤之策六其三十二而為百九十二其合亦為三百六十此則不可易也

各程可久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三十二

當暮 易卦之位震東離南兌西坎北者為一說十二辟卦分屬十二辰者為一說及焦延壽為卦氣直日之法乃合二說而一之既以八卦之震離兌坎二十四爻直四時又以十二辟卦直十二月且為分四十八卦為之公侯卿大夫而六日七分之說生焉若以八卦為主則十二卦之乾不當為己之辟坤不當為亥之辟艮不當侯於申酉巽不當侯於戌亥若以十二卦為主則八卦之乾不當在西北坤不當在西南艮不當在東北巽不當在東南彼此二說互為矛盾且其分四十八卦為公侯卿大夫以附於十二辟卦初無法象而直以意言本已無所據矣不待論其減去四卦二十四爻而後可以見其失也揚雄太元次第乃是全用焦法其八十一首蓋亦去其震離兌坎者而但擬其六十卦耳諸家於八十一首多有作擬震離兌坎者近世許翰始正其誤至立踦贏二贊則正以七百二十九贊又不足乎六十卦六日七分

數而益之恐不可反据其說以正焦氏之失也

孔穎達 孔氏是一揲也四字先儒莫有覺其誤者今論正之信有功矣但細詳疏文後段孔氏實非不曉揲法者但為之不熟故其言之易差誤多此四字耳其云合於掛扚之一處又云合於前所歸之扚而總掛之則實有誤然於其大數亦不差也

畢氏揲法視疏義為詳柳子厚詆劉夢得以為膚末於學者誤矣畢論三揲一皆掛一正合四營之義唯以三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二十二

十一

揲之掛扚分措於三指間為小誤然其於大數亦不差也其言餘一益三之屬乃夢得立文太簡之誤使讀者疑其不出於自然而出於人意耳此與孔氏之失固不可不正然恐亦不可不原其情也

荅程大昌

柳子厚荅劉夢得說九六

李方子錄

用九用六當從歐陽公為揲者變卦之凡例蓋陽爻百九十二皆用九而不用七陰爻百九十二皆用六而不用八也特以乾坤二卦純陽純陰而居篇首故就

此發之此歐陽公舊說也而愚又嘗因其說而推之竊以為凡得乾而六爻純九得坤而六爻純六者皆當直就此例占其所繫之辭不必更看所變之卦左傳蔡墨所謂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者可以見其一隅也蓋羣龍无首即坤之牝馬先迷也利永貞即乾之不言所利也

荅虞大中

揲法陽爻皆用九而不用七故於純陽之卦發此凡例凡揲而六爻皆九者則以此辭占之見羣龍謂值此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二十二

九

六爻皆九也无首謂陽變而陰也剛而能柔故吉而聖人因之以發明剛而不過為用剛之道也左傳蔡墨云在乾之坤曰見羣龍无首吉杜注亦如此說

荅方

士錄

九六之說楊遵道錄中一段發明傳意與來喻不同然亦未晚其說嘗謂五行成數去其地十之土而不用則七八九六而已陽奇陰耦故七九為陽六八為陰陽進陰退故九六為老七八為少然陽極於九則退

八而為陰陰極於六則進七而為陽一進一退循環無端擇著之法所以用九六而不用七八蓋取其雙也只此說推之似無窒礙龜山所謂參之為九兩之為六乃康節以三為真數故以三兩乘之而得九六之數今以一三五為九二四為六則是乃積數非參之兩之之謂且若此而為九六則所謂七八者又何自而來乎疑亦未安

同上

大凡人文字皆不可忽如歐公初不深於經學并象數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二十二

三

義理上甚淺近然用九用六之說却他人所未及謂取老陰老陽變爻為用故不用七八古人遇乾之坤即用見羣龍无首吉為占見羣龍无首却吉是乾變為坤使用坤為占也遇坤之乾即用利永貞為占坤變為乾即乾之利然坤只有一半好不能全好故云利永貞如利牝馬之貞即是亦有不利者東南得朋乃與類行自是好西北便不得地自然喪朋然其終亦吉如此等處恐難依舊說

吳必大錄

問乾坤獨言用九用六何也先生曰此惟歐公說得是

此二卦純陽純陰而居諸卦之首故於此發此一例

凡占法皆用變爻占故凡占得陽爻者皆用九而不

用七百九十二陽爻之通例也占得陰爻者皆用六而不用八百九十二陰爻之通例也

蓋七為少陽九為老陽六為老陰八為少

陰老變而少不變凡占用九用六者用其變爻占也

此擇著之法遇乾而六爻皆變則為陰故有羣龍无首之

象即坤利牝馬之貞也言羣龍而却無頭剛而能柔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二十二

三

則吉也遇坤而六爻皆變則為陽故有利永貞之象即乾之元亨利貞也此發凡之言因問坤體貞靜承天而行未嘗為始而嘗代終故自坤而變陽故為羣龍而无首有利貞而無元亨是否先生曰坤雖變而為陽然坤性依舊在他本是箇無頭底物如婦從夫臣從君地承天先迷後得東北喪朋西南得朋皆是無頭處也

董錄

古人凡事必占如田獲三禽到田獵事亦占也

凡占得卦爻要在互分賓主各據地位而推如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若揣自己有大人之德占得此爻則如聖人作而萬物咸覩作之者在我而覩之者在彼我為主而彼為賓也自己無大人之德占得此爻則利見彼之大人作之者在彼而覩之者在我我為賓而彼為主也

兌離震乾之所索乎坤者巽坎艮坤之所索乎乾者本義操著之說恐不須恁底

黃顯子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二十二

三

問占法四爻不變二爻變占變爻則以上爻為主四爻變二爻不變占不變爻則以下爻為主是如何先生云變者下至上而上不變者下便是不變之本故以之為主

問卜卦二爻變則以二變爻占仍以上爻為主四爻變則以之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為主曰凡變須就其變之極處看所以上爻為主不變者是其常只順其先後所以下爻為主亦如陰陽老少之義老

者變之極少者便只是初

黃顯子錄

胡叔器問內卦為悔先生曰貞悔出洪範貞是正底便是體悔是過底動則有悔又問一貞八悔先生曰如乾夫大有大壯小畜需大畜泰內體皆乾是一貞外體八卦是八悔餘放此

貞是事之始悔是事之終貞是事之主悔是事之客貞是在我底悔是應人底三爻變則所主不一以二卦象辭占而以本卦為貞變卦為悔六爻俱不變則占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二十二

三

本卦象辭而以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凡三爻變者有二十卦前十卦為貞後十卦為悔後十卦是變盡了又反來有圖見啓蒙

黃顯子錄

問貞悔之說曰本卦是貞某卦是悔後十卦又自有貞悔貞便是一箇靜之本體悔是動用之意

黃顯子錄

問內卦為貞外卦為悔何如曰此出於洪範貞看來是正悔是過意凡悔字都是過了方悔這悔字是過底意思亦是多底意思下三爻便是正卦上三爻似是

過多了恐是如此這貞悔亦似今占卜分甚主客問

兩爻變則以兩變爻占仍以主爻為主何也曰卦是

從下生占事都有一箇先後首尾

葉賀孫錄

因言占法曰陰主富陽主貴又曰王子猷占得惕號莫

夜有戎勿恤吉卜者告之曰必夜有驚恐後有兵權

後遇寇旋得洪帥

舒高錄

火珠林猶是漢人之遺法

龜卜之法今無所傳看來似而今五純卦樣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二十二

擇之間筮短龜長先生曰揲著用手不似鑽龜又較自

然今人有為五兆卦者用竹五莖直上為木向下者

為水斜向外者為火斜向內者為金橫者為土所謂

大橫庚庚者言占得剛之象也今看易把做占看便

活人人都用得這般人占得便做這般人用那般人

占得便做那般人用國初經筵講飛龍在天利見大

人太祖曰此書豈可令凡民見之不知此大人即是

那飛龍人臣占得此爻則利於見大人之君又如見

龍在田利見大人兩言君德是有君德而居下位者

若求師親賢而占得此爻則利見此大人也作占看

則吉凶悔吝都在我為之作理說則吉凶悔吝皆斷

定在彼九二六四等身上矣彼九二六四無頭無面

何以見得如此亦只是士人用得也

筮短龜長龜二兆是天然決定更無移改卦雖出於自

然然初揲一爻便只有三十二卦再揲二爻便只有

十六卦至三爻則不出乎八卦至四爻則不出乎四

卦至五爻則必二卦矣六爻既成一卦乃定是人心

漸可以測而知也

因言筮卦先生曰卦雖出於自然一爻成止有三十

二卦二爻成則止有十六卦三爻成則止有八卦四

爻成則止有四卦五爻成則止有二卦是人心漸可

以測知不若卜龜文一兆則吉凶便是無移改所以

古人言筮短龜長廣因言浙人多尚龜卜雖盜賊亦

取決於此曰左傳載臧會卜信與僭僭吉此其法所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二十二

以不傳聖人作易示人以吉凶却無此弊故言利貞
不言利不貞言貞吉不言不貞吉言利禦寇不言利
為寇也 輔廣錄

筮短龜長近得其說是筮有箇病子纔一畫定便只有
三十二卦求不到是那三十二卦又二畫便只有十
六卦又三畫便只有八卦又四畫便只有四卦又五
畫便只有二卦這二卦便可以着意揣度了不似龜
纔拆便無救處全不可容心 葉賀孫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二十二

三

輔廣說鑽龜法云先定四向欲求甚紋兆順則為吉逆
則為凶正淳云先灼火然後觀火之紋而定其吉凶
先生曰要須先定其四向而後求其合從逆則凶如
亦惟洛食乃先墨畫定看食墨如何筮短龜長古人
因重此洪範謂龜從筮逆若龜筮共違于人則用靜
吉用作凶廣云今為賊者多卜龜以三龜連卜皆順
則往賀孫云若石祁子兆衛人以龜為有知此却是
無知先生曰所以古人以易而捨龜往往以其難信

易則有貞吉無不貞吉利禦寇不利為寇 同上

占龜土兆大橫木兆直

或曰火兆直只
周禮曰木兆直

金兆從右邪上

火兆從左邪上

或曰木兆
從左邪上

水兆曲以大小長短明暗

為吉凶或占凶事又以短小為吉又有旋者吉大橫

吉大橫庚庚是爆起德地庚庚然不是金兆也 葉賀孫錄

著卜考誤

揲著之法見於大傳雖不甚詳然熟讀而徐究之使其
前後反覆互相發明則亦無難曉者但疏家小失其指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二十二

三

而辨之者又大失焉是以說愈多而法愈亂也因讀郭
氏辯疑為考其誤云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為二以象兩掛
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五
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正義曰推演天地之數唯用
五十策就五十策中去其一餘所用者四十有九合
同未分是象太一也分而為二以象兩者以四十九
分而為二以象兩儀也 此以上
係即文 掛一以象三者就兩

儀之間於天數之中分掛其一而配兩儀以象三才也揲之以四以象四時者分揲其著皆以四為數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閏者奇謂四揲之餘歸此殘奇於所扚之策而成數以法象天道歸殘聚餘分而成閏也五歲再閏者凡前閏後閏相去大略三十二月在五歲之中故五歲再閏再扚而後掛者既分天地天於左手地於右手乃四揲天之數最末之餘歸之合於扚掛之一處是一揲也又以四四揲地之數最末之餘又合於前所歸之扚而總掛之是再扚而後掛也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象數鉤深圖卷三十二

天

今攷正義之說大槩不差但其文有閏略不備及顛倒失倫處致人難曉又解掛扚二字分別不明有以大起諍論而是一揲也之揲以傳文及下文攷之當作扚字則恐傳寫之誤耳今頗正之其說如左云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者五十之內去其一但用四十有九兼合同未分是象太一也分而為二者以四十九兼分

置左右兩手象兩者左手象天右手象地是象兩儀也掛一者掛猶懸也於右手之中取其一策懸於左手小指之間象三者所掛之策所以象人而配天地是象三才也揲之以四者揲數之也謂先置右手之策於一處而以右手四四而數左手之策又置左手之策而以左手四四而數右手之策也象四時者皆以四數是象四時也歸奇於扚奇零也扚勒也謂既四數兩手之策則其四四之後必有零數或一或二或三或四左手者歸之於第四第三指之間右手者歸之於第三第二指之間而勒之也象閏者積餘分而成閏月也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者凡前後閏相去大略三十二月在五歲之中此掛一揲四歸奇之法亦一變之間凡一掛兩揲兩扚為五歲之象其間凡兩扚以象閏是五歲之中凡有再閏然後置前掛扚之策復以見存之象分二掛一而為第二變也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象數鉤深圖卷三十二

天

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正義曰四營而成易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二十二

七

者營謂經營謂四度經營者策乃成易之一變也十有八變而成卦者每一爻有三變謂初一揲不五則九是一變也第二揲不四則八是二變也第三揲亦不四則八是三變也若三者俱多為老陰謂初得五第二第三俱得八也若三者俱少為老陽謂初得五第二第三俱得四也若兩少一多為少陰謂初與二三之間或有四或有五而有八也或有二箇四而有一箇九此為兩少一多也其兩多一少為少陽者謂三揲之間或有一箇九有一箇八而有一箇四或有二箇八而有一箇五此為兩多一少也如此三變既畢乃定一爻六爻則十有八變乃定一卦六爻則十有八變乃其始成卦也正義又曰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老陽老陰皆變周易以變者為占故陽爻稱九陰爻稱六所以老陽數九老陰數六者以揲著之數九過揲則得老陽六過揲則得老陰其少陽稱七少陰稱八義準此

見乾卦初九下

劉禹錫曰一變遇少與歸奇而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二十二

七

為五再變遇少與歸奇而為四三變如之是老陽之數分指手指間者十有三葉焉其餘三十有六四四而運得九是已

象同

又曰第一指

餘一益三餘二益

第二指

餘二益四餘三益

第三指

與第二指同

李泰伯曰聖人揲著虛一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再扣確然

有法象非苟作也故五十而用四十有九分於兩手

掛其一則存者四十八以四揲之十二揲之數也左手滿四右手亦滿四矣乃扞其八而謂之多左手餘

二右手亦餘二矣乃扞其四而謂之少三少則扞十二并掛而十三其存者三十六為老陽以四計之則

九揲也故稱九三多則扞二十四并掛而二十五其

存者二十四為老陰以四計之則六揲也故稱六一

少兩多則扞二十并掛而二十一其存者二十八為

少陽以四計之則七揲也故稱七一多兩少則扞十

六并掛而十七其存者三十二為少陰以四計之則

八揲也故稱八所謂七八九六者蓋取四象之數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三十二

三

今攷三家之說正義大槩得之但不推多少所以為陰陽老少之數又以過揲之數已見乾卦而遂不復言此為大畧而易字之解三揲之分亦為小疵劉氏蓋合正義二說而言其法始備然其曰過多過少與歸奇為若干則是誤以兩扐為所過而謂掛一為歸奇矣其曰餘三十有六策四四而運得九則是反以過揲為餘數而又必再運之矣此皆不如正義之名正而法簡其論第一指與第二指第三指之餘數不同則雖為三變皆掛之法然曰餘若干而益若干則為揲左不揲右而不免有以意增益之嫌其以三變掛扐之策分措于三指間則初變之扐誤并於掛再變之掛誤并於扐亦為失之且一手所操多至二十五策亦繁重而不便於事矣李氏之說最為簡直而分別掛扐尤為明白但其法為多者一為少者三而不知後二變多少之各二且曰扐十二并掛一為十三而不知扐十并掛三為十三餘三則同是後二變不掛而不若劉說之為得也今皆正之如左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三十二

三

方云四營而成易者營謂經營易即變也謂分二掛一揲四歸奇凡四度經營者策乃成一變也十有八變而成卦者謂既三變而成一文復合四十九策如前經營以為一變積十八變則成六爻而為一卦也其法初一變兩揲之餘為掛扐者不五則九第二變兩揲之餘為掛扐者不四則八第三變兩揲之餘為掛扐者亦不四則八五四為少九八為多若三變之間一五兩四則謂之三少一九兩八則謂之三多或一九一八而一四或一五而二八則謂之兩多一少或一九而二四或一五一四而一八則謂之兩少一多蓋四十九策去其初掛之一而存者四十八以四揲之為十二揲之數四五為少者一揲之數也八九為多者兩揲之數也一揲為奇兩揲為耦奇者屬陽而象圓耦者屬陰而象方圓者一圓三而用全故一奇而含三方者一圓四而用半故一耦而含二也若四象之次則一曰太陽二曰少陰三曰少陽四曰太陰以十分之則居一者含九居二者含

八居三者舍七居四者舍六其相為對待而具於洛書者亦可見也故三少為老陽者三變各得一揲之數而三三為九也其存者三十六而以四數之復得九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九左右皆策則一而圓三也三多為老陰者三變各得兩揲之數而三二為六也其存者二十四而以四數之復得六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六左右皆策則圓四用半也兩多一少為少陽者三變之中再得兩揲之數一得一揲之數而二二三為七也其存者二十八而以四數之復得七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七左右皆策則方二圓一謂兩八圓一兩少一多為少陰者三變之中再得一揲之數一得兩揲之數而二三一二為八也其存者三十二而以四數之復得八揲之數也左數右策則左右皆二左右皆策則圓二方一也圓二謂兩十二方一謂一八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

當萬物之數也正義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者以乾老陽一爻有三十六策六爻凡有二百一十六策也乾之少陽一爻有二十八策六爻則有一百六十八策此經據老陽之策也坤之策百四十有四者坤之老陰一爻有二十四策六爻故一百四十有四策也若坤少陰一爻有三十二策六爻則有一百九十二此經據坤之老陰故百四十有四也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者舉合乾坤兩策有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數三百六十日舉其大略不數五日四分日之一也二篇之策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者二篇之爻總有三百八十四爻陰陽各半陽爻一百九十二爻爻別三十六總有六千九百一十六也陰爻亦一百九十二爻爻別二十四總有四千六百八也陰陽總合萬有一千五百二十當萬物之數也今考凡言策者即謂者也禮曰龜為卜策為筮又曰倒策側龜皆以策對龜而言則可知矣儀禮亦言筮人執

笑尤為明驗故此凡言策數雖指掛扐之外過揲見存之著數而言然不以掛扐之內所餘之著不為策也疏義及其解說皆已得之且其并以乾坤二少之爻為言則固不專以乾坤為老六子為少矣但乾坤皆少而其合亦為三百六十兩篇皆少而其合亦為萬一千五百二十則疏有未及而學者不可不知爾

右揲著之法見於大傳者不過如此此為之說者雖或互有得失然亦不過如此愚已論之詳矣學者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二十二

三

反復其言使各盡其曲折則後之為說者其是非當否不能出乎此矣

康節先生曰歸奇合扐之數得五與四四則策數四九也餘數此郭氏曰歸奇合扐之數謂不用之餘數也策數所得之正策數也去此不用之餘數止語歸奇合扐之餘數故有三少之言至康節然後策數復見於書餘數不復相亂矣

今案康節歸奇合扐四字本於正義所以最末之餘歸之合於掛扐之一處蓋因其失而不暇正也然四九四六四七四八之數則正義於乾篇初九文下已明言之

安得謂唐初以來不論策數邪且康節又言得五與四則四亦未得為去此不用之餘數矣大抵為此辨者未知掛扐之中奇耦方圓參兩進退之妙是以必去掛扐之數而專用過揲之策與說愈多而其法愈偏也

橫渠先生曰奇所掛之一也扐左右手之餘也郭氏

唐初以來以奇為扐故揲法多誤至橫渠而始分云再扐而後掛者每成一爻

而後掛也謂第二第三揲不掛也郭氏曰凡一掛再

又橫渠之言正所以明正義之失也閻常不及三歲而至故曰五歲再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二十二

閻此歸奇必俟再扐者象閻之中間再歲也

今案此說大誤恐非橫渠之言掛也奇也扐也大傳之文固各有所主矣奇者殘零之謂方著象兩之時特掛其一不得便謂之奇此則自畢董劉氏而失之矣扐固左右兩揲之餘然扐之為義乃指間勒物之處故曰歸奇於扐言歸此餘數於指間也今直謂扐為餘則其曰歸奇於扐者乃為歸餘於餘而不成文理矣不察此誤而更以歸奇為掛一以避之則又生一誤而失愈遠矣

郭氏承此為說而詆唐人不當以奇為扌夫以奇為扌亦猶其以扌為餘爾名雖失之而實猶未與也若如其說以歸為扌以奇為一則為名實俱亂而大傳之文揲四之後不見餘著之所在歸奇之前不見有扌之所由亦不復成文理再扌者一變之中左右再揲而再扌也一變之中一扌再揲再扌而當五歲蓋一扌再揲當其不閏之年而再扌當其再歲之閏也而後扌者一變既成又合見存之著分二而扌一以起後變之端也今曰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二十二

元

第一變扌而第二第三變不扌遂以當卦之變為扌而象閏以不扌之變為扌而象不閏之歲則與大傳之云扌一象三再扌象閏者全不相應矣且不數第一變之再扌而謂第二第三變為再扌又使第二第三變中止有三營而不足乎成易之數且於陰陽奇耦老少之數亦多有不合者今未暇悉論後當隨事發之爾

伊川先生揲著法云先以右手指於左手之中取著一莖掛於左手小指之間此名奇也次以右手四揲

左手之著四揲之餘數置案之東西隅此名左手之扌復以右手四揲左手之著四揲之餘亦置於案之東南隅此名右手之扌其兩手所握之著為所得之正策數又云再以左右手分而為二更不重扌奇又云三變訖乃歸先所扌之奇於第一扌之中次合正策數又四揲布之案上得四九為老陽郭氏曰此法

伊川先生棄後受於先人本無文字歲月滋久慮或遺忘謹詳書之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二十二

元

之際不無差舛宜矣其以扌一為奇而第二三變不扌愚已辨於前矣其曰兩手餘數置之案隅而不置之指間則非歸奇於扌之義其以一變過揲之著便為正策則未合四九四六四七四八之數其曰三變訖乃歸先所扌之奇於第一扌之中則其扌之久也無用其歸之之晚也無說而尤不合於大傳所言之次第又以四揲正策布之案上然後見所得之文則其重複又甚焉凡此恐皆非伊川先生之本意也覽者詳之

兼山郭氏曰著必用四十九者惟四十九即得三十
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之策也蓋四十九去其十
三則得三十六去其十七則得三十二去其二十一
則得二十八去其二十五則得二十四凡得者策數
也去者所餘之劫也龜曰世俗皆以三多三少定卦
象如此則不必四十九數凡三
十三三十七四十一四十五五十三五十七六十一
六十五六十九七十三七十七八十一八十五八十
九九十三九十七皆可以得初揲非五即九再揲三
揲不四即八之數偶不可以得三十六三十二二十
八二十四
之策爾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三十二

早

今案此書之中此說最為要切而其疎率亦無甚於此
者蓋四十九者著之全數也以其全而揲之則其前為
掛扣其後為過揲以四乘掛扣之數必得過揲之策以
四除過揲之策必得掛扣之數其自然之妙如牝牡之
相銜如符契之相合可以相勝而不可以相無且其前
後相因固有次第而掛扣之數所以為七八九六又有
非偶然者皆不可以不察也今於掛扣之數既不知其
所自來而以為無所務於揲法徒守過揲之數以為正

策而亦不知正策之所自來也其欲增損全數以明掛
扣之可廢是又不知其不可相無之說其失益以甚矣
聖人之道中正公平無向背取舍之私其見於象數之
自然者蓋如此今乃欲以一偏之見議之其亦誤矣
又曰四象之數必曰九八七六者三十六三十二
十八二十四之策再以四揲而得之也九六天地之
數也乾坤之策也七八出於九六者也六子之策也
乾坤相索而成者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三十二

聖

今案四象之數乃天地之間自然之理其在河圖洛書
各有定位故聖人畫卦自兩儀而生有畫以見其象有
位以定其次有數以積其實其為四象也久矣至於揲
著然後掛扣之奇耦方圓有以兆之於前過揲之二十
六三十二二十八二十四有以乘之於後而九六七八
之數隱然於其中九七天數也三十六二十八凡老陽
少陽之策數也六八地數也三十二二十四凡老陰少
陰之策數也今專以九六為天地之數乾坤之策謂七

八非天地之數而為六子之策則已誤矣

又曰天之生數一三五合之為九地之生數二四合之為六故曰九六者天地之數也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以六分之則為三十六又以四分之則為九坤之策百四十有四以六分之則為二十四又以四分之則為六故曰九六者乾坤之策數也陰陽止於九六而已何七八之有故少陽震坎艮三卦皆乾畫一其策三十六坤畫二其策四十八合之為八十四復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說卷三十二

聖

三分之而為二十八復四分之而為七少陰巽離兌三卦皆乾畫二其策七十二坤畫一其策二十四合之為九十六復三分之而為三十二復四分之而為八是七八出於九六而為六子之策也然九六有象而七八無象蓋以卦則六子之卦七八隱於其中而無象以爻則六子皆乾坤之畫而無六子之畫也故惟乾坤有用九用六之道諸卦之奇畫用乾之九也得耦畫者用坤之六也無用七八之道也

今案一二三四五天地之生數也五中數故不用六七

八九十天地之成數也十全數故不用而河圖洛書之四象亦無所當於五與十焉故四象之畫成而以一二三四紀其次九八七六積其實揲著之法具而掛扚之五與四以一其四而為奇九與八以兩其四而為耦奇以象圓而徑一者其圓三故凡奇者其數三耦以象方而徑一者其圓四而用半故凡耦者其數二所謂參天兩地者也及其揲之三變則凡三奇者三其三而為九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說卷三十二

聖

三耦者參其兩而為六此九六之所以得數之實也至於兩奇一耦則亦參其兩奇以為六兩其一耦以為二而合之為八兩耦一奇則亦兩其兩耦以為四參其一奇以為三而合之為七此七八所以得數之實也是其老少雖有不同然其成象之所自得數之所由則皆有從來而不可誣矣若專以一二五為九二四為六則雖合於積數之一端而於七八則有不可得而通者矣不自知其不通而反以七八為無象不亦誤乎又況自其

四營三變而先得其七八九六之數而後得其一爻過
揲之策以四乘其七八九六之數而後得其一卦過揲

之策此於大傳之文蓋有序矣今乃以乾坤之策為母
及再分之而後得九六焉且又不及乎七八而以為無
象誤益甚矣抑七八九六之用於著正以流行經緯乎
陰陽之間而別其老少以辨其爻之變與不變也九六
豈乾坤之所得專而七八六子之所偏用哉若如其
言則凡筮得乾坤者無定爻得六子者無定卦矣尚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二十二

四

何筮之云哉其曰乾坤有用九用六之道六子無用七
用八之道此又不攷乎歐陽子明用之說其鑒甚矣又
況方為四象之時未有八卦之名邪如蘇氏所引一行
之言謂有其象而合其數則可爾今直以八卦分之不
亦太早計哉

釋疑序云繫辭不載九六七八陰陽老少之數聖人
畫卦初未必以陰陽老少為異然卜史之家取動爻
之後卦故分別老少之象與聖人畫卦之道已不同

矣後世大失聖人之心者多主卜史之言而不知所
謂策數也

今案周禮太卜占人筮人之官舉其法不能甚詳然
其不見於大傳者已多矣然皆周公法也安知七八九
六之說不出於其中而夫子贊易之時見其已著而遂
不之及乎正如禮記冠義鄉飲酒義之屬亦以其禮未
有明文故詳其義而略其數亦不可但見大傳之詞有
所不及而遂謂聖人畫卦初不以此為異也聖人作易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二十二

四

本為卜筮若但有陰陽而無老少則又將何以觀變而
玩其占乎且策數之云正出於七八九六者今深主策
數而力排七八九六為非聖人之法進退無所據矣
辨證曰凡卦爻所得之數獨謂之策自餘雖天地大
衍亦皆但謂之數

今案此說之誤已辨於大傳策數之下矣大凡著之一
籌謂之一策策中乘除之數則直謂之數矣

又曰扐者數之餘也如禮言祭用數之扐是也或謂

指間為劫非也揚子雲作芳亦謂耆之餘數豈以草間為芳邪

今案歸奇於劫謂歸此餘數於指間耳則此劫字乃歸餘數之處而非所歸餘數之名矣祭用數之劫者亦謂正數在握中而其奇零之數在指間指屬人身故從人從力而為劫也芳生於耆而言此草在人指間也凡從力者皆勒之省文

又曰如正義之說是六揲六劫而成一爻三十六揲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五

三十六劫而成八卦與十八變而成卦之文異矣

今案一變之中再揲再劫則十有八變之與三十六揲三十六劫未有所度也

又曰蘇氏所載一行之學曰多少者奇耦之象也三變皆少則乾之象也乾所以為老陽而四數其餘得九故以九名之三變皆多則坤之象也坤所以為老陰而四數其餘得六故以六名之又曰七八九六者因餘數以名陰陽而陰陽之所以為老少者不在是

而在乎三變之間八卦之象也如上所言則是直取三變多少卦象相類以畫爻而不復論其策數也

今案四十九中聖人無不用之數已見於前矣蘇氏之說既不知七八九六之已具於掛劫而必求之過揲之間其與郭氏之說略相似矣但蘇氏以八卦之象為斷而郭氏以四象之策為言少不同耳然蘇氏亦云四數其餘得九則固亦兼取策數矣而郭氏峻文深誠遂至於此亦可畏哉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五

又云凡揲耆第一變必掛一者謂不掛一則無變所餘皆得五也惟掛一則所餘非五則九故能變第二第三變雖不掛亦有四八之變蓋不必掛也

今案三變皆掛蓋本大傳所謂四營而成易者予已論於前矣然其所以不可不掛者則又有兩說蓋三變之中前一變屬陽故其餘五九皆奇數後二變屬陰故其餘四八皆偶數屬陽者為陽三而為陰一團三徑一之術

掛一而左一右三也掛一而左右皆二也掛一而左三右一也皆陽也掛一而左右皆四者陰也

陰者為陰二而為陽二皆以圓四用半之術也

掛一而左一右

二也掛一而左二右一也陽也掛一而左三右四也掛一而左四右三也陰也

掛之法得之後兩變不掛則不得也

後兩變不掛則左一右三左二右二

左三右一皆為陽也三變之後其可為老陽者十二可

為老陰者四可為少陰者二十八可為少陽者二十雖

多寡之不同而皆有法象

老陰陽數本皆八老者動而陰性本靜故損陰之四以歸

於陽少陰陽數本皆二十少者靜而

是亦以三變皆掛

之法得之而後兩變不掛則不得也

後兩變不掛則先陽少陰皆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易公易說

卷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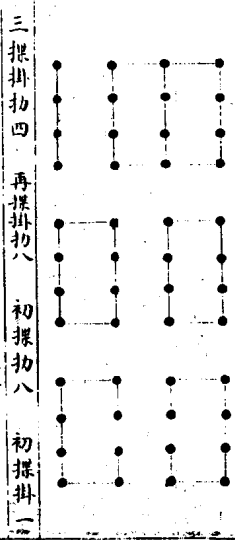
郭氏僅見第二第三變可以不掛之一端爾而遂執以為說夫豈知其掛與不掛之為得失乃如此哉大抵郭氏他說偏滯雖多而其為法尚無甚戾獨此一義所差甚小而深有害於成卦變爻之法尤不可以不辨

過揲二十八策

圓圖三

方圓四用半

方圓四用半



三揲掛扚四

再揲掛扚八

初揲掛扚八

初揲掛扚一

掛扚二十一策

方徑一

方徑一

欽定四庫全書

易公易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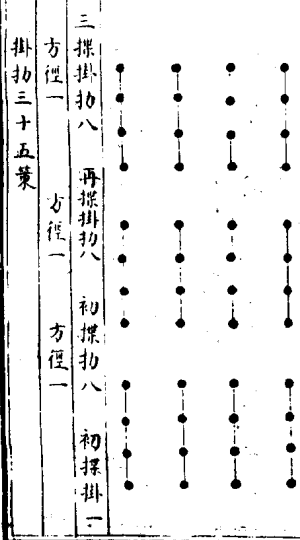
卷二十二

過揲二十四策

方圓四用半

方圓四用半

方圓四用半



三揲掛扚八

再揲掛扚八

初揲掛扚八

初揲掛扚一

方徑一

方徑一

方徑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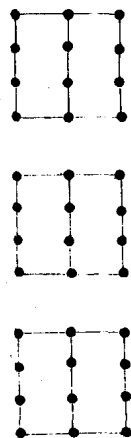
掛扚三十五策

過揲三十六策

圓圖三

圓圖三

圓圖三



三揲掛扌四

再揲掛扌四

初揲扌四

初揲掛一

圓徑一

圓徑一

掛扌十三策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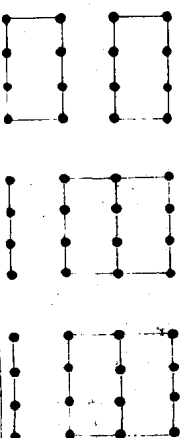
至

過揲三十二策

方圓四用半

圓圖三

圓圖三



三揲掛扌八

再揲掛扌四

初揲扌四

初揲掛一

方徑一

圓徑一

圓徑一

掛扌十七策

五歲再閏圖

舊說

第一變 第二變 第三變

掛揲左 扌左 揲右 扌右 揲左 扌左 揲右 扌右

甲乙丙 扌右 掛 揲左 扌左 揲右 扌右

甲乙丙 扌右 掛 揲左 扌左 揲右 扌右

甲乙丙 扌右 掛 揲左 扌左 揲右 扌右

舊說掛一以象三者也扌謂歸奇於扌以象閏也五歲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至

者一變之間一掛再揲再扌各當一歲之象也再閏者兩扌之歲為再閏之象也而後掛者又合餘著再分而掛以起後變之象也其文義象類既皆有條而不紊又通數之必五歲而再閏亦無不合

郭氏說

一變 二變 三變 四變 五變 六變

七變 八變 九變

掛扌 扌 扌 掛扌 扌 扌

掛抄 抄 抄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郭氏之說以掛為奇三變之中第一變掛抄第二第三變不掛而抄故以有掛有抄之變為掛無掛有抄之變為抄其有掛之抄又棄不數而曰歸奇必俟再抄者象閏之中閏再歲也然則掛象閏歲而不象三才抄反象不閏之歲而不象閏且必三抄而後復卦與大傳之文殊不相應又其閏必六歲而後再至亦不得為五歲而再閏矣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三十二

至

易象九為老陽七為少八為少陰六為老舊說陽以進為老陰以退為老九六者乾坤之象陰得兼陰陰不得兼陽此皆以意配之不然也九七八六之數陽順陰逆之理皆有所從來得之自然非意之所配也凡歸餘之數有多有少多為陰如爻之耦少為陽如爻之奇三少乾也故曰老陽九揲而得之故其數九

其策三十六兩多一少則一少為主震坎艮也故皆謂之少陽少在初為震中為坎末為艮皆七揲而得之故其數

七其策二十有八三多坤也故曰老陰六揲而得之

故其數六其策二十有四兩少一多則一多為主

巽離兌也故皆謂之少陰多在初為巽中為離末為兌皆八揲而

得之故其數八其策三十有二盈則變純少陽盈純多陰盈

為老故老動而少靜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卦爻之

辭皆九六者惟動則有占不動則無賁雖易亦不能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三十二

至

占之國語謂正屯悔豫皆八過泰之八是也今人以

易筮者雖不動亦別爻辭斷之易中但有九六既不

動則是七八安得用九六爻辭是流俗之過也

諸家撰著說惟筆談此論簡而盡但謂不動則易不能

占與引國語之說為誤爾

諸家卜筮

先生言易書本原於卜筮又說邵子之學只把元會運

世四字貫盡天地萬物郭友仁錄

京房卦氣用六日七分李通云康節數亦用六日七分

但不見康節說處

黃顯子錄

易是卜筮書經世是推步底

明 若看時李通有箇

括例子說指要也

易是卜筮之書經世是推步之書經世以十二卦管十

二會綱定時節却就中推吉凶消長堯之時是乾九

五其書與易自不相干只是加一位推將去

李方子錄

聖人說數說得簡略高遠踈濶易中只有箇奇耦天一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三十二

五十四

地二之數自然底數也大衍之數是揲著底數也惟

此二者康節却盡歸之於數切恐聖人必不為也或

問康節此樹有數可推否康節曰可但須待其動方

可推頃之一葉落便從此推去此樹是甚年生甚年

當死凡起數靜則推不得須動處方推得去

黃顯子錄

夏間易與經世書同異曰易是卜筮經世是推步是一

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

三十二又從裏面細推去

甘節錄

王天悅寧夜見康節於山中猶見其儼然危坐蓋其心

地虛明所以推得天地萬物之理其數以陰陽剛柔

四者為準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只管推之無窮有

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太剛太柔少剛少柔今人推他

數不行亦是無他胷中

康德明錄

康節易數出於希夷他在靜中推見得天地萬物之理

如此又與他數合所以自樂今道藏中有此卦數

伯陽朱同契觀東漢時人。康德明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三十二

五十四

先生因說郭子和易謂諸友曰且如揲著一事可謂小

小只所見不明便錯了子和有著卦辨疑說前人不

是不知䷗中說得最備只是有一字錯更有一段在

乾卦䷀中劉禹錫說得亦近柳子厚曾有書與之辨

先生問和說。裴蓋卿錄

易說云數者策之所宗而策為已定之數素竊謂數是

自然之數策即著之筮數也禮曰龜為卜筮為筮是

已老陽一爻過揲三十六策故積六爻而得二百一

十有六策耳

與郭子如

又云大衍之數五十是為自然之數皆不可窮其義

竊謂既謂之數恐必有可窮之理

同上

又云奇者所掛之一也扐者左右兩揲之餘也得左右兩揲之餘真於前以奇歸之也兼竊謂奇者左右四揲之餘也扐指間也謂四揲左手之策而歸其餘於無名指間四揲右手之策而歸其餘於中指之間也一掛之間凡再扐則五歲之間凡再閏之象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二十二

五

又云三多三少人言其數雖不差而其名非矣兼竊謂多少之說雖不經見然實以一約四以奇為少以耦為多而已九八者兩其四也陰之耦也故謂之多五四者一其四也陽之奇也故謂之少奇陽體圓其法徑一圓三而用其全故少之數三耦陰體方其法徑一圓四而用其半故多之數二歸奇積三三而為九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三十六矣歸奇積三二而為六者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二十四矣歸奇積二三

一二而為八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三十二矣歸奇積二二一三而為七則其過揲者四之而為二十八矣過揲之數雖先得之然其數眾而繁歸奇之數雖後得之然其數寡而約紀數之法以約御繁不以眾制寡故先儒舊說專以多少決陰陽之老少而過揲之數亦冥會焉初非有異說也然七八九六所以為陰陽之老少者其說又本於圖書定於四象詳見後段其歸奇之數亦因揲而得之耳大抵河圖洛書者七八九六之祖也四象之形體次第者其父也歸奇之奇耦方圓者其子也過揲而以四乘之者其孫也今自歸奇以上皆棄不錄而獨以過揲四乘之數為說恐未究象數之本原也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二十二

五

又云四營而後有爻又曰一掛再扐共為三變而成一爻兼竊謂四營方成一變故云成易易即變也積十二營三掛六扐乃成三變然後成爻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兼竊謂

此一節乃孔子發明伏羲畫卦自然之形體次第最為切要古今說者惟康節明道二先生為能之故康節之言曰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猶根之有幹幹之有枝愈大則愈小愈細則愈繁而明道先生以為加一倍法其發明孔子之言又可謂最切要矣蓋以河圖洛書論之太極者虛其中之象也兩儀者陰陽奇耦之象也四象者河圖之一合六二合七三合八四合九洛書之一合九二合八三合七四合六也八卦者河圖四正四隅之位洛書四實四虛之數也以卦畫言之太極者象數未形之全體也兩儀者一為陽而一為陰陽數一而陰數二也四象者陽之上生一陽則為☰而謂之太陽生一陰則為☷而謂之少陰陰之上生一陽則為☲而謂之少陽生一陰則為☵而謂之太陰也四象既立則太陽居一而合九少陰居二而合八少陽居三而合七太陰居四而

合六此六七八九之數所由定也八卦者太陽之上生一陽則為☰而名乾生一陰則為☷而名兌少陰之上生一陽則為☲而名離生一陰則為☵而名震少陽之上生一陽則為☱而名巽生一陰則為☴而名坎太陰之上生一陽則為☶而名艮生一陰則為☵而名坤康節先天之說所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者蓋謂此也至於八卦之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為四畫者十有六經雖無文而康節所謂八分為十六者此也四畫之上又各有一陰一陽則為五畫者三十有二經雖無文而康節所謂十六分為三十二者此也五畫之上又各生一陰一陽則為六畫之卦六十有四而八卦相重又各得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之次其在圖可見矣今既以七八九六為四象又以揲之以四為四象疑或有未安也

與郭子

沈君易書詞太汗漫讀之多所未解不敢遽下語其間

揲着右手餘五之說甚新而整似若有理但恐不可

謂之歸奇尚有可疑耳易於六經最為難讀穿穴太

深附會太巧恐轉失本指故頃嘗為之說欲以簡易

通之然所未通處極多未有可下手處只得闕其所

不知庶幾不至大差繆耳

各方說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二十二

字

文公易說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卷二十三

宋 朱鑑 撰

雜問答

熹數日病中方得細繹所示圖書卦畫二說初若茫然

不知所謂因復以妄作啓蒙考之則見其論之詳而

明者偶未深考是以致此紛紛多說而愈致疑耳夫

以河圖洛書為不足信自歐陽公以來已有此說然

終無奈顧命繫辭論語皆有是言而諸儒所傳二圖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二十三

之數雖有交互而無乖戾順數逆推縱橫曲直皆有

明法不可得而破除也至如河圖與易之天一至地

十者合而載天地五十有五之數則圖易之所自出

也洛書與洪範之初一至次九者合而具九疇之數

則圖洪範之所自出也繫辭雖不言伏羲受河圖以

作易然所謂仰觀俯察近取遠安知河圖非其中

之一事耶大抵聖人制作所由初非一端然其法象

之規模必有最親切處如鴻荒之世天地之間陰陽

之氣雖各有象然初未嘗有數也至於河圖之出然後五十有五之數奇耦生成象然可見此其所以深發聖人之獨智又非汎然氣象之所得而擬也是以仰觀俯察遠求近取至此而後兩儀四象八卦之陰陽奇耦可得而言雖繫辭所論聖人作易之由者非一而不害其得此而後決也來喻又謂熹不當以大衍之數參乎河圖洛書之數此亦有說矣數之為數雖各主於一義然其參伍錯綜無所不通則有非人之所能為者其所不合固不容以強合其所必合則縱橫反覆如合符契亦非人所能強離也若於此見得自然契合不假安排底道理方知造化功夫神妙巧密直是好笑說不得也若論易文則自大衍之數五十至再扐而後掛便接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至可與佑神矣為一節是論大衍之數自天一至地十却連天數五至而行鬼神也為一節是論河圖五十五之數今其文間斷差錯不相連接舛誤甚明伊

川先生已嘗釐正啓蒙雖依此寫而不曾推論其所以然者故覽者不之察耳至於卦畫之論及復來喻於熹之說亦多未究其底蘊且如所論兩儀有曰乾之畫奇坤之畫耦只此乾坤二字便未穩當蓋儀匹也兩儀如今俗語所謂一雙一對云爾自此再變至生第三畫八卦已成方有乾坤之名當為一畫之時方有一奇一耦只可謂之陰陽未得謂之乾坤也來喻又曰以二畫增至四畫為二奇二耦又於四畫之上各增一奇一耦而為八畫此亦是於熹圖中所說發生次第有所未明而有此語蓋四象第一畫本只是前兩儀圖之一奇一耦緣此一奇一耦之上各生一奇一耦是以分而為四而初畫之一奇一耦亦隨之而分為四段耳非是以二畫增成四畫又以四畫增成八畫也此一節正是前所謂自然契合不假安排之妙孔子而後千載不傳至康節先生始得其說然猶不肯大段說破蓋易之心體全在此處不敢容

易輕說其意非偶然也來喻又曰不知陰陽二物果可分老少而為四象乎此恐亦考之未熟之過夫老少於經固無明文然揲蓍之法三變之中卦初四以奇耦分之然後爻之陰陽可得而辨又於其中各以老少分之然後爻之變與不變可得而分經所謂用九用六者正謂此也若其無此則終日揲蓍不知合得何卦正使得卦不知當用何爻安得以為後世之說而棄之乎又詳所論直以天地為兩儀而天生神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

四

物以下四者為四象此尤非是大抵曰儀曰象曰卦皆是描畫而言故曰易有太極而生兩儀四象八卦又曰易有四象而示人以卦爻吉凶若如所論則是先有太極兩儀四象然後聖人以畫八卦而兩儀四象八卦三物各是一種面貌全然相接不著矣此乃易之綱領如法律之有名例不可以毫釐差繆之所見判然甚明更無疑惑不審高明以為如何如其未然幸復有以見教也

答來樞

邵子曰太極既分兩儀立矣

此下四節通論伏羲六十四卦圖此一節以第一

又而言左一奇為陽右一耦為陰所謂兩儀者也今此一奇為左三十二卦之初爻一耦為右三十二卦之初爻乃以累變而分非本即有此六十四段也後微此陽上交於陰陰下交於陽而四象生矣此一節以第一爻生第二爻而言也中第二爻之一奇一耦而為少陽太陰矣陰上之半下交於陽下之半則生陽中第二爻之一奇一耦而為太陽少陰矣所謂兩儀生四象也太陽一奇一耦而為左十六卦之第二爻少陰一耦今分為右十卦六卦之第二爻少陽太陰其分陽交於陰陰交於陽微此而初爻之二亦分四矣

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

五

此一節以第二爻生第三爻言也陽謂太陽陰謂太陰剛謂少陽柔謂少陰太陽之下半交於太陰之下半則生太陰中第三爻之一奇一耦而為艮為坤矣太陰之上半交於太陽之下半則生太陽中第三爻之一奇一耦而為兌為離矣少陽之上半交於少陰之下半而生少陰中第三爻之一奇一耦而為震為巽矣少陰之下半交於太陽之上半則生太陽中第三爻之一奇一耦而為坎為坤矣此所謂四象生八卦也乾一奇今分為八卦之第三爻一耦今分為八卦之第三爻餘皆微此而初爻二爻之四今又分為八卦乾兌艮坤生於二太坎為天之四象八卦錯而為八矣乾兌艮坤生於二太坎為天之四象八卦錯而為八矣乾兌艮坤生於二太坎為天之四象八卦錯而後萬物生焉十四卦成矣第三爻之相交則生第四爻之一奇一耦各為四卦之第四爻亦分為十六矣第四爻又相交則生第五爻之

一奇一耦於是一奇一耦各為二卦之第五爻而下一四爻亦分而為三十二矣第五爻又相交則生第六爻之一奇一耦則一奇一耦各為二卦之第六爻而下一五爻亦分而為六十四矣第八卦相乘為六十四而自三畫以上三加一倍以至六畫則三畫者亦加一倍而卦體橫分亦為六十四矣二數殊途不約而同如合符節不差毫此來教所引邵先生說也今子詹正是易之妙處細辨析奉呈章詳考之方可見其曲折未可遽輕議也然此亦是就六十四卦已成之後言之故其先後多寡有難著語處乍看極費分疏猝然曉會不得若要見得聖人作易根源直截分明却不如且看卷首舊圖自始初只有兩畫時漸次看起以至生滿六畫之後其先後多寡既有次第而位置分明不費詞說於此看得方見六十四卦全是天理自然挨排出來聖人只是見得分明便只依本畫出元不曾用一毫智力添助益本不煩智力之助亦不容智力得以助於其間也及至卦成之後逆順縱橫都成義理千般萬種其妙無窮却在人看得如何而各因所見為說雖若各不相資而實未嘗相悖也蓋自初末有畫時

說到六畫滿處者邵子所謂先天之學也卦成之後各因一義推說邵子所謂後天之學也今來喻所引繫辭說卦三才六位之說即所謂後天者也先天後天既各自為一義而後天說中取義又多不同彼此自不相妨不可執一而廢百也若執此說必謂聖人初畫卦時只見一箇三才便更不問事由一連便掃出三畫以擬其象畫成之後子細看來見使不得及旋學劃添出後一半截此則全是私意杜撰補接豈復更有易耶來喻條目尚多然其大節目不過如此今但於此看破則其餘小小未合處自當迎刃而解矣故今不復悉辨以浼高明伏幸財察

答來樞

來教疑河圖洛書是後人偽作熹竊謂生於今世而讀古人之書所以能別其真偽者一則以其義理之所當否而知之二則以其左驗之異同而質之未有舍此兩塗而能直以臆度懸斷之者也熹於世傳河圖洛書之舊所以不敢不信者正以其義理不悖而證

驗不差爾來教必以為偽則未見有以指其義理之繆證驗之差也而直欲以臆度臆斷之此熹之所以未敢曲從而不得不辨也況今日之論且欲因象數之位置徃來以見天地陰陽之造化吉凶消長之本原苟於此未明則固未暇別尋證據今乃全不尋其義理亦未至明有證據而徒然為此無益之辨是不議於室而譟於門不味其腴而啖其骨也政使辨得二圖真偽端的不差亦無所用又況未必是乎願且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八

置此而於熹所推二圖之說少加意焉則雖未必便是真圖然於象數本原亦當略見意味有微喜處而圖之真偽將不辨而自明矣

宋教疑先天後天之說 據邵氏說先天者伏羲所畫之易也後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伏羲之易初無文字只有一圖以寓其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始終之變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為作傳者是也孔子既因文王之易以作傳則其所論圖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九

當專以文王之易為主然不推本伏羲作易畫卦之所由則學者必將誤認文王所演之易便為伏羲始畫之易只從中半說起不識向上根原矣故十翼之中如八卦成列因而重之太極兩儀四象八卦而天地山澤雷風水火之類皆本伏羲畫卦之意而今新書原卦畫一篇亦分兩儀伏羲在前文王在後必欲知聖人作易之本則當考伏羲之畫若只欲知今易書文義則但求之文王之經孔子之傳足矣兩者向

不相妨而亦不可以相雜來教乃謂專為邵氏解釋而於易經無所折衷則恐考之有未詳也來教謂七八九六不可為四象 四象之名所包甚廣大抵須以兩畫相重四位成列者為正而一二三四者其位之次也七八九六者其數之實也其以陰陽剛柔分之者合天地而言也其以陰陽太少分之者專以天道而言也若專以地道言之則剛柔又自有太少矣推而廣之縱橫錯綜凡是一物無不各有四

者之象不但此數者而已矣此乃天地之間自然道理未畫之前先有此象此數然後聖人畫卦時依樣畫出揲著者又隨其所得掛扐之數以合焉非是元無實體而畫卦揲著之際旋次安排出來也來喻於此見得未明徒勞辨說竊恐且當先向未畫前識得元有箇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底骨子方有商量今未湏遽立論也用九用六之文因在卦成之後而用九用六之理乃在卦成之前亦是此理但見得實體分明則自然觸處通透不勞辨說矣至謂七八九六乃揲著者所為而非聖人之法此誤尤不難曉今且說揲著之法出於聖人耶出於後世耶若據大傳則是出於聖人無疑而當是之時若無七八九六則亦無所取決以見其爻之陰陽動靜矣亦何以揲著為哉此事前書辨之已詳非熹之創見新說更請熟玩當自見之今不復縷縷也來喻又云繫辭本只是四象生八卦今又倍之兩具四象而生八卦之一此數字

不可曉然不足深辨請且於前所謂實體者驗之庶乎其有得也

同上

來教疑四爻五爻者無所主名一畫為儀二畫為象三畫為卦則八卦備矣此上若旋次各加陰陽一畫則積至三重再成八卦者八方有六十四卦之名若徑以八卦徧就加乎一卦之上則亦如其位而得名為方其四畫五畫之時未成外卦故不得而名之耳內卦為貞外卦為悔亦是畫卦之時已有此名至揲著求之則九變而得貞又九變而得悔又是後一段事亦如前所論七八九六云爾非謂必揲著然後始有貞悔之名也大抵新書所論與繫辭說卦容有異同至論揲著則只本繫辭何由別有他說如此等處至為淺近而今為說乃如此竊恐考之殊未詳也

同上

來教引伊川先生說重卦之由然重卦之由不但伊川先生之說如此蓋大傳亦云八卦成列因而重之矣但八卦所以成列乃是從六極兩儀四象漸次生出

以至於此畫成之後方見其有三才之象非聖人因見三才遂以己意思維而連畫三爻以象之也因而重之亦是因八卦之已成各就上面節次生出若旋生逐爻則更加三變方成六十四卦若併生全卦則只用一變便成六十四卦雖有遲速之不同然皆自然漸次生出各有行列次第畫成之後然後見其可畫天下之變不是聖人見下三爻不足以盡天下之變然後別生計較又并畫上三爻以盡之也此等皆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象數鉤深圖

卷三

是作易妙處方其畫時雖是聖人亦不自知裏面有許多巧妙奇特直是要人細心體認不可草草立說也同上

以上五條鄙意傾倒無復餘蘊矣然此非熹之說乃康節之說非康節之說乃希夷之說非希夷之說乃孔子之說但當日諸儒既失其傳而方外之流陰相付受以為丹竈之術至於希夷康節乃反之於易而後其說始得復明於世然與見行周易

次第行列多不同者故聞者創見多不能曉而不之信只據目今見行周易緣文生義穿鑿破碎有不勝其杜撰者此啓蒙之書所為作也若其習聞易曉人人皆能領略則又何必更著此書以為屋下之屋牀上之牀哉更願高明毋以為熹之說而忽之姑且虛心遜志以求其通曉未可好高立異而輕索其瑕疵也玩之久熟浹洽於心則天地變化之神陰陽消長之妙自將瞭然於心目之間而其可驚可喜可笑可樂必有不自知之所以然者矣言之不盡得小詩以寄鄙懷曰忽然平地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涵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說得太郎當了只少箇拈拄杖卓一下便是一回舊說矣狂妄僭率幸勿鄙誚也

熹伏承別紙誨諭諄悉及示新論尤荷不鄙但區區之說前此已悉陳之而前後累蒙排擯排斥亦已不遺力矣今復下喻使盡其說顧亦何以異於前日耶然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象數鉤深圖

卷三

既辟開之使言則又不敢嘿嘿然其大者未易遽論姑即來教一二淺者質之夫謂溫厚之氣盛於東南巽之氣盛於西北者禮家之說也謂陽生於子於卦為復陰生於午於卦為姤者歷家之說也謂巽位東南乾位西北者說卦之說也此三家者各為一說而禮家歷家之言猶可相通至於說卦則其卦位自為一說而與彼二者不相謀矣今來教乃欲合而一之而其間又有一說之中自相乖戾者此蓋所以不能無疑也夫謂東南以一陰已生為陰柔之位西北以一陽已生而為陽剛之位則是陽之盛於春夏者不得為陽陰之盛於秋冬者不得為陰而反以始生之微者為主也謂一陰生於東南一陽生於西北則是陰不生於正南午位之姤而淫於東陽不生於正北子位之復而旅於西也謂巽以一陰之生而位乎東南則乾者豈一陽之生而位於西北乎况說卦之本文於巽但取其潔齊而位之東南於乾則但取其

戰而位之西北巽以三畫言之雖為一陰之生而其所以位之東南者初非有取乎其義至於乾則又三陽之全體而初無一陽已生之義可得而取也凡此崎嶇反復終不可通不若直以陽剛為仁陰柔為義之明白而簡易也蓋如此則發生為仁肅殺為義三家之說皆無所悟肅殺雖似乎剛然實天地收斂退藏之氣自不妨其陰柔也來教又論黑白之位尤不可曉然其圖亦非古法但今欲易曉且為此以寓之耳乾則三位皆白三陽之象也兌則下二白而上一下二陽而中一陰也震則下一白而上二黑下一陽而上二陰也巽之下一黑而上二白坎之上下二黑而中一白艮之下二黑而上一白坤之三黑皆其三爻陰陽之象也蓋乾兌離震之初爻皆白巽坎艮坤之初爻皆黑四卦相間兩儀之象也乾兌巽坎之中爻皆白離震艮坤之中爻皆黑兩卦相間四象之象

也乾離巽艮之上爻皆白兌震坎坤之上爻皆黑一卦相間八卦之象也豈有震坎皆黑而如坤巽離皆白而如乾之理乎此恐畫圖之誤不然則明者察之有未審也凡此乃易中至淺至近而易見者契丈猶未之盡而況其體大而義深者又安可容易輕忽而遽加詆誚乎此熹之所以不敢率言蓋恐其不足以解左右者之感而益其過也幸試詳之若熹所言略有可信則願繼此以進不敢吝也 答朱批

欽定四庫全書

易公易說
卷二十三

來喻以東南之溫厚為仁西北之嚴凝為義此鄉飲酒義之言也然本其言雖分仁義而無陰陽剛柔之別但於其後復有陽氣發於東方之說則固以仁為屬乎陽而義之當屬乎陰從可推矣來喻乃不察此而必欲以仁為柔以義為剛此既失之而又病夫柔之不可屬乎陽剛之不可屬乎陰也於是強以溫厚為柔嚴凝為剛又移北之陰以就南而使主乎仁之柔移南之陽以就北而使主乎義之剛其於方位氣候

悉反易之而其所以為說者率皆參差乖迕而不可合又使東北之為陽西南之為陰亦皆得其半而失其半愚於圖子已具其失矣蓋當論之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強消而退者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為柔剛也陽剛溫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為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歛藏為事作長為生歛藏為殺此剛柔之所以為仁義也以此觀之則陰陽剛柔仁義之位豈不曉然而彼揚子雲之所謂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者乃自其用處之末流言之蓋亦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固不妨自為一義但不可以雜乎此而論之爾向日妙湛蓋當向稟易中卦位義理層數甚多自有次第逐層各是一箇體面而不可牽強合為一說學者須是旋次理會理會上層之時未要攪動下層直待理會得上層都透徹了又却輕輕揭起下層理會將去當時雖似遲鈍不快人意然積累之久層層都了却自見

欽定四庫全書

易公易說
卷二十三

雖似遲鈍不快人意然積累之久層層都了却自見

得許多條理千差萬別各有歸著豈不快哉若不問淺深不分前後輒成一塊合成一說則彼此相妨令人分疏不下徒自紛紛成鹵莽矣此是平日讀書已試之效不但讀易為然也

同上

前書所論仁義禮智分屬五行四時此是先儒舊說未可輕詆今者來書雖不及之然大義也或恐前書有所未盡不可不究其說蓋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為仁而陰為義然陰陽之義各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三

十八

分為二故陽之初為木為春為仁陽之盛為火為夏為禮陰之初為金為秋為義陰之極為水為冬為智蓋仁之惻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故其象類如此非是假合附會若能默會於心便自可見元亨利貞其理亦然文言取類尤為明白非區區今日之臆說也五行之中四者既各有所屬而土居中宮為四行之地四時之主在人則為信為真實之

義而為四德之地眾善之主也

五聲五色五臭五味五藏五蟲其分微此

蓋天人一物內外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間隔若不見得則雖生於天地間而不知所以為天地之理雖有入之形貌而亦不知所以為人之理矣故此一義切於吾身比前數段尤為要緊非但小節目而已也垂喻易說又見講學不倦下問不能之感美尤切欽仰已悉鄙意別紙具呈矣此易中卦畫陰陽之分位耳未是吾人切身之事萬一愚見未合盛意可且置之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三

十九

而更別向裏尋求恐合自有緊切用功處也

同上

再辱垂喻具悉尊旨然細觀本末初無所爭只因武陵舊圖仁義兩字偶失照管致有交互其失甚微後來既覺仁字去西北方不得義字去東南方不得即當就此分明改正便無一事顧乃護其所短而欲多方作計移換陰陽剛柔四字以蓋其失所以競辨紛紜以至于今而不能定也蓋始者先以文王八卦為說而謂一陰生於巽一陽生於乾則既非說卦本意矣

其以三陽純乾之方為一陽始生之地則又為乖剌之甚者及既知之而又以十二卦為說則謂一陽生於乾之上九一陰生於坤之上六遂移北方之陰柔以就南使之帶回仁字於西南而不失其為陰柔移南方之陽剛以歸北使之帶回義字於東北而不失其陽剛則亦巧矣然其所移動者凡二方而六辰六卦例皆失其舊主又更改却古來陰陽界限蓋不勝其煩擾而其所遷就之意乃不過僅得其半而失其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三

半蓋北方雖曰嚴凝而東方已為溫厚南方雖曰溫厚而西方已為嚴凝也是則非惟不足以救舊圖一時之失而其恥過作非故為穿鑿之咎反有甚於前日者竊恐高明於此急於求勝未及深致思也欲究其說以開盛意又念空言繳繞難曉易差不免畫成一圖先列定位而後別以舊圖之失及今者兩次所論之意隨事貼說有不盡者則又詳言別為數條以附於後切望虛心平氣細考而徐思之若能於此翻

然悔悟先取舊圖分明改正仁義二字却將今所移易陰陽剛柔等字一切發回元來去處如熹新圖之本位則易簡圖成不費詞說而三才五行天理人事已各得其所矣至於文王八卦則熹嘗以卦畫求之縱橫反覆竟不能得其所以安排之意是以畏懼不敢妄為之說非以為文王後天之學而忽之也夫文王性與天合乃生知之大聖而後天之學方恨求其說而不得熹雖至愚亦安敢有忽之心耶但如來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三

書所論則不過是因其已定之位已成之說而應和贊歎之爾若使文王之意止於如此則熹固已識之不待深思而猶病其未得矣故當竊謂高明之於此圖尊之雖至信之雖篤而所以知之則恐有不如熹之深者此又未易以言語道也至如邵氏以此圖為文王之學雖無所考然說卦以此列於天地定位雷以動之兩節之後而具布置之法迥然不同則邵氏分之以屬於伏羲文王恐亦不為無理但未曉其根

源則姑闕之以俟知者亦無甚害不必率然肆意立論而輒排之也又謂一奇一耦不能生四象而二奇二耦不能生八卦則此一圖極為易曉又不知老氏平時作如何看而今日猶有此疑也蓋其初生之一奇一耦則兩儀也一奇之上又生一奇一耦則為二畫者二而謂之太陽少陰矣一耦之上又生一奇一耦則亦為二畫者二而謂之少陽太陰矣此所謂四象者也

四象成則兩儀亦分為四

太陽奇畫之上又生一奇一耦

欽定四庫全書

易公易說

卷二十三

則為上爻者三而謂之乾允矣

餘六條

此則所謂八卦者也

八卦成則兩儀象皆分為八

是皆自然而生濃湧而出不假智力不犯手勢而天地之文萬事之理莫不畢具

乃不謂之畫前之易謂之何哉僕之前書固已自謂非是古有此圖只是今日以意為之寫出奇耦相生次第令人易曉矣其曰畫前之易乃謂未畫之前已有此理而特假手於聰明神武之人以發其秘非謂畫前已有此圖畫後方有八卦也此是易中第一義

若不識此而欲言易何異舉無綱之網挈無領之裘直是無著力處此可為知者道也目疾殊甚不能親書切幸深照

第四畫者以八卦為太極而復生之兩儀也第五畫者八卦之四象也第六畫者八卦之八卦也再看來書有此一項此書未答故復及之熹又稟

同上

易說不知尊意看得如何前書所云二方六卦六辰皆失其所得半失半之說後來思之亦有未盡蓋徙陽

欽定四庫全書

易公易說

卷二十三

於北使陽失其位而奪陰之位徙陰於南使陰失其位而奪陽之位二方固已病矣東方雖得仍舊為陽然其溫厚之仁不得與南同類相合而使強附於北方嚴凝之義不則却須改仁為義以去陰而就陽方得寧貼然又恐無此理是東方三卦三辰亦失其所也西方雖得仍舊為陰然其離北附南與夫改義為仁其勢亦有所不便是西方三卦三辰亦失其所也蓋移此二方而四方八面十二辰十二卦一時鬼亂

無一物得安其性命之情也前書所稟殊未及此之明白詳盡也

易說已悉若只如此則素固已深曉不待詳詳之告矣所以致疑正恐高明之見有所未盡而費力穿鑿使陰陽不得據其方盛之地仁義不得保其一德之全徒爾紛紜有損無益爾今既未蒙省察執之愈堅則區區之愚尚復何說竊意兩家之論各自為家公之不能使我為公猶我之不能使公為我也不若自此閉口不談各守其說以俟義文之出而質正焉然以高明之見自信之篤竊恐義文復出亦未肯信其說也魏鄭公之言以為望獻陵也若昭陵則臣固已見之矣佛者之言曰諸人知處良遂總知良遂知處諸人不知正此之謂矣世間事吾人身在閑處言之無益此正好從容講論以慰窮愁而枘鑿之不合又如此是亦深可歎者而信乎其道之窮矣

易說垂示極荷不鄙然淺陋之見前已屢陳至煩訶斥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二十三

久矣今復何敢有言但詳序說諸篇唯是依經說理而不惑於諸儒臆說之鑿此為一書要切之旨今以篇中之說考之則如繫辭說卦解兩引禮記以春作夏長為仁秋飲冬藏為義說卦解又獨引溫厚之氣始於東北盛於東南嚴凝之氣始於西南盛於東北以為仁義之分此於經既有据又合於理之自然真可謂不惑於諸儒臆說之鑿矣但其所以為說則又必以為聖人恐乾止有陽剛而無仁坤止有陰柔而無義故必兼三才以為六畫然後能使乾居東北而為冬春之陽坤居西南而為夏秋之陰又必橫截陰陽各為兩段以分仁義之界然後能使春居東而為乾之仁夏居南而為坤之仁秋居西而為坤之義冬居北而為乾之義

此非本書之詞但以辭意注解如此庶覽者之易曉耳

則其

割裂補綴破碎參差未知於經何所据依而何以異於諸儒臆說之鑿也又案文王孔子皆以乾為西北之卦艮為東北之卦顧雖未能洞曉其所以然然經

有明文不可移易則已審矣今乃云乾位東北則是
貶乾之尊使居艮位不知使艮却居何處此又未知
於經何所据依而何以異於諸儒臆說之鑿也又案
孔子明言易有大極是生兩儀是則固以太極為一
兩儀為二而凡有心有目者皆能識之不待推應布
算而後可知也今太極論乃曰乾坤者易之太極則
是以兩儀為太極而又使之自生兩儀矣未知此於
經何所据依而又何以異於諸儒臆說之鑿也至繫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二十三

辭解又謂太極者一之所由起則是又以為太極之
妙一不足以明之而其序則當且生所起之一而後
再變乃生兩儀矣則又未暇論其於經有無据依是
與不是諸儒臆說之鑿而但以前論參之已有大相
矛盾者不審高明之意果何如也凡此四條竊皆不
敢輒以為非以觸尊怒但所未曉不敢不求教耳
謬諭參同邵氏不知易之說辨博高深非淺陋所能窺
測但參同之書本不為明易乃姑借此納甲之法以

寓其行持進退之候異時每欲學之而不得其傳無
下手處不敢輕議然其所言納甲之法則今所傳京
房占法見於火珠林者是其遺說沈存中筆談解釋
甚詳亦自有理參同所云中乙丙丁庚辛者乃以月
之昏旦出沒言之非以分六卦之方也此雖非為明
易而設然易中無所不有苟其言自成一說可推而
通則亦無害於易恐不必輕肆詆排也至於邵氏先
天之說則有推本伏羲畫卦次第生生之妙乃易之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二十三

宗祖尤不當率爾妄議或未深曉且當置而不論以
謹闕疑若必以為不知易則如熹輩尚何足與言易
而每煩提耳之勤也既荷不鄙不敢不盡其愚其他
如六五坤承向亦疑有誤字見於考異而所示十二
卦圖以姤為子以復為午亦所未喻所引坎離無又
位亦有脫字此或只是筆誤皆未暇論也
同
上
慕用之爻往歲雖辱寵臨而倥傯卒迫不能少歛每以
為恨近乃竊窺所著易論語書又歎其得之晚而不

獲親叩名理也間因虞君轉請所疑初未敢以姓名自通而高明不鄙遂辱貽書所以傾倒之意甚厚三復以還感慰亡量不敢無以報也蓋道體之大無窮而於其間文理密察有不可以毫釐差者此聖賢之語道所以既言發育萬物峻極于天以形容其至大而又必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以該悉其至微而其指示學者脩德凝道之功所以既曰致其廣大而又必曰盡其精微也近世之言道者則不然其論大抵樂渾全而忌剖析喜高妙而略細微其於所謂廣大者則似之而於精微有不察則其所謂廣大者亦未易以議其全體之真也今且以經論之其所發明固不外乎一理然其所指則不能無異同之別而就其所以八者以奇耦之三加而成也而又之所以三則取諸三才之象而非奇耦所能與此理之一而所指之不同者也四象之說本為畫卦則當以康節之說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三

為主而七八九六東西南北水火金木之類為客得其主則客之親疎遠近皆即此而可定不得其主而曰是皆一說則我欲同而彼自異終有不可得而同者矣此所指之同而不能無賓主之分者也是皆樂渾全而忌剖析之過也至於乾坤之純而不雜者聖人所以形容天地之德而為六十四卦之綱也乾之純於剛健而不雜又聖人所以形容天理自然之全體而為坤之綱也所以贊其剛健柔順之全德以明聖人體道之妙學者入德之方者亦云備矣未嘗以其偏而少貶之也至於諸爻雖或不免於有戒然乾九三之危以其失中也其得无咎以其健而健也坤六五之元吉以其居尊而能下也上六之龍戰以其太盛而亢陽也是豈惡乾之剛而欲其柔惡坤之柔而欲其剛哉今未察乎其精微之蘊而遽指其偏其為當戒意若有所未足於乾坤而隲小之者是不亦喜高妙而略細微之過乎至用九用六乃為戒其剛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二十三

柔之偏者然亦因其陰變為陽陽變為陰之象而有此戒如歐陽子之云者非聖人創意立說而強為之大抵易之書本為卜筮而作故其詞必根於象數而非聖人已意之所為其所勸戒亦以施諸筮得此卦此爻之人而非反以戒夫卦爻者近世言易者殊不知此所以其說雖有義理而無情意雖大儒先生有所不免比因玩索偶幸及此私竊自慶以為天啓其衷而以語人人亦未見有深曉者不知高明以為如何舊亦草筆其說今謾錄二卦上呈其他文義未瑩者多未能卒業姑以俟後世之子雲耳近又嘗編一小書略論象數梗槩并以為獻妄竊自謂學易而有意於象數之說者於此不可不知外此則不必知也心之精微言不能盡臨風引領馳想增劇答趙善舉易學未蒙指教乃有簡易之衰令人蹶踏其書草略何足以當此然此二字在易數中真不可易之妙近世說易者愈多而此理愈晦非見之明孰能以一言盡

之哉歎伏亡已近嘗略脩數處尋別寄呈但圖書錯綜縱橫無不膠合終有不可得而盡者信乎天地之文非人之私智所能及也答趙善舉

承示及新著易說開卷一讀啟發已多屬此數日諸處書問萃集撥置不下未及詳細但所略看過處其不能無疑者已兩三條如元亨利貞文王本意只是大亨而利於正耳至彖傳文言乃有四德之說今若依而釋之則此乾卦只合且以陰陽推說不應於利字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二十三

遽以陰氣佐陽為言且以一木言之萌芽則元華葉則亨枝幹堅強則利子實成熟則貞貞則所成之實又可種而為元循環蓋無窮也若但謂歸根復命則亦不見貞字之意矣此須更於天地大化通體觀察其曲折未易以尺紙言也又大明終始乃言聖人大明乾道之終始程先生說本如此但傳中言之簡略却是語錄中有此意若云乾道自能大明其終始殊費言語卒不成文義也有大有卦亨亨二字據說文本

是一字故易中多互用如王用亨于岐山亦當為享如王用亨于帝之云也字畫音韻是經中淺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不知此等處不理會却枉費了無限辭說牽補而卒不得其本義亦甚害事也非但易學凡經之說無不如此獨恨早衰無精力整頓得耳太抵陰陽只是一氣陰氣流行即為陽陽氣凝聚即為陰非直有二物相對也此理甚明周先生於太極圖中已言之矣 答楊元範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三

易說大槩得之但一陰生之卦本取一陰而遇五陽之義今如此說亦佳但更子細看不知能兼此兩意否萃卦三句是占詞非發明萃聚之意也此是諸儒說易之大病非聖人繫辭焉而明吉凶之意卜田之吉特於巽之六四言之此等處有可解者有不可解者只得虛心玩味闢其所疑不可強穿鑿也成性成之者性成字義同而用異成性是已成之性如言成說成法成德成事之類成之者性是成就之意如言成

已成物之類神之所為與祐神同與神德行之神小異法象變通如此說亦得但不免微有牽合之病耳 答潘謙之

來書云引大易生死之說程氏語然日月洪鑪之論熹崇此四者之說初無二致來書許其三排其一不知何所折衷而云然然則所許三說恐未得其本意也愚意以為不必更於此理會且當崇聖門下學工夫求之父自上達所謂未知生焉知死 答李字思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三

來書云聖人體易至於窮神知化未之或知之妙熹疑此語脉中有病又云生死之際必不如是之任滅也熹謂任滅二字亦是釋氏言之聖人於死生固非任滅亦初不見任滅之病更以前段參之 答李伯謙

至於易之為書因陰陽之變以形事物之理大小精粗無所不備尤不可以是內非外厭動求靜之心讀之鄙意如此故於來喻多所未安 同上

示喻觀玩之別想已有成就茲因下問之及嘗竊思之

敢布左右蓋易有象

八卦

然後有辭

卦爻

筮有變

陰

陽然後有占

爻

象之變也在理而未形於事者也

辭則各因象而指其吉凶占則又因吾之所值之辭

而決焉其示人也益以詳矣故君子居而學易則既

觀象矣又玩辭以考其所處之當否動而詠筮則既

觀變矣又玩占以考其所值之吉凶善而吉者則行

否而凶者則止是以動靜之間舉無違理而自天祐

之吉無不利也蓋觀者一見而決玩者反復而不舍

欽定四庫全書

易

卷之五

五

易

五

五

之辭也筮短龜長之說惟見於左氏元凱之注理固

有之但先王制卜筮之法至嚴至敬虛其心以聽於

鬼神專一則聽疑二則差故禮曰卜筮不相襲蓋為

此也晉獻之欲立驪姬以理觀之不待卜而不吉可

知及其卜之不吉也則亦深切著明已矣乃不勝其

私意而復筮之是以私心為主而取必於神明豈有

感通之理哉此所以筮之雖吉而卒不免於凶也今

不推其所以聽於鬼神者之不專不一而處欲即此

以校龜筮之短長恐未免乎易其言之責也理則一

而已矣其形者則謂之器其不形者則謂之道然而

道非器不形器非道不立蓋陰陽亦器也而所以陰

陽者道也是以一陰一陽往來不息而聖人指示以

明道之全體也此一陰一陽之謂道之說也不審高

明以為然否

答丘子野

易說大槩多與啟蒙相出入但後數條旁通眾說亦有

功俟更徐考奉報然既知其無取自不必深究王輔

欽定四庫全書

易

卷之五

五

易

五

五

嗣所謂縱或復值而義無所取此一言切中事理中

間亦嘗有數語論之後便寫寄也向在玉山道間見

徐彥章說離為龜故卦中言龜處皆有離象如頤之

靈龜損益十朋之龜以其卦雖無離而通體似離也

頤六爻損自二至上益自初至五此其求之巧矣然

頤猶取龜義而無取於離損益則但言其得益之多

而義亦不復繫於龜矣今乃不論其所以得益之故

以為求益之方而必窮其龜之所自來亦可謂枉費

心力矣 答林久德

易象說似未條暢所謂小過中孚先儒之說却似未為過也 答林至

所論正蒙大吉則恐失之太容易爾夫道之極致物我固為一矣然豈獨物我之間驗之蓋天地鬼神幽明隱顯本末精粗無不通貫而為一也正蒙之旨誠不外是然聖賢言之則已多矣正蒙之作復何為乎恐渾反復研究其說求其所以一者而合之於其所謂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三

五

一者必銖銖而較之至於鈞而必合寸寸而度之至於丈而不差然後為得也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正為是爾今學之未博說之未詳而遽欲一言探其極致則是銖兩未分而臆料鈞石分寸不辨而目計丈引不惟精粗二致大小殊觀非所謂一以貫之者愚恐小差積而大謬生所謂鈞石丈引者不得其真矣 各工房謹

問侯氏曰消息盈虛往來神明皆是理也吉凶悔吝剛

柔變化皆是物也恐難分明愚謂是數者皆物也而

有理存焉又曰以陰陽言之則曰道以乾坤言之則曰易貫通乎上下則曰誠夫道非陰陽也所以一陰一陽者道也程子固言之矣繫辭止曰乾坤其易之門易之緼而謂易為乾坤則非也且既以貫通上下為誠矣而又曰總攝天地幹旋造化動役鬼神闡闢乾坤萬物由之以生死日月由之以晦明者誠也是誠者乃一作用之物有似乎陰符經之云者而不可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三

五

謂之貫通上下矣既以鬼神為形而下者而非誠矣又曰誠無內外無幽明故可格而不可度射審如此說則詩當云誠之格思而不當言神之格思也凡此自相矛盾有不可曉者不審如何答云看得是 答萬示及易說等書實不曉所謂不敢開卷累承喻及必欲見強使同其說隱之於心有未能安者遂不敢奉報今承見語欲成書而不出姓名以避近名之譏此與掩耳偷鈴之見何異不知賢者所見何故日見邪僻

至於如此夫天下之理唯其是而已若是則出名何
害若不是則不出姓名何益若如所論乾坤二字乃
是將一部周易從頭體究了豈能使易通著明乎若
曰人人親見三聖而師之此尤不探之言如所說乾
坤字義恐自家未夢見三聖在如何敢開此大口耶
元書謹用封納拙直之言盡於此書今後不復敢開
命矣千萬見察

答江點

所示經說孟子大意頗佳其間亦有少未合處徐議未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集
卷二十三

晚也但易說愈見乖戾三復駭然因復慨念鄉里朋
友清素朴實刻意讀書無世間種種病痛未有如德
功者所以平日私心常竊愛慕思有以補萬分者亦
荷德功不鄙三數年來雖所論不合加以鄙性淺狹
識誚排斥無所不至而下問之意愈勤不懈此在他
人亦豈能及然自頃至今為日愈久而所執愈堅所
見愈僻孜孜矻矻日夜窮忙不暇平心和氣參合彼
己異同之說反覆論難以求至當之歸而專徇己意

競出新奇以求已說之勝以至於展轉支離日益乖

張而不悟不知用心錯誤何故至此使人更不可曉
但竊歎恨而已今且據來示而舉其一二言之如既
曰乾健也而又曰能體其健之謂乾若乾本是健即
別無體此健者若更要體得此健方謂之乾則是乾
在健外以此合彼而後得謂之乾也又如羣龍无首
乃用程傳无妄六二之說雖於理不謬然安頓不是
地頭全然不是文理又且歧而為二互相矛盾蓋乾
為萬物之始故天下之物無不資之以始但其六爻
有時而皆變故有羣龍无首之象而君子體之則當
謙恭卑順不敢為天下先耳非謂可天德而不可為
首也又非謂乾不為首也可天德而不可為首不成
文理無可言者若曰乾不為首則萬物何所資始而
又誰使為之首乎且程傳之說為人不可以私意造
始故為之戒耳若乾之為始乃是天理自然非若人
有形體心思而能以私意造始也此二說者其失甚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集
卷二十三

三九

不難見原其所以失之大抵只是日前佛學玄妙之見尚在故以理為外以事為粗而必以心法為主然又苦其與大易體面不同湏至杜撰捏合所以欲高而反下欲密而反疎耳此是義理本原大差謬處不但文義之失然在今日德功病痛尚是第二義却是日用之間自己分上更不曾實下功夫而窮日夜之力以為穿鑿附會之計此是莫大之害正使撰得都是亦無用處不得力況其乖戾日甚一日豈不枉費工夫虛度光陰不惟無益而反有害乎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

四

論程氏易傳

程傳艮卦云聖人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唯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此說當矣至謂艮其背為止於所不見却恐未是據彖辭自解得分曉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上句止字便是背字故下文便繼之云是以不獲其身更不復出艮其背也止是所當止之處下句止字却是解艮字所字是解背字蓋謂止於所當

欽定四庫全書

易學

四

止也所即至善之地如君之仁臣之敬之類不獲其身是無與於己不見其人是亦不見人無己無人但見是此道理各止其所也艮其背是止於止行其庭是止於動故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必大問如何是不見其人若舜禹有天下而不與是否先生曰近之繼曰似未若遺書所謂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眾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却是此氣象大槩看易須謹守象象文言聖人解得精密平易後人看得不子細好自用己見解不若虛心去熟看便自見如乾九五文言云同聲相應至萬物覩夫子因何於此說數句只是解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觀字分明是解見字聖人作便是飛龍在天萬物覩便是人見之如占得此文則利於見大人九二見龍在田亦是在下賢德已著之人雖未為世用然天下已知其文明利見亦是他人利於見之非是二五兩爻自利相見凡易中利字多為占者設蓋是活人方有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二十三

利不利若是卦畫何利不利之有如屯卦利建侯屯只是卦如何去利建侯乃是占得此卦者之利晉文公曾占得此卦屯豫皆有此辭果能得國若常人見之亦隨高下自有箇主宰底道理但古者卜立君卜大遷卜大封是事體重者故爻辭以其重者言之必大問屯卦何故利於建侯曰屯之初爻以貴下賤有得民之象故其爻下之辭復云利建侯必大又問何以得爻辭與所占之事相應曰自有此道理如今抽籤者亦多與所占之意相契先生又曰何以見得易為占筮之用如王用亨於西山王用亨於岐山亨是享字古多通用若人君欲祭祀山川占得此爻則吉公用亨於帝吉諸侯占得此卦則利於朝覲天子耳凡占筮若爻辭與占意相應即用爻辭斷之萬一占病却得利建侯又須別有卦上討義正淳問二五相應不相應時如何曰若得應爻則所祈望之人所祈望之事皆相應如人臣即有得君之理不相應則亦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二十三

然又曰昔張敬夫為魏公占過睽之蹇六爻俱變二卦名義自是不好李壽翁斷之曰用兵之人亦不得用兵講和之人亦不成講和睽上卦是離離為中胃為戈兵有用兵之象却變為坎坎險難也有險阻在前是兵不得用也兌為口舌又說也是講和之象却變為艮艮止也是講和者亦必無成未幾魏公既罷湯思退亦敗皆如其言

吳必大錄

不耕獲不菑畲如程傳之說則當云不耕而獲不菑而畲乃可又如極言无妄之義蓋緣要去義理上說故如此解易之六爻只是說吉凶之辭至象象方說義理六二在无妄之時居中得正故為无妄之吉其曰不耕獲不菑畲是四事都不做謂都不動作亦自利有攸往史記无妄作無望是此義必大問若以為無望即願望之望非誠妄之妄有所願望即是妄但望字說得淺妄字說得深六三即是无妄之灾或繫之牛行人自得之何與邑人事而邑人之灾正如俗云

閉門家裏坐禍從天上來耳此亦是古辭如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謂占得此爻者利於見大人也然吉凶

以正勝有雖得凶而不可避者縱貧賤窮困死亡却非悔吝故橫渠云不可避凶趨吉一以正勝是也又如占得坤六二爻須是自己直方大方與爻辭相應便不習无不利若是自己不直方大時却反是凶也如春秋時南蒯占得坤六五爻以為大吉示子服惠伯惠伯曰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一段說得極好

欽定四庫全書

易公易論

卷二十三

蓋南蒯所占雖是吉爻然所為却不黃裳却是大凶同上

大凡一爻皆具二義吉者苟不如此則凶者苟不如此則吉如同人于門須是自出門去與人同則无咎若以人從欲則凶其辭亦自有分曉說破者如婦人吉夫子凶咸其腓山居吉君子得輿小人剥廬又需于泥致寇至則又更不決吉凶夫子方於其下說破云若敬慎則不敗此又一爻中具吉凶二義之例也

如小過飛鳥以凶若占者得之更無可避禍之理故象曰不可如何也

同上

問易中交易變易之義如何先生曰交易是陽爻於陰

陰爻於陽是卦圖上底如天地定位山澤通氣

云云

者是也變易是陽變陰陰變陽老陽變為少陰老陰

變為少陽此是占筮之法如晝夜寒暑屈伸往來者

是也又問聖人仰觀俯察見天地奇耦自然之數於

是畫一以為奇所以象陽畫兩以為耦所以象陰恐

欽定四庫全書

易公易論

卷二十三

於方圓之形見得否

或記云豈以天是渾渾渾渾圓底只是一箇物事地則便有闊陷分

否先生曰也不特如此天自是一地自是二凡物

皆然蓋天之形雖包乎地之外而其氣實透乎地之

中地雖是一塊物事在天之中實虛容得天許多氣

或引先生注易陽一而實陰二而虛為證曰然所以

易中言夫乾其靜也專其動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

其靜也翕其動也闢是以廣生焉靜專動直大生都

是一底意思他這物事雖大然無間斷只是鶻命一

箇大底物事故曰大生地則靜翕動闢便是兩箇物
事其翕也是兩箇之聚其闢也是兩箇之開他這中
間極闊盡容得那天之氣所以說廣生又曰陰自是
虧不可盈只得一半兩箇方做得一箇又曰伏羲觀
鳥獸之文與地之宜那時未有文字只是仰觀俯察
而已想得聖人日子細察得出雖以鳥獸羽毛之微
想見聖人也盡察得有陰陽如今人心粗如何察得
或曰伊川見兔曰察此可以畫卦便是此象先生曰

就這一端上亦可以見耳而今凡是草木禽獸無不

有陰陽鯉魚脊上有三十六鱗陰龍有八十一鱗陽

龍不曾見魚必有之又龜背上文中間五箇兩邊各

插四箇共八箇八箇之外周圍共有二十四箇者二

十四氣也箇箇如此又如草木之有雌雄如銀杏桐

樹楮樹牡麻竹曰男生必伏女生必偃其死於水也

亦然蓋男陽氣在背女陽氣在腹也又云揚子撰太

玄云觀龍虎之文察鳥獸之理謂二十八宿也

呂

問坤六二聖人取象何故說得恁地大都與坤德不相
似曰如何見得不相似處曰陰陽反對觀之則直方
大者皆非陰之屬也曰坤六爻中只此一爻最重六
五雖居尊位然却是以陰居陽六二以陰居陰而又
居下卦所以如此問坤之順恐似此處順只是順理
不是柔順之順曰也是柔順只是他都有力乾行健
固是有力坤雖柔順亦是決然恁地順不是柔弱放
倒了所以聖人亦說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

問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本義云乾健而動故以易而

知太始坤順而靜故以簡而作成物若以學者分上

言之則擴然大公者易也物來順應者簡也不知是

否曰然曰乾之易致知之事也坤之簡力行之事也

問恐是下文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故知其分如此

否曰他以是而能知故人亦以是而知之所以坤之

六二便只言力行底事

楊道大錄

先生問時舉看易如何時舉說云只看程易見其只就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之三

人事上說無非日用常行底道理先生云易最難看
 須要識聖人當初作易之意且如泰之初九拔茅茹
 以其彙征吉謂其引賢類進也都不正說引賢類進
 而云拔茅何耶如此之類要須思量某之啟蒙自說
 得分曉且試去看因云某少時看文字時凡見有說
 得合道理底須旁搜遠取必要看得他透今之學者
 多不如是如何時舉退看啟蒙晚往侍坐時舉云向
 者看程易只就注解上生議論却不曾靠得易看所
 以不見得聖人作易之本意今日看啟蒙方見得聖
 人一部易皆是假借虛設之辭蓋緣天下之理若正
 說出便只作一件用唯以象言則當卜筮之時看是
 甚事都來應得如泰之初九若正作引賢類進說則
 便只作得引賢類進用唯以拔茅茹之象言之則其
 他事類此者皆可應也啟蒙警學篇云理定既實事
 未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便見得易只是虛設之
 辭看事如何應耳未知如此見得否先生頷之因云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之三

程易中有甚疑處可更商量看時舉問坤六二爻傳
 云由直方而大切意大是坤之本體安得由直方而
 後大耶先生曰直方大是坤有此三德若就人事上
 說則是敬義立而德不孤豈非由直方而後大耶時通
 舉
 且如子善向看易傳往往畢竟不曾熟如此則何緣得
 會浹洽同上

論易云其他經先因其事方有其文如書云堯舜禹成
 湯伊尹武王周公之事因有許多事業方說到這裏
 若無這事亦不說到此若易則是箇空底物事未有
 是事預先說是理故包括得盡許多道理看人做甚
 事皆撞着他又曰易無思也無為也易是箇無情底
 物事故寂然不動占之者吉凶善惡隨事著見乃感
 而遂通又云易中多言正如利正正吉利永正之類
 皆是要人守正又云人如占得一爻須是反觀諸身
 果盡得這道否也坤云六二直方大不習无不利須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二十三

看自家能直能方能大方能不習无不利凡皆類此又云所謂大過如當潛而不潛當見而不見當飛而不飛皆是過又曰如坤之初六須知履霜堅冰之漸要人恐懼修省不能恐懼修省便是過易大槩欲人恐懼修省又曰文王繫辭本只是與人占底書至孔子作十翼方說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又曰夫子讀易與常人不同是他冒中洞見陰陽剛柔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理其替易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二十三

即就胸中寫出這道理味道問聖人於文言只把做道理先生曰有此氣便有此理又問文言反覆說如何曰如言潛龍勿用陽在下也又潛龍勿用下也只是一意重疊說伊川作兩意未穩

同上

銖問程易如何看先生曰且只恁地看又問程易於易之本義如何先生曰程易惟是不說易文義處只說道理處極好看又問乾絲辭下解云聖人始畫八卦三才之道脩矣因而重之以盡天下之變故六畫而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二十三

成卦據此說却是聖人始畫八卦每卦便是三畫聖人因而重之為六畫似與邵子一生兩兩生四四生八八生十六十六生三十三三十二生六十四為六畫不同先生曰程子之意只云三畫上疊成六畫八卦上疊成六十四耳與邵子說誠異蓋廉節此意不曾說與程子程子亦不及問之故一向只隨他所見去但他說聖人始畫八卦不知聖人畫八卦時先畫甚卦此處便曉他不得又問啟蒙所謂自太極而分兩儀則太極固太極兩儀固兩儀自兩儀而分四象則兩儀又為太極而四象又為兩儀以至四象生八卦節節推去莫不皆然可見一物各具一太極否先生曰此只是一分為二節節如此以至於無窮皆是一生兩耳因問序所謂自本而幹自幹而支是此意否先生曰是

兼錄

問易中也有偶然指定一兩件實事言者如亨于岐山利用征伐利遷國之類是也先生云也是如此亦有

兼學喻言者如利涉大川則行船之吉占而濟大事亦如之



欽定四庫全書

文公易說
卷二十三

文公易說卷二十三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朱文公易说 (宋·朱熹、朱鉴)

作者=(宋)朱熹 朱鉴

页数=484

SS号=10230580

出版日期=1989年11月第1版

目录

朱文公易说提要

卷一 河图洛书先天图附 太极

卷二 两仪阴阳奇耦附 四象 八卦方位 六十四卦

乾坤

卷三 上经乾至同人

卷四 下经大有至阬

卷五 下经咸至鼎

卷六 下经震至未济

卷七 彖上传 彖下传

卷八 象上传 象下传

卷九 系辞上传

卷十 系辞上传

卷十一 系辞上传

卷十二 系辞上传

卷十三 系辞下传

卷十四 系辞下传

卷十五 文言传

卷十六 文言传

卷十七 说卦传 序卦传 杂卦传 正讹

卷十八 作易 读易

卷十九 古易启蒙 濂洛诸说

卷二十一 卜筮

卷二十二 揲法卜法 著卜考误 诸家卜筮

卷二十三 杂问答 论程氏易传